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53 号

普通人都能读的

爱在创造中成全

把忍耐变成创造，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53 号

爱在创造中成全

把忍耐变成创造，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爱在创造中成全——把忍耐变成创造，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命题、立母题与判词并审定，AI（Claude）参与起草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53 号
ISBN	979-8-90690-976-3
定价	US$23.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3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由 AI（Claude）参与起草，王德生博士命题、审定。全书的母题、四条判词与口径由王德生博士给出；文字经统稿、逐章经文核对与多轮审校。

经文用《圣经》和合本（1919），已进入公有领域，可全文引用。书中引文已逐处对照和合本核对；凡标“大意”处为转述，不加引号。书中对他人看法的转述一律只取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凡经文没有明说、而是本书推出来的动作、动机、因果和先后，首次出现处标“（本书的读法，待验）”，请当作有待检验的读法，不要当作经文所记。

书中的人物、家庭与场景均为设想的故事，不是真人真事，只用来把道理放在家常的饭桌上。关于婚姻、亲子、照料、职场与内心的章节讲日常层面的理解与相处，不是诊断，也不构成医疗或法律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忍受暴力不是爱：涉及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自伤的情形，请先保证人身安全，再寻求专业与法律的帮助。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题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七部五十三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六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启示录》21:5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工作一贯从一个问法出发：一件事不是先摆在那里等人去发现，而是在一块土里，一步一步发生出来的。

他的思想经过四站：2015 年 7 月起的「三视角」，2021 年 7 月起的「321 智慧」，2025 年 7 月起的 SIO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的 SDE 本体论。后一站继承前一站，也翻过前一站。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包括《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夫子之道》《价值是谁创造的？——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经济学》《病在哪里？——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西医》等。

本书是这一系列里从林前13章出发、读到旧约与福音书的一卷。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一盘不放辣椒的菜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是湖南人，妻子是苏州人。头一年，妻子做的菜里不放辣椒，丈夫说“没事，我什么都吃”；第二年、第三年，他还是说没事。其实他一口辣也吃不到，只是不说，每个星期总有一两个晚上，以“有应酬”为由绕到外面去吃一顿火锅。直到有一天，妻子在他的外套口袋里翻出一张小票。这一场吵，吵的并不是小票。旁人多半会劝：夫妻之间要多包容，爱就是忍耐嘛。可是这三年的忍耐，换来了什么？换来越来越闷的日子，和一个越走越偏的出口；三年的力气花出去，没有一个新的做法长出来。

◆ 二、忍耐有两种

本书的第一个区分是：忍耐有两种。一种把力气耗掉，一方受益，一方受苦，两边都亏，叫机械的忍耐；一种把力气存起来，存成新的做法、更深的懂得，叫创造中的忍耐。两种在外面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低着头，都说“没关系”，分别在里头：忍了以后，有没有东西在长。保罗写林前13章，是从三句重话开头的：没有爱，口才、知识、信心都算不得什么，连舍己也与我无益（林前13:1-3）。舍己是动作，爱是动作里面的东西，同一个动作，里面可以有爱，也可以没有。

◆ 三、虚幻解法：平息、复发、升级

今天处理矛盾时最常听到的几句话：多包容、再忍忍、放下就好、爱自己就好、一个拥抱就和解，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幻的解法：当时有效，过一阵又回来，回来时更重（第 1 章）。就像一口压力锅，掀一下阀，针落下去，锅好像安静了，可火

还烧着，盖还扣着，只是泄了压，没有改形状。这并不是说安慰、拥抱、休息没有价值，它们是止痛，止痛不假，只是不能当治本。

◆ 四、两种假爱

假爱有两种放弃。放弃自己的多样性，是被推进对方的中心：彼得在安提阿，因为怕，退了席，把自己的做法让掉了；放弃共同的同一性，是跳到反向的中心：亚伦在西奈山下，应百姓的要求造了金牛犊，把共同的那条线让掉了（第 3 章）。两个人都出于怕，都在眼前换来了平静，也都在耗散。保罗的“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不是这样：他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靠近不同的人，同时守住最薄的核心（第 4 章）。

◆ 五、从统一性到同一性谱系

“统一性”是“大家都一样才算一家人”的想法。“同一性谱系”是另一种想法：在同一段时间里，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可以异；必须同的那一层尽量薄，可以异的层尽量放开，像一条光谱，所以叫谱系，它是一条“横着”的线。从统一走到谱系，是升一个维度，不是折中：折中是各让一半，结果常常谁也不满意；升维是换一把尺子。圣经里这条路的两端，是巴别塔和新耶路撒冷：前者强求一样，结局是分散；后者核心极薄、外围极宽，列国带着各自的荣耀走进一座门不关闭的城（第 5、9 章）。

◆ 六、创造的三步

换尺子需要一种手艺，本书叫它“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分三步。分层，是和对方一起找出那最薄的、必须同的核心（第 10 章，样板是使徒行传第 15 章耶路撒冷的会议）；生成，是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让对方在乎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每个人都能在结果里指出自己的那样东西，这不是折中（第 11 章）；回流，是新做法反过来使核心更厚，爱在这时成形（第 12 章）。回到辣椒：必须同的，也许只是“每天晚上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菜可以不同，桌子中间放一碟辣椒酱，各取所需，或者轮流主厨。

◆ 七、逐句读，往旧约和福音书里看，再走回日子

全书的总纲是：爱的箴言里的每一句，都要写成“怎样在创造中成全”。第四部把林前13章4至8节逐句读过：“恒久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恩慈”是造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位置，“凡事盼望”是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的形状（第 15 至 29 章）。第五、六部回望旧约几千年的忍耐，读耶稣的神迹与饭桌：迦拿的石缸、挪动了界线的饭桌、十二个人的名单（第 30 至 46 章）。第七部走回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和一个有机器参与的时代（第 47 至 53 章）。

◆ 八、三句判别，随身带着

判断一次忍耐或让步是不是真爱，问三句：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也就是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显露；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新做法、新安排、新的懂得；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共同的那一层是变厚了，还是被放掉了。三句都是“是”，是创造的爱；有一句“否”，要警惕滑向假爱。这把尺子有边界：忍受暴力不是爱，它也不用来量暴力的处境；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乃至退出，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九、带走什么

全书只有四处整段写下判词，凝成一句话就是：忍了、让了之后，要问有没有新东西长出来；凡用“爱”只求暂时平息、不去创造的解法，都是虚幻的，会很快复发，并且级别升高。今晚能做的一件小事：说出一件你一直说“随便”的事，哪怕只是一道菜。书里所有的案例都是设想的故事；每章末有一个“小账”，写明这一章的判断在什么情形下会错。

前言

从一盘不放辣椒的菜说起

◆ 一、这本书从哪里问起

几乎每个人都被劝过“忍一忍”，也劝过别人“忍一忍”。多数时候这话出于善意，有时也真管用：一次偶发的冒犯，原谅就是解决。可是总有一些矛盾不是一次，是天天重来：谁来做饭，钱怎么管，老人怎么照顾，会上谁说了算。对这样的矛盾，劝人“忍一忍”，一年两年，问题没有走，人要么先走了，要么还在，话却没了。本书从一盘不放辣椒的菜问起：忍了三年，换来了什么？这个问题问下去，会碰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回事？

◆ 二、为什么是林前13章，又为什么要读整部圣经

林前13章最常被引用的是第4至8节，人们喜欢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写在婚礼的请柬上。但保罗是从三句很重的话开头的：口才再好、知识再多、信心再大，没有爱，算不得什么；连周济穷人、舍了自己的身体，没有爱，也与我无益（林前13:1-3）。舍己，居然也可以没有爱。本书抓住这一点往下读：忍耐是动作，爱是动作里面的东西。于是全书做三件事：把这章里的十六个短句逐句读一遍，问每一句怎样在创造中成全（第四部）；回到旧约与福音书，看圣经几千年所记的忍耐是什么样子（第五、六部）；再走回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和一个有机器参与的时代（第七部）。

◆ 三、一条主线，四条判词

全书只有一条主线：忍耐有两种，一种把力气耗掉，一种把力气存起来，存成新的东西；当统一性与多样性冲突时，不在两者之间二选一，而是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爱在这新创造里涌现。围绕这条主线，全书立了四条判词，分别整段

出现在导论、第 4 章末、第 29 章末和结语里，其余各章只用自己的话呼应。另有三句判别，在不在真理里，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贯穿全书，请你随身带着用。

◆ 四、这本书怎样读圣经

本书按“经文所记是事实”来读，难读的经文一节不删，也不说它是后人添的。神学上有争议的题目，如神人二性、预定、排他之类，本书一概不判，交给教会的传统；本书只问一件事：经文里记下的这些事，是怎样发生的？凡经文没有明说、而是本书推出来的动作、动机、因果和先后，首次出现处标“（本书的读法，待验）”。这是一个等待检验的读法，不是经文所记；读到哪里觉得读歪了，请回到经文，经文不动，改的是读法。经文用和合本，引文已逐处对照核对，拿不准一字不差的地方，写“大意”，不加引号。

◆ 五、与站内几本书的分工

本书不是孤立的。德麦国际第 503 号《爱的箴言新解》把同一章经文读成信、望、爱在一个人身上怎样经苦难而加厚，是纵向的读法；本书读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怎样被化开，是横向的读法。两书互相呼应，各管一边，第 2 章用到了 503 号“忍耐即粘性”的意思。第六部读耶稣的神迹与饭桌，借了第 301 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例和“无中心”一说；第 46 章取了第 271 号《耶稣之善》的一条界线：自愿承担不替施暴者免责，也不把受苦的数量当作爱的尺度。借用之处，各章里都写明出处和分别。

◆ 六、写给谁，是怎样写成的

写给普通人：信的、不信的、半信半疑的。正文用大白话，每一个观点配一个家常的设想故事，书里所有的人物与场景都是设想，不是真人真事。本书由王德生博士命题、立下母题与判词，由 AI 参与起草，经统稿、逐章经文核对和多轮审校，由王德生博士审定。每章末有一个“SDE 小账”，用 SDE（显露—差异—纠缠）的思路回看这一章：这一章落在哪一条方程、哪一拍，单中心的尺子会在这里量错什么，并写明这一章的判断在什么情形下会错。

◆ 七、这本书没有做的几件事

它不判神学上的争议；不替代医生、心理咨询师和律师；不保证每一次尝试都成功，通常每试一次，都比压一次多留下一点东西，至少是把真相摆上了桌；不把“忍”当作对暴力的回应，忍受暴力不是爱；也不说“全部圣经都证明”什么，凡说“读得通”的地方，只表示在那些经文里这样读得通，不是只能这样读。书中谈到家庭、职场与内心，只是日常层面的观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去找专业的人。

导读

◆ 一、七部连成一条线

全书分七部，外加导论与结语，连起来是一条线。第一部说不该怎样：把“用爱求平息”的做法放到同一条曲线上看，认出假爱的两种放弃。第二部说往哪里走：升维，从统一性到同一性谱系。第三部说怎么做：分层、生成、回流三步，和它从哪里来。第四部把林前13章逐句落实，一句一章。第五、六部回望旧约与福音书，看圣经里的样板。第七部把一切放回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和AI时代。前一部为后一部预备地方，所以第一次读，建议按顺序；但每一章都能单独读，章末各有“带走的话”。

◆ 二、七部地图

第一部（第1至4章）：虚幻解法与两种爱。讲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机械忍耐为什么双亏，两种假爱，以及三句判别。怎么读：第1、2章是故事，先读；第4章立尺子，后面常要回来翻。第二部（第5至9章）：升维。五段经文，五个角度，讲“都一样”为什么走不通，“一”到底是哪一层的一。怎么读：连着读；时间紧，先读第8章五旬节。第三部（第10至14章）：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分层、生成、回流，加上防止把手艺用成武器，和这份创造力从哪里来。怎么读：第10、11章先读，是全书的手艺；第13章是提醒。

第四部（第15至29章）：爱的箴言，十六个短句，十五章，逐句落实。每章四步：这一句照字面做的样子、它的创造版、圣经样板、三句判别。怎么读：不必依次，哪一句最近扎了你，先读哪一章；比如忍了很久的人先读第15章和第28章，旧账放不下的人先读第23章，说不出口的人先读第24章；第29章收口，章末是第三条判词。第五部（第30至35章）：旧约六个节点，创世、伊甸之后、彩虹、亚伯拉罕、旷野与何西阿、约拿。怎么读：第32章彩虹讲怎样把一次诚恳的瞬

间变成看得见的安排，最贴近日常；第 35 章讲对改变了的人不服。凡标“待验”的读法，请对照经文自己看。

第六部（第 36 至 46 章）：耶稣的爱。神迹与饭桌，对立方，无中心，十字架，约伯，以及“不以受苦论爱”。怎么读：可以先读第 36 章迦拿和第 39 章饭桌，两章都从一个家常场景引入；第 41 章要正面处理耶稣起初说的那句重话，相关读法标有“待验”；第 45、46 章写受苦，请留意章中的提示框，第 46 章写明忍受暴力不是爱。第七部（第 47 至 53 章）：在人间成全。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AI。怎么读：拿手头最近的那一件事，找对应的一章先读；第 50 章章首写明边界，不替代专业诊治。结语：回到那盘不放辣椒的菜，写下第四条判词和一个“这一周，只造一样新东西”的小练习。

◆ 三、四条判词在哪里

全书四条判词，整段只出现四处，含义与措辞不变。第一条在导论：爱不在冲突里放弃，在冲突里创造。第二条在第 4 章末：假爱有两种放弃。第三条在第 29 章末：圣经几千年，是上帝创造性忍耐的历史。第四条在结语：凡用“爱”只求暂时平息、不去创造的解法，都是虚幻的。其余各章只用自己的话呼应，不整段重抄。判词不是公理，导论里的“本书怎样算错”写明了什么情形出现，它就得收窄或认错。

◆ 四、三种读法路线

十分钟的读法：读前面“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再读导论和结语。带着一件事的读法：先读第 1 章和第 4 章，拿到曲线和尺子，再按手头的事选章，婚姻第 47 章，孩子第 48 章，照料第 49 章，心里的拉扯第 50 章，职场第 51 章，教会第 52 章，机器第 53 章。慢读的读法：一周一章，读完做章末的那件小事，到第四部，可以一周一句。

◆ 五、每一章的样子

每章先摆一段经文，再用一个设想的日常故事引出问题，正文分几个小节，每个观点配案例；接着是“日常里”，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然后是“带走的话”，两

三句；最后是“小账”。小账里写三件事：这一章落在三方程的哪一式、哪一拍，单中心的尺子会在这里量错什么，以及“怎样算错”，即这一章的判断在什么情形下不成立。第四部各章另有固定的四步：机械版、创造版、圣经样板、三句判别。

◆ 六、几个记号

“（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明说，是本书推出来的读法，请当作有待检验的读法。“出处”框：借用站内他书之处，写明出处和与本书的分别。带暖色边的提示框：涉及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自伤时，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本书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第 50 章章首另有一个“请先读”的边界框。所有人物与场景都是设想的。

◆ 七、给读书会和老师

读书会不必把每章读完：每次选一章的“带走的话”和“日常里”，大家各说一件自己“一直说随便”的事，再一起用三句判别过一遍。带领人要注意两点：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在小组里被劝去“再忍忍”；一旦谈到暴力、威胁或自伤，把话题转到安全与专业帮助上，并按各章的提示框去做。神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本书不判，读书会也不必判。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v

前言　从一盘不放辣椒的菜说起 viii

导读 xi

导论　两种忍耐，三种走法 1

第一部　虚幻解法与两种爱 **9**

第 1 章　平息、复发、升级：用“爱”求平息的虚幻解法 10

第 2 章　二十年的收拾：机械忍耐为什么是“双亏” 18

第 3 章　两种放弃：亚伦的金牛犊与彼得在安提阿 26

第 4 章　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让步与创造的分界 34

第二部　升维：从统一性到同一性谱系 **45**

第 5 章　巴别塔：强求同一的结局 46

第 6 章　一个身体，许多肢体 53

第 7 章　“都成为一了”不是抹掉差异 61

第 8 章　五旬节：每人听见自己的乡谈 68

第 9 章　列国的荣耀进城：从巴别到新耶路撒冷 75

第三部　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 **81**

第 10 章　分层：找出最薄的核心 82

第 11 章　生成：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 89

第 12 章　回流：“造成一个新人” 97

第 13 章　知识叫人自高，爱心造就人 105

第 14 章　这份创造力从哪里来 112

第四部　爱的箴言：十六个短句，十五章，逐句落实 **119**

第 15 章　“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 120

第 16 章　“又有恩慈”——恩慈是造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位置 127

第 17 章　“不嫉妒”——嫉妒是创造力的信号，不是罪名的终点 135

第 18 章　“不自夸”——不拿自己当最后的样板 143

第 19 章　“不张狂”——不把一层的同一当作全部　150
第 20 章　“不做害羞的事”——不失体面里的创造　158
第 21 章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不要益处，是求双盈的益处　165
第 22 章　“不轻易发怒”——怒是张力的读数，不是判决　173
第 23 章　“不计算人的恶”——不记账，不等于不作账　181
第 24 章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与真理同乐　189
第 25 章　“凡事包容”——包容是遮盖里的重建，不是遮盖里的纵容　197
第 26 章　“凡事相信”——相信是给对方留出成为新人的位置　205
第 27 章　“凡事盼望”——盼望是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形状　212
第 28 章　“凡事忍耐”——第二个“忍耐”：忍耐到回写发生　220
第 29 章　“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是创造　228

第五部　几千年的忍耐：旧约里的创造性忍耐　237
第 30 章　起初神创造：爱先让出空间　238
第 31 章　伊甸之后：逐出也是保存　245
第 32 章　彩虹：忍耐立约　252
第 33 章　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260
第 34 章　旷野四十年与何西阿：忍耐里的真理　267
第 35 章　约拿：神的忍耐比先知宽　274

第六部　耶稣的爱：神迹创造与同一性谱系　281
第 36 章　迦拿：洁净礼的石缸盛出新酒　282
第 37 章　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同一份新生命，两种长法　290
第 38 章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五饼二鱼　297
第 39 章　饭桌挪动了界线　304
第 40 章　税吏马太与奋锐党西门：十二个人的名单　311
第 41 章　“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双方共创的化冲突　318
第 42 章　跨过族群与洁净的手　325
第 43 章　无中心：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了出来　331
第 44 章　分化、重组、升维：十字架、复活、升天　338
第 45 章　约伯的追问：忍耐太久的苦难　345
第 46 章　不白白牺牲，也不以受苦论爱　352

第七部　在人间成全：横向之爱　359
第 47 章　婚姻：两个原生家庭的谱系　360
第 48 章　亲子：同一个家，不同的孩子　366
第 49 章　照料：不对称的双盈　372

第 50 章　心里的冲突：自己与自己的谱系 378
第 51 章　职场与团队：不是站队，是生成 384
第 52 章　教会与宗派：信仰本身的谱系 390
第 53 章　AI 时代：化冲突的知识要更快地长出来 396
结语　爱在创造中成全 402
参考书目 407
附录 408
附录一　经文索引 409
附录二　三句判别速查卡 412
附录三　假爱与真爱对照表，和虚幻解法的三段曲线 413
附录四　站内同源专著对照 415
附录五　本书的读法登记与推翻条件 416
附录六　术语白话对照 431
后记 433

导论

两种忍耐，三种走法

>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林前13:1-3）

◆ 一、一盘不放辣椒的菜

设想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湖南人，从小饭桌上少不了辣椒；妻子是苏州人，一口辣就呛得流眼泪。结婚头一年，妻子做饭，菜里不放辣椒，丈夫说“没事，我什么都吃”。第二年、第三年，他还是说没事。其实他一口辣也吃不到，嘴上不说，慢慢地话少了，吃饭也越来越快；后来，每个星期总有一两个晚上，他以“有应酬”为由，绕到外面去吃一顿火锅，回家什么也不讲。妻子呢，每天变着花样做清淡的菜，心里还挺得意：我多会过日子，他从来不挑。她也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你真的吃得惯吗？直到有一天，她在他的外套口袋里翻出一张火锅店的小票，日期是上周三，他说那天有应酬。

这一场吵，吵的并不是那张小票。两个人都觉得委屈到了骨头里。他说：我忍了三年，每顿饭都在忍，你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她说：我哪里知道，你从来没说过，你什么都说好，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时候，旁人多半会劝：夫妻之间要多包容，各退一步，爱就是忍耐嘛。可是你想一想，这三年，他的忍耐，换来了什么？他得到的是越来越闷的日子，还有一个越走越偏的出口：忍到最后，忍耐变成了隐瞒。这恰好是机械忍耐常有的下场：话不能在桌面上说，就会在桌面下找路，而这条路已经不在真理里了。她得到的，是一个自以为幸福、其实只看见一半的婚姻；她那一半的盲点也是真的：她把“他没说”读成了“他喜欢”，从来没有去问。三年的力气花出去了，一点新东西也没有长出来，没有一个新的做法，没有一份更深的了解。这样的忍耐，两边都亏。

本书要说的，就是从这盘不放辣椒的菜开始：忍耐，有两种。一种忍耐，把力气耗掉了；另一种忍耐，把力气存起来，存成新的东西。前一种我们叫它机械的忍耐，后一种叫它创造中的忍耐。两种忍耐在外面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低着头，都是不吭声，都说“没关系”。分别在里头：有没有东西在长。

◆ 二、没有爱，舍己也算不得什么

林前13章是全本圣经里最常被引用的一章，人们喜欢把第4到8节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写在婚礼的请柬上。但保罗写这一章，是从三句很重的话开头的：口才再好，没有爱，不过是锣和钹；知识再多，信心再大，没有爱，算不得什么；连把所有的财产拿去周济穷人，甚至舍了自己的身体，没有爱，也与我无益。

请注意最后这一句。舍己，居然也可以没有爱。我们平常的想法是：一个人肯吃亏、肯让、肯扛，那他就是最有爱的人。保罗却把“舍己”和“爱”分开了。舍己是一个动作，爱是动作里面的东西。同一个动作，里面可以有爱，也可以没有。丈夫三年不说一句想吃辣，是舍己，可是那里面有没有爱？本书的回答是：有爱的心意，但没有爱的成全。他想要这个家好，这是真的；可是三年下来，家并没有因此变好，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厚。心意是爱的起点，却不是爱的完成。（这把尺子量的是“反复出现的冲突”里的忍耐，不是量一切付出。有些爱的处境里，比如长年照料临终的父母、重病的配偶，成全不在新做法上，在陪伴本身，那是另一种成全，第 49 章专门谈。）

所以，如果有人问：爱是什么？本书不想先给一个定义，而是给一个检验：忍过了，让过了，退过了，之后呢？之后有没有生出什么新的东西？一个家庭里多了一种大家都喜欢的吃法，一个团队里多了一套彼此都认的分工，一个人心里多了一个能让两个自己都坐下来的位置，这是“成全”。什么都没有长出来，只是把一口气咽下去了，那是耗散。

◆ 三、三种走法

回到那盘不放辣椒的菜。遇到“你要的和我要的不一样”，一般有三种走法。第一种走法，是强求同一。有人会说：一家人就应该吃一样的饭。于是要么全家都不吃辣，要么全家都得学着吃辣。其中总有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口味交出去。这种走法在家里、在公司、在国家，都很常见：我这边是对的，你向我靠拢，就是“团

结”。它的好处是简单，立刻见效。代价是有人在里面被磨平了，而被磨平的人迟早会用某种方式讨回来。

第二种走法，是部落化。有人会说：既然合不来，那就各吃各的吧。两口锅，两张桌，两个冰箱，两套朋友圈。大家都自由了，也都平静了。可是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这种平静里，连“一起吃饭”这件原本最普通的事，也一并放弃了。两个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彼此成了房客。共同的那一层，没有了。部落化看起来是尊重差异，实际是放掉了“同”。

第三种走法，是创造。它不要求谁交出口味，也不放掉同桌。它要问：这件事上，我们真正必须同的是什么？也许不是“吃一样的菜”，而是“每天晚上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如果是这样，那么菜可以不一样：比如桌子中间放一碟辣椒酱，各取所需；比如这一周他主厨做一道辣的，她主厨做一道她家乡的淡菜，两道菜都上桌；比如妻子索性去学一学辣菜里头那种“香”是怎么来的，弄明白她丈夫想念的到底是辣，还是他妈妈的锅气。这样走下去，吃饭这件事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它长出了一种新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反过来让“同桌”变得更结实：两个人从此多了一个话题，多了一份懂得。这就是创造。

有人会问：创造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都这样做？原因并不神秘。强求同一最省事，一句“听我的”就完了；部落化也省事，一句“各过各的”就完了；而创造需要时间，需要彼此看见，需要一种谁也没有被教过的本事，还需要在最难受的那一阵子坚持下去，不逃，也不压。多数人在最难受的时候，选了前两条路中的一条，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还有第三条路。这本书想做的，就是把这第三条路，一步一步说明白，说得普通人拿起来就能用。它不保证每一次都成功。通常，每试一次，都比压一次多留下一点东西，至少是把真相摆上了桌。但对方若一再拒绝、轻蔑，甚至动手，试就可能留下伤；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意，那么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乃至退出，都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这一条出路，第 4 章会写成明文。

◆ 四、一条判词，和这本书的方向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看出本书的路径。我先把全书的第一条判词写在这里，后面会一次一次回来，用各样的故事把它讲清楚：

爱不在冲突里放弃，在冲突里创造：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爱在这新创造里涌现。

这句话里有两个陌生的说法，需要先用大白话讲一讲。“统一性”，指的是“大家都一样才算一家人”的那种想法：口味一样，看法一样，做法一样。“同一性谱系”，指的是另一种想法：在同一段时间里，有些层必须同，有些层可以异。必须同的那一层要尽量薄，薄到只剩最要紧的核心；可以异的那些层，尽量放开，让各人的样子都有地方长。夫妻要同的，也许只是“同桌吃饭、彼此坦白”；吃什么，可以千差万别。这样一层一层，从很同到很不同，像一条光谱，所以叫谱系。它是一条“横着”的线：同一个时期里，不同的层，有不同的同一程度。（它与尼采、福柯所说的“谱系”不同，那是纵向的、讲历史源流的。）

要从“统一”走到“谱系”，是升一个维度，不是在原来的平面上折中。折中是各让一半，结果往往是谁也不满意的半碗辣、半碗淡。升维，是换一种看法：我们之所以吵，不是因为你错了我对了，而是因为我们用同一把尺子，去量两种本来就该长得不一样的东西。换了尺子，新的做法才出得来。要换尺子，需要一种能力，本书叫它“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拆开说，有三步：先分层，找出那最薄的、必须同的核心；再生成，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造出新的做法，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也出现，只是做法不同；最后回流，新做法反过来使核心更厚，爱就在这时候涌现。这三步，第三部会细讲。

◆ 五、这本书怎么读

本书有四个特点，先交代清楚，免得你读着读着觉得走偏了。第一，它是一次解构。今天人们遇到矛盾和心理痛苦，最常说的话大多是：多包容，再忍忍，放下就好，爱自己就好，抱一抱就和解了。本书认为，这些话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幻的解法：当时好像有效，过一阵又回来，而且回来时比上次更重。这并不是说包容、休息、拥抱没有价值，它们都有价值，只是不能拿它们当治本的办法。第一部会把这个道理说透。

第二，它是一本读圣经的书。书里按“经文所记是事实”来读，难读的经文一节也不删，不说它是后人添的。神学上有争议的题目，如神人二性、预定之类，本

书一概不判，留给教会的传统。本书只问一件事：经文里记下的这些事，是怎样发生的？从巴别塔到五旬节，从迦拿的婚宴到十字架，我们会看到，圣经几千年所记，是上帝创造性忍耐的历史。这是全书的主线，到了第四部逐句读完林前13章之后，会更清楚。这里先立一个读法的边界：本书说的“看到”，只表示在这些经文里这样读得通，不是说全部圣经都只能这样读，其余的地方留待读者与教会的传统去验。还有一个统一的记号：凡经文没有明说、而是本书推出来的动作、动机、因果和先后，首次出现处，本书都写“（本书的读法，待验）”。看到这个记号，请把它当作一个有待检验的读法，不要当作经文所记。

第三，它有分工，也有借用。站内同源的德麦国际第 503 号《爱的箴言新解》讲的是信、望、爱在一个人身上怎样经苦难而加厚，本书讲横向，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冲突怎样被化开，两书互相呼应，各管一边；第 2 章会用到 503 号“忍耐即粘性”的意思。第六部读耶稣的神迹与饭桌时，借了第 301 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三个主例和“无中心”一说，第 271 号《耶稣之善》则提供了一条关于苦难的界线。全书每章末“小账”里“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什么”这一问，体例借自第 301 号，不限于第六部。借用之处，本书都在相关章里写明出处和分别；凡是本书自己加的角度，也写明是本书的。

第四，请你记住：书中所有的日常案例，都是设想出来的故事，不是真人真事，只用来把道理放在家常的饭桌上。书里谈到家庭、职场、内心的矛盾，只是日常层面的观察，不是诊断，也不是医疗建议。忍受暴力，从来不是爱。涉及这类情形的章节，会放同一个提示框，现在先放在这里：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书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全书分七部，外加结语：第一部讲虚幻解法与两种假爱；第二部讲从统一性到同一性谱系的升维；第三部讲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第四部逐句读林前13章4至8节的十六个短句（其中“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合为一章，所以是十五章），每一句都问：它怎样在创造中成全；第五部回望旧约里上帝的创造性忍耐；第六部读

耶稣的神迹与饭桌；第七部走回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和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 六、本书怎样算错

一本说“凡……都”的书，必须自己先写下，什么情形出现，它就得认错。下面是全书总的推翻条件，判词四的文字不动，动的是它的适用范围。

第一类情形，是只靠道歉、让步、拥抱，不改任何安排，却在反复出现的冲突里长期稳定有效，几年下来双方都不再吃亏，也不见级别升高。若出现这样的例子，判词四在那一类冲突里就不成立，全书的判断要收窄到不含那一类冲突。一次性的偶发冒犯不在此列：原谅与放下就够了，不必什么事都“创造”。

第二类情形，是有人按本书的办法认真做了分层、生成、回流，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并没有变厚。那么这个做法就不是生成，本书对这个案例的读法错了；若这类情形成片出现，“创造”作为主路的说法就要收窄。

第三类情形，是读者在书中的某处经文里，读到的与本书的读法明显相反，而经文本身站在读者一边。本书标了“待验”的地方，正是最可能出这类错的地方；错了，改的是读法，经文不动。

第四类情形，是对方根本无回应能力，或不肯参与（重病、失智、拒绝）。这里“有无新东西”这把尺子不该用，爱的成全在陪伴、在止损、在界线；这不算推翻本书，而是本书的边界。

小账里每章还会再写一句“怎样算错”，是那一章自己的条件；这里写的是全书的。

> 带 走 的 话
>
> **忍耐有两种：一种耗散，一种存储。分别在于忍了之后有没有新东西长出来。遇到“你要的和我要的不一样”，不必二选一，也不必各走各的，要问：我们必须同的那一层是什么？其他的层，怎样让彼此都出现？这条路比忍耐难，比放弃也难，但它是爱真正成全的路。今天晚上能做的一件小事：说出一件你一直说“随便”的事，哪怕只是一道菜。**

小　账

这本书背后用的思路，来自一套叫 SDE 的想法：S 是显露（Show），D 是差异（Difference），E 是纠缠（Entanglement）。放到辣椒这件事上看。丈夫的口味差异（D）三年没有显露（S），两人之间的纠缠（E）就只剩表面的和气；显露是由差异与纠缠共同生成的（S=F(D,E)），差异不说出来，这份纠缠就是假的。火锅小票把差异一下子逼了出来，这是“张力积累”那一拍；这时若只是道歉、拥抱、再忍，形状没有改变，第二拍落空，几个月后又会为别的小事再炸一次；若双方肯造出新的吃法，第三拍的回写才有可能发生。单中心的尺子会在这里量错：以“她的口味”为中心，量出来是“他从不挑食”；以“他的口味”为中心，又量出“她不体贴”。两把量出来的结果都不对，因为尺子本身只有一个中心。

怎样算错：若在反复出现的冲突里，只靠道歉和让步、不改任何安排的做法也能长期稳定有效，这一章的分析就只是语言整理，不成立。



第　一　部

虚幻解法与两种爱

导　语

这一部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把今天处理矛盾时最常听到的几句话，多包容、再忍忍、放下就好、爱自己就好、一个拥抱就和解，放到同一条曲线上来看：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第 1 章讲这条曲线为什么会出现，它缺的是哪一步。第二件，是把“忍耐”拆成两种：第 2 章用一个二十年的家庭故事说明，机械的忍耐一方受益、一方受苦、力气白白耗散，是双亏。第三件，是认出假爱的两种放弃：第 3 章读亚伦与彼得，一个放掉了共同的那一层，一个放掉了自己的做法；第 4 章读保罗的“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立下三句随身的判别，把让步与创造分开，并写明设界线、求助、退出不是假爱。读完这一部，你会带走一个问题和一把尺子：问题是“能不能不二选一”，尺子是三句判别。

01

第 1 章

平息、复发、升级：用“爱”求平息的虚幻解法

>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4）

◆ 一、三个设想的场景，同一条曲线

先看三个设想的场景。第一个在家里。一对夫妻，每到月初就为给两边老人寄多少钱吵一架。吵到最凶的时候，总有一方先软下来：“算了算了，都是我不好，你别气了。”第二天买一束花，或者做一桌好菜，两个人和好如初。可是三个星期以后，下一个月初到了，同样的话题又上来，这一回，对方没有等你先软，直接翻出了去年的旧账：“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吵得比上次更长，也更狠。

第二个在职场。一个部门里，两位同事为同一个项目的分工起了摩擦，一个觉得自己做得多，另一个觉得对方总想抢功。主管把两人叫到一起，说：“大家都是为了公司，互相包容一下，以和为贵。”两人握了手，开会时也客气。可是接下来一个月，其中一位再也不在会上提建议了，另一位私下里却开始记对方的每一次迟交。到季度末，一个申请调岗，一个在评语里写了一句话，部门群里谁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第三个在一个人的心里。设想一个人，白天做着一份不喜欢但稳定的工作，夜里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该走了”，另一个声音在说“你怎么敢”。每当焦虑上来，他就对自己说：“放下吧，爱自己就好，不要想太多。”睡一觉，真的好些了。可是下个月，那种焦虑回来了，来得更早，持续得更久，最后连周末也睡不好。

这三个场景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坏人，他们每一个都在用“爱”处理问题：包容，体谅，放下，爱自己。每一次，问题都被压下去了。可是每一次，它都回来，

而且回来时更重。本章要说的，就是这条曲线，我们叫它虚幻解法的三段：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

◆ 二、泄了压，没改形状

最容易理解这条曲线的，是一口压力锅。锅里烧着水，火不关，压力越来越大。你把限压阀掀一下，噗地放出一股气，针立刻落了下去，锅好像安静了。可是火还烧着，盖还扣着，水还在翻。过不了多久，压力又上来，阀再掀，再放。如果你只会放气，那么每一次放气都是有效的，每一次也都是徒劳的：因为你泄掉了压，却没有改变这口锅烧水的形状。

家庭、职场、心里的矛盾，大都是这口锅。那里面有“压”，也就是两股力道的拉扯：我想要的和你想要的不一样，我认为对的和你认为对的不一样，我心里想往东的那个我和想往西的那个我不一样。这个拉扯，我们在本书里叫做“张力”。张力本身并不是坏事，一把琴弦没有张力就不会响。问题出在我们面对张力的方式：只要一紧，就赶紧放气。放气的办法有很多种，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爱”。

可是，爱不是放气阀。本书最想说的一句话是：爱的工作，不在泄压，而在改形状。形状改了，同一份张力就成了另一种东西，它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做法、一套新的安排、一种新的懂得，这才是我们说的“成全”。如果形状没变，只是反复泄压，张力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在等下一次更高的压。

◆ 三、先知们的“平安了！平安了！”

这个现象，圣经里很早就有人看见了。先知耶利米生活在犹大国快要败落的年代，国内有严重的伤口：不公义，拜偶像，权贵压迫穷人。可是当时有一批先知和祭司，对百姓说的却是：“平安了！平安了！”耶利米引神的话来批评他们：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4，大意）。同样的话在后面又出现了一次（耶8:11）。

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轻轻忽忽”这四个字。伤口是大的，药是轻的，药一抹，话一说，伤口还在。耶利米的指控写得很清楚：这些先知说平安，神并没有说

平安；上一节还说，“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耶6:13）。所以这里要先划清一条线：耶6:14 针对的是假先知否认审判，那是民族与神之间的大事，和夫妻吵架、同事摩擦不是同一类事。本书只取一点类比（本书的读法，待验）：伤口大，药轻。耶利米自己不是这样：他看见民的伤，自己也跟着伤，他哀痛，他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耶8:21）。借这个对照，本书读出来的是：同样面对伤口，一种做法说“平安了”，一种做法把伤口摆到亮处，一起想办法。

读这段经文，有两点要小心。第一，不要把耶利米的批评读成对一切安慰的否定。圣经里同样充满了安慰（后面章节会常常遇到）。他批评的，是在伤口没有被处理的时候说“平安了”。第二，也不要把“说重话”当成就是对。耶利米的重话后面，是他跟百姓一起受的伤和他对出路的看见（第 27 章会回到耶利米书29章，读他写给被掳之民的那封信）。重话本身不是药，只是把药放到了对的位置。

◆ 四、五句常见的话，各缺哪一步

今天我们听到最多的几句话，大多是“轻轻忽忽”的现代版。让我们一句一句看，看它们帮了什么忙，又少了什么。

“多包容”。设想一位老父亲，成年的儿子总在饭点之后才回家，他默默把饭菜热了又热，朋友劝他：“多包容。”他就包容了，一年，两年。包容当然是一种美德，可是这里的包容，没有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家的饭点，到底该怎么定？包容让他不生气，却没有让这个家多一个让两代人都舒服的做法。缺的是“生成”。

“再忍忍”。设想一个人在一家公司被同事长期抢功，家人劝：“再忍忍，熬过去就好了。”忍的时候，没有人问一句：熬过去之后，怎么确保不再发生？没有一个新的安排，忍耐就只是在拖时间。缺的也是“生成”，但更深处缺的是“显露”：这位同事的真实想法，他自己的真实感受，从来没有被摆上桌面。

“放下就好”。设想两位多年的朋友因为一次借钱翻脸，旁人说：“放下吧，别再想了。”他们放下了，各走各的，很多年不再见面。放下可以让人不再痛，但也等于把“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永远封存了。这时候，原来共同的那一层，也就一起放掉了。缺的是“守住最薄的核心”。（这里有一个要紧的限

定：若对方一再不肯面对，放下和保持距离是止损，不是失败；后面“并非每次让步都复发”一段还会回到这一点。）

“爱自己就好”。设想一个人在亲密关系里总是迁就，后来有人告诉他“你要先爱自己”，于是他开始说不，开始划界线，开始把“我需要空间”挂在嘴边。这些并没有错，一个长期压抑自己的人，是需要这样一步的。但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关系就只剩下两个各自“爱自己”的人，谁也不知道怎么一起过日子。这句话在一种情形下是解药，在另一种情形下是借口，缺的是“回流”：自己的出现，要使共同的那一层变得更厚。

“一个拥抱就和解”。设想两个吵了架的人，在亲友的撮合下抱了抱，各自说了“对不起”，一下子泪流满面。拥抱是真的，眼泪是真的，那一刻的温暖也是真的。可是如果这个拥抱之后，他们没有一起约定，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形时，该怎么做，那么这个拥抱就是一次漂亮的泄压。三个月后，同样的事再来，同样的人再吵，只是这一次，他们会说：“上次不是已经抱过了吗？”

这五句话，没有一句是坏话，每一句在某个时刻都是对的。它们的问题不在于错，而在于被拿来当终点。当它们站在终点的位置上，就成了“平安了！平安了！”的现代说法。

◆ 五、为什么回来的时候更重

先把范围划清，免得读成“凡让步都会复发”。并非每次让步都复发。设想两个朋友，当年为一次借钱翻了脸，十年后在一场婚礼上重逢，一方说“那件事我早放下了”，另一方说“当年是我不对”，从此毫无后患：这里“放下”就是真解法，因为那是一次偶发的冒犯，背后没有会天天重来的结构。圣经自己也赞成赦免：太18:21-22 里，彼得问饶恕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复发的，是有结构性来源、会反复出现的冲突：分钱、分工、饭点、谁来照顾老人。偶发的冒犯，原谅就是解决；反复的冲突，只原谅不改安排，才会回来。下面的四个原因，说的都是后一类。

一个常见的疑问是：问题没解决，复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偏偏还会升级？第一个原因，是压力在累积。每一次泄压，只是把压力的一部分发泄掉，剩下的还留在

锅里，加上新添的，总量只增不减。第二个原因，是信用被消耗了。每一次“算了算了，都是我不好”，都花掉一次对方对你诚意的信任；每一次“你放心，下次不会了”，都在给下一次失约增加分量。到了第三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方听到的只是同一句话的回声。第三个原因，是双方都学会了一个坏习惯：问题是可以被压住的，不必真的解决。于是下一次，大家会更快地使用这个办法，更迅速地压下去，也就更迅速地积累。

还有第四个原因，更隐蔽：每次压下去的，常常正是最真实的那一部分。那位在会上不再提建议的同事，起初只是有点不满，后来他学会了闭嘴，再后来，他连想法本身也不再产生。被压回去的，是他的显露。当一个人的真实被压了一遍又一遍，再出来时，就不是原来的形状，而是带着怨气的、扭曲的、甚至要伤人的形状。升级，常常不是问题变大了，而是问题被憋成了另一种东西。

第二个场景值得多看一眼，因为它的升级是最安静的，往往要到很晚才被发觉。主管说“互相包容”，两个人握了手。可是主管没有做的事是：问清楚到底是谁在做什么，什么叫“做得多”，什么叫“抢功”，下一个项目的署名与分工怎样定。这些问题不问，握手之后，两个人心里的账本各翻各的，一个记“我又多干了”，一个记“他又晚交了”。

三个月后，当主管发现部门的氛围变冷，他的反应，往往是再组织一次团建，再强调一遍“团队精神”。团建当晚，大家有说有笑，第二天上班，依旧各做各的。这是同一条曲线的第二圈：平息，复发，只是这一圈的“级别”高了：因为这一次，已经有人在心里写好了辞职信。这种表面上的和谐，根子不在管理技巧，缺的是一个把分工、署名、反馈真正改过一遍的动作。有了这个动作，同样的两个人，可能成为最好的搭档；没有这个动作，再多的客气，也只是把裂缝糊了一层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多想一步：既然这些话是虚幻的解法，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信它们？原因之一，是它们每一句都借用了真实的美德。包容是美德，忍耐是美德，放下是美德，爱自己、拥抱、和解也都是美德。一个解法只要披上美德的衣服，就很难被怀疑，因为怀疑它，听上去就像在反对美德本身。原因之二，是它们见效快，而且见效的那一刻，确实让人松了一口气。人是怕疼的，也怕冲突，谁给

了一个马上能松口气的办法，谁就容易被相信。原因之三，是复发被误读了。第二次吵架到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不说“上次的办法没有解决问题”，而说“这次我没有做好”“他这次又不肯配合”，于是把责任推给执行者，办法本身继续保留。于是同一个办法，被一个人、一对夫妻、一个团队使用了十年。

所以，识别虚幻解法，不能只看它当时有没有效，要看它有没有留下东西。设想一位班主任，处理两个学生的矛盾，让他们互相道歉、互相承认错误，当场握手，班会上全班鼓掌，非常圆满。一个学期后，如果这两个学生之间多了一个共同负责的小任务，两个人一起做黑板报，那这次调解留下了东西；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是不再说话，那么那一次鼓掌，鼓的只是一次泄压。这个分别，我们在第 4 章会整理成“三条判别”，当作随身的尺子。

◆ 六、止痛不假，但不能当治本

读到这里，有人也许会担心：难道不该安慰人吗？难道吵架之后不该拥抱吗？难道累了不该休息吗？当然应该。止痛不是假的，疼的时候吃一片药，是对的；一个刚吵完架的人，需要先平静下来，才有力气思考，这也是对的。拥抱会让人觉得自己没有被抛弃，休息会让人重新有力气。这些都是真实的价值。本书反对的，不是安慰，而是拿安慰当终点：把止痛当治本，把平息当解决。一个医生给病人止痛的同时，一定要找病因，如果只给止痛药，病人会感谢他一阵，然后病情会加重。另外要特别说明：有一些情形，不在“用爱化解”的范围里。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长期情绪低落、睡不着、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的人，同样需要医生和专业人员，而不是靠“放下”“爱自己”撑过去。这时候，忍不是爱的回应。本书后面各章，凡谈到这些情形，都会再次提醒。

◆ 七、缺的那一步：改形状

那么，不虚幻的解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妨回到那口压力锅。真正解决问题的人，除了放气，还会做另外几件事：看一看火是不是太大了，盖子是不是该换，锅的尺寸是不是不适合这么多的水。换句话说，他改变了锅的形状。放到人与人之间，就是：在泄压的同时（或者泄压之后），问一个问题，这份张力在告诉我们什么？我和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哪一部分我们必须一样，哪一部分可以不一样？有没有一种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过的做法？这几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要花时间，要坚持，要两个人都肯，也许要好几次才对。所以本书的判断是：在会反复出现的冲突里，只求暂时平息而不肯创造的办法，不管它披着多么温柔的外衣，通常留不住，它会回来，而且多半一次比一次重；能够留住的，是那种肯忍、肯坚持、并且真的造出新东西来的办法。这个判断，全书到结语会郑重写出，现在先记住它的意思就够了。还要补一句：试了，也给了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意，这时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退出，都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第 4 章会把这一条写明。下一章，我们先看一个长期忍耐的故事，看看它是怎样亏掉的。第 4 章，再回来立几条判别，帮我们区分哪些是创造，哪些是退让。

◆ 八、日常里

设想一栋老楼，楼下住着一位退休的老太太，睡眠浅；楼上搬来一对年轻夫妻，有个三岁的孩子，下午放学后总在客厅里跑。第一次，老太太上楼敲门，年轻妈妈连声道歉，孩子被拉住，安静了三天。第二次，老太太没上楼，只是在天花板上敲了几下，年轻妈妈又道歉，又安静了几天。第三次，老太太写了张字条贴在门口，措辞已经不客气了。第四次，两家在楼道里吵了起来，邻居们聚拢来劝：“都是邻居，互相体谅一下。”

那一天下午，楼上的妈妈忽然问了一句：“您最怕的是哪个时间段吵？”老太太愣了一下，说：“晚上九点以后，还有早上六点以前，下午其实无所谓，我只是被敲了几次，心里憋着。”两家人一核对，原来孩子活动的时间主要在下午四点到六点，与老太太真正的睡眠时间根本不冲突，是之前每一次的互相道歉与让步，都发生在情绪里，没有人问过具体的事。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一问就解决：第一次问完，年轻妈妈试了一个月，下午的“放电时间”又被一次家里来客打乱了，老太太

忍不住又敲了一次天花板；两家人又坐下来，把客人来的日子也算进约定里，才算稳住。要是楼上一家始终不肯谈，老太太还可以请物业或居委会来居中，这也不是爱的失败。后来，年轻夫妻在客厅铺了地垫，约定孩子的“放电时间”就在四点到六点；老太太下午偶尔也过来坐一坐，看孩子拼积木。这件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它和前面的四次道歉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一次，有东西改了形状。

带 走 的 话

用“爱”求平息的办法，走的是同一条曲线：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原因是泄了压，没改形状。安慰、拥抱、休息不假，它们是止痛；但止痛之后，必须问一句：这份张力在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一种新的做法？没有这一步，再多的包容也只是“平安了！平安了！”。

小　账

SDE 是显露（Show）、差异（Difference）、纠缠（Entanglement）三个词的头一个字母。本章落在第一条方程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看那对夫妻，两家老人带来的差异（D）一直没有真正显露（S），只靠道歉和送花维持纠缠（E）的表面和气，显露一次次被压回。再看“三拍”：张力积累是第一拍，形状改变是第二拍，回写是第三拍；虚幻解法只做了第一拍之后的泄压，第二拍没有走到，第三拍的回写也就无从发生，曲线原样重来。单中心的尺子（这个说法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以“此刻安静”为唯一中心，量得出“吵完了”，量不出“压力在往上攒”，所以会把“同事不再说话”误量成“关系变好了”。

怎样算错：若把差异和纠缠摊开分析之后，看不出比“他们没沟通好”更多的区分，这个分析就只是语言整理；若有反复出现的冲突，只靠让步和道歉就长期稳定，则本章判断在那里不成立。

◆

02

第 2 章

二十年的收拾：机械忍耐为什么是“双亏”

> 爱是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4-5，取其中两句作引子）

◆ 一、一个人洗了二十年的碗

设想一个家，夫妻两个，结婚二十年。每天晚饭后，丈夫收拾厨房：洗碗，擦灶，倒垃圾，把明天早上要用的东西摆好。妻子吃完饭，到沙发上看电视。头几年，丈夫想，她上班累了，我多做点没什么。后来孩子出生，他更累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她挣钱也不容易，说了怕吵架。再后来，不说成了习惯，家里的人也都习惯了，连孩子都以为“晚饭后收拾厨房”是爸爸的天然工作，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

到第二十年的某个晚上，丈夫洗着碗，忽然手里的盘子滑了下去，碎了。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动。妻子闻声走进厨房，问：“怎么了？”他抬起头，说了一句：“我这二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妻子愣在那里，半晌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一问，像一把刀，扎在他心上，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当然可以说：我早就说过，我暗示过，我叹过气。可是他心里明白，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清楚地说过一次。而她，也许真的不知道。

这个故事里的男女位置换过来，也是一样的，换成子女、同事、团队里最老实的那一个，同样成立。要紧的不是谁在洗碗，是“一方受益、一方受苦、没有人说破”这个形状。这对夫妻里没有恶人，没有出轨，没有暴力，只有一个“好”字：一个人好脾气，一个人好福气。然而二十年之后，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家是爱的家？本章要说的是，这样的忍耐，如果没有创造，就是“双亏”：两边都亏，不只是受苦的一方亏。

◆ 二、受苦的一方亏，受益的一方也亏

先说显而易见的这一边。丈夫这二十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体力和心力。如果这些力气花出去，换来了什么，比如一个越来越懂得他的妻子，一套越来越合理的家务安排，一份越来越深的信任，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值得的投入。可是现在，二十年下来，妻子依然不懂，安排依然没变，信任反而被一点点磨掉了。他的力气，没有变成任何新东西，只是白白散掉了。物理学里有一个说法，叫耗散：能量从一个有用的形态，变成了无用的热，散到空气里，收不回来。机械的忍耐，就是这样的耗散。

更深一层的亏，是他自己的样子被改了。长期不说，是一个慢慢把“我”缩小的过程。他开始习惯说“我无所谓”，开始觉得自己的需要“不值得提”，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到了五十岁，有人问他“你喜欢什么”，他答不上来。这样的亏，补不回来。圣经里说爱人如己（太22:39，大意），“如己”两个字，本书读作：自己也是被爱的对象（本书的读法，待验）。一个把自己磨没了的人，既无法爱人，也无法被人真正地爱，因为对方爱上的，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影子。

通常人们只会同情受苦的一方，而忽略另一边。其实，那个坐在沙发上的人，同样亏了。她可能亏在没有长大。二十年来，没有人告诉她，收拾一个家需要多少力气，她从来没有机会学会做这件事，也就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丈夫的辛劳意味着什么。她以为自己是一个体贴的妻子，因为她从不挑剔；实际上，她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拿”的人。再设想一下，如果她在三十岁时就被告知：“我每天晚上收拾厨房，我累了，我们换个办法吧”，她会经历一次尴尬，一次愧疚，也许一次争执，然后学会洗碗，学会感激，学会在这个家里承担一部分。这些，都是人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她被“好脾气”的丈夫省略了。

她还可能亏在不真实。她以为自己活在一段和谐的婚姻里，其实她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需要的丈夫”。这个丈夫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真实的那个人，从来没有机会走到她面前。想一想，这是多么孤独：二十年同桌吃饭，她其实一直一个人。所以，当丈夫碎了盘子时，她会觉得被突然袭击了，仿佛婚姻在一夜之间变了样。其实婚姻没有变，只是真相终于露出来了。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受益者：二十年享受着服务，并不觉得孤单，也不觉得缺了什么。对她来说，“亏在孤独”这句话就不一定成立。所以要说清楚：这里的“双亏”，不是把两种亏等同起来。受苦的一方亏的是时间、体力和自己，受益的一方亏的是成长的机会和真实的相遇；

两种亏不对等，也不能互相抵消，更不是在替受益的一方开脱。一个家庭里，一方受益、一方受苦，表面上看是不平衡，多半是双方都失去了一样东西：真实的相遇。

◆ 三、忍耐即粘性：存起来的力气，与只是泄漏的力气

站内有一本同源的专著，德麦国际第 503 号《爱的箴言新解——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也逐句读林前13章，里面有一条能量的线索，对本章很有用。它写道，“罗马书说的‘忍耐’，就是粘性”（第 5 章），并说粘性“不是爱的反面，是爱能留在时间里的条件”（第 18 章）。本书顺着取这个意思：忍耐是把一时的劲存起来的那种粘性。本书另加的，是把它放到两个人之间来看。503 号自己说，这些能量的话只是类比，“都只是在借一个方向”，本书借用时守同一条纪律。

下面用一个家常的比喻来解释。想象一锅汤。汤在火上炖着，热量如果全散到厨房里，汤只是烫过一阵，很快就凉了；可是盖上锅盖，小火慢炖，热量没有散掉，变成了汤里的味道。炖的人要守着火，要等，要忍着不揭盖，这就是忍耐。炖出来的味道，是存下来的东西。腌菜、发面也是一个道理：时间与耐心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菜里、面里的东西。

忍耐也是这样。当两个人有冲突，那一刻的冲动是动能：想吼、想摔、想走、想讲道理讲到对方认输。这些冲动如果当场发出去，常常是一场混战。忍耐，是在这一刻把力气收住，不发出去。但收住不是目的，收住是为了把它存起来。存成什么？存成对对方更深的了解，存成一个想出来的新办法，存成一份“我们能一起经过这件事”的底气，这就是 503 号说的“存成内能”的家常样子。这些东西存在关系里，就像炖进汤里的味道，以后遇到事情，用得上。

503 号第 20 章《忍耐不是忍气吞声》还分出“撑住的场”和“压住的人”：撑住的，劲有地方去，被接住、换手；压住的，劲没有地方去，被塞回身体里。从外面看，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分别不在脸上，在周围。本章下面“真忍耐、假忍耐”的区分，与它方向一致，是顺着读的。本书另加的一层，是落在两个人（以及群体、立场）之间：忍耐怎样把一时的冲动存成关系里的东西，并接上同一性谱系。

由此，我们可以回头看，那位洗了二十年碗的丈夫，他的忍耐属于哪一种？他也是在忍，也在收住，也没有发出去。可是他的力气，有没有存下来？没有。它漏了。这样的忍耐，像一只水桶，底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洞，你一路担水回家，担了二十年，每一天都看见自己在担，到家桶是空的。力气漏到哪里去了？漏成了怨：每天晚上多一点；漏成了身体上的不舒服；漏成了对妻子莫名的冷淡；漏成了对孩子的急躁。这些东西，平时看不出来，积到一定程度，就在一个盘子滑落的晚上，一齐倒出来。

所以，要识别真忍耐和假忍耐，不能看“忍”的样子，因为样子几乎一样；要看“忍”之后，有没有东西留下来。留下的是理解、新做法、更厚的信任，这是存储；留下的是怨、病、冷，这是泄漏。同样的低头不语，同样的“没关系”，一种在炖汤，一种在漏水。

◆ 四、账是怎样越滚越大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么明显，为什么人们还会忍二十年？我想，有三个机制。一是“起头小”：第一年，多洗几次碗，真的没什么。每一次不说，代价都很小，小到不值得为它开口。可是每一次不说，都等于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这样安排是可以的。久了，这个信号就成了规矩。二是“沉没成本”：已经忍了十年，若是现在开口，就等于承认这十年是白忍的，这太痛了，所以宁可再忍十年。每多忍一年，开口的代价就更高一点，直到不可能为止。三是“怕破坏”：很多人觉得，说出来会破坏现在的和平，哪怕那个和平是脆的。这是最常见的想法，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把“和平”和“真实”对立起来了，仿佛二选一。这三个机制讲的是心理上的惯性，还有一层是结构上的：有些家里，开口本身就要付出真实的代价，开口的人会换来冷脸、冷战，或者一句“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在这样的家里，不开口并不全是懦弱，也是一种自保。那就更需要第三者的帮助，下面会讲。

这三个机制合起来，会让一个并不严重的小问题，十年后成了不可碰的大问题。如果愿意早一点把话摆出来，比如在第三年说：“我最近收拾完厨房很累，我们周三、周五你来试试？”那次谈话也许尴尬，也许争执，也许妻子第一次做得很笨拙，但这一次的尴尬，要比二十年后的碎盘子便宜得多。

◆ 五、说出口的第一句话：不是控诉，是一份清单；也要听得进去

很多人不开口，是因为想象中的开口就是一场审判：我要把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倒出来，对方必然辩护，然后大吵。如果开口只有这一种样子，那么不开口的确更省事。可是开口还有另一种样子，不是控诉，而是摆出一份清单：这件事我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做完是什么感觉，我希望它变成什么样。

设想那位丈夫，在第三年的某个周末，拿出一张纸，对妻子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不是怪你。你看，晚饭后到睡前，我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在收拾厨房，这一个半小时，我原本想用来看书。我们能不能想想，怎么安排？”这样一说，妻子面对的是一个有具体数字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她人品的指控。她可以不满意，可以反问，可以讨价还价，但她很难否认那一个半小时的存在。把事情放到桌子上，两个人一起面对，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这是创造的第一个动作。怎样把这样一次谈话谈成新的做法，第三部会专门讲，这里先看见它的位置：它必须出现，而且越早越便宜。

有人会担心：如果妻子听了，还是不改呢？那也要承认，真话说出来，不保证对方一定配合。设想他在第三年真的说了，妻子只回一句“你想多了”，他再说，她也不接。这时“早说便宜”就不灵了，本章也不假装它灵。

路是这样走的：先试，试的时候给一个期限，比如两三个月，其间换一种说法、换一个时机再说；期限到了，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者明说不愿意，那就设界线，说清楚哪些事他不再默默承担；找第三者，可以是家人，可以是婚姻咨询；必要时把负担分开，各管各的。这不是“爱失败了”，也不是假爱：真话说了，办法试了，期限给了，剩下的是对方的选择。（第 4 章会把这一条写成明文。）说出来以后，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从“他不说我怎么知道”，变成了“他说了，我选择了不改”。后者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真实局面，而前者只是一团雾。哪怕最坏的结果出现，说出来的人也终于有了可以依据的事实，而不是继续在雾里耗散。如果对方的回应里有轻视、威胁或者暴力的苗头，那就不再是靠谈话能处理的事。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还有一层，是写给“沙发上的那个人”的。当一个长期受益的人，突然听到真话，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感激，而是委屈和防御：“你怎么不早说？”“我又没有逼你。”这些反应很自然，也不必苛责。可是她如果能多停一步，就会发现，对方此刻递给她的，是二十年来第一份真实的礼物：他终于把自己交到她面前了。

设想妻子那一晚没有辩解，只是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他捡碎盘子，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慢慢讲给我听。”这一句话，就是创造的开头。因为她守住了一件事：让这个真话有地方落脚。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的家务分工，很可能依旧磕磕绊绊，可是他们之间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一条能说真话的路。这条路，是二十年的沉默都没有修成的。所以，在一段关系里，受益的一方也有她的功课：当真话来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攻击，而要把它当作一份迟到的邀请。

◆ 六、带着问号的忍耐，也不只在夫妻之间

那么，如果丈夫在第三年已经决定“不说”，换一种方式忍，是不是就好些？本书想说的是：忍耐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只忍”。真忍耐，是带着一个问号的忍耐。他可以同样洗碗，可是心里在问：这件事能不能换个形状？也许他开始留意，妻子哪个时段心情最松，也许他选一个周末的晚上，在洗碗时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也许他先试一试，每周有一天，两个人一起收拾，一边洗一边聊一天里的事。这样，收拾厨房就从“我的义务”变成了“我们的钟点”，而这个钟点，恰好成了二十年来夫妻最好的谈话时间。

这样的改变，不会一次就成功。妻子可能一开始不配合，觉得被指责；他可能中间又忍不住，把话说重了；他们可能反复了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分工。这一路，就是忍耐加创造：在冲突里不走开，也不退缩，而是一次一次地试，一次一次地调整，直到那个让两个人都舒展的形状出现。所以，真正的恒久忍耐，不是“忍到底”，而是“忍着去找”。找，要有期限：一个月、半年，到期要回头看一眼，有没有东西在变；到期仍一点没变，就按上面说的，设界线、找第三方，而不是再忍着找下去（第 4 章的“带期限的让步”讲的是同一件事）。第 15 章会专门讲，忍耐怎样是“给新生留的时间”。

这种双亏的形状，不限于夫妻。一个小团体里，总有一两个“最老实的人”，把别人不想做的事默默做了；也总有一些人，慢慢习惯了不做。时间久了，团体不再有机会知道，这件事到底需要几个人、什么方式才合适，老实人也没有机会被看

见、被替换、被升级。一个社团、一间教室、一个教会小组，都可能长成这个样子。

设想一个小区的业主微信群，总有一位热心的老先生，替大家收快递、收水费、通知停水停电，从来不抱怨。哪一天他外出探亲，群里立刻乱成一团，没有人知道水费收到哪里，没有人知道谁家的钥匙放在他那里。大家这才发现，这个群二十年来，一直靠他一个人撑着。这位老先生的忍耐，让整个小区失去了一个机会：把这些事变成人人能做的轮值，变成一套公开的账。他累了二十年，大家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什么都不会做。

◆ 七、舍己与“不求自己的益处”

本章用了林前13:5“不求自己的益处”作引子，但要先声明：这一句到底怎么读，本书放到第 21 章再细讲。现在只说一点：不要把它读成“不要自己的益处”。如果那样读，这个家里的丈夫，已经是最合格的模范了：他二十年没有求过自己的益处。可是我们看到了结果。林前13:3说得很清楚（大意）：把自己舍了，若没有爱，对我仍然无益。可见“舍己”和“爱”不能画等号。

这也要防止另一个极端：由此以为，所有的牺牲都是愚蠢的。不是的。圣经里最大的爱，是有牺牲的（第 44 章会专门讲）。问题不在“有没有牺牲”，在于牺牲之后有没有转化：付出的力气，是不是变成了新的东西。有转化的牺牲，是播种；没有转化的牺牲，是漏水。我们也要同样小心，不能走到另一端，把“受苦的数量”当成“爱的尺度”：谁苦得越多，谁就爱得越深。爱的尺度不是你受了多少苦，而是你受的苦里，生出了什么（第 46 章会专门讲）。

◆ 八、日常里

比如公司里有个年轻人，叫小江（设想的人物），是出了名的“好人”。同事的报告写不完，他帮着改；别人的会议材料来不及做，他帮着排版；每次部门聚餐，他负责订位、结账、送喝醉的同事回家。三年下来，大家都说他人好，可是年终评优，他的名字从来没出现过，那几位被他帮过的同事，倒陆续升了职。小江心里不舒服，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这个人，不求回报，爱就是奉献。”

有一天，一位新来的同事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拒绝呢？”小江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找主管，说了一句话：“我这三年帮了很多人，但我自己的项目一直

没有进展，我想把时间留一部分给我自己的事，同时我可以做一个‘新人带教’，把我这些经验整理成一套东西，大家以后可以自己上手。”主管先是惊讶，然后想了想，说：“这个主意好。”后来，这份整理出来的东西成了部门的标准流程，小江也多了一个新的职责。他没有变得不好，他还是那个乐意帮忙的人，只不过，帮的方式换了：他的“好”，从漏水，变成了蓄水。

带 走 的 话

机械的忍耐，一方受益、一方受苦、力气白白耗散，是双亏：受苦的一方亏了自己，受益的一方亏了成长和真实。真忍耐是把一时的冲动存起来，存成新的做法与更深的懂得；假忍耐只是泄漏，漏成怨、病和冷。判别的办法很简单：看忍了之后，留下了什么。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 这一式：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洗碗二十年的这对夫妻，纠缠（E）是由“没有显露”（S 缺位）和“差异没有被命名”（D 被压）共同生成的，所以成了单向的依附，不是互相生成的关系。再看“三拍”：张力积累了二十年，第一拍拉得太长；第二拍形状改变一次也没发生，第三拍回写更无从谈起，力气全停在第一拍里，变成了怨。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以“妻子的舒适”为中心，量出“家庭很和谐”；以“丈夫的牺牲”为中心，量出“他爱得最深”，两个读数都量不到那个本该生长的第三样东西，两人之间的新做法。

怎样算错：若发现有一种长期单向的承担，既没有显露、也没有任何安排改变，受益方和承担方却都说没有亏，且几年后关系没有出现怨、病、冷的任何一种迹象，那么“双亏”的判断在这个案例上不成立。

◆

03

第 3 章

两种放弃：亚伦的金牛犊与彼得在安提阿

>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出32:1，节引）
>
> 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加2:11）

◆ 一、两个“让”，哪一个是爱

设想一户人家，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一家人为了怎么教孩子起了冲突。孩子的奶奶带大过三个孩子，认定规矩要从小立，孩子必须早早背书、习字，一天也不能松；孩子的妈妈小时候被管得太紧，觉得孩子的头几年就该多玩、多问、多动手。两个人都不是随口一说，各有各的来历。爸爸夹在中间，两头都爱。他的做法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他对妈妈说：“妈，您别争了，老人家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咱们听她的吧。”妈妈沉默了，从此孩子每天晚上背书，妈妈看着孩子的眼睛一点点失去神采，却一句话也不再说。这是一种“让”：让的人把自己的看法放进了抽屉，这个家里只剩下奶奶的方法。

第二种，他对两边说：“你们谁也别管，我带着孩子自己来。”或者更常见的，是妈妈对奶奶说：“那您就按您的，我们就按我们的，周末孩子在哪边就听哪边的。”于是孩子在奶奶家背书，在妈妈家玩，两边互不相问，互不评价，一家人客客气气。这也是一种“让”：让的人把“怎么一起教孩子”这件事本身放掉了。

这两种“让”，都会被人称为“成熟”“体面”，都有人夸“识大体”。可是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放弃：一种放弃的是自己，一种放弃的是共同。本书把它们叫做两种假爱。圣经里，恰好有两个人，把这两种放弃各做了一遍，一个是旷野里的亚伦，一个是安提阿的彼得。

◆ 二、亚伦：把共同的那一层让掉了

先看亚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西奈山下。摩西上山领受神的话，很久没有下来。百姓聚到亚伦那里，要求他“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出32:1），他们的理由，是不知道摩西遭遇了什么事。经文没有记亚伦反驳，只记他叫百姓把金耳环摘下来，拿到他手里，铸了一只牛犊（出32:2-4）。接下来，他在牛犊面前筑了坛，宣告说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出32:5，大意）。

请注意这件事的结构。百姓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引路者”。这个需要本身并不奇怪：领袖不见了，人心慌了，想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这是一种真实的差异，也是一种真实的恐惧。亚伦在这里该做的，按本书的读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既承接这份恐惧，又不放掉那条最要紧的线，也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那个共同核心：他们的神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不可用手造的像去代替。守住这条线，同时在其他可以放开的地方，找出让百姓安心的办法，比如向百姓说明摩西的去向，比如安排大家有一个可以等候的敬拜的方式（这是本书设想的做法，经文没有记）。这才是创造。

可是亚伦走了另一条路：他把那条最要紧的线让掉了。他让百姓有了看得见的“神”，还在牛犊面前宣告要向耶和华守节。百姓皆大欢喜，吃喝玩乐（出32:6，大意）。后来摩西下山，质问他：“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回答的话，有几句耐人寻味：他说这百姓是专于作恶的，是你知道的；他们要我做神像；我就叫他们摘金环，我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便出来了”（出32:21-24，节引）。这最后一句，仿佛牛犊是自己跑出来的。

经文没有写亚伦心里怎么想，本书也不去猜。我们只读经文记下的：他让掉了共同的核心，又在被问时把事情说成了“自己出来的”。这一幕用今天的话讲，很像一种我们熟悉的情形：为了让大家高兴，为了不起冲突，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把最不该松的那一层松了。它看起来是顺从百姓，其实是跳到了一个反向的中心：不是以摩西、以那位神为中心，而是以“大家现在想要什么”为中心。从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下子跳到另一个相反的中心，这就是一种假爱：放弃共同的同一性，是跳到反向中心。

◆ 三、彼得：把自己的那一层让掉了

再看彼得。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里，说起一件往事（加2:11-14）。彼得，也就是矶法，到了安提阿。起初，他与外邦信徒一同吃饭，这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是需要跨过一道很深的界线的。可是后来，有一些人从雅各那里来了，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加2:12，节引）。其余的犹太信徒也跟着他这样做，连巴拿巴也被带了进去（加2:13，大意）。保罗看见了，当面对彼得说话，因为他“有可责之处”（加2:11）。

彼得这一边，与亚伦不同。彼得并没有放掉“我们同信一位主”这条共同的线，他仍然是信徒，仍然相信福音。他放掉的，是自己原来的做法，也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与外邦人同桌的做法。他被推进了另一方的中心：那些人以洁净的规矩为中心，于是他也靠了过去，坐到了那些规矩的那一边。本书说，这就是另一种假爱：放弃自己的多样性，是被推进对方的中心。

经文说得明白，彼得这样做的原因是“怕”。这不是本书的推测。他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坏处，他怕的是在那些人眼里不合群。这一点，我们很熟悉：在一桌亲戚面前，一个本来愿意和某个人说话的人，忽然沉默了；在一个办公室里，一个本来有不同意见的人，忽然附和了。理由多半不是被说服，而是怕。

◆ 四、为什么两种放弃都像爱，又怎样分辨

乍一看，亚伦与彼得是两个相反的人：一个顺着下面的百姓，一个顺着上面来的客人；一个是丢了神，一个是丢了桌。但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会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避免一场冲突，都让出了一块东西，都在眼前换来了平静。而且，它们都披着爱的衣服。亚伦的让，听起来像“体谅百姓的难处”；彼得的让，听起来像“不要伤了雅各那边来的弟兄”。如果有人在当时问他们：你这样做，是爱吗？他们大概都会说：是的，我是不想伤害大家。可是真正的爱会问另外两句话：这样做，对每一个人的真实有帮助吗？这样做，共同的那一层，会更牢，还是更松？对这两句话，亚伦与彼得的回答都是“否”。

用本书开头的话讲，两种放弃都是机械的忍耐的变体：让出的力气没有变成新的东西。亚伦让出了共同的线，换来的是一个混合了耶和华之名与金牛犊的宗教，

混乱，不久就要付代价；彼得让出了自己的做法，换来的是一桌被分成两半的饭，外邦人被推到桌外，被迫去做一件不是他们本来要做的事，也就是向割礼靠拢（这是保罗在加2:14对彼得提出的质问，大意）。两种放弃，都在忍耐里白白耗散，也都不在真理里。

这里要老实交代：这两个案例各自都含着两种成分。亚伦也是被百姓的要求推着走，那是被推进了对方的中心；彼得退席，客观上也撕开了“同桌”这个共同层，因为福音的真理就在这张桌子上（加2:14）。那么到底怎么判？本书的判准是看“让掉的是哪一层”：亚伦让掉的，是全体必须同的核心，也就是敬拜的对象；彼得让掉的，是自己原来与外邦人同桌的做法，只是这个做法恰好也是共同层的一部分。所以现实里，两种放弃常常叠加：起点可以分，结果分不开。判别的办法不在给人贴标签，在于自问一句：我让掉的，是只属于我的那一层，还是大家共有的那一层？

还要承认，“怕”和“体谅”可以同时存在。彼得退席，也许真有对雅各那边来的弟兄的担心（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只写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加2:12）。体谅可以是真的，却不妨碍它在结果上变成假爱：问题不在动机纯不纯，在于让掉之后，那张桌子是不是被劈开了。

这两个故事离我们并不远，日常里随处可见。先说“放弃自己”。设想一位新女婿，结婚后每年都要到岳父母的老家过年，按当地规矩，男客要陪岳父和舅子们喝到半夜，不能推辞。他本来不喝酒，也想过：能不能换成喝茶，能不能陪到十点就去陪孩子？可是一进门，看见一桌的男人都已经举了杯，他把话咽下去了，端起了杯子。年年如此。十年后，他成了最“懂事”的女婿，也是最不愿回岳家的那一个。他放弃了自己的多样性，被推进了老家饭桌的中心。

再说“放弃共同”。设想两个人合开了一家小面馆，一个人坚持用好料、慢工，另一个人想薄利多销。起初他们吵，后来吵累了，其中一个说：“算了，你管后厨，我管前台，互不干涉。”于是后厨用的是好料，前台的价格却是按低价走量定的，亏本；前台答应客人的出餐时间，后厨根本做不到。两个人各守一摊，谁也不再问对方一句，这个店的“共同的那一层”，也就是“我们要做一家怎样的面馆”，消失了。他们都很客气，也都很空，一年后，店关门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留意：两种放弃，常常不是各走各的，而是互相需要、互相喂养。一个愿意被推进中心的人，需要有一个把别人推进去的中心。那位新女婿端起杯子，老家的规矩就更稳一分；规矩越稳，下一个新来的人要端杯子就越理所当然。反过来，一个被所有人让着的中心，也未必快乐，它渐渐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被爱，还是在被怕，因为没有人敢告诉它真话。让的人和被让的人，被同一条链子拴在一起，谁也动不了。

更常见的是，一种放弃会在某一天翻成另一种。那位女婿忍了十年，到第十一年，忽然一反常态，再也不回岳家，对妻子说：“你们家的事，你们自己过吧。”他从放弃自己，跳到了放弃共同。表面上看是“终于醒了”，其实只是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像钟摆。钟摆摆过去，下面的人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新的、两边都能住的安排。所以我们说，反向中心不是无中心，它只是中心换了方向，旧的形状原样保留。真正的出路，不在钟摆的哪一端，而在钟摆之外：另造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

不过要把这一条说公平：如果他曾多次真诚地提出过换成茶、早点退席，每一次都被顶了回来，那么不回去，就不是反向中心，而是界线。分别在于两点：有没有试过创造，以及离开之后，还留不留一扇门，比如换一个方式和岳父母往来，或者由妻子在老家另做安排。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松动，设界线、减少接触，都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第 4 章会把这一条写成明文）。

◆ 五、怎样认出自己正在放弃

那么，在当下，一个人怎样认出自己是不是正在做某一种放弃？这里不给诊断，只给几句家常的自问。当我说“都行”“随便”“没关系”的时候，是真的都行吗？还是只是嘴上说，心里已经压了一块石头？如果是后者，我多半正在放弃自己。当我说“那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不管了”的时候，我是真的信任对方，还是只是想把一件难办的事从我手里放走？如果是后者，我多半正在放弃共同。还有一个很准的信号：事后，我会不会在心里反复地演练“当时我要是说了……”？或者对着无关的人突然发火？这些都是被压回去的显露在找出口。

设想一位同事，每次开会别人问他意见，他总说“我都可以”。时间久了，同事们习惯了他的“都可以”，开会时就不再问他。他在这个团队里变得透明。有一天，他听见别人说“这个方案他肯定同意”，忽然觉得一阵莫名的愤怒。这愤怒不是来得太晚，是来得正好：它在告诉他，那个“都可以”，从来不是真的。

彼得的故事，是最容易在今天复演的一幕：一个人原本和某些人关系自然，后来有“重要的人”来了，他就悄悄收回了自己的熟络。设想一间办公室，有一位老员工，一向和外包的几位年轻同事一起吃午饭，聊得很自在。有一天，部门新来了一位总监，很在意“内部人”和“外部人”的界线，对外包同事一向冷淡。那一周，老员工午饭时说有事，一个人去了别处。第二周又是。第三周，外包同事们也知道了，没有人说破，午饭桌上，从此多了一个空位。

老员工并不是坏人，他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伤人的话。他只是“怕”，怕总监的眼光，怕被划到“外圈”。他的退缩没有声音，可对那几位年轻同事来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被推开。而老员工自己，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忘了，自己本来是愿意和他们吃饭的。时间久了，他在新总监面前显得很“合群”，在自己心里，却有一块东西，慢慢失了血色。

要走出这个局面，他不一定要当众抵挡谁。他可以做一件小得多的事：在某个合适的时机，对总监说，“这几位同事做事靠谱，我们项目很多地方靠他们”，用事实把“外圈”的人带回桌上。这是在可放开的层上（午饭坐在哪一桌），守住了最薄的核心（大家是一个项目上的人）。

◆ 六、保罗的当面抵挡，是爱吗

读到彼得这一幕，一个问题自然冒出来：保罗当面抵挡彼得，这是爱吗？这样当众指出别人的过错，会不会太硬？本书的读法是：保罗这一刻做的事，是把被压回去的真理，重新显露出来。彼得的退缩，其实也让整个安提阿教会的饭桌被劈成了两半，对那些外邦信徒来说，是一次真实的伤害。保罗指出来，是在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同时也是替彼得说话（彼得自己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也曾为外邦人作过见证，见徒15:7-11，第 10 章会讲）。在这段记载里，是保罗看见了，并且肯开口，这是爱的一种形式。

不过，我们也要小心，不要由此得出“凡是当面指责都是爱”的结论。当面抵挡也不是保罗的惯例：加2:2 记着他早先对有名望的人，是“背地里”陈说的。哪些话私下说、哪些话当面说，要看事情伤到了谁、拖不拖得起，本章不展开。经文记下了保罗的做法，却没有记下彼得当时的回答，也没有记下事后他们怎么和好。所以，本书不替经文补写这一段。我们只能读到：在这件事上，爱没有选择沉默；至于这个当面抵挡有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需要结合保罗在别处的做法来读，这正是下一章的内容；至于说实话怎样和爱同乐，第 24 章还会专门讲。这一章想说的只有一点：保罗的“抵挡”，与“放弃”是相反的方向，而且它是为了让共同的桌子重新坐满。

◆ 七、放弃之后，只剩下创造一条路

亚伦与彼得，各自走了一条看似不同的路，其实都走进了同一个死胡同：他们都把冲突看成了二选一。要么顺百姓，要么顺摩西；要么顺外邦人，要么顺雅各那边来的人。在二选一的局面里，无论选哪一边，总有一边被牺牲。创造，是第三条路，它首先拒绝了“二选一”这个设定。亚伦本可以问：百姓想要的是什么？是一个看得见的引路者。那么，在不立偶像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感觉到引路者在场？彼得本可以问：雅各那边来的人，他们担心的是什么？设想他们怕的是失去犹太人的身份（经文没有写他们的心思，这里只是设想）。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让他们保留自己的身份，同时与外邦人同桌？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回答，需要时间，需要多方参与，需要一种我们后面要讲的能力。但不问，就一定没有答案。所以，两种放弃的共同缺口，都是没有问第三个问题。本书的下一章，就要从保罗的另一句话出发，把“让步”与“创造”之间的分界，画得更清楚。先看一个家常的样子，回到本章开头那个夹在奶奶和妈妈中间的爸爸。

◆ 八、日常里

如果这位爸爸不想让、也不想躲，他可以试着做另一件事：分别问两个人，同一个问题。他问奶奶：“您最怕孩子将来缺的是什么？”奶奶也许说：“怕他没有定性，坐不住，什么事都做不长。”他再问妈妈：“您最怕孩子将来缺的是什么？”妈妈也许说：“怕他没有好奇心，一辈子只会照着别人说的做。”

这两个答案，一听就知道不是敌人。一个怕的是“没有定性”，一个怕的是“没有好奇”。那么这个家真正必须同的那一层，也许是：孩子要有一种自己坐下来、把一件事做下去的力量，这种力量里要带着好奇。至于怎么培养，背书、习字、玩、问，可以有很多种做法，奶奶的方法可以在，妈妈的方法也可以在，甚至可以长出一种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东西：比如孩子每天下午跟奶奶学一首诗，然后到妈妈那里，用自己的办法把这首诗演出来。两个人都在，谁也没有被推到别人的中心去，共同的那一层反而变厚了。这就是第 4 章要继续讲的创造，现在只是预告一眼。

带 走 的 话

假爱有两种放弃：放弃自己，被推进对方的中心；放弃共同，跳到反向的中心。亚伦把共同的线让掉了，彼得把自己的做法让掉了，两个人都出于怕，都在眼前换来了平静，也都在耗散。遇到冲突，别只想“谁让谁”，要想第三个问题：能不能不二选一？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 这一式：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亚伦那里，百姓的需要与神的命令之间的差异（D）被抹平，纠缠（E）变成“跟着民意走”，显露（S）出来的就只是一个混合的假象：金牛犊上挂着耶和华的名。三拍里，张力积累有了，形状改变没有发生，只做了第一拍后的泄压。彼得那里，是恐惧一来，人就缩回自己那一边，看不见整张桌子，显露被压了回去。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最明显：以“百姓的满意”为中心，亚伦是成功的；以“洁净规矩”为中心，彼得是稳妥的。反向中心不是无中心，亚伦只是把中心换了个方向。

怎样算错：若发现有人让掉了共同的那一层（或自己的那一层），之后桌子没有松、没有人吃亏，也没有出现耗散，那么“放弃”这一判断在那里不成立；若亚伦、彼得的经文另有记载表明他们的让步带来了新做法，则本章对这两处的读法需要收回。

◆

04

第 4 章

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让步与创造的分界

>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19, 22-23，节引）

◆ 一、圆滑的人，和保罗，差在哪里

设想你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位同事。他对什么人都有一副合适的脸：对老板是一副，对下属是一副，对客户是一副，对爱聊天的前台姑娘又是一副。你在他面前说东，他点头；转过身，你的对手在他面前说西，他也点头。大家都说他“会做人”，可是你若问他一句“你到底怎么想”，他会笑着打哈哈。有一天他对你说：“保罗不是说了吗，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

这位同事引用得很顺口，仿佛这句话是为他写的。反过来，也有人读到这句话，觉得保罗太“滑”了：对犹太人像犹太人，对外邦人像外邦人，这不是变色龙吗？一个人如果可以随着环境变成任何样子，哪里还有真实的他？这就是本章要问的问题：让步和创造之间，分界在哪里？是不是任何一次“迁就别人”都可以打着“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的旗号？反过来，是不是任何一次“坚持自己”都可以说成“守住了核心”？保罗这句话，如果读歪了，会成为圆滑的护身符；如果读对了，是创造的前提：先学会在层内灵活，创造才有地方站脚。

◆ 二、保罗说的“作”，是哪一个层面

先把保罗的话读完整。他在林前9章里，先说自己是自由的，没有谁能辖管他。然后接着说：他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了“多得人”。接下来是几组对照：对犹太人，他作犹太人；对在律法以下的人，他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

人；对没有律法的人，他作没有律法的人，其实他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林前9:20-21，大意）。对软弱的人，他作软弱的人（9:22）。最后总结：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9:22-23）。

读这段话，有三个地方不能漏掉。第一，他一开头就说自己是“自由的”。他的“变”，不是被迫的，不是怕谁，是他自己甘心选的，这与彼得的“因怕”恰好相反。第二，他说得清楚，自己虽“作”律法以下的人，其实并不在律法以下；对没有律法的人，他仍说“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9:21）。这说明他在“变”的同时，有一个不变的地方。第三，这一切的目的，是“福音的缘故”，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变来变去，要的是和不同的人，一起得到同一份东西。

换句话说，保罗的“作”，发生在做法、吃法、说法这些可以放开的层上，而不是发生在核心上。他的核心极薄：福音，就是基督。往外，穿什么、吃什么、守不守某些规矩，他可以灵活。他在这些层上，向不同的人靠近，目的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走到那同一个核心旁边。

◆ 三、同一个保罗，两种做法；以及“最薄的核心”从哪里借光

要看出这个分界的真实含义，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就在保罗自己身上。使徒行传里记着，保罗要带年轻的提摩太同行，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徒16:3，节引）。可是在加拉太书里，保罗又说，与他同在的提多，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加2:3）。同一个保罗，两个年轻人，一个行了割礼，一个没有。表面上看，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个原则的两种用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给提摩太行割礼，是在“方式”这一层，为了让他在犹太人中间行走时，不被不必要的东西挡住。割礼在这里是一个可以放开的做法，不是得救的条件。而在提多那里，有人想强迫他受割礼，把它当成必须的条件，保罗就不肯让步（加2:3-5，大意）。因为那一刻，要被放掉的就不再是方式，而是核心：福音里的“白白得恩”。同一个动

作，在一个地方是层内的灵活，在另一个地方若照做，就成了侵蚀。分界不在动作，在这个动作碰到的是哪一层。要老实说一句：林前9和这两处经文记下的是靠近和不让，没有记任何一个“新做法”。所以本书只把保罗的话读成“层内的灵活，是创造的前提”，真正造出新东西的样板，要到下一部的耶路撒冷会议才看得见。

按下面要立的三条判别来看，给提摩太行割礼：真实是上了桌的（理由公开，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核心是守住的（割礼不当得救的条件），只是没有记下新东西。这样的让步，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不是假爱。

还有一个风险要防：层内的灵活，会被对方当成先例。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恰好会被主张“外邦人也必须受割礼”的人拿来说：你看，连保罗也同意割礼。防范有三条（本书的读法，待验）。一，灵活要说出理由，不悄悄做；保罗的理由是写明的。二，同一个人，在核心被当作条件强迫时，公开不让；提多的例子就在旁边，不是让一次、次次让。三，让步要写明范围：这次让的是什么，不是什么。日常里就是：这次春节我陪你回你家过，不等于以后每年都在你家过，明年我们再谈。

回头看上一章。彼得在安提阿的退缩，是侵蚀还是创造？按这个分界，他退缩的那一刻，所涉及的，是“外邦人与犹太人能不能同桌”，这在保罗看来，正是福音的真理所在（加2:14）。所以那一次，不是方式层上的灵活，而是核心层上的松动，保罗的当面抵挡，也就有了道理。

这里可以借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细节，把“最薄的核心”这个说法看得更清楚。使徒行传15章记着，外邦人归信的人该不该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教会开了一次会。会议最后给外邦信徒的决定，其中有一句：“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徒15:28），随后列了几件事：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徒15:29）。

这一句话，在这里只借一个意思：教会在那个时刻，努力做的是把“必须的”缩到尽量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意思是，除了这几件不可少的，其余的，不是不重要，而是不必强加。这几件事具体是什么、为什么是这几件，学者与教会有不同的读法，本书不判，第 10 章会专门走进这次会议，细细读。

这里要留下的，是方法的形状：先找出最薄的一层，必须同的；其余的，放开。把这个形状放到日常里，就是：一个家，一个团队，一个教会小组，若想活得好，先别问“大家都怎么做”，要问“我们真正不能少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越薄，可放开的地方就越宽，每个人的样子就越有地方长。

◆ 四、三条判别：区分让步与创造

有了前面这些，可以把本书一路要用的三条判别立起来了。遇到一次忍耐、一次让步、一次迁就，问三句。

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也就是说，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显露出来？还是有一方，甚至双方，在掩盖？一个把自己的真实压下去换来的平静，就不在真理里。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也就是说，这次让步之后，有没有新的做法、新的安排、新的知识出现？还是只是回到原样，等着下一次？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个共同的、必须同的一层，是变得更厚了，还是被放掉了？

结果分三档，请记住这三档，后面各章统一使用。三句都回答“是”，是创造的爱。第一问或第三问回答“否”，也就是真实被压下去了，或者最薄的核心被放掉了，又没有新东西长出来，那是假爱，要停下来重想。只有第二问回答“否”，也就是真实在、核心也守住，只是还没有生出新东西，那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它可以是必要的，也可以是暂时的，不是假爱；只是最好带着期限或后续的动作，免得日子一长，滑成机械的忍耐。这三问，后面各章统称“三条判别”。下面各用一个家常的例子看看。

回到导论的辣椒。丈夫三年不说想吃辣，这件事问第一句：不在真理里，他的真实被压了。问第二句：没有生出新东西。问第三句：看上去守住了“同桌吃饭”，其实这顿饭里已经少了一个真实的人，所以核心表面在，里面薄了。三句都是“否”（只要第一问是“否”，就已足以判为假爱）。如果换成：丈夫说，“我想吃辣，你不爱吃，我们桌上放一碟辣酱吧”，第一句，真实显露了；第二句，一种新的吃法出现了；第三句，同桌吃饭不但保住了，还多了一个话题。三

个“是”。同样一个“让”，结果相反。第三种情形是：丈夫说了真话，妻子也认了，只是一时想不出新办法，两人先约定“这个月先各吃各的辣和淡，月底再商量”。真实在，核心守着，新东西还没有，这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不是假爱。

再看一个设想：一位母亲，孩子执意要在周末参加某个兴趣班，她本来不放心，因为路远。她第一种反应，是“好吧，你去，我不管了”，这是放弃共同：她把“我们怎么一起为这件事负责”放掉了。第二种反应，是“不行，就在家待着”，这是强求同一。第三种反应，是她问孩子：“你最想在这个班里得到什么？”孩子说：“我想认识会画画的朋友。”于是她说：“那我们商量一下，路上怎么安排，你到了给我发消息，我们每周去一次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看。”她既没有放掉对安全的看顾（核心），也没有压住孩子的愿望（真实），还生出了一套新的安排。这就是三句都“是”。

这三句话的次序，并非随意排的。先问真理，是因为一切创造都要以真实的差异为材料。如果一方的真实没有露面，后面的“新做法”只能建在沙子上。设想一个团队要定新的排班表，有一位成员其实不能周末加班（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可是他不好意思说，大家就按照“看上去人人都行”的方案排了。方案漂亮，执行三周就垮，因为那个被隐藏的差异，终究要自己找出口。所以第一问问的，不是“你让了没有”，而是“你的真实上桌了没有”。

再问有没有新东西，是因为光有真实，还不够。很多人把“说出来”当成了终点，说了，吵了，各自表明了立场，然后什么也没变，只是更清楚地知道对方不同意自己。真话要去做材料，要被用来造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才不白说。最后问核心，是因为创造也可能走偏：新东西出来了，却把最要紧的东西弄丢了。那位排班表的团队，如果为了“人人满意”设计出一套人人都不用加班的方案，结果客户投诉不断，那就是新东西冲掉了核心。所以第三问是一道护栏。三条判别连起来用，就像走路时的三个动作：看清脚下（真实），迈出一步（新东西），回头看一眼来路（核心有没有丢）。缺了任何一个，走得再勤，也不是在往前走。

◆ 五、不是变成对方，是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值得在这里澄清：“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说，我要变成对方那个样子？不是。保罗在犹太人中间，并没有变成一个只会说犹太话的人；他在外邦人中间，也没有丢掉他自己的出身和所学。他“作”的意思，更像一位好老师的做法：同一个道理，对七岁的孩子用故事讲，对七十岁的老人用经历讲，对同行用论证讲。道理没变，人没变，变的是“它在这个人面前出现的方式”。用本书后面要讲的话说，是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而我也不丢掉我自己。这一点，第 11 章会详细讲。

设想一位中学老师，要把同一条数学定理讲给三个人：一个基础弱的孩子，一个爱钻研的尖子生，一位担心成绩的家长。对孩子，他用“买菜找零”来讲；对尖子生，他一步一步推导；对家长，他拿成绩单上的几道题来讲。三种讲法，同一条定理，没有一句是假的。如果他为了安慰基础弱的孩子，说成“这条不重要，不会也行”，那就不是“作”，是掉进了“放弃共同”。分界就在这里：讲法是外层，定理本身的真是核心。

◆ 六、灰区，和带期限的让步

也许有人会说：现实没有这么清楚。很多时候，在当下，我根本分不清这次让步是创造还是放弃。的确如此。三条判别不是一台机器，不会立刻给你一个判决。有一些让步，在当下无法判断，要放到时间里看。这时候，有一个很实用的办法：把让步变成一个带期限的实验。比如，一对夫妻因为一方的工作调动，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另一方的事业会受影响。他们不必现在就争出对错，可以约定：先搬过去一年，一年后重新坐下来谈，看这一年里发生了什么，另一方的事业有没有新的出路，两人的关系有没有变薄。这个约定要求双方把各自真实的担心说出来，这才算回答了第一问；约定里写明“一年后重谈”，是在护着第三问；一年后再看第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若一方只是勉强点了头，嘴上同意、心里不服，第一问仍然是“否”，约定也就没有用。

带期限的让步与无期限的让步，差别很大。无期限的让步，是“反正我就这样了”，几乎一定会滑向机械的忍耐；带期限的让步，是“我现在这样做，是为了看

看能长出什么”，它仍然在创造的路上。这就是上面说的“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最稳妥的样子：期限一到，要么长出了新东西，要么回头重谈，要么按下面一节处理。

三条判别听起来像是在安静的书房里用的，其实它最有用的时候，是在争执正酣的那一刻，只要你肯在心里默默过一遍。设想兄弟两个，为了父亲晚年住哪里争执：哥哥主张接到自己家，弟弟主张留在老家，请人照顾。哥哥已经开始说：“你根本不孝顺。”

如果这时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其中一个，肯停半拍，在心里问三句：第一，我们两个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哥哥是怕父亲孤单，弟弟是怕父亲离开熟悉的邻里会不适应；这两个愿望其实都是为了父亲，只是各自看见了不同的危险，这是“真实上桌”。第二，有没有一个我们两个都没想过的办法？也许是父亲先在哥哥家住一段，其间弟弟每周回去，同时在老家保留他的房间与老友的往来，半年后由父亲自己说话。第三，不管怎么安排，我们守住的是什么？也许是“父亲的意愿被听见”“兄弟不翻脸”。这三问问完，争执还没有结束，但争执的形状已经变了：从“谁对谁错”，变成了“我们怎样一起为父亲做一个安排”。若父亲患病、需要专业照护，决策还要有医生和社工参与，就不只是兄弟之间的创造了。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转身，不是人人在争吵当场都做得到，也不必强求。有时需要先走开，冷静一晚，第二天再谈。走开本身并不是放弃，只要它是为了回来，并且真的回来了。

◆ 七、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界线不是假爱

这是本书必须在这里写成明文的一条，因为全书说“创造”，很容易被读成“你得一直试下去”。不是的。创造需要两方；一方肯，另一方不肯坐下来，创造就发生不了。那怎么办？先看一个顺序：第一，说出自己的真实，这是第一问；第二，提一个办法，给一个期限，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视事情大小；第三，请一个第三方，可以是家人、朋友、咨询师、调解人，或单位里管这类事的人。这三件都做过了，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者明说“我不愿意”，那么下一步是设界线、求助更多的第三方、减少接触，必要时退出。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你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掉共同，你是在对方关上门之后，把自己该守的守住。

设想前面争父亲住处的兄弟，哥哥始终不肯商量，只说“我说了算”。弟弟请了舅舅居中，哥哥不来；又请居委会调解，哥哥仍不松口。这时弟弟把自己能承担的部分写清楚，每周回去陪父亲几天，告诉哥哥“我这样安排，你有话随时可以说”，然后不再为谁对谁错吵下去。他没有压下自己的需要，也没有一走了之，留了一扇门。

同时也要防一个反方向的错：没试就设界线，一遇难处就退出，那是跳到了反向中心。分别在于两点：有没有真试过，以及离开之后留不留门。这一条，后面各章只回指，不再重写。

◆ 八、三条判别的边界

最后，要把这三条判别的边界说清楚。第一，它们是问自己的，不是用来审判别人的。你不能拿着这三句话，去对另一个人说“你这次的让步不合格”。它是一面镜子，不是一根鞭子。第二，它们适用的是日常的冲突与矛盾，不适用于暴力与危险。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第三，它们不替代专业判断。如果一个人长期陷在情绪的泥潭里，需要的是医生和咨询者，而不只是一套方法。第四，当对方根本没有回应的能力（比如重病、失智），或者始终不肯参与，“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一问就无从要求，不能拿来责备任何一方；这时爱的成全在陪伴、在安排、在照料者自己也被照顾，第 49 章专门讲。

◆ 九、日常里

设想三个年轻人合租一套房子：一个爱清静，下班就想关上门；一个爱热闹，常叫朋友来吃饭；一个作息颠倒，夜里才开始干活。头几个月，大家都说“没事，你们随意”，结果爱清静的那位戴着耳机缩在房间里，爱热闹的那位在客厅里越来

越小声，夜里干活的那位半夜煮面被人在群里点名。按常见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立一张细细的规则表，哪天几点以后不许出声；一种是干脆各点各的外卖、各占各的角落。这两种办法本身都不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谁也没有创造什么，只是把冲突分摊在时间和空间上。

后来他们坐下来问了一个问题：对我们三个人来说，这间屋子最不能少的是什么？问下来，答案居然很接近：回来能睡得着，公共的地方不变成垃圾场，有事能当面说出来。至于客厅什么时候热闹、谁什么时候做饭，反倒不是最要紧的。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新的安排：每周日晚上留十分钟，三个人各说一件这周最难受的小事；周五晚上定为“客人夜”，爱热闹的那位可以尽情请人，另外几天提前在群里说一声；夜里干活的那位用一盏小台灯，厨房留出一个“夜宵角”。头一个月，三个人都有点别扭；到了第三个月，爱清静的那位竟然主动问：“这周五我能不能也叫个人来？”

这个故事里，被放开的是“什么时候热闹”“谁什么时候做饭”这些层，被守住的是“回来睡得着、屋子不脏、有事当面说”这一层最薄的核心。三个人谁也没有被推进别人的中心，也没有跳到“反正各过各的”的反向中心。新的安排长出来了，而且回过头来，让这间屋子比从前更像一个家。

带 走 的 话

保罗的“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不是圆滑，不是变色，是在可放开的层上靠近不同的人，同时守住最薄的核心，为的是和不同的人一起得到同一份好处。分辨让步与创造，用三句话：在不在真理里？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三个“是”，是创造的爱；只有第二问为“否”，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真实被压或核心被放，是假爱。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退出，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这一式：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保罗先让每一种人的真实样子显露（S），在与他们的纠缠（E）里，生成出新的差异安排（D）：给提摩太行割礼、不给提多行，一个原则，两样做法。三条判别正好对着“三拍”：第一问要的是张力被显露，第二问要的是形状改变，第三问要的是回写，核心因此加厚。合租屋那个例子里，“清静还是热闹”的二选一，被换成了“谁回来都睡得着、用得上这间屋子”这个更薄的核心。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清静”为中心，热闹是异类；以“热闹”为中心，清静是异类；换成更薄的“回来睡得着、有事当面说”，三个人才都成自己人。这不是无中心，是中心变薄了、变高了。再往前一步：亚伦式的让步是被推进对方的中心，彼得式的让步是跳到反向中心，下面这条判词就是对它们的总括。

怎样算错：若发现有一次“三问皆是”的让步，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这一章对“创造”的判别标准不够用，要加条目；若发现有一次“第二问为否”的让步，几年后既没带来新东西，也没有人说它是错的，那么“尚未成为创造”这一档就只是暂时的安慰，要收回。

◆ 十、判词二

假爱有两种放弃：放弃自己的多样性，是被推进对方的中心；放弃共同的同一性，是跳到反向中心。两种都在忍耐里白白耗散，不在真理里。





第　二　部

升维：从统一性到同一性谱系

导　语

第一部说清了不该怎样，这一部开始说往哪里走。方向是升维：从“大家都一样才算一家人”的统一性，升到同一性谱系，也就是在同一段时间里，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可以异。五章读五段经文，连起来是一张图的五个角度。第 5 章读巴别塔，强求同一的结局是分散，部落化是它的另一面；第 6 章读“一个身体，许多肢体”，团结不在长得一样，而在能互相感知；第 7 章读“都成为一了”，拆掉的是门槛，不是面貌；第 8 章读五旬节，同一个信息出现在每个人自己的话里；第 9 章读“列国的荣耀进城”，把画面放到最远，核心极薄，外围极宽。这五章建议连着读；时间紧的话，先读第 8 章，它最贴近日常的说话。

05

第 5 章

巴别塔：强求同一的结局

>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11:1）
>
>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

◆ 一、一家人说好了“都听我的”，为什么最后谁都不说话了

设想一户人家，三代同住。老人管钱，管得很细：菜买几斤、水电怎么省、孩子周末上什么班，都有规矩。起初大家觉得省心，这个家“步调一致”，外人看了还夸。可是时间一长，住进来的女婿做菜想换个口味，被一句“我们家一向这样”挡了回去；孙女想学画画，被一句“有那个时间不如多做两页题”压了下去；儿子在饭桌上想谈谈换工作的事，看了一眼父亲的脸色，又把话咽了。表面上，这个家还是“一家人一条心”，饭桌上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吵。

又过了几年，女婿回自己老家的次数多了，孙女在房间里关门的时间长了，儿子开始找各种理由晚归。老人觉得委屈：我什么都为你们好，怎么个个离我而去？这就是本章要问的问题：当一群人追求“完全一样”的时候，他们追到的到底是团结，还是别的什么？圣经里有一个最古老的回答，就是巴别塔的故事。

这个故事常被当作“人骄傲，神惩罚”的简单寓言来讲。本书不推翻这一读法，经文里确有人要“传扬我们的名”的野心；但经文也留下了另外几处细节，那几处细节与我们家庭饭桌上的情形惊人地相像：他们要的是“一样”，怕的是“分散”，结果得到的恰恰是他们最怕的东西。我们顺着这几处细节读下去。

◆ 二、经文里的“一样”：一种语言，一种砖，一个名

创世记11章开头只有一句交代：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是故事的起点，不是罪状。接着人们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住下。然后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造砖，把砖烧透了。经文特意说明，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创11:3）。这个细节很容易被读过去，但值得停一下。经文只记了他们拿砖当石头；下面这一层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砖是规格一致、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石头则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每块都要有人去挑、去琢磨，才能垒得稳。造砖的人有了一种本事——把千差万别的泥土，压成同一个尺寸。

有了砖，就有了城和塔，也就有了第三样东西：名。“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请留意这句话里的因果：他们造塔，不单是为了“通天”，更是为了“免得分散”。这是一群怕分开的人。怕分开本身并不是罪（传统读法常把这件事读成违背创9:1“遍满了地”的吩咐，本书不否认，只补一层：怕分开的心，本身可以是爱），一个家怕散，一个团队怕散，一个民族怕散，都是人之常情，甚至是爱的一种形态。问题出在他们对付“怕分开”的办法上：用同一种口音、同一种砖、同一个名，把所有人焊在一个中心周围，让“分散”没有任何可能。

为了读得清楚，我们借一个后面要反复用的词。统一性，指的是把一切都变成同一个样子来保持在一起——说一样的话，用一样的规格，认一样的中心。本书后面会说，统一性不等于同一性。同一性是“在某一层上真的是同一个”，比如同一个家、同一份信靠、同一桩要紧的事；同一性可以有层次——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完全可以不同。巴别塔的人把“某一层上的同”，一口气扩成了“每一层的同”。这个扩展，我们不妨叫它强求同一。

◆ 三、为什么强求同一容易走到“分散”

神在这个故事里的反应，经文写得很克制：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又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大意，创11:5-6）。随后是变乱口音，使言语彼此不通，众人被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大意，创11:7-8）。

经文写的是神下来，在那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创11:7），是神自己的行动。本书不替神的行动另立一套说法，只提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行动，使他们所追求的那个“一样”现出了它的脆弱。设想一群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做事，所有人都按同一个口令动作，看上去极有效率；但只要这个口令出一点差错，所有人就一起错，没有任何人能够指出错在哪里，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耳朵、不同的判断。在一切层上都强求一样、又不容许任何人说不的系统，是脆弱的：它不能自我纠错。要把范围说清楚：在核心层上，高度的统一是健康的，手术室里的器械清点、航班起飞前的检查单，都要求每个人按同一个标准做，这样的统一救命。脆弱的，是把统一扩到每一层，并且禁止有人叫停。这是对“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句话的一种读法：一个不容许任何差异的共同体，一旦跑偏，就没有刹车。

再看第二层。强求同一的人，其实并不信任“同一”本身有多结实。一个真正稳固的家，往往不需要每天宣布“我们必须一模一样”；需要天天宣布、处处检查的，常常是怕它散掉的家。巴别塔的人说“免得我们分散”，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联合没有把握，于是用砖、用塔、用名来加固。可是加固的方向是错的：他们加厚的是外壳，而不是核心。壳越厚，里面越没有转身的余地；一旦壳裂，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分散并不是从外面飞来的灾，而是强求同一这件事自己长出来的果子。这一层，我们把它叫做“强求同一的回报”：你越是用压平差异的办法防止分开，越是在为分开积蓄力量。

第三层，是它对人的伤害。在“一样”的体系里，永远有一部分人要把自己削成别人的形状。刚才那户人家里，女婿削掉了口味，孙女削掉了画笔，儿子削掉了话。这些被削掉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沉默，变成了晚归，变成了关上的房门。人的差异不是可以放进抽屉锁起来的东西，它是活的，被压住的时候就换一种方式出来。这样看，“变乱口音”的那一幕，是把长期压在底下的“各人不一样”，一次性摆到了台面上。

◆ 四、虚幻解法：用“爱”和“和气”把差异按下去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我家并不霸道，我只是希望大家和气。我们要小心这句话。很多“为了和气”的做法，恰恰是巴别塔的家庭版。比如，家里每逢有分

歧，总有一个人出来说：“都是一家人，别计较了，就按老样子来吧。”这一句话当场就能让气氛缓下来，这份缓和不是假的，当晚大家睡得很安稳。但是，没有被谈过的差异，不会因为一句话而消失。三个月后，同样的分歧会换个由头回来；一年后，会带着旧账一起回来，口气更重，范围更大。这就是本书反复要讲的虚幻解法曲线：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

它为什么走这条曲线？第 1 章已经讲过：“按老样子来”泄了压，没有改形状。这口锅的火还开着，盖子压得越紧，最后掀盖的力道越大。真正的解法要关心的不是怎样让锅不响，而是怎样让锅里的东西有地方流，这是创造的事。要留意的是，这并不是说“一句缓和的话”有什么错。夜深了，两个人都累了，说一句“先睡吧，明天再说”，是明智的休息。休息是真的，错的只是把休息当成了解决。如果第二天并没有“再说”，休息就悄悄变成了锅盖。

◆ 五、部落化：强求同一的另一半

巴别塔之后，经文接着给了一条线索：创世记10章记载挪亚的后裔，结尾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大意，创10:32）。创世记10章在前，11章在后，学者们对这样的编排有不同的解释，本书不作判断。无论编排次序如何，把两处并读，可以看到：民族的分散是被记录下来的，而巴别塔里的人，正是在怕分散的心里造出了那座塔。

分散之后会发生什么？圣经里有一段写得很沉重的话，在士师记的结尾：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各人任意而行”，请把它与巴别塔并排看：巴别塔是所有人都听同一个声音；士师时代是每个人都只听自己的声音。一个是把所有人放在同一个中心下，一个是每人拥有一个中心，彼此不再有任何共同点。这两件事看起来相反，其实是同一场病的两种发作方式。强求同一的人一旦发现“一样”维持不住，就很容易倒向另一个极端：既然不能完全一样，那就彻底不相干——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人任意而行。

这就是部落化。设想一个公司里两个部门长期不和，开始是工作方式不同，后来一边说“你们根本不懂业务”，另一边说“你们就是官僚”。老板试过要求统一流程，部门不服；于是干脆分成两条线，各管各的，互不来往。一个季度后，业务看起来清爽了，没有人吵架了。可是半年后，客户的一个需要横跨两个部门，谁也

不肯接，谁也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这件事出了问题，两边各有一套自己的说法，都说自己没错。部落化看起来是“尊重差异”，其实是放弃了共同的那一层。在这里，反向中心也出现了：每个部落都把自己当成中心，别的部落成了需要警惕或者忽略的外人。

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关系说得更直白些：强求同一，是只要“同”，不要“异”；部落化，是只要“异”，不要“同”。这两种做法都是在冲突面前做减法——一种减掉差异，一种减掉共同。它们都省力，也都能让场面暂时安静。第三种走法费力得多：既不减同，也不减异，而是造出一种新的安排，让同和异各在其位。这一章先只把它的名字放在这里，它的做法，从下一章起一层一层展开。

◆ 六、用三条判别量一量这座塔

第 4 章立了三条判别，这里不逐条套用，只取最要紧的两处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在“一样”的体系里，差异是被禁止显露的，口音一致，砖块一致，连愿望也要一致，“传扬我们的名”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愿望，没有人被问过“你要什么”。这一问，塔过不了。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他们守的不是最薄的核心，而是最厚的外壳，一样的话、一样的砖、一样的名。最薄的核心应当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塔的人把这个问题直接换成了“我们必须一模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信靠没有被碰过。至于第二问，塔看起来很新，是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它只是把已有的办法（烧砖）放大到极致，是同一种做法的无限复制，不是新做法。真正的新，是不同口音的人合作时要有翻译、有互相请教的规矩、有各自擅长的分工，这些东西，巴别塔的人没有时间发明，因为效率很高的时候，人最不想改变形状。三问之下，这座塔不是爱的产物，是怕的产物。怕是很人性的出发点，值得同情；但用怕来做地基，盖出来的东西经不起一次口音的变化。

还有一层要说清楚：这样读，并不意味着凡是“造大东西、聚人力”的事都是巴别塔。同一群人合力建一座桥、修一条路、编一本书，本身是好事。区别在于有没有给差异留位置：建桥的人可以有设计师、石匠、测量员，各说各的行话，却因为同一座桥而协作。巴别塔里的人只有一种身份，叫“造塔的人”。经文没有说造砖本身有罪，它说的是：当“一样”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时，事情就变形了。

◆ 七、有人会问：难道团结、统一指令不是好事吗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想反问：照这么说，人们齐心协力做一件大事，倒成了坏事？这个疑问很正当，值得认真回答。答案是：团结是好事，被拿来当作“压平”的借口时，才出了问题。我们不妨用一个设想的例子分辨。一个小工厂，所有零件都向同一家供应商订货，价格便宜，对接省事，厂里的人都夸这是“一条心”的采购。某一年，这家供应商出了事，整条生产线停了半个月，工厂几乎撑不下去。事后老板才明白：他把“省事”当成了“稳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

家庭、团队里的“一条心”也是这样。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最快，摩擦最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最高效的格局。但是，效率最高的时候，往往也是纠错能力最低的时候。巴别塔的故事里，神说“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可以把它读成对这种格局的一个提醒：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全力冲刺时，没有人能在半路上叫停，因为叫停的那个人，已经被排除在“一样”之外了。

还有一种情形要明说：紧急的时候，统一指令和一致行动是救命的：灾害救援的现场，只能有一个指挥。本书说的“强求同一”，不是这样的紧急统一。分别有两点：它有期限，危险一过，就要回到商量；它有出口，现场的人看到了指令里的错，有渠道说出来。紧急统一是为了度过一个关口，强求同一是把关口当成了日常。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团结需要两样东西同时在场——一个是共同的那一层，一个是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的那一层。前者保证大家在一起，后者保证走错的时候有人能说出来。巴别塔有前者，没有后者。第 6 章会用身体做例子，说明这两样如何同时成立；这里先记住：真正的团结，是容得下反对的团结。

◆ 八、日常里

比如有这样一个大家族（设想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今年有人提议：老家路远，年轻人请假不易，不如改成线上，大家在视频里一起拜。族里最年长的一位说：“祖宗的规矩，怎么能改？大家一样回来，才是一家人。”没有人再说话，各自订了票。结果那一年，有三家人没有回，有两个年轻人到了老家，全程低头看手机。祭祖这件事没有散，可是“一家人”的味道，淡了一层。

换一种走法。有人先问一个更薄的问题：我们祭祖，不能少的到底是什么？族人商量下来，有三件事谁也不肯让：每年有一天，全族的人一起想起老人；老人的名字和故事，要讲给孩子听；费用公开，不让哪一家独自垫钱。这三件定下来，其余的就放开：能回来的回来，回不来的线上接入，有的人负责在祠堂里读老人留下的话，有的人负责给孩子整理一本家史。每个人都能说出：我在这件事里有一个位置。分歧没有被消灭，而是被放进了一个有结构的安排里，这就是从“一样”到“谱系”的一小步。这一步不一定一次走成：如果最年长的那位始终不松口，年轻一辈也不必硬碰，可以先请一位族里说得上话的长辈居中，再不行，就各家先照自己能做到的做，同时留着门，明年再提。试了不成，设个界线，不是不孝，也不是爱的失败（第 4 章有明文）。

带 走 的 话

怕分开是爱，但用压平差异来防止分开，是把爱变成了砖；砖越整齐，越不能纠错，越容易在最不该裂的地方裂开。强求同一与部落化是同一场病的两面，都是在冲突面前做减法。真正要问的不是“怎样让大家一样”，也不是“怎样让大家各走各的”，而是：哪一层必须同，哪一层可以异。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 这一式：一个共同体显露出来的样子，由里面的差异（D）和人们纠缠的方式（E）一起生成。巴别塔的人想只靠“砖”这一个维度来定显露，把 D 压成零，E 就成了单向的捆绑：谁也不能不同，谁也不能离开。得到的显露只是一副外壳，所以一到“变乱口音”，D 就从底下一起冒出来。三拍里，他们停在第一拍（张力积累）之后，不肯经历第二拍（形状改变），只把壳加厚，第三拍的回写来了，是以分散的形式。士师时代是“反向中心”：每个人都当中心，同样是单中心的尺子（这个说法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只是中心的数目变了。这把尺子量错的是“团结”：只数得出一样的人头，数不出能互相纠错的关系。

怎样算错：若发现一个在每一层上都要求一致、又不容许叫停的团体，长期运转良好、纠错及时、没有人被削平，那么本章对“强求同一必走向分散”的读法就不成立；若紧急统一之后，危险已过而指令仍不撤，则那是本章所批评的，不是本章所许可的。

◆

06

第 6 章

一个身体，许多肢体

>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林前12:12）
>
>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

◆ 一、开会时每个人都点头，散会后每个人都在抱怨

设想一家二十来个人的小公司。老板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分你我。开会的时候，设计的、销售的、财务的都坐在一张桌子前，老板一说“大家都支持一下这个方案吧”，所有人点头。散会之后，设计的在走廊里说：销售总是答应客户做不到的事；销售的说：设计只会磨细节，不管订单；财务的说：他们谁都不看成本。三个人各有道理，也各有一把尺子：设计用“好不好看”量，销售用“能不能成交”量，财务用“划不划算”量。

老板的做法是什么呢？他觉得问题出在“大家没有统一思想”，于是搞了几次团建，让大家喊口号：“一个团队，一个目标！”口号喊了，气氛热了，三个人也真诚地拥抱了一下。可是下一个项目一来，老问题原样回来，还多了一句：“上次不是都说好了吗？”这便是前面说过的曲线：平息、复发、升级。问题在哪里？我们说“一个团队”的时候，常常暗含两种误解：要么“一个团队”就是“大家一样”，要么“一个团队”就是“各干各的、互不干涉”。保罗在林前12章给了第三种说法，而且是用最日常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的。先交代一句：林前12的“身体”，特指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本章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借来的形状，用到公司和夫妻身上，不是说公司就是教会。

◆ 二、保罗的画面：身体里没有“都一样”这回事

林前12章讲的是教会里有各样恩赐的人，有人有智慧的话，有人有知识的话，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说方言——这些恩赐很容易被拿来比高低（本书的读法，待验）。保罗没有叫大家“要谦虚”“要相爱”，他先打了一个比方：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林前12:12）。这个比方的力量，在于它首先承认两件事同时为真：身子是一个，肢体有许多。

先看“许多”。保罗接着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大意，林前12:14）。他又问：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林前12:17）这两个问句是反问，答案不言而喻：那样的身子根本不能活。一个全是眼睛的人，不是更加灵敏，而是什么都做不了。也就是说，“都一样”在身体里不是理想，是死亡。这给巴别塔画上了一个注脚：一个只有一种肢体的身体，不是团结，是残废。

再看“一个”。保罗没有因为强调多样就说“各自精彩”。他紧接着说了两句很具体的话：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林前12:21）。这是对部落化的反驳——各个肢体各管各的，彼此宣称对方多余，这样的身体同样活不了。而且，他还说了一件很反直觉的事：身上以为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以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的装饰（大意，林前12:22-23）。这里要读出来的是，身体的安排并不是平均的，也不是按重要性排座次的，而是把更多的关怀给了更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最后是这一整段的落点：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注意，这句话说的是感觉，是疼痛和喜乐在整个身体里传导。你脚趾头被门夹了，不是脚趾头一个人疼：眼睛会流泪，嘴会喊，手会去扶，整个人都停了下来。身体之所以是“一个”，不是因为所有肢体长得一样，而是因为任何一个部分的境遇，都能让其他部分知道。

◆ 三、同一性不在“长得一样”，在“能互相感知”；“团建”“口号”“拥抱”为什么不够

这里正好可以把导论里提过的“同一性谱系”说得具体一点。我们说身体里的肢体有极大的差异：手能抓，眼能看，耳能听，肝脏做的事、肾脏做的事，彼此几乎没有可比性。从“功能”这一层看，各肢体之间的同一性很低，低到几乎可以说没有。但是从另一层看，它们有极高的同一性：它们是同一个生命的同一次循环。同一个血液流过它们，同一套神经把痛觉送给它们，同一个人要活着，它们才都有意义。

我们把这样的格局叫做同一性谱系：在同一个时期里，有些层的同一性高，有些层的同一性低，极端处几乎没有。身体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谱系：血液和神经这一层，同一性极高，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可以说“我不是这个身体的”；功能这一层，同一性极低，手不必会听，耳不必会抓。更重要的是，谱系不是“折中”：不是把手和耳朵各削掉一半，做成一个“中间肢体”；每个肢体保留自己最强烈的样子，同时在最薄的那一层上与全体相连。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公司的问题了：他们的毛病，不是“没有团结”，而是把团结放错了层。老板把团结放在“想法一致”那一层，结果会议上只有一种想法被说出来，其余的被咽下去，这是巴别塔的路；如果三个部门干脆划地而治，各自的指标各自负责，这是部落化的路。两者都在“功能”这一层做文章。而身体的办法是在更下面一层——那条贯穿所有部门的“神经”：客户的反馈能不能迅速传到设计那里？成本的压力能不能被销售提前感觉到？一次订单的失败，是不是三个人都会“疼”？

回到那家公司。团建不是坏事，口号有时也有用，拥抱当然是真情。但按身体这个比方，它们都属于往皮肤上抹药的一类：让人暂时觉得舒服，却没有修神经。三个人拥抱了，可是下一次，销售接了一个设计不可能完成的单，设计不会在拥抱的记忆里“感到疼”，他只会在加班的时候感到疼，并且把这个疼归因给销售的人品，而不是流程上的缺失。曲线开始复发。没有神经，就没有痛觉传导；没有痛觉传导，就谈不上“一同受苦”。

“一同受苦”这句话，还可以被虚幻地读——读成“大家一起扛”“你忍一忍，大家都不容易”。要警惕这一点。保罗说的“一同受苦”，是感觉到并且做出反应，不是以受苦的人数为荣。一个脚趾被夹了，身体的反应是停下来，把门打开，把脚趾救出来，而不是全身一起去夹一下门。如果一个团队里一个人长期过劳，别人说“我们都很累”，然后谁也没有重新分配工作，这是假的“同甘共苦”：它让忍耐变成了一种道德要求，而没有变成一个创造。这一点，第 2 章已经有更完整的讨论；这里只提醒：身体比方里的“同苦”，有一条隐含的次序——先感觉，再改变形状，让受苦的部位得到照顾。

◆ 四、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少的：谱系里的位置不按“强弱”分

保罗那句“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值得再多想一下，因为它对我们习惯的评价方式是一个冲击。我们习惯用一把尺子给人排序：能力强的、业绩好的、嗓门大的排在前面。这把尺子在小范围里有用，例如招人、评奖；但一旦把它当成衡量“谁更属于这个整体”的尺子，就糟了。设想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学习好、懂事、能干，另一个孩子慢一些、爱发呆、常常出岔子。家里的话题几乎都围绕前一个；后一个孩子渐渐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个“附带的”。如果这个家用“强弱”这把尺子去想谁更重要，后一个孩子就会被默默地放在边缘。

而按保罗的画法，不是这样。在身体里，被衣服盖着的部分，恰恰是最需要小心照顾的，最缺不得。不是因为它们“能力强”，而是因为它们的缺失会让整个人受损。所以一个有创造力的家，不会问“谁更有用”，而是问：“这个孩子的样子，在我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位置？”如果没有，这个家不是要去改造孩子，而是要去改造家里的安排。比如晚饭后，原本是大家轮流汇报今天学了什么——这种安排天然偏向表达快的孩子。那么，可以增加一个“今天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的环节，让爱观察的孩子有话可说。这是在可放开的层上造新做法；而“你是这个家的人”这一层，没有任何动摇。这个改动也要付代价：父母得放下“谁表现得好就多夸几句”的顺手习惯，每天晚上多花一刻钟，去听一个说话慢、说不出什么“成绩”的孩子讲他看到的东西。这一刻钟，是要从别处省出来的。

◆ 五、神经是怎样长出来的：回到那家小公司

“能传疼痛的神经”听起来很好，但落到实处，它是什么？我们回到那家二十来个人的公司，设想他们用“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的三步把它造出来（这三步的详细做法在第 10 至 12 章，这里只借来用一下）。第一步是分层：老板不再问“大家怎么才能想法一致”，而是问“这家公司里，什么是三个部门谁也不能让的”。三个人讨论了一个下午，发现有两条是共同的：客户不能被骗，账不能亏到发不出工资。其余的，设计要好看、销售要快、财务要省，都是各部门自己的尺子，彼此冲突是正常的。这两条一旦说出口，三个人突然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们并不是在为一切争吵，只是在为两件事之外的东西争吵。

第二步是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的做法。他们商量出一个很小的安排：每个新订单进来，销售、设计、财务三个人在做决定之前，各用十分钟，在一张纸上写下各自最担心的一件事，然后互相读一遍。纸上不写解决办法，只写担心。销售担心的是交期，设计担心的是细节被砍，财务担心的是回款。这十分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做了一件事：让每一个部门的“疼”，在做决定之前，就传到另外两个部门那里。这就是神经。

第三步是回流：几个月后，这张纸上的内容开始变化。销售开始在报价之前，先去问设计“这个改动要几天”；财务开始主动告诉销售“这个客户的付款习惯有风险”；设计偶尔会主动问“这个版本卖得动吗”。三个部门的距离不是被拉近了，而是被“接上了”。那两条共同的底线——客户不能被骗，账不能亏——因为每个人都更早知道别人的难处，所以更不容易被突破。核心变厚了，而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被改造成另一个部门的样子。这个设想的故事不保证真实公司一定如此顺利。它想说明的是：“一个身体”不是一种气氛，而是一套可以被造出来的联络。造它需要有人先肯问一个更薄的问题，还需要有人肯在会议上多花那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创造里的忍耐。要说清楚，这里的“忍耐”不等于“花时间开会”：忍耐在于，这十分钟里，每个人都在最想反驳的时候，把对方的担心读完、听完，不打断，不立刻解释。

◆ 六、这一章要防的三种误读

第一种误读，是把“身体”读成“上下级”：既然有头、有手、有脚，那就是头指挥手脚，手脚服从头。保罗确实没有说“头不重要”，但他的重点恰恰是：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他把话说得很明白，是为了阻止任何一个肢体宣称自己是中心。教会里的中心是基督，不是某一个恩赐最闪亮的人（按这一章的上文，保罗从圣灵、主、神三位说起，来讲恩赐有分别、同一位圣灵；本书不展开，教会传统另有详述）。把一个人或一种做法推上中心，其余的就沦为附属，身体比方就被扭曲成了金字塔。

第二种误读，是把“多样”读成“随便”：既然肢体不同，你就别管我，我也不管你。这就掉到了部落化里。保罗说“肢体彼此相顾”（大意，林前12:25）。相顾，意思是要彼此看见，彼此照应。一个只管自己位置、不管别人疼不疼的肢体，在身体里是一个坏死的部分。多样不是免责声明。

第三种误读，是把“彼此相顾”读成对一切成员的无限容留，把“一同受苦”读成一起把伤害盖住。身体的比方还有另一面：身体会保护自己，对伤害全身的部分要有处置，而这个比方在历史上也常被拿来为等级辩护。设想一个团契或一个家族里，有一位成员长期对别人施加辱骂、威胁或暴力，其余的人为了“不要伤了一体”，选择沉默，甚至劝受伤的人“忍一忍，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是把身体比方读反了：脚趾被夹时，身体的反应是把门打开，救出脚趾，不是让门继续夹着。相顾的第一层意思，是保护受伤的那一个；对伤害别人的成员怎样处置，属于教会与法律各自的职分，本书不展开，但有一条本书明说：受伤者没有义务为了“一体”而留在原处，也没有义务和解；和解不能代替追责。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七、怎样知道我们还像不像一个身体

有一个不伤人的办法，可以随时问一问：一个人的疼，另外的人能不能知道？知道了，肯不肯为此改变一点安排？在那家公司里，销售的焦虑、设计的坚持、财务的担心，如果从来没有被说出来，只在走廊里抱怨，“一个团队”就还是一句口号；口号不是新东西，那张写着“担心”的纸才是。再往下看核心：客户不能被骗，账不能亏，这两条是变厚了还是被放掉了？若为了赶一个订单，大家默契地对客户含糊其辞，那么表面上再团结，核心也在松。（这是第 4 章三条判别的一个用法，这里不再逐条重写。）

一个团队走偏，常常不是有人存心作恶，而是大家在“和气”里一点点放掉了该守的东西。有了这个办法，就能问一句不指责任何人的话：我们现在，还像一个身体吗？

◆ 八、日常里

设想一对夫妻，一个爱整洁，一个爱随手放东西。爱整洁的那个，每天回家都要先“归位”一轮，嘴上不说，脸上带着气；爱随手放的那个，觉得自己被一双眼睛监视，回家就想躲进书房。两人都试过“为了对方改一改”：整洁的那个说“好吧，我不管了”，结果隔天看到沙发上堆满的东西，心里愈发窝火；随手的那个咬牙把东西都归了位，一周后又一夜回到原样。这就是用“爱”求平息的老办法：各让一步，谁也没有真正改变什么。

他们后来换了个思路：先问最薄的那一层是什么。两人谈出来：谁都不想回到家就吵；谁都想让家里“找得到东西、坐得下来”。这是必须同的一层。可放开的层，就是怎么摆。于是他们在客厅留出一个大篮子，所有随手放的东西，当天晚上收进篮子，不必归位；周末再由整洁的那一位按自己的喜好整理一次。书房和卧室，则分别是各人的“领地”，不必听对方的规矩。几个月后，他们发现，这个篮子连带出了一个习惯：每周末一起收拾，边收边聊。有一回收到一半，随手放东西的那一位说起，自己小时候家里的东西都不许碰，所以长大了偏要“放开”；整洁的那一位听了没有接话，只把那周的整理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样的话，在从前的互

相盯梢里是说不出口的。篮子是新东西，它既是两个人的差异的容器，又成了一个共同的小仪式。一个身体里，不同的肢体之间，就这样长出了新的神经。

带 走 的 话

“一个团队”“一家人”，不是要大家一样，也不是各管各的；而是在最薄的一层上相连，在能放开的层上各有其形。同一性不在长得一样，而在一个人的疼，别人能感觉到，并且愿意为此改变安排。当你想说“我们是一体的”时，先问一句：我们之间，有没有一条能传疼痛的神经？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 这一式：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身体里的“相连”不是先天给定的一团黏合，而是肢体各自显露（S）出自己的样子、各有不同的功能（D）之后，才长出来的神经和血脉（E）。把 D 压平（巴别塔），E 就只剩单向的捆绑；把 E 剪断（部落化），S 就只剩孤立的一块。三拍上，公司和夫妻都卡在第一拍：张力早已积累，却被团建、让步、口号一次次泄掉，没有进入第二拍的“形状改变”（换流程、放篮子）。单中心的尺子（“谁更强”“谁更有用”）会量错软弱肢体的价值：它数得出业绩，数不出“少了它整个人就残了”的那个位置。

怎样算错：若一个团体装上了“传疼的神经”（先写担心、再做决定）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两条底线没有变厚，这个办法就不是生成，本章的读法在那里不成立。

◆

07

第 7 章

“都成为一了”不是抹掉差异

>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
>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罗14:1）

◆ 一、一句最好听的话，为什么最容易被用坏

“都成为一了”，大概是新约里被引用得最多的话之一。婚礼上有人念，团契里有人写在墙上，劝架的时候有人拿它当最后一招：“经上都说了，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你们还吵什么？”这句话很美，也很有力量；但它恰恰是最容易被用坏的一句。用坏的方式有好几种，有的温和，有的狠。

设想一个教会小组里，有两位同龄的组员，一位祷告时是一长串熟悉的话，另一位只用几句口语。两个人对聚会的时间、对祷告的说法、对奉献的做法，各有各的习惯。前一位觉得后一位的祷告太随便，不够郑重；后一位觉得前一位的祷告像背书。小组长看到两人有点僵，就说：“别争了，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些都是小事。”两个人当场都点了头。可是回家以后，其中一位觉得：原来我的祷告被叫做“小事”；另一位觉得：原来又是我得迁就。没有人被说服，只有两个人都被“成为一”这句话堵住了嘴。这就是本章要面对的问题：一句本来要把人拉在一起的话，怎样变成了把人推开的话？答案在于，我们很容易把“成为一”读成“变成同一个样子”，或者读成“差异不重要”。保罗的原话，两种都不是。我们先看这句话是在什么处境里说出来的。

◆ 二、加拉太书里的“一”：不是消灭，是拆掉门槛

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几个教会的一封很急的信。信里的背景，用大白话说，是外邦信徒要不要先成为犹太人，才算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有些人主张，要受割礼、守律法，才够资格。保罗对此毫不退让，整封信的重点是：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靠这些记号。到了第三章，他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大意，加3:26），然后才有了那句：“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请留意这三对人。犹太人与希腊人，是民族与宗教的界线；自主的与为奴的，是社会身份的界线；男与女，是性别的界线。这三对，是当时的人看待“谁高谁低、谁近谁远”的三条最粗的线。保罗说，在基督里，这三条线不再决定谁有资格站在这里。换句话说，被拆掉的，是入场的门槛，不是人的面貌。一个犹太人进来，依然是犹太人；一个希腊人进来，依然是希腊人；做主人的，做奴隶的，男的，女的，都带着自己进来。他们的区别不被抹去，但他们不再因为这些区别而被分成两等。

这一点，只要看看加拉太书自己的做法就清楚了。保罗在这封信里依然区分外邦人与犹太人，依然谈到犹太人的律法、割礼，并没有宣布这些不存在。他反对的是一件事：用某一种身份作为唯一合格的样子，要求所有人变成它。这正是强求同一，换了宗教的外衣。所以“都成为一了”，其实是对强求同一的直接反驳：如果“一”意味着“都变成犹太人”，保罗就不用写这封信了。

◆ 三、“成为一”的一，是哪一层的一？

本书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哪一层必须同？按加3:28，答案是：在基督里这一层。这是一个极薄的层，薄到可以用一个词说完：你们属乎基督（大意，加3:29）。这一层之上，有民族、阶层、性别、口音、习惯、气质，它们都在，都有名字，都可以谈。

把这个格局画成日常的样子：设想一个大家庭里，祖孙三代，有人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不信。但在“都是这家人”这一层上，没有人怀疑。奶奶给不信的孙子夹菜，孙子给信的奶奶捶背。在这个家里，“是一家人”这一层很稳，不需要任

何人证明；所以别的层上才有余裕去讨论、去不同。在家庭、朋友、教会这类关系性的共同体里，核心越稳固，往往越不需要用外围的一致来保证它。这是一个反过来的道理：巴别塔的人需要口音一致，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不稳；真正稳的联合，反而容许许多不一致。（这句话只说关系性的共同体。军队、手术团队这类靠精确配合的组织，核心稳固，外围仍要高度一致，那是另一回事。）

那么这个“一”稳在什么地方呢？按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论证，它不稳在人的资格上（受没受割礼），不稳在人的表现上（守没守律法），而稳在一个被赐予的位置上：因着信，都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在保罗笔下，这个位置不靠任何一方的资格，所以它不会因为谁的不同而被夺走（这背后的称义与救赎论，教会传统另有讲法，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就这一章要用的而言，这对一个共同体来说是一件极大的轻松——你不用靠“跟别人一样”来证明自己属于这里。

◆ 四、罗马书14章：差异留在原地，爱在差异里工作

如果说加拉太书讲的是“门槛拆掉”，罗马书14章则是教会里最日常的一幕：吃与不吃，守日与不守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那段话，对象是两类人，一类他称为“信心软弱的”（有些人只吃蔬菜），一类是“强的”（什么都可以吃）。他给两边都有话。对强的一方：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罗14:1）；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对弱的一方：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罗14:3）。

接着是守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14:5）。然后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罗14:6）。你会注意到，保罗在这里没有要求一方改成另一方的做法（他称一方为“软弱的”，罗14:1，罗15:1称另一方为“坚固的”，并非不分，只是不要人改）。吃的人和不吃的人，守日的和不守日的，各自带着自己的做法，却有一个共同的朝向——“为主”。这就是“一”的那一层：做法完全不同，朝向相同。

保罗还留了一句重话，把这些事摆在应有的位置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

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14:19）。这里有一个值得读出来的次序：先分清哪些是“吃喝”一类的事（可以各异的层），哪些是“公义、和平、喜乐”一类的事（必须守住的层）；然后在可异的层上，不拿它去压人，在必同的层上，一起追求。这个次序，就是第三部要展开的“分层”。

◆ 五、同一件事，保罗有时很紧、有时很松：看门槛还是看做法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在加拉太书里，保罗对“要不要受割礼”寸步不让，言辞激烈；在罗马书里，对“吃什么、守哪一天”却十分宽松，劝人各自坚定、彼此接纳。同样是犹太传统里的做法，为什么一处紧、一处松？区别不在这些做法本身，而在它们被拿来做什么（本书的读法，待验）。在加拉太，割礼被当成了入场的资格：“不受割礼，就不算真正属于”。一旦一个做法变成了门槛，它就成了压平的工具，保罗必须挡住。在罗马，吃与不吃、守日与不守日，是各人向主表达的方式，没有人拿它来衡量谁属于这个共同体，所以它可以各异。

这是一个对日常极有用的区分。设想一个家里，有一个习惯是“每个周日必须回父母家吃饭”。如果这个习惯是表达——大家喜欢团聚，回去是一份心意——那么这个周日因为孩子考试、加班不回，可以商量，可以换成电话、换成别的日子。但如果这个习惯被当成门槛——“不回去就是不孝，就不是这个家的人”——那么它就从习惯变成了裁判，任何人的缺席都成了一场审判。同一个做法，在两种身份里，应当被区别对待。当我们看到某个做法被用来压人的时候，要紧的不是立即宣布它错，而是先问：它现在是“表达”，还是“门槛”？

保罗用同一个原则，处理了两种场景：做法本身可以保留，但不许它做门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说“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14:5）——这句话不是随便，而是把做法放回了“表达”的位置：你可以意见坚定，只是不要用你的坚定去量别人。至于这个区分在具体事上怎样落地，哪些做法算门槛，哪些算表达，教会历来有不同的判断，本书不替任何一方下结论，只提供这个问法。

◆ 六、防误读：三种“一”的滥用

读到这里，需要把可能出现的三种错用明确地拦住，因为它们在日常里实在太常见。第一种，是抹平：把“成为一”读成“都一样”。上面那位小组长就是这样

做的。抹平的后果前面已经看到：被抹平的人觉得自己被删了。它的修正很简单：当有人说“我们是一”时，请接着问一句，“是哪一层的一”？说不出哪一层，就是想抹平。

第二种，是悬空：把“成为一”读成“差异不重要，大家各过各的”。这样读，罗14章就变成了“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谁也别问谁”。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接纳”，是“追求和睦”，是“彼此建立德行”。接纳是一件要做的事，不是一件可以不做的事。设想同事聚餐，一个人素食，一个人无肉不欢。如果各自点各自的，互不过问，当然不会吵；但这个饭局也不会成为饭局。真正的做法，是选一家让两个人都吃得好的店，或者桌上摆出各自都能吃的菜，这样吃饭这件事本身，成了两种饮食的交汇。悬空是放弃共同的层，是部落化的温柔版。

第三种，是封口：把“成为一”当作一把锁，堵住受委屈的人的声音。“既然都是一，你还抱怨什么？”这句话有时候用在婚姻里，有时候用在公司里，有时候用在教会里。但“一个身体”的经文说得清楚：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林前12:26）。如果一个人的疼被说成“你太敏感，我们是一体”，这个身体已经失去了神经。真正的一，是疼可以被说出来。“都成为一了”也可能被善意地拿去推动统一的礼仪，结果伤了少数人的习惯；这个警示留在这里：凡用这句话去要求别人收起自己的做法时，请先自问，这是门槛还是表达。

还要补一句界线：本书没有说一切事都属于“可异的层”。罗马书14章谈的是吃、守日这类“所疑惑的事”；对另一些事，经文在别处并不含糊。至于一些教会传统里对男女角色、秩序的不同理解，是长期的神学争论，本书不判，交给教会传统；我们只用加3:28读一件事：在基督里，人不因这些身份而分成两等。这一点，绝大多数传统都会承认。

◆ 七、强的一方先放下什么：罗14章的不对称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罗马书14章对“强的”和“弱的”提出的要求，并不对称。“强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想得通、什么都可以吃的人，他们容易有的毛病是轻看，觉得对方小题大做；“弱的”容易有的毛病是论断，觉得对方随便放纵。保罗两边都点了，但读下去会发现，他对“强的”一方的要求更具体：不要因着你

的食物，叫人忧愁（大意，罗14:15），不要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大意，罗14:20）。也就是说，在一个有差异的共同体里，那个“更有底气、更看得开”的人，往往要先让一步——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他有余力。

设想一个办公室，几位年轻同事习惯在群里随意开玩笑，一位年长同事觉得不庄重，却不好意思说。年轻人若坚持“这有什么，大家都这样”，他们讲的是实话，但那位年长的同事会越来越沉默。有创造力的做法，不是要求年长的“适应”，也不是要求年轻的“收敛”，而是由看得开的一方先开口：“我们有些玩笑，可能有的同事不习惯，工作群和闲聊群，要不要分开？”一个小小的新安排，让每个人的习惯都有了地方。有余力的先动，是谱系里的一种礼貌，也是创造的一种起手。若看得开的一方先让了，对方却把这让当成可以继续加码的信号，那就不是创造了，回到第 4 章说过的界线：说清楚，找第三方，必要时减少接触。

◆ 八、三条判别放在“成为一”上

把三条判别放到这一章，可以得到一张实用的检查单。当有人说“我们在一起了，别再计较这个”时，先问第一条：它在不在真理里？也就是说，那个“计较”背后，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被说出来。若没有，只是被一句话挡住了，这个“一”是空的。比如前面小组里的那两位组员，他们的祷告习惯里，其实藏着对郑重和亲近的不同理解，这些理解一次也没有显露。

再问第二条：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真正的“一”，会长出新的安排。比如小组后来决定，每次聚会开头带一段熟悉的祷词，结尾由另一位用自己的话再祷告一次；或者轮流换。这是一个小小的新做法，却让两种习惯都有了位置。最后问第三条：共同的那一层，是变厚了，还是被放掉了？如果大家依然愿意坐在一起、依然盼望彼此好，“一”就是变厚了；如果两个人只是不再说话，表面和平，“一”其实被放掉了。三条都是“是”，才是创造的合一；有一条“否”，就要留心它是不是抹平、悬空或封口的另一副面孔。（抹平、悬空、封口这三分，后文沿用。）

◆ 九、日常里

比如一个三代同堂的家（设想的），周日的家庭午饭上有一道菜起了争议。奶奶一直做红烧肉，是全家的味道。今年孙女告诉大家，她半年前开始吃素，不吃

肉。奶奶有点失落，觉得孙女“看不上”她的菜；孙女觉得被“盯着”，吃饭时压力很大。爸爸在中间和稀泥：“都是一家人，别搞特殊，吃一点就行了。”——这是抹平。妈妈则说：“她愿意吃什么吃什么，别管她。”——这是悬空。两种做法都让这顿午饭有点冷。

后来有一个周日，奶奶做了一件小事：她把红烧肉的酱汁，用在了素的香菇和豆腐上，另做了一道“素红烧”。她说：我的手艺不只在肉上。孙女夹了一口，说：奶奶，这个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那一刻，两代人都没有被删掉：奶奶的手艺没有变，孙女的素食也没有被取笑。红烧肉依然在桌上，素红烧也在桌上。“一家人”这一层变得更厚了——因为现在，家里的味道里有了孙女的位置。这就是在可异的层上生出新做法，让核心回流变厚。对一个家来说，“成为一”不是桌上一道菜，而是桌上能有这两道菜。

带 走 的 话

“都成为一了”拆掉的是门槛，不是面貌：一个人不必先变成别人，才有资格站在这里。当有人说“我们是一”时，请问一句：是哪一层的一？说不清的，是抹平；各自走开的，是悬空；不许人开口的，是封口。真正的一，容许差异站在原地，并且在差异里生出新的做法。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这一式：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加拉太书里，保罗做的是把民族、身份、性别这几类差异（D）从“决定入场资格”的位置上拿下来，也就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纠缠方式（E），而不是消灭差异。E 一变，差异才能不受惩罚地显露（S），罗马书14章里吃与不吃的分歧才有可能被“接纳”。三拍里，第二拍“形状改变”在这里很清楚：旧形状是“先变成我们，才算我们”，新形状是“带着自己进来”。单中心的尺子（以某一种身份为标准）量错的是“合格”：只会问“你像不像我”，量不出“你是不是在这里”。

怎样算错：若发现某个共同体用“都成为一了”要求大家收起做法之后，没有人觉得被删、没有人沉默，且共同的那一层反而变厚，那么本章对“抹平”的警告在那里不成立。

◆

08

第 8 章

五旬节：每人听见自己的乡谈

>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徒2:1）
>
>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徒2:6）
>
>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2:8）

◆ 一、同一句话，为什么有人听进去了，有人只听见噪音

设想一位医生，在诊室里对一位刚从外地来打工的老人解释病情。他说得清楚、准确、一字不差：“您这是慢性的，需要长期服药，血压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定期复查……”老人一直点头，说“好好好”。医生松了口气，觉得沟通顺利。三周后，老人没有来复查，药也停了。问起来，老人说：“医生说得很对，我是听明白了，可我没明白那个‘长期’是多长；我老家的人说，药吃上了就停不下来，我怕。”医生说的是对的，老人也点头了，但那句话没有进入老人自己的话里。

再设想一位父亲，对上初中的儿子讲道理：“你现在是打基础的阶段，时间很宝贵……”儿子低着头玩手指，说“嗯”。父亲觉得儿子态度有问题，儿子觉得父亲每次都说同一套。其实父亲说的句句是真的，只是儿子的耳朵里，那是另一个星球的口音。两个场景里，信息的内容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它是用谁的话说出来的。这一章的经文，说的恰恰是一桩“用各人自己的话说出来”的事。

◆ 二、五旬节发生了什么：经文读下来的几个细节

使徒行传第 2 章开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徒2:1）。随后是风与火的记号，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2:4）。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大意，徒2:5）。他们听见响声，聚集起来，经文写下的反应是：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

（徒2:6）；他们说：“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2:8）；他们听见门徒用自己的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大意，徒2:11）。

这里有几个细节，读的时候不要放过。第一，“乡谈”这个词，说的是生来所用的话，是每个人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话，是梦里说的话，是不用翻译就能哭笑的话。第二，这些人是来自各处的，经文特意说明他们是从天下各国来的，也就是说，场面里不是一种口音，而是许多口音同时在场。第三，门徒说的内容，是“神的大作为”，也就是同一个信息。第四，这不是一个人在讲，而是一整群门徒各自开口，而听的人各自在自己的话里听见了它。经文没有说每个门徒都变成了一种“万能语言”的使者，也没有说在场的人都被改造成说同一种语言。它说的是：各人听见了自己的乡谈。这一点关系重大，下面细讲。

◆ 三、这不是“恢复巴别塔之前的单一语言”

很多人在读到五旬节时，会立即想起巴别塔，觉得这是一次“反转”：巴别塔变乱了语言，五旬节把语言合一。这个直觉有道理，但不够准确，甚至会误导。如果五旬节是恢复巴别塔前的情形，那么经文应该写：众人都听见了同一种语言，或者所有的人从此都说一种话。可是经文写的恰恰相反：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语言的多样没有被取消，反而被承认，被使用（本书的读法，待验）。

这一幕在第二部里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需要用本书的词说清楚。巴别塔的方案是强求同一：所有人同一种话，同一块砖。五旬节的方案，是同一性谱系：信息的同一性极高——都是“神的大作为”；表达的同一性极低——各人各族各用各的话。两层都在，彼此不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两层之间有一种方向：同一个信息，走进各人自己的话里，并在那里出现。这就是第三部（第 11 章）要细讲的“生成”——不是让对方的话变成我的话，而是让我要讲的东西，在对方的话里出现。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圣灵并没有只让听的人“听得懂”（比如让所有人都听得懂一种话），也没有只让说的人“学会了”（让门徒掌握一门通用语）。经文的写法是双向的：说的人说别国的话（徒2:4），听的人听见自己的话（徒2:6、2:8）。听的人得到了位置——他们不必先学会说话者的话，才配听。至于说的人，经文写的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是被赐予的，没有写他们为此辛苦或付了什

么代价。所以下面这一层是本书的应用，不是经文所记：生活里想让话到达人，说话的一方不靠“我说我的，你自己去听懂”来保持舒适，要先走向对方的话（本书的应用）。

◆ 四、三种走法放在语言上

让我们把三种走法放在语言这件事上看。强求同一：规定大家必须说同一种话。这在历史上、在今天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影子——比如一个单位规定，开会时只讲一种话，其他口音的人要么学会，要么沉默；又比如在家里，父母只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孩子“听不懂是你的问题”。强求同一的好处是效率，坏处是总有一部分人得先把自己削掉。

部落化：各说各的，互不通。设想一个公司里，技术人员只用技术词汇，销售人员只用销售词汇，各自对内很顺畅，对外一句也听不懂。出了问题，彼此指责“你们不会说人话”。这样的格局，看起来是尊重各自的专业，其实是放弃了共同的那一层：没有人负责让技术词汇和销售词汇相遇。

创造：像五旬节那样，同一个信息出现在各人的话里。设想上面那位医生，他不再只是复述医学结论，而是先问：“您老家的人怎么说这种病？”老人说：“药吃上就停不了。”医生耐心地说：“您说的有一点对，有些药是要长期吃；但不是‘停不了’，是要在复查的时候，由我们一起看了结果再决定。您不要自己停，也不要怕来问。”这个对话里，医学的结论（要规律服药、要复查）没有变，但它走进了老人的担心里，在那里换了一副模样。老人这回听见的不是“长期”，而是“不要自己停”和“我们一起看”。

◆ 五、不是所有“翻译”都是创造：三种假翻译

既然要把信息放进对方的话里，就要提防几种看起来像创造、实际上不是的做法。第一种是只换词，不换意。设想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要向老人宣传防诈骗，他把一份正式的文件改写成口语，再念一遍。词是口语了，但里面的例子还是年轻人的网购套路，老人听完，觉得“跟我没关系”。词换了，意思并没有进入老人的生活。真正的“乡谈”，是从对方的日子里取例子：老人怕的不是“网络钓鱼”，而是“电话里自称孙子的人”。

第二种是迎合。为了让对方听得进去，把信息削软了，甚至改了。比如，一个人明知朋友的做法会带来麻烦，却因为“朋友爱听好话”，用对方喜欢的话说了一通，核心的提醒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五旬节的特点是：话变了，信息没有变——他们讲的依然是“神的大作为”。如果为了对方听得顺耳，把核心也换掉，那不是乡谈，是讨好。第 4 章的三条判别里，第三条是：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迎合在这一问上过不了关。

第三种是操控。知道对方的话是什么，于是用对方的话包装自己的目的。比如，推销的人懂得用乡音套近乎，说“咱们都是自己人”，转手就让你签下不合适的合同。乡谈被拿来做了工具，而不是做了桥。判断的办法，仍是三条判别：它在不在真理里？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守没守住核心？操控在第一问就倒下了，因为它把自己的真实目的藏了起来。这三种假翻译，共同点是它们都只用了“对方的话”这一半，没有同时守住“同一个信息”那一半。真正的乡谈有两个条件同时成立：话是对方的，事是真的。缺一不可。

◆ 六、乡谈里藏着尊严：被听见的方式，是一个人的位置

乡谈为什么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方便理解，更因为它是一个人被如何对待的方式。设想一个新媳妇嫁到一个别的省的婆家，婆家人说一种方言，她听得半懂。吃饭时，大家说笑，她笑得很勉强。有一天，婆婆特意学了一句她家乡的话，叫她吃饭，口音很怪，发音全错，全桌人都笑了。可新媳妇的眼睛湿了。那句话没有信息量，却传达了一件事：你的乡谈，在这个家里是有位置的。

反过来也一样。当一个人长期被要求“用我们的话说”，他会逐渐发现：我真正的话，在这里没有人听。这种被迫的翻译，是一种慢性的消耗。他不是不能说，而是每一句话都要先经过一道自我审查，才能出口，说出来之后又不再像自己。五旬节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可能：翻译的成本，由发出信息的一方先付。门徒说别国话，不是因为那些人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信息要到达他们，就应该先去到他们那里。这也修正了我们常常带着的一种想法：沟通不顺畅，是对方的问题。“我说的明明很清楚，是你没听懂。”也许是。但如果那个信息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你希望它真的在对方那里生根——那么，让它出现在对方的话里，是你的事。

前面强调的是说的一方先付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听的一方没有责任。经文里听的人，是“聚集”“纳闷”“彼此说”的——他们停下了手里的事，愿意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人当场转身就走，说“这些人疯了”，五旬节的创造就无从落地。所以乡谈的格局，其实是双向的：说的人走向对方的话，听的人也向这件事敞开。

设想一个家里，老人新学了智能手机，儿女总是嫌他“怎么教都不会”。儿女一方，应当把操作换成老人的话：“这个小红点，就像信箱里有信。”老人一方，也要愿意学两三个新词，愿意在第一次不熟练的时候不立刻说“我不学了”。两边各走一步，家里才有了新的话。这也是在说：乡谈并不是把某一方永远放在“被迁就”的位置上，而是让每一方都在某些时候做那个“先走向对方”的人。谁先谁后可以轮换，不变的是：两边都没有待在原地等对方过来。

围绕这件事，有两种很常见的虚幻解法，值得点出来。一种是“我已经说了”：话说过了，责任也就卸了。这是一个让自己平息的办法——我尽了本分。但对方没有收到，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责任被转移。它很快复发：同样的事再发生，你会更气恼，因为“我明明说过”。还有一种是“用工具翻译一下”：现在有很多翻译的小工具，可以帮忙转换词句，当然有用。但词句转换不等于意思出现：一个人把冷冰冰的道歉，换成各种语言说一遍，仍然是冷冰冰的。第 53 章会讲，AI时代的新工具让翻译更快，但爱仍要在关系里涌现，这里先点到为止。

这两种做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信息”这一端做功夫，没有去改变“信息到达的形状”。所以曲线是：平息（我说了），复发（你又没听），升级（你根本不尊重我）。创造的做法要多走一步：问对方的话是什么，然后让同一件事在那里出现。

◆ 七、五旬节也有人不接受：创造不保证被理解

经文接着写了一笔，不要漏掉：有人诧异，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大意，徒2:12-13）。这提醒我们，哪怕做的是创造，也不会自动被所有人接受。有人会误读，有人会嘲笑。创造不是保证人人满意的办法，它只是一条比强求和部落化更有出路的办法。随后，彼得站起来讲话，把核心的信息，用听众熟悉的

经文与处境说了出来；那一天，加添了约有三千人（徒2:41）。接着，经文写这些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徒2:42）。

留意这里的次序：先是各人在自己的话里听见，然后才是一起掰饼。门徒本来就“聚集在一处”（徒2:1），听众是“虔诚的犹太人”（徒2:5），共同的敬拜与身份早已存在；所以说，不是“共同生活之前什么都没有”。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共同生活是之后长出来的，不是靠先规定“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换来的。这是本章最值得带走的一条：更大的共同生活是回流，不是前提。只有当每个人在自己的话里被接住了，一起吃饭才不是一场表演。

还要补一个条件，免得读成“只要学会乡谈就行”：五旬节的乡谈能落地，正因为听的人和说的人之间，已经有一层很厚的共同的东西。放到毫无共同层的陌生群体之间，比如有过仇恨、没有任何共同敬拜或共同事业的两群人，这个形状未必管用，先要做的是慢慢建起一个最薄的共同层，一起做一件小事，再谈乡谈。这个形状有边界，本书不拿它去包治一切。

◆ 八、日常里

有这样一对夫妻（设想的）：妻子是工程师，说话讲究精确；丈夫是幼儿园老师，说话重感觉。有一天，妻子对丈夫说：“你最近的情绪有点不稳定，建议你调整一下作息。”丈夫当场沉默了，觉得自己被评估了。妻子莫名其妙：我没有说错呀，我是关心。这是医生与老人的另一个版本：话是对的，没有进入对方的话里。

之后，妻子试着换一种说法。有一天晚上，她没有给建议，而是说：“我看你这几天回来，脸色不太好，今天班上是不是特别累？我给你煮碗面，你坐一会儿。”丈夫说：“你今天怎么不‘建议’了？”她说：“我想用你听得懂的话。”丈夫笑了，说，其实你那句“建议调整作息”，翻译过来就是“我担心你”。两个人都笑了。这次对话没有改变妻子的性格，她依然是工程师，依然精确；也没有改变丈夫的性格，他依然重感觉。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办法：妻子先翻译，丈夫也学着在妻子说“建议”的时候，听一听后面的“担心”。不过这一回是顺利的；有些夫妻试了几个月，对方仍旧只听见“被评估”，这时不妨请一位咨询

师或可信的朋友帮着做翻译，也不必把“没翻成”算成谁的失败（第 4 章有明文）。夫妻之间的乡谈，就这样一点一点长出来了。

带 走 的 话

五旬节不是把人变成说同一种话，而是让同一件事，在每个人自己的话里出现。想让一句话真的到达对方，先付翻译成本的，应当是发出信息的一方。共同的生活不是靠规定大家一样换来的，是在每个人都被接住之后长出来的。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 这一式：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五旬节里，同一个“神的大作为”没有用同一种形式显露，而是随着听者的差异（各人乡谈）生成各样的显露（S），又靠原有的共同敬拜这一层纠缠（E）把它们连在一起。三拍上，张力积累是巴别之后各族的分散与隔阂，形状改变是“信息走进各人的话里”，回写是后来的彼此交接、掰饼，共同生活由此加厚。单中心的尺子量错的是“沟通成功”：只数“我说了没有”，量不出“它在对方那里有没有出现”。反向中心（各说各的，不管听的人）同样是把中心挪到了自己。

怎样算错：若把信息放进对方的话里之后，对方仍旧收不到，或收到的已不是原来那件事，这个“翻译”就是迎合或操控，不是乡谈；若在毫无共同层的群体里，不先建共同层也能靠乡谈和解，则本章对共同层这一前提的判断需要收窄。

◆

09

第 9 章

列国的荣耀进城：从巴别到新耶路撒冷

>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启21:24）
>
>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启21:26）
>
>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启7:9）

◆ 一、一张合影里，每个人都想站在中间

设想一个村子，过年时要拍一张全村合影。摄影师来了，要大家排成三排。前排站老人和孩子，中间站青壮年，后排站个子高的。刚排好，就有人不满意：村里的几位大姓家族，都觉得自己该站中间；外来落户的几户，被安排在最边上，心里别扭；还有一位读过大学回乡的年轻人，说：“要不这样，我们都不要分前后，围成一个圆。”大家一听，似乎有道理，围成了圆，结果照片出来，所有人都挤成一团，脸小得看不清，谁也不满意。

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这一部从头问到现在的问题：一群不同的人，怎样才能在“一起”里面不丢掉自己？排成整齐的队伍，有人被压在后面；围成一个圆，人人平等，却看不清任何一张脸。巴别塔的方案是让所有人长得一样；部落化的方案是各拍各的合影。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给了第三种画面：一座城，列国的人带着各自的荣耀走进去。本章是第二部的收口，我们要看这幅画面怎样与巴别塔对看，也看它怎样指向下一部要做的事。

◆ 二、从天而降的城，对着往上盖的塔

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写了一座城。先看它从哪里来：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21:2）。巴别塔的人，是从下往上造——“塔顶通天”（创11:4）；这座城，是从上往下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对照，但不要把它读成“人不能

造东西、只能等着”。本书在这里只取一层意思：巴别塔是人为了免得分散，靠自己的力量把所有人焊在一起；新耶路撒冷里，把人聚在一起的那个核心，不是人自己攒出来的。这一点第 7 章也碰到过：在保罗笔下，这个位置不靠任何一方的资格。

再看光。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21:23）。巴别塔的人要“传扬我们的名”，城里照亮一切的，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名，而是一束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光。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启21:24）。注意这个“在城的光里”：列国没有失去自己，他们是行走在一束共同的光里。

再看门。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启21:25）。巴别塔的建造者恐惧分散，所以要把人关在一座塔下；这座城的门却是不关闭的。一个不怕分散的共同体，才能把门一直开着（本书的读法，待验）：它的核心不靠“都在这里”来维持，人可以出去，可以进来，核心不会因此消失。

◆ 三、列国带着荣耀进来：差异没有被熔掉，荣耀是一族最好的样子

这一章的核心，是启示录21:24 与 26 那两个短句：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这是圣经里最令人惊讶的一幕之一：列国还在。经文没有说“列国被合为一个国”，也没有说“列国的荣耀都被烧掉，只留下一种荣耀”。列国是列国，君王是君王，他们带来的东西称为“荣耀、尊贵”，也就是每一族最好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读成对巴别塔最深的回答。巴别塔的人怕分散，于是压平；五旬节让人在自己的话里听见；到了这里，各族不仅保留着自己，而且把各自最好的拿出来，放进这座城。这意味着，这座城因着列国的到来而丰富——它不是一座预先造好、等人来住的城，而是一座有各族的荣耀加入的城。第 6 章说，身体里软弱的肢体更不可少；这里则是，每一族都不可少。少了一族，这座城就少了一种荣耀。

启示录7:9 是同一个画面的另一个角度：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经文接着写，他们大声喊着，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启7:10）。这里请注意两件事：第一，“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清楚地列出来，没有被合并成一个词。第二，他们同声喊着一句话。多样的人，同一个朝向。这和罗马书14章“为主吃、为主不吃”是同一个格局，只是放大到了极处：做法万千，朝向一个。

◆ 四、这座城不是“什么都可以”

读到这里，要防一种误读：既然列国的荣耀都归给城，是不是什么荣耀都能进来？经文在同一章里留了一句话：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21:27）。这句话很重，它提醒我们，这座城有它的边界。多样不等于没有标准。

谁的名字在册上，不是本书能说的事，称义与救赎论交给教会传统。本书只借用“这座城有边界”这一点：多样不等于没有标准。这和身体的格局是相通的（本书的读法，待验）：神经血脉不能断，肢体千差万别；新耶路撒冷里，光是神的荣耀，羔羊是灯，外围则宽到列国的荣耀、尊贵。若有人把“列国的荣耀进城”读成“所有做法都平等”，他是丢了城里的光；若有人把“不得进那城”读成“只有与我一样的才能进”，他是把边界扩成了外壳，重新盖起一座巴别塔。至于具体哪些事属于核心、哪些属于外围，这是教会历来争论的事，本书不判。

◆ 五、今天可以练习的三个动作

既然这座城不是靠宣布而是靠练习，我们不妨把它落成三个小动作，让读者今天就能做。第一个动作是问：在下一次家庭或团队的讨论里，对一个与你不同意见的人，问一句“你为什么这样看”，然后真的听完，不急着反驳。设想一对父女，女儿选了一个父亲不看好的专业，父亲没有再劝，而是问：“你喜欢这个专业哪里？”女儿说了半小时。父亲没有改变看法，但他第一次知道，女儿的选择背后有一整套理由。这一问，是把对方的“荣耀”请进来的第一步。

第二个动作是摆：在共同的地方，给对方的东西留一个位置。一个公司的墙上，除了公司的口号，也有各部门的小成果；一个家里的客厅，除了父母的奖状，也有孩子的画。位置摆出来，就是在说：你的东西，是这个地方的一部分。第三个动作是归：在重要的场合，主动把自己的功劳或做法放在共同的目标下面，而不是摆在对方面前比较。设想两位同事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汇报时，一位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方案”，并具体点出对方贡献的那一块。这个动作一做，对方多半也愿意回应。不过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先让功：如果对方总是把功劳整个拿走，一再不接这份好意，那就要另行处理，比如把分工和署名事先写明，请主管或第三方来定，这不是小气，也不算坏了“归与”。三个动作都很小，但都是在为“门不关闭”的格局打基础。

◆ 六、虚幻解法：用“终点”免除“今天”

说到这里，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既然将来所有人都会在一座城里相聚，所有差异都会化解，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吧。今天的冲突，“将来就好了”；今天的委屈，“天上有赏赐”。这听起来很有盼望，其实可能是一种虚幻解法：用终点的美景，替代今天的创造。

设想一个家，两兄弟为老屋分产闹僵，教会里的人劝他们：“到天上就和好了，现在忍一忍。”忍了十年，两个人都忍出了病。这个劝告里有两样东西混在了一起：一样是真的盼望，一样是不去创造的借口。真盼望，是在今天的张力里看见下一步的形状（第 27 章会专门讲）；借口，是把所有的形状都推到“将来”。曲线也是一样：暂时平息（有盼望了），很快复发（现实没有变），级别升高（甚至连盼望都开始被怀疑）。

启示录的画面并不是让我们等，而是让我们朝着它的形状现在就开始练习。一座列国荣耀进城的城，不会突然从一群只会强求同一的人手里长出来；它需要今天的人，在今天的饭桌上、会议室里、教会长椅上，先学会让别人的荣耀进来。这并不是说我们能靠自己造出新耶路撒冷（经文明说它从天而降），而是说：走向它的人，不会在今天做相反的事。

◆ 七、回望第二部：一条线索

现在可以把这一部的五章连起来看了。第 5 章，我们看到强求同一的结局是分散，部落化是它的另一面，两者都是在冲突面前做减法。第 6 章，身体的比方告诉我们，团结不在长得一样，而在能互相感知，软弱的肢体更不可少。第 7 章，“都成为一”拆掉的是门槛，不是面貌，要分清哪一层的一。第 8 章，五旬节让同一个信息出现在各人的话里，多样被承认，而不是被取消。第 9 章，则把画面放到极处：列国带着各自的荣耀走进一座门不关闭的城。

这五章合起来，是一条从巴别到新耶路撒冷的弧线。它的形状是：起点是一个怕分散的统一，终点是一座容纳多样的同一；中间的路，是同一性谱系——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可以异。这条弧线告诉我们，在这一部读到的这些经文里，圣经不是在反对“合一”，而是在反对用压平差异来求合一。它也告诉我们，多样并不是合一的敌人，而是合一的内容。

还要老实补一个限定：食堂里的轮流掌勺（见下面“日常里”），起作用是在一个人人好意的小社区里。放到有过历史仇恨、有过伤害没有清算的两群人之间，“荣耀进城”的三个小动作远远不够，那需要先有公开的承认、公正的安排，往往还要有第三方长期的陪伴。不能指望一次问话、一个合影，就把那样的伤口收了口。

但这条弧线也留下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知道了谱系的格局，怎么做？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冲突——一家人、一个团队、一场争论——怎样找出那最薄的一层？怎样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的做法？怎样让新的做法回过头来加厚核心？这是下一部要回答的，我们把它叫做“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分三步：分层、生成、回流。第二部给的是画面，第三部给的是手艺。

◆ 八、三条判别放在这幅画面上

用三条判别看这座城，也可以看到它为什么是“创造的爱”的终点图景，而不是一幅装饰画。第一条，在不在真理里：列国是以“列国”的身份进来的，差异完全显露；不洁净、虚谎的东西不得进来，真理有它的边界。第二条，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座城不是任何一族原有的样子，是一件因着列国的加入才有的新东西。第三条，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光是神的荣耀，灯是羔羊，这一层不动，也不由任何一族来代替。三条都是“是”。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反过来的用法：当我们今天的共同体——家庭、团队、教会——想知道自己走偏没有，可以对照这三条。门是不是越关越紧了？列国的荣耀是不是只剩一种？光是不是被换成了某一族的名？这些问题，比任何关于“合一”的口号都更诚实。

◆ 九、日常里

比如一个办在老小区里的社区食堂（设想的），来吃饭的有本地老人，有从各省来带孙子的老人，有几户少数民族家庭。食堂最初只有一个大锅菜，味道偏本地，很多人吃不惯，来的人越来越少。食堂的负责人想统一口味，改了几次配方，没有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后来一位大妈提议：每周留一天，由不同的家庭轮流掌勺，做自己家乡的菜，食堂出材料。

头几次，场面有点乱。本地的老人嫌辣，外地的老人嫌淡，掌勺的人也紧张，怕做砸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大家开始记得“周三是某某家的日子”，提前来排队；有人开始问：“你们这个菜怎么做？”本地的老人学着做了一道外地的菜，外地的老人学着做了本地的汤。食堂没有变成一个口味，但变成了一个“有来有往”的地方。每个家庭的菜，是各自的荣耀；食堂的灯，是“让每个人吃得上饭、坐得下来”这件最薄的事。那个年底，食堂的墙上挂了一张大合影，没有人站在中间，因为合影是在一张长桌两边拍的，每个人都看得清脸。

带 走 的 话

圣经描绘的终点，不是巴别塔的重建，也不是各族散落，而是一座门不关闭的城：核心极薄，由光来守；外围极宽，由列国的荣耀来丰富。想让今天的家、团队、教会朝这个方向走，不是靠喊“合一”，而是靠先学会让别人的荣耀进来。盼望不是推迟创造的借口，是创造的方向。

小　账

这一章把三大方程放在整条弧线上读：从巴别到新耶路撒冷，是 S、D、E 三者关系的一次大重排。巴别塔是 D 被压成零，E 成了捆绑，S 成了一副壳；新耶路撒冷里，D（列国与他们的荣耀）完全保留，E（同一束光、同一个朝向）极薄却极稳，所以 S（城的显露）因 D 的加入而更丰满，这正是 S=F(D,E) 的方向。三拍放到全书弧线上：巴别的分散是第一拍的张力，五旬节与身体是形状的改变，城是回写所指的方向。单中心的尺子会两头量错：把“列国”看成要消解的杂质（强求同一），或把“城”看成列国的并排（反向中心），都量不出“光是共同的，荣耀是各自的”这个谱系。

怎样算错：若有一个只让一种荣耀进来的共同体，长期兴旺、没有人退到边上，则本章对“荣耀要各族都进来”的读法需要收窄；若“终点的盼望”让人在今天更愿意创造而不是更愿意等，那么对“用终点免除今天”的批评就不适用于那里。第二部到此为止，下一部讲这个谱系怎样一步步被造出来。

◆



第　三　部

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

导　语

升维要有手艺。这一部把“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拆成三步，再问它从哪里来。第 10 章讲分层：冲突里最先要做的不是让步，而是和对方一起找出最薄的、必须同的核心，样板是使徒行传第 15 章耶路撒冷的那次会议。第 11 章讲生成：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让对方在乎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这不是折中。第 12 章讲回流：新做法反过来使核心更厚，爱在这时成形；这一章只取以弗所书的一个方向，不拿日常的事去比拟十字架的代价。第 13 章提防学会这套手艺之后的第一个陷阱：把它当武器去裁决别人，而不是当砖头去建造。第 14 章回答这份创造力从哪里来：主线上，它在关系里长出来；第一次冲突两个人都还不会，可以借第三者、借经文、借时间。

10

第 10 章

分层：找出最薄的核心

>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徒15:28）

◆ 一、年夜饭吵了三年，到底在吵什么

设想一对年轻夫妻，小周和小林。结婚三年，每到年底都要吵一回：年三十这顿饭，在谁家吃。小周的父母住在本市，小林的父母在外省，来回要一整天。第一年，他们抓阄，小周家赢了。第二年，小林说“该轮到我了”，于是回了她家，小周的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第三年，两个人都很累，谁也不想再吵，就决定“各退一步”：年三十在小周家吃午饭，吃完立刻赶路，晚上到小林家吃一顿凉了半截的饭。结果呢，两边老人都觉得自己只分到一个匆匆的影子，两个年轻人在高速公路上疲惫得不想说话，到家后又为一句“你刚才怎么不早点催你妈”吵了起来。

这个故事里，每一次“解决”都是真诚的。抓阄是公平的，轮流是公平的，各退一步也是公平的。可是三年过去，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换了形状。这正是第 1 章讲过的那条曲线：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今年吵的已经不是饭，是“你家人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

现在问一个很笨的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表面上，是一个地点：谁家。可是把地点问到底，各人的答案并不相同。小周的母亲要的，可能是“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在桌边”这个画面；小林的父亲要的，可能是“女儿回来了，我亲眼看见她好好的”；小周和小林自己要的，可能是“别再这样赶路，别再这样吵”。这些东西有的很硬，有的其实可以商量。如果不先把它们拆开，所有人都在为“哪一顿、哪一桌”这一层使劲，而真正不能丢的东西，反而没有人说出口。把一团纠在一起的需要，拆成层，看哪一层是必须同的，哪一层可以不同——这就是本章要讲

的“分层”，是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的第一步。圣经里有一个最清楚的样板，就在使徒行传第 15 章。

◆ 二、耶路撒冷的那封信：一次教会史上的分层

事情的起头很简单，也很尖锐。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徒15:1）。这句话对于说话的人来说，并不是无理取闹。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几千年来神的百姓与神、与彼此相认的方式。他们不是要为难外邦人，而是真心觉得：要进这个家，就得先守这个家的记号。若不守，家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家？

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发生了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件事于是被带到耶路撒冷，由使徒和长老来商议。这里要看三个细节，因为分层就藏在这三个细节里。第一个细节是，会上并没有一开始就投票，而是先有了许多辩论（徒15:7），然后才轮到彼得起来说话。彼得说的是他自己的经历：神在外邦人身上做了什么，圣灵也赐给了他们，如同赐给我们一样，并不分彼此，神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大意，见徒15:7-9）。他接着问了一句很重的话：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徒15:10，大意）最后他说了一句成为这次分层的“最薄之核”的话：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徒15:11）。

第二个细节是，接下来众人静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大意，徒15:12）。这是双方的“显露”：不是各执一词的立场，而是各自看见的事实。第三个细节是，雅各最后作出判断，他援引先知的话，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徒15:19）。然后，才有了那封给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家外邦弟兄的信，里面说：“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徒15:28），这几件是戒食偶像的物、戒食血、戒食勒死的牲畜，并戒淫行（徒15:29）。

把这一幕画成一张图，就能看到三层。最里面、最薄的一层，是“得救本于主耶稣的恩”，这一层没有商量，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一样。最外面、最厚的一层，是整套摩西的规条，包括割礼，这一层被放开了，不再作为外邦人入门的条件。中间有一层很窄，就是那“不可少的几件事”：它们不是得救的条件（本书的读法，待验）；它们是两种人能同在一个桌子上的最小共守。为什么偏偏是这四样？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书不判；这里只读它的形状：它既不是零，也不是全

套。没有被一笔勾销，也没有被整体搬进来，而是被量过，被剪裁到刚好能让两边的人坐到一起。

◆ 三、分层的三个动作：拆开、拿掉、说出怕什么

从耶路撒冷这一幕里，可以提炼出分层的三个动作。这是用来整理的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不是说经文里写了三个步骤。第一个动作是“拆开”：把“我们一直这样做”和“必须这样才成立”分开。设想一个小区的邻里群，建群的人很早就定了一条规矩：晚上九点后不许在群里说话。几年后搬来一批新住户，其中有人是夜班护士，恰恰在九点之后才有空看手机，才有空回应别人的求助。老住户说：“这是规矩。”新住户说：“这规矩不合理。”两边都觉得对方不讲道理。若是拆开来看，“九点后不许说话”这条，到底是核心，还是一个手段？当初立这条的原因，是有人被半夜的群消息吵醒。真正不能丢的，是“夜里不被打扰”；至于是“全群禁言”，还是“可以说话，但消息静音”，那是手段的层。手段和目的一拆开，原先的僵局就松动了。

第二个动作是“拿掉”：对每一件被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试着在心里把它拿走，看这件事还成不成立。彼得的那句问话，可以被读成在做拿掉测试：如果拿掉割礼，得救还成立吗？他的回答是，成立，因为得救本来就不是靠割礼得的。反过来，如果拿掉“恩”，什么都不成立了。凡是拿掉之后整件事依然站得住的，属于可放开的层；拿掉之后东西就塌的，才是核心。这个测试要对双方都做，不能只对对方做。老住户的“九点禁言”拿掉之后，小区不会塌；新住户的“夜里能回应求助”拿掉之后，邻里互助也不会塌，可是他们真正怕的是被说成“不守规矩的人”。这个怕，也要放到桌上来量。

第三个动作是“说出怕什么”。每个人抓住一件东西不放，通常不是因为这件东西本身，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怕：怕被取代，怕被看轻，怕自己的一辈子变成笑话。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让割礼成为底线的，是怕“这个家不再是这个家”；而让另一些人不愿意守的，是怕“我们被当作二等的人”。彼得和保罗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这些怕一件一件显出来：神在外邦人身上做了什么，是双方都亲眼见过的。怕一旦被看见，就不再需要通过硬抓某个具体条款来表达了。这就是第 4 章三条判别里第一条所说的“在不在真理里”：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显露。分层没有这一步，就只是一方对另一方划线。

◆ 四、最薄，不等于最少

“最薄的核心”这个说法，很容易被听成“尽量压缩，能让就让”。这是个危险的误会。薄，不是说随意地少，而是说“不能再削”。像一块砖，薄到再削一刀就碎，那就是它的厚度，不是它可以更薄。设想两个人合伙开一家手工糕点小店，一个人说：“味道必须是我们当初定的那个味道”，另一个人说：“现在的顾客爱吃更甜的，咱们得改。”这两句话，如果当成一条线上的两个端点，答案只能是折中：甜一点、再甜一点，直到谁也不满意。如果分层，则要问：什么是这家店的“最薄之核”？可能是“酥皮的做法”和“食材新鲜”，这两条动了，这就不是原来的店了。而甜度、馅料、包装、份量，这些都属于可放开的层。没有这样的分层，“不能再削”的东西就会被一点一点磨掉：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最后店还在，魂没了。这就是第 3 章讲过的“放弃共同的同一性”，只不过是一小步一小步放弃的，所以格外不容易察觉（第 3 章里看到的是它的极端版本）。

反过来，如果把核心画得太宽，宽到连桌上的摆设、碗的颜色都成了“不可改变”，那就是第 5 章讲过的另一个极端：强求同一。耶路撒冷的会议值得细读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并没有说“既然要宽容，那就什么都不要求”，也没有说“既然要守家规，那就整套搬来”。信里留下了那几件“不可少的事”，说明这个共同体并没有把核心压成零；同时，信里明说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人身上，说明它也没有把核心膨胀成全套。核心的厚度，是被量出来的，而不是被喊出来的。

◆ 五、分层怎么做坏：划线的人、冒充的人、让掉的人

分层最常见的做坏，有三种。我们用一个设想的家庭来看。第一种是“一方单独划线”。设想一个家庭里，父亲说“厨房里的事，只能我说了算”，搬回来同住的儿子说“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做法”。父亲在这里把“厨房怎么用”划成了核心，并且是他一个人划的。这样划出来的线，对方只有服从或者反抗两条路。耶路撒冷的会议之所以可以服人，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是某一方宣布的：外邦人的经历有人说，犹太人的经书有人讲，最后的结论是“圣灵和我们定意”，是共同认定的。分层若不是共同做的，就成了另一种强求。

这里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谁来决定哪一层是最薄的核心？核心本身若有争议，分层就成了权力问题。耶路撒冷的会议由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共同定意（徒 15:22），有议事的人，有作最后判断的人，也有证词可核；家庭里则往往是谁声音大、谁资格老，谁就划线。本书没有一个万能的办法，只给一个能做的动作：各人

先分别写下“拿掉了这一条，这个家（这个店、这个团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了”，再摆在一起对照；两边共有的，多半就是核心的候选。若有一方始终不肯参与，只肯自己划线，那就回到第 4 章：试过，给过期限，找过第三方，对方仍不肯，设界线不是假爱。

第二种是“偏好冒充核心”。设想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动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底线。”可是“别人动我的东西”和“我最怕的是失控感”，哪一个是底线？前者是一个手段层的表达，后者才是真正的需要。把偏好叫作核心，是一种很常见的自我欺骗，因为核心有一种道德上的威严，叫了“核心”，对方就不好再商量。检验的办法依然是“拿掉”：如果换一种方式也能让我不失控，这个偏好就不是核心。

第三种是“把核心当偏好让掉”。这种情形往往出现在“爱”的名义之下：“我无所谓，你定吧。”有些人这样说，是真的无所谓；有些人这样说，是把自己真正不能丢的东西也一起交出去了，只因为害怕冲突。短期看，风平浪静，长期看，这个人会慢慢枯萎，或者在某一天猛然翻脸。这是“放弃自己的多样性，被推进对方的中心”的日常版。至于这是不是真的放弃，要看那条线后面还有没有守住最薄的那一层：如果还守着，那是真的随和；如果连最薄的也交了，那就是假爱。

这三种做坏，都在“各退一步”的口号下特别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没有分层。它假定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样厚薄的、可以均匀地切一刀。可是真实的冲突里，东西有轻有重，均匀地切，一定会切到不该切的地方。这就是虚幻解法的第一个缺陷：它在泄压的时候，没有看清哪一层承重。

◆ 六、分层要花时间，也要付代价

读耶路撒冷的这一幕，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分层是一次干脆利落的会议。可是经文里明白写着，这件事是从“大大的纷争辩论”开始的，中间有争论，有证词，有引经，有判断，最后还要派人带信去安提阿，让当地的弟兄亲耳听人把话说清楚。分层是慢的。它慢，是因为每一层都连着人的身份：对一个一辈子守割礼的人来说，放开割礼，不是改一条规矩，而是承认自己的父亲、祖父那一辈人活出来的东西，换了一个位置。这里的代价是真实的，不能因为结论正确就假装没有。

设想一位老教师，在学校里教了三十年，一向坚持学生必须手抄课文。现在年轻的同事提出，可以让学生用平板做笔记。老教师的第一反应是气愤，不是因为平板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三十年的方法被说成了过时的东西。这时候，如果有人只是说“时代变了，你要接受”，他会把这句话读成“你整个人都过时了”，于是抓得更紧。分层要做得成，必须先给这份“代价”一个位置：承认三十年的手抄，在他看来培养了专注和字感（他相信如此）；然后一起问，这份专注和字感，最薄的核心是什么，是“手写”这个动作，还是“把听到的东西自己消化一遍再写出来”？如果是后者，那么在平板上，也许有别的办法可以守住它。可是如果没有人承认代价，后面的所有讨论都会变成防守。

耶路撒冷的信，在这一点上值得细看。它没有一句话是在贬低割礼，它只是说：不把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人身上。犹太信徒的传统没有被说成错，它只是不再被当作所有人的入门条件。分层最讲究的就是这个分寸：不是“你的东西不好”，而是“你的东西在你这里是完整的，在这里不必是全体的条件”。

◆ 七、日常里

设想一对姐妹，姐姐叫阿云，妹妹叫阿霞，一起开一家做家常小炒的饭馆，开了五年。最近为一件事吵得很凶：妹妹想做外卖，姐姐坚决不同意。姐姐的理由是“外卖会毁了我们的口碑，菜一路送过去都凉了、软了”；妹妹的理由是“堂食越来越少，再不做外卖，下个月房租都成问题”。吵到最后，两个人都说了重话，阿云说“这店是我当年卖了金镯子开起来的”，阿霞说“你就是舍不得放手”。

这时有朋友提醒她们：先别争“做不做外卖”，先各自说，“如果这家店变成什么样子，我就觉得它不是我们的店了？”阿云想了很久，说：“要是菜不再是现炒的，就不是了。”阿霞说：“要是这店撑不下去，就更不是了。”这两句话一出来，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原来她们要守的东西并不矛盾。“现炒”是一条核心，“撑得下去”也是一条核心。外卖的形式，反而成了可以放开的层：可以只卖那几样不怕路上走的菜，可以限定每天的出餐量，可以让外卖单只在堂食不忙的时段接，甚至可以试一个月看结果。分到这一层，她们争的就不再是“做或不做”，而是“怎样做才不丢现炒”。这仍然需要她们接下来去生成、去试，那是下一章的事，但至少，她们不再在同一个地方互相使劲了。

回头看小周和小林。第四年，他们没有再抓阄，也没有再各退一步，而是各自先写了一张纸：年三十这一天，哪些东西拿掉了就不是年夜饭了。小周写的是“一

大家子围一桌，我妈能亲手端一道菜”，小林写的是“我爸能看见我好好的，不用赶路”。摆在一起，才发现两张纸上的东西，没有一条要求必须“在年三十晚上”或“必须在同一个地方”。接下来怎样安排，是下一章生成的事；但他们第一次在同一个问题上并肩，而不是互相使劲。当然，这样的分层一次做不成也是常有的：小周的母亲听完，仍坚持“年三十只能在家”，小林也不好硬劝。那就把期限放短，试这一年，来年再看，并请一位两边都敬重的长辈居中说话。

带 走 的 话

冲突里最先要做的，不是让步，而是分层：把“必须同的那一层”和“可以不同的那一层”分开，并且是双方一起分。核心要薄，薄到不能再削，但不能薄到零，也不能厚到全套。每一次“各退一步”之前，先问一句：我们退的，是不是承重的那一块。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这一式：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哪里真的不同”不是事先摆好的，要靠双方把各自看见的事实显露出来（耶路撒冷会上的述说），再加上双方既有的牵连（同属一个信仰的家），差异才被看清。在三拍里，分层发生在第一拍“张力积累”快转向第二拍的地方：张力已经大到必须看清是哪几根线在绷，才谈得上之后的“形状改变”。单中心的尺子（这个说法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在这里量错：以犹太人为中心，外邦人的“没有割礼”被读成“欠缺”；以外邦人为中心，犹太人的坚持被读成“顽固”，都把差异当成别人的毛病，没看成一层需要分开的东西。恐惧一来，人就抓紧一条具体条款不放，真正怕的东西被压了回去，分层便无从开始。

怎样算错：若按“拿掉测试”“说出怕什么”做完之后，双方指出的核心仍然互相冲突，且换了第三方、换了时间也无法并存，那么这个冲突不是靠分层能解的，要另想办法；若有人证明这三个动作可以被“各退一步”同样做到，则分层并无新意。

◆

11

第 11 章

生成：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

> 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13:52）

◆ 一、分好了层，然后呢

上一章留下了一个没有交代完的局面：开家常小炒馆的姐妹阿云和阿霞，终于弄清了各自不能丢的东西，姐姐要“现炒”，妹妹要“撑得下去”。分层做完了，两个人心里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早上，开门，备料，迎客，这一天该怎么过？分层只是把地图画出来，没有人能靠一张地图吃饭。

很多人在这里停住了，以为“弄清楚了就够了”。夫妻之间尤其常见：好不容易谈开了，说出了“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对方也点头，结果过了两个星期，一切照旧。因为谈开了的只是“知道”，并没有生出一件新的做法来承接这份“知道”。知道而不做，是另一种形式的忍耐，里面的压力还在，只是被说清楚了。说清楚的压力，反而比说不清楚的更难受，因为从此谁也不能再假装没看见。

所以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在分层之后必须走第二步：生成。生成的意思是，在那些可以放开的层上，造出一个以前没有的做法，让对方在乎的东西，在我这边也出现，而做法不是对方原来的做法，也不是我原来的做法。这一步，是整个创造力里最像“手艺”的一步，不是靠善意，而是靠想出来、试出来。

◆ 二、折中、分区、生成：三样东西要分开

先要把生成和两个最常见的近亲分开。第一个是折中。设想一家人要订爷爷八十岁生日宴的菜单，爷爷要吃咸口的腊味，孙女要吃清淡的蒸鱼，妈妈在中间说：“那就腊味少放点盐，鱼也多放点酱油吧。”结果端上来，腊味不像腊味，鱼不像鱼，爷爷皱眉，孙女也没动几筷子。这就是折中：在表面的诉求上各让一半，

拌在一起，每个人都分到一份“不是我要的”。双方都失去了一点，而没有任何新东西出现。

第二个近亲更难分，是分区、分账。腊味一桌、蒸鱼一桌，各点各的；办公室一半整齐、一半凌乱；两个人各管一个账户。把冲突分开安置，井水不犯河水，这常常是正当的让步，也常常是很好的第一步，没有人该为此惭愧。但分区、分账本身还不是生成：分开之后，各人的东西仍旧只在各人那一块里，对方的东西并没有在我这里出现，共同的那一层也没有因此变厚。后面会看到，分区要长成生成，中间还差一样东西。

生成是另一回事。生成是：腊味做成腊味，鱼做成鱼，两样都是完整的、原样的，可是它们被放进了一种新的安排里，比如腊味切薄片，配清淡的蒸菜一起吃，既保住了腊味的味道，也让蒸鱼的清淡成了解腻的东西；又比如这一回的蒸鱼由爷爷尝过点头才算定，下一回的腊味由孙女挑最不咸的那一块，各人的“东西”不只在自己的盘子里出现，也在对方的盘子里出现了，而且是以对方认得出来的样子。折中是减法，分区是切开，生成是加法：加的是一种安排，一个以前家里没有过的做法。

把话说得硬一点，判断一次“解决”是不是生成，本书看三条。一，双方各自最薄的那层核心，都被完整地满足，不是各让一半。二，出现了一个新做法，双方原本想要的东西都在其中以新的方式出现，这个新做法在折中里没有，在单纯的分区里也没有。三，它回头使共同的那一层更厚，也就是下一章要讲的回流。还有一个随手可用的小问法：当事人能不能在结果里指着一个地方，说“我在乎的那样东西，在这里”？这个问法是必要的，却不够用，因为分区的结果也能让人指出位置，所以要和上面三条一起用。

这里必须同时写下怎样算错：新做法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比如不再开口、不再提、绕着走，或者共同的那一层并没有变厚，那它就不是生成，不管它起了多好听的名字。它可能仍然是一个正当的让步，甚至是必要的、暂时的，但不要把它记成创造。

还要老实承认一个边界。有些东西真是零和的：一套房子，一场监护权的归属，一个只有一个名额的晋升。这里没有“可放开的层”，生成无处下手，折中、轮流、抽签、请人裁决，可能恰恰就是最好的答案，只要程序公平，双方都清楚这

是什么。本章批评的不是折中本身，而是两种情形：把折中当成创造来夸，以及明明有可放开的层，却懒得去找。

◆ 三、太13:52的家主：库里有旧的，手里要拿出新的

本章开头引用的那节经文，原本是耶稣讲完一连串天国比喻之后的收束：一个受过教的文士，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要分清两件事。经文本身的意思，是天国的门徒要既懂旧的启示，也懂新的启示，这是神学上的话题，本书不替它作定论。本书借这个家主的画面来说“创造的取料”（本书的读法，待验）：创造不是凭空变出，而是从库里取，库里有旧的，也有新的，而家主拿出来的，是旧的与新的放在一起的一桌东西。

这个画面里有三点值得留意。第一，库里有“旧的”：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习惯、自己家里传下来的做法，它们不是包袱，是库存。生成不是要先把库存清空，才能创造。第二，家主拿出来的是“新旧的东西”，不是“新的取代旧的”，也不是“旧的原样搬出”。换句话说，生成要求同时在场的是两样：对方库里的东西、我库里的东西，被我一并取用。第三，“拿出来”是一个动作。生成不能停在“我理解你”“我尊重你的做法”这样的态度上，它要落成桌上的一样东西。

设想两个合租的同事，阿凯是南方人，老蒋是北方人。冬至那天，老蒋说：“冬至不吃饺子冻耳朵。”阿凯家乡的习惯是冬至吃汤圆，取团圆之意。第一年，阿凯默默跟着包了饺子，心里有点失落；第二年，他忍不住买了汤圆，老蒋看着那一碗白团子，说了一句“怎么跟喂孩子似的”。其实两个人要的是同一样东西：冬至这一天，屋里要有人围坐，要吃点暖的，要有个“过节”的样子。这一层是同的。可饺子和汤圆是两种库存。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做法：每年冬至，饺子照包，汤圆也照做，但有一个规矩，汤圆是阿凯教老蒋捏的，饺子是老蒋教阿凯擀皮的，各人在“对方的东西”上都当一回学徒。到了第三年，老蒋开始嫌阿凯擀皮不够薄，阿凯开始笑老蒋的汤圆馅放得太甜，两个人在厨房里吵吵嚷嚷，却再也不是在争“吃什么”，而是在争“怎么做好”。这就是新旧同桌：谁的东西都没有被拿掉，谁的东西也没有变成了全体。头一年当然也有不合脚的地方，老蒋捏的汤圆煮破了半锅，阿凯的饺子皮厚得像饼，是那一锅糊涂汤让两个人笑了出来，规矩才算立住。

◆ 四、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几种常用的手法

生成的核心要求，是让对方在乎的东西在我这边出现，而做法不同。下面几种手法，是把日常里常见的生成整理一下，是本书的归纳，不是经文里的规定，也不是穷尽的。

第一种是“换形式”：同一份内容，换一个装它的容器。设想一对夫妻，妻子说：“你从来不跟我说你在公司碰到什么事。”丈夫说：“我下了班就不想再说话了，说话就累。”这两个人要的东西其实都有道理：妻子要的是“被你放在心上”，丈夫要的是“不被迫说话”。换形式的做法，可能是每晚睡前，丈夫在手机上给妻子发三行字，写今天最烦的一件事和最好的一件事；妻子这一边也有一个动作：她只回一句话，或者只回一个记号，并且约定那天晚上不追问、不分析，要问的话，留到周末散步时问一件。这样，妻子要的“被放在心上”出现了，丈夫要的“不必开口”也保住了，而且妻子也为此改了自己的习惯，不是只有一方在迁就。要是三行字变成了丈夫例行交差、妻子越看越空，那就回到上一节的验收，说明形式换了，东西没有换进去。

第二种是“换时间”：不是此刻同时满足，而是分期，轮流，延后。设想两个合租的年轻人，一个是夜猫子，一个要早起。他们不是简单地约定“晚上十点后不许发出声音”，而是给夜猫子安排每周两个“夜场”日，那两天早起的人提前说好，戴耳塞，次日不安排早课；其余的日子，夜猫子主动静音。换时间的好处是，每个人要的东西都被认真对待，而且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里被满足，不是被稀释。

第三种是“换位置”：划出区域，分层承担。这一种最接近前面说的分区，所以要特别留心它是否只停在“各管一块”。设想一家小公司，两位合伙人，一位爱把办公室收拾得整齐，一位爱把图纸摊满桌。后来他们没有再争，而是把办公室分成“公共区”和“工作区”，公共区守整齐的规矩，工作区由使用者自己说了算，但每周五下午，工作区的东西要归档。两个人的“东西”各有一块地方出现；而每周五的归档，是一个把两块地重新连起来的动作，没有它，这就只是分区。

第四种是“换承担者”：谁来做这件事，换一个人，或者换一个位置的人。设想一个家里，父亲总是为孩子的作业着急，孩子总觉得被盯。后来换成由孩子的哥哥每晚“检查十分钟”，父亲退到只问一句“今天顺不顺”。父亲要的是“作业有人把关”，出现了；孩子要的是“不被爸爸盯着”，也出现了。

第五种是“加一层”：在两个互相碰撞的东西之间，加一个缓冲或翻译的东西。有些团队里，销售说“客户要得急”，技术说“急了要出错”，最后设一个“加急通道”，规定走通道的单子必须附一页简短的风险说明。销售的“急”被承接了，技术的“稳”也被承接了，两者之间多了一张纸，纸上的信息，让双方都有了可以依靠的东西。以上这些，没有一样是妥协的口号，每一样都要想，要试。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手艺。有的会试败，试败了，换一种再来，这也是创造的一部分。

同一个人，对不同的人，做法也可以不同。生成的做法不是一个公式，同样的核心，在不同的关系里，会长出不同的样子。使徒行传里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会上，是坚决不让外邦人被强加割礼的一方；可是后来，他带着提摩太同行，因为那一带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徒16:3，大意）。经文也交代了，提摩太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妇人（徒16:1），他按犹太人的身份算。另一方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与他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勉强受割礼（加2:3，大意；当时的背景是另一场争论）。一个人，同一件事，两种做法。

如果把它读成“保罗前后不一致”，就看不到分层的力量了。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核心一样，割礼不是得救的条件；在提摩太那里，行割礼是为了让他能与当地的犹太人同行，它不再是“条件”，而是一个“桥”，而且他本来就有犹太母亲的身份，这个动作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并不直接冲突；在提多那里，若勉强受割礼，就会被读成“条件”，恰恰违背核心。所以，同一个动作，放在不同的关系里，意思不同，是该做还是不该做，要看它在这个关系里是不是在守着最薄的那层。经文没有写保罗是怎样权衡的，这一层是本书的读法。第 4 章已经从“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的角度讲过，这里只取一点：生成的做法要看关系，不能把一个成功的案例当成通用的模板。

日常里也是这样。设想一位母亲，对大女儿用的办法是“每周日晚上一起列下周计划”，因为大女儿爱规划；对小儿子，同样的目标——让他学会安排时间——却用了“让他自己选一件下周想做的大事，再倒推”，因为小儿子讨厌表格。目标是一个，做法是两个，不是偏心，是各自的库存不同。

◆ 五、生成也会假：怎么验收，怎样算错，试不成怎么办

最后要问，怎样知道一个新的做法是真生成，而不是又一种包装好的退让。有三条可以对照。一是看“对方能不能在里面认出自己的东西”。如果新的做法出来之后，一方说“这不就是你让我听你的吗”，那么它大概率只是披着新名字的原有格局。真正的生成，一方在新做法里会说：“咦，这个我熟，这是我那个东西，不过变了个样子。”

二是看“是不是多出了以前没有的东西”。折中是减，生成是多。新做法里有没有一个名目、一个习惯、一个小仪式、一张表、一个分工，是以前这个家（这个团队）里没有的？如果没有，只是把原来的东西重新排了一遍，那多半还是退让。

三是看“有没有回头加厚了最薄的那层”。这一条是下一章的预告：生成之后，共同的核心是更厚了，还是更薄了？若这个新做法让大家都更懂得“我们到底要守什么”，那它是真的。若试了一阵之后，核心反而松动了，说明生成时碰到了不该动的地方，要回到分层去重做。这三条与三条判别是对应的：第一条看真理，第二条看新东西，第三条看核心。

“怎样算错”也要有个期限，不然永远可以说“再等等”。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新做法试两三轮，每轮几周，每轮结束时各自回答一句话，“这样下来，我在乎的那样东西，在不在？”如果某一方两轮都说“不在”，或者说“在，可我是忍着的”，那么不必硬撑，回到分层，重新问最薄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试了几轮，回到分层也重做过，共同那一层仍然没有变厚，这个做法就只能算分区或折中，把它如实记作一个正当的让步，不要再叫它创造。

还有一件事要说在前面，免得读者以为生成是一次想对：绝大多数的新做法，第一次都不合脚。设想一位父亲和上初中的儿子，为手机吵了半年。分层后，他们认定核心有两条：父亲要的是“睡眠和功课有保障”，儿子要的是“不被当作随时要被收缴的嫌疑人”。第一个做法是：晚上九点，手机放到客厅充电，白天归儿子自己管。试了一周，儿子觉得“九点”像收缴，父亲发现儿子在被窝里用旧平板，两个人都很泄气。

这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事，是各自把失败解释成对方的错：父亲说“你看，你就是不自觉”，儿子说“你看，你就是不信我”。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次试验，问题就变了：这个做法里，哪一块是合脚的，哪一块不是？合脚的是“白天归儿子

管”，不合脚的是“九点收缴”这个动作，它的形状太像惩罚。于是第二个做法是：让儿子自己把手机放进客厅的充电盒，时间由他在两个选项里选，九点或者九点半，并且每周日晚上，父子一起看一次“这周手机用了多少”，不评价，只看。这一回，儿子说“这个我可以”。

第二次也不一定就是终点，生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每一次试错，都让“对方在乎什么”显得更具体一些。这里要紧的是姿态：把新做法当成一个两个人共同做的小实验，实验不成功，不等于人不行。很多人在家里一次次放弃，不是因为想不出办法，而是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被当成了判决。创造要有耐性，这份耐性也是爱的一部分，第 15 章讲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这里先点到为止。

可是耐性有它的限度：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的，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这里不再重复。

另外也要说，生成并不追求新奇。有些时候，最好的生成只是把一个老办法放到了一个新位置上。家里祖母传下来一个“饭前不看手机”的老规矩，放在今天，被年轻人读成“管得宽”。可是如果把它改成“每天晚饭这半小时，谁的手机都进篮子，祖母的电话也在内”，规矩就从“管你们”变成了“大家一起”。库里的旧东西，被拿出来，只是换了个位置。家主的画面在这里再次适用：不是每样东西都要新造，库里有的，会用就是创造。

◆ 六、日常里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老耿爱存钱，一毛钱也不肯乱花；妻子小蓝爱把钱花在经历上，旅行、朋友聚会、一顿好饭。过去几年，他们的争吵几乎都是同一场：老耿说“你太不为将来想”，小蓝说“你活得像一台账本”。他们后来也分过层，发现核心有两条：一是家里要有一笔“出了事能扛住”的垫子，二是日子不能只为了明天而活。

分层之后，他们先做的是分账：设了两个账户，“垫子”由老耿管，“经历基金”由小蓝管，每月各自固定转入。这一步是正当的，也确实止住了月月重演的那场吵，但只到这里的话，它只是分区：老耿的东西在老耿的账户里，小蓝的东西在小蓝的账户里。头一年也有不合脚的地方：小蓝三月就把半年的经历基金花在一次旅行上，老耿看着账户见底，嘴上不说，脸色全在；老耿提出看看小蓝的账，小蓝觉得被审。

于是他们补上了第二样东西，才是新东西：每年年底开一次“年终账”。规矩是两个人互相审阅对方的账户，但不许问“你怎么花了这么多”，只许问两句话，“这一笔，你要的是什么”，“这一年，垫子够不够你睡得着”。老耿第一次老老实实听小蓝讲那趟旅行里让她记到现在的那一小时；小蓝第一次看清了垫子到底厚到多少，老耿才不再半夜算账。两个人的东西不再各在各的账户里，而是在对方的眼睛里也出现了：老耿开始为经历基金做预算表，小蓝提议把垫子超出的一笔，拿去做一次两个人的远行。他们都没有变成对方，共同的那一层，“日子既要稳也要活”，也比以前厚了。若有哪一年，老耿又在悄悄吃亏地省，或小蓝又在应付着开会，那就说明年终账变成了例行公事，要回头看分层。

带 走 的 话

分好了层，还要造出新做法。生成不是折中，折中是各少一半，生成是各人在乎的东西都在场，只是换了形状。每个人都应该能在结果里指出自己的那样东西在哪里。同一个核心，在不同的关系里会长出不同的做法，不要把一次的成功当成通用的模板。

小　账

生成，在九步里是“重组”，这里取的是一般意思：把分化之后的各层要素按新安排重新接起来（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在三拍里是第二拍“形状改变”：上一章看清了哪几根线在绷，这里真把形状变了，压力才算被改了形，而不是被放了气。落到三方程是 S=F(D,E)：新做法（显露）由已看清的差异和双方既有的牵连共同生成，所以必须先分层、再生成，次序不能反。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只问“谁让了多少”，会把生成误判成折中，因为生成里没有谁让，只有多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只看“有没有分开”，又会把单纯的分区误当成生成。六路径讲“换路即前进”：阿云和阿霞先争“做不做外卖”走不通，换成先问“什么样就不是我们的店了”，路就通了。

怎样算错：若新做法试了两三轮，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共同那一层没有变厚，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那个做法只能记作让步，不能记作生成。

◆

12

第 12 章

回流：“造成一个新人”

>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弗 2:14-16）

◆ 一、新规矩用了半年，只是安静了，还是变好了；回流是什么：新做法反过来使核心更厚

上一章把新做法造出来了，可做法落了地，只是第二步。它跑上一段，到底是把问题盖住了，还是把人和关系改了，要等一等才看得见。

设想一个小区邻里群。老住户嫌夜里的消息吵，夜班护士的作息又恰恰在夜里，两边争了一场，后来改了做法：群里照常可以说话，但消息默认静音，若真有急事，发消息的人在开头加一个约定好的记号，记号会让手机响起来。这是一次不错的生成。半年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区。

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群里很安静，没有人再吵，那个记号几乎没有人用过。大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这可能是新做法在正常运转，规矩立住了，只是还没遇到需要检验它的事；也可能是大家绕开了彼此，那场争论像一块不愿再提的伤疤。单看安静，分不出是哪一种。第二种，群里仍然有些摩擦，因为有人滥用记号，发“大家看看这个团购”也加上了急事的标记，老住户重新觉得被打扰，于是又开始说“还是该回到九点禁言”。第三种，却是另一幅景象：有一天凌晨，一位独居的老人在家里摔了一跤，按下了群里的记号，夜班下班的护士恰好在回家的路上，第一个赶到，叫了救护车。从那以后，群里多了一个小小的“夜里互相照应”的名单，老住户主动问护士们愿不愿意加入，护士们也比以前更愿意回应白天

的小事。当初立“夜里不被打扰”这条规矩的人，这时说的是：“原来夜里不被打扰，是为了让夜里真有事的时候，我们都能被叫醒。”

这三种结果，第二种是复发，第三种就是本章要讲的“回流”，第一种则要分开看：它未必是失败，一个够用的和平本身就有价值，很多健康的关系并不需要再生出什么“新人”；它只是还没有给出判断的材料。同一个新做法，有的把核心推得更厚，有的只是把问题盖住，有的甚至让问题升级。区别不在做法的聪明程度，而在这个做法跑了一段之后，有没有反过来改变最初那个核心。还要说明，第三种里的“凌晨摔倒”只是一个让回流被看见的机会，不是回流的条件：没出过事，不等于没有回流，日常里的小回流也许只是某天有人说一句“夏天你们家老人要是闷，在群里喊一声”，而护士们真的喊了。

前两章，我们走了两步：分层，找出最薄的核心；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第三步是回流：新做法跑起来之后，它的经验、它的成果、它带来的新关系，倒流回去，使那个核心变得更厚、更有内容，也使双方对“我们到底在守什么”有更丰富的理解。

核心为什么会变厚？上面的邻里群给了一个例子。最初的核心只是一句话：夜里不被打扰。它很薄，薄到只剩一个否定：不要吵我。经过一轮创造，这个核心变成了：夜里不被打扰，但真有事的时候，要被听见。后一个版本更长，更有内容，也更能守住，因为它同时容纳了老住户和护士两种人的需要。核心变厚，并不是在原来的一句话上加了一些条文，而是对那一句话的理解长出了新的肌理。

回流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变化。第一，是核心的内容变厚了，双方对“必须同的那一层”有了更多共同的经验。第二，是双方的身份变宽了。以前老住户只是“老住户”，护士只是“新搬来的人”，现在老住户多了一个“被护士救过邻居的人”的身份，护士多了一个“被老住户当作自己人”的身份。每个人的自我不是被取代，而是被加宽了一些。第三，是关系本身有了方法。下一次再有冲突，这个小区知道怎么做：先分层，再造做法，再看回流。这种“知道怎么做”，是一件实实在在的资产，不会因为某个具体问题过去而消失。

这三个层面里，第三个最容易被忽略。很多人解决了一个冲突就算了，没有意识到，真正留下来的是方法本身。一个家、一个团队、一个教会，在经历了几次真正的化冲突之后，会变得不太一样，不是更温和，而是更有手艺。

◆ 二、以弗所书的画面：墙、冤仇、新人

本章开头的经文，说的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最深的隔阂。写信的对象是外邦信徒，信里提醒他们：从前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弗2:12，大意）。“中间隔断的墙”，说的就是两群人之间的那堵墙。这堵墙不是一个误会，它有历史，有律法的规条，有各自几千年的记忆。经文把“冤仇”与律法的规条连在一起说（至于两者在这句里是并提还是等同，读法有分歧，本书不判）。本书顺着这个方向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冤仇不只是脾气问题，也是会被写进体制和习惯里的东西。

经文接着说的，是这堵墙被拆毁，冤仇被废掉，目的是“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里有几处措辞值得慢读。第一，是“造成”：这不是“调解”“劝和”，是“造”。第二，是“新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也不是两者的平均，更不是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或犹太人变成外邦人。第三，是“两下”：经文始终说“两下”，两下在新人里没有消失，也没有变成同一个模样，关于这一点，第 7 章已经细读过。第四，是“成就了和睦”：和睦是造的结果，不是造的前提。

这个画面和我们前面讲的三步很接近，但本书要谨慎：弗2章所说的，首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是神学上的主题，其中的代价与奥秘，不是日常的化冲突所能比拟的（十字架的代价，第 44 章会专门读）。本书所取的，只是一个方向：“和睦”不是把两边的人劝得不吵，而是有一个新东西被造出来，使两边都有地方站。当两下归于一体，不是抹掉两下，而是双方多了一个共同的“人”，这个“人”里，两边的东西都在场（本书的读法，待验）。“新人”在传统上还有教会合一与基督论的含义，交教会传统。

“废掉冤仇”这一句也有日常的意思。冤仇一旦写成了规条，就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要废掉，不是装作没有发生过，而是让那条规条不再被用来衡量人。设想

一个有两派亲戚的大家族，因为多年前的一场遗产纷争，两家人在红白喜事上互不说话。后来有一年，一位晚辈张罗清明祭祖，说：“我们把名单合成一份，谁家的人都写在上面。”这一份合起来的名单，不是忘记了纷争，而是一件新的、共同的东西，使过去的那条规条（“你们家的人不算”）不再通行。

◆ 三、回流有信号：怎样知道它真的来了

回流不是一句口号，它有可以看见的信号。下面几个，也是本书的归纳，不是经文给出的清单，也不是每一种冲突里都会全部出现。信号不出现，不等于失败，新做法也许只是还没遇到检验它的事；但长期一个都不出现，就要回头查。第一个信号，是过去的冲突变成了可以讲的故事。以前一提那场争吵，大家立刻脸色变了；现在，可以笑着说“还记得那次，我们为了一个群消息闹成那样”。冲突没有被删除，它被收进了共同的历史里，从“伤口”变成了“经历”。这个变化，可以用一个小测试来看：当事人能不能在没有第三个人劝的时候，平静地提起它。

第二个信号，是新做法被带到了别的地方。邻里群的记号，后来被用在了业主委员会的通知上；饭馆姐妹的“现炒”规矩，后来成了新员工的第一课；两个同事的冬至，到了春节也有了类似的安排。新做法不再只是为某一次冲突打的补丁，而成了一种可以搬运的做法。能搬运，说明它里面有某种比具体情形更深的东西。

第三个信号，是双方开始主动为对方的东西留位置。以前每一次，让位置都是被逼的；现在，会有人自己提出来：“今年冬至，要不要多包点你家乡那种馅的？”这种主动，是回流中最珍贵的东西，因为它意味着对方的东西已经成了“我们的东西”。

第四个信号，是下一个冲突来的时候，不再从头吵起。两个人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先走分层，先问一句“这件事里我们最不能丢的是什么”。当然，吵还是会吵，但吵的方式变了。这四个信号，没有一个是“从此永远不再有冲突”。回流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厚的起点：下一次冲突，会在更厚的核心上展开。

怎样算错，也要说出来。给一个观察期，比如半年到一年，看三样：核心的说法有没有变化，还是仍旧只是一句“不要吵我”；新做法被滥用的时候，有没有人去修正，还是任它烂掉，大家悄悄弃用；上面四个信号，有没有哪怕一个出现过。

如果这三样都是否定的，那么这个新做法大概只是平息或分区，本章说的回流没有发生，该回到分层，重新问最薄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读到这里，有人也许会问：那爱在哪里？是在最后“和睦”的那一刻，还是在整个过程里？本书的主张是这样：爱的根在整个过程里。愿意分层，是爱；愿意花时间去听对方到底在怕什么，是爱；愿意在失败的第一版后再试，是爱。但是，爱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成形，要看回流。因为只有回流发生了，双方才会真切地感到：我们之间多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你给我的，也不是我给你的，而是我们一起造出来的。这时候出现的那种东西，用日常的话说，是亲，是“我们”。

设想两个同事，一个爱抠细节，一个爱冲在前面，三年来相处得不太融洽。后来因为一个项目，他们不得不一起想办法：爱冲的人负责向客户拿需求，爱抠的人负责在交付前把风险列出来。项目做完那天，两个人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却一起去吃了顿饭，爱冲的人说：“其实我现在不怕你挑毛病了，我反而觉得没你我有点慌。”这句话，不是在称赞对方，是在说“我的做法里已经有你了”。这就是爱涌现的形状：不是我对你好，而是我们之间长出了一个共同的形。

这样讲，并不是说只有创造完成了才算有爱，也不是说爱可以靠创造来“交换”。本书想讲的，是一个次序：冲突是土壤，分层与生成是耕作，回流是长出来的那一茬。爱不只是被谁“给予”的结果，也是被两个人一起“种出来”的结果。这里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怎样成形，不谈爱的来源；爱的根在哪里，本书在别处另有读法，不在这一章里争。

◆ 四、爱在哪里涌现；回流被截断的时候；为什么虚幻解法没有回流

回流并不是总能发生。它有时被截断，常见的原因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新做法只被一方执行。设想一个家里，夫妻商量好了家务轮流，可是半年后，实际做的几乎都是丈夫，妻子总有理由。此时丈夫所承担的那一份，已经变成了机械的忍耐，新做法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张表。回流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做法没有真正“双向出现”。

第二种，是新做法被滥用，又没有人去修正。比如邻里群那个“急事”记号，起初只在夜里用，后来有人拿它发团购，有人拿它催物业，一次次下来，大家嫌

吵，干脆全群静音，记号成了摆设，真正的急事也就没了通道。做法本来是为人造的，坏在没有一个人、一个机会，去说“这个记号该怎么改”。回流需要新做法自己带着修正的出口。弗2章里的“新人”，之所以不是一个新的中心，是因为它没有取消两下，也没有把某一下升为全体。一个创造出来的东西，若是开始要求所有人都退出自己，那它已经不是回流，是新的强求同一；这是它走向僵化的另一条路。

第三种，是代价没有被承认。有时候，创造的代价由一方先付，而回报要很久才到。照料病人的家庭尤其如此（这一点，第 49 章会专门讲）。如果没有人承认这份代价，那么即使新做法有效，付出的那个人也会慢慢变冷。回流需要有人把“你付出了什么”说出来，并且让它被算进共同的账里。

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建立在双方处境大致安全的前提上。同时要补一句：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意，那么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或退出，都是可以做的，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把回流放到虚幻解法的对面来看，会更清楚。一个人在争吵之后买了一束花回家，或者一个团队在冲突之后吃了一顿团建饭，这些做法并不坏，它们让气氛缓了下来。可是请注意，它们的共同点是：做完之后，核心没有任何变化。争吵之前，“谁来做晚饭”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买花之后，它仍然悬而未决，只是暂时没人提。团建饭之后，“项目的分工到底谁说了算”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只是大家吃饱了。

所以虚幻解法的曲线是三段：平息，复发，升级。平息，是因为压力被泄了；复发，是因为形状没有变；升级，是因为每一次复发，都带着上一次“我明明已经让过了”的委屈。委屈是会加利息的。设想一个家庭，同一个话题，第一次吵完，丈夫说“算了，我不跟你争”；第二次，妻子说“你每次都说算了，其实你根本没

把我当回事”；第三次，话题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件事了，而是“你这个人”。这时候，吵的“级别”已经升高，里面装的是三次没有被回写的账。

回流则是把这条曲线倒过来：第一次冲突，通过分层与生成，造出了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在第二次冲突来临之前，已经把核心加厚了一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在更厚的核心上吵，吵得出结果，也就是“一次比一次容易”。这条曲线，是上升的，因为每一次冲突都留下了资产，而不是留下欠账。

当然，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没有走完三步的“让一让”“送一束花”都是错的。止痛不假，安慰不假，休息也不假。问题只在于，把止痛当成治本。花可以买，团建饭可以吃，只是买过花、吃过饭之后，还要去做那三步中没有做的事。

◆ 五、日常里

还是那对夫妻，小周和小林（小林是妻子，就是第 10 章里年三十吵了三年的那两位）。小周的父母就在本市，小林的父母在外省，一趟要一整天。他们当年各写了一张纸，核心是：小周要“一大家子围一桌，我妈能亲手端一道菜”，小林要“我爸能看见我好好的，不用赶路”。生成的做法是：年三十不赶路，就在本市过，小周的母亲照旧端她那道菜，一大家子围一桌；年三十下午，先和小林的父母开一个很长的视频，每家出一个菜，同时端上桌，边吃边聊；等春运的高峰过去，初六前后，两个人再动身去外省住几天，让小林的父亲当面看一看女儿。这个办法试了第一年，也有不合脚的地方：小林的母亲嫌视频里“吃不到女儿做的菜”。于是第二年改成，视频前一天，小林亲手做一份自家的拿手菜，快递到外省的父母家，当天晚上，母亲在视频里尝了一口，说：“这味道，是你的手艺。”

第三年，回流的东西一点点冒了出来，而且是从两边冒出来的。小林的父亲自己打来电话，说：“今年我们过去你们那儿过。”他要的“亲眼看见”，已经不一定要靠女儿赶路了；小周的母亲听说，把桌子又加了一块板，她要的“一大家子围一桌”，如今连亲家也坐了进来。小林也做了一件没人要求的事：她把小周母亲那道拿手菜的做法抄了一份，说想学。小周则在视频里学会了一个新习惯，每次都问小林的父亲一句：“您今天又做了什么菜？”两家人，原本是互相提防的“亲家”，变成了每年春节要彼此通气的“一个年”。他们还是会吵，不过吵的是“今

年的菜单怎么排”。若哪一年，视频成了例行公事，谁家的老人都不再开口，那就说明这个做法又薄了，要回头问一次：我们最不能丢的，到底是什么。

带 走 的 话

一个新做法好不好，不看它让这一次安静了多久，要看它有没有回过头来使核心更厚、使人更宽、使关系多了一种方法。回流的信号是：旧冲突成了可以讲的故事，新做法被带到了别处，对方的东西成了我们的东西，下一次吵架时知道从哪里开始。爱，就在这些东西长出来的时候成形。

小　账

回流，在三拍里是第三拍“回写”：新形状跑起来之后，结果倒回去改写最初那一层。没有回写，前两拍只是一次性的修补，这正是虚幻解法缺的那一拍。九步里对应“升维”，这里取的是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不是回到分层之前，而是站到更高的一层，核心因此有了新的厚度。落到三方程，主要是 E=H(S,D)：邻里群里护士和老住户原本没有牵连，是新做法（显露）加上被看清的差异，才生出互相照应的名单这种新的纠缠。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只量“这次吵没吵”，量不出核心有没有变厚，也读不出“新人”这第三样东西，因为尺子上只有“你让我”和“我让你”两个刻度。还要提醒：新人不是新的中心，创造出来的东西若开始要求所有人退出自己，回写就变成了另一种单中心。

怎样算错：若观察期内核心的说法仍是那句薄薄的否定、新做法被滥用而无人修正、四个信号一个也没出现，则本章对这个做法的判断不成立，它只是平息或分区；若对方明说不愿创造，则按上文设界线、求助，不算失败。

◆

13

第 13 章

知识叫人自高，爱心造就人

>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8:1）

◆ 一、说得全对，却把人说没了

设想一个家庭群，里面有外公、舅舅、几个表兄弟姐妹。外公每年入冬都要腌一大缸酸菜，分给每家一罐。有一年，在外地读书的小伟读到一篇讲腌制食品的文章，马上在群里转发，并加了一句：“外公，这个吃多了不好，我们以后别腌了。”群里安静了一阵，外公回了一个“好”字，再没有别的话。那年冬天，外公没有腌菜。第二年、第三年，也没有。小伟很久以后才发觉，他说的话并没有错，可是那一缸酸菜背后的东西——外公觉得自己对这个家还有用，觉得每年入冬有一件事是他来操持的——和酸菜一起，被他说没了。

这个故事要说的，不是“年轻人不要纠正长辈”。要先讲清一条底线：若真有急迫的健康或安全信息，比如外公有高血压、缸里的东西真的变了质，那就该直接说清楚，砖头不等于含糊，更不等于拖。要紧的不是说得多软，而是说完之后，对方还有没有位置。小伟的担心是真的，他爱外公，也希望他身体好。要紧的是，一个人手里拿着完全正确的知识，却可能把一个关系推倒。他赢了道理，输了人。而且他自己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输了，因为外公回的是“好”，没有人抗议，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这是知识的一种用法：知识当武器。本章要看的，是另一种用法：知识当砖头。这个区分，在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样板。而且，这个区分对于本书特别要紧，因为本书讲的“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学会了它的人，最先面临的诱惑，恰恰是把它当成武器。

◆ 二、哥林多的“有知识的人”：他们是对的

林前8章的背景是这样的：哥林多是一座热闹的城市，城里有很多拜偶像的庙，市场上的肉，有一部分是先拿到庙里祭过偶像，然后才流入市场的。信了耶稣的哥林多人里，有人问：这样的肉，能不能吃?

教会里的一部分人回答：能。他们的理由是有道理的。保罗在信里转述并且肯定了这个理由：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林前8:4）。偶像是不存在的，祭过偶像的肉，不过就是一块肉。这些人没有说错。保罗并没有在这里与他们争辩知识的内容，而是承认了：你们的知识，我也有。

问题出在别处。保罗接着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林前8:7，大意）。有些人，从前一直拜偶像，现在虽然信了，良心却还软弱，看见别人坐在偶像庙里吃祭偶像的东西，心里就受到了冲击，他们会被带着去做自己心里仍然觉得有问题的事，因此良心受损（林前8:7、10-11，大意）。保罗甚至把话说到了最重处：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林前8:11）。

读到这里，要停一停。保罗没有说“知识是坏东西”，也没有说“有知识的人错了”。他说的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8:1）。“自高自大”这个词，字面上有“吹胀”的意思，像吹一只气球，越吹越大，里面却是空的。“造就”则不然，它在原文里本是盖房子的词，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吹胀的东西，不负重；垒起来的东西，才能住人。保罗把这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是要说：同一份知识，可以用来吹胀自己，也可以用来建造别人。

◆ 三、知识当武器，与知识当砖头

把这个区分说成两句话：知识当武器，是用它来赢；知识当砖头，是用它来搭。武器的特点有三个。第一，它指向对方：我知道，你不知道。第二，它的目的是结果的输赢，赢了，对方就该闭嘴、改变、道歉。第三，它一用，关系就被分成两边。小伟在群里的那一句话，就是武器：信息是对的，方向却是“你错了，你该停”。外公在这个构造里，只有两个位置：服从，或者被当成不讲理的人。他选了前者，代价是他把一整件事退了出去。

砖头的特点也有三个。第一，它指向一个要建的东西：我知道一些事，我们能用它搭出什么？第二，它的目的是让对方站得更稳：说完之后，对方是更有力量，

还是更没有位置？第三，它要放对地方，同样一块砖，放在地基上能承重，砸在人头上就是凶器。

我们可以看看，小伟如果把知识当砖头，会是什么样子。在没有急迫风险的前提下，他不会在群里发消息，而是假期回家的时候，对外公说：“外公，我有点担心您腌得太久、放得太咸，咱们今年一起腌一缸，您教我，我想学。”然后，他可能会提议，把大缸分成两个小坛，一个按外公的老办法，另一个按短一些的时间腌，到年底再对比着吃。如果对比之后，外公仍然不愿改，而医生的建议又明确，那么小伟就把话讲明白一次，讲完把选择留在外公手里，同时在别处补上，比如多送一些新鲜蔬菜过去；这是试了不成时的做法，不是放弃。这样做的结果，是外公继续是那个操持的人，小伟的担心也被放进了做法里，而且两边的东西都出现了，这正是上一章说的生成。知识在这里不再是一把尺子，而是一块砖：它进入了一个共同要做的东西里。

◆ 四、学会了分层的人，第一个陷阱

回到本书。从第 10 章起，我们学了一套叫“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的东西：分层，生成，回流。这套东西也是知识。知识有一个特点：谁拿到它，谁就会不自觉地想用它去“验”别人。

设想一位读完了这几章的人，回家和伴侣吵架。伴侣说：“你每次回来都不收拾东西，我真的受不了。”他停了一下，说：“你这个‘受不了’，其实不是核心，只是你的偏好。”这句话听起来多么“有道理”：他在用分层的方法。可是请注意它的作用：它不是帮对方把话说清，而是替对方裁决了“你的这个不算”。伴侣听了，只会觉得，自己连抱怨的资格都被拿掉了。这是用创造力的知识去做“强求同一”的事：我来定哪一层是核心，哪一层是你的偏好，所以你该让。

分层的第一个原则，是分层必须共同做（第 10 章已讲）。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这是偏好”，是单方面划线。真正在用知识的人，会问：“你说受不了，我想知道，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东西乱，还是我不把你的话当回事？”这一句，是把知识放在了对方面前，请对方一起来定位，而不是替对方给出结论。这就是砖头：知识被放在两个人之间，等着两个人一起往上垒。

所以，本书里的每一个术语，包括“虚幻解法”这个词，都有被当成武器的危险。对着别人的善意说“你这是虚幻解法”，对着配偶的让步说“你这是假爱”，

这是用判别去砸人。三条判别是留给自己用的尺子，用在自己身上最有效：我这一次的让步，是不是在真理里？我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我守住核心没有？拿别人来对照这三问，容易读错，因为我看不见别人心里的东西。对照别人时，要把三问当作“问对方”的话，而不是“给对方下结论”的话：问一句“你这样做，是想要什么”，比断定“你这是假爱”靠得住得多。

◆ 五、造就是两边互相搭：保罗的表态，与本书的延伸

再回到哥林多。保罗最后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林前8:13）。这句话很容易被读成“有知识的人要永远迁就软弱的人”。要先把经文本身说清：这是一个条件句，“若叫弟兄跌倒”，才“永远不吃肉”；它是保罗个人的表态，经文没有给任何期限，也没有说那位软弱的人要“长大”。读它的时候，不要往里添“暂时”，也不要添“好让他长大”。

本书在这一句之外另说一层，这一层是本书的延伸，不是8:13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既然8:1说“爱心能造就人”，而“造就”本义是建造，那么爱的方向，就不该只是“让”，而是“一起把人搭起来”。一个人永远靠别人的让步生活，他没有被造就，他只是被养着。这一层从“造就=建造”推出，不能反过来说成保罗在这里要求强者“暂时”不吃。同时，真理（最薄的核心）在这一章里一点没有让：保罗的前提仍是“偶像算不得什么”，他没有让强者假装偶像是真的。

设想一位老员工，每次开会都先把想法讲完，新来的小李根本插不上话。老员工有“知识”，比小李懂得多，说的也确实对。这时他可以做的，一是继续说，因为说的都对；二是永远不说，让小李说。两样都不对。第三种做法，是他刻意在会上先问小李的看法，然后把自己的经验当作“补”，而不是“压”：“你这个思路里，有一个坑，我踩过，咱们可以绕开。”过了半年，小李不再需要他先问，而是自己先讲。这是造就。反过来，如果老员工一直把话让给小李，小李却始终没有长出声音来，那就是另一种伤害。

保罗在这一章里还说过一句话，也是在提醒人不要拿知识压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理说，他仍然不知道（林前8:2，大意）。把知识当砖头用的人，会预留一个位置给对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那一块是不完整的。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方面：在“有知识的人”和“软弱的人”这种说法里，容易把知识全部算在前一方。可是现实里，被纠正的人手里往往也握着知识，只是那

种知识不容易被写成文章。外公腌了几十年酸菜，他知道什么季节的菜脆，什么天气盐要放多一点，缸口怎样压才不会长白膜。这些是他身体里的知识，一句也不在小伟转发的文章里。如果小伟把自己的知识当武器，他挡掉的不只是外公的酸菜，也挡掉了外公的这一整套知识；反过来，如果他把知识当砖头，他得到的就不只是外公的让步，而是两套知识放在一起之后新长出来的东西，也许是一缸味道没变、却更适合他们吃的酸菜。

哥林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被称作“软弱”的人，良心里有一种对偶像的敏感，这种敏感在有知识的人看来是多余的，可是它是教会里的一种感觉：这个群体是不是真的从旧生活里走出来了。如果只有“知识”一种声音，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方，而那种“分别出来”的感觉就消失了。保罗没有把这两种东西当作一对一错的关系，他让它们互相提醒：知识给敏感一个出路，让它不至于变成永远的恐惧；敏感给知识一个边界，让它不至于变成无所谓。

这样看，“造就”就不是强者单方面扶弱者，而是两边互相搭。设想一个团队里，一位懂技术的工程师和一位只懂客户的销售，工程师说“这个需求不合理”，销售说“客户就要这个”。若是各自拿着自己的知识当武器，谁也不会让步。如果各自把知识当砖头，工程师会说：“技术上这样做有风险，你觉得客户真正要的是什么？”销售会说：“客户其实是怕交付晚，不是真要这个功能。”两块砖一合，一个新的方案就出来了。

还要正面接住一个反例：保罗自己并不总是把知识当砖头那样轻轻放。他在加拉太书里说，彼得在安提阿因怕人而退去、与外邦人隔开，“我就在众人面前对矶法说”（加2:14，大意）。这是用福音的真理，当面、公开地对抗一个人。这岂不是武器？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里被动摇的是最薄的核心，福音的真理本身，而且彼得的行为已经公开地影响了许多人，所以直言是对共同体的责任。区别不在声音大不大、公开不公开，而在于你是为了让对方站不稳，还是为了让核心站得住（第3章讲过这一幕，第20章再讲什么时候当众）。核心被动摇时，砖头也可以是一声直话；核心没有被动摇、只是偏好不同的时候，那一声直话多半就是武器。

自高自大，不一定表现为趾高气扬。有些人满口谦虚，却时时在心里想：我已经明白了，他们还没有。有些人以“我只是为你好”的口吻发话，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了高处。所以，要靠检验，而不是靠语气。

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本书的整理，不是经文的条款。第一，我说完这句话，对方有位置吗？假如对方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听着、点头、改变，那么他没有位置，我是在用武器。假如对方可以补一块、改一处、说“不对，是这样的”，他有位置，我在用砖头。

第二，我愿意被这块知识改一点吗？拿砖头的人，也愿意被砖头所搭出来的东西改变；拿武器的人，只想改变别人，自己的位置不动。

第三，这块知识最后落在了一件什么东西上？是落在“我证明了我对”上，还是落在“我们做出了点什么”上？如果是后者，哪怕争了半天，大概也是在垒；如果是前者，哪怕全程客客气气，也是在炫。设想两个同学为班级旅行争路线，一个翻出攻略说“按我的来”，一个说“我们把两份攻略并成一天走老街、一天走山”。前一个人说完，桌上多了一个赢家；后一个人说完，桌上多了一条路线。

这三个问题，和三条判别是互通的：第一问，看真理，即对方的差异有没有显露、有没有位置；第二问，看新东西，即我这里有没有被生成；第三问，看核心，即共同的东西是变厚了还是只多了一个赢家。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姐姐，叫小岚，刚读了几本讲家庭关系的书，心里很兴奋，觉得终于明白了弟弟为什么总是不愿跟家里联系。一次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她对弟弟说：“你这是典型的回避，你从小就是这样，不想面对问题。”弟弟放下筷子，说了一句“你读书读傻了吧”，然后找了个理由先走了。小岚很委屈：她说的明明有道理，书上就是这么讲的。

过了几天，小岚把这件事讲给一个朋友听，朋友没有评价她对不对，只是问：“你说完那句话，你弟弟有什么办法接话？”小岚想了半天，才说：“没有，除非他承认我说得对。”朋友说：“那你想不想要他承认？还是想要他回家？”这个问题让小岚沉默了。她想起，她真正想要的，是弟弟不要每次电话都说三句就挂。

后来小岚换了一种说法。她给弟弟发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我发现我每次催你回家，你就更不想回。我想换一种方式，你觉得怎么样的联系你能舒服一点？每周一条语音，还是每个月一次视频？”弟弟隔了一天回复：“语音吧，我不想一上来就被问东问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开始，而在这个开始里，小岚把书里的

知识放下了，把一个问题放在了弟弟面前。知识没有丢，它变成了她问的那句话里的结构：她知道“催”会让人退，所以不催；她知道“位置”很要紧，所以让对方来选。这些，正是书里的知识，只不过这一回，它是砖，不是武器。当然也可能不成：如果弟弟三个月都不回语音，小岚就要面对另一个事实，这一次创造需要两个人，他暂时不想来。她可以把门留着，每月发一条不带要求的消息，再不必为他的沉默责怪自己。

带 走 的 话

知识本身不是问题，保罗承认哥林多的“有知识的人”是对的。问题在用法：当武器，是为了赢，关系被分成两边；当砖头，是为了搭，对方有位置、我也肯被改。凡是学到了分层与生成的人，第一件要提防的事，就是把它们用来裁决别人。造就的方向，是让人长大，不是让一个人永远让，也不是让另一个人永远对。

小　账

这一章主要落在显露这一维：显露要说明向谁、通过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知识一旦变成武器，人就守着“我对”，对方的东西进不来；外公回一个“好”字，是因为他的显露（这缸菜对他意味着什么）被压回去了，没有机会向任何人显出来。落到三方程是 D=G(S,E)：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没有对方的显露，就无从知道差异是什么，所以“你这是偏好”是在没有显露的情况下硬判差异。三拍里，砖头对应第二拍“形状改变”，武器停在第一拍“张力积累”，只加压，不改形。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它只量“知识对不对”，量不出“知识放在哪里”，于是把小伟读成“对的人”，读不出外公被说没了的那件事。

怎样算错：若在一个把三问当“问对方”来用的关系里，对方一次次说“我没有位置”，或者核心被动摇时仍只会轻声细语，那么本章对“砖头”的判断就不成立。

◆

14

第 14 章

这份创造力从哪里来

>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1:5）

◆ 一、第一次冲突来的时候，两个人都不会

前面四章，讲了分层、生成、回流，讲了知识要当砖头，不当武器。读到这里，一位诚实的读者会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道理听明白了，可是真到了冲突的那一刻，我哪来的这份本事？

设想一对新婚的年轻人，小宁和阿川。婚后第三个月，为了要不要养一只猫，第一次大吵。小宁从小家里就养猫，觉得家里没有猫就不像个家；阿川怕猫毛，也怕麻烦，觉得这种事不该由一个人说了算。吵到后来，两个人都说了不该说的话。夜里，小宁在沙发上坐着，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做法，一种我们两个都还没有见过的做法，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她读过很多书，却没有一本书告诉她，在这个具体的晚上，对着这个具体的人，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这种“不会”不是羞耻的事，它是所有第一次的共同状态。人在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带孩子、第一次与父母真正谈一次话的时候，都不会。所谓“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如果只是一种少数人才有的天赋，那么这本书的主张就不成立了：它应当对每一个普通的、第一次遇到冲突的人开放。所以本章要问的是：这份创造力从哪里来？本书的回答分成一条主线和两样补充。主线是：它在关系里长出来。补充是：它可以学，也被赐予。然后，针对“第一次，两个人都不会”的情形，给出三样可以借的东西：第三者、经文、时间。

◆ 二、主线：它是在关系里长出来的

先说主线。创造力不是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不是读了某本书、记了某套方法就拥有的东西，它是两个人（或一群人）之间，在一次次具体的冲突里，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设想一个人想学做饭。他可以读一百本菜谱，背熟所有的火候和调料比例，可是第一次站到灶前，油一热，手一抖，全乱了。做饭的本事，只能在灶前长出来。它不能完全从书里学到，因为灶有它的脾气，锅有它的脾气，食材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同样的道理，化冲突的本事，只能在具体的关系里长出来，因为每一对人、每一个家、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脾气：这个人怕什么，那个人最不能容忍什么，这个家的老规矩里哪一条是命根子。这些东西，书里没有，别人也说不全，只能在关系里一点一点“显露”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再强调“双方一起做”。分层要双方一起分，生成要双方一起试，回流要双方一起看。创造力不是我对你施展的技术，而是我们之间生出来的东西。一个人说“我会化冲突”，常常恰好是他还不会的证据，因为他把“会”放在了自己身上，把对方当作被化解的对象。

圣经里有一个值得细读的样板，就是使徒行传15章记的那次会议。外邦人不受割礼就能不能算信徒，这在当时是一件有争论的事。经文记下来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有争论，且辩论已经多了（徒15:7）；然后彼得说起神怎样赐圣灵给外邦人、洁净了他们的心（徒15:7-9，大意）；保罗和巴拿巴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徒15:12）；雅各提起西门所述说的，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又引了先知的话（徒15:14-18，大意），再作出判断：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徒15:19）。最后的信里写着“圣灵和我们定意”（徒15:28）。

要读准的是：这场会议的核心答案，并不是在会上“长出来”的。彼得和保罗讲的，是神已经做了的事，会议承认的，是神已经做了的事。会议上真正需要大家一起找出来的，是在“已有的事实”（神的作为）与“经书”之间，怎样安排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新办法，也就是15:20那几件不可少的事，以及随后那封写给外邦信徒的信。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创造的部分，主要落在这个安排和这封信的做法上，不落在“核心判断”上；核心不是靠创造出来的，是靠承认。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说明了本章的主线：没有一个人是单独拿着答案来的，见证、经书、时间和彼此的耐心，一起把办法做了出来，其中神学上圣灵的引导，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

◆ 三、补充：它可以学，也被赐予

主线之外，有两样补充。第一样是：它可以学。说“在关系里长出来”，并不等于说没有办法练习。手艺是可以学的，学徒就是这样学的：先看师傅做，然后自己做小的，做坏了，改，再做大的。化冲突的手艺也是这样。

有几样练习，是普通人在日常里就能做的。第一，是回头看。每一次冲突过去之后，找一个平静的时刻，问一问：那一次我们在争的，最薄的核心是什么？当时有没有试过什么做法？哪里合脚，哪里不合脚？这样的复盘，不需要很长，十分钟就可以。第二，是从小事练起。不要等到大冲突来了才第一次用分层，从“今晚吃什么”“周末去哪”这样的小事开始，先把“拿掉测试”“说出怕什么”这些动作用熟。第三，是看别人的做法。读别人的故事，听别人家怎么处理，也是一种学习：你不必照搬，但你会拓宽“库存”，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库里有更多的料。

学手艺要防止的，是把它学成公式。设想一个人学了“分层—生成—回流”，每次吵架都拿出一张三栏表格，请对方一起填。对方很可能觉得被当成了一个案例。公式是死的，手艺是活的：手艺里有对眼前这个人的关注，会根据对方此刻的状态，决定今天先问哪一句，或者今天不问，只陪着坐一会儿。这一点，在第 13 章里已经看过：把知识当武器，哪怕是创造力的知识，也会伤人。

第二样补充是：它也被赐予。本章开头的经文，是雅各书里的一句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1:5）。这里有两个值得留意的词。一个是“缺少”：经文预设了人会缺少智慧，缺少不是丢人的事，而是一个可以求的起点。另一个是“不斥责”：求智慧的人，不会因为自己不会而被骂。这节经文的原语境是在各样试炼中缺少智慧，所以不必把它读成对“不会”的一般安慰；本书只取其中一点：缺少可以求，求的人不会因为缺少而被斥责。

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过一句话：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立志行事”，既包括愿意做，也包括真的做出来。这句话读出来的意思是，做事的力量，并不全是自己的。约翰福音里，耶稣对门徒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这些经文，在神学上有很多值得细读的地方，其中涉及的争议，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去讲。本书想借用的，只是它们指出的一个经验：人在最难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设想一个人，在家里因为一件事僵持了几个星期，夜里怎么想也想不通。有一天早上，他在洗碗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我不是怕对方让我做什么，我是怕对方觉得我不重要”。这句话不像是他“想”出来的，像是“来”的。他把这句话说给对方听，对方也安静了。读经的人，会把这样的时刻读成被赐予；不读经的人，会把它读成一种沉淀之后的顿悟。无论怎么读，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个“来”的东西，不是靠逼自己想出来的，是在人愿意停下来、愿意求、愿意听的时候，才来的。

所以，“可以学”和“被赐予”并不矛盾。学，是把手艺练起来；赐予，是承认在手艺之外，还有一块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前者让人不偷懒，后者让人不自大，这也正好呼应了上一章讲的：知识叫人自高，爱心造就人。

◆ 四、第一次，两个人都不会：借第三者，借经文，借时间

回到小宁和阿川的那个夜晚。既然两个人都不会，该怎么办？下面是三样可以借的东西。第一样是借第三者。这里说的第三者，不是去找一个人评理，更不是找一个盟友来站队。站队的第三者，只会把冲突放大成两个阵营。本书说的第三者，是能同看这个问题的人：他不在这个冲突里，所以能看见当事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也愿意待在这个冲突旁边，不急着给答案。

耶路撒冷会上的使徒和长老，连同最后出来收束的雅各，对安提阿的那场争论而言，不是当事人，却能把各自的见证和经书拿出来，使局面有了新的进路。箴言里也有一句话：“谋士多，人便安居”（箴11:14）。小宁和阿川可以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或朋友（第三者若与其中一方利益相连，比如是其中一方的亲人，或在这件事里有自己的好处，就不算第三者），坐下来，不是请他裁判谁对谁错，而是请他帮着听：你们两个，各自最怕的是什么？这位第三者的作用，常常只是把话重复一遍：“我听到的是，小宁怕的是自己从小习惯的东西在这个家里没有位置，阿川怕的是一件事被另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出来和另一个人重复出来，听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被重复出来的话，当事人第一次从外面听见了自己。

要提醒的是，如果冲突里有暴力、威胁、持续的伤害，或者有人陷入严重的情绪困境，第三者就应当是专业的人员：咨询师、医生、法律工作者，或者当地的求助机构。这不是“找个朋友聊聊”能代替的，也不是靠“创造力”能解决的。

第二样是借经文，以及一切前人留下来的故事与智慧。经文是几千年里无数人在冲突与忍耐中留下的记录。读它，有点像下棋的人看棋谱：不是为了照抄，而是

为了知道，别人在类似的局面里怎么走过，走坏过，又怎么走回来。本书的第四部（第 15 章起），就是逐章去读林前13章里爱的十五句，当作这类“棋谱”来读。对一个第一次遇到冲突的人，棋谱的作用在于缩短摸索：你不必从零开始，因为有人在你之前，已经走过一段。

怎么读，才不会把经文变成武器？有一个办法是：不拿经文去对着对方，而是拿它对着自己，并且用提问的方式去读。设想一对夫妻，每周日晚上，各自挑一段经文或者一个故事，读完只问两个问题：这里面的人，各自在怕什么？如果换我，我会怎么做？不去问“他做对了没有”。这样读，经文就成了一块可以靠的墙，而不是一根用来抽人的鞭子。读经与不读经的人，在这里也可以走近：不读经的人，也可以借一本书、一个电影、一个长辈的往事。“前人的谱”不一定是经文，凡是人类在冲突中留下的认真记录，都可以借。

但要注意，借来的谱，是让你多一点“库存”，不是让你把别人的做法原样搬来。别人家的做法，是在别人家的关系里长出来的，放到你家，常常水土不服。借来之后，还是要回到主线：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试，改，再试。

第三样是借时间。很多第一次的冲突，是在情绪很满的时刻开始的。这时候要“创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在最紧的状态里，眼前只有一条路：赢，或者逃。借时间的意思，是给这股紧一个出口：先不决定，约好一个时间再谈。

要把“借时间”和“冷处理”分开。冷处理，是不说了，当没发生过，这是第 1 章讲的虚幻解法的一种：压下去，等它自己过去，它不会过去，只会升级。借时间则是带着约定的，大家说好：今晚先不谈，周六早上十点，我们坐下来，你写下你最怕的一件事，我写下我最怕的一件事。这个“约定回来的时刻”，是借时间与冷处理的分界线。有了这个时刻，时间就变成了一块可以用的原料；没有，就是在逃。借时间还有一个前提，先保证人是安全的：如果那一夜已经有人情绪失控、动了手，或在威胁，先做的不是约时间，而是让其中一方先离开现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谈约定。

小宁和阿川那天夜里，就是这么做的。小宁开口说：“今晚我们都不太冷静，我想先睡，周六上午我们再谈，行吗？我会把我最担心的写下来。”阿川点了头。这个小小的约定，使那一夜没有再发生第二轮争吵。借来的时间，不是空出来的，它的作用是给“分层”留一个位置：在周六之前的几天里，两个人各自想了一件事，我真正怕的，究竟是猫，还是别的什么？

◆ 五、对方不愿一起学，怎么办

最后要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创造力要在关系里长，而对方不愿意一起长，怎么办？本书的回答是：先做自己能做的那一半，但要认清它的边界。自己能做的，包括：把自己的需要分层，弄清楚哪一层是核心；为对方的东西留位置；试着用砖头的方式说话；约定一个回来的时刻。这些，一个人就可以开始，有时会引起对方的变化，有时不会；若长期不变，就回到三条判别。可是，一个人做不了回流：回流需要双方的做法都落地。如果一方长期不肯参与，只是继续索取，那么一个人的努力就容易变成机械的忍耐，这是本书反复提醒的陷阱。此时要回头问三条判别：我的这些付出，在不在真理里？有没有生出任何新东西？最薄的核心有没有被守住？这里的“三问”，就是第 4 章三条判别的日常版。如果答案是否，就该考虑借第三者，借更多的外部帮助，必要时调整关系的形态。试过，也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者明说不愿意，那么设一条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甚至退出，都是可以做的。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日常里

设想一对新手父母，小梅和老贾。孩子出生后第六周，他们为夜里谁起来喂奶大吵了一架。小梅觉得“我一个人在撑”，老贾觉得“我白天上班，晚上也要起来，我已经快垮了”。两个人都说的是真的，也都不会处理。

他们先借了第三者：隔壁住着一位退休的老护士，小梅平时叫她张姨。小梅在楼道里遇见她，忍不住讲了几句，张姨没有评判，只是说：“我带过很多新手爸妈，你们这个阶段，吵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你们各自最怕什么，先说清楚。”这句话本身，让小梅松了一口气：原来她不是唯一一个。他们又借了前人的谱：张姨给了他们一份她以前带过的家庭用的夜间排班表，上面的做法很简单，把夜晚分成两段，每人守一段，并且守班的人是“全权”，另一个人不插手。他们没有照抄，只是用它作了一个起点。第三样，借时间：他们约好，周六上午，孩子睡着的时候，各自写一张纸条。

纸条上，小梅写的是：“我怕只有我一个人在管这个孩子。”老贾写的是：“我怕我做了，又被你说做得不对。”这两句话读出来，两个人都沉默了。核心终于清楚了：小梅需要的是“这件事是两个人的”，老贾需要的是“我做的不被挑剔”。接下来的生成很自然：前半夜归老贾，他“全权”，小梅不检查、不指导；后半夜归小梅，老贾不插手。头几天并不顺：老贾前半夜睡过了一次，小梅一早起来忍不住把奶瓶重新洗了一遍，两个人又差点吵起来。他们没有放弃，只是把规矩补了一句：出了岔子，当天不翻账，周六再说。两个星期之后，老贾自己加了一条：每天清早，他把前半夜孩子的状况，用三句话讲给小梅听。小梅发现，她不需要“检查”，需要的只是“知道”。这一对新手父母，没有一个人天生会化冲突，他们是在第一次里，借了人，借了谱，借了时间，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带 走 的 话

这份创造力，主线上是在关系里长出来的：每一对人、每一个家，都要自己做出来。它可以学，学的是手艺，不是公式；它也被赐予，承认在手艺之外还有一块自己够不着的。第一次冲突，两个人都不会，是正常的。这时可以借三样东西：借一个能同看问题的第三者，借前人留下的经文与故事，借一段有约定的时间。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拍里的第一拍到第二拍之间：张力已经积累，形状还没改，两个人都不会。以小宁和阿川那一夜为例，起手次序原本是“先争猫”，也就是从结论（显露）起手，一路吵到互相伤人；换成“先约时间”，是从差异起手：先看这场吵是怎样一步步升级的，把各自怕什么写下来（周六），再回到养不养猫。路换了，下一步才有了：纸条上的两句话读出来，核心清楚，才轮到生成。落到三方程是 E=H(S,D) 一式：他们之间的牵连，是由那次吵（显露）和被看清的差异一起改写的。九步里第一个做法只是“猜想”，不合脚是迭代的起点，不是失败的证明。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把“会不会化冲突”当个人能力来量，夫妻就在比谁更会，而不是一起长。

怎样算错：若换了起手次序之后，两个人仍旧说不出自己怕什么，或者约定的时刻一再落空，则本章“在关系里长出来”的判断在这对人身上不成立，应借第三者或专业帮助，而不是再试同一条路。

◆



第　四　部

爱的箴言：十六个短句，十五章，逐句落实

导　语

林前 13 章 4 至 8 节共有十六个短句，其中“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合为一章，所以这一部是十五章。每一章都问同一件事：这一句，怎样在创造中成全？体例也相同：先写这一句照字面做、不创造时的样子，也就是那条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再写它的创造版，分层、生成、回流各落在哪里；再读一处圣经样板；最后用三句判别过一遍。次序是经文的次序：第 15 至 19 章是前五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第 20 至 24 章是中间五句，从“不做害羞的事”到“只喜欢真理”；第 25 至 28 章是“凡事”四句；第 29 章“爱是永不止息”收口，章末写下第三条判词。这一部不必依次读完：哪一句最近扎了你，就先读哪一章。

15

第 15 章

“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

>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砍了。”（路13:6-9）
>
>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雅5:7）

◆ 一、忍了六年的厨房，为什么越忍越窄

设想有一位玉梅，结婚后和婆婆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婆有个习惯：只要玉梅收拾过厨房，等她出门，婆婆就会把锅碗瓢盆照自己的顺序重新摆一遍。第一次玉梅没说话，觉得老人家一辈子的习惯，改不了，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她开始在心里数：这是第几次。第三年，她不再收拾厨房，婆婆倒也不说什么，只是饭桌上多了几句“现在的年轻人啊”。玉梅继续忍，每次都告诉自己：爱是恒久忍耐，圣经上都说了，我是为这个家好。

到第六年的除夕，一碗汤洒了，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玉梅忽然对着一桌子人说出了一句压了六年的话：“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婆婆愣住，丈夫夹在中间，满桌的菜凉了。事情从“摆锅碗”升到了“你们根本不拿我当人”。而婆婆也有一肚子委屈：她觉得自己一直在让，从来没说过儿媳一句重话。

这个场景里最让人心疼的地方是：两个人都真的在忍，而且都忍得很久。可是六年过去，厨房还是那个厨房，两个人的关系却比第一天更窄。这样的忍耐，难道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本章要问的就是这件事：忍耐在爱里到底是什么，它和玉梅的六年有什么不同。

◆ 二、机械版的忍耐，与创造版的忍耐

先把“机械版”说清楚。照字面做，“恒久忍耐”就是：对方做了让我不舒服的事，我不反应、不说、不动，时间拉得越长越好，仿佛忍的年头本身就是爱的分量。玉梅的六年正是这样。这种忍耐有一个隐蔽的前提：只要我忍得够久，事情自己会变好，或者对方终于会看见我的付出。

可是它缺了一样东西——形状没有改。婆婆摆锅碗的习惯没有遇到任何新的安排，玉梅的感受没有进入任何新的做法，所以每一次忍下去的不快，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压到了心里。第 1 章讲过虚幻解法的三段曲线，这里恰好是一个完整样本：先是平息（头一两年，家里风平浪静，大家都说玉梅懂事），然后是复发（逢年过节、一点小事就冒出来，每次都比上次来得快），最后是升级（话题从厨房升到“尊重”，从尊重升到“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同一股压力在不断加码，因为泄了压而没改形状。

这里需要说得公平一点。忍一忍本身不是错。人在气头上忍一口，不说伤人的话，避免一场没有必要的争吵，这是实实在在的智慧；一个母亲半夜哄哭闹的婴儿，忍的是疲倦，换的是孩子慢慢睡稳，这样的忍耐有出口，因为孩子在长。机械版的毛病不在“忍”，而在于忍的同时没有任何东西在长：没有新做法，没有新话，没有新的安排。忍成了目的，时间成了消耗品。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忍受暴力不是爱，也不是圣经所说的恒久忍耐。

那么，创造版的“恒久忍耐”是什么样子？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这一句把经文里的两处挪来作了读法，下面读路加福音13章时会说明移用到了哪里。新东西不是一天长成的。凡是真正化解冲突的新做法——一种新的分工、一套新的规矩、一句双方都能说出口的新话——都有一个从试到稳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时间，要反复，要容许第一次不成功。忍耐，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不拔苗、不砍树、不因为第一次不灵就宣布这条路死了。

回到玉梅的厨房，看看创造版会怎么走。第一步是分层：找最薄的核心，也就是这件事里必须同的那一层。玉梅和婆婆真正需要共同的，大概是“这个厨房里，

两个人都是被当作主人的人”，这是最薄的一层，也是最不能放的一层。至于锅放在哪里、碗怎么码，这些是可以放开的层，不必同。第二步是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比如，厨房分出两块地方，朝南的橱柜归婆婆整理，朝北的归玉梅，各按各的顺序；周末的晚饭，一周婆婆掌勺，一周玉梅掌勺，对方打下手。让对方的习惯在这个厨房里有地方出现，而不是被覆盖。可是只分橱柜还只是分区，还不是生成。后来她们加了一样东西：每月一次“换手”，玉梅按婆婆的顺序做一顿饭，婆婆按玉梅的顺序做一顿，做完各说一句：“你这个顺序里，有一样我以前没想到。”这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才使两块地方连成了一个厨房。第三步是回流：这样试几个月，两个人发现自己的东西被认真对待了，核心那一层——“我们都是这个厨房的主人”——比以前更厚了。

在这个过程里，忍耐是什么角色？它是中间那一大段的耐心。新做法刚开始总是别扭的：婆婆会忘记，玉梅会忍不住替她摆回去，丈夫会两头劝。要在这样的别扭里不放弃，容许它修订几次，直到它站稳。这段时间不是干等，而是“带着新做法的等”。当然，创造版要成，需要婆婆也肯坐下来试；如果她不愿意，不要自己把责任都背上，见第 14 章末段：先做自己能做的那一半，认清它的边界，必要时请第三方，或者调整相处的形态。这不是玉梅的失败。

◆ 三、圣经里的样板：园丁不是等着，是在掘土加粪

现在看路加福音13章的无花果树。先要说明移用：这个比喻在经文里紧接着路13:1-5 讲悔改与审判的话，传统读法里，园主、园丁、树各指什么，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本书只取其中一个画面，并明说这是本书的移用（本书的读法，待验）：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读成“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同时动手”。这里的“砍”不是对人的威胁，更不是关系终结的模板，也不能由施忍耐的人单方面决定“砍”，对一个人、一段关系，要不要退出，是另一回事，见本章后面三条判别之后的说明，以及第 28 章。

故事里有三个角色：葡萄园的主人，一棵三年没有结果的树，还有管园的园丁。主人的话很有道理：三年了，找不着果子，何必白占地土。换了任何一个讲效率的人，都会说这话。

值得注意的是园丁的回答。他没有说“再忍忍吧”，没有说“它大概有苦衷”，也没有替这棵树辩解它其实结过果。他说的是：“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留一年，同时动手——松土，施肥。也就是说，他把“等”拆成

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时间（今年且留着），另一部分是动作（掘开土、加上粪）。这和机械版的忍耐正好相反：机械版只有时间，没有动作；园丁的忍耐是用动作去填满时间，让树有机会长出它本来长不出的东西。

再看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细节：园丁说的是“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砍了”。忍耐有一个检验，有一个约定好的时间点。这不是冷酷，而是让忍耐有了方向——它是为了结果子而忍，而不是为了忍而忍。“忍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问题，第 28 章会专门回答，这里先记住一点：恒久的忍耐不是无期限的消耗，是朝着一个新东西去的。

雅各书5章的农夫是同一个意思，从另一个方向读。这节经文的原语境是受欺压的人等候主来，不是要求受害者再忍下去，更不能被引用成“受压迫的人要忍到主来”；本书只取农夫“等的时候手里有活”这一个画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日常经验而言，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播种之后有除草、排水、护苗，等的过程里有一堆活要干。经文着重的是他不可能催促雨水，也不可能把今天的苗拔高一寸。他忍耐的是自己管不着的那一部分——季节，同时把自己管得着的那一部分做好。这是创造版的忍耐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分得清哪些是该我动手的，哪些是只能等的。玉梅和婆婆之间，新做法什么时候站稳，要等；但今天先把橱柜分好，是现在就能做的。

◆ 四、时间不是中性的：留时间和拖时间只差一样东西

很多人对“忍耐”的误会，出在把时间看成一种中性的东西，好像只要多给一点，事情自然会好。其实时间本身既不站在爱这边，也不站在恨这边。放着不管的伤口，时间会让它化脓；放着不管的矛盾，时间会让它长出根来。园丁那一年之所以是“留”而不是“拖”，只因为那一年里有人在树周围掘土加粪。时间之所以变成了新生的时间，是因为有东西被放进去了。

这里可以用一个很家常的比方：和面。面粉和水刚合到一起，是一团粘手的烂东西，谁看了都想扔。懂的人知道，要揉，然后盖上湿布，放一会儿，让它醒。醒面的那段时间，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是面里的筋在慢慢排好。但如果只是把面粉和水放着不揉，醒多久也只是一碗糊。揉，是形状的改变；醒，是时间的给予。两样缺一样，馒头都蒸不出来。恒久忍耐在爱里扮演的，就是“醒面”这个角色，它必须接在“揉”的后面。

反过来也要说，有些人急着要看到结果，揉了一下就掀开布看：怎么还没发？再揉一下，又掀开看。结果面永远醒不好。创造的路上同样有这种性急，第一次提出新安排，对方没做到，就当作“他根本不愿意”。园丁的“今年且留着”，恰好是对性急的一个提醒：新生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节奏，催不得，也不必替它判刑。而“不然再把他砍了”，又是对拖延的一个提醒：给时间，也给检验。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忍耐的时间要两边都付。在玉梅的故事里，一直是玉梅一个人在忍，婆婆好像什么也没付出。但创造版的忍耐里，婆婆也要忍：忍住不去把摆好的东西挪回原位，忍住别人的做法看着“不顺眼”。这是一件对称的事，两边都在给新东西留时间。如果只有一边在忍耐，另一边在享用，那就回到了机械版的老路——一方受益，一方受苦，能量白白耗散。能够分辨这一点的方法很简单：看谁在为这件事改变自己的习惯。只有一方在改，那就是单向的消耗，要回头重新找一个两边都有份的做法。

再举一个不同方向的例子。设想一位儿子，叫志刚，父亲得了慢性病，需要长期吃药复查。父亲固执，不愿意去大医院，只信楼下那位老医生，药也吃得时断时续。志刚起初是“忍”：不吵，随父亲，自己多跑几趟。半年后，父亲的指标越来越差，志刚的火也越来越大，一次探望变成了争吵，父亲红着眼说“你嫌我拖累你”。

这里要先说一条顺序：指标一旦恶化，第一件事不是慢慢做功夫，而是先带父亲去复查，必要时请家庭医生和专业人员介入，这一层不等。在不能耽误的层面立刻行动，之后才轮到“醒面”。机械版的忍耐，只会让志刚在“再忍忍”和“爆发”之间来回摆。创造版先分层：最薄的核心，是父亲的病要得到可靠的治疗，这一层不能让；其他的，比如去哪家医院、谁陪着去、什么时候去，是可以放开的。接着生成：志刚没有逼父亲换医院，而是带着老医生写下的几项检查结果，去找大医院的医生，把两边的话接起来；后来又请老医生和大医院的医生通了一次话。父亲觉得自己信的人被尊重了，才愿意每三个月去大医院复查一次，平时仍旧在楼下拿药。这件事花了大半年，其间每个月他都带父亲量一次，数字有变化就立刻说。志刚说，这半年里他有好几次想放弃，但每次都记得：这是在“醒面”，不是在“放着”。要是半年后父亲仍然一次也不肯去，也没有任何一点松动，那就不再是忍耐，而是拖，要找家庭医生、其他亲人一起出面，必要时用更直接的办法。

还有一类处境本章接不住，要老实说：长期照护重病或失智的亲人，往往没有“新生”可等，也没有新做法能长，机械的忍耐有时是唯一的选项。那是照料，

不是本章所说的“等新生”，第 49 章专门讲，那里的重点是怎样不让一个人独自扛下去。

◆ 五、三条判别：这一句上，怎样分辨真忍与假忍

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玉梅六年的忍耐，从来没有让婆婆知道她心里的感受，也没有让丈夫知道，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没有显露，所以这样的忍耐不在真理里。创造版的忍耐不是沉默，它需要把差异说出来：我希望厨房里有一块地方是我的。说出来，本身就是忍耐能够开始“长东西”的前提。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是区分的关键。每过一段时间，可以问一句：这半年里，我们之间有没有多出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一个新的约定，一个新的习惯，一句新的说法？如果没有，那么无论忍得多辛苦，都要警惕。怎样算错：半年内没有新东西，就回到分层；若对方没有任何一点改变，就不再算忍耐，而是拖。

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核心在这里是“两个人都被当作主人”。如果忍耐的结果是其中一个人慢慢没有位置了，核心就在被放掉；如果新安排之后两人都有了自己的位置，核心就变厚了。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这三问也防着另一种偏差：有人读了“忍耐是留时间”，就把一个明显不对的状态无限期拖下去，说是“给他时间”。留时间必须配着新做法在长，否则就只是拖。同样，也防着急躁的一端：第一次试新做法不灵，就说“你看，没用”，转身走掉。那是把还没长完的东西当成了失败。

◆ 六、日常里

设想一对老同事，老孙和小孟，在同一个办公室。老孙习惯下班前把没做完的活儿推给小孟，说“年轻人多担待”，小孟忍了大半年。头几个月，小孟确实觉得吃点亏没什么，毕竟老孙带过他；后来他发现自己每晚都在加班，心里的火越攒越多。有一天他想，再这样下去，不是翻脸就是辞职。

小孟没有翻脸，也没有继续忍。他先找了个午休的空当，对老孙说了真话：“孙哥，我愿意多干，但我需要知道一天里我到底有多少活。”接着他提了一个小办法：每周一把两个人的活写在一张纸上，各自认领，临时多出来的活在纸上添一笔，谁接了谁签名。老孙一开始觉得麻烦，嘟囔了几次，小孟也有两次忘了

写。他们都给了彼此时间。过了两个月，那张纸成了办公室里很自然的东西，连老孙自己也说，写下来以后，他才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把许多活“顺手”丢给了别人。小孟更没想到的是，因为有了那张纸，老孙开始主动让他挑自己想学的活，两个人的关系，比最初老孙带他的时候更踏实。

这里面有忍耐——小孟给了这张纸两个月的时间，也容许老孙的嘟囔；也有创造——那张纸是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忍耐为那张纸争取了站稳的时间，而那张纸又反过来让忍耐有了意义。

带 走 的 话

忍耐不是把难受存起来，是给一件新的东西留出长大的时间。像园丁那样，等的时候手里有活：松土，加粪，说真话，试新办法。问自己两句：这半年里，我们之间多了什么以前没有的东西？如果什么也没有，我现在能动手做的那一小步是什么？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方程的 E=H(S,D) 上：纠缠由显露和差异生成。玉梅和婆婆的纠缠（谁的东西放在哪、谁说了算）之所以越来越紧，是因为显露被压住了（S 没出来），差异（两人不同的习惯）一直没找到新的承载方式，于是纠缠只能越拧越紧。创造版的忍耐，是在“三拍”里守住中间那一拍：张力积累之后，形状要改（分厨房、轮流掌勺），而新形状需要时间站稳，然后才有第三拍的回写——新做法回头使“两个人都是主人”这一层更厚。单中心的尺子（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在这里会量错：如果拿婆婆的习惯做唯一的尺子，玉梅的六年就成了“应该”；如果拿玉梅的感受做唯一的尺子，婆婆就成了“蛮横”。两种尺子都会量不出那块可以一起长出来的新东西。

怎样算错：若半年内两边的做法都没有任何一处改变、新做法只靠一方在忍，则本章“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的判断在这一例上不成立，该回到分层或求助，而不是继续等。

◆

16

第 16 章

“又有恩慈”——恩慈是造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位置

>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撒下9:3）
>
> 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撒下9:7）

◆ 一、越是对他好，他越是躲着我

设想老曹夫妇有个侄子小军，三十出头，生意赔了，又和妻子分了手，一时没处去，就住进了老曹家。老曹夫妇是厚道人。小军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饭桌上最好的菜先往他碗里夹，他想看电视，老曹就把遥控器让给他；小军说想帮着洗碗，婶婶拦住：“你歇着，你现在心里苦，不用干这些。”

头半个月，一切都很暖。第二个月，小军吃饭的时间越来越晚，后来干脆在房间里吃。第三个月，老曹夫妇发现小军看见他们时，客气得像个住旅馆的客人，每一句话都是“谢谢叔叔婶婶”“打扰了”。婶婶委屈：“我们哪点对他不好？”老曹叹气：“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识好歹。”

这是一个让人难受的局面：给的人用了真心，受的人也不是没良心，可是那份好意在两个人之间越积越沉，沉到谁都碰不得。本章要讲的“恩慈”，要回答的正是这件事：好意为什么会变成负担，怎样的恩慈才能真正被对方接住。

◆ 二、机械版的恩慈：把好处递过去，把位置留在原地

照字面做，“又有恩慈”就是对人好：给吃的，给住的，给钱，给时间，有求必应，不让他受委屈。这样做的人，心是真的，付出也是真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没有注意的结构：整个过程里，给的人始终站在“给”的位置，受的人始终站在“受”的位置，而且两个位置不会变。老曹夫妇给得越多，小军“欠”得越

多；老曹夫妇越是不让他干活，小军越是确认自己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是恩慈的机械版，也可以叫作施舍式的恩慈：好处在流动，位置不动。它的三段曲线也很清楚：先是平息（受的人感激，给的人满足，头几周气氛融洽），然后是复发（受的人开始躲，客气里夹着僵硬，偶尔因为一件小事反应过度，比如婶婶随口一句“你多吃点”，他听出了“你吃我们的”），最后是升级（要么受的人搬走并且从此少来往，要么积压的东西炸开，“我不是你们的负担！”，而给的人觉得“我一片好心喂了狗”，两边的伤都比没有这番好意之前更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人被当作“被照顾的对象”太久，他在这个关系里就只剩下一种身份——欠债的人。一个只有欠、没有给的人，在任何关系里都是不安的。人天生需要一个能够拿出点什么的地方，哪怕只是洗一次碗、修一个水龙头、出一个主意。把这个地方拿掉，等于在善意中悄悄拿走了他的尊严。这不是老曹夫妇的恶意，是机械版恩慈本身的结构。

当然，在人真正陷入困境的时候，一碗热饭、一张床、一笔救急的钱，本身是实在的恩典，不应该被轻看。有人饿着，先给饭吃；有人在寒冷里，先给一件衣服。这些是止痛，止痛不假。本章要说的是，止痛之后，如果不去造那个“位置”，止痛就会变成伤口的一部分。

◆ 三、创造版的恩慈：造一个他能给出东西的位置

创造版的恩慈做的不止是“给”，而是“造”：造一个位置，让对方不仅能接受，而且能给出。我们把它放进三步里看。分层，先找最薄的核心。在老曹家的处境里，那最薄的一层大概是：小军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人，不是客人，更不是被可怜的对象。这是不能放的一层。至于他住哪个房间、吃什么、干什么活，是可以放开的层。

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比如，老曹夫妇可以对小军说：“家里的阳台漏水好久了，你以前做过装修，能帮叔叔看看吗？”或者：“周末的菜市场你比婶婶熟，以后你来买菜，我们报销。”这些话与“你歇着”正相反，它们说的是：我们这里有一个位置，只有你能坐。小军开始修阳台、买菜，也许修得不好，

买贵了一点，老曹夫妇不但不嫌，还告诉他“你修的这个地方，比上次那个师傅修得牢”。他的东西，在这个家里出现了。

回流，新做法反过来使核心变厚。小军不再是“被收留的人”，而是“住在这个家里、顺手把阳台修好的小军”。两边的关系，是两边都在给，而且两边都知道对方在给。核心——他是家里的人——因此比之前更厚。到那时，哪怕他搬出去，这一层也留了下来。

所以，对有能力回给的人，创造版的恩慈有一个很具体的检验：我的好意，有没有给对方留出一个他能反过来给我的地方？没有的话，哪怕东西给得再多，也还是在造债，不是在造关系。

这个检验有它的适用面，必须写明。对婴孩、重病者、失智者、重度残障者，无偿的照护本来就不要求回报，也不能用“他能给我什么”去量。对这样的人，“位置”的意思是：他被承认为一个人，坐在桌边，被叫名字，被问意见，哪怕他什么也给不出来，也不要求他“有用”。这一点，第 49 章还会细讲。

◆ 四、圣经里的两个样板：大卫的座位，西门饭桌上的不速之客

先看第一个，大卫为米非波设摆上一个座位。撒母耳记下9章讲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扫罗和约拿单已经死了，王朝改换，大卫坐了王位。改朝换代之后，前朝王室的后人容易被看成威胁，这是读者很容易想到的背景（经文没有这样写）。可是大卫问的是另一句话：“扫罗家还有人没有？”他的理由写得很明白——要“因约拿单的缘故”，也要“照神的慈爱”，恩待这个家里留下来的人（撒下9:1，3；两人当年结盟，见撒上20:14-17）。（这一节经文，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学者各有读法，本书不展开，只读经文明写的这一件事。）

找到的人是米非波设，约拿单的儿子，是个瘸腿的人（撒下4:4记他五岁时跌伤），住在罗底巴。他一见大卫就伏地叩拜，自称“不过如死狗一般”。这个细节写得很重：他被前朝的败落、自己的残疾、新王的权力三重压着，在他的眼里，自己是不该存在的人。大卫对他说的话是“不要惧怕”，随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祖父扫罗的田产全部归还给他；二是让他“常与王同席吃饭”。

这两件事的分量，值得细看。第一件是还他田产，让他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再是别人的恩典里的人。（经文还写到，由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的家人为他耕种，撒下9:9-10，大意。）第二件，是饭桌上的一个座位。这座位并不是“可怜你，给你一口吃的”，而是“你是约拿单的儿子，你是这家的人”。经文里“与王同席吃饭”一句出现了好几次（撒下9:7，10，11，13），读起来是一个身份的宣告。大卫没有替米非波设把残疾“治好”，他的脚还是瘸的，那一节经文最后特意提了一句：他两腿都是瘸的。大卫做的是另一件事——造出一个位置，使这个人带着他的残疾，也可以坐在桌子边，坐得稳稳当当。

用本书的三步来读：分层，大卫抓住的核心是他与约拿单之间的盟约，也就是“约拿单家的人是我要照顾的人”，这一层没有放；可变的层很多，政治的忌惮、前朝的敌意、两家的地位悬殊，这些他都放开了。生成，是田产加座位：一个让米非波设“有”的东西，一个让他“在”的位置。回流，则是盟约本身的变厚：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的情谊，不再只是两个人当年的誓言，它在下一代人身上有了实实在在的样子。

这个故事并不完美，这一点要老实说。后来的叙述里（撒下16章、19章）还有洗巴和米非波设各说各话的纠纷，大卫的处置也留下了许多读者至今争论的地方。本书不去替这些纠纷下结论。我们取这一章里明明白白写下的东西：一个被推到边缘的人，被安排了一个有座位、有产业的位置。这一个动作，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出，“恩慈”在这一章里不是一个情绪，是一个设计（这是对这一段经文的读法，不是对整本圣经的概括）。

第二个样板在路加福音7章36至50节，是另一种场景。一位法利赛人，名叫西门，请耶稣到家里吃饭。席间进来一个女人，她在城里是个罪人（经文明说），带着一玉瓶香膏，站在耶稣身后，哭着，用眼泪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去。西门心里想：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耶稣的回应很值得看。他没有赶走那个女人，也没有赶走西门，但对西门的话说得很直，后面会看到。他先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钱，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两个都还不起，债主就都免了。耶稣问西门：哪

一个更爱他？西门说：大概是多得赦免的。耶稣说他断得不错。然后耶稣把话转到眼前的饭桌上：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你没有给我亲嘴，她却不住地亲我的脚（大意）。

这里面的“恩慈”，不是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了几句好话，而是他在这张饭桌上做了一件事：让她的举动被接住。在西门的眼里，这女人的举动是不合规矩、不干净的；在多数人的眼里，这样的人最多配被可怜或被驱逐。耶稣却接受了她的眼泪和香膏，把它们放回一个有意义的位置：这是一个多得赦免的人所献上的爱。她不是被施舍的对象，她是一个在给的人，她的给被收下了。最后他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又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路7:48, 50）。

还有一层，是耶稣对西门做的事。他并没有把西门赶出这个故事。债主免债的比喻，把西门和那个女人放进了同一个结构里：两个人都是欠债的，不过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这像一个很细的“分层”：最薄的、共同的那一层——都是欠债人，都需要被免——两人同；差异的那一层，欠多欠少，两人异。可是要老实说，耶稣在这里并不温吞：他把西门没有做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路7:44-46，大意），这已经是相当直接的话，西门被放进了同一个比喻，他不是被护着，而是被点了名。这是本书对这段话的读法，经文没有说西门此后怎样。（路7章还牵涉赦罪的权柄如何理解等神学问题，本书不判，只读这顿饭是怎样被重新安排的。）

◆ 五、位置不能是假的，接住是两个人的事，三条判别

读到这里，有人会担心：这岂不是教人“演”一个位置？为了让对方不难堪，编一件事请他帮忙，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答案是：假位置撑不了多久。小军修阳台，阳台真的漏水；李老师请阿杰看电脑，电脑也真的卡。人对自己是不是被真的需要，有一种很敏锐的感觉，一旦发现那是为了哄他而做的“活儿”，位置就塌了，而且比没有位置更伤人，因为他又多了一层“我被可怜了”的体会。所以创造版的恩慈有一条硬要求：位置必须建在真实的需要上。如果一时找不到真实的需要，宁可先老老实实地给，什么都不演，同时留意这个人真正擅长什么、这个家里真正缺什么，等那两样碰上，再请他出手。

另一方面，接住也是两个人的事，不能只怪给的人。受的人也有功课：学会接受，也学会开口给。有的人一辈子习惯了做施恩的一方，一旦自己落难，宁愿饿着也不肯受人一点帮助，这同样是一种不让对方有位置的做法，因为别人想给他的那一份爱，也被他挡在门外了。设想一位一向要强的老周，妻子病了，邻居几次来送汤，他都说“不用不用”。邻居几次被挡回，就不再来了，老周反倒更孤单。若他肯说一句：“汤我收下，我家那盆兰花你帮我浇浇水吧，我这几天顾不上”，两边就都有了位置。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恩慈。

还有一个难点：恩慈的位置有时需要时间，也需要对方的意愿。米非波设一见大卫就叩拜、自称死狗，是一个深深习惯于“不配”的人，大卫的话他未必一下子听得进去。同样，小军修了阳台，也不一定立刻就放下心里的羞愧。位置造出来，是邀请，不是强迫；对方走进来，要靠一点点的试探与确认。这个过程里，上一章讲的忍耐就派上了用场：位置摆在那里，座位一直空着，让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坐下。这就是“恩慈”和“忍耐”在这节经文里被放在一起的缘故，它们并不是两样东西，一个是造座位，一个是替座位留时间。

还有一件事要老实说。小军这样的人，如果长期情绪低落、不吃不睡、说起“没意思”“不想活了”，就不只是“位置”的问题，需要专业帮助，家人先陪他去看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再谈修阳台。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最后要提醒的是，恩慈不等于没有边界。造位置的人，也有自己的位置：老曹夫妇有他们的作息，婶婶不是保姆。把小军的位置造好，不是要老曹夫妇倾家荡产或者无限期地让渡自己的生活，而是双方的位置并存。一个只有一方位置的家，另一方迟早会走出来，或者倒下去。真恩慈里，两边的空间都要有，这样才称得上谱系，而不是又一种中心。三条判别也要在这一句上起作用，来分辨真恩慈与假恩慈。

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老曹夫妇最初的恩慈，没有问过小军“你想做点什么”，对方真实的需要——被需要——没有显露，于是好意落了空。在真理里的恩慈，要先看见这个人缺的是什么，有时缺的不是吃住，是一个能被承认的位置。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是区分的要点：施舍式恩慈没有新东西，只有一个越来越长的恩惠清单；创造版的恩慈，会生出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新的安排，比如“阳台由小军负责”“周末买菜是他的事”。对无力回报的人，新东西是他被承认的那个位置本身。

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核心在这里是“他是家里的人”。如果一番“好”之后，他仍然是客人，核心没守住；如果他成了有活干、有话说的家人，核心变厚。试过、给过期限而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同时也要注意反方向的偏差：有人为了不让对方有负担，什么都不给，什么都撇清，这也是放弃。恩慈不是撇清，是找到那个“双方都有份”的位置。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李老师，社区里有个读初中的男孩阿杰，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带着，放学后常在小区里晃。李老师起初就是“好心”：给他饼干，辅导他功课。当然，他先去和阿杰的爷爷说好，又把地点定在社区活动室，这一步不能省。阿杰来了几次，渐渐不来了。李老师很失落，对老伴说：“现在的孩子，没良心。”

老伴说了一句话：“你每次都是教他，他在你这里，只有被教的份。”李老师想了想，第二天换了一种说法：“阿杰，我这台电脑最近老卡，你们年轻人会弄，能不能帮我看看？”阿杰一听，眼睛亮了，蹲在电脑前折腾了一个小时，居然真的弄好了，还顺手教了李老师怎样发语音。以后，每周三下午，阿杰来社区活动室，李老师把电脑带来：前半小时，他教李老师手机上的新花样；后半小时，李老师给他讲作业。两个人都有东西给，也都有东西收。三个月后，阿杰期末考试进了班里前十，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李爷爷，我考得还行，你别太高兴。”李老师眼眶发热。

这里没有谁施舍谁，只有一张两边都有位置的桌子。当然也不总是这样顺：如果阿杰仍旧不来，李老师就把座位留着，不追，不怨，改在爷爷也在的场合再邀一次；邀过几次对方仍不愿，也就停下，这不是失败。李老师的恩慈，从“教他”变成了“请他教我”，一个小小的换位，让好意有了落脚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好意不被接住，常常不是因为对方不识好歹，而是我们只准备了给的手，没准备让他伸手的地方。真正的恩慈，是替他造一个座位，一个他能拿出东西、也能被人收下东西的座位。下次想对一个人好之前，先问一句：这件事里，他有没有可以给我的东西？如果没有，我能不能为他造一个？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一式：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老曹夫妇与小军之间的差异（一个在给，一个在受）本来可以显露出各自的长处，但“你歇着”这句话压住了小军的显露，于是差异只剩下“高低”这一种形状。创造版的恩慈在三拍里做的是第二拍：改变关系的形状，造出一个让小军的东西能出现的位置，第三拍则是回写，他修好的阳台反过来使“他是家里的人”这一层加厚。九步里取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给与受不再绑死在两个人身上是分化，双向的交换是重组，从“施恩者与受恩者”到“同桌的人”是升维。单中心的尺子会在这里量错：只用“给了多少”做尺子，会量出老曹夫妇的功劳，却量不出小军的躲，因为躲的原因不在数量，而在位置。

怎样算错：若小军有了位置之后仍然躲，或者位置一撤他就消失，或者对无力回报者也要求他“有用”，则本章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不成立。

◆

17

第 17 章

“不嫉妒”——嫉妒是创造力的信号，不是罪名的终点

>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民11:29）
>
>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29-30）

◆ 一、笑着道喜，回家睡不着

设想阿芳和小琴是一起长大的邻居，两个人都爱做点心，常常交换配方。后来小琴把手艺变成了生意，在街角开了一家小店，开张那天，阿芳提着一束花去道喜，笑得很真诚，说“你早该这样了”。回到家，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看着自己抽屉里那本抄满配方的小本子，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明明我们做得差不多，为什么是她。

阿芳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她从小受的教育是：嫉妒是不好的，是小心眼，是不配做朋友的表现。于是她开始对自己说：我要大度，我要真心为她高兴，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的。第二天她又去店里捧场，买了一大盒点心。第三天、第四天，她越是用力“不嫉妒”，那声音越大。一个月后，她开始找借口不去小琴的店，后来连小琴的电话也不接了。小琴莫名其妙，觉得朋友变了。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局面：“不嫉妒”被读成了一道命令——不许有这种感觉。可是感觉不听命令。命令越用力，感觉越往下沉，沉到最后，要么爆发，要么把整个关系压坏。本章要问的是：这一句“不嫉妒”，是不是真的在叫人把那声音压下去？还是说，那声音本身，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在里面？

◆ 二、机械版的“不嫉妒”：压住它，或者借它去贬低别人

照字面做，“不嫉妒”有两种最常见的机械版。第一种是压：把嫉妒当作丑事，赶紧埋掉，表面上笑着，心里数着。这就是阿芳走的路。它的三段曲线很清楚：先是平息（笑容和礼物让表面的关系维持住），然后是复发（在某个不起眼的场合，一句酸话脱口而出，或者莫名地对朋友的成就挑起毛病），最后是升级（嫉妒与愧疚缠在一起，变成对朋友的躲避甚至怨恨，因为“她让我变得这么难看”）。

第二种机械版是反着走的：不压，而是把嫉妒变成对别人的定论。“她那个店能开起来，还不是靠关系”“有什么了不起，卖点心而已”。这种做法暂时让人舒服，因为把自己的不如意解释成了对方的不值。但它同样会复发，也会升级：贬低一个人，需要不断找到新的理由，找着找着，一个本来可以做朋友的人，成了自己心里的敌人。

这两种做法有一个共同点：嫉妒里有东西没有被读出来。压下去，是不看；贬低别人，是读错了。无论哪一种，嫉妒所指向的那件事——“我也想要那个”——都没有得到处理。嫉妒不是一个只会咬人的东西，它是一个信号：你心里有一块真实的、没有出口的渴望，而你看见另一个人，把它活出来了。

不过也要诚实：圣经确实把嫉妒当作要警惕的东西，而且圣经里记下的嫉妒，多半是恶果。箴言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箴14:30）；司提反的讲论里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徒7:9）；彼拉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太27:18）；扫罗“从这日起”就“怒视大卫”（撒上18:9）。所以本章说“嫉妒是信号”，并不是说嫉妒是好东西，更不是说信号必然通向创造。信号可以读错，读歪，放着不管，后面有专门一节讲。把它当作终点来定罪，和把它当作信号来读，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还有第三条路，是装作没看见，让它在暗处长成扫罗那样的怒视。

◆ 三、创造版的“不嫉妒”：把“我也要”变成一样新东西

读嫉妒的这个办法，先要承认一件事：嫉妒是差异显露出来的样子。阿芳之所以嫉妒小琴，不是因为她不在乎小琴，恰恰是因为两个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手

艺，一样的出身，才会觉得“凭什么”。差异一旦在一个近的人身上显露出来，疼的就是那个近。这个疼，指向的是自己心里的一块东西：阿芳其实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小店，一直没敢说。

按本书的三步，创造版的“不嫉妒”是这样走的。分层：先找最薄的核心，也就是两个人之间不能放的那一层。阿芳和小琴之间，这个核心是友谊，是“我们是一起做东西的人”。这一层不能因为谁先开了店就放掉。可以放开的层很多：谁开店、开什么样的店、卖什么、怎样卖，都不必同。

生成：阿芳要做的，是把“我也要”造成一样自己的新东西。她没有去学小琴的招牌点心，而是想到街坊里有很多人想给孩子订生日蛋糕，却嫌店里的样式单调。她就在家里做定制蛋糕，每个孩子一个造型，在朋友圈慢慢有了客人。小琴那边忙不过来的时候，把订单转给她；阿芳的客人想要日常点心，也介绍去小琴店里。两个人的东西，并列在同一条街上，各有各的样子。

回流：几个月后，两个人发现，“我们是一起做东西的人”这句话，比开店之前更实了。小琴的店有了阿芳的蛋糕作为补充，阿芳的生意靠小琴的店面来引客。当初那个让阿芳睡不着的“凭什么是她”，变成了“幸亏有她”。

这就是把嫉妒当作创造力信号的意思：它指出了一个空位，指出了一条该走而没走的路。信号读对了，就生出新东西；读错了，就压坏关系。所以“不嫉妒”在创造版里不是不许有那个感觉，而是不让那个感觉停在原地，要让它通向一件新的事。

◆ 四、圣经里的两个样板：摩西与约书亚，约翰与他的门徒

先看第一个，摩西没有压住约书亚，而是把问题升了一维。民数记11章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场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摩西一个人带着这么多百姓，觉得独自担不起，神便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七十个长老，他们一同说了预言。事情到此本来算是安排妥当，可是营里还有两个人，没有出去到会幕那里，灵也降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中说预言。有人跑来告诉摩西。

跳出来的是约书亚。经文介绍他是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他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民11:28）这句话里，有对摩西的忠心，也有对秩序的担心：这两

个人没有按规矩到会幕来，怎么也说起预言来了？我们不必替约书亚把话说得更难听，他是替摩西着急。“嫉妒”这个词，是摩西自己说的，约书亚自己并没有这样说。摩西听出了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所以问他：“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民11:29）

摩西接下去的那句话，是整个故事的重心：“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句话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抬高了一层。约书亚的问题是“谁有资格说预言”，摩西的回答是“愿所有人都能”。灵不是摩西一个人的专利，也不只是那七十个人的专利，它是给整个百姓的。这样一来，营里那两个人说预言，就不再是对摩西地位的威胁，而是摩西盼望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

注意摩西没有做什么。他没有训斥约书亚“你怎么这么小心眼”，也没有说“你不应该这样想”。他只是把约书亚手里的东西接过来，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约书亚的嫉妒是一个信号：他在乎的东西，其实是“这个共同体的秩序和摩西的位置”。这份在乎是真的，只是尺子太小。摩西做的是给它换了一把大一点的尺子：问题不是谁的灵更多，而是百姓里的灵多起来了没有。核心就在这里：灵是神给百姓的，这一层必须同；至于它降在会幕那里的七十人身上，还是降在营中的两个人身上，这是可以放开的层。

这也不是说一切秩序都可以不要。经文里这件事发生时，神已经把灵分给了会幕那里的长老，而营里的两个人本是在“被录的人”中。摩西并没有说秩序没用，只是说，秩序不该成为遮住别人身上恩典的东西。创造版的“不嫉妒”，就是在这样的两头之间走：不压住嫉妒，也不让嫉妒用旧的尺子去量新的事。

第二个样板在约翰福音3章22至30节，是另一种场面。耶稣和门徒在犹太地施洗，约翰也在附近施洗。约翰的门徒与一个犹太人为洁净的礼起了争论，然后跑来告诉约翰：“拉比，从前同你在约但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话里有没有酸意，经文没有说；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带着一点不平：你的人都被他拉走了。

约翰的回答，是整本福音书里最平静的话之一。他先说了一个大原则：“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3:27）然后说，我曾经说过，我不是基

督，我是被差遣在他前面的。接着是那个婚礼的比方：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一段不能读歪。有人会把“我必衰微”读成自我贬低，仿佛爱就是让自己消失。可是约翰并没有消失，他仍然站着，仍然是新郎的朋友，仍然在听、在喜乐。他做的是一次“位置的看清”：他在这场婚礼里本来就不是新郎，所以别人往新郎那里去，不是被抢走，而是各回其位。他的喜乐是满足的，不是赌气的。如果他是被迫退到一边，是不会说“喜乐满足”的。

用本书的话说，约翰的门徒用的是一把单中心的尺子（这个说法借自站内第301号，原指把一组视角中的一个抬成全部；本书把它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如“以谁为中心”），以约翰为中心去量：他的人少了，所以是损失。约翰换了一把尺子：以新郎为中心，婚礼成了，新郎的朋友就欢喜。这也不是放弃自己：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约翰的差异——他是那个预备道路的人——一点没有被抹去，反而是因为有了新郎，他的位置才有了意义。核心（新郎要来、婚礼要成）是同的，各人在谱系上站的位置是异的。

两个样板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点：嫉妒（一个是约书亚的，一个是约翰门徒的）都被正面接住，没有被责骂。接住之后，是把看事情的框架放大。约书亚的“谁有资格”被放大成了“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门徒的“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被放大成了“新郎的朋友喜乐满足”。嫉妒是信号，信号读出来的是：你现在用的框架太小，装不下眼前这件事。

◆ 五、读信号要分清：这个疼指向哪一类东西，读歪了会怎样，三条判别

把嫉妒当作信号，并不意味着每一次都能读出同一个答案。日常里的嫉妒至少有四种来路，读法各不相同，分清了才不会读歪。第一种，指向的是“我自己的路”。阿芳的嫉妒就是这一种：看见别人做成了自己也想做的事，疼的是自己没开始。这一种的读法是上面讲过的：把“我也要”造成一样自己的东西。它需要的是行动，不是对别人的任何处理。

第二种，指向的是“真实的不公”。有时候，嫉妒的下面压着一件确实存在的不平：同样的活，同事拿的钱比我多；同样的孩子，长辈对哥哥偏心。这时候，如

果只当作“我心眼小”去压，就是把一件该说的事埋掉了。这一种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把不平说出来、核实、商量。核实之后，也许发现确有不公，那就要找一个新的安排去纠正；也许发现只是误会，那就把误会说开。无论哪种结果，都是把嫉妒从暗处带到了桌面上，这才叫在真理里。

第三种，是约书亚那样的“替人嫉妒”：自己并没有缺什么，却因为担心某个人的位置被别人动摇而着急。这一种的特点，是看上去很忠诚、很正当，所以最不容易被察觉。它需要的读法，是摩西式的：问一句“我护着的，到底是那个人，还是一个我熟悉的格局”。有的时候，我们替人着急，其实是不愿意熟悉的格局被打破。

第四种，指向的是“拿不到的”。前面三种，共同点是有东西可以做，可以造、可以说、可以放。但有些嫉妒指向的东西，真是零和或者不可复制的：同一个只有一个名额的晋升，别人的伴侣，别人天生的天赋与相貌。这时候“我也做一个”就不成立，硬要去造，只会加深伤害。这一种的信号指向的，是哀伤和接受的限度：承认这件事我真的得不到，让自己为此难过一阵，然后问，这份渴望里有没有一部分，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比如我嫉妒同事的晋升，也许是因为它让我看见，我也想被认真看重；那么我可以去找别的机会，或者去争一个让我被看重的位置。创造的方向不再是复制别人的东西，而是把渴望转个地方。

不论是哪一种，有一件事是通用的：先不要急着给它下定论。一个人刚刚觉察到自己的嫉妒，往往最需要的是一个不责备的空间，哪怕那个空间只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一句“嗯，我在嫉妒，让我看看它想说什么”。这并不是放纵，恰恰是创造得以发生的前提：如果一开口就是罪名，信号就会被吓得缩回去，那块没有出口的渴望，永远出不来。

再用一个设想的场景补一笔。两个兄弟，哥哥读了大学，弟弟早早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夸哥哥“有出息”，弟弟听着不吭声，心里发酸。弟弟一直把这当作“不该有的小心思”，压了很多年，直到有一次喝了酒，对哥哥说了一句：“你有出息，我是给你垫脚的。”哥哥当时愣住了，心里也有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读书时也熬过许多夜。事后哥哥想了很久，没有解释自己多辛苦，而是回去对母亲说：“妈，弟弟这些年寄回来的钱，咱们家人心里都得有个数。”后来过年，

母亲在饭桌上头一次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讲了弟弟替家里做了什么。弟弟没有说话，但那年他第一次主动给哥哥的孩子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那一句酒后的话，当时是刺，后来成了弟弟被看见的开始。嫉妒被说出来，被接住，新的东西才有可能出现。

再说信号读歪的样子。读歪有三种：把“我疼”读成“他有罪”，于是去贬低；把疼放着不管，让它在暗处长成怒视，扫罗对大卫就是如此；把信号当成要账的权利，“我羡慕，所以你欠我”（阿芳不能因为羡慕，就要小琴分一半利润）。三种都没有走向新东西，而是走向伤害。信号不等于必然通向创造，它只是指出了一块值得看的地方。

三条判别在这一句上这样用。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压下去的“不嫉妒”最大的毛病，是把真实的感觉藏起来：阿芳对小琴笑着，心里在疼。真理里的“不嫉妒”，是先承认：我现在有一块不舒服，它指向我想要的某样东西。承认本身，不是罪，是显露的开始。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几个月之后，嫉妒还是原样，只是表面上更客气了，那就说明它只是被压住。如果它变成了一桩生意、一次新的学习、一个新的合作，说明它被读出来了。

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阿芳与小琴之间，核心是友谊。假如“不嫉妒”的做法是躲着不见，核心在被放掉；假如是顺着嫉妒去诋毁，核心同样被放掉。创造版是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路：核心更厚。

试过、给过期限，而小琴仍不肯转订单、说话越来越冷，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阿芳仍然可以守着自己的蛋糕生意走。

◆ 六、日常里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老魏在一家公司做了十几年，不温不火；妻子小何换了一份工作后，三年升了主管。有一天吃饭，小何说起公司的事，眉飞色舞。老魏低头吃饭，不吭声，过了会儿说了一句：“管人有什么好，不就是多开几个会。”小何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夜里小何问他：“你是不是不高兴？”老魏愣了半天，说：“有点吧。”他说他其实不是不高兴她升职，而是看她那么有劲头，他自己这十几年，好像什么也没长出来。小何没有急着安慰，她说：“你以前不是很会带新人吗？公司那批新来的，不是都爱找你问吗？”老魏说：“那是顺手帮的。”小何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整理成一套给新人的东西？”

后来老魏真的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年总结的做法写成了一份十来页的小册子，部门主管看了，让他在新人培训上讲了两次。他没有变成主管，但他有了一样自己的东西。他说，那天晚饭时的酸话，是他这些年第一次对自己说了真话。夫妻俩后来都觉得，那句“管人有什么好”，倒是一个转机：因为那句酸话被接住了，没有被当成罪名。

带 走 的 话

嫉妒不是要被审判的罪名，它先是一个信号：你心里有一块真实的渴望，没有出口。读懂它，让它变成一件自己要做的新事，爱就在这件新事里长出来。如果你有一个让你睡不着的“她”或“他”，不妨问一句：我真正想要的，是他的那样东西，还是我自己没敢开始的那条路？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一式：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嫉妒是差异第一次在近处显露出来时的疼：阿芳与小琴本来在同一个纠缠里（同样的手艺、同样的街坊），一旦小琴的店把差异显露了，疼就从纠缠的紧处冒出来。压下去，是把这次显露又按回去；读成信号，则是让差异继续显露，并进入三拍里的第二拍，造出自己的新形状（定制蛋糕），然后第三拍回写：友谊反而更实。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以“谁先开店”为中心，阿芳永远是落后者；以“摩西的位置”为中心，约书亚永远在护卫；这两句里的“中心”是本书对第301号“单中心”的延伸用法（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不是301号原来的意思。换成更大的尺子，才量得出那块谁都没占的新地方。

怎样算错：若阿芳读了信号、造了新东西之后，嫉妒仍然原样，或者嫉妒指向的是拿不到的东西却硬去复制，则本章“信号”的判断在这一例上不成立，要转向哀伤与接受，或求助。

◆

18

第 18 章

“不自夸”——不拿自己当最后的样板

>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路 18:11-13）
>
>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

◆ 一、“听我的，我是过来人”

设想老王带大了一个儿子，一辈子认真，自己有一套带孩子的办法：孩子哭了先不抱，让他自己哭一会儿；吃饭不许看电视；睡觉前一定洗澡；周末一定出门走一走。儿子长大成家，有了一个小孙女。老王搬来同住帮忙，第一天就开始指点：“孩子哭了不要马上抱，会惯坏的，我当年带你就是这样，你看你现在不是挺好。”

儿子小阳听着，没有顶嘴。他和妻子在孩子的睡眠上有自己的做法，是看了许多资料、问过儿科医生商量出来的。可是老王每天都要讲一遍“我当年”，讲得越多，越理直气壮，因为他确实把儿子带成了一个体面的人，他有证据。小阳开始在孩子哭的时候躲进房间，等老王去了阳台才出来抱。有一次被老王撞见，老王脸色一沉：“你这是不信我？”

这个场景里没有一个坏人。老王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他一辈子的经验做根据；他也没有炫耀的意思，他只是想帮忙。可是那种“我当年就是这样，所以你也应该这样”的口气，却让一个家慢慢变得不透气。本章要看的“不自夸”，指的正是这件事：不是不许说自己的长处，而是不把自己的做法，当作别人必须照着量的最后那一把尺子。

◆ 二、机械版的“不自夸”：假谦虚，或者老老实实的“我是标准”

照字面做，“不自夸”常常有两种样子。第一种是假谦虚：嘴上说“我不行，我不懂”，心里却想让别人来夸；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把自己的经验、手艺、想法都藏起来，说“我就不发表意见了”。这样做的人，以为是在守“不自夸”，其实是把自己能给的东西关进了抽屉。第二种，就是老王这一种：不炫耀，不吹嘘，却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把自己的做法当成了所有人都该走的路。

第二种比第一种更隐蔽，因为它不带傲慢的表情，甚至带着关心。可是它的结构，和炫耀其实是一回事：自夸的本质，是把“我的好”立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吹嘘自己有多成功，是让别人用我的成就来量自己；说“我当年就是这样”，是让别人用我的做法来量自己。两者都是在制造一个中心，让别人往我这里靠。

这样的做法有一条很熟悉的三段曲线。先是平息：对方听了，照办，一两周内家里很顺。然后是复发：做法不适合眼前这个孩子、这个年代、这个家的条件，出了问题，或者对方明里照办、暗里另行其是，形成一种彼此都知道却谁都不说的别扭。最后是升级：从“怎么带孩子”升到“你们根本不尊重我”“你们根本不信任我”，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家里最大帮手的人，变成了需要被小心绕开的人。

假谦虚这一种也同样走这条曲线：藏起来的东西，没有进入任何交换，别人得不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机会在别人那里被确认，时间久了，藏的人开始委屈：“你们都不问我。”问的人则莫名：“你不是说你不行吗？”

◆ 三、创造版的“不自夸”：把我的做法当成一份材料，而不是一把尺子

创造版的“不自夸”，不是把长处藏起来，而是改变它在关系里的身份：从“标准”变成“材料”。分层：先找最薄的核心。老王和小阳之间，必须同的一层是什么？不是睡觉的方法，不是哭了抱不抱，而是“孩子要被好好地养大”“孩子的父母是孩子最主要的养育者”。这是最薄的一层。其他的都是可以放开的层：怎样哄睡、吃什么、看不看电视，不必同。

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老王可以对小阳说：“我当年是这样做的，你们要不要听听？不一定用。”这句话看起来只差几个字，实际上完全改变了老王的位置：他从发号施令的人，变成了提供一份材料的人。小阳则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原因是医生说……你看有没有可以结合的地方？”两份材料放在一起，往往会出现一个原来谁也没想到的做法：比如，老王的“规律作息”和小

阳的“及时回应”可以合起来，成为一个白天按钟点、夜里灵活的安排。这个做法是老王的经验和小阳的知识共同生成的，两个人都能在里面认出自己的东西。

回流：老王发现，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家里被认真用上了，不是被供起来，而是被拿去用、改、再用。小阳则发现，老王的“当年”里确实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最薄的核心——孩子被好好养大、大人彼此信得过——变厚了。

所以不自夸的创造版有一个很具体的标志：我的话，是不是以“材料”的身份出场的？“我是这样做的”后面，是接一句“你们觉得呢”，还是接一句“所以你们也应该”？前者在给，后者在立标准。

核心层里包含基本的安全，这一点必须说在前面。婴儿的睡姿、用药、安全座椅这类有医学共识的事，不属于“可放开的层”，前辈在这一层可以也应当直说，说得清清楚楚，不必绕成“你们要不要听听”。“材料”这个身份，适用的是风格与方法那一层：哄睡的次序、吃什么、看不看电视。分清哪一层是安全、哪一层是风格，本身就是分层的功课。

还要正面接住一类场合：外科、飞行、消防这样的行业，前辈的做法常常必须被严格照做，在学会之前，偏离是不被允许的。这不是“自夸”，也不是立样板压创造，而是规程，规程背后是代价极高的错误。创造在这里仍然有位置，但走另一条路：先照做，学到位，再通过正式的程序去修改规程，而不是在手术台上或空中各试各的。本章说的“不立最后的样板”，针对的是风格与方法层，不是这类安全规程。

这里要避免另一个误解。不自夸并不是要人把自己说得很糟。一个人有真实的长处，却不愿说出来，其实是对别人的亏欠，因为别人需要这份材料。小阳需要知道老王带孩子的那些经验，其中很多是有价值的。不自夸，是要把长处放进一个别人可以拿也可以不拿、可以改也可以不改的位置。

◆ 四、圣经里的两个样板：法利赛人的话可以句句为真，保罗有可夸的却把它放下

先看第一个，法利赛人的话可以句句为真。路加福音18章这个比喻，我们太熟悉，以至于常常忽略了一个细节：经文没有一处说法利赛人的话是假的，不妨就按全是真的来读：他没有勒索，没有奸淫，每周禁食两次，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了。耶稣没有说他撒谎。整个比喻的重点，不在他有没有这些好，而在他怎样用这些

好：他说“我不像别人”，又说“也不像这个税吏”，他把自己立成了一把尺子，对着旁边的人量过去，得出结论：我在上面，他们在下面。

这就是“自夸”在这个比喻里的真实面目。它不一定是吹牛，它可以是真实的好，被用来排名次。路加在这个比喻之前特意说明了对象：是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说的（路18:9，大意）。问题在于“藐视别人”：自己的一层好，被当作了衡量所有人的全部。

对面的税吏做了什么？他远远站着，连眼睛也不敢抬，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同样没有把自己立成尺子，他没有说“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没有拿对方来比，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回到最薄的一层：我需要被怜悯。这一层，是所有人同的——法利赛人其实也需要，只是他没有看见。耶稣的结论是：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18:14）。

这里还要提醒：本书说的是这个比喻里的这一个人，不是把“法利赛人”当成一类人的反面代号；这个人的毛病，今天坐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包括读这本书的人。再小心一点，不要把税吏的姿势变成新的“标准”。如果有人读了这个比喻，就学着捶胸，说“我是罪人，我不行”，来换取“算为义”的好处，这就又回到了假谦虚。比喻里税吏的要点，是他把眼睛转向了能够接住他的那一位，而不是转向自己的卑微。（“算为义”在神学上牵涉称义的教义，本书不判，只读这个比喻里两个人拿自己做尺子或不做尺子的区别。）

第二个样板在林后12章1至10节，是另一个层次的“不自夸”。保罗在这里说起一件事：他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听见了不可言喻的话（大意）。以保罗的处境看，这是一件有分量的经历，是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作资本的。可是他一开始就说，夸口是无益的，他自己情愿夸自己的软弱。

接下来他讲了一根刺。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他因所得的启示过于自高（大意）。他为此求了主三次，要这根刺离开。主的回答就是那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于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12:9-10）

这一段要细读两层。第一层是保罗对“自己的经历”的处理：他有极特殊的经历，却不把这个经历立成别人必须经过的标准。他没有说“你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异象”。第二层是他对“刺”的处理：他求了三次，说明他没有把痛苦浪漫化，也没有强迫自己立刻接受；最后的转变，是他听见的话改变了他看这根刺的角度。经文

自己说的刺的目的，是“免得我过于自高”（林后12:7）；刺没有因此变成好东西，经文接着说的，是主的恩典够他用。下面要与经文分开看（本书的读法，待验）：这根刺使保罗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的样板”，而这一点，反而使别人在他身上接触到的，不是保罗的完美，而是那份够用的恩典。

用本书的话说，保罗的软弱成了一个“位置”：他不是一个把一切都做完了的人，所以别人在他身边有地方可站。一个没有任何缺口的样板，只能被仰望；一个有缺口的人，却可以被靠近、被补充、被共同建造。同样是本书的读法：在这一段里，别人得以靠近的是保罗的软弱，而不是他那次被提的经历。（这段经文关于刺的确切所指，历来看法很多，本书不判，只读保罗对它的态度。）

◆ 五、样板也有好样板：区分“可以学的榜样”和“最后的样板”，以及三条判别

读到这里，有人会反问：难道人不应该有榜样吗？保罗不是也说过“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吗（林前11:1）？这一问问得好，需要认真回答。榜样和“最后的样板”，差别在于它们对差异的态度。榜样告诉你一件事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从里面学到方向、学到精神，然后用自己的手去做，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和榜样不一样。“最后的样板”则要求你做得一模一样，偏离一点就是错。前者的内部，留着一个空：让你的东西进来；后者把这个空堵死了。

一个很日常的比方是学做菜。跟着师傅学红烧肉，师傅说“糖要炒到枣红色”，这是榜样，你学到的是火候的道理，回家后换一口锅、换一种肉，做出来的味道会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的，甚至是好的。但如果师傅说“糖必须放三十克，锅必须是我这口，少一点都不是红烧肉”，那就成了样板，学的人学到的是仿制，而不是做菜。

那么，怎样判断自己此刻是在做榜样还是在立样板？有几个小小的检验。其一，别人的做法和我不同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还是纠正？其二，我的话里有没有留着“也许你有更好的办法”这样的余地？其三，当别人超过我时，我是高兴还是失落？这三个问题，不是用来责备自己的，是帮自己看清此刻站的位置。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立样板的人，往往最累。因为他必须一直保持完美，一旦自己做得不好，整个“标准”就塌了。老王如果只能是“带孩子的权威”，他就不能承认自己当年有过后悔的事，比如孩子半夜哭了他其实心疼，只是硬着心肠不抱。这些“其实”，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材料，因为它们让小阳知道，老王的规矩背

后是什么，他并不是真的铁石心肠。可是样板的身份不允许他说这些。当老王有一天对小阳说：“其实我当年每次听孩子哭，心里也难受，后来想想，也许不必那么硬。”那一刻，他从样板变成了人，一家人的距离也近了一大截。

这也回应了保罗的“刺”：软弱不是需要隐藏的缺点，在创造的关系里，它是别人得以靠近的入口。当然，这不等于要人故意暴露软弱来博取同情，那又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表演。要说的只是：不必为了维持“最后的样板”而封死自己的缺口。

三条判别在这一句上这样用，用来分辨自夸与分享。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我所说的好，是真的吗？同时，对方真实的处境，我看见了吗？老王的经验是真的，但他没有看见小阳的处境和他们夫妻所依据的知识，所以他的话虽然真，却不在“这个当下的真理”里。真理里的分享，既讲自己的真，也听对方的真。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自夸只会重复原样：老王的做法原样搬来，小阳原样接受或原样拒绝。分享会混合出新的东西，比如“白天按钟点，夜里灵活”的新安排。如果我的经验放进来之后，什么新的都没长出，只是让别人变成了我的复制品，那就警惕。

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核心是“孩子被好好养大”。自夸的后果，往往是核心之上的东西被抬高了，核心反而被遮住：大家在争谁的方法对，忘了争的原本是孩子。守住核心的分享，会让所有人回到同一个问题：这个孩子现在需要什么。

试过，说过几次“这是材料，不是命令”，对方仍坚持“照我的来”，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比如孩子的事由父母定，老人可以提意见但不能代替定），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老厨师傅，在一家小饭馆里带了一个年轻徒弟。老师傅炒菜有一手，火候一向凭手感，说不出为什么。徒弟刚来的时候，什么都照他的做，三个月后，徒弟开始提问：“师傅，为什么这道菜要等油冒烟才下？”老师傅一时语塞，说：“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那天晚上，老师傅睡不着。第二天他对徒弟说：“你问得好。我这几十年凭的是感觉，说不清楚，你拿个温度计，咱们量一量，看看我说的‘冒烟’到底是多少度。”师徒俩量了两个星期，真的量出一个范围。徒弟又试着在这个范围的边上做了几道不同的版本，其中一道，客人说比以前的更脆。老师傅尝了，沉默了一会

儿，说：“这个，是你做的，不是我教的。”但他把这道菜写进了菜单，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是徒弟的名字。

老师傅没有失去什么。他的手艺成了一份材料，被量过、被改过、被超过，反而比原样更能在这家店里活下去。他后来对人说，自己这辈子最痛快的一天，就是那天承认“我说不清”。

带走的话

不自夸，并不是把长处藏起来，而是不让长处坐在“标准”的位置上。把它当作一份材料放到桌上，让别人拿、改、超过，它才算真的活在这个关系里。下一次想说“我当年”之前，试着加上后半句：“你们要不要听听？不一定用。”看看会长出什么。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 一式：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老王把自己的做法立成标准，压住的是 D：小阳夫妇的差异（他们有自己的依据和做法）进不来，于是这个家里能显露的做法只剩老王一种，那是一种被单中心替代了的显露。老王的“我当年”是单中心的尺子：用它量，小阳夫妇永远是偏离的。创造版是一次“换路”：从“我先讲结论”换成“我先把材料放桌上”，起手次序变了，三拍随之展开：张力（两种带法冲突）、形状改变（白天按钟点、夜里灵活）、回写（核心“孩子被好好养大”变厚）。

怎样算错：若老王把“材料”说出口之后，仍然每次都要对方照办，或者小阳夫妇的做法依旧没有任何一处进入新安排，则本章对“不自夸”的判断不成立；若涉及安全的话被绕得说不清，同样算错。

◆

19

第 19 章

“不张狂”——不把一层的同一当作全部

>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林前4:8）
>
>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腓2:5-7）

◆ 一、“咱俩谁跟谁，还写什么”

设想老吴和老宋是三十年的朋友，一起下过乡，一起回城，一起摆过地摊。后来老吴想开一家小小的五金店，老宋出了一半钱，两个人握了手：“咱俩谁跟谁，还写什么协议。”店开起来，生意不错，老吴管进货，老宋管门店。头两年相处融洽，账目靠两个人记在脑子里，谁拿了多少、谁垫了多少，一句“差不多”就过去了。

第三年，老宋的儿子要结婚，向店里支了一笔钱，没有说明是借还是分红。老吴心里不痛快，但想着“都这么多年了，说钱就生分了”，没有开口。第四年，老吴看中了一批新货想扩大进货，老宋觉得风险太大，不同意，老吴说：“你信不过我？咱俩什么关系！”老宋被这句话堵得说不出话。第五年，店里的账对不上了，老吴怀疑老宋，老宋怀疑老吴，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先提“算账”，因为一旦提，就是承认三十年的交情不够用。最后，店关了，两个人不再来往。

他们之间有一层很厚的同一：三十年的交情，共同的经历，互相的信任。这是真的，不必怀疑。可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把这一层的同一，当作了全部。“咱俩谁跟谁”，意思是：我们在交情这一层同，所以在钱、分工、进退这些层上也不必有区别，不必有安排。这一句话，就是日常里最典型的“张狂”：不是目中无人，而是目中只有一层。

◆ 二、机械版的“不张狂”：收起嗓门，却没收起那个“全部”

“张狂”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常常指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照这个意思去做“不张狂”，就是低调，收敛，别摆架子。可是老吴和老宋并没有摆架子，他们倒是够低调的，谁也不张扬。他们的问题在别处：把一层的同一当成全部。

这个词在和合本别处译作“自高自大”（比如林前4:6，5:2，8:1）。用日常的话说，就是“胀”：一个东西被撑得比它实际的大。交情本来只是一层，被撑大成了全部；某个人的学历、资历、一次成功、一个观点，本来只是一层，被撑大成了“这个人是什么人”；某种共同的信仰姿态，本来只是一层，被撑大成了“我们都一样”。胀起来的东西，里面是空的，也经不起碰。

机械版的“不张狂”，常见的走法有两种。一种是收声：少说话，低姿态，不争不抢，但心里那个“全部”原样不动。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一旦有人碰了他那一层，反应会特别大：“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交情？”另一种是倒过来胀：既然不能说自己多好，就说别人多差，把对方的一层压低，这仍然是在用一层量全部。

它的三段曲线也在老吴和老宋的故事里走了一遍：平息（我们俩什么都不用说，很和谐），复发（一件需要说清楚的事出现，比如支钱、进货，谁也不愿开口），升级（不是“账对不上”，而是“你原来是这样的人”，一个层面的分歧升格为对整个人的否定）。所以，“不张狂”读成“要低调”是不够的。低调只是语气，张狂的毛病在结构里：我把哪一层当作了全部。

这里要先说明一个移用（本书的读法，待验）：林前13:4 的“不张狂”，字面意思更近“胀”，与前面说的“自高自大”是同一个意思。把它转成“把一层的同一当作全部”，是本书的移用，不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本书取的是胀的结构：一个东西被撑得比它实际的大，而被撑大的，往往正是某一层的好。

◆ 三、创造版的“不张狂”：知道这一层是哪一层，其他层留出来

创造版的“不张狂”，是一种清醒：我们同的这一层，是哪一层，到哪里为止；在它之外的地方，需要另外的安排。分层，就是这种清醒的练习。老吴和老宋之间，同的是什么？交情、信任、愿意帮对方这一点，这些是真的，而且是最薄的

核心，必须守住。可是“买卖要怎么分账”“谁有权拍板进多少货”“一方要退出怎么办”，这些不在交情那一层上，是需要另外安排的层。正因为交情是真的，才更需要把这些层写下来：写下来，不是不信任，是让交情不必去承担它承担不了的事。

生成：他们可以坐下来，一起拟一份简单的东西：谁出多少，谁管什么，大笔进货要两个人同意，一方要抽钱要记账，万一想退出怎么算。这份东西不是对立的合同，它是交情在另一个层上长出来的新样子。我们不妨把它读成：对方的东西（老宋的稳妥、老吴的冲劲）在这份安排里都有位置。

回流：安排写好以后，老吴和老宋都发现，那种“说钱就生分”的紧张反而没有了。以前不敢说的话，有了说的地方；以前模糊的东西，有了边。交情这一层并没有变薄，反而因为不需要承担太多，变得更踏实。

要是老吴不肯写呢？那就需要把“写下来”这一件事本身，也当作要创造的东西：老宋可以先从最小的一页开始，只写“大笔进货两个人同意”这一条，或者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做见证。试过、给过期限，老吴仍一口拒绝，老宋可以先把自己的那一份分清楚，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背叛，也不是假爱。

所以创造版的“不张狂”，用一句话说，就是：不把一层的同一当作全部，因此有地方安放其他层的差异。这看起来是“收”，实际上是“放”：把不属于交情的事，从交情身上卸下来，交给别的安排去承担。

◆ 四、圣经里的三个样板：哥林多人的“已经”，自高自大与不哀痛，基督与“同等”

先看第一个，哥林多人的“已经”。林前4章6至8节，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哥林多教会内部有分党的现象：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林前1:12，大意）。到第4章，保罗说：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方我自己和亚波罗，是要你们学习“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林前4:6，大意）。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读法，本书不判它的确切所指，只取其中可以读出的一层意思：有一个“所记的”，是共同的、已经写下来的核

心，这是同；在它之外，各人的恩赐、各人跟随的教师，是异。哥林多人的问题，是在“异”的层上加了价值的高低，“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把对某位教师的偏爱，撑成了衡量别人的尺子。

保罗接着问了一句很扎人的话：“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4:7）这句话把差异从“我比你强”的层面，拉回到了“都是领受的”这一层。差异是真的，每个人确实有不同；可是不同不是用来排高低的，因为它们都是领受来的。这是核心（都是领受）与差异（领受的各不同）同时成立的一个说法。

再下一句，保罗用了反语：“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这里说的是一种“已经到了”的感觉：哥林多人拿着手里已有的东西，就以为全部都有了，不再需要别人（包括保罗）。这就是把一层当全部的另一种样子：我已经有的，已经够了，不需要再生长，也不需要别人。

保罗不是在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他承认他们有恩赐，有知识（林前1:5，大意）。问题在于这些真实的好，被撑成了一个“已经完成”的状态，里面没有再长东西的空间。

第二个样板，林前5章2节，更尖锐。哥林多教会里有人行了极不堪的事，经文说得很重，这样的事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林前5:1，大意）。保罗对教会说的是：“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读这一节要小心。这里涉及教会处理严重过犯的纪律问题，保罗在后面几节讲了具体的处理办法，其中涉及的神学与教会治理的争议，本书不判，也不在这一章展开。我们只取这一节里最清楚的一件事：他们“自高自大”，同时“并不哀痛”。

这两件事为什么摆在一起？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他们手里握着某一层的东西——也许是自由，也许是宽容的名声，也许是属灵的自信——并把它当作了全部，以至于看不见另一层的事：这个共同体有一条最薄的、不能放的核心，这条核心被碰了，他们竟没有感觉。一层的胀，遮住了另一层的痛。一个只觉得“我们很自由、很宽大”的共同体，对核心被撕开的地方，就失去了知觉。

这个读法里有一个值得提的对照（以下仍是本书的读法）：与“不张狂”相反的，不是“低头认错”，而是“清醒地分层”。哥林多人需要的，是重新看清哪一层必须同、不可放，哪一层可以宽。把宽容用在所有层上，包括不该宽的层，那不是爱，是张狂：宽容被撑成了全部。这与第 3 章讲的另一种放弃相关：放弃共同的同一性，会跳到反向中心。哥林多人看起来是“大度”，可能是把最薄的核心也一并放了。

第三个样板，是腓立比书2章5至11节，新约里很著名的一段“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保罗劝腓立比人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2:3-4，大意）。

这里有一条界线要划清：“与神同等”是什么意思，“虚己”又指什么，牵涉基督论的深层问题，本书一律不判，交教会传统。本书只读经文明写的一点：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不把这一层当作必须抓紧不放的东西。本书把它借来，取一个很窄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有位置的人，不要把位置抓得死死的。这不是对这段经文的神学读法，也不是拿基督的被升高去类比“回流”，更不是说谁的“放开”都会换来升高。

另外要小心，腓立比书的这段话，不能被拿来要求每一个人“放弃”。保罗并没有对受压迫的人说“你应该虚己到底”，他是对一群在争竞的人说话，让有位置的人不要抓着位置。对一个本来就没有位置的人，把“虚己”当作要求，是把这段话用歪了。这一点，在第 3 章讲过的两种放弃里，属于放弃自己的多样性、被推进对方中心的那一种。

◆ 五、两个方向的“胀”，权势型的张狂，三条判别

前面几个例子里，被撑大的往往是“同”：交情的同、信仰的同、读经典的同。可是“把一层当全部”还有另一个方向，是把“异”撑成全部。比如一个公司里，两个部门的同事在交接流程上有分歧，吵着吵着，变成了“你们那边的人就是

这样”，把一个具体的分歧，胀成了“我们两个部门本来就不是一路人”。这时候，被当作全部的是“差异”。

两个方向的胀，毛病是同一个：忘了谱系是有层的。同的层和异的层，同时存在，互不取代。两个部门在交接做法上有异，并不妨碍它们在“把客户的单子做好”上同；在汇报方式上有异，也不妨碍它们在“希望这家公司好”上同。把异胀大，就看不见同；把同胀大，就看不见异。真正稳的关系，是两件事都看得见：这里我们同，那里我们不同，而且都不必惊慌。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很细的心理现象：胀，常常发生在人感到不安的时候。老吴那一句“你信不过我？咱俩什么关系！”，是在不安中把交情胀大，作为盾牌。人在不安时，抓住一层最牢靠的东西，当作全部来挡，是自然的反应。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张狂”的应对，不是羞辱那个胀起来的人，而是帮他找到一个让他不必胀的地方：让他的不安有安放之处。老宋如果对老吴说：“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是怕钱的事一含糊，咱们三十年的交情会折在这上头，所以我想把它写清楚。”这一句话，既没有否定交情，也没有放过钱的事，老吴的盾牌便有了放下的理由。

最后，不张狂还有一个很朴素的检验：在这层之外，我有没有在别人那里学到过东西？一个人如果很久没有从比自己年轻、比自己出身低、观点和自己不同的人那里学到东西，就要留意，自己是不是把某一层当成了全部。哥林多人的“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恰恰是“不再需要别人”的状态。创造的关系里，总有一块是自己没有、要从别人那里来的东西。

三条判别在这一句上这样用，用来分辨不张狂与“伪低调”。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老吴和老宋的“咱俩谁跟谁”，把不同的事混在一起说，好像一切都同了，这不在真理里，因为他们在钱和分工上其实有差异，只是没有显露。真理里的“不张狂”，是肯说清：这一层我们同，那一层我们不同。

第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只是收声、低调，没有新的安排出来，那只是换了表面。创造版会生出一份看得见的东西：一个协议，一张分工表，一个说清楚的约定。

第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核心不是交情，而是交情中最需要守住的那几样：诚实，不占对方便宜，有事商量。这一点要特别提防另一种偏差：为了“不张狂”，什么都放，连核心也放，那就是哥林多式的“宽大”。分层的另一面，是该守的一层要守死。

还有一类“张狂”，本章的办法并不适用，要单独说：现实中很多张狂就是权势者的蛮横，老板对员工的压，家里有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与打骂。这不是“分层不清”的毛病，把它诊断成分层不清，会让弱的一方去“教育”强的一方。对这样的处境，应当做的是自保、离开、求助，而不是去帮对方分层。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个读书会，成员都是爱读书的退休老人，十几年了，互相很熟。后来新来了一位年轻的会员小棠，爱读网络小说。老会员们起初很客气，后来慢慢有人说：“读书会就是要读经典。”小棠提议下个月读一本她喜欢的科幻，立刻有人说：“这不算书。”小棠没再说话，后来也不来了。

会长老贺事后想了很久。他发现，大家心里有个“全部”：读经典。可是读书会最薄的核心是什么？是“一起读，一起说”。读什么是可以放开的层。他提出一个新做法：每年十二个月，十个月轮流由会员选书，选书的人要先用五分钟说为什么选它；另外两个月，大家共读一本“经典”。分月轮流选书，本身还只是分区；真正新的东西，是那五分钟的说明环节：每个人都要先讲清自己为什么选它，别人才知道这本书对她意味着什么。小棠被请回来，第三个月轮到她选书，她选了一本科幻，用五分钟讲了这本书里的一个问题，几位老人听完，竟有三个人说“我想读”。

老贺后来说，以前他以为，守住读书会就是守住“读经典”。后来才明白，守住的应该是“一起读”。经典是读书会的一层，不是它的全部。把一层看成全部，反而把读书会的门关小了。

带 走 的 话

不张狂，不只是收起嗓门。更要紧的是弄清楚：我们同的这一层，是哪一层，它到哪里为止。该同的守住，该异的放开，其他层另做安排。下一次听见自己说“咱们谁跟谁”“大家不都是……”之前，先停一下，问：这句话里的“都”，指的是哪一层？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 上：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老吴和老宋的纠缠（交情、合伙、金钱）本来叠着许多层，“咱俩谁跟谁”把它们压成一层，钱的事不敢摆上桌，差异无处安放，只能在暗处积累。这里是怕一说钱就伤了交情，该显露的就没有显露。创造版在九步里取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先把交情和账目分成两层是分化，再给账目一个自己的安排是重组，最后升到“交情加安排”的新结构是升维。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交情为唯一尺子，账目的分歧被看成背叛；以账目为唯一尺子，三十年交情被看成不值钱；哥林多人则以“自由”为尺子，量不出核心的破口。反中心不等于反向中心：重新分层不是放弃交情、转而事事走合同。

怎样算错：若把账目写清楚之后，两个人仍旧互相提防、交情反而变薄，或其中一方是被迫签字的，则本章“一层当全部”的诊断不成立，要换成别的解释，比如权势或不信任。

◆

20

第 20 章

“不做害羞的事”——不失体面里的创造

> 爱……不做害羞的事。（林前13:4-5，和合本）
>
> 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创9:23）

◆ 一、一句真话，为什么让满桌人都低下了头

设想一个家庭的中秋聚餐。二哥喝了两杯，忽然笑着对大哥说：“当年要不是你把店开黄了，咱妈也不用把养老钱拿出来填窟窿。”这句话在事实上没有错，那笔钱确实是这么出去的。可是话一出口，嫂子低头夹菜，孩子们停了筷子，大哥脸上的笑像是被谁按住了，慢慢往下掉。二哥自己也觉出不对，补了一句“我就是随口说说”，没有人接。

这顿饭之后，没有人再提过那笔钱。事情没有解决，大哥心里的账多了一条“当众被揭”，二哥心里的账多了一条“我说的是实话，凭什么让我难受”。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占着理，下一次见面，客气里多了一层看不见的硬壳。

“不做害羞的事”，是和合本的译法；换成今天的话，意思近于“不做让人难堪、丢脸、失去体面的事”。这一句看上去最像礼貌守则，像教人“说话注意场合”。本章要问的是更硬的问题：体面和真相，常常被我们放在天平的两端，要么为了真相不顾体面，要么为了体面不提真相。有没有第三条路，既不让事情烂在里面，也不让人被当众剥掉一层皮？这条路要靠创造，不靠“注意分寸”这种含糊的劝告。

◆ 二、机械版的两种“体面”，与创造版：事要说清，脸要留住

第一种机械版，是以真理的名义羞辱。“我说的是事实”“我是为你好”“我就是这样直”，然后在人最多的时候，用最响的声音，把那件事摆上桌面。这种做法有一个体面的借口：不说破，问题永远在。它的曲线也看得清楚：当场的效果往

往是对方沉默或认错，看上去“解决了”，这是平息；过些日子，对方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下次不让你看见，错误藏得更深，或者反过来，也在你出错时当众奉还，这是复发；到后来两个人都把对方当成随时会出手的人，坦白变成高风险动作，这是升级。被羞辱过的人常常不会因此变得更诚实，他们常常变得更会防备。

第二种机械版，是家丑不外扬式的给面子。装作没看见，绕着走，话到嘴边咽下去，逢年过节笑着碰杯。这种做法也有体面的借口：不撕破脸，大家还要处。它的曲线同样清楚：平息得极快，因为什么都没发生；复发也极快，因为什么都没处理，同一件事换个样子又来了；升级则悄悄进行，小小的账目对不上，拖成大窟窿，一句没说开的话，拖成二十年没说过的话。

两种做法看着相反，毛病却是同一个：把本来分属两层的东西压成了一层。事情本身是一层，要弄清、要处理；这个人的体面是另一层，是他在别人眼里、在自己心里还站得住的那块地。第一种放弃了第二层来保住第一层，第二种放弃了第一层来保住第二层。两种都是放弃，都在白白耗散：前者耗散了对方愿意说真话的信任，后者耗散了事情得以被解决的机会。

分层的第一步，是承认这里有两件都不能丢的东西。最薄的核心，在这件事上其实有两条：一，事实不能被含糊，对不上的账、做错的事、说过的伤人话，必须被看见；二，这个人必须还能以“一个有能力自己改的人”的身份站在那里。第二条常被忽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还有体面的时候，才有力气认错；体面被当众拿走，认错就成了投降，而人通常不愿意投降。

生成的一步，是去造一种新的做法，让这两条同时成立。具体说，是改变“说”的形式：时间上，选对方有余地的时候，不选他被围观的时候；地点上，选两个人的地方，不选一桌人的地方；说的内容上，谈那件事，不判那个人，说“这笔钱当年怎么出去的，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不说“你就是个把店开黄的人”；顺序上，先给对方一个自己动手的机会，再谈别人是否要知道。还有一种造法是改结构：把“抓谁的错”变成“这个环节怎么设计，下次就不容易错”，让错误落在流程上，人可以体面地修流程。

回流则发生在后面。当一个人发现，把难处告诉你不会换来当众难堪，他下一次会更早地来找你。体面被守住的地方，真话反而更容易说出口。这时候“共同的那一层”变厚了：两个人之间多了一条可靠的路，专门走那些不好开口的事。守体面不是真理的敌人，守住体面，是给真理留一条能走进来的门。

◆ 三、圣经的两个样板：哥林多的饭桌，挪亚的帐棚

先看第一个，哥林多的饭桌，把羞辱从桌子的形状里拿掉。林前11:17-34 记着一件难看的事。哥林多教会聚会吃主的晚餐，保罗直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林前11:20）。大意是，他们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酒醉（林前11:21）。保罗问：“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林前11:22）

这里要注意的是羞愧产生的方式。经文写的是“各人先吃自己的饭”和“叫那没有的羞愧”；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没有哪个人站起来骂穷人，羞辱像是桌子的形状造成的：有东西的人先吃，没东西的人干坐着，谁有谁没有，一目了然。每一个富人也许都客客气气，可是整个聚会的形式在无声地示众。保罗没有绕开这件事，他把话说得很重，在这件事上他明说不称赞他们（林前11:22，大意）；这一章后面（林前11:27-34）他对不配地吃喝的人还有相当严厉的警告，本书不在这里展开，所以下面“温和改桌子”的读法只是这一段的一面，不是全部。可是他给的解法不是一场对富人的公审，而是改动餐桌的做法：“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林前11:33）大意是，真饿得受不了的人，可以先在家里垫一垫，免得聚会反倒惹祸（林前11:34）。

这正是分层加生成的样子。核心的那一层是：同一张主的桌子、同一个饼和杯，这一层不能分。可以放开的层是：每个人家里有多少、带来多少，这一层差异原样留着，保罗并没有要求把富人的财产拉平。新的做法是“等待”，等待把“谁先谁后”的差异从桌面上拿下来，让没有的人不必在众人面前显出没有。事情被说破了，体面被守住了，桌子也更像一张桌子了。

第二个样板，挪亚的帐棚，同一件难堪，三个人三种动作。创9:20-27 记着另一件难看的事。挪亚栽了葡萄园，喝了酒醉了，在帐棚里露了身体。经文写：“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创9:22）然后是上面引的那一节，闪和雅弗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背着脸，给父亲盖上（创9:23）。

三个人面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区别全在动作上。经文没有在这里对含的动作发长篇议论，只记下他看见了，并且到外边说给别人。含为什么这样做，经文没有说，把它读成“羞辱”是后来的读法，本书不替他定动机。而另外两个兄弟的动作被写得特别细：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背着脸。这是一个有点笨拙的、近乎滑稽的姿势，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本身就是被造出来的办法：既要把

父亲遮住，又不能让自己的眼睛成为又一次羞辱。他们并没有假装事情不存在，倒退着走进去，恰恰说明他们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们做的是在“知道”的前提下守住父亲的体面。

这段经文后面接着的是挪亚醒后说的话，以及对迦南的咒诅（创9:24-27）。这是一段难读的经文，历史上还被人拿去为压迫别人辩护。本书的读法不走那条路，咒诅的含义属于神学上的争议，交给教会传统去讲，本书不判。本书只读兄弟三人面对同一件难堪时的动作，这是经文自己写得很清楚的部分。（遮盖与纵容的分界，第 25 章再细讲。）

◆ 四、体面有两个方向：对方的，也有你自己的，也不是特权

这一句字面上说的是“爱不做害羞的事”，主语是爱的人。也就是说，它首先管的是自己的手，其次才是别人的脸。人在冲突里最容易做的“害羞的事”，往往是自己做出来的：摔门、翻出对方的出身和家人来骂、在群里点名、拿孩子当传话筒、在亲戚面前把对方的短处当笑话讲。这些动作事后连自己都觉得难看，当时却觉得痛快。

把体面当成创造的材料，就要看见一个事实：冲突里的人几乎都在同时守护两样东西，一样是“我要说的那件事”，一样是“我在这个场合里的位置”。当对方觉得自己的位置被威胁时，他听不进你的事。所以守对方的体面，常常不是让步，而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把他从防守的姿势里请出来，他才有耳朵。设想一个妈妈要和读初中的女儿谈作业造假的事，如果选在亲戚来做客、满屋子人的下午，孩子的全部力气都会用来保护面子，没有一点力气留给反省；如果选在晚饭后两个人收拾厨房的时候，同一件事就有了被听见的可能。

守自己的体面也同理。当你在气头上想说一句“你们全家都这样”，先问一问，这句话说完，我还是不是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这不是压抑，而是在可以放开的那一层（说什么、怎么说）上多花一点力气，使最薄的那一层（我们还是能继续谈的两个人）不被一句话打碎。

◆ 五、什么时候当众是对的，现代的“帐棚”，三条判别

本章倾向于私下说、守体面，但不能因此把“不当众”读成通则，保罗自己就不是这样做的。他对彼得，“就在众人面前”说话（加2:14，彼得的行为已经公开地影响了许多人）；他对提摩太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

人也可以惧怕”（提前5:20）；林前5章整段，是对全教会的公开信。所以要补一条界线：当过犯已经是公开的，伤害已经及于众人，当众处理是对共同体的责任，不处理反倒是对众人的亏欠。区别不在公开与否，而在目的：是为了让人改、让核心站得住，还是为了让人难堪？前者可以当众，但仍要克制说的内容和方式，对事不对人；后者哪怕私下进行，也是羞辱。（第 3 章讲过加2:14，第 13 章也点到它。）

今天的难堪，常常不在帐棚里，而在屏幕上。家族群里有人发了一句刺人的话，工作群里有人把别人的失误截了图，朋友圈里有人含沙射影。这时候旁观者其实就是“闪和雅弗”的位置：看见了，是拿起衣服，还是转身告诉外面的人？

可以做的动作很朴素。一是不转发、不围观式地附和；二是私下问一句当事人“你还好吗，要不要我帮你说一句”；三是如果事情确实需要处理，用一个人对一个人的通道去处理，不用在群里挂着。如果那是欺凌或侵害，则不是“私下问一句”就够：要保留截图和记录，帮当事人找到正式的求助渠道。这些动作不会让问题消失，有些问题仍旧要由负责的人认真处理；它们做的是把羞辱的传播链剪断，让问题以它本来的大小留在原地，不被围观放大成对一个人的审判。

这里仍要提防一个滑坡：遮盖的衣服不能变成封口布。如果那条被截图的信息背后是真实的欺凌或侵害，当事人需要的是支持和正式的处理渠道，旁观者不能以“给人留面子”为由劝他算了。守体面是把人护住，从来不是把事压住。

体面也不是对方的特权，更不是弱者的负担。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向：守体面的责任，该由谁来担？常见的情形是，位置高的人要求位置低的人“给面子”，家里的长辈要求晚辈“别让我下不来台”，上司要求下属“有话私下说”。这些要求有时有道理，有时恰恰是权力在保护自己，让自己永远不必面对来自下面的真话。守体面如果只朝一个方向流动，它就不是创造，是特权。

真正的创造版，是双向的。长辈守晚辈的体面：不在亲戚面前翻孩子的旧事，不拿孩子的成绩当谈资；晚辈也守长辈的体面：有不同意见，不在饭桌上当场顶回去，而是找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认真说。双方各自在对方最在意的那一层上多花一份力气，就生出了一种别处没有的东西，一个家里人人都知道“在这里，我说错了也不会被示众”的空气。这种空气，比任何规矩都更能让人开口。

如果上位者拿“体面”封下位者的口，下位者可以找第三方，比如上一级、工会或人事、社区组织，这和“家丑不可外扬”的那条线是一致的。而对位置低的人来说，守体面还有另一重意思：不要因为怕失面子，就独自吞下本该说出来的难

处。把难处说给可信的人听，不丢脸，是对关系的一种信任。体面不是不让人看见你的难处，而是让你的难处被看见的方式，仍然是有尊严的。

三条判别在这一句上这样用，用来分辨什么时候“守体面”变成了假爱。一问，在不在真理里。守体面的第一个检验，是事情有没有被说出来。如果你守的是“永远不提”，那你守的不是对方的体面，而是自己的安静。真正守体面的人，是把话说到该说的程度，只是说得有地方、有方式。

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每一次“给面子”之后，除了更尴尬的沉默什么都没长出来，那就是机械版；真正的守体面，会长出一种新的开口方式：下一次大家知道，不好说的事有一个可以安全说出来的地方。

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里最薄的核心，是对方“还能改”的身份。你的做法让他更像一个可以改的人，还是更像一个必须防守的人？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者明说不愿，那么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或退出，都是可以的，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还需要划一条硬线。“体面”这个词，最容易被有权力的一方拿来封口：“家丑不可外扬”，说的是你不要向外人求助，可是家里的暴力、欺凌、侵害不是家丑，是需要处理的伤害。以体面之名要求受害者沉默，是把体面倒过来用，保护的是加害的一方。在职场里的欺凌或性骚扰中，受害者往往必须公开才能得到保护，“先私下谈”在这样的处境里恰恰是封口，不要照本章的私下办法去做。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项目组长老罗。离见客户还有一个小时，他翻看小董做的演示文稿，发现其中一页的数据和附表对不上，差了一个量级。会议室里已经有两个同事在布置投影。老罗可以当场说“这页谁做的，数都对不上”；也可以当没看见，希望客户看不出来。

他做了第三件事：给小董发了一条消息，说“来走廊一下”。走廊里他把电脑转向小董，只说了一句：“这页第三行和附表对不上，你看看是哪边的口径，二十

分钟能改完，我帮你核另一页。”小董红了脸，没有辩解，埋头改了。会照常开了，没有人知道出过事。

事情到这里只做了一半。散会之后，老罗把小董叫到一边，说：“刚才那处错，不怪你一个人，我们的模板本来就没有核对环节。”之后一周，团队多了一条习惯：每份稿子交出去前，由另一个人对一遍数。又过了一个月，小董在另一份稿子里发现自己的一处口径有疑问，没有等别人查出来，主动找到了老罗。这时候守住的体面，已经变成了一条真话进来的路。

带 走 的 话

体面和真相，不必二选一。事要说清，脸要留住，靠的是造一种新的说法、新的桌子形状、新的流程。守体面不是替人遮丑，而是在“知道”之后，给对方留一块还能站着改错的地方。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 这一式上：差异（谁对谁错、谁有谁没有）怎样被显露，取决于它被放进什么样的纠缠里。同样一个错，放在当众的纠缠里，显露出来的是羞辱；放在二人走廊的纠缠里，显露出来的是可修正的问题。机械版停在“张力积累”的第一拍，要么泄压（当众吼），要么憋住（装没看见），形状都没动。创造版走完三拍：积累、改形（把说法、地点、结构换掉）、回写（对方更早开口）。九步里取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把说话的形式和流程重新排列，是重组。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只拿“真相”量，会把羞辱当成诚实；只拿“面子”量，会把沉默当成和睦。

怎样算错：若老罗这样做之后，小董仍然藏错、不肯开口，或者“守体面”变成了谁都不提的默契，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伤害已及众人而仍只私下谈，同样算错。

◆

21

第 21 章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不要益处，是求双盈的益处

>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5，和合本）
>
>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林前10:24）

◆ 一、辞职读书，还是攒钱换房：一个谁都不想当坏人的难题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阿伦在一家公司做了八年，妻子叶青在另一家公司做设计。叶青想辞掉工作，去读两年全日制的课程，转到她一直想做的方向；阿伦想的是先把攒了好几年的钱凑成首付，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等孩子出生。头一年，叶青说“那就先放一放”，把读书的事压了下去；第二年，阿伦想换一份压力小些的工作，叶青说“你不是要攒首付吗”，他也把话咽了。两个人谁也没有大声，却都觉得自己是那个一直在“不求自己益处”的人。后来他们定了规矩：先攒两年首付，再轮到叶青去读书，公平，不吵。

规矩定了，疙瘩还在。攒首付的那两年，叶青每天准点打卡，心里数着还剩几个月；阿伦也在盘算，两年后她真去读书，家里的收入少了一大截，首付的数目又得往后拖。规矩让两个人都“没吃亏”，可是两个人也都没有高兴。

这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最常见的处境：它被读成两种样子，要么是一方一直让，让到心里的账越记越厚；要么是各让一半，各自都咽着一口气。这一章要说的是，这一句真正的意思，既不是“你不该有想要的东西”，也不是“大家平分”，而是把“益处”这个词本身重新量一遍。（第 2 章已经讲过机械的忍耐为什么两头亏，本章不重复那一笔账，只问：益处该怎样重新定义。）

◆ 二、机械版：不要益处的账，最后都会变成债；创造版：益处分三层

把这一句照字面做，就是“我不要，你拿去”。起初它很有效，因为对方得了益处，场面平息，自己还因此获得一个“我是不计较的人”的好名声。这是平息。但是人的需要不会因为被压下去就消失，它们换了形状回来：先是一点点冷淡，一句“我无所谓”的语气，再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清点，最后是在一件完全不相干的小事上爆发，把十年的账一次翻出来。这是复发和升级。更糟的是，对方常常根本不知道自己欠了账，他以为你真的无所谓，因为你一直是那样说的。

这个读法还藏着一个不诚实的地方：说“我不要”，其实是要的。不去显露自己真实的需要，对关系是一种隐瞒。它看上去谦让，其实是把应该两个人一起面对的问题，缩成了一个人的内心戏。

另一种机械版，是各让一半、轮流排队的折中。看起来公平，其实是把两个人的需要都砍掉一块，拼成一个谁也不太想要的东西。像那份“先攒首付、后去读书”的排班：算术上无可挑剔，可它没有回答任何一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折中比自我牺牲体面，但两者共同的毛病是：都把益处看成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问题只在怎么切。蛋糕若是固定的，我多一块你就少一块，“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只能理解成“我少拿”。创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怀疑这块蛋糕的大小。

创造版的做法，先问嘴上要的底下是什么。分层，要从“益处”本身分起。可以粗粗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是嘴上要的：我要辞职，我要换房，这笔钱归我。中间一层是心里要的：我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自己选一次，我想让家里在最要紧的那一年不慌，我想被公平对待。最底下一层是共同要的：我们两个人想有一个能长久过下去的日子。

大多数僵局，是两个人在最上面一层对撞。嘴上要的往往是排他的：辞职只有“辞”和“不辞”两个答案，首付也只有一笔。可是一往下问，心里要的常常是不排他的：叶青要的，是在三十五岁以前，自己真正选过一次；阿伦要的，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年，家里有底，不慌。这两样东西并不互相排斥，只是放进“辞，还是不辞”这个二选一的格子里时，才变得互相排斥。

生成，就是在可放开的那一层造出新做法。可放开的是时间、形式、先后，不可放开的是“自己选过一次”和“家里有底”。比如叶青先不辞职，用夜校和周末班把转行要的课程修起来，同时在公司里争取一个靠近新方向的项目，给自己一年

当“试水期”；这一年里首付照旧攒，另设一笔备用金，数额两个人一起定，够叶青半年没有收入时用；一年后看试水的结果，再一起定辞职的日子，房子也可以先租大一点的，不急着买。

这里要明说两件事。第一，其中有互让：叶青推迟了辞职，阿伦同意先租、不急着买，这些是让。第二，和前面那份“先攒首付、后去读书”的排班相比，新东西主要有两样：备用金（把阿伦的“有底”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数字）和每年一次共同重定计划的机制（把“谁让”从一次裁决变成一个会重开的商量）。如果这两样东西没有，只剩推迟加租房，那就仍然只是换了名字的折中。具体怎么造，要看这一家的实际情况，没有通用答案。但造的方向是一致的：把“辞或不辞、买或不买”的零和局，改成各自要的东西都能找到位置的新安排。

这个办法有一个适用前提，要写在前面：它以双方仍愿意同在一个未来为前提。三层里“共同要的”那一层，若已经不存在，比如离婚、分家产这类冲突，双方并不想同在一个未来，那么这一套就不是首选，更需要的是公平的程序与第三方。

回流是最后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当两个人发现，说出真实想要的东西并没有换来对方的反击，而是一起造出了比单方面更好的办法，“我们是一队的”这件事就变厚了。下一次再有难题，两个人会先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再先问“这回该谁让”。这才是益处被重新定义之后的果实：益处不是从你那里挪到我这里，而是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多生出了一份。

◆ 三、圣经的两个样板：亚伯兰与罗得，保罗的“别人的益处”

先看第一个，亚伯兰与罗得，一片草场变成两条路。创13:1-12 记着一件很实在的事：亚伯兰和罗得的牲畜和财物都多了，同在一处，地容不下他们，两边的牧人开始争吵（创13:5-7，大意）。亚伯兰对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创13:8）他接着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创13:9，大意）。

这段经文可以读出一个很完整的“分层”（本书的读法，待验）。最上面一层，是草场不够，牧人争吵。最底下一层，是亚伯兰说出的那句话：我们是骨肉。这是最薄的核心，必须同的那一层。亚伯兰没有在争吵里争草场，他先把核心说出

来，然后在可放开的那一层造了一个新安排：不再挤在一处，分开放牧，但仍是一家人。注意他的做法里有一个要点：他不是消失，不是“我走，你留”，而是把选择的先手交给对方，同时把关系的底线先说清楚。

但要诚实地说，这个样板不是“双盈”的证明，千万不要拔高。经文接着记着，罗得挑了约旦河整个平原，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创13:10-12），而经文紧接着写：“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创13:13）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在罗得离别以后才重申的（创13:14）；后来罗得被掳，亚伯兰带人去营救（创14，大意）。所以这个样板读到的，只是“先让出选择权、守住骨肉”：先说出核心，再把选择交给对方，而这个选择未必对罗得有好处，两边也并没有因此各得其所。“双盈”由下面的保罗和后面的现代案例来承担，不由这一段来承担。至于亚伯兰的让是否带着对神应许的信靠，两件事怎样勾连，本书不下定论。

第二个样板，保罗说“别人的益处”，同时说“同得好处”。林前10:24 的这一句，上下文是吃过偶像祭物的肉要不要吃的难题。保罗的意思是，有的人良心软弱，你的自由可能绊倒他。所以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林前10:24）这一章末了他说自己也是这样：“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林前10:33）

单看这两节，很容易读成纯粹的自我牺牲。可是保罗同一封信里还有一句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3）这个“同得”很重要。要说清楚的是，10:33 说的是“只求众人的益处”，9:23 说的是“同得”；把两处接成“求别人的益处是为了同得”（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把它们写在一起。按这个读法，保罗不是把自己的益处从账上划掉，而是把益处的单位换了：不再是“我的好处”对“你的好处”，而是“我们共同能得的好处”。他求别人的益处，正是为了和那个人一起得着。这就是第三层，共同要的那一层。在这一层上，求别人的益处与求自己的益处不再对立。

这里还要老实承认，圣经里也有不换回益处的舍。保罗在林前9章里说，他有权柄，却“没有用过”，倒凡事忍受（林前9:12），又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他所夸的落了空（林前9:15）；主在登山宝训里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太5:40）。这些不是“双盈”，是不求回报的舍。本书的“双盈”框架给它们留一个位置，而不是把它们都硬读成双盈：这样的舍是自愿的，出

于看清之后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拿受苦当作爱的尺度（这一条界线，第46章会专门讲），更不能拿来要求受害者放弃自保。

这也提醒了读者一件事：这一句不是教你不要自己。如果“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是把自己抹掉，那么保罗那一句“同得”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需要有人一起得，得的人里面，包括他自己。（保罗在林前9章里“向什么样的人作什么样的人”的做法，第4章已经讲过，这里只借其一句。）

◆ 四、说出自己的益处；双盈不一定当场兑现；让益处变大的办法

很多人听到“不求自己的益处”，第一反应是把自己的需要藏起来，仿佛开口就是自私。可是想一想，一个从来不说自己要什么的人，对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负担？对方要猜，猜错了要担心，猜对了要愧疚，到最后，大家都在一个雾里相处。设想一位在公司里总是“都可以”的同事，每次排班都主动接别人不愿意的时段，大家都夸他好说话。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提出离职，同事们才知道，他那个时段的孩子没人接，他撑了两年。他从没有求过自己的益处，结果是整个团队连一次为他调整的机会都没有。

说出自己的益处，是给对方提供做创造的原材料。对方不知道你要什么，就只能在他以为的范围里替你安排；知道了，才有可能一起造出两边都合用的东西。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第一步，反而是诚实地摆出来，摆出来之后，再一起看怎样让这个益处和别人的益处住在同一张桌子上。摆出来不是索取，是交底。说出来之后，对方也可能拒绝，那样这仍然不是自私：你说了真话，给了对方做创造的原料，接下来怎么走，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罪。

当然，摆出来以后可能发现，两个人的益处里确有无法两全的部分。这时候“让”仍然会发生，但它发生在另一个位置上：不是在黑暗里替对方做了决定，而是在亮处，两个人看着同一份清单，一起决定哪一项这次先放一放。放下的那一项，也不是消失，而是进入一个有期限、有记录的“下一次”。这样的让，不会变成暗账，因为它是被两个人看见的。

要对“双盈”说一句实话：它不总是当场兑现，也不总是对称。有些时期，一方要多付一些，比如伴侣一方在转行期，另一方多撑起家用；比如一个孩子考试前夜，全家的作息围着他转。这些都不违背这一句，只要它满足两个条件：一，付出

的人知道自己在付出什么，也说过；二，账是朝向一个共同的未来，不是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以后”。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检验：问自己，这次我多付出的这一块，在我们的安排里有没有一个会回到我这里的路径，可以是时间，可以是对方在另一个方面的承担，也可以是一个我们共同看得见的新局面。如果没有路径，只有“你要体谅”四个字，那它多半不是双盈，而是又一次单向的漏气。第 49 章还会专门讲照料里的不对称与延迟的双盈，那里的情形更重，本章只留下这个检验的问法。

“把蛋糕做大”听上去像一句口号，落到日常里，其实有几种具体的办法，可以当作练习用。第一种是拆开时间：同一个东西，两个人要的时段不同，就可以分时段共用，比如一间书房，一个人白天用，一个人晚上用。第二种是拆开层次：同一件事里，有些部分对我重要而对你无所谓，另一些反过来，这时可以交换，我让你在你在乎的部分做主，你在我在乎的部分做主。第三种是引入第三样东西：本来两个人争一个位子，加一把椅子，或者换一个更大的房间。第四种是改变计量的单位：不按一次一次来算，按一年、一个阶段来算，这次你多，下次我多，而且双方都记得并认可。

这些办法没有哪一个是通用的，每个家庭、每个团队的情况不同，用得上哪一种，要靠两个人坐下来摊开谈。可是它们有共同的前提：双方都愿意先把真实要的东西说出来，并且相信对方也在认真地想办法。没有这个前提，这些办法就会被用成新的博弈；有了这个前提，它们会在日常里一点点变成熟练的习惯。

◆ 五、当对方不愿意一起想办法，三条判别

最后要老实面对一种情形：你愿意说出自己的需要，也愿意为对方让，可是对方并不愿意同你一起造。他的态度是“我要的就是这样，你们照办”。这时候，“不求自己的益处”会被他利用成单向的索取。本章的整个讨论，都是以两边都有一点愿意为前提的。如果对方长期只取不给，也不肯就关系本身谈一谈，你可以先尝试清楚地说出你的底线与感受，邀请他一起想；如果仍然不行，借助第三方，比如共同信任的长辈、朋友，或者专业的咨询者，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不是不爱，而是不让爱沦为单向的消耗。试过、给过期限而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

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创造需要两个人，至少需要两边都有一点开口的可能。

三条判别在这一句上这样用，用来分辨这一让是创造的爱还是漏气的爱。一问，在不在真理里。你的“不求”，有没有同时说出自己真实想要的？如果你一边说着“我都行”，一边心里清楚自己并不是都行，那你的让有一部分是在撒谎，这不是爱，这是把压力攒到以后。真正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前提是你的益处已经被说出来、被放到桌上，经过一同的权衡之后，你自愿把它换成了一个更大的东西。

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你让了，对方得了，场面没有任何新东西，那这次让只是一次转移，益处从你这里搬到了他那里。如果你让了之后，两个人一起想出了新的安排，益处的总量变大了，那才是创造。

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亚伯兰守的是“我们是骨肉”。你的让，让这个核心变厚了，还是让它越来越薄，薄到你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提供者？

这里还要写一条界线。“求别人的益处”不能被读成：对方的任何要求，我都该满足。如果对方的“益处”是以你的受害为代价（比如要求你替他隐瞒违法的事、承受他的暴力或持续的控制），那就不属于这一句所说的事。遇到这样的处境，需要专业和法律上的帮助，不是靠“再多让一点”来解决。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日常里

回到开头那对夫妻。第三年的春天，两个人在厨房里洗碗，叶青终于没有再说“都行”，她说：“我不是非要马上辞职，我是怕再过几年，我连‘我想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阿伦停了一会儿，说：“我也不是非要买房，是我怕孩子出生那年，你没有收入，我又碰上裁员，我们俩一起慌。”

这是他们头一次把“嘴上要的”往下说了一层。说开之后，事情出乎意料地容易：叶青先用周末班把课程修起来，阿伦把周末的家务多揽了一些；备用金按两个人一起定的数额存起来，换房改成先租。又过了几个月，叶青在公司内部申请调到靠近新方向的岗位，薪水没降，辞职的日子就这样往后挪了。第二年的安排又有了变化，因为调岗成了，备用金的用途便改成孩子出生后头半年的生活费。规矩不再是一块石头，变成了一个两人每年一起重新商量的习惯。当然头一年也不顺：叶青的周末班和阿伦的家务多揽，有两个月撞上了他出差，两个人都有点怨气，是靠那次“年度重议”才把周末的分工重排了一遍。这个习惯里没有谁是一直让的人。两个人都说过自己要什么，也都为对方挪过东西，而挪动的方向，是朝着一个两个人合起来比各自单独更好的安排。

带 走 的 话

不求自己的益处，从来不是教你不要益处。它要你把益处问到最底下一层，说出来，再和对方一起造出一个比各自所要更大的东西。让出去的，是排他的那一部分；留下的，是“一起得”。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 一式：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嘴上要的”（辞，还是不辞）是上层的一种显露，它一旦被当成全部，底下的差异（叶青要“自己选一次”，阿伦要“家里有底”）就被压住，两个人的纠缠只剩下“谁让”这一种形状。机械版停在“张力积累”这一拍，靠一方让来泄压，形状没变；创造版走完改形与回写：试水期加备用金和每年重议是新的形状，回写是“我们是一队的”变厚。九步里取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把益处分层是分化，造新安排是重组，益处变成“同得”是升维。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我”为中心，把让看成吃亏；以“对方”为中心，把让看成美德；两把尺子都量不出“我们合起来多出来的那一份”。

怎样算错：若一两年后，让得多的一方仍在悄悄记账，或备用金与年度重议都成了摆设、益处总量没有变大，则本章判断不成立，那个安排只能记作互让；对已不愿同在一个未来的冲突，本章不适用。

◆

22

第 22 章

“不轻易发怒”——怒是张力的读数，不是判决

> 爱……不轻易发怒。（林前13:5，和合本）
>
>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1:19-20）
>
>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弗4:26-27）

◆ 一、作业写到十点半，爸爸的声音变了

先看一个常见的夜晚（设想的场景）：一位父亲晚上陪读三年级的孩子写作业。同一道应用题讲了三遍，孩子还是抄错了数字，他的声音一遍比一遍高，最后一句是：“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孩子的眼泪掉在作业本上，字迹晕开一片。他当场就后悔了。可是孩子哭，他更烦，只好又补一句：“哭什么哭，我说错了吗？”这一晚收场很冷。他洗完脸，躺在床上，把今天的账又算了一遍：我不该发火，可是我不发火，他永远记不住。

这个场景里，有两种常见的结论。一种是：我控制不好脾气，我是个坏爸爸，下次一定忍住。另一种是：孩子就是不听话，不吼不行。前一种把怒当成罪名，后一种把怒当成必要手段。两种结论都没有碰到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这股火是从哪里来的？它在告诉这位父亲什么？

“不轻易发怒”，字面上很容易读成“要忍住脾气”。本章想换一个读法：怒常常是一个读数，像仪表盘上跳起来的红灯。红灯亮，说明里面有东西到了临界；它不是判决，不能直接宣布“你错了”或“我错了”。不轻易发怒，不是不让红灯亮，而是不被红灯推着走，先看一看它读出来的是什么。这个读法有它的适用范围，后面会交代：遇到正在发生的侵害，红灯一亮就得动手，不是读数的时候；读了数也找不到东西的怒，要另当别论。

◆ 二、机械版：压住与发泄，是同一个泄压阀的两头

照着字面“忍住”，就是把怒压下去。压的当下，场面平息，自己还有一份“我很克制”的体面感。可是怒气没有离开，只是换到了身体里和以后的日子里：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对另一个人特别没耐心，积到某一个看似无关的瞬间，因为一只没放好的杯子，整个炸开。这是压的曲线：平息、复发、升级，常见的情形是，压得越久，那一次爆发越大。

反过来，“发泄”也是机械版。有人说吼出来就好了，把话说出来就舒服了。吼的当下确实有一种泄压的松快，但松的是自己，伤的是对方，随后要花更多力气去修补，而修补之后，引发这怒的原因一点没动，下次还在那里。发泄的曲线同样是：平息、复发、升级，只是升级的方式不同，常见的情形是，对方学会了躲，或者学会了吼回来，家里的音量一起往上走。

压和发泄看起来方向相反，其实是同一个泄压阀的两头：一头关死，一头猛开。两者都只处理了压力，没有处理形状。让火起来的那个形状，作业为什么总在这个点卡住，这一晚的时间为什么这样紧，两个人对“什么叫学会”的理解为什么不同，没有人去看，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被改动。止痛不假，大声哭、大声说、深呼吸、去洗个脸，都有它的价值，但把止痛当成治本，才是虚幻。

◆ 三、创造版：先读数，再分层，再造一个让火有去处的办法

读数这一步，是整个创造版的前提。怒常常在说一句话：“有一个我在乎的东西，正在被碰到。”那位父亲的怒，也许在说：我怕他以后跟不上；也许在说：我今天已经累了一整天，没有力气再讲第四遍；也许在说：我小时候被人说过笨，我听不得这个字出现在家里。读出来的东西不同，下一步要做的事就完全不同。

这个读法是有适用范围的，也有它自己的“怎样算错”：如果读了数，始终找不到那个“我在乎的东西”，或者读过、也做了调整，怒还是原样地一轮一轮复发，到第三轮仍无变化，就说明这个读法不适用于这件事。那时要考虑的也许是睡眠不足、长期的疲惫、情绪本身出了问题，这是下面“专业帮助”一段要说的，不是多读几遍数能解决的。

分层（第 10 章详讲）在这里，是把读出来的东西放进三层里看。事实层：孩子确实抄错了数字，这一晚确实晚了。在乎层：我在乎他的学习，我在乎自己被需要，我在乎这个家里的时间。核心层：我们是一对要继续一起过很多个夜晚的父子。怒气常常把事实层放大成核心层的威胁，“他抄错一个数字”被听成了“他不爱学、他没出息、我白养了”。分层以后会发现，最薄的核心，是父子之间仍然是安全的，这一层可以不动；而可以动的，是写作业的时间、方式、期待。

生成，就是造出能让火有去处的新做法。这些做法都很小，也都具体。比如两个人约定一个“暂停牌”，爸爸举起来就是“我要先出去喝口水，三分钟回来”，不是惩罚，是为了不在火头上说出会后悔的话；比如把写作业的时间前移半小时，让难题不在最累的时候出现；比如爸爸事后对孩子说一句“刚才我声音太大，是因为我着急，不是因为你笨”，把读数翻译出来，递给对方。怒因此有了第二种用处：它成了入口，指向双方真实的在乎。

回流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当孩子发现，爸爸的怒气后面是有话说的，而且这个话说得出来，他会渐渐不再把怒当成天塌下来的事，也会开始学着读自己的读数。家里对“什么是重要的”这件事，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直接说的语言，怒的次数未必立刻减少，但每一次怒之后，家里长出来的东西变多了。

日常里的怒，读出来的东西千差万别，大致可以归到三类，这是本书的一个粗略归纳，用来练习读数，不是诊断。第一类是边界被越过：我的时间、我的东西、我的空间被人随手拿走，却没有人问过我。这一类的怒，读出来的话是“这里有一条线”，要做的事是把线说出来，并且和对方一起商量线怎样画得清楚。设想室友总是不打招呼就用你的东西，你的怒不是针对他这个人，而是针对一条没有被谈过的线。

第二类是不公平：我付出得多，得到的看不见，或者别人的做法对我不公。这一类的怒，读出来的话是“有一本账没有对”，要做的事是把账摆出来，和对方一起重新对一次，哪怕对出来的结果是我也有没注意到的地方。第三类是无力：事情不由我做主，我看着它往坏的方向走，却什么也做不了。这一类的怒最容易错投，因为它找不到真正的对象，就落在身边最近的人身上：对下班路上的堵车无力，回

家对孩子发了火。读出这一类，要做的事是承认自己的无力，把它从身边人身上拿开，另外找一个能放它的地方。

这三类常常混在一起，所以读数的第一步不必追求准确，只要肯问一句“我现在到底在碰什么”。哪怕答案只是“我不知道，但我很累”，也比直接对着人说“你怎么这样”要接近真相。读数越近，下一步的创造才越有落点。

还有一种怒，当事人根本不在眼前：对着手机屏幕上陌生人的话，对着新闻里与自己无关的事，对着多年前伤害过自己的人。这类怒不容易被对方听见，却同样会进入我们和身边人的相处。一个整晚刷着让人愤怒的内容的人，第二天对家人的耐心往往更薄，这是日常里常见的观察，不需要任何研究来证明。

对这类怒，同样可以先读数：这股火在保护什么价值？如果它读出来是“我在乎公平”，那么有没有一件小而具体的事，可以让这份在乎落地，比如帮一个具体的人、写一封该写的信、改一件自己手边不公平的小事。让怒进入创造，不一定要对着肇事者。它也可以变成自己手边多出来的一点好东西。

◆ 四、圣经样板：米利巴的磐石、雅各的次序，和一次洁净圣殿

民20:1-13 是一段令人心里发沉的经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的加低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民20:1）。会众没有水喝，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争闹起来（民20:2-5，大意）。摩西和亚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吩咐摩西拿杖，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民20:6-8，大意）。

摩西招聚了会众，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民20:10）然后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水涌出来，会众和牲畜都喝了（民20:11）。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20:12）

先把经文自己给的理由放在前面：神说的缘由是“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不是“你发怒了”。经文在这里没有写摩西“怒”。诗106:32-33 是后来的回望：“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原文是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里的说法是“急躁的话”。所以，把这一幕读成“怒走到了前面，读数直接变成了判

决和动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是一个读法，不是经文所记。同样，摩西刚失去姐姐这一层，经文并没有把它和这一幕连起来，把两者勾连也是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

这个读法能看到的，是一个形状：一个长期承受压力的人，在需要停一下的时刻，嘴里先出了一句判词（“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手上先做了一个动作（击打，而不是吩咐），而且话里把本来是神要做的事说成了“我为你们使水流出来”。本书只取这个形状作提醒：读数变成判决的时候，往往也是创造最容易被错过的时候。经文写下的后果是摩西不得进应许之地；至于这件事在他与会众之间留下了什么，经文没有记，这里也不推测。水终究出来了，会众的需要被满足了，这一点同样是经文所记。

再看雅1:19-20 的三个“快”和“慢”，排得很讲究：“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里没有说“不要动怒”，说的是“慢慢地”。顺序是：先听，再说，再怒。大意是，听在先，说在后，怒更在后。前面的听，就是读数的功夫：听对方，也听自己的火在说什么。

弗4:26-27 补了另一个维度：“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前半句承认生气本身可以发生，生气不等于犯罪。后半句给了一个时间边界：含怒到日落，是把怒存起来，让它在夜里发酵。这不是说天黑之前必须把所有的事解决，有些事一天解决不了；它是说，怒不能被带进夜里当作储备，要在天黑前给它一个出口。出口可以是一句“我今天很生气，明天我们谈”，可以是一个暂时的约定，可以是向第三个人说一说。

这样看，雅各书和以弗所书给出的，恰好是创造的一前一后：雅各书讲怒之前，留出听的时间；以弗所书讲怒之后，不让它沉积。夹在中间的，是“读数”这件事。圣经没有一次给出整套办法，但它指出了怒在时间里的正确位置：它不是不允许出现，而是不允许占据主位。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难道遇到不公也要慢慢来吗？弗4:26 的前半句很明确，生气是可以发生的。有些事，应该生气。看见强者欺负弱者，看见孩子被不公正对待，看见谎言伤害无辜的人，不怒反而是一种麻木。“不轻易发怒”的“轻易”二字，需要认真读：它说的是不要轻易，没有说不要。

这里要把一个对照摆出来，因为它是本章最强的反例，会被读者立刻想到：如果孩子正在被打，你亲眼看见，“先读数、再分层”就会误事；这时该做的是立刻制止、立刻把人拉开。经文里恰有这样的怒。可3:5 记耶稣在安息日面对一个手枯干的人，“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随即叫那人伸出手来；约2:15 记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这两处的怒都不是“慢”的，没有先坐下来读数。

怎样与雅1:20 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合起来读？（本书的读法，待验）雅各说的是人的怒气本身，不会自动成就义；而可3:5 的怒里同时带着“忧愁”，它指向的是“心刚硬”这件事，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救人的动作，不是一段发泄。就是说，有内容的怒与条件反射的怒，区别不在快慢，而在是否带着对人的忧愁、是否指向一件具体的事、是否随后做出护着对方的动作。所以节奏要分开说：“先读数再行动”适用于关系里一轮一轮的怒；遇到正在发生的侵害，要立即制止，读数留到事后。这样的怒，能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机械的怒，是小事上点火就着，大事上又无话可说；机械的不怒，是什么事都说“算了”。这两者，都没有让怒走进创造。

◆ 五、夫妻之间的怒会接力，三条判别看它是不是创造

怒在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它会接力。一个人的怒，常常点燃另一个人的怒，音量从甲传给乙，又从乙回传给甲，每一轮都比上一轮高。设想一对夫妻，这晚是妻子晚归没有打招呼，丈夫开口就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妻子回一句“我加班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到了这里，两个人已经不再谈晚归这件事，他们在谈“谁更不被理解”。

打断接力的办法，往往不是更大的克制，而是更早的读数。当一方发觉自己的火被点着了，说一句“我现在有点上头，我想先停一下，二十分钟后我们再谈”，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它把读数亮给对方，同时把“谈”留住。等二十分钟的代价很小，却能避开一轮最容易发生的升级。对方要做的，是不把这个停顿当成逃避，而当成一个有归期的约定。这件事需要两个人事先说好，在不吵的时候定好规矩，吵起来才用得上。

三条判别可以用来看这股火是在推进创造，还是在替代创造。一问，在不在真理里：你的怒，有没有读出真实的东西？很多时候怒的表面理由和真正理由并不相同：表面是“你怎么又迟到”，真正是“我一个人等着，我觉得自己不被在乎”。如果你只对着表面理由发火，真理没有显露；如果你肯把真正的读数说出来，哪怕说得结结巴巴，也是在真理里。

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怒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约定、新的做法？如果每一次怒的结尾都是“下次我注意”，没有任何形状的改变，那就是在原地转圈。

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怒的方式有没有让“我们是同一边的”这一层变薄？当你说出口的话，是在攻击这个人的价值，还是在指出这件事的问题？必须写明一条界线：这一章谈的是日常关系里的怒，谈的是怎样不被它带着走。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如果你自己总是被怒气吞没、担心会伤害身边的人，或者怒的背后是长期的睡不好、情绪低落，这也超出了日常读数的范围，需要专业的帮助。“不轻易发怒”绝不是在叫受害者去忍受别人的怒，也不是让任何人把“忍”当成对暴力的回应。另外，如果你已经试过读数、定过暂停的约定、给过对方足够的时间，对方仍不肯谈，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回到那位父亲。第二天他没有再把前一晚当成“我不是好爸爸”的证据。孩子放学回来，他说：“昨晚我吼你，是我不对。我当时其实是怕你以后跟不上，又累，说话就变了。”孩子低着头，说：“我也不是故意抄错的，我一看那个数字就慌。”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把“慌”这个词摆在桌上。他没有马上有办法，但他们商量了一件小事：作业前先做两道简单的题热身，难题放在孩子最清醒的时候；如果爸

爸开始声音变大，孩子可以说一个暗号，两个人都停三分钟。第一周，暗号被用了四次，其中有一次是孩子自己用来叫停，因为他发现自己也快要哭了。

三个月后，孩子的错字没有完全消失，晚上也不是每次都风平浪静，有一周暗号几乎没起作用，他们就把热身题的时间又往前挪了一点，试了另一个办法。可是这位父亲发现，每一次火起来的时候，他心里多了一个动作：先问问红灯在亮什么。这个动作，比他前些年所有“忍住别发火”的决心都管用。如果这样试了一个季度，他的怒仍旧每晚复发、没有一点变化，他就会去找专业的帮助，看看是不是睡眠或情绪本身需要照看，而不是继续怪自己没读好数。

带走的话

怒常常是读数，不是判决。慢慢地怒，是先听，再说，再决定怎么办；遇到正在发生的侵害，则先制止。不让怒带进夜里，也不让它代替创造。读出它真正在乎的东西，造一个让火有去处的办法，怒就从关系的破坏者，变成了关系里的路标。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怒是纠缠（累、急、旧账）把差异推到显露的临界点的那一刻，它由这一刻显露出来的东西（S）和两个人当下的纠缠（E）共同决定，所以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夜里，怒的大小不一样。压和发泄，都停在“张力积累”的泄压，形状没动。创造版走完三拍：读数（积累被看见）、改形（暂停牌、时间前移）、回写（孩子学会读自己）。在九步里，落在“分化”这一步，把事实、在乎、核心三层分开（这里的“分化”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以“孩子”为中心，会把怒当成对他的惩罚；以“自己”为中心，会把怒当成自己失败的证明；两者都读不出红灯真正在亮什么。

怎样算错：若读了数仍找不到在乎的东西，或同一种怒在三轮调整后原样复发，则本章“怒是读数”的读法对这件事不成立。

◆

23

第 23 章

“不计算人的恶”——不记账，不等于不作账

> 爱……不计算人的恶。（林前13:5，和合本）
>
>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50:20）

◆ 一、兄弟俩，一本二十年的旧账

不妨想想一对兄弟（设想的家庭），哥哥比弟弟大六岁。母亲生病那几年，哥哥在外地工作，医药费出得多，人回得少；弟弟留在老家，白天上班，晚上陪床，花销没有哥哥大，却把整个人都耗了进去。母亲去世后的头两年，兄弟俩客客气气，过年发红包，生日发祝福，谁都不提那几年的事。第三年清明，弟弟在祭扫完的饭桌上，忽然说了一句：“你那时候要是回来过一次，妈不会走得那么孤单。”

哥哥的筷子停在半空。接下来半个小时，他们把二十年来的账翻了个遍：谁拿了谁的玩具，谁考上大学占了家里的钱，谁的婚礼谁没来，谁在妈的病床前说了什么话。每一条都是真的，每一条都带着当年的温度。最后两个人都哭了，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好些。

这是人在亲近关系里最熟悉的场景之一：平时不记账，一旦翻起来，是一本二十年的总账。人们看见这一幕，往往得出一个结论：要是当初能不计较多好，要是都放下就好了。于是“不计算人的恶”被读成：别记，别提，别翻，过去的就过去了。本章要说的是，这个读法恰恰是账越积越厚的原因。

◆ 二、机械版：翻旧账与销旧账，是同一本账的两种用法

先说翻旧账。它的做法是，在任何一次新冲突里，把过去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搬出来当作弹药：“你上次也是这样”“你一向如此”“我早就知道你会”。每翻

一次，对方就多一条“不管我怎么做，在他眼里我都是那个人”的体验，防备更厚。翻旧账的曲线，平息的时候是解气，复发的时候是下一次冲突自动带出旧账，升级的时候，每一次吵架都带着前面所有吵架的重量，吵到最后，两个人吵的已经不是眼前这件事。

再说销旧账，也就是“不计算”的机械读法：“过去的事就不提了”“都是一家人，别计较”。它的好处是当场平静，坏处是账其实没销。没有被说清的伤害留在原处，带着利息：当年那个被忽略的人，不会因为大家不提就忘记，他只是不再说。销旧账的曲线是：平息得很快，复发是在某个看似无关的日子突然冒出来，升级是当那条账终于被翻出来时，已经混进了好几年的沉默，对方才发现“原来你一直记着”，反而震惊于“你为什么不早说”。

这两种做法看上去相反，其实共同点是：都没有作账。翻旧账是只记，不结；销旧账是只压，不清。账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它记录了谁付出了什么、谁受了什么伤、谁欠了谁一个交代。对信息的两种错误处理是：永远保存、永远当武器，或者假装它不存在。两者都让这个信息停在原处，不能转化为新的东西。

◆ 三、创造版：不记账，是不再用旧账当武器；作账，是把它变成新账本的开篇

“计算”在日常话里，就是算账、记账。把它分成“记账”与“作账”两种用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只说不计算，“作账”是本书从创造的角度加上去的区分。这里的关键，是分清两种用账的方式。一种是把账当武器，随时抽出来，对准对方；这是本句禁止的。另一种是把账当成一次性的清点：说清楚发生了什么，谁承受了什么，谁来承担什么，然后封存，开新的账本。本书把后一种叫作“作账”。不记账，不等于不作账；恰恰因为要不再记账，才要认真地作一次账。怎样算错：如果“作账”本身成了新的翻账，一次又一次地对质、清点、要对方再认一遍，那就读错了，这是在换一种方式记账。

作账有三步，对应分层、生成、回流。分层：把一笔旧账拆成三层看。事实层，发生了什么，这一层要被说清，不能含糊，不能被改写。债务层，这件事给谁造成了什么损失，需要谁承担什么，是补偿、是道歉、是承认、还是减免。关系层，这件事之后，我们还要不要是彼此的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很多旧账之所以

永远清不掉，是因为三层混在一起：本来只需要一句“我当时确实缺席了”（事实层），却被听成“你根本不爱这个家”（关系层）。

生成：在债务层上，造出一个新的安排。这个安排可以是真诚的承认，可以是一个具体的补偿，可以是一个明确的“这一笔我不再追”，但这个“不再追”必须是说出来的、对方听得见的，不是沉默的。然后立一个新账本：从今往后，凡是新的事，当月当事清；凡是新的付出，彼此看得见。回流：当对方发现，自己的旧过错被正视、被处理、也被放过，关系会比过去更厚，因为它有了一个可以通过的先例：我们能把最难的事说清，并且仍然在一起。

◆ 四、圣经样板：约瑟的作账、保罗的“帐”、王的算账

创50:15-21 记着一个很特别的场景。父亲雅各去世了，约瑟的哥哥们开始害怕，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报复我们，那便如何呢？（创50:15，大意）他们托人带话给约瑟，说父亲临终前吩咐过，要约瑟饶恕他们（创50:16-17，大意）。这句吩咐，经文别处没有记载，可能是哥哥们自己的说法；约瑟的回答并不取决于它。约瑟听见，哭了。

约瑟的回答里，有几件值得细读的事。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创50:19）他先拒绝了坐在审判席上的位置，没有把旧账当武器。接着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50:20）这句话里，他没有说“你们没有害我”，没有说“都过去了”。恶被明确说出：“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是作账：事实层完全承认，一个字没有被淡化。然后，他把这件事重新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故事里：神的意思是保全人命。接着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并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创50:21，大意）。债务层有了具体的新安排，关系层有了具体的新形状。

这里要加一道锁。“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句话，只有受害者自己有资格说，旁人不能替他说，更不能拿来对受害者说：“你看，那是神的美意，你该放下了。”约瑟说出这句话，是在他自己受过的恶之后，是他自己手里握着权柄、本可以报复的时刻，是他自己的作账，不是别人替他结的账。它不是要求，也不是对任

何受害者的劝慰词。受害者没有义务把自己受的恶读成“美意”，也没有义务和解；和解，不是追责的替代。凡是有人用这句话堵住别人的嘴，那就是在把这段经文当作遮盖的工具。

还要补一个更早的细节。创44章记着，约瑟曾设计试探过哥哥们，把杯子放进便雅悯的口袋，想看他们会不会又一次丢下父亲偏爱的那个孩子。犹大站出来，愿意自己留下作奴仆，替代便雅悯回去（创44:33-34，大意）。哥哥们当年把约瑟卖掉，如今有人愿意用自己替换另一个孩子，这是一条“新账”：有了新的行为，才有了新的信任。所以约瑟的“不计较”并不是对一笔未清的旧恶装作没看见，他等到了新的条目，才把旧账封上。这是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直接写约瑟的动机，但从事件的次序看，作账与新条目之间有清楚的顺序。

腓利门书是一封很短的信，保罗写给教会里的一位成员腓利门，为一个名叫阿尼西姆的人说话。从信里能看出，阿尼西姆曾是腓利门的奴仆，离开了他，现在经由保罗回来。信里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帐上。”（门18）保罗没有说“你就当他没有欠你”，他承认可能有亏欠，也认为有账，然后把这笔账转移到自己名下，愿意承担。

保罗还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门17）又大意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许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为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门15-16，大意）。这里的关系层被重新定义了，从主人与奴仆变成了弟兄。信里没有直接写下“释放”这样的字眼，这是一封需要小心读的信，因为这里有一个不对称：这笔“欠”，是被奴役的人欠主人；保罗在下一节还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门19），这又是另一笔账。此信是在奴隶制的制度之内提出一种新关系，本书不替奴隶制作任何辩护，也不取“欠账的一方必须被收回”这一面。本书只取一点（本书的读法，待验）：保罗把账转到自己名下，并重新命名了关系（弟兄），没有让旧账消失，也没有让它继续当武器。

太18:21-35 的大意也是类似的算账语言。彼得问饶恕弟兄要到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太18:22）接着是那个著名的比喻：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仆人欠了极大的债，王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却揪住欠他小债的同伴不放（太18:23-35，大意）。这个比喻里的王，并没有假装没

有账，是先算账，再免。被免的人没有把这份免除继续传下去，才是比喻批评的地方。免债要经过算账，免债之后要进入新的流动，这与上面两处是一致的。

◆ 五、作账会遇到的几道坎，和三条判别

先说最难的一道坎。最强的反例往往是这一个：你去开口，对方说“我没有那样做过”“你记错了”。长辈对子女，常常如此。这时三步作账无从起步，因为第一步的事实层就得不到承认。本章不假装有一个保证成功的办法，只给几条路。一是找见证：当时在场的第三个人、留下的信件、转账记录、病历，凡是可以书面留存的东西，先把事实留在纸上。二是找第三者：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在场，或者找咨询师，让事实不只是“你说我说”。三是承认这笔账到此为止，由你自己封：对方不认，不等于账不存在；你可以对自己写清楚，这件事发生过，它伤了我，我不再靠对方的承认来结它。这样的封，不是假爱，也不是认输，是在对方不肯坐下来的时候，守住自己的真实。

第二道坎，是不是所有的账都能还清。不是。母亲临终前缺席的那几年，时间不能倒回；一句说出口的狠话，不能收回；一个孩子童年里没有得到的安全感，再多的补偿也换不回那几年。面对这类账，机械的两种做法最容易出现：一种是要求对方“补回来”，补不回来就永远不原谅；另一种是宣布“都过去了”，把那一块空缺直接抹平。两者都不诚实。

作账要诚实地写下一个栏目：无法偿还的部分。把它承认下来，写明它是无法偿还的，说出它给人造成了什么，然后问一个问题：它不能被还，那么它能不能被“带着”？带着的方式，是让它不再悄悄地决定我们的相处，而是被双方看得见地放在那里。比如兄弟俩可以在母亲的忌日一起坐一会儿，说一说母亲最后几年的样子；这并没有补回缺席，但让缺席有了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无法偿还的部分被看见，往往比被补偿更能让人松开手。如果对方已经去世，作账的对象可以是第三个人、一封不寄出的信，或者一次祭扫，但别把它说成对方回应的替代。

同时也要承认，有些伤害，受害者不愿意或者暂时不能走到作账这一步，这是完全可以的。作账不是义务，不是受害者必须完成的任务，更不是拿来要求别人尽快“好起来”的标准。本章写的是作账怎样可能，不是任何人必须如何。

第三道坎，是账封没封上。账有没有封上，不能靠宣布，可以看三个小征象。一是下一次冲突里，旧账还会不会自动跳出来。如果它仍然自动出现，说明这笔账还没有真正作完，可能第一层事实没说清，或者第二层亏欠没有处理。二是对方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是还会绷紧。绷紧不一定是没有放过，也可能是伤口还没有长好，需要更多时间，不必为此自责。三是有没有新条目出现，对方是否做了哪怕很小的、和旧事相反的事。新条目是信任的原材料，没有新条目的封账，只是一种愿望。

这三个征象没有一个是一次性的开关，它们都需要时间，而这正是忍耐的用处：忍耐是给新条目留的长出来的时间。第 15 章讲过这一点，第 28 章会讲忍到什么时候为止。这里只提醒一句：账的封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仪式。

“不计算人的恶”里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很多人对别人宽容，对自己却有一本永不销的账：那一年的失败，那一次没有陪伴孩子，那句说出口就收不回的话。他们每个夜里翻一遍，翻出来的是同一个结论：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是一种机械的记账，账本的名字叫自责。

自责看上去是负责，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泄压：我已经狠狠罚过自己了，所以可以不必去做那件真正需要做的事，也就是向对方作账、承认、修补。把自己判成“我不行”，比走过去说一句“我欠你一个道歉”要容易得多。创造版在这里的要求，同样是作账：把自己做过的事如实写清，承认该承认的，承担该承担的，然后封存，开新的账本。新账本里写的是之后的事，是我这一次怎么做。

这里并不是要人轻看自己的过错，而是要把过错放在它该在的位置：它是一条记录，不是一枚烙印。如果有人长期被自责压得喘不过气，睡不着、吃不下、觉得活着没有意义，那已经超出日常的范围，需要找专业的人帮助。

作账常常被想象成犯错的人先来认账。现实中，更常见的是被伤的一方先察觉账的存在，而犯错的一方可能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觉得那是错。这时候，被伤的一方开口，不是挑衅，而是把一条只有自己看得见的账，放到两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开口的方式可以很朴素：“有一件事一直放在我心里，我想和你说一说，不是要追究，是想让你知道。”

对方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辩解。辩解并不总是不诚实，很多时候，那是一个人在突然被告知自己伤过人时的本能。给他一点时间，不要当场要求一个完整的认错。作账不是一场当场必须完成的审判，它可以分几次，一次说事实，一次谈影响，一次商量怎么办。只要这个过程里，两个人都还在，新的账本就有机会开出来。

最后，三条判别可以用来看这一次“放过”，是作了账，还是躲了账。一问，在不在真理里。放过一件事之前，那件事有没有被说清楚？如果对方并不知道你受过什么伤，那你的“放过”无从抵达他，他也无从回应。（若告知本身不安全，就先保安全，下面的界线会说。）

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放过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安排、新的承诺、新的账本？如果放过只是回到原样，那么旧的形状会照旧出现。

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作账和放过，是让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更厚，还是为了避免冲突而把真正的伤害收了起来？这里需要一条清楚的界线。作账与放过，不等于回到伤害者身边，更不适用于对第三者的侵害。放过是内心与未来的事，安全是行动与现在的事，二者要分开。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饶恕不是白白交出安全，也不是教受害者把赔偿的要求咽下去。如果你已经试过开口、给过对方期限，他仍不肯坐下来，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回到那对兄弟。清明饭桌上的那场吵，后来没有收场，只是暂停。过了几个月，哥哥给弟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没有辩解，写的是：“我那几年确实没有回去，我当时告诉自己是工作忙，现在我想，我是怕看到妈的样子。你一个人撑着，我欠你一个交代。”

弟弟读完，隔了几天，回了一条语音。他说，他也不是要哥哥补偿什么，只是需要有人承认那几年他很孤单。然后他说了一件哥哥不知道的事：他当时其实也怕，怕得在病房外面哭过很多次，却没有向任何人说。

他们之后做了两件小事。一是就还在世的父亲，定一份具体的照料安排：每周谁去、哪几天谁接送复诊，药费和请护工的钱各出多少、怎么记，每个月坐下来用十分钟对一次，当月的事当月说清，不攒；这份安排是照料的分工，不是拿钱抵当年的缺席。二是每年母亲的忌日，两个人一起去，不用任何理由。这两件事不大，但它们是一本新账本的第一页。旧账没有被忘记，它被说了一遍，认了，然后封起来放在一个不再会被抽出来打人的地方。

带走的话

不计算人的恶，不是不记得，而是不再把旧账当武器。真正的放过，要先作账：说清事实，处理亏欠，改写关系，再开一个新的账本。账不是要被烧掉，而是要被转化。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纠缠（旧账缠着两个人）由显露与差异生成。旧账之所以越积越粗，是因为事实（S）没有被说清，各人对“欠”与“付”的看法（D）从未对过，于是纠缠只能在暗处滚大。翻旧账和销旧账都停在“张力积累”，没改形。创造版走完三拍：积累（账被摆出来）、改形（债务层重新安排，关系层重新命名）、回写（新账本里有了新条目）。九步里，这一章用到“重组”和“升维”（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把同一笔账放进更大的结构里。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以“我受的伤”为中心，账永远算不平；以“和气”为中心，账永远不敢算。

怎样算错：若作账一再变成新的翻账，或封账之后三个小征象长期不出现，则本章对这笔账的判断不成立。

◆

24

第 24 章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与真理同乐

> 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13:6，和合本）
>
>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4:15）
>
>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弗4:25）

◆ 一、一个不敢说，一个说得太痛快

假定有三个人合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设想）。其中一位男合伙人发现，另一位合伙人最近报给客户的工期，总是比真实进度乐观一大截，为了拿下订单，答应了做不到的事。他看在眼里，心里发慌，却一直没有开口，一方面怕伤了多年的交情，一方面觉得“也许她自有办法”。这样撑了半年，客户的投诉终于来了，两个人为这件事大吵一架，他终于说出一句压了很久的话：“我早就知道你这样做会出事。”那位合伙人愣了一下，说：“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早说？”

另一种情形是反过来的。同一个工作室里，第三位合伙人对每一个小错都要当场指出来，“我只是说实话”“我就是这种直性子”。她每一句话都对，可是整个工作室里的人，见她走过来都不由自主地缩一下肩膀。有一回，新来的助理做错了一个小细节，她在例会上当着所有人把那个错说了三遍，说完，还加了一句：“我这个人就是见不得不对的事。”

这两种人，一个不说真话，一个只会用真话打人。他们看上去是两个极端，其实共用一个误解：以为爱和真理是要分开的两样东西，爱是软的，真理是硬的，所以要么爱多一点，真理少一点，要么真理多一点，爱少一点。林前13:6 的这一句，要把这两样东西放回同一个动作里。

◆ 二、机械版：软的谎，和硬的刀

软的一种，是为了和气，把真话咽下去。“没事”“挺好的”“你说了算”，这些话用得多了，就成了一个习惯，对方永远听不到真实的反馈。它的曲线很熟悉：平息，因为不说就不吵；复发，因为问题没有消失，它在你不说话的地方长；升级，因为它越长越大，到最后爆出来的是“你们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更深的一层伤害是，不说真话的人，对方永远无从成长，也无从知道自己真正被怎样看待，这本身是对对方的低估：你替他决定了他承受不了真话。

硬的一种，是以真理的名义攻击。它看起来站在“只喜欢真理”那一边，其实常常喜欢的是别的：喜欢自己是对的，喜欢看对方理亏，喜欢抓住错处时那一点说不出口的痛快。“不喜欢不义”这四个字，常见的读法是：不因别人的不义而欢喜，也就是不幸灾乐祸。这是这半句的本义，先放在前面。本书在这个读法上再延伸一步（本书的读法，待验）：硬的一种最容易把它读反，专门盯着别人的不义，喜欢指出它，看着它被揭穿，自称嫉恶如仇。可是细看，那份“喜欢”里，有一部分喜欢的是不义被揭穿时的快感，这是对不义的另一种沉迷。硬真话的曲线也熟悉：对方先是认错，然后关闭，然后躲避，最后用同样的方式回敬。

这两种做法都把真理变成了单中心的东西。软的那种，以“关系”为中心，真理要给关系让路；硬的那种，以“我是对的”为中心，关系要给真理让路。两者都放弃了一件事：真理的目的，并不是被说出来，而是让两个人从此活在一个更真的地方。

◆ 三、创造版：真话的内容不退，说真话的形式要造

先说明这一节的性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是一个工作假设，不是通则。形式一变，对方听到的内容就未必还是同一个：拿单讲的那个故事，就不是同一句话。承认这一点，这个二分才是诚实的。分层的第一步，是区分真话里的两样东西：内容与形式。内容，是最薄的核心，必须同，是“这件事是什么”，不能被削弱，不能被改成别的。形式，是可以放开的层，是怎样说、何时说、谁来说、用什么材料说，这一层可以大有创造的空间。大多数把真话说坏的人，把内容和形式捆

在了一起：以为内容不能软，所以形式也不能软；或者形式要软，所以内容也得软。

生成，就是在形式一层上造出一种新办法，使不打折的内容进得去对方的心。这种办法有很多种。有的是从对方自己的经验里找材料，让他自己看见；有的是先把事实放在两个人之间，不先放在对方头上；有的是先问一个问题，让他自己说出来；有的是找一个他愿意听的人、一个他愿意听的时刻。这些办法的共同点是：真话没有被稀释，但有了一个入口。

但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入口，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有的时候，入口就是直说：撒下12:7 拿单的最后一句，就是“你就是那人”；加2:14 保罗“在众人面前”对矶法把话说破；太23 里，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连用“有祸了”，没有给他们一个故事。这些直斥，本书同样读作爱的一种形状，不把它们挡在外面。要不要造入口、造多少，要看对方的位置与代价：对面是掌权的人、而直说会让他关上门的时候，造入口；对面的人已经把门关死、受害的人还在继续受害的时候，直说就是入口。还要防一种学坏的“拿单式”：设下一个套，把平等关系里的对方引进去，再喊一声“你就是那人”。在平等的关系里，这是算计，不是创造。

回流，是真话被听见以后，关系里“说真话的可能”变宽。当一个人经历过一次“被说了很难听的真话，却没有被抛弃”，他会成为一个更愿意听、也更愿意说的人。这时候“爱”和“真理”是同一件事在两个面上：真理让爱不虚，爱让真理进得来。这就是“与真理同乐”的意思：不是只喜欢自己说出来的真理，而是为一个更真的关系、一个更真的人的出现而高兴。

◆ 四、圣经样板：拿单与大卫，一个故事带进去的“你就是那人”

撒下11-12 记着圣经里最难读的一段君王故事。大卫在宫里看见拔示巴，差人把她接来，与她同房，她怀了孕；大卫设计，让她的丈夫乌利亚死在战场上，然后娶了她（撒下11，大意）。接来她的是一个国王的差人，经文在这一幕里没有给拔示巴任何话语，她是被召来、被带走的人，不能当作两个对等的人的“同寝”来读。这些事发生之后，经文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撒下12:1，大意）

拿单没有一进门就说“你犯了罪”。他讲了一个故事：城里有两个人，一个富户，一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穷人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自己买来养的小母羊羔，养活大了，与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在他怀里睡，如同他的女儿（撒下12:1-3，大意）。有一个客人到富户家，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羊中取一只来款待，却夺了穷人的那只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撒下12:4，大意）。大卫听了，怒气大发，说：“行这事的人该死！”（撒下12:5，大意）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撒下12:7）

这里有几点值得看。第一，拿单的内容一点没有打折。接下来他把神要说的话一条条说了下去，包括这件事要带来的后果（撒下12:7-12，大意）。真话没有被说成“我觉得你可能有点问题”。第二，他造了形式。一个会立刻对任何指责竖起盾牌的君王，面对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时，他自己的公义感先站了出来。拿单用的不是外来的标准，而是大卫自己心里那一把尺：大卫原本是牧羊人，对羊羔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一点是从圣经的整体叙事推出来的（本书的读法，待验）。于是，大卫先判了那个人，然后才被告知那个人是谁。第三，大卫的回应是：“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12:13）真话进去了，悔改出来了，罪的赦免也说出来了，只是后果并没有取消：“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撒下12:14）

在往下读之前，要把这个样板的代价老实补上。孩子病了，七日后死了（撒下12:15-18）；乌利亚已经死在战场上；拔示巴在经文里始终没有发声。这条路的代价，是别人先付的，而且付得比大卫重。所以这个样板能说明的，是“真话怎样进得去”，不能说明“结局是回流”：它没有把受害者的失去算进回流里，我们也不该替它算。

它仍然呈现了分层、生成的形状：内容不退，形式被造，对方的东西（他的牧羊人的良心）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真话以大卫能够进入的方式到达。当然，拿单是冒了险去的，对面坐的是君王；他的“造”，不是花招，是在高代价里找到的一条真话能够走通的路。至于这位先知为什么能够做这件事，经文把它放在“耶和华差遣”之下；本书只读它在人间的形状。

再看使徒的两节话。弗4:15 把爱和真理放在同一句话里：“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的结构很值得停一下：“用爱心”修饰的是“说诚实话”的方式，而“凡事长进”是目的。诚实话不是为了让对方难堪，是为了让人长进。爱，是说诚实话的方式；长进，是说诚实话的结果。

弗4:25 则给出了说实话的理由：“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的理由，不是“因为真理是最高的”，而是“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一个肢体不对另一个肢体说实话，就像一只手不告诉脚前面有坑。（肢体这个图像，第 6 章已经展开过，这里只借这一句。）说实话，是身体内部的信息通路，通路一断，整个身体都要受伤。这一点把真理从“我要赢”拉回到了“我们要活”。

◆ 五、与真理同乐的几道难处：听的人、时机、沉默，和三条判别

先说听的人。这一句话常被读成是对说真话的人的要求，可是它同样落在听的人身上。“只喜欢真理”，意味着当真理指向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要能够喜欢它。设想一位父亲，女儿在饭桌上对他说：“爸，你每次一说我，我就想躲，不是因为你说得不对，是你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这句话很难听，里头有真，也许还有夸张。父亲有两种本能的反应：一种是反击，“我是为你好”；一种是受伤，“好，那我以后什么都不说”。两种反应，都是在拒绝真理。

与真理同乐，是第三种：先把这句话里属于真的部分接下来。“你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哪怕他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所说的体验是真实的，这个体验本身就是需要被看见的事实。接下来再说他想说的：“我没有想让你觉得不行，我是着急。我想想怎么换一种说法。”这样的回应，让女儿学到的是：对你说真话，是安全的，也是有用的。她下次会更早说，说得更准。

所以，一个家、一个团队，真话的流动是双向的，而且真话要能够在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说的时候，也走得通。如果说真话的路只朝下走，那么这个地方的真话很快就会变成上位者的权力，而不是共同的财富。拿单面对大卫的那一幕之所以重要，一部分正因为它显示：在最不对等的关系里，真话也有路径可走，并且真话被听见时，那个最有权力的人最终愿意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第二道难处是时机与代价。还要谨慎地补一笔：与真理同乐，不等于有话就说、有错就指。真话有时机，有人选，有分寸。一位刚刚失去亲人的朋友，不需要你立刻指出他当时的某个决定不够周全；一个正在考试前夜的孩子，不是讨论他平时是否努力的时候。这些并不是说真话该被无限延迟，而是说，真话要看它能不能被接住。接不住的真话，说得再准，也只是一次投掷。但这不是可以无限期推迟的许可：凡涉及他人的人身安全、金钱损失或违法的事，不适用“再等等”，要尽快说，找得到合适的方式最好，找不到也要说。

判断时机的一个办法，是问：这句话现在说，是为了对方，还是为了我？如果是为了我，比如我憋不住了，我要出一口气，那就再等等；如果是为了对方，比如这件事再不说就会让他吃更大的亏，那就不能一再推迟，要尽快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说出来。再进一步，说真话常常有代价：可能被疏远，可能被反驳，可能被误解。爱不是回避代价的借口，也不是追求代价的勋章。有些真话说出去，关系一时会变冷，这不一定是说错了，需要耐心等待回写。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句，要与前面的“恒久忍耐”放在一起读。

第三道是沉默的账。回头看开头那位没有开口的合伙人，会发现他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每一次他没有说，都有人为此付代价：客户得到一个不实的工期，合伙人得不到一次修正的机会，他自己则把焦虑存进了每个夜晚。沉默看上去什么都没做，其实做了一个决定：让问题继续长。

这并不是要责备所有沉默的人。许多时候，人不开口是因为怕，怕失去关系，怕被反击，怕自己说错。恐惧是真的，值得被认真对待。尤其是对比自己有权力的人说真话，代价可能很具体：丢工作、被报复、被孤立。这时候先找支援，找一位同事、一位前辈、一个能为你做见证的人，再开口，不是胆小，是把代价算进去。可是要看见，恐惧压过真理的时候，显露被压回去，压回去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会在更晚、更不利的时刻回来。创造的做法不是硬着头皮冲上去，而是先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入口：先和一位信任的人练习怎么说，先写下来，先从最小的一件事说起。真话可以从一句很小的“我有点担心这个工期”开始，不必一开口就是总清算。

最后用三条判别看这句真话，是在与真理同乐，还是借真理伤人。一问，在不在真理里。这是本章最直接的一问：你要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否有对方的版本你还没听过？一条真话，如果建立在你没有核实过的猜测上，那它已经不是真理。不要把“我感觉”当作“事实”，更不要把“我听说”当作“证据”。

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你的真话说完以后，有没有一个新的做法？如果真话只是指出了问题，没有留下一个共同面对的方向，它容易变成一次攻击；如果它同时带着“我们可以怎样改”，它才是创造的起点。

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句真话说完，“我们是同一边的人”这一层，是更厚了，还是更薄了？

还有一个更私人的检验：说完以后，我心里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有一点得意？前者往往是因为终于把一件压着的事放下了；后者要小心，那可能是“喜欢不义被揭穿的快感”。林前13:6 这一句，把“不喜欢不义”放在“喜欢真理”之前，是在提醒：连对不义的喜欢，也要警惕。必须补一条界线：这一章的办法，不适用于所有场合。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你的第一任务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证明你的诚实。如果你试过造入口、也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听，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回到那家工作室。发现合伙人乐观报工期的那位，在那场大吵之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他的沉默不是爱，是一种提前的放弃。又过了几周，等两个人都冷静一些，他约那位合伙人去楼下的小馆子，对她说：“我想和你谈一件事，我先说我这半年做错的部分：我早就看出工期有问题，没有告诉你，让你一个人扛。”

合伙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在吹，但我不敢说，怕你们觉得我撑不起这个摊子。”这是他们第一次把真话摆在桌上：一个怕被看轻，一个怕伤感情。后来他们做了一件小事：每周一早上，用十分钟一起过一遍所有项目的真实进度，用红黄绿三色标记，红色不是批评，只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想办法”。

至于第三位总是“见不得不对的事”的合伙人，有一天听到一位老客户对她说：“你说得都对，可是我现在不太想和你商量事情了。”她当时很生气，觉得这是客户不讲理，把这句话压了两个月。后来又有一个助理没打招呼就辞了职，临走说了一句“在这儿做错一次，要被说三遍”。她这才回头去想那位客户的话。她试着在指出问题之前，先说一句“我看到的是这样，你怎么看”，头几次，话说得很僵，对方也并不领情，有一次她又在会上忍不住说重了，事后只好当面道歉。她的话没有变软，错误还是会被指出来，只是慢慢多了一个入口。后来新来的助理，在半年后第一次主动把自己的失误发给她看。

带 走 的 话

爱和真理不是两样东西，爱让真理进得去，真理让爱不落空。真话的内容不退，说真话的形式要造。检验的办法很简单：说完以后，我们是更像同一边的人了，还是更像两个阵营？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显露出来的真话，由差异（谁看到了什么）和纠缠（我们是什么关系）共同生成，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纠缠里，显露出来的是攻击或是邀请。软的谎把显露压回去：恐惧压过了真理，该显露的没有显露；硬的刀把显露当成武器，只量“对”，不量“关系”。创造版走完三拍：积累（那件事被看见）、改形（在平等或不平等的关系里各造各的入口，或直说）、回写（对方愿意再说真话）。九步里是“重组”（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把内容与形式拆开，再重新配。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只拿“和气”量，沉默都算爱；只拿“正确”量，伤人都算诚实。

怎样算错：若形式一变，对方听到的已不是同一个内容，或说完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我们是同一边”那一层没有变厚，则这次的“入口”不成立。

◆

25

第 25 章

“凡事包容”——包容是遮盖里的重建，不是遮盖里的纵容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
>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1-2）
>
> 箴10:12 大意：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 一、一笔“算了，一家人”的账，为什么三年后又摆回桌面

比如老柯（设想的人物）有个小他六岁的弟弟。几年前弟弟要开一家小饭馆，找哥哥借了八万块。饭馆开了十个月就关了，钱没了，弟弟从此见了哥哥就绕着走。过年全家聚餐，嫂子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那笔钱”，弟弟脸涨得通红，放下筷子就走了。父亲在中间打圆场，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句话：“算了算了，一家人，不提了，包容一下。”老柯也就真的不提了。

这一幕在许多家庭里都见过，也都有一个体面的名字，叫“包容”。林前13:7说“凡事包容”，听上去正是这样：凡事都盖住，凡事都不追究。可是设想接着往下走。三年后，弟弟又来借钱，数目比上次小，理由比上次急，老柯想起上次的“算了”，嘴上又说不出口拒绝，只好再给。这回弟弟没有躲，反而熟门熟路地来了，因为他心里明白：上一次没有任何后果。再往后，嫂子的气不再只是桌上一句玩笑，而是变成了夫妻间反复出现的冷脸；父亲的“一家人”也越来越像一道禁令，谁提谁就是不顾大局。

这笔账从来没有被清掉，它只是被盖住了。盖住的东西不会消失，它在盖子底下发酵。本章要问的就是：“凡事包容”这四个字，究竟盖的是什么，盖了以后做什么。

◆ 二、照字面做的包容：把盖子盖死，是虚幻解法的标准样子

先把机械版说清楚。机械版的包容，意思是“不提、不问、不让它显出来”。老柯的父亲用的就是这一套：只要没人说，事情就没发生过。这种做法有真实的好处，一时之间，饭桌保住了，弟弟的脸保住了，老人的心也安稳了。这些好处不假，止痛不假。

但它走的是我们在本书第 1 章看过的那条曲线。第一段是平息：当天晚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第二段是复发：几年之内，同样的事换了数目、换了理由又来一次。第三段是升级：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难开口，因为现在不但有借钱的事，还有“上次你没说什么，这次凭什么说”；嫂子的怨气也从一笔钱，长成了对整个家的不信任。原因很简单：压力泄掉了，形状没改。借钱的人和出钱的人之间，还是同一个形状：一个要，一个给，没有任何东西让下一次变得不同。

这里要留意一个细节：机械版的包容，其实有两种面孔。一种是老柯式的，把亏吃下去，自己受着。另一种更隐蔽，是“我已经包容你了”被当作一种债权拿在手里：我忍了你这么多，你欠我的。这两种都没有任何新东西出生。前一种是放弃了自己的多样性（我的委屈、我对钱的紧张，全部不显露），后一种是在假装不记账的同时偷偷记账。判词二说的两种放弃，在“包容”这里常常同时出现。

◆ 三、遮盖是手段，重建才是目的：创造版的包容

箴10:12 的大意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遮掩，是这句经文里真实的、不可丢的一半。一个人做错了事，最需要的第一件东西常常就是不被当众剥光。我们在日常里都知道：一个孩子打碎了东西，大人若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数落，他往后更不敢承认；一个同事出了差错，若被在群里点名，他想的就不是改，而是怎么躲。遮盖，是给人保留站着的地方。

可是站着是为了动手，不是为了永远站着。创造版的包容，是把“遮盖”和“重建”接成一件事：先盖住那个会让人崩溃的羞耻，然后在盖住的空间里，把坏掉的东西重新造起来。它分三步落下来。

第一步是分层。老柯和弟弟之间，什么是不能放的最薄的核心？不是八万块这个数目，也不是“必须当面认错”这种仪式，而是两件事：兄弟这层关系不能因为钱彻底断掉；钱的事上，彼此要讲实话。这两件，是要守的。除此之外的东西，包括怎么还、还多久、用什么形式还、谁在场说，都是可以放开重新安排的层。

第二步是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新做法。比如老柯可以单独找弟弟，不在饭桌，不在亲戚面前，说一句：“那笔钱我记得，不是要你难堪，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你扛得动的办法。”弟弟那时没有现钱，但他会做菜，老柯的店里正缺人手。他们可以约定，弟弟每个月到店里帮忙若干天，工钱的一部分算作还款，一部分照常拿走。这是新的做法：钱的事没有被盖掉，弟弟的“我什么都没有了”也被另一种东西接住了：他有手艺，他有用。

第三步是回流。这样过了一年，账还不一定清，可弟弟再遇到资金紧张，第一反应变成了先来跟哥哥讲，而不是躲，也不是编理由。“讲实话”这条核心，比以前厚了。这就是爱在这里涌现的样子：不是谁大度地放过谁，而是两个人用一个新做法，把这条最薄的线重新拧粗了。

◆ 四、炭火边的早饭：彼得被遮住了什么，又被问到了什么

圣经里这件事最完整的样板，是约翰福音21章，提比哩亚海边的那顿早饭。读这段之前要先记得前情：彼得曾在耶稣被捕的夜里三次不认主（约18:15-27；路22:57 记着他说“我不认得他”）。而在那之前，他还说过一句满话：“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太26:33）这是一件无法抹去的事，也是一件太丢脸的事。

复活之后，耶稣在海边生了炭火，上面有鱼有饼（约21:9）。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想起约18章里彼得就是站在炭火边否认的，也就是说，场景悄悄地和那个夜晚对上了（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顿早饭，是被有意放在一个会唤起记忆的地方。但请注意耶稣做了什么，又没做什么。

他没有说“我已经原谅你了，那件事不提了”，也没有当着其他六个门徒（约21:2）把那三次否认复述一遍。这是遮盖：那夜的话，在经文里没有被重提。但他也没有因此让事情就这么盖过去。吃完了早饭，他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约21:15）这样的问答共有三次。第三次，彼得忧愁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17）不少读者注意到，问了三次，正好对着否认的三次；这个对应是读者读出来的，经文没有明说（本书的读法，待验）。

放进三步里看，这一幕很清楚。分层：最薄的核心，是彼得仍然是跟随者，仍然被托付；可放开的层，是他原来那个“我永不跌倒”的自我形象。生成：耶稣没有退回原样，而是造了新的东西，三次问答，三次托付。第一问里有“比这些更深”，在随后两问里，这个比较不再出现；彼得也不再夸口，他只说“你知道”。这是让他自己说话，而不是让旁人替他把事说完。回流：托付变成了他的新位置。耶稣最后说“你跟从我吧”（约21:19）。要补上经文的背景：这句话上文，耶稣正说到彼得年老时“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经文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约21:18-19）。所以这个托付是连着代价的：它比彼得从前自信满满时站的位置更实在，也更重。这里不把它读成“受苦即爱”，那条分寸第 46 章再讲。

所以在这里，包容是遮盖，也是邀请对方走进一个已经被重新整理过的空间。盖住的是羞耻，没盖住的是那条必须被重新走一遍的路。再看加6:1-2，同一件事被讲成了教会里的日常。“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是和合本的译法，它给人的印象是一时软弱而出的差错，不是蓄意的恶。本书只把它借来作一个提示，不拿它来承担界线（本书的读法，待验）；界线在下面独立地划。对这样的人，办法是“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挽回这个词有方向：不是把他扔出去，也不是替他把一切抹掉，而是把他带回来。紧跟着一句提醒：“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意思是，挽回的人也不站在高处；今天你扶的人，明天可能是你。

接着是那句人人会背的“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里常出现一种误读，以为“担当”就是替对方扛。可是同一章的第5节写着：“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

的担子。”（加6:5）同一章里有两句看起来在两个方向上的话：重担要互相担，各人的担子各人担。这里不必借助原文，也能读出分界：有压垮人的重担，就是一个人单独扛不住的，旁人该伸手；也有本来就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旁人替他扛，反而夺走了他长大的机会。

用老柯的事看就很清楚：弟弟创业失败这个“重担”，哥哥可以一起扛，比如耐心、陪着想办法、不在亲戚面前让他难堪；但“钱是我借的、我要还”这一份，是弟弟的担子。如果老柯一笔勾销，表面上是慷慨，实际上是把弟弟的这一份担子拿走了，弟弟因此也失去了“我对得起哥哥”的机会。真正的包容，是既不让他一个人被压死，也不替他把能走的路走完。

再看箴10:12。这句话（大意）是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恨，和爱。恨的特点是“挑起争端”，也就是把每一个过错都变成一个新的战场；爱的特点是“遮掩”，不让一个过错吞掉整个人。这句话读起来像是在说爱比较宽容，但把它放进本书的框架里，它说的是另一件事：两者的差别，在于对“过错之后的空间”怎么处理。恨把过错当成一个可以无限使用的武器，随时拿出来，每一次都让对方重新站到被告席上；爱则把过错放下来，让这件事不再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审判。

请注意，“遮掩”这一半，并不否认过错是过错。如果一件错事被遮掩的同时，对方被告知“你什么也没做错”，那就不是爱的遮掩，而是对真相的涂改。真正的遮掩，需要双方心里都有数：这件事是发生过的，也是有分量的，只是我们不再拿它来互相伤害，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可以处理的地方去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本章把遮盖和重建连在一起：没有重建的遮盖，是涂改；没有遮盖的重建，是在人面前动手术，病人难免会逃。

日常里有一个判断的小办法：当你想“包容”一件事的时候，问问自己，三个月后，这件事是会变成一个我们能平静谈起的事，还是变成一个全家都绕着走的雷？前一种说明遮盖里有重建，后一种说明只有遮盖。

◆ 五、遮盖的期限，和三条判别

创造版的包容有一个机械版没有的特征：它的遮盖是有期限的，而且双方都知道期限。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多说几句。设想一家小公司里，会计小贾把一

笔报销单填错了，多报了两千多块，月底被同事发现。部门主管有两种常见的处理。一种是私下说“这事就算了，别声张”，从此谁也不再提。另一种，是当着全组的面把它做成一次“案例通报”。前一种是只盖不造，后一种是只揭不护。两种都会让小贾以后更怕出错：前者让他明白“出了事没人会认真对待我”，后者让他明白“出了事我就会被钉在墙上”。

创造版的做法是：主管先单独找小贾，说清楚这件事不会在会上点名；然后一起查错在哪里，是流程让人容易填错，还是粗心；再商量一个新做法，比如报销单增加一栏自动核对，或者小贾把这次的错误整理成一页给新人看的提示，署名与否由他自己定。一个月后，主管说：“那页提示放到共享盘里了，新人都在用。”到这一步，原来要被遮住的错，变成了组里一个人人受益的东西。遮盖到这里自然到期，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再遮了。

期限不是一个三个月的数字，而是由双方共同看得到的指标来定：报销流程里那一栏核对做出来了没有，新人在不在用那页提示。可见包容的遮盖并不是永久的封条，它更像医生给伤口盖的那一层纱布：为了让下面的组织长好，不为了让伤口永远别见光。纱布该揭的时候揭，揭的时候下面有了新肉，这才是遮盖的目的。如果盖了一年，下面仍是旧伤，就说明这块纱布盖错了，或者盖得太久了。

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老柯父亲的“算了”，是把差异压下去：弟弟的难堪没有显露，嫂子的怨气没有显露，老柯自己的紧张也没有显露。凡是靠“都不说”维持的包容，第一问就是“否”。耶稣在海边的做法则相反：他没有当众重提，但他把问题显露给彼得本人，而且用爱的方式。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机械版的包容，三年之后和三年之前是同一个形状。创造版的包容，一定留下点什么：一个约定、一种新的还款方式、一个新的说话的位置。如果一段关系里的“包容”持续了很久，却想不出任何一样因它而新生的东西，就该警惕。

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包容”最容易在这里出事：为了“不计较”，连“讲实话”这条最薄的线也放掉了。到了那一步，包容就变成了纵容。纵容不是太爱，而是核心被放走了。

还要补一条边界，这是不能含糊的，而且它要独立成立，不靠任何一个字的译法撑着。遮盖，只对“当事人之间可以重建的过错”：借钱没还、说了重话、办砸了事。对犯罪，对第三者的侵害，包括暴力、持续的威胁、虐待、性侵、贪腐，不是遮，是报告与求助。“家丑不外扬”“都是一家人”“教会的名声”，正是遮盖最常被用来堵受害者的嘴、替侵害者续命的说法；箴10:12、彼前4:8 这类经文，不该被拿来做这件事。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这里的最强反例，要正面接住：设想一个孩子在家族或教会里被长辈侵犯，事情被“遮盖”了二十年，当事人长大以后才说出口。用本章的“遮盖里的重建”去读，容易让人误以为当年该盖。不是。当年该做的是保护那个孩子、报告、追责；“遮盖”要保护的是做错事、仍然有路可走的人，不是保护侵害者免于后果。受害者没有义务与伤害者重建关系，重建不是追责的替代。经文里也有这一面：太18:15-17 讲弟兄得罪你时的次序，私下指出，不听就带一两个人作见证，再不听就告诉教会。这条次序说的是弟兄之间的得罪，不是对犯罪的处理；对犯罪，另有报告和法律的路，这里不替它作解释。

◆ 六、日常里

回到老柯和弟弟。设想老柯后来没有再靠“算了”过日子。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弟弟家楼下等他下班，两人在路边小摊上吃了碗面。老柯没提钱，先问了弟弟这一年过得怎样。弟弟低着头说，其实一直想找哥哥，就是没脸。老柯说：“那笔钱我没忘，也没当它是大事。我只是想有个办法，你不用躲着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弟弟周末到老柯的店里帮忙。第一个月，老柯当面把话讲明：“头一个月先不算工钱抵债，就看看你干得下去不，干得下去再一起排表。”弟弟点了头。第二个月，弟弟主动拿来一张纸，写了一个他自己算出来的还款表，数目很小，但每个月都有。嫂子起初对此半信半疑，后来有一次听见弟弟在

后厨跟新来的伙计说：“记账一定要当天记，不然就像我那回，到最后不知道钱去了哪儿。”嫂子没说什么，只是那个周末多包了一盆饺子。

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可是这家人的饭桌上，已经能提到钱了。父亲有一次笑着说：“这样好，比从前什么也不说好。我从前总以为不提就是对你们好。”包容没有让事情消失，它让事情有了可以走进去的门。当然也有走不进去的时候：如果弟弟三个月里一次也没来，或者来了又消失，老柯就要定一个期限，把话说明，然后退一步：钱的事交给一张写明的借据，兄弟的往来保持，但不再追着去“重建”。试过、给过期限而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带走的话

包容的“盖”，是为了给人留一块可以站着的地方；包容的“造”，是在那块地方上把坏掉的东西重新做出来。只盖不造，是盖子底下发酵；只造不盖，是把人当众剥光。不替人扛他自己的那份担子，是包容的底线；不让人独自被压垮，是包容的温度。两样都在，才是“凡事包容”。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机械版的包容把显露压掉，弟弟的难堪、嫂子的怨气、哥哥的紧张都没显出来，纠缠还在，只是看不见。彼得的早饭则是有节奏的显露：不当众重提，却让当事人亲口说出“你知道”。三拍里，张力积累（三次否认）在海边被问话重新打开，形状改变（三次托付），回写落在“喂羊”。九步里偏“重组”（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把还款和帮工织在一起。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只用“和气”，父亲的做法合格；只用“讨公道”，嫂子的怒也合理；两把尺都量不出“重建”。

怎样算错：若遮盖超过共同看得到的期限仍无任何新做法出现，或被遮盖的其实是对第三者的侵害，则本章的“遮盖里的重建”不成立。

◆

26

第 26 章

“凡事相信”——相信是给对方留出成为新人的位置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
>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9:23-24）
>
>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20:29）

◆ 一、“我相信你”，说完之后，手为什么还是伸向了手机

假如有一对夫妻，结婚八年。几年前丈夫瞒着妻子炒股，亏了十几万，后来被发现，两人大吵了一场，又和好了。和好的那天晚上，妻子说：“我相信你，以后咱们不提了。”丈夫红着眼睛点头。

可是从那以后，家里多了一些说不出口的小动作。丈夫手机响，妻子的眼睛会抬一下；丈夫晚回家半小时，妻子的语气会沉一点；丈夫说“今天加班”，妻子嘴上说“好”，心里留了一格。妻子自己也不喜欢这样，觉得对不起那句“我相信你”，就更用力地告诉自己：“要相信，要相信。”结果越用力，那一格越硬。丈夫呢，感觉到了，也不吭声，只是越来越不愿意把任何和钱沾边的事先讲出来，因为他知道，说了就会被那一下抬眼接住。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处境：嘴上说着“凡事相信”，身体却还在设防。再走一步更糟，妻子会在某个晚上偷偷翻丈夫的手机，一查什么也没有，却并不安心，因为一次什么也没查到，不等于下一次也没有。林前13:7 的“凡事相信”，读到这里就变得难了：它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闭上眼睛不看，还是把眼睛擦亮？

◆ 二、照字面做的相信：要么盲信，要么装信

先看机械版。把“凡事相信”读成字面，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盲信，一种是装信。盲信，是对方说什么就接什么，不核对，不追问。一个人若被这样“相信”，起初会觉得被托住了；时间一长，却可能更危险：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对得

起，他的承诺是白给的，说多少也不必兑现。反过来看这位相信的人，他是把自己的判断关掉了，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多样性，让对方的说法成了唯一的现实。这是判词二里“被推进对方中心”的一种样子。

装信，是上面那位妻子走的路：嘴上说相信，心里设了一道岗哨。装信的耗损最大，因为它既不能让人放心，也不能让人安全；对方被信任的话包着，又被怀疑的眼看着，两头都受压。

两种做法的曲线是一样的。平息：和好的那晚，气氛真的松下来了。复发：几个月后一个小细节（一笔对不上的转账、一条没删的短信），旧事整个翻出来。升级：这一次，妻子连“当初我选择相信你”这件事本身也成了控诉的材料，“我都相信你了，你还这样”。丈夫被指控的，不再只是炒股，而是辜负了信任。信任一旦被用成了债权，它就不再是信任了。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把“相信”当成了一个态度，一个咬牙就能做到的内心决定。可是相信若只是一个内心的决定，那么它能不能持续，就只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力。意志力是会耗光的。

◆ 三、相信是造出一个位置，一个对方够得着的位置

创造版的相信，不是在心里下决心，而是在关系里造出一个可以站上去的位置。要这样理解，得先看相信到底在相信什么。妻子其实无法“相信丈夫是个从不犯错的人”，那不是真的，她也知道。她可以相信的，是“他能成为一个在钱的事上不再瞒我的人”。这是一个对未来的、对新人的相信。可这个“新人”现在还不存在。所以相信要做的事，是给这个新人留出一块地方，并且铺一条从旧人走到新人的路。

分层：最薄的核心是什么？是“钱上不瞒”这一条，其他都可以谈。至于手机要不要给对方看、账户要不要合并、谁来管钱，是可放开的层。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新做法。比如两人商量一个办法：共同账户每个月第一个周末一起翻一次，十五分钟，不审问，只对数；个人名下的钱，设一个双方都认可的额度，额度之内不必报告。丈夫每个月主动拿出账单，不等被问。注意这里的关键：相信被安放在一个可以核实的路径上（并且是双向的）。妻子不必每天靠意志力压住怀疑，因为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怀疑可以被现实回答。

这里有一个会被立刻问到的难处：每月对账，是核验，不是相信。那么核验做完以后，相信还剩什么？（本书的读法，待验）核验是脚手架，相信是在核验够不

着的地方，仍然把他当作正在成为新人的人。账可以对，对不到的是他今天为什么晚回家半小时、他心里有没有再动那个念头；到了这些地方，是相信在起作用，而且它与核验并存，不是被核验取代。同时，核验也不能是单向的监控：财务控制常常披着“为了你好”的外衣。所以对账要双向透明，妻子的账也摆出来，不是一方审另一方；一方如果只许对方交账、自己不交，那就不是造位置，是在设岗。

回流：几个月后，那一格慢慢松了。不是她“更努力地相信”了，而是丈夫每个月的翻账使“他不瞒我”这件事一次次成为了可见的事实。核心变厚了，相信也就有了可以长根的土。到那时，妻子会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偷看手机，因为不需要。

◆ 四、圣经样板：孩子的父亲，信不足也被接住；多马，相信不是免检

圣经里最贴近这个道理的，是马可福音9章，那位孩子的父亲。先说明一件事：这里的“信”，在可9、约20 里是信靠耶稣；耶稣是可信的，而丈夫是曾经隐瞒、要重新建立可信度的人。本章借的是“信不足也被接住”这个形状，不是把丈夫当成耶稣，也不是说妻子的“信不足”是属灵上的欠缺或罪，她的不放心有真实的来由。我们读这一段，只读经文写下来的东西。

事情发生在山下。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变了形象之后下来，看见一群人围着，门徒正和文士辩论（可9:14）。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求医治，孩子被一个哑巴灵附着，发作的时候，把他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可9:17-18 大意）。父亲已经带他来找过耶稣的门徒，门徒没能把鬼赶出去。耶稣问这父亲：“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是：“从小的时候。”（可9:21）这个孩子的病，已经很久了。

接下来是这位父亲的话。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可9:22 大意）这句话里有一个“若”字，是被过去的失败压出来的，他不敢再说“你一定能”，因为已经失望过。耶稣的回答里，先有一句不轻的话。在此之前，他对眼前的人说过：“嗳！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可9:19）这是责备，至少包括了门徒，也是一句带着“忍耐”二字的话。接着，对这位父亲，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9:23）这也是一句带着挑战的话，不是纯粹的安慰。而父亲接下来的话，是整段里最有分量的话：“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9:24）

请留意几件事。第一，耶稣没有要求这位父亲先把信心补满，然后才办事。第二，父亲也没有假装自己信得很足。他把两样同时摆在耶稣面前：信，和信不足。他的“信”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生长的东西，需要被“帮助”。第三，责备之后，耶稣仍然伸手：他赶走了灵，又“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可9:27）。责备与拉起并存，这反而更贴“位置”的主题：位置不是不被指出缺口，而是在指出之后仍然被留住。从经文的描述看，信不足的父亲，得到了他要的。

读成创造版，这段里被造出来的东西，是一个让“信不足”可以被说出口、并且依然有效的位置。这里没有要求对方先完成一个“合格的相信者”才可以往前走。相信，在这里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事。

还要补一个细节，不然容易把话读软了。门徒事后私下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可9:28-29）经文没有把门徒的失败遮起来，失败被说明白了，门徒还是门徒，他们被留在了学习的位置上。

另一个样板，是约翰福音20章的多马。这里同样是借形状：不是说妻子该做多马，丈夫该做复活的主。耶稣复活后在门徒聚集的地方显现，那时多马不在。别的门徒告诉他：“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的回答说得很直：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他总不信（约20:25 大意）。

这句话，放在“凡事相信”的字面解读里，是一个坏榜样：太苛刻，太不信。但经文接下来写的，值得慢慢读。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耶稣来了，他先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单单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20:27）他没有责备多马的要求太高，反而把多马自己说出口的那个条件，原样递了过去。多马的回答是：“我的主！我的神！”（约20:28）

耶稣随后说了一句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20:29）这句话不要读歪。它不是否定多马，也不是教人以后不要再要证据，它是向后面那些没有机会看见的人说的一个祝福。

从这一段可以读出一件事：相信与检验不是对立的。那位复活的主没有要求多马“免检”，而是为多马开出一条检验的路，并且在这条路的终点，多马走到了属于他的相信。如果有人说“相信就是不要问”，这一段至少说明，看见与检验没有被经文看作不信。约20:29 的“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确实是在赞许没有检验的

信，这一层也不能抹掉；两者并存，才是完整的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真相信不怕被问，因为被问的时候，问话的人会得到回答。

放回夫妻的故事里：每个月第一个周末翻一次账，就是那句“伸出你的手来”在家里的样子。丈夫递出的是可以核对的东西，妻子在核对中走到信任。她的相信不是不查，而是查得到，也查得完。

◆ 五、相信一个孩子，位置要小、路要看得见，和三条判别

“相信”不只发生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信更常出问题。设想一位父亲，发现上初三的儿子晚上总躲在房间玩手机，成绩掉了不少。他一开始说：“爸爸相信你，你自己有数。”过了两个月，成绩更差了，他忍不住收了手机，儿子摔了门。再往后，是一场场“你根本不信我”对“你让我怎么信你”的拉锯。

这里的“相信”两头都落了空。第一次的相信，是放手不管，里面没有任何位置，也没有路，孩子拿到的只是一句空话；第二次的收手机，是没收了他所有的位置，孩子拿到的只是一个结论：你不是个值得信的人。创造版的做法是另一种：找一个周末，父子一起把一周的时间摊开，问他想要留多少时间给手机、多少时间给功课，让他自己先提；爸爸只守一条最薄的核心，就是自己要知道孩子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手机怎么放、什么时候用，都可以谈。一周后复盘一次，他守住的，就多给一点自主；守不住的，不是责备，而是一起看哪里卡住了。这里的相信，是一个有范围、有路径、会随着他走过而加宽的位置。孩子站上去的那一刻，信任才有了东西可以长在上面。

这个例子还有一个提醒：位置要小，路要看得见。一下子给太大的位置，对方站不上去，摔了，大家都灰心；给得太小又全是限制，对方感受不到被相信。好的位置，是对方踮踮脚能够到的。

最后用三条判别看这件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盲信和装信，第一问都是“否”。盲信是把自己的判断关掉，真实的差异没有显露；装信是嘴上的相信和心里的设防不一致，显露的是一个假的自己。创造版的相信，把“我现在还不放心”也说出来，像那位父亲说“信不足”：这是真实的显露。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我相信你”说了三年，家里没有多出一个约定、一个机制、一个新的说话方式，那这个“相信”基本是空转。真相信会留下

痕迹：账本翻开的那个周末，一个可以说“我今天不太放心”的时间，一个允许失败后重来的规则。

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相信最容易在这里变成冒险：为了“不伤感情”，把最薄的那一条（比如孩子的安全、家里的底线、药物和钱）也交了出去。相信一个人能成为新人，和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一个还没成为新人的人，是两件事。经文里有一个很近的对照：约2:23-25 记着许多人看见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对某些人也保留了交托。所以“凡事相信”不能等于凡事交托：相信，是给对方留位置；交托，要看他在这个位置上站出了什么。怎样算错：约定做了半年，仍然出现新的隐瞒，那说明这份约不够，要换路（比如请第三方、改成更细的安排），这不等于相信失败，只是位置造得不够结实。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个边界。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对方的问题若涉及酒精或药物依赖、赌博成瘾，“相信他会改”不能代替专业的帮助，也不能代替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排。相信可以与这些同时存在，但绝不能顶替它们。如果你已经造了位置、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对账，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回到那对夫妻。设想妻子后来对丈夫说了一段话，不是在吵架的夜里，而是一个周日的早上，孩子在看电视。她说：“我想说实话。我说过我相信你，可是我心里其实没有放下。我不想靠忍着不查来相信你，我想要一个办法。”

丈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怕你不放心，所以有的事我不敢先说。”这是八年里头一回，两个人把“怕”说成了同一件事。他们定下的办法并不复杂：每个月第一个周末，十五分钟对账；各自留一笔额度，额度内不报；谁有了心里没底的事，可以说一句“今天我需要你问我一下”，对方就认真问一次，问完不翻旧账。

头三个月，妻子对账时还是手心出汗。第四个月，丈夫在对账之前，就把一笔临时借给同事的两千块先说了出来，不是被问，而是主动。那个晚上，妻子在厨房

里洗碗，忽然发现自己很久没有想过他的手机。她没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只是多炒了一个他爱吃的菜。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有变得更能忍，是这个家里多出了一块我可以踩上去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相信不是一个咬牙做出的内心决定，而是在关系里造出的一块可以站上去的地方，让对方有路走向那个还不存在的新的他。真相信不怕被问，也不拒绝检验；它要的是检验有路可走，问话的人能得到回答。信不足，也可以被接住，只要那份“不足”是被说出口的。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夫妻间旧的纠缠（瞒、查、怕），来自过去的显露（被发现的亏损）和差异（一个要自由，一个要安心）；靠“下决心相信”改不了，得让新的显露进来：每月对账、主动先说。三拍里，张力积累在头三个月的手心出汗，形状改变在“对账”这个新装置，回写在丈夫第一次主动先说那笔钱。九步里落在“重组”（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把相信放到可核实的路径上。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只用“信任是美德”，妻子的设防成了“不信”，只能自责；只用“证据至上”，丈夫的“想被信”成了“逃避检查”。

怎样算错：若约定半年后仍有新的隐瞒，或对账成了单向审查，则本章“相信是造位置”的判断在这件事上不成立。

◆

27

第 27 章

“凡事盼望”——盼望是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形状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
>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29:11）
>
>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32:15）
>
>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8:24-25）

◆ 一、“总会好的”，一个人说了五年

比如老郑（设想的人物）和女儿已经五年没有好好说过话了。起因是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坚持要去外地做一份老郑看不上的工作，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老郑说了一句“你走了就别回来”，女儿说“那我就不回来”。此后女儿每年过年发一条短信，老郑每年回一个“好”字。亲戚们劝他：“孩子总会回来的，你就等着吧。”他自己也常对老伴说：“总会好的，时间长了就好了。”

这句话他说了五年，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听出了里面的空。起初，这句话是有用的：它让他在最难受的时候睡得着觉。后来，每逢女儿的短信来了又去，他发现自己一边说“总会好的”，一边已经在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再后来，有一年女儿没有发短信，他整个春节都没说话，那个晚上他对老伴说：“我等了五年了。”

这样的“盼望”在日常里非常常见。它的基本动作是等：等对方想通，等时间冲淡，等一个转机从天而降。林前13:7 说“凡事盼望”，如果就这样读，那盼望几乎等于一种长期的、善意的被动。而本书从头要问的是：这样的盼望，和我们在前面一路看到的机械版，有什么区别？

◆ 二、机械版的盼望：把等待当作爱

先看这条曲线。第一段是平息：“总会好的”确实能安抚一个人，让他今晚不至于崩溃，这个安慰是真实的。第二段是复发：每一次对方没有回应，那份盼望就被刺一下；对方的沉默越长，刺的次数越多。第三段是升级：盼望若只是等，它就总是押在一个自己无法左右的东西上，一旦押空，失望的分量就按年份累加，“我等了五年”比“我等了一个月”重得多。那时人往往一下子从盼望掉进怨恨，或者掉进更深的麻木：“算了，不盼了，盼也没用。”（落空之后的怨恨，同样是一种读数，它在说：我押过，我在乎，可以读，不必急着压。）

这里要点出机械版盼望的结构问题：它把“结果”当成了盼望的对象。老郑盼的是“女儿回来”这个结果，而结果不由他决定。凡是只盯着结果的盼望，都有两条出路：赌，或者熬。赌，是把一切押上，不成就崩；熬，是把日子耗着，耗到没有了力气。无论哪种，盼望的人自己都没有做出任何新东西。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机械版：盼着对方变。“我盼他有一天明白我的苦心。”这里的盼望，其实是一种要求，要求对方以我设定的方式改变，才算我的盼望没有落空。它把盼望变成了单中心的尺子：好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对方来到我这里。当尺子是这样的，哪怕对方迈出一小步，只要不是那一步，也会被量成“还是没变”。

◆ 三、盼望看见的是形状，不是结果：创造版的盼望

创造版的盼望换了对象。它不问“结果会不会来”，而问“下一步的形状是什么”。形状，指的是下一小段路在现有的张力里已经隐隐露出来的样子：哪里有缝，哪里有可以放脚的地方，哪里可以先放一块砖。

分层：老郑和女儿之间，最薄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女儿回来”，也不是“她承认当年错了”，而是一条：这扇门没有被彻底关死。父女之间，还有一根线在。除此之外，什么时候和好、以什么形式、谁先开口，都是可以放开的层。

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新做法，要小，要可做，要不让对方为难。比如，老郑不再等着“好”字的短信，而是在女儿每年生日那天，寄去一样她小时候爱吃的柿饼，盒子里只放一张便条，写着地址和“这家做得跟以前一样”，不问她的工

作，不要求回话，也不提回家。这是一个不要求回应的动作，它也不是“讨好”，因为老郑没有在里面藏任何条件。但要说清楚：柿饼是第一步，不是修复。老郑那句“你走了就别回来”是他自己说的重话，只靠一盒柿饼，并没有把它翻篇。所以在第一盒或第二盒的便条里，他还要多写一行，也只一行：“五年前我说‘你走了就别回来’，那句话我说重了。你不用回。”这一行是承认，不是索取，没有这一行，柿饼绕开的是真话。

回流：第二年的生日，女儿没有回信，但盒子里的便条被她拍了照，发了一条朋友圈：“小时候的味道。”老郑没有评论，只是点了一个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核心的那根线比去年粗了一点点。这就是盼望的回写。它不是“结果到来”，而是“形状长出了一寸”。

还有一个会被立刻问到的反例，要先摆出来：如果老郑的女儿离家，不只是因为一场吵架，而是因为父亲长年酗酒、打骂，那么“造形状”的主体，就不该是柿饼，而是父亲先戒、先道歉，并且承担后果。这一章里的老郑，写的是后一种处境（一场吵架之后的断联），不能拿来套前一种。对前一种，盼望的动作不是“寄东西、点赞”，因为对一个受过伤害才断联的人，每年寄东西、赞她的朋友圈，可能是压力，不是温暖。

再往前一步：如果对方已经明确说了“不要联系”，那么盼望的动作是守住门不关死，而不是一再叩门。这与第 30 章说的“让出说‘不’的空间”是一回事：门留着，钥匙在她手里。老郑写下一句话、放进一个信封，放在自己这边，等她哪天问起，比一年一年地寄，更尊重她的“不”。

◆ 四、巴比伦的信：被掳的人，先盖房子

圣经里把这件事做得最彻底的，是耶利米书29章，一封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的信。写信的背景：耶路撒冷有一批人已经被带到了巴比伦（耶29:1-2 大意），他们的处境，简单说，是被连根拔起，人在异乡，不知道要待多久。当时有些先知说，很快就会回去。耶利米的信，说的却是另外一套话。

信里先是一串让人意外的指示：“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耶29:5）还要娶妻生子，让儿女也婚嫁（耶29:6 大意）。最令人

意外的一句是：“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

请读出这封信的奇特。这是一群对敌国满怀怨恨的被掳的人。按照机械版盼望，他们该做的是：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回去，每一天都过得像在候机室，谁在这里建设什么，就是认命、就是背叛。耶利米的信恰恰反过来：你们先在这里过日子，盖房子，种田，生孩子，为这城求平安。信里又提醒，不要听信那些说“很快就回去”的先知和梦（耶29:8-9 大意）。接着才是时间表：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神要眷顾他们，使他们仍回此地（耶29:10 大意）。再接着，是那句经常被摘出来的话：“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29:11）

把这句话放回它的上下文里读，味道就变了。它的前后是盖房子、种田园、为异乡的城求平安、等七十年。这里的“指望”，并不是“很快就会好”的安慰，而是一个把漫长的等待变成了建设的指望。盼望在这里的形状很具体：下一步，是盖房子；再下一步，是种田；再下一步，是娶妻生子。每一步都不取消“回去”这个远景，可每一步都在当下造出新东西。

用同一性谱系的话说：被掳的人和巴比伦之间，既不是“强求同一”（融进去，忘了自己），也不是“部落化”（关起门，只等回去），而是第三种走法（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里把耶29 归入本书的“三种走法”，在异乡的土地上，建立一种既保留身份、又与那座城的平安相连的生活。最薄的核心，是他们仍是耶和华的百姓；其他的层，从房子到田园到为城祈祷，都是可以重新生成的层。

再看耶利米书32章，同一个人，另一种处境，更逼仄。这一次，巴比伦的军队正围着耶路撒冷，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的院里（耶32:2 大意），城看起来是保不住了。就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篾来了，请他买亚拿突的那块地（耶32:7-8 大意）。

这个请求在当时听起来近乎荒唐：城快破了，地就在敌军的手里，买它有什么用？可耶利米照做了。他平了十七舍客勒银子（耶32:9 大意），当着证人的面立契、签名、封缄，把买地的契交给巴录，吩咐他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耶

32:10-14 大意）。理由是经文明白写下的那一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32:15）

这一段里有一个很少被说的细节：耶利米自己并不觉得这件事顺理成章。他随后向神祷告，大意是说：你叫我用银子买地，可是这城已经交在迦勒底人手里了（耶32:25 大意）。他没有假装这个行动合情合理。盼望在这里是带着困惑做出来的，不是在毫无疑虑中做出来的。

把它放回“形状”的语言里：围城之中，没有人能看见结果，但有人能看见下一步的形状，那就是一份契约。契约有三个特点，正好是创造版盼望的特点：它是具体的（哪块地、多少银子），它是公开的（有证人、有封缄），它是耐久的（放在瓦器里，经得起多日）。一句“将来会好”说过就散了，一份契约会留在那里。盼望从心情变成了东西，东西也可以很小，一盒柿饼就够。

所以，盼望的创造，往往不是想得更乐观，而是做出一个“如果将来会好，现在就该存在的东西”。老郑的柿饼是一份小小的契约；被掳之民的房子和田园是一份契约；耶利米的瓦器是一份契约。

◆ 五、盼望的几道难处：悲伤、叹息，和三条判别

先说悲伤。创造版的盼望不要求一个人把悲伤藏起来。很多时候，机械版的盼望之所以会崩，恰恰是因为它被要求“必须积极”：不许难过，不许说丧气话，一难过就是“不够有盼望”。结果，悲伤被压下去，它在底下变成怨气，到了某一天，一起冲出来。

被掳的人在巴比伦时，诗篇里留下了他们的哭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诗137:1）圣经没有把这样的哭声删掉。它和耶利米那封“盖房子、种田园”的信，并存在同一本书里。这个并存是有意思的：悲伤是真的，盼望也是真的，两者并不互相取消。

设想老郑在寄第一盒柿饼的那个晚上，其实是很难过的，他对老伴说：“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用。”老伴没有安慰他“一定有用”，只说：“寄吧，反正放在家里也是放着。”这句话比任何鼓励都实在。盼望不必先有把握才可以动手，它可以

带着“不知道有没有用”一起上路。真正拖垮盼望的，不是怀疑，而是把怀疑藏起来、假装一切都好。

再看叹息。罗马书8:18 以后，保罗把这个道理扩得更大。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这句话有时被读成“忍一忍就好”，可是接下来的几节把它的分量说得很重：“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8:22）不止受造之物，“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罗8:23 大意）。

这里的盼望，没有否认叹息，反而把叹息和盼望放在一起。紧跟着就是那句有名的话：“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8:24-25）

读这几节，可以抓住三点。第一，盼望的对象是“所不见的”，也就是说，盼望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以被现实证明的东西。这和本章说的“盼望看见下一步的形状”要合起来读，分成两层：终局是看不见的，是盼望所向的那个“所不见的”；下一步的形状却是看得见的、可做的。盼望是用后者去承接前者：用手里能做的一小步，去承接那个看不见的终局。第二，盼望与“忍耐等候”连在一起，这一点留给第 28 章细讲；这里只先指出一点：盼望和忍耐是一对搭档，盼望给忍耐以方向，忍耐给盼望以时间。第三，“叹息、劳苦”被保留了下来，没有被一句“盼望”盖掉。本书把这个读成：盼望住在张力里，不在张力之外。有张力才需要盼望，盼望也不会消除张力，它是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的那一双眼睛。

最后用三条判别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总会好的”如果是用来躲开眼前的事实（比如女儿其实很生气、其实很受伤），它就在真理之外。创造版的盼望，从承认现实开始：耶利米的信里先说“你们在巴比伦”，不说“你们很快回去”；买地的人先承认城被围着。凡是要靠不看事实才能保持的盼望，应该警惕。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是检验盼望真假的最直接的一问。盼了很久，手里有什么？一个盒子、一份契约、一个新的开始的小动作？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有越来越重的“我等了这么多年”，那是机械版。

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盼望最常见的出事方式是：为了保住“女儿会回来”的盼望，老郑开始放掉其他的东西，比如放掉自己的生活，把所有的时间

和精力都押在一个电话上。那就是核心被放走了：他自己的日子也是核心的一部分。也要说一句：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盼他变”不能代替你的安全。盼望可以存在，同时你需要专业的、法律上的支持来保护自己。没有哪一种盼望，要求你站在危险之中。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怎样算错：若盼了数年，手里始终没有任何一件做出来的东西，或者做出来的东西让对方更退，则这里的“造形状”要重判。

◆ 六、日常里

老郑在寄出第三盒柿饼的那一年，做了另一件事，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他开始学着用手机视频。起因是老伴说：“你总不能让她一直等到一个只会回‘好’字的爸爸吧。”他在小区的老年大学里报了名，一堂课，学会了怎样拨出一个视频电话，怎样不把镜头对着天花板。

第三年的春节，女儿没有回家，但在除夕晚上，手机响了。他慌里慌张地接起来，屏幕里是女儿，背后是一间陌生的出租屋。两人隔着屏幕，沉默了半分钟。女儿先说：“爸，柿饼我吃了，还是那个味。”老郑想说一千句话，最后说的是：“你那边冷不冷？”

电话只通了十分钟，这一回没有谈“当年”，那一行已经在便条里写过了。挂了以后，老郑坐在沙发上很久，老伴问他怎么了，他说：“她问我腿还疼不疼。”过了几个月，他在又一次视频里，当面把便条上的那句话重新说了一遍，女儿低着头听完，没有说“没关系”，只说：“我那时候也说得很绝。”这个晚上之前，没有任何重大的和解发生，可是老郑第一次觉得，“总会好的”不再是一句往空里说的话了。因为这一回，他已经有了手里的东西：一盒柿饼，一次视频，一个

下一步的样子。至于女儿哪一年回家吃饭，他还是不知道，可他不再为这个结果夜里睡不着，因为他的盼望已经有了可以日日浇水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盼望不是对结果的乐观，是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的形状，并且动手把它做出来。只会等的盼望，押在别人身上；会造的盼望，押在手里已经有的东西上。被掳的人先盖房子，围城的人先买地，老郑先寄柿饼，都是这个道理。老伴那句“寄吧，反正放在家里也是放着”，是这一章最实在的一句：盼望不必先有把握，它可以带着“不知道有没有用”一起上路。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父女间那道口子，来自当年吵架时显露的话，加上五年沉默养出的纠缠；光等是改不了的，得换一种显露进去：一盒柿饼、一行承认的便条。三拍里，张力积累是五年沉默，形状改变是柿饼和视频，回写是那句“柿饼我吃了，还是那个味”。路径上是“从下一步起手”，换路即前进：从盼结果换成造形状。九步里是猜想与分化（“分化”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先猜下一步的形状，再把和好切成可做的小块。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只用“女儿必须回来”，三年的柿饼全算失败；换成“线有没有变粗”，每年都有读数。

怎样算错：若数年里没有一次读数变粗，或女儿明说不要联系而仍一再叩门，则本章“造形状”的判断对这件事不成立。

◆

28

第 28 章

“凡事忍耐”——第二个“忍耐”：忍耐到回写发生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
>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12:1-2）
>
>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路8:15）
>
>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5:3-4）

◆ 一、忍了十年的人，最想问的一句话

不妨看一家五金厂（设想）：老陈经营着父亲留下来的厂子。儿子小陈大学读的是工业设计，毕业后回到厂里，想把一部分生产线改成定制件，做小批量、高利润的订单。老陈不同意，理由很实在：几十年靠的就是标准件的量，改了，万一做不成，几十号工人的饭碗怎么办？父子俩为这事冷战了两年，后来磨合出一个折中：每个月划出一条小线给儿子试，其余照旧。

折中到手以后，又过了三年，仍然没有回写。厂里的气氛始终有点僵：老陈看着那条小线，总觉得不放心；小陈看着父亲的脸色，总觉得被压着。有一天晚上，小陈的妻子问他：“你还要忍到哪一天？”他答不上来。同一个晚上，老陈对老伴说的是同一句话，只是主语换了：“我还要忍他到哪一天？”

这个问题，是林前13:7 里最后一个“凡事忍耐”必然会撞上的问题。第 15 章已经讲过第一个“忍耐”，是“爱是恒久忍耐”的那个，意思是忍耐给新生的东西留出时间。这里出现的第二个“忍耐”，紧挨在“凡事盼望”之后，它要回答的是一

个更尖锐的问题：留了时间之后，我到底该扛到哪里？有没有终点？什么算到了终点？

◆ 二、机械版的忍耐：把忍耐当计时器，忍到忍不住为止

照字面做，“凡事忍耐”会变成两种计时方式。一种是无限期：只要关系还在，就一直忍，没有终点，也没有标准。另一种是有限期，但那个限期是由情绪决定的：忍到忍不住为止。老陈和小陈正在用的，是后一种。

这两种都落在熟悉的曲线上。平息：每忍一次，当晚的争吵就免了。复发：忍的次数越多，同一个问题回来的次数就越多，而每一次都被“再忍忍”按下去。升级：忍耐有一个特点，它会累积，累积到某一天，以不成比例的力量爆出来。一次很小的事故（比如小陈的一单货发错了），老陈忽然当着工人的面说：“我就知道你不行。”那句话里包着五年的东西。爆发之后，要么是关系断了，要么是双方更深地缩回壳里。

机械版的忍耐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忍耐的人在“扛”，但扛的是一块不会变的石头。他的忍耐没有方向，没有读数，没有“到了哪里”的信号。他知道自己在受苦，却不知道这种苦是不是在通向什么。这样的忍耐，恰好符合本书说的“白白耗散”：能量一直在耗，没有任何东西被存下来。

◆ 三、第二个“忍耐”：扛着一件正在被造的东西

创造版的忍耐，要从“扛什么”说起。机械版扛的是对方的毛病；创造版扛的是一件正在被造的东西。老陈和小陈真正需要扛的，不是“儿子的不听话”或者“父亲的固执”，而是两种做法之间那个还没有成形的新做法：标准件加定制件的混合厂。这个新东西，既不是老陈的旧厂，也不是小陈脑子里的新厂，它在两人的拉扯里一点点长出来。扛，是扛着它长。

要先把一个容易混的地方说清楚：开头那条“每月一条小线”，是折中，不是创造。折中是各削一半，小陈少做一些，老陈多让一点，谁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也没有新东西出现，这个安排本身没有错，它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可以是必要的、暂时的。它缺两样东西：一是没有读数，两个人不知道这条线到底

跑得怎样、核心有没有变厚；二是没有新的参与者，整件事只在父子两个人之间拉扯，别的人没有被带进来。下面要说的创造，落在后来加上的两件新东西上：一件是季度复盘的约定，让读数有了固定的时刻；一件是让老师傅成为定制线的骨干，让新的参与者带着自己的东西进来。

这个区别很要紧。扛着人，人会觉得被当成了负担；扛着一件共同的东西，两个人都在同一边。同样是五年，前一种过完，两个人更累更远；后一种过完，工厂里多出了一条跑通的线、一个新的客户、一套两人都认可的试单规则。

第二个“忍耐”和第一个“忍耐”的分工，可以用一句话说清：第一个是给新生留时间（别过早地拔苗），第二个是扛到回写发生（回写，指新做法反过来使那一层最薄的核心更厚）。老陈和小陈之间的核心是什么？是父子之间“这个厂是我们共同的事”这层信任。分层、生成、回流，在这里是这样落的：分层，是认清“工人的饭碗要保住”是不能动的底线，所以不能把整条线押出去；生成，是在小线的折中之上，加了季度复盘和“老师傅进定制线”这两件新东西，让儿子的东西在父亲的厂里出现，而父亲最在乎的工人也在这件东西里有了位置；回流，是当定制线赚到第一笔像样的利润、父亲主动问“下个月能不能多排一天”，信任这条核心才厚了一圈。回写就是这一刻。怎样算错：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如果有一方（比如老师傅，或者小陈）仍在悄悄吃亏，或者“这个厂是我们共同的事”那一层没有变厚，就仍是折中，不是生成。所谓“扛到回写”，是指忍耐的目的地不是对方改变，而是核心变厚。

◆ 四、圣经样板：来12 的赛程、好土上的庄稼、罗5 的链，和忍耐者自己的补给

希伯来书12:1-3 把忍耐放进了一幅很具体的画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前面是一大群走完了路的人（来11章列了他们的名字）；“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读这一节，要抓住三个词。第一个是“放下重担”：忍耐不是越扛越多，而是先卸掉不该背的东西。很多人的忍耐之所以走不远，是因为背着一大堆其实可以放下的旧账、面子、别人的期望。第二个是“路程”：这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路，

忍耐是“奔”这条路的方式，是朝前的，不是站桩。第三个是“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来12:2）。这句话的关键，是忍受并不是为了受苦本身，经文明说，他是看着前面那个喜乐才忍的。

这一点第 46 章会专门展开。接着第 3 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忍耐会疲倦，这是经文承认的，它不是靠硬撑来解决，而是靠一个“思想”：回头看看别人是怎样走过来的，看看终点是什么。

用在老陈身上：他需要先放下“当年我父亲是怎么做的”这个重担，再去想“前面是什么”。如果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再忍忍”，那就不是在奔路程，而是在原地耗。

读“放下各样的重担”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别人，其实首先该想到的是自己。长期忍耐的人，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自己的补给。设想一位照顾瘫痪母亲的儿子，每天早起、擦洗、喂饭，从来不说苦。他觉得，说了就是不孝，歇了就是偷懒。三年后，他的身体先出了问题，接着是脾气，一点小事就会对妻子发火，发完又自责。

这样的忍耐正走向“耗尽”。创造版的做法，是把“放下重担”当作忍耐的一部分，而不是忍耐的反面。他和妻子、姐姐商量，把轮值表排出来，每周留给他半天完全不管事；社区里有没有可以申请的护理支持，也打听一下；必要时，他自己去看看医生，看看睡眠和情绪上的问题。这些事不是对母亲的背叛，而是让这份照料能够走得更远的条件。第 49 章会专门讲照料的不对称，这里只提一句：忍耐的人如果自己先垮了，对方也一并受害，所以让忍耐者有补给，是忍耐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已经出现了长期失眠、情绪低落到无法起身、有伤害自己的念头，这时需要的是专业的医疗和心理帮助，不是更多的忍耐。这一点，无论多么爱，都不能含糊。当下就联系身边的人，或者当地的求助渠道，今晚就做这一件事。

路加福音8章的撒种比喻，讲了四种土。路旁的，种子被鸟吃了；石头地的，没有根，“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荆棘里的，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路8:13-14 大意）；最后是好土，“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路8:15）。

这个比喻有三个地方对本章特别有用。第一，好土的特点是“忍耐着结实”，忍耐的终点是结实，也就是有果子。忍耐是在生长中的忍耐，不是“忍”本身的价值。第二，好土的第一个特点是“诚实善良的心”，也就是不是闭着眼睛熬，而是在真实里持守。第三，另外三种土给了我们一个不动声色的提醒：忍不下去，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没有根（太浅），有的是被别的东西挤住（太忙太杂）。因此，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忍不下去时，不必先骂自己，可以先问：是没有根，还是被挤住了？要说明，这是从比喻里引申出来的，比喻本身说的是听道者，不是人际忍耐的诊断工具；所以它不是给受苦者定的罪名，对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说“你是没有根”，就是把比喻用来责备了。它只供忍耐的人自己，在不责备自己的前提下，往里看一眼。

把它带回老陈的厂里：这几年之所以忍得吃力，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一直处在“没有根”的状态：父子之间没有一个固定的复盘时间，所有的想法都是在争吵里蹦出来的，没有土。另一部分是被挤住了，厂里每天的出货、催款、交期，把那条小线上的试验挤成了“有空再说”。要让忍耐能结实，得先给它一块土。

罗马书5:3-5 里有一个著名的链条：“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这是一条链，终点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必须先说清楚两点：这个爱是圣灵所赐的，也是盼望的根基，经文把它放在盼望之后，是说盼望之所以“不至于羞耻”，是因为这份爱已经先被浇灌了；它不是人走完忍耐的链条之后才领到的奖品，更不是对忍耐的报偿。把这条链读成本书所说的“回写链”（本书的读法，待验）：张力（患难）逼出了忍耐，忍耐把人磨练得老练，老练使人能看见形状（盼望，上一章已讲），而在这一切之下，爱已经是根。中间的“老练”，读起来有“经过试验、证明可靠”的意思（大意）。这就把忍耐和检验放在了一起：忍耐不是“没有变化的熬”，而是在被检验中变得可靠。这里我们不替经文多说什么，只读它明白写下的这一条：忍耐被放在“患难”与“盼望”之间，它是有来处也有去处的。

◆ 五、忍到什么时候为止，和三条判别

读到这里，可以回答本章开头那个问题了。忍到什么时候为止？本书的回答是：不是“忍到忍不住”，而是在忍耐之中设立几个可以停下来重判的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安全。凡是涉及暴力、持续的威胁、对孩子的伤害，忍耐在第一秒就应当停止，没有任何“再忍一忍”。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本章说的所有“扛”，都不包括扛这个。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第二个时刻是回写的读数。每隔一段时间（不是每天，也不是忍不住的时候，而是约好的时候），问一句：核心有没有变厚哪怕一寸？比如，老陈和小陈约好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周日，两人关起门来对一次：试单的数字、客户的反馈、双方各自最担心的一件事。如果每次对完，都能说出一件“比上次更好”的事，哪怕很小，说明回写在发生，忍耐在通向结实。

第三个时刻是“有没有在造”。忍耐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任何一样新东西被试过？比如经过几轮复盘，什么新做法都没有出现，只是在原来的形状里重复（“几轮”没有固定的数字，要看双方事先约好的节奏），那不是需要“更多的忍耐”，而是需要换路。这里的“换路”，在本书里专指换起手的次序（六路径）；换一个中间人、换一个问题来谈，是另一种调整，这里叫“换法子”，免得混用。换路不是放弃：这也就是本书一直说的“换路即前进”。

第四个时刻是终点形状的重判。忍耐的终点，不一定是当初想象的那种“和好”。有时是两代人在厂里各管一块、互相尊重；有时是分开住、减少接触，但保留一条不断的线；有时是承认某件事彼此永远谈不拢，却把谈不拢的部分画成一条界线，在界线外合作。这些，只要核心被守住、新东西被造出来，都可以算回写发生了。所以“停下来”不一定是失败，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完成了。

第五种情形，要老老实实另说，因为本章的尺子对它可能量错。有些忍耐，并不以回写为期限：长期重病的配偶，重度残障的孩子，一辈子的照料。这样的处境里，也许一辈子读不出“核心变厚”的季度读数。按“有没有回写”这把尺子，这样的忍耐会被量成“空转”，那是量错了，没有人会这样说一位终身照料重度失能孩子的母亲。对这类忍耐，看的是另外几件事：补给有没有，同伴有没有，能量是不是在被存下来而不是耗散；她有没有人替班，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一个可以说“我累了”的地方。这类忍耐不要求回写，要求的是不被一个人扛死。

最后用三条判别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忍耐如果靠“不说出真话”来维持，就不在真理里。好土的“诚实善良的心”恰好是要求：我可以忍，但我不假装没有感觉。老陈可以对儿子说：“我怕，不是怕你不行，是怕工人没饭吃。”这是真话，把它说出来，忍耐才有了可以站稳的地方。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是区分“扛着一件东西”和“扛着一个人”的试金石。回写读数就是在问这一句。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忍耐的最大风险，是在漫长的熬里把自己的核心慢慢耗掉。一个人为了“忍”，放弃了睡眠、朋友、健康、自己的一切生活，那是核心在漏。本书不接受一种“忍耐到把自己熬干”的爱。

◆ 六、日常里

回到五金厂。设想老陈和小陈后来真的定下了“每季度最后一个周日”的约。第一次对账，两人都很拘谨，老陈拿着小本子，念了一串他担心的事；小陈听完，没有反驳，只问了一句：“您最担心的是哪一条？”老陈想了想，说是“工人”。

小陈当场把那条小线的排班做了调整：定制件的活，优先安排给厂里愿意学新工艺的老师傅，并且加一点补贴。老陈一看，愣住了：这样一来，几个原先担心被淘汰的老师傅，反倒成了定制线的骨干。第二个季度，有位六十岁的老师傅在对账那天亲自来了，说他想带两个徒弟。

两年后，定制线的利润占到了全厂的两成。有一天老陈在车间里站了很久，对小陈说了句话，不是夸奖，是一句很平常的：“下个月那批货，你定吧。”小陈后来说，他忍了五年，就为了这一句。可他说的“忍”和以前不同了：前几年的忍，

是扛着一个不让他做事的父亲；后来的忍，是扛着一件两个人都在造的东西。这个区别，当事人最清楚。

带走的话

第二个“忍耐”不是忍到忍不住，而是扛到回写发生：扛的是一件正在被造的东西，不是一个不会变的人。忍耐要有读数。约好复盘的时刻，问一句核心有没有变厚；若没有新东西，不是再忍，是换路；若涉及伤害，忍耐在第一秒就应停止。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拍里的第三拍，也就是回写。第一拍是张力积累（父子五年的拉扯），第二拍是形状改变（折中之上加了复盘约定，让老师傅进定制线），第三拍是回写（“下个月那批货你定吧”）。三方程里，三式是同时在转的：S=F(D,E)，新的显露（老陈说出“怕工人没饭吃”）改变了D；D=G(S,E)，差异的形状因此从“守旧对革新”变成“怎样让老师傅成为新工艺的骨干”；E=H(S,D)，两代人的纠缠由“互相管着”变成“共同在造”。九步里，这一章落在迭代（一般意义），每个季度一次复盘，就是一轮。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老陈的尺子”，五年都是失败；用“小陈的尺子”，父亲就是障碍；只有把尺子换成“核心有没有变厚”，才量得出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而对终身照料，这把尺子本身也会量错，所以要换成“补给与同伴”。

怎样算错：若复盘多轮之后没有任何新东西出现，或有人在新安排里仍悄悄吃亏，则本章“忍到回写”的判断在这件事上不成立。

◆

29

第 29 章

“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是创造

>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8，13）
>
>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5，38-39）
>
>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
>
>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13:1）

◆ 一、金婚的那天，老先生说了一句大实话

不妨想象一对老夫妻（设想的场景）：结婚五十年，儿孙们摆了一桌饭，请他们说几句。老太太照例说了些感谢的话。轮到老先生，他站起来，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满桌人愣了一下的话：“说实话，这五十年，我们不是一直在爱。”

停了一下，他接着说：“年轻的时候是为钱吵，中年是为孩子吵，后来是为我妈吵，再后来是为谁先走、谁伺候谁吵。每一回，原来那一套就不管用了，得想个新的办法。我们俩是把这五十年，当一道又一道题给做下来的。”满桌的人先是安静，随后笑了。老太太在旁边拍了他一下，说：“你就不会说句好听的。”可她眼里是亮的。

这个设想要引出的，是本章也是整个第四部的最后一句：“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容易被读成一个甜美的结论：爱永远不会结束。可是如果仔细看日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爱的感觉消失的时刻，婚姻里有，亲子里有，朋友之间也有。如果“永不止息”指的是那种感觉一直在，那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那么，这一句究竟在说什么不会停？先把话说在前面：本书谈的“爱”，

不是感觉，是方向。感觉会来会去，没有人能保证它一直在；方向却可以一次次重新拿回来，这是下面要说的。

◆ 二、机械版的“永不止息”：永远不许结束，永远是同一个样子

先看照字面做的版本。这句话可以被读成两种要求。第一种是形式上的：关系不许结束。无论如何都不许分开、不许断绝，为了“爱是永不止息”，一个人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生气的关系里，一年年耗着。第二种是内容上的：爱的样子不许变。年轻时怎么爱，老了还得怎么爱；孩子小时怎么疼，长大了还得怎么管。

这两种读法都走上了本书一路在讲的曲线。平息：说“我们永远不会变”的时候，当下确实踏实。复发：现实一变，形状就对不上了。孩子长到十六岁，还想用对六岁的办法管他；丈夫退休了，还想用上班时的节奏过日子。每一次对不上，都会引发一场“你变了”的争吵。升级：到了最后，“你变了”成了“你不爱我了”。因为在这个读法里，变化等于爱的止息，所以每一次变化都成了威胁，人也就越来越害怕变，越来越用力地抓住旧的形状，而旧的形状越来越装不下新的现实。

这里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机械版：把“永不止息”读成永远的忍。无论对方怎样，我都永远地受着。这样的“永不止息”，是一台永不停机的耗散机器。本书第 2 章讲过，这不是真爱；到这一章，要补上它的另一面：不止息的，不是受，是造。

◆ 三、什么会止息，什么不止息：林前13:8-12、罗8、启21 的读法

要读懂“永不止息”，得先看这句话在上下文里同谁并排放着。保罗紧接着写：“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13:8）这三样，在林前13:1-2 里刚刚出现过：说方言，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它们在哥林多教会里是被看重的恩赐，也是引起纷争的地方。保罗对这三样的评价是：终必停止。

为什么？经文给了理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林前13:9-10）它们的共同点是“有限”。紧接着有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孩子与大人：“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

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13:11）第二个是镜子：“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13:12）

这里要先划一条界线。教会传统对方言与预言何时止息、“那完全的来到”指什么，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早已止息，有的认为仍在继续。本书不判这场争论，交教会传统，也不借这一段站在任何一边。本书只取一点（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段把“有限的、属于一个阶段的做法”和“爱”分开放着，做法会老，爱不老。孩子的话语被大人的话语取代，保罗没有说孩子的话语是坏的，他说的是“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丢弃，是因为长大了，而不是因为错了。

而爱不在这个名单里。它为什么不会止息？（本书的读法，待验）因为爱不是某一种做法，而是不断造出新做法的那种能力与方向。做法会老，会被丢弃，会被更好的取代；但“在新的处境里造出新的做法，让核心更厚”这件事，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需要，都在发生。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的，不是因为某一个形状永远不变，而是因为每一次形状必须变的时候，爱就以新的形状再出现一次。

用老夫妻的话说，五十年里爱没有止息，不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而是因为每一次旧办法用不上了，他们就又造了一个。为钱吵的那个年代，他们造出了一本两个人都看得懂的账；为孩子吵的那个年代，他们造出了一个分工：谁管功课、谁管吃饭；为老人吵的那个年代，他们造出了每个周末轮换的安排。每一个新办法，当时都像是爱的断裂，事后看，都是爱的延续。

“镜子”那一句，还补上了一点：我们永远是“知道的有限”，所以创造不能一次做完，只能迭代。每一次做出来的东西，都带着“模糊不清”的成分，需要下一轮再校正。这是第 13 章所讲的“知识是砖头不是武器”在这里的另一面：因为我们永远知道得有限，所以爱必须永远留着继续造的余地。

再看罗马书8:35-39，这是圣经里关于“不止息”最有力的一段话。保罗一连串地发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8:35）最后给出他的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

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8-39）

这一段要说的，首先是关于神的爱，是保罗所深信的、神那一面的爱。关于这份保守与人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关系，教会传统有不同的读法，本书不判。我们也不能把它原样搬到人与人之间，说“人间的爱也不能被任何东西隔绝”，那是把神的应许当成了人的保证，会让人在不该忍的地方硬忍。

但这一段可以教给我们一件事：被列出来的这一长串，患难、逼迫、危险、死、生、现在、将来，几乎涵盖了所有会让关系变形的处境。而保罗的回答不是“这些都不会发生”，而是“这些发生了，爱仍然在”。换句话说，爱的不止息，不是因为环境不坏，而是因为在坏的环境里，它仍然找得到出路，也就是它仍然在创造。读到这里（本书的读法，待验）：不被切断的爱，在能造的地方就造。但“能造”有它的限度，死别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和那个人造新办法，下面讲“结束的关系”时会老实承认这一点；这里不推出“不能被切断的爱，一定能在任何环境里长出新办法”。

再看启示录21:5，这是圣经将近结尾时的一句话：“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圣经里很直接的一句宣告：神的工作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更新”。这和本书一路讲的相合：不止息的，是“造新”。

“更新”这个词值得停一停。它不是把旧的东西抹去，也不是把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回来。这一节出现在新天新地的异象中，同一异象的后文里，“列国的荣耀”被带进城（启21:26，这一点第 9 章已讲），旧世界里的东西，被带进一个新的形状里。换句话说，更新是“带着旧的，造成新的”，这与同一性谱系的做法是同一个形状：不抹掉差异，不退回单一，而是升到一个能容纳它们的新层。

还有约翰福音13:1，也值得放在这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引出的是最后晚餐的那一晚。接下来的几节写下了一件事：耶稣起身离席，脱了外衣，拿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约13:4-5）。彼得的反应是：“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13:8）这说明，在当时的人眼里，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然后，在这一晚，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约13:34）

“爱到底”这个“到底”，既可以读成“直到末了”，也可以读成“到极处”，本书不替它定一个唯一的读法；这两种读法在这里并不冲突。可以看出的一点是：在“到底”的那一晚，他做的不是重复以前的任何一件事，而是造了一个新的动作，并且给了一条“新”命令。爱到最后，仍然是创造。

◆ 四、几道难处：心里没有对方的创造、结束的关系、信望爱，和三条判别

先接住一个最强的反例：两个合伙人一辈子不断造新办法，排班、分工、对账，天天在改，彼此却没有一点爱。照“永不止息的是创造”，这也算“爱永不止息”吗？不算。本章的“创造”，不是任何造办法的活动，它有一个限定：创造里有对方。三个检验：新办法造出来之后，对方原本在乎的东西，在其中有没有以新的方式出现；造的时候，是不是在回应对方的真实处境，而不是只在满足自己的效率；共同的那一层，有没有因此变厚。两个合伙人若只是把事务排得更顺，没有一个让对方的东西进来，没有让共同的那一层变厚，那是协作，不是爱。创造如果可以离开对人的关心而成立，这一句的判别力就丢了，所以这个限定不能省。

第二道难处：“永不止息”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有些关系确实结束了。离婚了，朋友断交了，孩子很多年不来往，亲人去世了。这时说“爱永不止息”，是不是太轻巧？

本书不想用一句漂亮话绕过它。离婚的人会知道，有的结束是一种解脱，有的结束是一种伤口，有的两者同时是。这里只能说两件事。第一，形式的结束不等于造的结束。设想一对离婚的夫妻，有一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婚姻没了，可是“怎样一起把孩子养好”这件事还在，需要新办法：谁接送、过节怎么安排、有分歧时怎样谈。若曾有家庭暴力，共同抚养要靠法律和第三方安排，不是靠善意。他们能把这些新办法造出来，爱的某一部分就还在继续，哪怕不再叫“夫妻之爱”。第二，有些结束，是死亡造成的。亲人离世以后，人没有办法再与他造新办法，这时的哀伤是真的，不需要被任何话语压住。本书只能说：爱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种形状，比如把他留下的东西继续做下去，把他教给我们的方式用在别人身上；而能不能“放下”，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时间表。如果哀伤沉重到无法生活，需要专业的陪伴，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办法。这些回答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也不应该令所有人满

意。对于“永不止息”，本书只敢这样读：它指向的是造的方向，而不是向每一个人承诺一段关系一定留到最后。

第三，信、望、爱：三样为什么一起常存。林前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一句放在十六个短句的结尾，可以看到前几章的几个线头在这里汇合。

信，是第 26 章讲的“相信”：给对方留出成为新人的位置。望，是第 27 章讲的“盼望”：在张力里看见下一步的形状。爱，在这里是第三个：它是动手把形状造出来，并且在造的过程中让最薄的核心变厚。三样合起来，在本书的读法里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本书的读法，待验）。林前13:13 讲的是三样“常存”，并没有写先后，这里的次序是：先信（有一个位置），再望（有一个形状），最后爱（把它造出来，并回写）。少了信，没有位置，造出来的东西无处安放；少了望，没有形状，信就悬在空中；少了爱，信与望都停在心里，不进入关系。

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按照本书的读法，因为爱是三者之中唯一让创造真正完成的那一环：信与望可以只停在个人心里，爱却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必须有新东西落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面十四章，每一章读的那一句里都能找到“造”：忍耐是给新生的东西留时间，恩慈是造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位置，不嫉妒是把嫉妒读成创造力的信号，不自夸是不拿自己当最后的样板，不张狂是不把一层的同一当作全部，不做害羞的事是在冲突中守住对方的体面，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双盈，不轻易发怒是把怒读成张力的读数，不计算人的恶是把旧账变成新账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与真理同乐，然后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最后是这一句：这一切的“造”，永不止息。

最后用三条判别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永不止息”如果要靠假装感觉没变来维持，就是不在真理里。老先生那句“我们不是一直在爱”，恰恰是真理里的“永不止息”：他承认了断裂，也承认了每次断裂之后的重造。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一句的检验是最直白的：一段关系今天用着的办法，是不是和五年前一样？如果五年里，同一个问题用着同一个办法，只是声音越来越大，说明爱在这里已经停止了创造，尽管名义上还在。反过来，办法一直在变，说明爱在继续。

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永不止息”读成“永远不许分开”，会让人把核心放掉：为了不分，连自己的安全、尊严、真话都放了。这是被推进对方中心。创造版的“永不止息”，守的是核心，不是形式。有时候，核心被守住的方式是改变形式，比如分开居住、减少接触，但仍保留尊重与责任。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优先于任何“不分开”，这与“爱是永不止息”不冲突：不止息的是造，不是受。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五、日常里

回到金婚的饭桌。设想老先生坐下以后，孙女悄悄问奶奶：“爷爷说的是真的吗？你们真的一直在吵？”奶奶笑着说：“吵是真的。可是你不知道，每吵完一回，我们总会多出一样东西。”孙女问是什么，奶奶想了想，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饼干盒，盒里是几本小本子。

第一本是他们刚结婚时的家用账，每一页都写着谁花了多少，字迹歪歪扭扭，旁边有两种颜色的笔迹，是两个人在对账时互相批注的，批注里有火药味，也有玩笑。第二本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分工表：周一三五他送，二四六她接。第三本是老人生病的那几年，轮流陪护的日程。奶奶说：“你爷爷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他只会说‘咱们再排个表’。”

孙女翻着翻着，忽然看见最新的一页，是去年写的，上面是两个老人的字：“谁先走，剩下的人搬去和女儿住；药盒每周日一起分；每晚九点互相通一次话，哪怕只在隔壁房间。”最后一行是奶奶补的：“以后换了新办法，再写在下面。”

带 走 的 话

会老的是做法，不会老的是造做法的这件事。每一次旧办法用不上了，爱就以新的形状再来一次，这就是“永不止息”。信给对方留位置，望看见下一步的形状，爱把它造出来、回写进核心。三样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方程的同时运转，也就是三个式子互相生成、绕成一圈：S=F(D,E)，新的显露（老先生那句大实话）由差异和纠缠生成；D=G(S,E)，每一阶段的差异（钱、孩子、老人、谁先走）由当时的显露和纠缠生成；E=H(S,D)，两个人的纠缠由此被一遍遍改写。三拍在五十年里一次次重来：张力积累，形状改变（新账本、新分工、新日程），回写。九步在每一阶段走一遍（这里的“分化、重组、升维”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单中心的尺子会在这里量错什么：用“感觉有没有变”这把尺，五十年里一多半的时间都不合格；换成“有没有造出新办法、办法里有没有对方”，五十年就是一条连续的线。反向中心也要防：宣布“爱已经没了”，同样是只用一把尺。

怎样算错：若多年里办法一直在变而对方的东西从未进入，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则“永不止息的是创造”在这里不成立。

◆ 六、十六个短句读完了

林前13:4-8 里共有十六个短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合为一章，所以写成了第 15 至 29 章共十五章），在这一部里逐句读了一遍。在这十六句里，创造的读法每一句都读得通，而且多数比纯忍耐的读法更合上下文；这只是一致，不是证明。要说明这个检验的局限：它问的是“能不能”读成创造，而不是“必须”读成忍耐；“凡事忍耐”字面上就有忍耐；而且是作者带着创造的读法逐句读的，确证的偏差明显。所以这里没有宣布“没有反例”，而是把检验交给后面几部：旧约怎样、耶稣的神迹与饭桌怎样，别人拿着别的读法，能不能读出更好的。到这里，可以把一条判断写下，作为这一部的收口：

圣经几千年，是上帝创造性忍耐的历史；耶稣的神迹与饭桌，是同一性谱系的样板，他用的是 SDE 智慧。

◆



第　五　部

几千年的忍耐：旧约里的创造性忍耐

导　语

前四部从日常读到箴言，这一部把目光放远，回到旧约，看几千年里上帝的忍耐是什么样子。六章不是旧约的通史，只取六个节点：第 30 章，起初神创造，爱的第一个动作是让出空间；第 31 章，伊甸之后，逐出也是保存；第 32 章，洪水之后立约，忍耐可以有结构；第 33 章，亚伯拉罕，福从一个人流向万族；第 34 章，旷野四十年与何西阿，忍耐里要有真话，说了之后要留下来；第 35 章，约拿，神的忍耐比先知的愤怒更宽。凡经文没有明说、而是本书推出来的动机和因果，都标“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部不下“旧约全是这样”的结论，只说判词三的前半句，在这六处读得通。

30

第 30 章

起初神创造：爱先让出空间

>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
>
>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
>
>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

◆ 一、爱一个人，是先把他变成想要的样子，还是先给他一块站的地方

先看一个家常的场面（设想）：一对年轻夫妻刚买了房子。丈夫喜欢干净利落，一搬进去就把所有东西排得整整齐齐：书按颜色码，鞋全进鞋柜，妻子那些绣花的绷架、一堆彩线和半成的布艺，被他“暂时”收进了储藏间的纸箱。他心里想的是：我把家弄得这样好，她一定高兴。妻子头几天没说什么，过了半个月，她回家越来越晚，周末总说要去朋友那里。丈夫觉得委屈：我这么用心，你怎么不领情？

这个场景里没有谁坏。丈夫的爱是真的，他花了力气，也想让妻子舒服。可他只做了一件事：把家按自己的样子“统一”了，而妻子的东西没有地方。他以为自己在给，其实他先占满了，再把剩下的缝隙当成礼物递过去。这种事在每个家里都以各种形态发生，占的人可以是任何一方，被占的东西不一定是绷架，可能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个吃饭的时间，一个对孩子的想法。

本书前面几部谈了很多冲突、很多化解冲突的创造。但在往下读圣经之前，有一个更前面的问题要先放到桌上：创造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爱在创造中成全，那么圣经开头第一个创造者，他的创造是不是已经带着某种爱的样子？本章的回答是：是的，而且那个样子并不是“包办”，是“让出”。创造者先分开、先交托、先留下一个别人能站的位置，然后才谈得上与那个位置上的人相爱。

◆ 二、创造先造出，看为好，又分开；再说“独居不好”

创世记第一章读起来像一份安静的工作日志。起手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那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1:2）。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造出新东西，几乎每一天都有一类相同的动作：分开。神造出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1:4），把水分为上下（创1:6、7），让旱地从水里露出来（创1:9），后来又造出昼和夜、日和月，各管各的时辰。植物“各从其类”（创1:11），海里的、天上的、地上的活物也是各从其类。这里有个很容易被读过去的事实：圣经开篇写下的创造，是造出新东西，并且**把差异造出来、留住**。

家常的比方是一份便当。如果把饭、青菜、红烧肉、一点咸菜一股脑倒进一只大碗里搅匀，得到的是一碗颜色发灰、味道互相抵消的东西，谁都吃得下，谁都不爱吃。好的便当盒分了格：饭是饭，菜是菜，酱汁不流到米饭里，吃的人可以先吃哪样、后吃哪样。分格不是不要整体，整体还是一个便当，端起来是一个，吃下去是一餐。可是格子之间的墙不是障碍，是让每一样东西保持自己味道的条件。创世记第一章的光暗、水陆、昼夜，就像这些格子，经文的次序值得留意：神造出光，先“看光是好的”，然后才把光暗分开。创造的起手不是分开，是造出；分开是接着发生的，它给造出来的东西各自的位置。

这一点对解构虚幻解法很要紧。我们的日常里，好多“用爱解决矛盾”的做法，其实是反着来的：它们想让差异先消失，大家“一条心”，“别分你我”，“都是一家人还计较什么”。这是想把便当倒回大碗里。短时间里确实安静了，因为没有格子就没有磕碰，但安静的代价是各自的味道被搅没了，被搅没的那一方迟早以别的形式找回来：冷淡、挑刺、突然的爆发。这就是本书一直说的曲线：平息，复发，升级。创世记的次序恰好相反：先有分别，再有“好”。分别不是后来出了问题才加上的补丁，它在创造的第一页就是被神“看为好”的东西（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说“赐福”的，是水中的活物和飞鸟，还有人，创1:22、28；这里说的是“看为好”。）

可是只讲“分”这一半是不够的，经文自己有一个平衡。创2:18，是圣经里第一个“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第一个“不好”出现在分离上。所以，“差异被看为好”绝不等于“各自为政也是好”。分开

是为了彼此相对，不是为了彼此无关。回到便当：格子之间是相邻的，菜在饭的旁边，不是在另一间屋里。差异要在一个相邻的关系里才是好的；这正是本书从导论起，一路讲“同一性谱系”而不讲“各过各的”的原因。

◆ 三、交托与命名，和说“不”的空间：创造者把手松开一点

分开之后，还有第二个动作，更不容易注意到：交托。神造了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接着对他们说话，把“治理这地”的事交给他们（创1:28）。创世记第二章的画面更细：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2:15）。园子是神栽的，可是日常的管理交给了人。

更动人的是命名那一幕。经文说，神把各样走兽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创2:19）。请注意这里的次序：造物的是神，可是名字由人来叫，叫出来的就算数。神自己没有先替每一只动物起好名字再教给人，他“看”人怎么叫。这是创造者在创造里主动留出的一块空地，他让被造的人在这里有一次“出声”的机会，而这个声音是被承认的。

设想一位母亲周六要做饭，十岁的儿子说今天他来。她忍住了没有伸手去帮：油放多了，火开大了，一盘番茄炒蛋炒得有点焦。她吃的时候说“嗯，焦香”，儿子笑得很得意。这个母亲没有在“做得好不好”上让步，焦了就是焦了，她心里清楚；她让出来的是**做这件事的位置**。几个月后，儿子会自己调火、会自己想“蛋要后放”。如果她每次都先说“我来，你来不及”，他永远是递盘子的人。让出位置是有成本的，要吃焦蛋、要看着厨房乱，但这是创造里最常见的成本，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才可能长出自己的东西。

虚幻的做法恰好在这里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包办”：为你好，所以我替你做，替你想，替你起名字。包办的结局是被包办的人要么变成依赖，要么变成反叛，前者拖着，后者炸开。另一个版本是“撒手”：我不管了，你随便。撒手看起来像尊重，其实是把位置让出去之后，连同关系也抽走了。创世记里的神两样都不是。他把园子交给人，同时仍然“行走在园中”（创3:8 提到他的声音），仍然来

问：“你在哪里？”（创3:9）。让出位置，不等于离开，也不等于神的全能被削减：让出，是全能者选择的样子，不是他的退场。这一点在下一章会再看。

再看另一面。创世记第二章有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园子中间有一棵树，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读者常问：既然不想让人吃，为什么要放这棵树？神学传统里对自由意志、预定这一类问题有很长的讨论，本书不替它们作判断，交教会传统去谈。这里只读经文呈现的结构：神给了极大的自由（“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创2:16），也给了一条界线（创2:17），并且界线两边都有后果。经文只写了界线与后果，没有写神的动机。在这个结构上（本书的读法，待验）：一个被造者要真的是一个“他者”，就要有说“不”的可能，否则他不是在爱，只是在运转。这是本书从经文的结构里读出来的，不是神学上的断言。

一个日常的对照是这样的：十六岁的女儿要用自家的车钥匙。父亲有两种“安全”的办法，一种是把钥匙锁进抽屉，什么时候用车他说了算；另一种是教她开、跟她讲规则，然后把钥匙放在她够得着的地方，规定几点前回家、不许载超过几个人。第一种办法省了风险，可是女儿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会开车的人，她会在二十岁时第一次摸方向盘，没有任何人在副驾驶旁边。第二种办法冒着风险：她可能超速、可能晚归、可能撒谎。可也只有这种办法下，“她遵守规则”才是一个属于她的选择，而“她信任父亲”才是真的信任，不是没得选。

读到这里，要小心别读歪。让出说“不”的空间，不是鼓励人说“不”，更不是说“说不也没关系”。创世记接着写的就是说“不”的代价：第三章的整个故事，就是这条界线被越过的后果。经文后来写下“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6:6）。“后悔”一词怎样读，第 32 章专门交代，这里只回指，不展开。现在只需要记住：爱先让出空间，是**带着风险的让出**，创造者没有假装不会痛。凡是说“我爱你，所以我什么都不介意”的人，多半是在撒谎，或者还没有真的让出过什么。

◆ 四、宽容是时间的形状

最后读彼得后书。使徒彼得面对的是一个很家常的怨言：主说要来，怎么还不来？有人把时间的拖长读成了没有这回事，彼得回答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前一节还有一句，大意是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3:8）。“宽容”在这里读起来，就是不急着发作、肯等的那种态度，用家常话说就是：**把时间让出来，让别人有机会转身**。

这又回到了创造的第一个姿态。空间和时间是同一件礼物的两面：空间是“你有一块地方站”，时间是“你有一段日子长”。创世记里神用了六天，其中每一天的“有晚上，有早晨”，写的是一个节奏，不是匆忙。他不是在一瞬间把一个完成品扔出来，他让创造有次序、有等待、有“看着是好的”这一次次停顿。

不过，宽容是有方向的时间，不是无限期的搁置。彼得这句话里有两个动词值得留意：“不愿有一人沉沦”和“愿人人都悔改”，前者是不愿的事，后者是愿望，宽容是为后者而存在的。（“人人”究竟指谁，教会传统有不同的读法，本书不判，只取“宽容是肯给时间”这一点。）这正好把真宽容和虚幻的宽容分开：虚幻的宽容是“算了，随他去”，时间拖着拖着，问题越积越大，宽容变成纵容；真宽容是“我等你，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转身值得等”，时间里有一个期待的方向。设想一位老板对一个总迟到的下属说：“我再给你三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看看是不是排班的问题。”这三个月就有形状。若他只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三年后他要么爆发，要么辞退，两样都是升级。

◆ 五、让出不是退出：三句问话在这里怎样用

读到这里，有人会担心：既然要让出空间，那是不是凡事都该退一步？本书第 4 章立的三句判别，正好用在这里分清。第一句问：它在不在真理里，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显露。让出空间的前提是，对方的东西真的有机会摆出来，丈夫若只是嘴上说“你的东西你随便放”，却在每个角落都先摆满了自己的，这个“让”是没有显露的，等于没让。第二句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母亲让儿子炒蛋，生出的是一个会调火的孩子，一个新的厨房分工；父亲让出女儿的美术之

路，生出的是一个两个人都没想到的方案。若让出之后什么都没有生出，只剩下彼此客气，那多半是撒手，不是让出。第三句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父亲让出了专业，没有让出“要能养活自己”，这一条是他的核。若连核都让掉，那就滑向了本书说的两种假爱里的一种：放弃共同的同一性，跳到反向中心。

这样看，创世记里神的让出，三句都是“是”：他让出命名的位置，人的声音出现了（显露）；园子里有了名字，有了配偶，有了劳作（新东西）；他仍然立了一条界线，仍然来问“你在哪里”（核心没有放掉）。所以“先让出空间”不是软弱的姿态。它更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带学生：先放手让学生写，不是因为老师没有标准，是因为只有学生自己写出了东西，老师的标准才有东西可以落脚。很多人把“放手”和“放弃”混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放手之前想好自己的那条最薄的线，放手时就变成了一片模糊。还有一层要说清楚：让出空间不是对任何处境都适用。本章讲的是平常关系里那种“占满”与“让出”的差别，是妻子的绷架、孩子的炒蛋、女儿的专业，不是暴力。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凡涉及人身安全的事，忍受和等待都不是答案。另外，如果你已经让出了空间、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父亲，女儿高三那年说，她想报美术学院，不想按他安排的会计专业走。父亲的第一反应是着急：美术怎么养活自己？他差点说出那句最顺口的话，“我是为你好”。但他停了一下，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一样东西被人用同一句话收走了。

他没有立刻同意，也没有强行否决。他先做的事是**让出一块位置**：请女儿给他看她的作品，听她讲为什么喜欢，他在旁边一幅一幅看了一个晚上。然后他把自己

最薄的担心说了出来，只说一条：不管读什么，毕业时要有一份能自己养活自己的路。这是他不能让的那一层。其余的层，专业怎么选、先去哪所学校、要不要加修一门设计与商业的课，他都愿意跟女儿一起商量，并且约定了两个时间点，第一学年末和第二学年末，各坐下来看一次。

这个办法不是皆大欢喜的神话。女儿中间有一学期很消沉，说想退学；父亲忍着没有说“早跟你说过”，只问了一句：“你想放弃的是美术，还是这个学期？”这个问法让女儿换了一个角度看自己。后来她在校外找到了一份插画实习，既对上了父亲那一条底线，也对上了她自己想要的东西。父亲后来说，他最大的变化是明白了一件事：给她空间，并不是他对她不关心，恰恰是他关心的第一步。

带 走 的 话

圣经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命令，是分开，是让每样东西成为它自己。创造者把名字的位置让给人，把园子交给人，连说“不”的可能也没有拿走，然后用时间等着。爱的第一个样子，不是占满，而是让出。以后每一章里的忍耐与创造，都要放在这个底色上读：忍耐不是把别人压扁了等他适应，而是为他留一块能长的地方。

小　账

这一章是“差异”这一端的起点，近 D=G(S,E)：神一开口（显露），先造出光，光暗才分开；差异一开始就被放进关系里（日月管昼夜，人管园子，男女相配，“独居不好”），所以分别之后不是各奔东西，而是有了可以相接的位置。三拍里，“空虚混沌”连张力都没有，创造先造出张力，形状才能一次次改变。九步里的“分化”与“重组”，在这里是最大尺度的示范（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本书的读法，待验）。单中心的尺子（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在这里量错：以“我”为中心，别人的东西成了“放错位置的杂物”，绷架箱就该收走；创世记的神把名字、园子、选择交出去，自己仍在，只是不占满。

怎样算错：若让出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则这次“让出”不成立，只是撒手。

◆

31

第 31 章

伊甸之后：逐出也是保存

>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3:21）
>
>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创3:23）
>
>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24）

◆ 一、犯了事的人被赶出门，这算惩罚还是算保护

假如有个二十四岁的儿子，在家里住着，却一再对父母撒谎：说在上班，其实辞了工作；说借钱给朋友，其实是还自己的网贷。父母发现之后吵了一场，父亲气得说：“你给我滚出去！”母亲没吭声。第二天早上，父亲又给儿子煮了粥，一边红着眼眶一边说：“你想住就住吧，只要你好好的。”过了三个月，儿子又出现了新的谎言。这个家里的反复很像我们熟悉的一种循环：气头上说狠话，转头心软，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压了一压。

也有另一类家庭，选了另一条路：真的把门关上，“从今天起你不是我儿子”。五年不联系，彼此都咬着牙。这条路比前一条看着“有骨气”，但也很难说有什么结果：儿子没有因此变好，只是从“在家里撒谎”变成了“在外面独自撒谎”，父母则落下一个不敢提的伤口。

这两条路，一条是“收回去再忍”，一条是“赶出去再断”，表面相反，其实有同一个毛病：都没有造出新东西。圣经里有一幕，是人类头一次犯了事之后，创造者怎么办。他做的事和这两条路都不一样：他把人赶出了园子，又在赶出之前给他们做了衣服，还在园子东边留了一条被看守着的路。这一章要读的，就是这一幕。

◆ 二、先问“你在哪里”，再给一件衣服

创世记第三章的次序，值得一步一步看。人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创3:7）。然后他们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躲了起来。神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你们干了什么”，而是呼唤那人：“你在哪里？”（创3:9）

先不论这句话在神学上能引出多少讨论，只看它在对话里的位置：它在审问之前。神并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先问的是位置。就像那位父亲，如果他在吵架那一晚问的第一句是“你现在在哪儿？你怎么了？”，而不是“你又骗了我”，对话的路径会完全不同。当然，接下来神也问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两个人都开始推卸：男人说是你给我的女人，女人说是蛇引诱我（创3:12、13）。真理开始显露，虽然显露得很难看。**问位置，是为了让真话有地方落下来；先定罪，真话就只会往后缩**。

这一点用在日常里，要紧的是“先后”。很多冲突里，一方明明占着理，却因为第一句话就是定罪，对方立刻进入防御，谁也没听见真正的事实。这不是说不要说真话，而是说，真话要装在一个对方还敢出来的容器里。创世记里的神把真话说全了（后面有一长串后果，创3:14-19 一条也没有省略），但他在说之前，先让人从躲着的地方站出来。

接着是一节常被忽略的经文：“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3:21）这节夹在宣判和逐出之间，只有一句话。人刚刚用无花果叶子给自己编了遮羞的裙子，那是人自己的办法，粗糙，脆弱。神另外给了他们皮子做的衣服。皮子从哪里来，经文没有细说。有读者读出这里有一个生命让位；本书不往神学上推，也不判。本书只取这一点：**在宣判之后、驱逐之前，创造者亲手为犯事的人做了一件可以穿着走出去的东西**。

这个动作很具体，就是“为他们预备出路上要用的东西”。对比一下我们熟悉的两种做法。一种是“假装没发生”：别说了，穿上叶子，当没看见。这是廉价的遮盖，羞耻没有被真正处理，只是被盖住，下一次就会从另一个地方露出来。另一种是“让你自己受着”：你既然犯了错，赤身露体就是你该的。这是只给后果、不给衣服。圣经的次序是第三种：后果真实（地要受咒诅，劳苦流汗，女人生产多受苦楚，终必归于尘土），遮盖也真实（衣服）。两者缺一个，都会变形：只有后果，变成惩罚的机器；只有遮盖，变成放纵的温床。

设想一个小团队里，新来的同事把客户资料发错了邮箱。组长有两种本能的反应：一种是“没事没事，下次注意”，第二天就忘；另一种是在全组群里点名批评。比较有用的做法是第三种：当天和他一起弄清楚泄露了什么、怎么向客户通报，让他亲自打那通道歉电话，同时告诉他：这件事我记着，也会替你向上面说明经过，但流程你要补上。这就像那件皮子衣服，后果他要面对，但出门时不是光着身子。

◆ 三、逐出也是保存，宣判之后仍有人称呼生命

现在读最难的一段。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3:22）接着神把他们赶出园子，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24）。

这段经文有很多读法，神学上的讨论也长，本书不判，只提出一种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逐出可以读作一种保存。人刚刚经历了破裂，如果在破裂的状态里“永远活着”，那破裂就被永远固定了；亏欠、羞耻、互相指责、与土地的对抗，会一直存在下去，没有终点，也没有可能被改变。逐出是对这种“固定”的拒绝：先让人走出这个已经被破坏的配置，在园外的土地上，带着劳苦与死亡的边界，有可能经历一个有起点也有终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被修复的可能。注意经文里留下的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没有写毁掉那棵树。要老实读这一节：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意思是暂时挡住人，不是留门。把它读成“留给人回来的路”，等于把栅栏读成了门。本书的读法站得住的部分，只是“没有毁掉树”（本书的读法，待验）；回路要等到启22:14 才有：“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人间父母“留路”，是借这个形状作类比，不是创3:24 的本义。

这个读法有一个日常的对应：一对长期不和的夫妻，在同一间房子里互相折磨了十几年，因为“不能分”“为了孩子”“离了就一切完了”。有一天他们终于分居，各住一处，每周六一起接孩子吃饭。不少人会说这是失败，但也可能是一种保存：在原来那个固定住的格局里，什么都动不了，每个人都在重复同一句话；分开之后，有了一点距离，有了重新学习彼此的空间。这里要非常小心：这不是为分居或离婚说话，也不是说所有的分开都是保存；分居的目的要说清，是为了安全或给彼此一段学习的距离，不是惩罚。本书只是指出，**驱离本身并不必然等于抛弃，它**

可以是一个更大的保存动作的一部分。分开之后留着路，是保存；分开之后砌墙，是抛弃。

回头看那个二十四岁的儿子。父母“收回去再忍”，是把破裂永远固定在家里；“赶出去再断”，是把门和路一起毁了。第三种做法借创世记的次序作类比：说清楚后果，并给他一件能穿着出门的东西，然后让他搬出去，在外面承担自己的生活；同时留下一条看得见的路，比如每隔两周的周日回家吃一顿饭，若他愿意面对债务和谎言，家里可以出一部分钱陪他去找专业的债务咨询机构，但不替他还。这样，门是关的（他不能再靠谎言住在这里），路是开的（他知道回来的条件是什么）。这个办法不保证他变好，但它至少是一个造出了新东西的办法。要补一条提示：这个儿子也许不只是在撒谎，他可能正处在抑郁、赌瘾或被暴力催收的压力之中，也可能有自伤的念头。若有自伤的迹象或情绪崩溃，先找心理或医疗的帮助，搬出去的节奏要看他的状态，不能硬卡“一个月”；网贷遇到暴力催收、威胁，要报警。

还有一个细节在被逐出之前：“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创3:20）这是在宣判之后，在逐出之前，由那个刚刚推卸过责任的男人说出来的话。他把妻子称作“众生之母”，意思是：即使要死、要劳苦，生命仍然会继续，而且是通过她。这一句，在本书的读法里像是破裂中的第一个修复动作，来自人自己的口（本书的读法，待验）。创3:20 的命名，也可以读作亚当对“生命将延续”的回应，或别的意思。

另外，创3:15 里有一句对蛇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教会传统对这一节有很长的读法，本书不判，只指出一个事实：就在对冲突的宣判里，已经含着一个“冲突有一条长线”的暗示，一个被应许的下一代，会与伤害的力量争战。也就是说，这场破裂不是被写成终点，而是被写成一个要走过很多代的过程的开头。这与我们这本书的主题相合：创造性的忍耐是几千年的忍耐。

回到日常，这里提供一个很朴素的提醒：当一场冲突之后，哪怕在最难看的时候，也要留意有没有一个“夏娃时刻”，一句出自对方口中的、带着生命方向的话。比如吵完架后，丈夫忽然说：“明天你妈生日，我陪你去。”这句话也许说得很不甘愿，但它是一个开始。接住它，是比继续追究更有创造力的做法。

◆ 四、一笔勾销与一刀两断，以及不要把这一章读成“赶人”的许可

把这一章里的图景和本书的虚幻解法曲线合起来看。“一笔勾销”（算了，都过去了）和“一刀两断”（你我从此无关），常常被当作两个相反的选择，一个宽大，一个果断。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去改变那个让破裂发生的形状。一笔勾销之后，家里的结构、沟通的方式、金钱的规则都没变，所以同样的事过一段时间会再来，而且因为上次“已经原谅过了”，这次更不好说，级别升高。一刀两断之后，旧的形状被封存在各自心里，没有机会被修正，再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形状会自动复制。

当然，不能因此否定“放下”和“分开”本身的价值。要先说在前头：有些关系，分开是唯一安全的选择；有些伤，放下是真实的疗愈。本书批评的，是把它们当作**不用再做任何事**的终点。创世记里的神，驱逐之后还在做事：他做衣服，他守着路，他后面一整本圣经都在继续与这些人打交道。逐出不是最后一个动作，是一个让“后面的动作”可能发生的动作。

这一章最容易被误用。有人会说：圣经里神都把人赶出去了，所以我把对方赶走、拉黑、断绝往来，是有根据的。需要把话说清楚：创世记里的逐出，附带着三样东西，缺了它们，就不能援引这个样板。第一，逐出之前有对话，有人被问了“你在哪里”，被允许说话，哪怕说得不好。第二，逐出之时有衣服，也就是对方走出去之后能活下去的基本条件。第三，逐出之后路没有被毁。上面说过，创3:24 的这条路是暂时挡住人，不是留门，所以这一条只是类比：人间的做法，是自己把“回来”的可能留着。如果一个人只是在盛怒中把门摔上，一句“永远别回来”，既没有对话，也没有衣服，更没有路，那不是这一章讲的逐出，只是一次情绪的释放，用的是神的故事做借口。

路15 的浪子，是离“逐出”最近的另一个样板：那位父亲没有赶他，只让儿子带着产业自己走，然后在路口等着，“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路15:20）。可见“逐出”并不是化解冲突的必经形状。反过来，也不要把这一章读成“凡有人犯了错，必须先赶出去才算认真”。还有第三种情形：没有什么重大的后果，只是长期同住、互相磨着，那里需要的不是逐出，而是把各自的空间和规则重新定一遍。在很多关系里，不必逐出，只需要把后果说清楚、把规则立起来。重点从来不是“逐”，而是**破裂之后，创造者没有让原来的格局继续原样运转**。有时形状的改变是搬家，有时是换岗位，有时是暂时不见面，有

时只是把家里的金钱规则重新定一遍。对一个习惯了“别提了，都是一家人”的家庭来说，仅仅是第一次在饭桌上说“这笔钱我不再借，但我愿意帮你找人谈谈”，就已经是一次小小的逐出，因为它把原来那个永远可以耗下去的格局撕开了一道口。

还有一条界线必须划得明白：如果破裂里含有暴力、控制、性侵害或严重的威胁，那么“分开”首先是为了安全，不需要先走完什么“对话—衣服—路”的程序。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受害的一方不欠施害的一方一个“被问你在哪里”的机会，也没有义务保留一条随时能回来的路。在不安全的地方，“忍”不是答案。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设界线、请第三方、减少接触或退出，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五、日常里

回到那个二十四岁的儿子，设想他的父母后来真的试了第三条路。父亲叫老何，他没有在气头上喊“滚”，也没有第二天又煮粥把话收回去。那个周末，夫妻俩先问了一句：“你现在到底欠了多少，你自己说。”儿子说了一个数，比他们猜的大。接着他们把话说全：一，这个家不再借钱给他还网贷，也不再替他向任何人圆谎；二，他一个月之内搬出去，前两个月的房租由父母出，算是“出门时穿的衣服”，两个月之后他自己撑；三，他愿意的话，父亲陪他去找一家正规的债务咨询机构，谈还款安排，钱由他自己还。

儿子摔了一次门。搬走的头一个月，谁也没有联系谁。第三个星期，老何没有打电话劝他，只发了一条短信：“周日傍晚我煮面，你想吃就来，不想来也没关系。”他第一个周日没来，第二个周日也没来。第三个周日，他来了，吃完面，洗了碗，什么要紧的话也没说。再往后，他又有两个月完全断了联系，谁也不知道他在哪。老何和妻子商量，不去追，只在他的旧手机号上留了一条短信：“有事就

说，面还煮着。”老何后来对妻子说，那碗面不解决任何问题，可它说明路没有被封死：门是关着的（他不能再靠谎话住在这里），路是开着的（他知道回来的条件）。那两个月过去之后，他自己拿着一张还款计划表回来，指给父亲看。这个办法没有保证他从此不再撒谎，但至少这一回，家里造出了新东西，不再只是一句气头上的狠话。

带 走 的 话

被赶出去的人，如果身后有衣服、有一条被看守着的路，那就还不是被抛弃。创世记第三章在最黑的地方放了两样东西：一件亲手做的衣服，一条没有被毁的路。凡是想用“爱”解决破裂的人，可以从这里学到：后果要说真，遮盖要给真，门可以关，路要留着。分开不是目的，保存才是；保存不是原样搬回去，是留着让新东西长出来的地方。

小　账

这一章靠近 E=H(S,D)：人吃了果子，真话（赤身露体、互相推卸）和差异（神与人、男与女、人与地）都显露了，原来“同园共处、不用遮盖”的纠缠必须重编，成了园里园外、衣服、劳苦和被把守的路。三拍里，逐出是“形状改变”那一拍，衣服是替回写预留的东西；被把守的路只是暂时挡住，回路要到启22:14，所以这里不把它算作回写（本书的读法，待验）。恐惧压过真理时，显露被压回，人躲在树后；神先问“你在哪里”，是先把压回的显露拉出来。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只用“规矩”，逐出是惩罚，量不出衣服；只用“心软”，量不出路要被看守。

怎样算错：若逐出之后既无对话、也无出路上的基本条件，或父母以此为由摆脱责任，则这一章的读法不适用。

◆

32

第 32 章

彩虹：忍耐立约

>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创8:21）
>
>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9:13）
>
>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创9:16）

◆ 一、吵完架说一句“以后我多做点”，为什么常常不管用

拿一对为家务吵了很多次的夫妻来说（设想）。上个月又吵了：丈夫加班回来，厨房水槽里堆着两天的碗，妻子说她以为他会洗。吵到半夜，妻子说：“我保证，以后我多做点。”丈夫也累了，说：“好，我信你。”两个人睡了。两个月后，同样的水槽换了个日子又来一遍。丈夫这次不再吵，只是冷冷地说：“你上次也保证过。”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妻子是不是诚心。她当时真的诚心。问题在于，那句保证只是一句话：没有说清楚“多少算多”，没有说清楚“哪几样归谁”，没有一个能让双方日后看见的东西，也没有说好下一次出了偏差该怎么办。它是一句情绪平息之后的承诺，平息情绪是它全部的功能。

圣经里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和解场面，也出现在一场大的破裂之后。洪水过去，方舟落地，神说了一些话，立了一个约，并把一个记号放在天上。这个场面叫我们看到：一个真能管用的和解，不止是“我保证”，它有结构。本章要读的，就是这个结构，本书把它叫作“化冲突知识的原型”。

◆ 二、同一个评断，两个不同的决定

先要看一个有些惊人的对照。洪水之前，创世记6:5 写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接着是创造者的痛：“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6:6）于是有了洪水（创6:7 记着他要把人和走兽、昆虫、飞鸟从地上除灭）。洪水之后，挪亚下了方舟，先做了一件事：“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创8:20）然后，“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创8:21）

这里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件事，因为全章最关键的证据，恰好在一个括号里。创8:21 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一句，是和合本放进括号的，它把这句话处理成一句解释性的插注。这是和合本的处理方式，别的译本不尽相同：原文这里的连接词（希伯来文 כִּי）可以译作“因为”，也可以译作“虽然”。现代译本里，有的取让步（NIV 作 even though every inclination of the human heart is evil from childhood，意思是“虽然人心从小就怀恶”），有的取因由（KJV、ESV 作 for，意思是“因为”）。读者拿别的译本来对，会看到这个差别，所以这里先说明。好在无论取哪一种，本章要读的这一点都成立：6:5 与 8:21 对人心的评断大体相同，神的回应却不同。这也是注释上常见的观察，不是本书的独创。

请把两节放在一起读。要说得准一点：两节的措辞并不一样。6:5 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是全称的、持续的；8:21 是“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讲的是来源，没有“尽”和“终日”。所以应当说，对人心的评断大体没变，而神的决定变了：前面是洪水，后面是应许。**评断大体没变，决定变了。**经文并列记下这两件事，原因，经文只给了一个场合，就是挪亚的燔祭和那“馨香之气”（创8:20-21）。至于创造者心里为什么这样决定，经文没有写，本书不替他补动机，也不说他“发现”了什么、“学乖”了什么。神学上关于神的预知与不变的讨论，交教会传统去谈。本书只读这种次序：同样的评断之后，一次是清除，一次是约。

家常里有一个对照，只用来说明“清除不如改形”这个道理，不推到神身上。一位老板，公司里屡屡出现同类的失误，他一怒之下把整个部门换掉了；半年后新人又犯一样的错。这时他才明白：问题不在“这些人”，在于流程本身有一个洞。接下来他要做的，不是再换一批人，而是修流程。人间的“换掉”，彻底的只是**清除**，不是**改形**；本书讲虚幻解法，一直强调泄压不等于改形状。

这里还要补一句，免得读成别的东西。创6:6 说的“后悔”（本书的读法，待验），它写下的是创造者对人的恶有回应的能力，他不是一台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机器；不读成他“让步了”，也不读成“学乖了”或“犯了错”。到底怎样理解神的“后悔”，神学上的看法很多，本书不判。

◆ 三、判词三遇到的最强挑战：洪水，和创造者的“后悔”

本书立的判词三说，圣经几千年是上帝创造性忍耐的历史。这一章就碰到了它最硬的难题：创6:6 的“后悔”，和随之而来的洪水，是一次大规模的清除。一本讲“忍耐中创造”的书，不能把这件事绕过去，也不能把它改写成“清除—改形”的好看对照。所以在这里直接面对它。

先划三条边界。第一，洪水的审判，义不义，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本书没有资格替它辩护，也没有资格替它控告。第二，本书不把洪水说成“最大的泄压”，也不把它放进“虚幻解法”的名单里。那是把人间的做法和神的审判放在同一把尺上量，量不了。第三，本书也不说洪水是创造性忍耐的一个“步骤”，不把它美化成通向约的必经之路。

在这三条边界之内，本书只读两件经文写下的事。一件是时间：在洪水之前，创6:3 记着一个期限，“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后来挪亚造方舟的那些年里，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创6:13-22，大意）。把它读作忍耐的另一端，也就是忍耐有尽头（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把这一百二十年明说为“忍耐”。另一件是“约之后”：洪水过去之后，创造者说的是“不再”，是约，是虹。本书要读的，是这个“之后”的做法，也就是这一章后面的内容。若有读者不认同这个读法，认为洪水本身是对判词三的反例，那这个反例就留在这里，由读者和教会传统去判，本书不假装已经化解了它。

对人间的我们，倒有一条清楚的提醒：若是人间的家庭、团队、教会，用“全部清除”来处理破裂，也就是换人、拉黑、断绝、一概不留，那就会走本书说的泄压曲线：平息，复发，升级。这条提醒是说给人间做法的，不是对洪水的判词。

◆ 四、立约的结构：谁先开口，对谁说，记什么，凭什么

读创世记九章，约的结构非常清楚，几乎可以拆成几个零件。第一，主动的一方先开口，而且不要求对方先达标。“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

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创9:11）这里没有“只要你们以后做到……我才……”。这个约是单方面发出的承诺。这里要分清一件事：神的约是无条件的，人间的约必然是双方的、可以修订的。后面厨房里那份“分日、对账”的约，借的是约的“先开口、有记号、记念”这个形状，不是“无条件、永远不改”。永约指的是底线，细则可以改。设想一位妈妈对叛逆期的孩子说：“不管你这次考得怎么样，我不会再用‘你看看别人’来说你。”她没有要求孩子先怎样，这就是先开口。当然，约后来也附有一些关于血与生命的规定（创9:4-6），那是在不毁灭的承诺之外，对人的新要求；但“不再毁灭”这件事本身，并不以人的表现为条件。

第二，约的对象很宽。创世记9:8-10 写道，这个约不止立给挪亚和他的后裔，也立给与他们同在的各样活物；经文自己反复说“各样有血肉的活物”，前后出现好几次。化冲突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约只立给“吵架的两个人”，却漏了被牵连的人：孩子、老人、一起住的亲戚。创世记里的约把受牵连的都算上了。孩子在这件事里虽然没有发言权，却可以有参与的位置，后面两个例子里都会安排。

第三，约有一个能看见的记号。“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9:13）“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创9:14、15，大意）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同时也是“弓”的意思，有人读作：战争的弓被挂在了云里，不再对着地。这是一种读法，经文没有明说，本书只是提出来作参考（和合本把它译作“虹”）。不论取不取这个读法，有一点是清楚的：记号放在**每个人抬头都看得见的地方**，每逢乌云盖地的时刻，就是该看见它的时刻。

第四，记号的作用在“记念”。经文里的话是：“我看见，就要记念……”（创9:16）。记号不是给人用来要挟神的，经文里是神自己说，我看见就要记念。同时，它也让人在恐惧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抬头看的东西。

第五，约的时间是“永约”（创9:16）：不是下个月重新谈，是一个不随情绪改变的底线。家庭里最缺的，正是这一条：每次一吵架，一切又变成可以被重新谈判的东西。

再回到那对为家务吵架的夫妻。他们的那句“我保证”，缺了几乎所有零件。如果他们学着立一个小小的“约”，会是什么样子？先开口的一方，不是只要求对方，而是自己先把话说清楚。妻子可以说：“我从小家务都是我爸妈做，我到现在看不见水槽里的碗，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没有这个习惯。我一直没敢说，怕你觉得

我在找借口。”这是显露，把底下的差异摆出来。丈夫也说出他最怕的：“我不是计较那几只碗，我是怕自己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加班回来还要收拾，会觉得身边没有人。”两个人各自摆出来的，是两条不同的“线”：妻子那里是习惯和面子，丈夫这里是被分担的感觉。

接下来是约的内容。他们商量出的办法是：单数日妻子洗碗、倒垃圾，双数日丈夫做饭，周末两个人轮流；谁加班，当天的活自动换给对方，事后补回一次；上小学的女儿也认领一样，晚饭后擦桌子，白板上她自己的那一格，她自己画。这就是**对象**（两个人，还有这个家）、**规则**（分日与换班）。然后有记号：厨房门后挂一块小白板，写着这周谁做什么，做完的人自己画勾；每个月的最后一晚，吃完饭对一次，十分钟。这就是**能看见的记号**与**记念的节奏**。最后，约里留一个“出偏差怎么办”的条款：如果有一方漏了，不吵，先问一句“这次是什么情况”，一周内补上，或者重新调整分工。约被违反时的修复，也在约里。

注意，这个约没有要求谁变成另一种人。妻子没有变成一个天生爱做家务的人，丈夫没有变成不在乎被分担的人。双方各自的东西都保留了，但安排换了形状。这样，“以后我多做点”那句空话就被换成了一个有结构的东西。这就是化冲突知识的原型：**一个约，是把当时的情绪承诺，变成可以被看见、被记念、被修正的安排**。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说到底是一块小白板，何必写这么复杂。要留意创世记的神也没有只靠一句话。他说了话，还把虹放在天上。这说明一件事：人类的记性和情绪都不可靠，承诺不能只靠“当时很诚恳”。

日常里很多“和解”不到三个月就失效，不是因为大家不真心，是因为当时的真心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后来的人看见的东西。人在吵架时说的“我再也不会这样”，到三个月后情绪已经不在了，只剩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当新的触发出现时，那个印象不足以挡住惯性。记号的作用，是把当时那个清醒的时刻**存下来**，在下一次乌云盖地的时候拿出来。

在这里要小心走另一个极端。有些人把约变成了合同加监控：每天打卡、互相检查，约成了互不信任的证据。创世记里的记号不是这样的。虹不是用来监督人的，是神说“我看见，就要记念”。**好的记号，首先是对立约的自己的提醒，其次才是对对方的邀请**。如果一份“家庭协议”写出来之后，主要用途是抓对方违约，

那它多半已经偏离了约的本意，滑向了账本。这一点和第 23 章的“旧账变新账本”相通。

◆ 五、人间的“清除式”与“和稀泥式”，和约不保证人不再犯

把这一章放回本书的主线。面对大的破裂，人们常有两种反应，恰好对应两种虚幻解法。一种是人间的“清除式”：把问题连带着人一并清除。换工作、换城市、拉黑、断绝关系、离婚后立刻再婚。这些做法有时必要，有时是对的，有时是唯一安全的选择，我们不否认。但如果把它当成“解决了”，就会发现同样的形状很快在新的地方出现，因为人带着自己的模式搬了过去。曲线是：平息，复发，升级。（这里说的只是人间的做法，不是对洪水的评判，见上一节。）另一种是“和稀泥式”：既不清除，也不改形，只说“都过去了”。它和第一种相反，却同样没有造出新东西。

约，是第三条路：既不清除，也不当作没事。它承认恶念仍在（创8:21 的那句话，神说得并不乐观；括号里的那句，不论读作“虽然”还是“因为”，都没有被抹去），在承认之后，**立一个结构，使得恶念在这个结构里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毁坏一切**。这很接近第 10 章说的“分层”：找出最薄的一条必须守住的线（不再毁灭、生命得以延续），其余的层面（四季、昼夜、耕种、收获，创8:22 写道“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按各自的节奏进行。这个“最薄的核心”由创造者自己担保，其余的交给时间和人的劳作。

还要防一个误解：立了约，是不是从此就太平了？创世记自己不这样写。洪水后的人还是那样的人，神也明说了这一点。约的功能不是把人变好，而是**给坏的可能性设一个封顶**：恶念依旧，但洪水不再；争吵依旧，但不会走到“你根本不在乎我”的地步，因为底线是写着的，有人记着。这有点像家里装了一个漏电保护器，它不能保证没有电器出毛病，却能保证毛病出来的时候不会烧掉整栋房子；而“出了毛病怎么修”，也写在约里。

用三句判别来试这个约：它在不在真理里？神没有假装人是好的，他把“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句话说出来，约是在认清真相之后立的。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有：四季的节奏被确认，一种新的与地上众生的关系被建立，一个人人可见的记号出现了。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有：这个核心就是“生命不再被整体毁灭”，它被放在最先、最稳的位置。三句话都是“是”，所以它不是虚幻的和解。

反过来看我们那句“我保证，以后我多做点”：它没有说出真相（说话的人没有讲自己的习惯，也没讲怕被说成找借口），没有新东西，也没有哪一层被明确地守住，三句话都是“否”，所以它不过是一次泄压。最后说一个现实的提醒。约需要两个人都能说话。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如果其中一方在关系里长期处于恐惧中，不敢说真话，那么任何“约”都只会是强者的单方规定。这种情形下，先要解决的是安全与说话的自由，而不是急着立约。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创世记里的约，由一个有绝对权柄的一方发出，而这一方把权柄用在了**自我约束**上，不是用在了要求对方上。凡是立约时主要在要求对方的，要多问自己一句：我自己这一边，约束了什么？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个三代同住的家。爷爷带孙子，爸爸和妈妈都要上班，常常因为“孩子该不该吃零食”吵起来。爷爷觉得孩子瘦，多吃点怕什么；爸爸在意血糖和牙齿。每次吵完，爷爷都说“好好好，我不给了”，转头孩子哭一闹又给。爸爸憋着，终于有一天爆发：“你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爷爷红了眼眶，说自己白带孩子。

这一次，妈妈没有劝“都少说两句”，而是组织了一个家庭小会，只开二十分钟，八岁的孙子也坐在桌边。她让爷爷先说他最怕什么，爷爷说：“我怕孩子饿，我小时候挨过饿。”爸爸说：“我怕他养成习惯，将来难改。”这两句话说出来，气氛一下子变了，原来是两种不同的怕。

他们订了一个约：每天下午四点，孩子可以吃一份爷爷挑的点心，水果或小饼干，在份量上有个上限；除此之外的零食，需要告诉爸爸。冰箱上贴了一张画着小太阳的纸，孩子自己涂颜色，每吃一次涂一格，涂满几格算不算“多”，也是他提议后大家商量定的。周日晚饭后，全家看一次这张纸，不批评，只说“这周怎么

样”。爷爷有一次超出了，爸爸没有发火，只是在周日说：“这周多了两次，我们是不是把四点的份量调大一点？”爷爷点头，笑着说：“那就加半块。”

约没有一次就让事情顺下来。有一个月，爷爷觉得被“记账”，闷闷地不说话，爸爸那一周也有点硬。妈妈没有逼他们，只把那个周日的小会改成了出去散步，边走边说。又过了两周，爷爷自己提出：“那张纸，我来贴。”约没有让两个人变得一样，爷爷仍然是那个怕孩子饿的人，爸爸仍然是那个在意长远的人。变的是，两种怕有了各自的位置，孩子也有了自己的一格。

带 走 的 话

洪水之后，创造者说的是“不再”，他立了约，放了一个人人抬头可见的记号。真能管用的和解，不止是情绪平息后的一句“我保证”，它是有结构的：谁先开口，对象有谁，记什么，凭什么记，出了偏差怎么办。立约不是不信任，是承认人的记性短、情绪变得快。把一次诚恳的瞬间，变成日后看得见的安排，这是忍耐里最实用的一种创造。

小　账

这一章近 S=F(D,E)：洪水前后对人心的评断大体没变，变的是纠缠的方式，从洪水之前的局面，改成“在约里相连”，约的显露形态就是那道虹。本书不判洪水的义与不义，所以三拍里不去给洪水定位；只读约之后：约改了形状，并安排了回写（记号、记念、四季的节奏）。九步里是“重组”（取一般意义，不是 301 号的专指）：不换元素，重排元素之间的关系。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以“人必须先配得上”为中心，单方先开口显得太便宜；以“既往不咎”为中心，记号又显得多余。约是这两种中心之外的第三种姿态。

怎样算错：约立下一段时间后，若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或记号只用来抓对方违约，就不是生成，只是一次改了名字的折中或合同。

◆

33

第 33 章

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2-3）
>
>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18:25）

◆ 一、一个人得了好处，却不让别人沾，这算福吗

比如一个村里出了个大学生，家里很风光，全村人都来道喜。他后来在城里站稳了脚，有了房子和车。可是他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只在过年时给自家人包红包；村里人来找他帮忙，问问城里有什么工作，他都客客气气地推掉。久而久之，大家说：他有出息，可那是他自己的出息。

我们对“福”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我得到**。好工作、好房子、好孩子、好运气。可是圣经里的福，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的形状。上帝对一个七十五岁的人说话，那一次说话，成了后来几千年的起点。在这一段话里，福从一开始就带着方向：它流经一个人，是为了流向别人。这一章读亚伯拉罕，读他被呼召，读他与上帝的一场争论，看创造性的忍耐，怎样从一个家族起步，伸向“万族”。

◆ 二、离开本族：先从自己的中心走出来

创世记12:1 记着：“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一节要连着读。三样东西：本地，本族，父家。这是一个人最熟悉的三层：地方、亲戚、自己的家。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人**最大的“自己人”圈子**。神上来第一件事，是请他从这个圈子出来。

要留意，这不是要他抛弃亲情，圣经后面并没有说亚伯拉罕从此不顾家人，他的侄儿罗得跟着他走，他后来也为罗得出头。这里要读出来的，是一种“**不以本族为中心**”的姿态。部落化的最大诱惑，是“凡是我们的人都对，别的人都不重要”，福只在本族里传。神的第一个动作，恰好是把这个人从“本族是全部”的位置上请出来。

设想一个在小城里长大的人，所有亲戚都在三公里内，逢年过节全是熟面孔，这种生活很暖，也很容易让人以为“世界就是这么大”。一旦这个人去了另一座城市，遇上各样不同口音、不同习惯的人，他会发现自己原来的“理所当然”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这不会让他对故乡的爱变薄，反而常常让他第一次看清故乡的好，并学会说“我们那里是这样，你们那里是怎样”。亚伯拉罕的上路，在本书的读法里，是一次从“单中心”的世界里走出来的旅行，这个旅行本身，就为“万族”预备了位置。

经文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12:4）他走的时候七十五岁。经文特意记下这个年纪：这不是年轻人的冲动，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攒下的安稳，拿出去换一个看不见的方向。

◆ 三、“叫别人得福”：福是用来流的

接下来看那三节话本身。“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12:2）前半句是给，后半句是托付。后面一句可以直接读作命令：你要成为一个**让别人得福的人**。再往下，“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与这个人之间的利害连在了一起。然后是最后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3）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词：万族。是复数，是许多个不同的族。经文没有说“万族都要变成你们的族”，也没有说“万族要被你吞并”，而是“都要因你得福”。得福的是各族，各族仍然是各族。换句话说，本书只取12:3 这一句的**方向**：福经由一个源头（这个人和他的后裔）向外流，流向多样，而不是向内收成同一（本书的读法，待验）。要说明的是，本书不取“拣选”的全貌：同一个故事里，创17 有割礼这一道厚的族群记号，福也是沿着一条线走，“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他”也并不对称。本章的读法站不站得住，看一件事：若后文显示万族得福是以“变成同族”为条件，这个读法就要收回。

这和第 5 章读过的巴别塔正好对照：巴别的人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目的是不分散、同一。神在那里打乱了他们的言语，使他们分散。紧接着，创世记第十二章，神选了一个人，应许他的却是**万族得福**。这个次序，值得再三读：强求同一的方向被打断，新的方向是经由一个人，让多样的万族得福（本书的读法，待验）。神学上对这两章之间关系的看法很多，本书只取这一点。

说回日常。设想一位有手艺的人，比如一位做点心的师傅，他的配方一直只传给家里人。有一天他想通了，开了一门周末班，教愿意学的人，包括邻居的外地媳妇，她想做自己家乡的点心。师傅担心：这不是把饭碗教出去了吗？结果两年后，社区里多了十几个会做点心的人，每家做的味道不同，反倒带旺了整条街。福流出去，没有变少，而是变成了许多种。这就是“叫别人得福”的家常版。当然，现实中并不总是这样顺利，有的时候教出去的人会成为竞争对手。但创世记没有说这条路没有风险，只说，**得福的人被托付了流动的责任**。

◆ 四、二十五年：忍耐里的创造不是一天长成的

创世记12:4 说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七十五岁，21:5 说以撒出生时他一百岁。这二十五年里，应许是明明白白给了的，但应许中的那个孩子却一直没有来。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很多事：他在饥荒里下埃及，为了保命对法老说妻子是妹妹（创12:10-20，大意）；他与撒莱一度想用别的办法达成应许（这个办法的代价，下面单独说）；神一次次重申，又带他到外面，叫他数天上的星：“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15:5）接着经文写道：“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6）

到了创世记18章，神的使者来到他的帐棚，说明年这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帐棚里听了，心里暗笑（创18:12，大意）。神问：“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18:14）这里看见的，是创造者对一个不完美的“管道”的忍耐。亚伯拉

罕撒过谎，撒拉笑过，他们也走过自己的捷径。福的通道并不干净，可神没有换通道，他陪着这条通道，把应许一点点走到了现实里。

但这条通道的裂缝里，躺着一个被牺牲的人，这一点必须如实说出。所谓“别的办法”，是撒莱把使女夏甲给亚伯兰，想借她得孩子（创16:1-2，大意）；夏甲怀孕后，撒莱苦待她，她逃进旷野（创16:6，大意）。以撒断奶的那天，夏甲和她的儿子又被打发出去，只带了饼和一皮袋水（创21:14，大意）。万族得福之前，先有一个母子被排到了福的外面。本书不把这当作创造的样板，不把“裂缝里也能行进”当成安慰，更不拿它去安慰任何让别人付代价的人：通道里的人能被神陪着，不等于通道里的代价可以由别人来付。经文也没有闭眼不看：旷野里有使者向夏甲显现（创16:7-13；21:17-19，大意），神听见了孩子的声音。这条线本书不展开，只是不绕开它。

对我们的日常，这是个既有安慰也有挑战的提示。许多人想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比如在家里建立一种更公平的分工，在公司里改变一套僵化的做法，却发现“我自己都还不够好”，于是迟迟不动。亚伯拉罕的故事说的是：创造不是在“我够好了”之后才开始的，它在一条有裂缝的通道里也可以行进，只是需要忍耐，而且是长时间的忍耐；前提是，这个裂缝不拿别人当代价。设想一位爸爸，想改变家里“女孩子不用学理科”的老观念，他自己也曾这样对女儿说过话。他没有等到自己完全清楚才动，他先向女儿道歉，说“爸爸以前说得不对”，然后开始陪女儿学。这条路有反复，有时他还是会说漏嘴，女儿也会翻个白眼；也可能几年下来，女儿还是不领情，家里的话题没有变，那就要换个办法，比如请女儿信得过的老师来讲。设想中顺利的那一种，是几年后家里谈起理科不再是“女孩子够用就行”，女儿后来报了工科。亚伯拉罕的二十五年是经文里的数字，这位爸爸的几年是设想的故事，意思是同一个：**造出新东西，需要一段与自己的不完美共处的时间**。

◆ 五、与神争论：问到不能再少的地方，和不完全的结局

现在读创世记18章后半段，这是整本圣经里最奇特的对话之一。神要审判所多玛和蛾摩拉，那里的罪恶“甚重”（创18:20）。耶和华说了一句话：“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18:17）经文接着解释说，因为亚伯拉罕将要成为强

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创18:18，大意）。这里神把自己的计划先告诉了他，把他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

亚伯拉罕的回应不是默认。他“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18:23-25，连引三节）

神回答：若在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创18:26）。亚伯拉罕接着往下问：四十五个呢？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最后是：“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创18:32）

这段谈话很像“分层”的一个动作，但并不等同。第 10 章的分层，是找出双方必须同的那一层；亚伯拉罕问的，是多少义人可以保全一座城，是人数的门槛，每一问神都答应了。所以本书只说它是**一步步探底**（本书的读法，待验）：五十个是宽松的底线，十个几乎薄到极点。他不是在为罪恶辩护，所多玛的恶他没有否认；他是在问：要保住一座城，最少需要多少“好”？这个问法，给今天的冲突借了一个动作：问到不能再少的地方。冲突里要问的是：要让这个团体、这个家、这个街区还能继续走下去，那一条最薄的共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设想一个小区里，有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老茶馆，晚上总有老人聚着打牌说话，声音很大。新搬来的住户嫌吵，业主群里有人说：“必须关掉。”也有人说：“关了老人们就没地方去了。”吵了半个月。这时候，一位住了很久的阿姨做了一件事，她挨家挨户问：“如果晚上十点以后，他们把声音降下来，你们愿意不愿意留着？”有人说愿意。她又问：“如果周末下午加一个半小时的安静时段呢？”又有人松口。最后定的方案是：晚上九点半后不准高声喧哗，茶馆自己在门口加了一道吸音的帘子，一个月后住户们再碰一次头。阿姨做的，就是在问“要让这件事继续下去，最少需要什么条件”，这是亚伯拉罕问法的小区版。

要如实地读完这个故事，就要说出它的结尾。那座城最后还是被毁了。创世记19章记着，所多玛被倾覆，罗得被带出来；19:29 写：“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得从倾覆之中出

来。”亚伯拉罕的争论没有救下那座城，经文没有记载找到十个义人，只记了城被毁。

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创造性的忍耐不是魔法。亚伯拉罕问得好，神也回答得耐心，但城仍然没能保住。这是有分量的诚实：即使用了最薄的底线、最耐心的对话，有时结果还是失去。本书不把这件事解释掉。不过还是有两点可以读出来。第一，亚伯拉罕的问并没有白问：罗得，他的亲人，被眷念他的神带了出来，这件事与他的求有关。第二，对话本身也许改变了亚伯拉罕：他在这场谈话里把“正义”的问题问到了最小的单位——不是“该不该审判”，是“义人是否会与恶人同被对待”（本书的读法，待验）。至于这场审判本身的义与不义，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这里只读对话是怎样发生的。

这也对应了我们在虚幻解法上的一个警觉：有些人以为只要用了对话，问题就一定能解决，结果失败了便灰心。圣经的做法是，**把失败也如实地写下来**，同时把里面留住的东西也写下来。日常里，一场谈判、一次劝说，没有留住全部，却留住了该留的那几个人和那几样东西，这不是失败，是在极艰难的处境里，守住了最薄的那一层。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叫志强的人，在一家老厂里做班组长。厂子效益不好，要裁员，名单上有三十多个人，多数是年纪大、技术旧的老工人。上面的意思很清楚：成本压力，必须裁。志强夹在中间，心里难受。他没有跟上面吵，也没有私下给老工人透风让他们闹。

他做的是向主管提了一个“先问最少需要什么”的问题：“要让这条线继续转，最少需要几个懂老设备的人？”主管算了一下，说至少需要六个。志强再问：“如果这六个人带徒弟，一年以后新人能上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岗位转成带教，而不是裁掉？”这样，名单变成：裁二十人（其中十人自愿提前退休并有补偿），留六人转带教，剩下几人调到别的岗位。这个结果并不好，仍然有二十人离开；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在被“一律处理”的情况下走的，那六位老工人的手艺也有

了去处。（裁员涉及劳动法与协商，班组长一个人定不了，具体办法要依法依规，并有当事人参与；这里只取他提问的方式，不是给管理者的现成药方。）

志强后来说，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不是在为谁争辩，他是在问，如果不能全保，那最薄的一层是什么。这像亚伯拉罕的问法，从五十个问到十个。他也没有救下所有人，但他没有让“整体压力”把所有的差异一并抹平。要是主管一口咬定名单上的人都得裁，也不必硬撑：试过、给过期限之后，可以请工会或劳动部门介入，或自己退出这个角色，这不是失败（做法详见第 4 章）。

带 走 的 话

圣经里的福，一开始就带着方向：它流经一个人，为了流向万族，而万族是复数，是各族仍是各族。亚伯拉罕被请出了本族的中心，经历了二十五年带着裂缝的等待，又在一场与神的争论里学会问“最薄的线在哪里”。创造性的忍耐，不保证救下一切，却会守住该守的，并让福继续往外流。

小　账

这一章主要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神先把计划显露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把自己对公义的不同看法摆出来，两边的纠缠就变了：他从被通知的人，成了对话的人。三拍里，张力是“城的罪”与“义人的命”之间的拉扯；形状改变发生在“五十到十”的逐步探问里；回写不完全——城没有保住，罗得被带出，亚伯拉罕问“最薄的线”的能力成了他身上的东西。（“分化”一词在这里只是一般意义，非 301 号专指；本章不对应九步。）

怎样算错：若创12:3 之后的叙事显示万族得福须以变成同族为条件，或若“探底”的问法在实际冲突里只换来各削一半、没有任何新做法出现，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只认本族，就量不出“万族”；只认审判，就量不出“义人与恶人不可一样看待”。

◆

34

第 34 章

旷野四十年与何西阿：忍耐里的真理

> 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申8:2）
>
>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申8:5）
>
>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何11:8）

◆ 一、忍着不说，和忍着等，是同一回事吗

设想有个叫小慧的姐姐。她的弟弟三十出头，几年里陆续向她借了几次钱，每次都说“下个月还”，每次都没有还。小慧没有催，也没有说，因为她想：他也不容易，一家人，别伤了和气。家里过年聚会，母亲看她脸色不好，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又过了两年，弟弟又来借。这一次小慧突然爆发，把过去几次的数目一笔一笔数出来，弟弟又气又羞，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两个人从此半年没有联系。

小慧的“忍”，从外面看是耐心，从里面看，是一个没说出口的真话在慢慢发酵。她以为自己在忍耐，其实她在回避。而弟弟这边，大概因为没人对他说过“这不行”，一直以为一切正常。这样的忍耐，就是第 2 章讲过的机械忍耐：只耗不生，时间在走，真话不在场，等到爆发的时候，等于是把几年的压力一起压在一个晚上。

圣经里有两段长长的忍耐，一段是旷野四十年，一段是何西阿的婚姻。这两段读起来都像是神在“忍”：忍着以色列的软弱，忍着他们的离弃。但仔细读，会发现这两段里的忍耐与小慧那种不一样：**在这两段里，神把话说出来了**。旷野里也有神不说话的日子，下面会读到；本章不说“每一次忍耐里都有真话”，只说这两段

是这样。要读的就是这件事：忍耐如果不在真理里，就会变质；忍耐如果带着真理，才可能是创造的前奏。

◆ 二、旷野：苦炼的真话和不穿破的衣服

申命记第八章，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对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新一代人回顾旷野的四十年。他在其中说：“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申8:2）

这句话里有两样东西并排放着：“引导”和“苦炼”。接着是第三节：“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8:3）饥饿是真的，神没有假装这四十年很舒服；吗哪也是真的，每天有东西吃，是他们不认识的新东西。紧接着：“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申8:4）

这三节放在一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苦是真的，供应也是真的，目的是“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也就是把人心里的东西显露出来。旷野不是惩罚的牢房，也不是度假村，它是一个让真实的东西显出来的地方：在饥饿里，人心里的怨言显出来；在吗哪面前，人心里的贪心和健忘显出来；在没有水的时候，人心里对领袖的不信任显出来。神的“忍耐”在这里不是装作没看见，而是让所有这些都被看见，并且在看见之后，继续同行。

然后是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申8:5）管教和忍耐，在这里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设想一个父亲教孩子骑自行车：他跟在后面扶着，孩子歪了，他不会说“没关系”，他说“把车把握稳”；孩子摔了，他不会说“都怪你”，他说“起来，再来”。扶着是忍耐，说话是真理。缺了其中一样，孩子要么学不会，要么摔得更重。

关于旷野，圣经里另有一些记载，比如民数记14章写到那一代人因为不信，在旷野中度过了四十年，大意是他们之中不少人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民14:33、34，大意）。本书不把这些经文删去：旷野不只是温柔的陪伴，它也有真实的代价，真话会带来后果。还要老实说一句：申8:3 的“任你饥饿”里，旷野也有神不说话的日子，经文没有写每一天都有话。但申命记8章对第二代人回望时，选择说的是：四十

年里，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这就是忍耐里真理的两面：后果说清楚，供应也说清楚。

◆ 三、何西阿：苦楚被叫出名字，难读的话摆出来，然后是安慰

先交代一个界线。何西阿书里那场婚姻，是一个**预言性的记号**，用来讲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学者对这场婚姻是不是一件字面发生的事有不同意见，本书按经文所记来读，不作判断。我们也绝对不能把它读成对人间婚姻的指令：不能说“既然何西阿能接回不忠的妻子，所以你也应该容忍任何对待”。凡有暴力、威胁、控制的婚姻，忍受不是爱，需要的是安全、专业与法律的帮助。这里只读神与以色列的故事怎样被讲出来。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这一件事；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何西阿书1:2 记着：“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接着孩子出生，神一个一个给他们起名字。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名字叫“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何1:6，大意）；第三个儿子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何1:9，大意）。

请想想那个场景：孩子的名字，被用来讲述破裂的事实。每次有人叫这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一次对真相的宣告。这是非常不温柔的方式，没有一点“遮一遮”的意思。何西阿书这时候讲的真话，是**把关系真实的状态叫出名字**：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已经断裂到“非我民”的程度。

很多人面对破裂，最常见的一种反应是不叫名字：“没什么，就是有点小矛盾。”这样可以保持表面的平静，可平静里的东西不会消失。何西阿书的第一个动作，恰恰是叫名字，说出破裂到了什么地步。叫出名字不是结局，是起点。

先要把一段难读的话摆出来。何西阿书2:2-13，是以婚姻为比喻的控诉：那里有羞辱的话、剥光的威吓、断供的威吓。这段经文对后世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是最容易受伤的一段，本书不删，也不替它辩护。本书的态度有三条：第一，它不是任何人对伴侣该有的做法，不能拿它去证明丈夫可以羞辱、断供、威吓妻子；第二，本书也不拿它证明“神的忍耐里带着暴力”，它是先知对背约的控诉所用的修辞，写的是背约的严重（本书的读法，待验）；第三，本书只读它之后的2:14。这是本章最强的反例，本书如实留在这里：这段经文里，神的“忍耐”伴着羞辱和剥夺，并不是“真话之后留下来”的温柔版本。本书的读法只能说：它之后有转折，而这个转折不能抹去它之前的话。何3:2 的“买回”措辞，同样不能搬到人间关系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买回”另一个人。

可是书卷没有停在“非我民”。第二章里，神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何2:14，这里的“他”指以色列）请注意，又是旷野。上一段申命记里的旷野，是四十年的苦炼与同行；这里的旷野，成了一个新的开始之地，神要在那里对以色列说安慰的话。后面还有一句承诺，大意是：我必怜悯不蒙怜悯的，对不是我民的说，你是我的民（何2:23，大意）。**原来被叫出的名字，要被另一个名字改写**。

第三章里，神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何3:1）于是他用银子和大麦把她买回来（何3:2），对她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何3:3）这里有一个值得细看的点：买回之后，立刻有**界线**——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也有**等待**——“我向你也必这样”。这末一句和合本的含义并不清楚，可读为“我也同样为你守候”，也可读为对双方的限制。本书读作“我也同样等你”（本书的读法，待验）。若此句另读，本节论点并不会塌：界线与等待并存，在何2:14 的“说安慰的话”和何11:8 的“我怎能舍弃你”里已有支点；只是“同一句话里并存”这个漂亮的说法就要收回。接纳不等于没有条件，等待也不等于没有界线。

我们再回到小慧。如果她读懂了这一套，她会怎么做？不是继续沉默，也不是爆发，而是在第二次弟弟开口借钱时，就说出名字：“你之前借的三笔，加起来这个数，还没有还。我现在不能再借。”这是叫名字。接着，她同时说：“但我不想

断了联系。每个月我想和你吃一顿饭，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找个人帮你理一理收支。”这是界线和等待放在一起。这样做不保证弟弟马上变好，他可能会生气，会拒绝，甚至半年不来往。但至少，这条关系是在真理里面的，而且留着一个门。若试过、给过期限，弟弟仍不肯坐下来谈，或明说不愿意，小慧可以把借钱的口子关上，请一位彼此信得过的亲戚在中间说话，或者减少来往；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做法详见第 4 章）。

如果弟弟的问题涉及赌博、酗酒、或其他成瘾性的困扰，光靠姐姐的界线和陪伴是不够的，需要专业的帮助，比如成瘾门诊或戒赌的专业机构。这一点必须说明：本书讲的创造，不替代专业的诊治和辅导。

◆ 四、神的内心冲突：“我怎能舍弃你”

整本何西阿书最动人的一节，是第十一章。先是回忆：“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11:1）接着是对往日的描述，大意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何11:3，大意）。然后，到了8节，出现了整卷书里最让人停下来的话：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何11:8）

押玛和洗扁是被毁灭的城邑（与所多玛、蛾摩拉同列，申29:23 有提及，大意）。神在这里说的是：我怎么能把你变成那样？这是一个罕见的写法——话语里的神像是在**挣扎**。第9节接着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何11:9）

这一节很值得细读。神不毁灭的理由，不是“他们其实没做错”，前面的章节已经把离弃说得很重了；也不是“我心软了”，而是“我是神，并非世人”。经文只是这样措辞：不毁灭，是因为他是神，不是世人；这里没有讲他心里的动机，本书也不去替他补写。本书只取其中的创造性意义（本书的读法，待验）。神学上对这一节有很多解释，神的不变与情感如何相合，交教会传统。本章取的是这一点：**忍耐里的真理，不是“真话说完了，恩就收回了”；真话说了，恩仍可以继续。**

另一个字值得提一下：何西阿书6:6 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良善”或译“怜恤”。）这里的“良善”，在希伯来文里是hesed，常译作慈爱、恒久的爱。这个词在何西阿书里反复出现，也常常和“诚实”并列（何4:1，大意：这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无人认识神）。慈爱和诚实，在这里是并列的两样（本书读作：二者要同在）。

◆ 五、把“忍”放回真理里

这一章的核心，可以压成一句日常的话：**忍耐和真话不是反义词**。很多人把二者放在天平的两端：说真话就得翻脸，忍耐就得闭嘴。旷野与何西阿显示出第三种可能：说真话，并且留下来；留下来，并且不装作没事。

用三条判别来试一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旷野的苦炼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何西阿给孩子起名字，都是把真实的状态显露出来；而小慧那种“没事，别伤了和气”，恰好是真理缺席的忍耐。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旷野的四十年生出了一代新人，何西阿书里原来的名字被改写成新的名字，小慧如果说出真话并同时提出陪伴，也许就开出了一条之前没有的相处方式。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何西阿的核，是“我怎能舍弃你”；小慧的核，是“我不想断了联系”。只要这一条还在，其他的层面可以很不舒服、很不一样。

虚幻解法在这里的曲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忍着不说，暂时平静；积压到一定程度，爆发；爆发之后，关系更紧张，下一次忍就更难。真正的忍耐里有真话，所以不需要积压，每一次小的真话都在释放压力，同时也在调整形状。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叫老周的父亲，儿子大学毕业后三年换了五份工作，每次都说“这个不适合我”。起初老周鼓励他，说“年轻人多试试”；后来开始焦虑，却不说，只是每次饭桌上叹气。儿子觉得父亲在失望，更不愿意回家。

有一天，老周想起自己读过的那段旷野，决定换个办法。他约儿子出来，没有选在饭桌，选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真话：“我担心你，因为你已经换了五份工作，我怕你到三十岁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方向。我不想假装不

担心。”第二句是界线：“我可以继续帮你付房租，但只到明年六月，之后你要自己承担。”第三句是等待：“不管你怎么选，每个周日晚上你回来吃饭，我不问工作的事，只想听听你最近在忙什么。”

儿子听完，先是沉默，然后说：“我也怕。我不是不想稳定，我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是他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出来。他们没有在那天解决问题，儿子还是又换了一份工作。但这一次他开始有一个习惯：每周日吃饭，会讲讲这周遇到了什么、哪些事让他觉得有劲。半年后，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方向，没有因为老周的催促，而是因为他终于有地方可以把“我不知道”说出来。老周后来感叹：“我忍了三年没说话，什么都没变；说了一次真话，同时没走开，倒变了。”

带 走 的 话

忍耐如果没有真话，就是回避；真话如果没有留下，就是撂挑子。旷野与何西阿给出的次序是：苦楚叫出名字，供应与同行一并给出，界线与等待放在同一句话里，到最后还有一句“我怎能舍弃你”。在关系里，最难的不是忍，也不是说，是说了之后留下来。能做到这一点的忍耐，才是为新东西预备时间的忍耐。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旷野里，饥饿、吗哪、没有穿破的衣服，让人心里的真实一样样显出来；这些显露，是神与人长期同行（纠缠）里，由两边的差异逼出来的。三拍里，旷野是张力积累的漫长一拍；“不蒙怜悯”改写成“蒙怜悯”是形状改变；回写是民族记忆里“苦炼之后仍被同行”的新理解。小慧的“没事”，是显露被压了回去，差异没有进到关系里；长椅上老周的三句话，是把差异摆到桌面上，所以形状才有可能变。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在这两段里，被叫出名字的真话之后，关系的形状没有任何改变、真话只成了把柄，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和气”为中心，真话都成了破坏；以“公道”为中心，一切都成了结账；两把尺子都量不出“我怎能舍弃你”。

◆

35

第 35 章

约拿：神的忍耐比先知宽

>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拿4:1）
>
>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拿4:4）
>
>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11）

◆ 一、对方改了，我反倒更生气，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办公室里有位老员工，叫老赵。几年前，他因为一次严重的失误被主管给了第二次机会，如今早已站稳。今年部门来了个年轻人，也犯了差不多的错，丢了一个客户。老赵在会上说得很重：“这种事不能姑息，必须记过。”主管听了，却把年轻人叫去，谈了一小时，让他写下整改办法，并安排了一个老同事带他三个月。三个月后，年轻人真的变了，客户也回来了一部分。

按理说，老赵该高兴。可是他心里堵得慌。他对朋友说：“我当时说得那么重，现在好像是我错了。”再细想一层，他有点不平：当年没人这么耐心地带他。他甚至隐约希望那个年轻人再犯点什么，好证明自己当初是对的。

圣经里有一个人，把这种别扭写成了一整卷书。他是先知，他的话没有等到应验，因为城转了身：城里的人听见他的警告，真的悔改了，灾祸没有来。这是任何传话的人都该高兴的事，约拿却大大发怒。这一章读约拿书，也是第五部的收口：神的忍耐，不是被先知的愤怒推着走的；他的忍耐，比最忠心的传话人还要宽。

◆ 二、约拿为什么逃：他早就知道神是这样的

约拿书的开头，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拿1:2）约拿的反应是：“约拿却起来，逃往他

施去躲避耶和华。”（拿1:3）尼尼微在东，他施在相反的方向，他是朝着最远的地方跑。经文这时没有说原因。直到最后一章，我们才从约拿自己口里听到。

第四章里，约拿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拿4:2）这里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几乎是出埃及记34:6 神向摩西自我宣告时的话的回响。约拿对神的认识没有错，他非常清楚神是怎样的神。**他逃，正是因为他知道神会宽恕**。

读到这里，会觉得很讽刺：一个人对神最正统的认识，恰恰成了他不愿去做事的理由。尼尼微是亚述的都城，历史上，亚述后来成了以色列的祸患，经文没有写约拿具体怎么想，但读者不难体会：对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来说，尼尼微不是一个中性的地名，它是对立方。约拿怕的是什么，经文只在4:2 说了一句：他知道神会宽恕。至于他怕的是传了之后别人**真的听了**、神就会赦免，而那是他不愿意看见的（本书的读法，待验）。

日常里也有这种人。设想一位在群里很活跃的家族长辈，一向主张“做错事就要付代价”，他对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堂弟尤其严厉。有一次堂弟生病住院，家人让他带个口信去探望，他可能最怕的是：去了之后，看到堂弟真心悔过，自己就没理由继续生气了。他怕的不是堂弟不改，是堂弟改了。人对“对方可能真的改变”这件事，有时比对“对方不改”更不安，因为改变会拿走我们手里的一份确定性：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两条线清清楚楚。

◆ 三、尼尼微：悔改是真的，也不必美化

约拿后来还是去了。他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拿3:4）经文接着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拿3:5）连王也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下令人和牲畜都不吃喝，并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拿3:9）然后是3:10：“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这几节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王的那句话：“或者……也未可知。”他不是在要求一个确定的结果，他是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处境里，做了他能做的。这是真正的悔改的样子：不是拿着悔改去换一个保证，而是先转身。

本书不把尼尼微美化成一个从此圣洁的城。圣经里另有一卷那鸿书，讲的是后来尼尼微的倾覆。所以尼尼微的悔改在那一代人的身上是真的，但不是永远的，一代人的转身，不等于永远不再回头。这提醒我们，神的忍耐不是天真，也不是无限期的放任，而是在每一个能转身的时刻，都给转身留着门。

放回日常，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提醒。一个人改了，不等于他永远不会再犯；一个人再犯了，也不等于他之前的改变是假的。设想一位在戒烟的父亲，三个月没抽，然后在一次压力很大的出差中又抽了一包。孩子很失望，说：“你根本没有戒。”母亲说的是另一种话：“这三个月是真的，这一次也是真的，我们一起看看是什么让你又拿起了烟。”后一种态度，才是对待“会反复的真诚”的态度。

◆ 四、约拿的怒：被问到的先知

约拿书的第四章，是全卷的重点。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拿4:1），他向神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拿4:3）神的回答不是雷，是一个问题：“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拿4:4）

约拿没有回答。他出了城，在城东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影下，等着看那城将有什么事。这里的画面很有意思：他在城外，看着，等着，仿佛仍然希望事情能回到他预想的方向，那个被他宣告过的方向。

经文说的，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并且在4:2 说了他逃的原因。至于他的怒里装着什么（本书的读法，待验）：他或许希望神**坐回审判的中心**。他传了“四十日必倾覆”，这句话有他的名字在背后；当神后悔不降灾，他或许感到被架空了，自己的话落空了。这样读，就有两层怒：一层对尼尼微（敌人居然被饶恕），一层对自己。他或许把“神的公义”读成了“把该受罚的罚完”，把神推向一个单一的中心：只有惩罚，才是对的。

这和第 3 章讲的“被推进某个中心”是同一类事（本书的读法，待验）：先知的怒，推着神从“忍耐的中心”滑向“审判的中心”。经文能看到的是，神**没有照**

约拿的要求去做。他没有说“你说得对，我这就降灾”，也没有说“你闭嘴”，他一次次地用问题、用事物，把约拿带回来。（至于神的“后悔”，口径见第 32 章，这里不重复。）

比如公司里这样一个情景：团队做的项目出了问题，有位负责人特别想追责，因为他提过风险，没人听。现在事故没有造成最坏的后果，因为另一个同事临时补救了。这位负责人不高兴：他说“我早说过”，希望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时候公司的老总说：“你提醒得对，所以我们才会有补救的机会；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补救变成制度，而不是找人顶罪。”老总没有否定负责人的先见，也没有顺着他的愤怒走，他把话题推到了“下一步造什么”上。这就是不被愤怒推进审判中心的姿态。

◆ 五、蓖麻、虫子、东风：神用一棵植物说话，先知也要被带回

约拿坐在棚下，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它长得高过约拿，为他遮荫，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拿4:6）。第二天黎明，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以致枯槁。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约拿发昏，又说一遍：“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拿4:8）

神再问：“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拿4:9）这句话读起来既可怜又可爱：他在顶嘴，他没有被说服，他仍然在他的愤怒里。而神的回答，是整卷书最后的话：“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4:10、11）

这个收尾，有几个地方值得慢慢读。第一，神的论证是**从约拿自己的经验出发的**。约拿爱惜一棵蓖麻，这是他自己能体会的爱惜；神说，你连这样的东西都爱惜，我对一座城的爱惜，你难道不能理解吗？他没有从天上压下一个道理，他从约拿手边的东西讲起。第二，“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经文这样写，大意是这些人不明白、不懂得分辨，读起来是一种带着怜惜的描述。经文不说他们无辜与否，只说他们不辨左右，而神仍爱惜；通行的一种读法，是指幼童一类不辨善恶的人。第三，“并有许多牲畜”，神的爱惜，把动物也算上了。

第四点，也是最让人停下来的：**书在这里就结束了**。约拿有没有回答，经文没有记。这个沉默是被保留下来的：问题留给读者，也留给约拿。神没有赢得论辩后宣布“你服了吗”，他让约拿在自己的沉默里，面对那个问题。这个收法，与第 30 章我们看到的“让出空间”相呼应（本书的读法，待验）：连一个人的**不回答**也有空间。

读到这里，可以把约拿放在一个更大的位置上看。约拿书的对立方是尼尼微，但书中真正与神面对面的，是约拿。神的忍耐在这里（本书的读法，待验）**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悔改的尼尼微，一个是不满的约拿。

如果只看尼尼微，神的忍耐是对“外人”的宽大；如果加上约拿，神的忍耐也是对“自己人”的耐心：他的先知，在最该高兴的时候发怒，神没有把他撤换，没有惩罚他，没有说“你这个不合格的先知”，他反复派来一棵植物、一条虫、一阵风，还有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这是对一个对立方的忍耐，也是对一个**与自己站同一边、却比自己狭窄的人**的忍耐。后者往往更难。

还有一层不要漏掉。约拿自己，在书的第二章里，是被拯救的人，他在大鱼腹中祷告，说出了“救恩出于耶和华”（拿2:9）。他领受了宽容，转头却不愿别人也领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人性结构：自己受过的恩，不一定自动转化成对别人的宽厚，有时恰恰相反，受过恩的人，会因为“我当初是有悔改才得的”而对别人格外苛刻。回到开头的老赵：他曾经被给过第二次机会，可他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不是自己当年的影子，而是一个“凭什么他可以”的不平。

三条判别在这里怎么用？这里要先回答一个难处：神“后悔不降灾”，乍看很像本书反复提防的“让步”；它凭什么不是让步？本书的答案分两步。

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神对约拿问话，让他的怒显露出来，没有压下去；约拿的怒也是真的，没有被劝成假装高兴。尼尼微那边，3:10 写得清楚，神后悔，是“见他们离开恶道”之后：恶要受对付这一层，是条件，没有被放掉。所以神的后悔是否算创造，取决于它守没守住这一层；守住了，它就不只是放过，而是有条件的回应，不是假爱。

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里要老实：尼尼微后来的新做法，经文没有记；那鸿书里尼尼微终究倾覆，“忍耐生出新东西”在尼尼微身上没有落地。这是

本章最强的反例。本书把“创造”落在另一处：落在神对约拿的那一串教导上，蓖麻、虫子、东风和一个问题，把“罚还是不罚”的二选一，换成了“我岂能不爱惜”这样一个约拿可以拿在手里的问题（本书的读法，待验）。尼尼微不受灾本身，不是创造的证据；约拿面前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是新出现的东西（不要把沉默的结尾写成已经和解，我们不知道他后来怎样）。至于降灾与不降灾本身的义与不义，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这里只读约拿书里神对约拿的做法。

三问，它有没有守住最薄的核心？神的核是“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条没有被先知的愤怒推走。这一读法怎样算错：若“离开恶道”在尼尼微身上只是口头的，神的后悔就只是放过，不能算在创造里；若约拿面前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东西，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则本书把创造落在约拿身上的读法也不成立。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位叫秀珍的班主任，带的班里有个学生小钟，前一学期偷拿过同学的东西。当时学校开了会，小钟写了检讨，家长来道了歉。秀珍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在班里重新做事。新学期，班里有个叫小蒋的男孩，也因为拿了别人的东西被发现。班里几个家长在群里议论：“这种孩子应该调班。”小钟的爸爸也在群里，一声不吭。

秀珍心里不舒服，是因为她发现自己第一反应也是“这孩子不行”，而就在上学期，她给了小钟第二次机会，她知道那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小钟这学期确实稳多了。她想起自己当初是怎么做的：先单独找孩子聊，问他“发生了什么，你当时怎么想的”，再约家长，一起定一个办法，让孩子把东西还回去，又在班里安排他做图书角的管理员，让他有机会被信任。

她对群里的家长们说了一段话，没有指责谁，只是说：“上学期我们对小钟做了什么，这学期我们也想对小蒋做什么。我们先弄清楚他为什么拿，然后和他的父母商量办法。如果他后来又反复，我们再一起看。”群里安静了一阵。她知道有家长仍然不服气，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再失败。要是小蒋再犯，家长仍坚持调班，她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请学校的心理老师介入，设一个更清楚的期限和条件，

试过之后仍不行，换班也不是失败。她能做的，是让那个问题继续留在大家面前，而不是用一次惩罚把它关上。

带 走 的 话

约拿书用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结束，是因为神的忍耐比先知的愤怒宽，宽到容得下一个仍在生气的先知。神不被传话人的怒推进审判的中心，也不被敌人的悔改推到天真的中心，他一直守着一件事：我岂能不爱惜。我们在关系里常常是约拿：对改变了的人不服，对被宽恕的人不平。这时候，先让自己的怒显露出来，再让自己被问一句：我在爱惜什么，我没有爱惜什么？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D=G(S,E)（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约拿要惩罚、神要保存，这个差异是在约拿的怒被说出来（显露），又被放进他与神、与尼尼微的牵连里（纠缠），才变得清楚的。神没有消灭这个差异，而是用蓖麻、虫子、东风和一个问题，把它推到看得见的地步。三拍里，尼尼微转身是形状改变，约拿的怒是这次改变在先知身上引起的第二轮张力；书在问题处结束，是回写尚未完成的诚实记录。这一章不对应九步（“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尼尼微的转身只是口头上的，或约拿面前的问题没有在他身上改变任何东西，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只认“预言必须应验”，神的后悔就成了先知的失败；只认“宽恕无条件”，又量不出尼尼微那一代人“离开恶道”的真实转身。

第五部到这里收口：从起初的让出空间，到逐出的保存，到立约，到呼召，到旷野，到约拿，是旧约里创造性忍耐的几个切面。下一部，我们去看耶稣怎样把这一切带进人间的饭桌。

◆



第　六　部

耶稣的爱：神迹创造与同一性谱系

导　语

前面五部，从虚幻解法一路读到旧约几千年的忍耐，始终悬着一个问题：这种“在创造中成全”的爱，有没有一个人把它活出来，活得让旁人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第六部读的就是福音书里的耶稣。读法先立三条规矩。第一，只拿**跨界的神迹**作主证据——就是那些把原本被一道线隔开的人、礼、物，放进同一个杯子、同一张桌子、同一份名单里的事；咒诅无花果树、平静风浪这一类，本书不硬塞进谱系，宁可留着不说。第二，不强行塞格：每一件事只读它自己露出来的那一层，读不出来就写读不出来。第三，按经文所记是事实来读，难读的话一节不删；神学上有争议的题目不判，交给教会的传统。凡属本书自己的读法而尚无法证实的，会以（本书的读法，待验）标明。

这一部十一章，分作三段。第 36 至 40 章读迦拿的石缸、夜里的学者与正午的妇人、五饼二鱼、挪动了界线的饭桌、十二个人的名单，是神迹与饭桌里的谱系；第 41 至 43 章读狗在桌子底下的那场对话、跨过族群的手、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出来的“无中心”，是遇到对立方和被推上中心时怎么办；第 44 至 46 章读十字架与复活、约伯的追问、不白白牺牲，是代价与界线，章末写下“不以受苦论爱”。其中第 37 至 41 章与第 43 章借了第 301 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例和“无中心”一说，借用处在各章里注明出处和分别。

36

第 36 章

迦拿：洁净礼的石缸盛出新酒

>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约2:6）

◆ 一、酒用尽了，筵席还没有散

设想你去参加一场乡下的婚礼。宴席摆了几十桌，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红纸、鞭炮、新娘子敬酒，一切都顺顺当当。到了下半场，负责管酒的表叔脸色变了，他凑到新郎的父亲耳边说了一句什么，父亲的笑容僵在脸上。酒不够了。这是办喜事的人家最怕的一件事：它不是出了人命，也不是出了大错，却足以让一家人在往后的闲话里抬不起头（这是对风俗的设想，不是经文的话）。客人们还在举杯，只有办事的几个人知道，一场体面正在漏气。

约翰福音记的头一件神迹，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场合。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约2:1-2）。接着是一句平平常常、却一点不轻的话：“酒用尽了。”（约2:3）耶稣的母亲把这件事对他说了出来：他们没有酒了。

先注意一个细节，它常常被读快了。这件事是被**说出来**的。酒尽了，在整场筵席里，多半是个尴尬的、想遮过去的事；母亲把它对耶稣说了出来（经文记的是她对耶稣说，没有说她公开宣布）。本书把这一步叫作“显露”——真实的缺口被说出口，哪怕只是说给一个人听。后面所有的创造，都从这一步开始。多少家庭、多少团队的冲突之所以越拖越大，起点不在于缺口太大，而在于没有人肯把缺口说出来：兄弟之间“酒”早就尽了，大家照样举杯；夫妻之间“酒”早就尽了，各自低头吃菜。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难读的：耶稣对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这话听上去冷，教会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书不去判。

本书只取其中不争的一点：他没有立刻按母亲的期待行动，他说“时候”，也就是说，这件事不是一个顺手拨一下就完的小法术，里面有他自己的节奏。母亲并没有争辩，她转身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约2:5）这句话很值得停一停——她不替他安排做什么，只把用人的手交到他面前。一个缺口，一个肯把缺口说出来的人，一群肯照着做的手，创造的材料就齐了。

◆ 二、两个现成的办法，都不是办法

在读耶稣怎么做之前，先看看当时、也是今天，人们手边有哪两个现成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遮**。管事的悄悄把剩下的酒兑一兑水，端出去；新郎的父亲到各桌去说“大家吃好，酒是养人的，少喝点好”；或者干脆宣布后面改喝茶。这个办法平息得很快，没有人当场难堪。但它的曲线我们都熟：平息——客人明白过来，私下议论“他家连酒都备不齐”——复发——这件事成了往后每逢红白喜事都被提起的话柄——升级。遮住的只是眼睛，酒还是没有，而且多了一层“还要继续遮”的负担。这正是第 1 章讲的虚幻解法：泄了压，没改形状。

第二个办法是**拿规矩压**，它有两个相反的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是本书设想出来的声音，约2 里没有任何人反对用缸，也没有人提议砸缸。设想一个版本说：石缸是洁净礼用的，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敢拿洁净的器皿去盛喜庆的东西，就是玷污。于是宁可让筵席冷场，也不动这口缸。设想另一个版本方向相反：什么洁净礼，都是老古董，今天开心要紧，把缸砸了，还让谁来管你这一套。读过第 3 章的人会认出来，这就是两种放弃：前一个守住了“礼”，放掉了眼前这些活生生的客人和新人，被推进了规矩的中心；后一个拥抱了“痛快”，放掉了共同的东西，跳到了反向的中心。两种办法在场面上看起来最对立，里头的毛病却是一个：都不去造新的东西。

我们在日常里一再看见这两种办法。家里老人说“过年的规矩不能改”，年轻人说“这些都是形式，我们这代人不搞”，一场年夜饭就在两边都有理的僵持里越吃越凉。两边都在用“爱”表态——一边说“我是为你好，规矩是爱”，一边说“我是为大家痛快，别勉强是爱”——但谁都没有造出一个第三样东西。

◆ 三、石缸还是石缸，里面的东西换了

经文接下来写得非常安静。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约2:7）。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约2:8）。

这里发生了什么，用本书的话说，是一次**分层**加**生成**（以下整节是本书带进经文的框架（本书的读法，待验）：约2 全段没有一句话评价洁净礼，也没有礼与喜的冲突，这是本书带进去的框架。历来也有把这一幕读作旧礼被更新的读法，本书不判）。先说分层。这场筵席里有两样东西同在一个场子里：一样是“洁净礼”，它的载体是那六口石缸，是这家人和这个民族的老规矩；另一样是“喜宴”，它的内容是此刻要喝的酒、要保住的体面、要继续下去的欢喜。这两样本来各占各的角落。酒尽了，本书把这读成一个张力：要喝的酒没有，而摆着的是一排用来盛洁净礼用水的缸。最薄的核心是什么？这场婚宴要继续，新人不能在人前蒙羞，这是必须同的一层，所有在场的人，不管是守礼的老人还是爱热闹的年轻人，都认这一层。至于那些缸是干什么用的、里面盛什么，则是可以放开的一层。

再说生成。耶稣没有砸缸，没有把缸挪到墙角，没有宣布“洁净礼过时了”；他也没有在缸旁边另摆一个新坛子。他用的**就是那六口缸**：照洁净规矩摆着的、石头做的、用来盛洁净礼用水的缸。水倒进去，满到缸口，舀出来，已经是酒。经文还特意写了数目：六口，每口两三桶——量很大（经文没有说为什么备这么多）。本书不在数字上做象征文章，只读出一层意思：缸的**形状**没有变，缸里的**东西**变了；老规矩的容器，盛出了喜宴要的新酒。这就是第 11 章要专门讲的“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做法不同”的一个早期样子：喜庆的需要，出现在洁净礼的器皿里。

这里要补一句诚实的话。经文没有说这一行动“废除”了洁净礼，也没有说它“肯定”了洁净礼；它只是写了：照洁净的规矩摆着的缸，被用来盛出了酒。这件事怎样与耶稣对礼仪律的整体态度相关，是福音书别处和教会传统要讨论的大题目，本书不在这里下判断。同一卷福音书紧接着就写了另一个场面：耶稣在殿里推翻桌子、用绳子做鞭子（约2:13-22，大意）。所以“不遮、不砸、不让步”不是耶稣在一切事上的公式，只限于迦拿这一件事。本书只读它在这一件事上露出来的结

构（本书的读法，待验）：**把这里读成“礼”与“喜”的张力，解法不是二选一，而是在礼的器皿里造出喜的东西。**

◆ 四、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不知道；好酒留到如今

这件神迹有意思的收尾之一，不在酒变好了，而在谁看见了、谁没看见。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约2:9）。他就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约2:10）这位管事的夸错了人，他把功劳给了新郎，新郎自己也未必明白发生了什么。耶稣没有出来更正，也没有站到台前说“这酒是我造的”。要如实补上经文的下一句：2:11 写这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它对宾客和管事是隐的，对门徒是显的，并不是真正的不署名。本书只就这一件事观察：在场的大部分人没有被推到欠债的位置。

这一点对“创造中的爱”仍然要紧，并且和我们日常的经验相反。人在化解冲突的时候，最大的诱惑之一，是要有人知道“是我解决的”。夫妻吵架，一方先低头、先想出新办法，心里却暗暗记着一笔：“又是我”；同事之间一个提案化解了两个部门的僵局，提案人最想听到的一句是“多亏了你”。这些念头不是坏心，只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创造非要署名，创造本身就容易变形：另一方感到被“拯救”，被放到了一个欠债的位置，下一次冲突时，那个债就可能被翻出来。迦拿的酒送到了该送的人手里，宴席的体面保住了，新郎没有难堪，管事没有难堪，造酒的人没有在宴席上抢功。这是对这一件事的观察，不是创造的通则；该署名的时候也要署名，比如需要追责、需要对账的时候。关于不抢人的体面，第 20 章会专门讲，这里只点到。

还有一层。**知道的是用人**，不是宾客，不是管事，不是新郎。那些整场筵席里站得最低、端盘子、倒水的人，是亲手把水倒进缸的人，也是唯一知道的人。创造性的化解，往往要靠最靠近事情的人动手，而这些人的名字，常常不在任何一份“功劳簿”上。我们今天的公司里，把难题真正拆开的，常常是一线的人；家里把僵局真正化开的，常常是那个半夜起来热奶的人。

最后看经文的收尾：“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2:11）“门徒就信他了”，是经文写下的唯一结果。本书把它读作**回流**（本书的读法，待验）。回流的意思是：新做法反过来使最薄的核心变厚。在迦拿，最薄的核心是什么？是“这场筵席要继续、这家人不能蒙羞”。经文只写了门徒信了；至于筵席的欢喜更足、新郎和管事的体面保住，这些是推想，不并入“回流”。若只取经文，回流的证据很薄，就是这一句。

“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本书愿意再读一层（本书的读法，待验）。管事说的是宴席的次序——一般先上好酒，后上次酒；这里的次序是反的，好的在后面。这句话放在冲突里读，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提醒：真正的化解，往往不是在最初的热情里发生的，而是在“酒已经用尽”的那个时刻之后才发生的。假爱的解法常常在酒还够喝的时候就用完了——一个拥抱、一句“都过去了”，把最好的东西提前花掉了；而创造的解法恰恰是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拿出好酒。这不是劝人等到绝境再动手：像第 1 章说的，能早处理就早处理；迦拿的缺口是被母亲及时说出来的。这个读法只是顺着经文的次序往下想，并不是经文自己的论断，所以需要放在别处的经文里慢慢验。

◆ 五、三条判别，和办公室里的迦拿

按全书的三条判别来量这一件事。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缺口被说了出来——“他们没有酒了”；在本书的读法里，礼的位置和喜的需要都没有被装作不存在（经文没有说这件事废了或肯定了洁净礼）。二问，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有，酒，而且是从原本盛水的缸里盛出来的；用人、管事、新郎，各得其所，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了。三问，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守住了，筵席继续，门徒信了。三问都是“是”。要老实说，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经文的评语。

再把两种假爱放在旁边对照。若是遮，第一问就是“否”：缺口被盖住。若是压规矩，两个版本都在第三问上出错：守礼的版本放掉了活人，砸缸的版本放掉了共同的东西。这样看，迦拿在这一件事上给了本书一个很小、很具体的样板：**不遮、不砸、不让步，而是在原有的容器里造出新的内容**。

有一点要说明，免得读过头：本书并不说“凡冲突都能一眼变出酒来”。迦拿是一件神迹，人的创造没有这样的速度，也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能学的，不是变水为酒的手法，而是它的**次序**：先把缺口说出来；不急着立刻动手，先看清里面哪一层是必须同的；然后用手边的、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造出对方需要的东西；最后让它回过头来，使共同的那一层变厚。

迦拿的故事离我们两千年，但它的骨架并不古老。设想一家做了十年的小设计公司，创始人定下一条规矩：所有稿子必须手绘草图、经老师傅逐张签字，才能进电脑做精稿。这是公司的“石缸”——它不是随便立的，当年正是靠这一道关，公司在行内有了“稿子扎实”的名声。后来来了一批年轻设计师，习惯直接在平板上改，几分钟出一版，对手绘签字这一关越来越不耐烦。客户的催稿一天比一天急，“酒”眼看要用尽：不是原料不够，是时间和耐心不够。

这时公司里有三种声音。老师傅说：“规矩不能破，一破，扎实的名声就保不住。”年轻人说：“这是老古董，客户等不起，不改我们就走。”夹在中间的行政说：“要不手绘签字照旧，但允许特殊项目豁免？”——这最后一种听上去最温和，却是典型的“让步”：看似各让一步，实则谁也没得到什么，规矩从此变成“谁够硬谁豁免”，一年后签字栏上全是例外，老师傅觉得被架空，年轻人觉得仍被卡着。

迦拿的次序放在这里，是这样用的：先让缺口说出来——“我们的交付周期，是不是被签字这一关拖住了？”再问最薄的核心：公司想保的究竟是“手绘”这件事，还是“稿子扎实、可以放心交出去”？大家发现，老师傅在意的从来不是铅笔本身，而是“出手前有人把关”。那么容器可以保留——签字这一栏、老师傅这个位置——而盛进去的东西可以换：年轻人在平板上做出的草稿，当天交给老师傅，用平板批注签字，同一天回；手绘改成了“关键节点的手绘评图”，由老师傅和年轻人在白板上一起画。规矩的石缸还在，盛出来的是一种新的做法。这个过程里，不需要谁宣布“我赢了”，真正动手改流程的是两个中层，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年终总结里。在办公室里，这样的结构并不依赖神迹，它依赖的只是前面说过的次序：说出缺口、找出最薄的核心、用手边的容器盛出对方需要的东西。遇

到“新旧之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选边；选边之前，不妨先问一句：这口缸里，还能不能盛出别的东西？

◆ 六、日常里

设想一户姓林的人家。外婆在世时，年夜饭有一套规矩：开席前先用一套青花碗盛十二道老菜，摆上桌，给去世的老人留一副碗筷，全家人静坐一会儿，再动筷子。外婆走后，规矩由大舅接下来。可是这几年，下一辈的年轻人嫌这套仪式拖沓，菜是凉的，饭桌上一股“赶快应付完”的气氛。今年，小苗的表妹说：“要不我们别摆那一套了，直接吃火锅吧，大家热热闹闹。”大舅脸色立刻沉了：“这是你外婆的规矩！”

这个场面，其实正是“酒用尽了”。热闹没了，年味没了，而那一排青花碗摆在桌上，像一排摆着的石缸。一种办法是遮：大舅说“你们不想做就算了”，转身去厨房，其余人沉默地吃完；表面平息，明年更没人愿意回来。另一种是砸：表妹说“以后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都免了”，大舅从此不再张罗，这一家人便少了一根线。

小苗做的是第三种。他先把缺口说出来，在初二的晚上，只有他和大舅在厨房的时候，他说：“舅，我们这顿饭，好像大家都吃得不太开心。”大舅叹了口气，说他其实也累，没有人帮忙，每年一个人忙一天。缺口显出来了：不是规矩的错，而是规矩只压在一个人肩上，又只有一种做法。接着他们一起问：这套规矩里，最不能丢的是什么？大舅想了一会儿说：是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些菜是外婆一道一道做给我们吃的，是要有人记得她。这就是最薄的核心（设想的故事，不是经文）。其余的——十二道菜是不是都要先摆凉了再吃、谁来做、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动。

于是第二年的年夜饭变成了这样：青花碗还是那套青花碗，十二道菜里每年轮换一家人认领一道，当天带来，写在一张小卡片上：这道菜是外婆谁教谁的、里面有什么故事；静坐过后，这些菜还是端上桌，表妹把火锅的锅子摆在中间，热气腾腾，老菜和火锅一起吃。外婆的碗里盛的是新的东西，而这新的东西，每一口都有人记得她。

回流发生在第三年：大舅说，今年终于不是他一个人在忙。那些很少回来的年轻人开始主动问：“今年轮到我认哪一道？”最薄的核心——记得外婆、一家人坐在一起——变厚了。这是顺利的一种设想。也可能大舅听了仍不肯松口，说“规矩就是规矩”；那就别逼：试过、给过一个年头的期限，他仍不愿坐下来谈，小苗可以另约几个愿意的人在初三再聚一顿，把老菜带去，照旧留着外婆那一副碗筷，同时不与大舅断了往来。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

带 走 的 话

冲突里最先要做的，是把“酒用尽了”说出口，而不是遮过去。老规矩与新需要相撞的时候，不必在“守礼”与“砸缸”里二选一：先找出必须同的那一层，再用手边的容器，造出对方需要的东西。创造有时不必署名，但必须让最薄的核心回过头来变厚；好酒，常常在酒尽之后才出现，不过这不是劝人等到绝境。

小　账

迦拿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母亲把“没有酒了”说出口（显露），礼与喜的差异被各自承认（差异），两者合起来，改写了缸与酒之间的纠缠：同一口缸，从盛洁净礼用水，变成也盛出酒。以上（本书的读法，待验）。三拍里，酒尽而缸只能盛水是张力积累；水入石缸、酒从缸出是形状改变，容器没变，内容变了；管事的称赞、新郎的体面、门徒的信，是回写。九步在本章不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按此做法实行一段时间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那一层没有变厚（比如办公室里签字栏上又堆满例外），则本章判断不成立；或若约2 的读者另有强证据说明缸的用途与此无关，本书的读法要收回。单中心的尺子（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在这里会量错：以“礼”为中心，量出的是“缸被玷污”；以“痛快”为中心，量出的是“缸挡路”；谁也看不见缸里还能盛出新酒。

◆

37

第 37 章

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同一份新生命，两种长法

>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
>
>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4:14）

◆ 一、同一句话，对两个人，为什么不能一模一样

比如一位老师，同一个学期里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班上最爱追问的女孩，问什么都要“为什么”，下课还要围着老师把一个定理推到底；另一个是安静的男孩，不爱说话，却总在大扫除时第一个把抹布洗干净。老师想对他们说同一件最重要的话：“做人要对自己的事负责。”他对前一个说，是在晚自习后的办公室，一对一，慢慢地把每个“可是”都听完；对后一个说，是在值日的走廊上，递过去一块抹布，说：“你这样做，就是负责。”如果有人要求老师“公平”，规定对两个孩子必须用同一个场合、同一套话，结果多半是前一个觉得被敷衍，后一个觉得被审问。

这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情形：同一件要紧的东西，要进入两个不同的人，怎样才叫“同”？照搬同一套话，是强求同一；因为对方“不一样”就干脆不说，是部落化；第三种走法，是让同一份东西，在各人自己的“地”上，用各人自己的“路”，长出各人自己的样子。

福音书里有两幕戏，把这个问题演得格外清楚。一幕在夜里，一位法利赛人中的官，来见耶稣；一幕在正午，一个被边缘化的外族妇人，在井边打水。两幕戏里，耶稣说的是同一份东西——新的生命——却完全不是同一句话。

出处：第 301 号卷三第 16 章《夜里的学者，正午的妇人：S＝F(D,E)》读过这两幕，作三方程第一式的主例。本书顺着它读到：学者与妇人脚下的地不同，耶稣铺的路也不同，长出来的样子也不同（一慢一快）；每章小账“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什么”这一问，体例也借自第 301 号。本书另加的有三处，301 号该章没有谈：最薄的核心与外层的划分；约4:22 的读法；用三条判别分“因人制宜”与“看人下菜碟”。

◆ 二、夜里的学者：一个有身份的人，慢慢地走

约翰福音3章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约3:1）。他夜里来见耶稣（约3:2）。他为什么选夜里，经文没有说，传统上有“怕人看见”“白天忙”等不同的猜测，本书不判。我们只取一点不争的事实：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用他的方式来——私下，带着问题。

耶稣对他说的头一句话，直接而且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尼哥底母的回答，是一个标准学者式的反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3:4）接着是耶稣关于风的话：“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3:8）尼哥底母又问：“怎能有这事呢？”（约3:9）耶稣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约3:10）——这是一句带着刺的话，一句不留情面的话。

留意这一幕的几个特点。第一，耶稣没有放低一分真理的重量。“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一个很硬的命题，他没有因为对方是个有身份的人，就换成一句客气的“您慢慢体会”。第二，他也没有放下对话的**形式**：对着一位学者，他用的是学者能接的方式——比喻（风）、辩难（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一问一答，慢慢推进。第三，这场谈话在经文里没有一个“当场的结局”。尼哥底母最后没有说“我信了”，经文也没有宣布他失败。他的下一次出现，要到很后面。约翰福音7章，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拿耶稣，尼哥底母站出来，大意是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先知道他所作的事，我们的律法岂可定人的罪？（约7:50-51，大意）；到了十字架之后，他带着没药和沉香来了（约19:39）。从夜里的那次谈话，到埋葬的那一天，是漫长的、以年计的长法。

本书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经文并没有说尼哥底母“成了信徒”还是“没有”。传统有各种说法，本书不判。我们能读到的是：**一份新生命，在这个人身上，是一点一点、在体面与风险之间、在好几年里，慢慢长出来的。**

◆ 三、正午的妇人：一个被边缘的人，一次说开

另一幕在约翰福音4章。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约4:4），那时是午正（约4:6，和合本作“约有午正”）。井边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约4:7）

这句话本身就越过了线。经文旁边紧跟着一句解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4:9）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讲话，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讨水，两道线同时被越过。耶稣没有宣布“我要打破隔阂”，他只是说了一句渴了想喝水的话。

之后的对话，和夜里那一幕的节奏很不一样。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约4:10）讲到那“活水”，他说的话就是这一章的主经文：“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4:14）从“水”切入，是因为眼前就是井，她手里就是水罐。同一份“新生命”，对学者用“风”和“重生”，对打水的妇人用“水”和“泉源”——随着对方手里拿着什么、站在哪里，不同的东西出来了。

这场对话里还有一处，是读得最痛的。耶稣对她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约4:16）她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约4:17-18）这是一次直截了当的显露。经文只写了午正、井、五个丈夫和一个现在不是丈夫的人，没有说这是丑事；五个丈夫的原因，丧偶、离异、被休都有可能，经文不说，本书也不补。经文里，我们没有读到一句训斥的话，没有“你要悔改”式的判词；这一句话被说出来，对话却没有中断，她先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约4:19），接着提出一个问题：礼拜的地方，是在这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约4:20，大意）

这个问题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几百年来的一个活的争执，是整个族群的“山头”问题。耶稣的回答，一边承认两边的位置，一边把它推到更薄的一层。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4:21，大意）；“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4:24）但同一段里，他也说了一句不含糊的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4:22）这句话也不能删。

◆ 四、最薄的核心是什么，什么可以长得不一样，为什么这不是“因人而异的方便”

现在把两幕并排放，用同一性谱系的读法来看（以下是本书的读法）。**必须同的那一层**，我们把它说得尽量薄：不是仪式，不是词汇，不是地点，也不是“怎么信的”那个过程，而是**生命要从上头再生、要从他那里得到泉源**这件事本身。两幕戏里，这一句话没有被削弱一分。对学者是“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对妇人是“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两处的硬度是一样的。把约3:3 与约4:14 判为同一核，是本书的读法，待验。本书所说的是：最薄的核心，宁可薄，不可软。

这里有一个最不利于“核心完全一样”的差别，必须正面接住：对妇人，耶稣直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4:26）；对尼哥底母，经文里他终究没有这样直说，只说到“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3:14），要听的人自己去连。为什么对妇人说得更透？经文没有解释。身份的明说，不属最薄的核心，属于外层，所以在两处可以不同；核心是“生命从他而来”，这在两处同样不软（本书的读法，待验）。若读者认为“明说身份”本身就是核心的一部分，那么本书要改口：核心在两处是同一个方向，却不是同一个透明度。

可以不同的那一层很多：时间。一个在夜里，一个在正午。夜里是一对一、无人打扰的，适合慢慢辩难；正午是打水的时辰，经文只写了“午正”，别的不补。

身份。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犹太人眼里是外族人。耶稣对前者的话里有“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一句对着有身份的人，是一把刀；对后者，没有一句涉及她的身份地位，只涉及她的生活。

比喻。对前者是风、是生产（“再进母腹”），读书人式的、抽象的；对后者是水、是丈夫，吃饭穿衣式的、具体的。

速度。一个以年计；一个，在同一天之内，她留下水罐，进城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约4:28-29）后来，撒玛利亚人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约4:40，大意）；许多人信了，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约4:42）

这一整套差异，是一个**谱系**：核心极薄、极硬；外围极丰富、极灵活。如果强求同一，把对学者的方式用在妇人身上，她会觉得被审问；把对妇人的方式用在学

者身上，他会觉得被敷衍。如果因为两人太不同，就认为“不能说同一个信息”，那信息就散了。耶稣的做法，是第三种：核心只有一个，路径各有各的。

这里需要防一个误读：把“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读成“对谁都顺着说”。这在日常里叫“看人下菜碟”，常常是缺乏原则的圆滑。两者的分别，要用三条判别来量。夜里的学者那一幕，耶稣对他说的话是**更硬**的，不是更软的——“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正午的妇人那一幕，他说的话是**更贴身**的，不是更含糊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两处都没有为了让对方舒服而削掉真理（一问：在真理里）。两处的方式都是为了这个人能接住这个信息而**新造**的（二问：生出新东西——不是现成的话术）。两处最薄的核心都原样不动（三问：守住核心）。看人下菜碟的人，是在第三问上失守：为了顺着对方，把核心悄悄放掉了。

还有一层。读者可能会问：约4:22那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岂不是在撒玛利亚人面前排了座次？这句话在经文里**没有被删**，本书不删，也不躲。本书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它说的是救恩**从哪里来**——历史的出处——而不是谁在山头上占着更高的位置；紧跟着他说“如今就是了”，把重心放到“用心灵和诚实”上。出处是一层，敬拜的地点是另一层，两者并没有混在一起。这是一个读法，不是定论。

读这两幕戏，有一个很自然的偏向：觉得妇人的那一幕“成功”，学者的那一幕“没成”。因为妇人当天就去告诉全城，而尼哥底母夜里谈完，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偏向，它本身就是一把单中心的尺子——以“当场见效”为中心的尺子。

设想一对父母，有一个爱想事的大女儿和一个爱动手的小儿子。他们同时对两个孩子说了一件要紧的家规：不撒谎。小儿子当天就在饭桌上承认了打碎碗，皆大欢喜；大女儿听完，沉默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回房间去了。父母当晚很焦虑：是不是女儿没听进去？接下来的几个月，女儿一次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也没有犯过“撒谎”的错，也没有明确的“悔改”。直到一年后的某个晚上，她忽然对妈妈说：“我想了很久，我以前有一次骗了你，就是那次说作业交了。”原来那句话，在她心里走了一整年。

这个设想里，大女儿的“慢”不是失败。对一个习惯先把道理想透的人来说，一句硬的话要经过很长的内部辩难才能落地，落地之后，往往扎得更深。尼哥底母夜里提出的三个问题，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内部辩难的外化。他的“不即时”，需要

的是忍耐——给新生留时间（这是第 15 章要专门讲的）。若父母因为焦虑，强行逼女儿“当场表态”，那便是把妇人的路强加给学者的地。

另一方面，也不能反过来说“慢才深”。妇人当天回去说话、全城出来听，同样不是浅。她在城里的话，是一个外族妇人对全城的见证（约4:39）。两条路没有高下，需要的是：认出这个人该走哪条路。认不出的时候，宁可多问一句，也不要拿自己的节奏去量别人。要补一句界线：若有人借“因人制宜”之名，把核心悄悄放软，或把对方的“慢”当作永远不必表态的理由，那就已经是看人下菜碟，不是本章所说的因人制宜。

最后看一个反面的日常（设想，只是一个提醒，并不构成对“因人制宜”的论证）。设想一位热心的邻居，学会了一套“劝人”的话术，用在退休干部身上，对方觉得被“培训”；用在刚失业的中年人身上，对方听到第二句就关了门。

这位邻居犯的错，不是他的话不好，而是他把“话术”当成了“核心”。真正的核心，是他想对每个人说的那一件要紧的事——比如“你没有被丢下”。而话术、顺序、语气、时辰，都是可以也应该因人而异的外层。耶稣在两幕戏里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把核心守得很死（重生、活水），把话术放得很活（风与母腹、水与丈夫）。我们学不来他的洞察，但可以学这个次序：先问自己，我想让对方知道的那一件最薄的事是什么；其余的，都先放下，听对方在说什么、站在哪里。

◆ 五、日常里

设想一个家庭，爸爸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爱讲理；妈妈是菜市场里卖了三十年菜的，爱当面说开。家里两个孩子，哥哥大学毕业，在外地做研究，弟弟早早出来做生意。今年爸妈有一件要紧事要对两个孩子说：家里的老房子，不卖，留给兄弟俩共有，谁也不许独占，要商量着用。核心只有这么一句。

爸爸的办法，是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把前因后果、几种可能的方案、各自的利弊，一条一条列出来，末了说：你先别回，想两个月再说。哥哥读了三遍，回了一封更长的信，其中有三个反驳。爸爸又读了三遍，又回，一来一往，大半年。妈妈的办法，是在弟弟来吃饭的那个晚上，一边择菜一边说：“房子不卖，你们兄弟俩一起管，我只要这一句，你先说你肯不肯。”弟弟当场就说：“哥那边怎么说？”妈妈说：“你们自己打电话。”当晚他们就通了电话。

如果爸爸坚持“两个孩子要平等对待，所以都应该写信”，弟弟会觉得被考试；如果妈妈坚持“都应该当面说开”，哥哥会觉得被逼。他们没有各说各的；他

们说的是同一句话，只是用了两条路。大半年后，兄弟俩一起坐在老房子的院子里，第一次一同修葺那扇旧门。核心——房子不卖、兄弟共管——不但没有薄，反而因为两条路都走通了而变厚了：哥哥是被道理说服的，弟弟是被情义接住的，两个人的理由放在一起，是一个比单线更稳的根基。这是顺利的设想。也可能哥哥看完信仍说“我不想掺和老房子的事”，弟弟打完电话又说“我再想想”；那就别逼：给一个期限，比如一年，到期再约一次；若兄弟俩始终不愿坐下来谈，也可以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或律师把共有的规矩写成文字，减少接触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

带 走 的 话

同一份要紧的东西，进入不同的人，不必也不该走同一条路。先把最薄的核心说得清清楚楚、一分不软，再让路径、时辰、比喻、速度，各随各人的地。看人下菜碟与因人制宜的分界，在于核心有没有被偷偷放掉。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同一份新生命，显露成什么样，取决于它走的路（差异）和落的地（纠缠）。夜里的学者，路是辩难，地是有身份者的私下谈话，长成了以年计的慢生长；正午的妇人，路是从水到生活的当面显露，地是被边缘者的井边，一天之内长成见证。三拍上，学者那一幕停在张力积累的深处，回写要到约19章才露面；妇人的三拍一天走完（约4:39-42）。起手的路径也不同：对学者从“显露”（硬命题）起手，对妇人从“差异”（我渴了，你有水）起手，这是本书用六路径的话做的标注，301 号第 16 章没有这样标，“换路即前进”也只是本书的说法。

怎样算错：若在经文里，约3:3 与约4:14 指向的并非同一件事，或把对学者的路径用在妇人身上、把对妇人的路径用在学者身上，同样有效，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当场见效”量学者，说他失败；用“慢而深”量妇人，说她浅。

◆

38

第 38 章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五饼二鱼

>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约6:11）

◆ 一、一桌饭，五种口味

设想一个周日的家庭聚餐，十二口人。奶奶牙口不好，要软烂的；爷爷血糖高，要清淡；两个孩子要吃炸鸡；姑姑刚做完手术，要少油；表弟新近吃素；还有一个远道回来的堂哥，从早上赶路到现在没吃饭，只想要一大碗扎实的米饭。做饭的人站在厨房里，看着菜单发愁。他手里的东西有限：一个电饭煲、两口锅、一个下午。

通常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做一样的**：一锅炖菜，咸淡适中，大家凑合吃——奶奶嫌硬，孩子嫌淡，表弟吃不了肉，爷爷觉得油，谁都吃了，谁都没吃好。这种做法看上去公平，其实谁的需要都没有被认真对待。第二种，**各吃各的**：各人点各人的外卖，在各自的房间里吃；这样人人满意，但“一家人一起吃饭”这件事没了。第三种，是我们要找的：**同一张桌子，同一顿饭，各人吃到自己要的**。

五饼二鱼，是福音书里一个关于这第三种办法的故事。它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的一件神迹，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它在早期教会心里的位置。本章主要读约翰福音6章，并配上马可福音6、8章的几处补充。先交代一个断点：经文里的神迹，是饼被分发到“都吃饱”，稀缺在神迹里消失了；而开头这桌饭里，稀缺是真的，电饭煲就那一个。所以下面不是把神迹当作稀缺下的分配办法来搬，而是读它里面“看见人、排位置、随所要”的次序，再回到日常里用“对账”去接稀缺。

出处：第 301 号卷三第 17 章《先吃饱，再讲生命的粮：D＝G(S,E)》把约翰福音6章当作三方程第二式的主例。本书顺着它读到：先看地（一大群饿着的人、一个孩子的五个饼），再定路，第一步是吃饭，“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是这一步的分寸。本书另加的是：把这一幕读成同一性谱系的样本（同一片草地、同一份饼是“同”，分量是“异”），并拿它去量日常里的三种平息和“摊开账本”的做法。这些是本书的，301 号该章没有谈。

◆ 二、先看见人，再排座位

故事从一个“看见”开始。马可福音写：“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可6:34）约翰福音写得更像一个管事的现场：“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约6:5）接着有一句旁白：“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约6:6）

先看腓力的回答。他是一个务实的人，立刻算了账：“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约6:7）另一位门徒安得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6:8-9）

这两个回答放在一起很像我们日常里遇到难题的反应：一个先算**钱不够**，一个先算**东西不够**，算得都对。可是这两个算法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资源是固定的，吃的人是一个整体，办法只有“分”**。在这个前提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切得更小，或者让一部分人别来。马可福音里还有一处，门徒的原话更直接：“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可6:36）——打发走，各人解决各人的。这正是前面说的第二种办法：各吃各的，部落化。

耶稣的回答是：“你们给他们吃吧。”（可6:37）这是一句让人傻眼的话：一个门徒的团体，手里只有一个孩子的午饭，却被告知“你们给他们吃”。

接下来，他做的事情不是变出东西，而是**排座位**。他说：“你们叫众人坐下。”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约6:10；可6:44 记作“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马可福音描述得更细：“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可6:40）

这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步骤，在整个故事里却有大用。五千个饥饿的人，是一团压力，一旦开始发饼，必然要争先恐后；他先把一团人，变成了一排一排、一百一

排或五十一排的行列。每一个人有了位置，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饼会来到自己面前。分发的路径也因此变得可行：门徒不用在人群里挤，而是沿着排好的行列走。

日常里这一点太常见了。家里孩子们抢零食，常常不是因为零食少，而是没有“轮到谁”的秩序；会议上人人争着讲话，常常不是因为话题多，而是没有“怎样轮流讲”的安排。很多冲突，在资源问题之前，先是**位置**问题——没有人知道自己的需要会不会被接住。耶稣先给每个人一个位置，等于先把“我会不会被落下”的焦虑拿掉了一大块。

◆ 三、“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和三双手

然后是这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约6:11）“随着他们所要的”这几个字，本书想多看一眼。五千个人的饼，不是每人一块规定大小的配给，而是**随各人的所要**。在经文里，“随着所要的”首先是量的意思，只有饼和鱼两样；“口味不同”“各人要的不同”是本书的推广（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说每个人具体拿了多少，只说了原则：随着所要的。

这一句话，是对“平均主义的爱”的一次安静的拒绝。分一样多，看上去最公平，实际上只照顾了“人是一样的”这一层；而“随着所要的”，同时照顾了两层：**大家都坐在这一片草地上、吃同一份饼**（同），**每个人吃多少、吃什么由他自己说了算**（异）。这是一个微型的同一性谱系：最薄的核心是“都在这里被喂饱”；放开的是分量（本书的读法，待验）。

类比的断点，这里要再说一次：经文里没有分配的难题，因为饼够了；日常里的分配难题恰恰是不够，所以日常里的“随所要”，必须先对账（后面有一节讲）。若只靠“随所要”三个字就去分一份有限的东西，反而会变成谁说得响谁多拿。

再看马可福音8章的另一次类似的喂饱。这次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可8:2-3）这里他把理由说得很具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境**，其中有从远处来的，打发他们走，别人到家了，他们困乏在半路上。“随着所要的”背后，是对每一个人处境的看见，不是一个抽象的慷慨。

这个神迹里，有三双“手”值得提到。第一，是那个孩童的手。五个大麦饼、两条鱼，是一个孩子带来的午饭（约6:9）。数量小得可怜，门徒自己也说“还算什么呢”。但耶稣没有从天上另取一份，他用的是**手边这一份**。这和第 36 章的迦拿一脉相承：用现成的、小的、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

第二，是门徒的手。马可写：“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可6:41）饼到了众人面前，是**经过门徒的手**。他们几分钟前还在说“打发走吧”“钱不够”，现在，他们是递饼的人。创造不是在他们头顶上完成，再丢给他们去看；而是让他们**做着**这件事，在做的过程里，他们自己对“不够”的看法被改了。

第三，是收拾零碎的手。众人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约6:12）门徒就把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6:13）。吃饱不是终点，连“零碎”也不浪费。这一句话里有一种对东西的尊重：不能因为是神迹，就可以随手丢弃。

◆ 四、三种“平息”，和三条判别

把这个故事当作一把尺子，来量日常里分配冲突的几种常见解法（以下是比如，不是对谁的指名）。第一种，**一刀切的公平**：大家都一样，谁也别挑。它平息得快，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你偏心”。可是各人的真实需要可能没有被看见：奶奶吃不动，孩子吃不饱。比如过了一阵，奶奶来得少了，孩子开始偷偷吃零食，这是复发；再往后，“怎么人都不爱回家吃饭”成了更大的问题——升级。

第二种，**谁大声谁多得**：不说话的就是不要。这比一刀切更糟，因为它让需要变成了一场比嗓门的竞赛。

第三种，**各自散开**：每人领一份，各吃各的。它保住了各人的需要，却把共同的那一层放掉了——这是第 3 章讲的“放弃共同的同一性”，跳到了反向中心。

对照约翰福音6章，创造性的做法有三步：**排座位**（让每个人有位置）、**随所要**（让每个人拿自己要的）、**同一份饼**（还是同一个来源、同一片草地）。

三条判别：喂饱人群，是不是创造的爱？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是——他先看见了“没有牧人的羊”“已经三天没有吃的”这些真实的处境，门徒的“钱不够”也被听见了，没有被斥责。二问：生出新东西了吗？是——一套分发的办法：

排座、递饼、随所要、收零碎，五千人的需求在同一块草地上被接住。办法本身是经文所记的，把它归为“新东西”（本书的读法，待验）。三问：守住最薄的核心了吗？是——所有人是被同一位牧者喂饱，坐在同一片地上；而不是各自散去。

需要提醒一句。这个故事结尾，众人看见神迹，要来强逼他作王（约6:14-15），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都被喂饱”的人群，转身想把喂饱他们的人推上一个中心。这一幕，第 43 章再细读。

◆ 五、“不够”是真的：先对账，再创造

读这个故事，很容易把腓力和安得烈读成“小信的人”，好像他们算账是一种缺点。本书不这样读。腓力算得没有错，二十两银子确实买不够五千人的饼；安得烈指出的也是事实，一个孩子的午饭，“还算什么呢”。经文没有一句斥责他们的话。

这对日常很要紧。有的人遇到资源不足的时候，会说“不要算了，钱的事总有办法”，这句话听上去温暖，其实是一种虚幻解法：它平息的是算账的焦虑，没有改变“不够”这个形状。设想一个家庭，儿子要结婚买房，需要一笔首付，父母有一些积蓄但不够。爸爸说“钱的事你别管，总会有办法的”，妈妈闷头不语；儿子其实心里清楚缺口有多大，也不敢问。几个月后，缺口没有补上，反而因为谁也没有把账摊开，各自在心里怨对方：爸爸怨妈妈没本事，妈妈怨爸爸乱许诺，儿子怨两个人都不告诉他实情。

对账，是创造的前提，不是创造的敌人。五饼二鱼这一幕的次序是：先问（“我们从哪里买饼”），先算（二十两银子），先看手边有什么（一个孩子的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才有“坐下”“祝谢”“递给门徒”。那个孩子带来的东西，被老老实实地说了出来、报了数目，没有人假装它很多，也没有人假装它不存在。在上面那个家庭里，创造性的做法不是“相信总有办法”，而是三个人坐下，把账摊开：缺口多少，能借多少，能不能晚两年结，能不能先租后买，儿子自己能出多少。摊开账本，是一种爱的行动，它让每个人都从“我一个人在扛”变成“我们一起面对一个具体的数目”。

◆ 六、吃在讲前面，但这不是通则

马可福音6:34的次序，要如实说出来：他看见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怜悯他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到了天晚，门徒才来提醒，时候已经晚了，这里是野地（可6:35-36，大意），然后才有吃饭的事。也就是说，在马可6章里，教训在先，吃饭在后。约翰6章则不同：先是看见、问话、排座、分饼，讲“生命的粮”的话，在第二天。所以“先吃饱再谈别的”不是经文里的通则：这两处，次序恰恰是反的。第二次喂饱的时候，理由更直白：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可8:2）。

本书只取约翰6章这一幕里，吃在讲前面，并只说一个有限的观察：**有时，对一个饿着的人，讲再对的道理，会说不进去**。设想一位父亲，孩子考砸了，一回家就被他按在桌前分析试卷：“你看，这里粗心，这里没复习，这里……”孩子的眼睛是红的，肚子是空的。父亲说得没有一句错，却一句也没有进去。如果他先说一句“先吃点东西”，把热汤端到桌前，坐下来，等孩子吃完了，再问“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同样的道理，成了另一种东西。顺序有时不只是形式，是对一个人当前所处位置的承认；但也有人愿意边饿边听，那就听他的。

301 号第 17 章对同一处说的是“先吃饱，不是绕道，是起步”，那是就约翰6章这一幕的路说的；上面的限定，是本书加的，免得它被拉成“先满足物质，再谈精神”的通则。

◆ 七、日常里

回到开头那个周日的家庭聚餐。做饭的是小韩，他是这家的小儿子。他这回没有硬做一锅炖菜，也没有让每人自己叫外卖。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先问清楚。他在饭前一天，在家族的小群里问：“明天大家有没有什么吃不了的、特别想吃的？”不是征求意见走形式，而是真的记下来：奶奶要软、爷爷要清淡、姑姑少油、表弟素食、孩子要炸鸡、堂哥要米饭。

第二件，是排“座位”。他把一张大圆桌摆开，一边是软烂的蒸菜和粥，一边是清淡的蔬菜，中间一口大的鸳鸯锅，一边是清汤的，一边是红汤的，孩子的炸鸡摆在小盘里，放在孩子们那一边；素食表弟面前摆了一个单独的小锅，汤底是素的，没有放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那一份在哪里。

第三件，是让家里人自己动手。他请堂哥帮忙端汤，请孩子们摆筷子，请姑姑帮忙盛粥。他没有宣布“今天大家要互相照顾”，只是让每个人手里有一点事做。

吃到一半，奶奶对爷爷说：“你那碗清汤，尝尝我这个蒸蛋，是软的。”爷爷就尝了。孩子把炸鸡分了一块给表弟，表弟推说不吃，孩子便夹了一块豆腐给他。同一张桌子，各人吃各人的，又不是各吃各的。当然也可能不这么顺：有位长辈说“做这么麻烦干什么，一锅煮了就是”，小韩说了两次，对方仍不肯松口；那就不必硬争，这一回各让一步，下一回再提，或者请一位长辈信得过的人去说；试过之后仍不行，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也不是失败。

后来家族里有个习惯：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大家都回来，每次的桌子都不一样，但每次都是“各人的那一份”。最薄的核心——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前——变厚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来这张桌子，不必为难自己。

带 走 的 话

一桌饭、一个团队、一场分配，都不必在“人人一样”和“各吃各的”之间二选一。先给人位置，再让各人随着所要的拿，而饼，仍是同一份。经文里的饼，经过许多人的手，被分到了都吃饱；我们手里的东西不会自己增多，但先排好位置、先对好账，它常常能走得比想象中更远。

小　账

这一幕落在 D=G(S,E)（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这一式与 301 号第 17 章相同，下面的具体分法是本书自己的。谁要什么，不是先摆在那里的障碍：耶稣先看见“羊没有牧人”“三天没有吃的”（显露），又把草地、人群、五个饼和门徒的手放进同一个局面（纠缠），差异才一份一份显出来。三拍里，腓力的账和“打发走吧”是张力积累；排座、递饼、随所要是形状改变；十二个篮子和吃饱的人群是回写。九步里，本章不碰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按“排座、随所要、先对账”的次序做了一段时间，仍有人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一家人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前）没有变厚，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只看“资源”，量出“不够”；只看“公平”，量出“每人一份”；两把尺子都量不出“随着所要的”。

◆

39

第 39 章

饭桌挪动了界线

> 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可2:15）

◆ 一、谁不能请，谁不请来

比如在一个住了二十年的老小区里，业主群里有一位老孟，几年前因为一件事被物业挂过名：他欠了两年的物业费，还在群里和物业吵过一架，说话不太好听。后来费用拖着没清，他渐渐不参加小区的任何活动。每年中秋，小区在院子里摆长桌宴，几十户人家端着自家的菜来，大家说笑，却从来没有人想起请老孟。不是有人下过命令，也没有人公开说什么，只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欠着账的人，跟他坐一桌，别人怎么看？

这种“不用说出口的界线”，比有明文的规矩更牢固。它不靠法律，不靠制度，靠的是一个人坐在哪里、跟谁一起吃饭。一张桌子，是最小的社会：它决定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谁的名字可以被放在一起，谁的不可以。福音书里有一幕，一个人用一顿饭，把这样一条界线挪动了。本章要读的，就是这顿饭。

出处：第 301 号卷三第 18 章《一张饭桌挪动了界线：E＝H(S,D)》是三方程第三式的主例。本书顺着它读到：界线最看得见的地方是饭桌，“界线不是推倒，是挪动”，也不是搬到反向中心；利未的家宴、医生的话、路加15章的三个比喻和门外的大儿子，两书读的是同一批经文。本书另加的有四处：用同一性谱系分“核心”与“外层”；两种虚幻解法；挪线者的名声代价；“同席不等于同意”及施暴情形下不适用同桌的边界。

◆ 二、利未的家宴：谁与谁同席，和他没有说“他们没问题”

马可福音2章里，耶稣走过税关，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可2:14）。传统上，把利未与另一

卷福音里的税吏马太看为同一个人（太9:9记的是同一件事，名字写作马太），下一章（第 40 章）还会碰到他。

利未随即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邀耶稣和门徒来坐席（可2:15 的“他家里”主语不明，路5:29 才明说是利未）。经文写道：“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可2:15）

这桌饭里的人，是一个**不寻常的混合**。税吏，是替罗马收税的本地人，在同胞眼里是和外邦人勾结的；“罪人”在当时的用法，大致指那些生活不合规矩、被正派人敬而远之的人。这类人彼此之间有同样的处境：被主流圈子关在门外。耶稣和他的门徒，一个有教导的人带着学生，坐进了这桌。

于是有了反应：“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可2:16；有古卷作“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字在谈教义。他们谈的是**他和谁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关于**桌子**的指责，因为在他们看来，桌子决定归属：与某人同席，就是承认某人是可以同席的。

读到这里，容易有一个误读：耶稣是在说“税吏和罪人本来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们太苛刻”。如果是这样，这一桌饭就成了一场“全体包容”的表态，也就是第 3 章讲的“放弃”——放弃分辨，放弃那条“有病”与“没病”的线。

可是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康健的人用不著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可2:17）注意这句话的结构。它**承认了“有病”这回事**。他没有说“你们看，他们都是好人”，他没有抹掉罪的名字（本书的读法，待验）。“义人”也可读为自以为义者的反讽，“罪人”在可2:16 又是文士的称呼，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定论；即使这样读，“医生坐在病人中间”的结构仍然成立，只是“承认有病”一层要换成“翻转了谁有病”。他说的是：你们把罪人关在门外，这是以为“医生”应该远离“病人”；而他的位置恰恰相反——医生不坐在无病的人中间。换句话说，他挪动的不是“罪”与“义”的定义，而是**桌子和医生的位置**。

这就是饭桌挪动界线的关键：不是把线擦掉，而是把线两边的人**放到同一张桌上**。线还在——有病的还是有病的；但“有病的人”与“医生”之间原本被一堵墙隔开的距离，被一顿饭缩短了。

◆ 三、三个比喻：丢羊、丢钱、丢儿子，和门外的大儿子

路加福音15章的开头，几乎是同一幕的另一个版本：“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15:1-2，大意）他对这些人讲了三个比喻：丢了一只羊，丢了一块钱，丢了一个儿子。

前两个比喻短。牧人丢了一只，撇下九十九只去找；妇人丢了一块钱，点灯、扫地、细细地找。找着了，都请朋友邻舍来：“和我一同欢喜”。接着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15:7）

留意这三个比喻里一个共同的结构：丢了，找，找着，**欢喜，聚集**。前两个落在邻舍的聚集（路15:6、9：请朋友邻舍来同欢喜），第三个落在宴席（路15:23）。这回应了路15:2 里那个具体的指责：“同他们吃饭”。本书读作：耶稣的回答是，对，就是吃饭，天上的欢喜是与人同聚的欢喜（本书的读法，待验）。

第三个比喻最长，是那个逃出去又回来的儿子的故事。小儿子要了家产，走远了，耗尽了，醒悟过来时预备了一篇认错的话；而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15:20）。然后是：“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路15:23）一桌宴席，为一个“失而复得”的人摆下。

门外的大儿子，是这张桌子最难的一把椅子。比喻到这里，本可以收场。可是路加没有。他又写了一个人：大儿子。他从田里回来，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生气，不肯进去（路15:25-28，大意）。他对父亲说的话很有分量，大意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却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路15:29，大意）。

这个人的话，每一个字都有道理。他没有说错：他确实一直守规矩，确实没有人为他摆过席。在这一幕里，**界线的另一边**——那些“没有走失过的人”——出现了。他们在整个故事里是被问了最难的一个问题：你肯不肯和他同桌？

父亲怎么做？他“出来劝他”（路15:28）。注意，这位父亲在这个故事里**出了两次门**：第一次跑向远处回来的小儿子，第二次走出宴席，去门外找生气的大儿子。他并没有说“你不该生气”，他说的是：“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

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路15:31-32）

故事就在这里停了。**大儿子进没进去，经文没有记**。这一点很要紧：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听的人里就有那些在抱怨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故事把最后的一格留给了他们：这张桌子上有一把椅子是空的，你们坐不坐？本书不替他们回答，因为经文没有回答。关于一个家内部的兄弟二人，第 48 章会从另一个角度再读；这里只取饭桌与界线这一层。

◆ 四、界线不是被推倒，是被挪动；三条判别与虚幻解法

现在把这几幕放在一起，看这张饭桌做了什么。一，他**没有消去界线**。“有病”“失丧”“悔改”这些词，在他口里仍然是实的。他不说“大家都没问题”，所以没有放弃第二问里的“真理”：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都显了出来。

二，他**也没有守着界线**。他没有说“你们先改好了再来”，没有设立一个“入桌门槛”。税吏和罪人不是在改好之后才被请上桌，他们是在桌上被接住。

三，他**造出了新的东西**：一种新的共同生活的场合——一顿既不要求先洗白、也不假装没有罪的饭。这个场合没有现成的名字；利未的家宴是个具体的创造，它由三方面共同生成：利未的家（地）、罪人和法利赛人的对立（差异）、耶稣的出现（显露）。这正是 E=H(S,D) 的意思：纠缠，由显露和差异一起生成。

四，回流：这桌饭让原来被一条线隔开的人，有了彼此看见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桌子越摆越大。

按三条判别量这一张桌子。一问，在不在真理里：是，罪的名字没有被抹去，法利赛人的不满也没有被压下去，而是被拿到桌面上，用比喻回答。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有，一种“同桌而不同流”的新场合。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守住，“有病的人需要医”这一层，没有变薄，反而在这桌饭里被人亲眼看见。

对照两种虚幻解法。**第一种：既往不咎，大家和气**。一个团体里有人犯过错，大家一致说“都过去了，不提了”，一起吃了顿饭，气氛很好。可是账没有清，错没有被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下次再发生，该怎么办。过不了多久，旧事被翻出来，而且带着“当时你们都说不提了”的新怨气，这是复发加升级。**第二种：不请他，各过各的**。这是部落化，看起来太平，其实只是把冲突放在了桌子外面。

◆ 五、谁来挪桌子：挪线的人要付什么，和同席不等于同意

界线之所以牢固，是因为挪线要付代价，而代价常常落在第一个挪的人身上。可2:16里，那句指责是对门徒说的，不是对耶稣——一个团体的领头人坐到了“不该坐”的桌上，旁边的人先挨说。马太福音11:19记了另一句更尖的话，耶稣自己引述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太11:19）被说成“贪食好酒”，被说成“朋友”，这些话是一个人在桌子边上付出的名声。

设想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下属里有一位几年前犯过严重失误、已经被处分过的员工，如今想重新开始。公司里的“正派人”都不愿意跟他同组，开会没人愿意坐在他旁边。主管如果想真的帮这个人回来，他就得先是第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并且承受别人“你怎么跟这种人混”的目光。这个代价是真实的，创造性的化解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果主管只想要“大家和气”的结果，却不愿意承担挪线的名声，那他最终只会选择“遮”，也就是第 1 章讲的虚幻解法。

读到这里要有一句诚实的话：本书不把“被人说闲话”本身当作爱的尺度。受苦的数量不是爱的证据（这一点第 46 章会专门讲）。耶稣被说成“贪食好酒”，不是因为他刻意去受这个名声，而是因为他要坐在那桌上，这个名声是代价，不是目的。

还有一个读偏的危险：把“同桌吃饭”读成“什么都可以”。饭桌挪动了界线，但桌上的话，仍然是要说的。可2:17那句“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就是一句桌上的话——它没有说“你们没病”。

设想一个家庭，儿子沉迷赌博，欠了钱，家里人曾经要么骂他、要么躲他。后来爸爸决定：每个周日，他回来吃饭，不谈欠债，只吃饭。这是一种“同桌”。但如果同桌的另一面是“从此谁也不提赌博的事，只要他回来就好”，那桌子就成了遮掩的帷幕：账没人管，口子没人堵。创造性的饭桌，是爸爸在饭后单独对儿子说：“你回来吃饭，我很高兴；但你欠的钱，我们要一起看账单，我陪你去找戒赌的专业机构。”赌博成瘾是需要专业帮助的，光靠一顿饭、一份陪伴是不够的。桌上有饭，桌下有账，两者同时存在。

必须在这里写明一条边界：**同桌的办法，不适用于一方仍在对另一方施加暴力或持续伤害的情形**。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人遭受殴打、威胁或长期的精神控制，把受

害者与施害者安排“同桌”，不是创造，是又一次伤害。这种时候，需要的是专业与法律的帮助——报警、求助妇联或相关的援助机构、医疗与心理的专业支持——而不是一顿饭。本书所讲的所有“同桌”，都以人身安全为前提；在安全没有保障的地方，让开、分开、求助，本身就是爱的一部分。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今晚就可以做这一件事；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日常里

回到开头的老小区。这一年，新来的物业经理想了个办法。她没有在群里说“大家要包容老孟”，那样只会让老孟更不敢出现。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她上门去找老孟，直截了当地说：“孟师傅，物业费这笔账，我们还是要清的，这条没法含糊。但怎么清，我们可以商量：您看分十二个月，怎么样？”她没有绕开欠费这件事，没有说“算了”；这是真理里的一步。

第二件，她请老孟在中秋的长桌宴上带一道菜。老孟起先不肯：“我去干什么，大家都不乐意。”她说：“您上次在楼道里修过那个坏了的灯，我们都知道是您。就带那个您最拿手的。”老孟做了一道红烧肉。这是生成：让他的东西，出现在这张桌子上。

第三件，她事先私下找了几位老邻居，请他们坐在老孟旁边。不是请求“要接纳他”，而是请他们尝一尝这道红烧肉。有人尝了，说：“好吃，哪里学的？”

那天晚上，老孟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吃饭。没有人发表宣言。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不再是“欠着账的人”，而变成了“做红烧肉的老孟”。他分了十二个月，一个月不落地交了；后来小区修楼道灯，他自己报了名。

这是顺利的一种设想。若老孟听了仍不肯来，说“我不去”，经理不必硬拉：试过、给过一个月的期限，对方仍不愿坐下来，可以只把分期的方案留给他，请他信得过的邻居上门说一句，或者就这样留一个空位，下一年再请；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账没有被抹掉，桌子却被挪过了——不是把老孟拉到“好人”那一边，而是让“好人”与“欠账的人”之间那条无形的线，有了一张可以同席的桌子。这条线上的核心——“账要清”——没有薄，反而因为饭桌上的信任变得更容易做到了。

带 走 的 话

界线有时不必推倒，只需要把桌子挪过去。真理的名字不删，同席的位置不让；先让人坐下，再谈改变。大儿子的那把椅子，是所有创造性的桌子上最难的一把。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这一式与 301 号第 18 章相同，下面的具体分法是本书自己的。税吏、罪人、文士、耶稣和门徒本来分在几道线的两边，一顿饭让他们进了同一个场合：罪的名字没有删（显露），线两边的人各是各的样子（差异），纠缠因此被改写。三拍里，文士的议论是张力积累；同席和三个比喻是形状改变；“桌子越摆越大”是回写。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桌子挪过之后，欠账的一方仍被冷落、或“账要清”这一层没有变得更容易做到，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可2:17 的“罪人”只是社会称呼，核心一问要改写成“谁有病”的翻转。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洁净”为中心，量出“他败坏名声”；以“包容”为中心，量出“他说罪人没有罪”；都看漏了“医生”的位置。

◆

40

第 40 章

税吏马太与奋锐党西门：十二个人的名单

>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路6:13-16）

◆ 一、一份名单，可以读出多少冲突

比如一个新成立的项目组，领导要在一周内定名单。他拿到的候选人里，有一位是公司里出名的“改革派”，一天到晚主张推倒重来；还有一位是公司里的“老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对改革派的话一句也听不进。两人在会议上吵过不止一次，一个说另一个“误事”，一个说另一个“砸锅”。领导的上级劝他：“别冒险，把两个人分到不同的组，各干各的，太平。”另一个同事劝他：“要么两个都留，但你得先教他们学会尊重对方，不然这个组立刻散。”

这个选择，很多人遇到过：把冲突的两方拆开，是部落化；强迫他们先变得一致再合作，是强求同一。路加福音6章的这份名单，给出的是第三个办法。它是一份名字的清单，列在一个整夜的祷告之后（路6:12），里面有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读，就是整本书的标志画面：**税吏马太**，和**奋锐党的西门**。

◆ 二、先把两个人各自放回他们的位置

先说马太。我们在上一章遇到过他：坐在税关上的利未，被耶稣一句“你跟从我来”叫起来（可2:14；太9:9）。他的行当是替罗马收税。照一般的读法，税吏在当时的犹太人眼里，不是单纯的“收钱的”，而是**和占领者合作的人**（这是对名号的一般读法，不是经上记的这一个人的事）。上一章里，“税吏和罪人”被连在一起说，不是偶然。

再说西门。经文里他的名字后面带着一个标签：“奋锐党的西门”（路6:15；太10:4）。“奋锐党”这个名字，大意是指对本民族和律法热心的一类人，不肯向外邦统治者低头。后世史家对这一类人的组织形态、这个称呼具体在耶稣时代指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判；本书只取名字本身带出的方向：**他是一个以“守住自己的民族与律法”为身份的人**。

把这两个名号放到一起，照一般的读法，方向是相反的：一个与罗马的差事相连，一个以抵制罗马为身份。如果把它搬到今天，那就是——一个替“对方”干活的名号，和一个视“对方”为敌的名号，被安排在同一条板凳上。

这里有一个**诚实的限度**：经文没有记载马太和西门之间发生过什么冲突，也没有记载他们怎样相处、是否和解。关于他们俩，福音书只给了名字和位置。本书不编造，不替经文补一场“握手言和”的戏。我们能读的，只有这一份名单本身，以及名单所处的位置。

出处：第 301 号卷三第 18 章讲饭桌挪线时，读到这份名单（可3:13-14；太10:3-4）。本书顺着它读到：经上没有写马太与西门当初怎样相处，不补；“常和自己同在”是在搭一片新地。本书另加的有两处：用三种走法去对照这份名单；对“两个两个出去”的读法。

◆ 三、名单是怎样排出来的：一夜祷告，一个天亮，和旧线的去处

路加写：“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路6:12-13）

这个次序值得停一停。经文把名单放在整夜祷告之后，没有写他权衡各派（本书不据此断言名单“不是妥协”，只记经文没有写权衡）。路6:13 写的是：他叫门徒来，从中挑出十二个。如果名单是妥协，通常会是这样：税吏派一个，奋锐派一个，彼此牵制，各派都有面子。可是经文里，这两个名字并没有被写成“代表”，只是名字，是跟从的人。

马可福音写得更直白：“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可3:14）。这就是这份名单的**最薄的核心**：同在，被差遣。不是“同一个政治立场”，不是“同一种出身”，也不是“对罗马的同一种态度”，而是：**和他同在，并被他差出去**。

太10:1-4 是同一批人的名单，也写出了税吏和奋锐党：“多马和税吏马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太10:3-4）“税吏”这个标签在马太福音里，还特意被加在马太自己头上——他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出身，福音书也没有为他遮掩。

三种走法放在这里看。**强求同一**：要求十二个人先对罗马有同一个态度，才能进名单。若这样做，要么马太先退出行当、公开宣布自己的“忏悔”，要么西门放下自己的立场——名单会是整齐的，也是单薄的，因为里头装的是同一类人。

部落化：把税吏派的人放在一个组，奋锐派放在另一个组，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各讲各自听得懂的话。这当然也是一种安排；但那样，福音就变成了两套，“和他同在”的这一层，就被放掉了。

创造：经文所记的，是让他们**在同一份名单里、在同一条路上**。路上有一件小事值得留意：可6:7记载，他把十二个人叫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至于两两如何搭配，经文没有说谁和谁一组，本书不推测马太和西门是否同行。但“两个两个”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它让没有人是独自出门的，也让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另外的人。读法上我们可以问（本书的读法，待验）：在一个两两出行的结构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盲点，是不是更容易被看见？

这就是十二人名单的**创造性**（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没有消去马太的税吏身份，也没有消去西门的奋锐身份。他们的名字后面，都带着原来的标签，到了经文里一字不改。这个标签没有被当作需要洗掉的污点，也没有被当作需要捍卫的旗帜。它们成了名单上两个并排的名字。

再往前看一步。十二个人不是随便取的数字，这在福音书里与以色列十二支派有呼应：耶稣后来对门徒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19:28，大意）。十二支派自己也是一个多样的、有过冲突的整体。把十二个很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对一个民族的“全体”来说，正是一个微型的样子。这一层暗示，本书不展开，只作一个旁证。

◆ 四、这份名单没有保证什么，和三条判别

读到这里，容易以为十二人的名单是一个“成功案例”，一个“十二个人和睦同行”的美好画面。本书不这样读。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路6:16）。这个名字，福音书一字没有删，没有后改，没有用其他的话盖

住。同一份名单里，有税吏，有奋锐党，有后来背叛的人。一份创造性的名单，**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走到底**。

路加福音22:24还记了另一件事：在最后的晚餐上，门徒中间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就是说，这十二个人，直到最后一夜，还在为谁大而争。冲突没有因为一份名单而消失；他们依然是十二个有各自的野心、各自的盲点的人。使徒行传1:13-14记，耶稣升天之后，剩下的门徒，名单上仍有“奋锐党的西门”，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徒1:14）。这是名单走了一段路之后的一个样子：不是没有裂缝，而是在裂缝里，仍然一起。

这一点对日常很重要：创造性的爱，不是魔法，不是“只要找对办法，所有人都会合得来”。它是一种**给了这个可能性、守住了最薄的核心、并且接受代价**的做法。名单里有犹大，说明这种做法是真实的、冒风险的。如果一个办法保证没有人会背叛，那它多半不是在创造，而是在筛选。

这份名单，是不是创造的爱，可以用三条判别来量。一问：在不在真理里？是。税吏仍是税吏，奋锐党仍是奋锐党，他们各自的出身、立场，没有被装作不存在，名字后面的标签都留着。二问：生出新东西了吗？是。一个原本不会存在的共同体——一个既有替占领者收钱的人、也有拒绝占领者的人的团体——出现了。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守住的意思要说清：核心是“和他同在、被他差遣”，是一种被邀请的同在，不是被推上去的中心；守住，不是全员到终点，而是这一层从没有从名单里被划掉，犹大的名字也仍然在。

但最强的反例必须正面接住：路22:24，到最后的晚餐，门徒仍在争谁大，加略人犹大出卖了他——名单若是创造，它在最厚的一刻似乎没有守住。本书的回答不是“并不保证”四个字就了事：第一，本书承认，在那一夜，“同在”这一层确实被削薄了，有人争大，有人出卖，有人逃走，创造在这里是**在路上，不是已成**；第二，本书只在名单这一层说守住，没有说每个人守住；第三，若依此要求一份名单“全员守住”才算创造，那么本书的三问就变成了一个无人能通过的门，不如老实地说：三问在这里的结果是“在路上，且付了代价”。

对照两种假爱。**放弃同一性**的版本，是把标准放宽到“谁来都行”，名单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的集合，你无法再说它是“十二个人”，只能说是“十二个路人”。**放弃多样性**的版本，是要求大家先变成同一种人，名单会很整齐，却失

去了“税吏”与“奋锐党”同在这件事所显出来的力量。第三种，是这份名单：核心薄而硬，外层宽而杂。

◆ 五、先叫名字，再谈身份；把标签留在名字后面

经文写的是他先叫门徒来，从中挑出十二个，然后才“称他们为使徒”（路6:13）。马太福音10:2的开头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名字排在前头。我们读名单，常常只把它当作“资料”，快速略过；本书只记一点：名字先于身份，被写进了经卷。

设想一位小学老师，接手了一个“问题班”，班里有两个孩子是出名的死对头：一个是全班最爱打小报告的班长，一个是最爱捣乱的“皮王”。前任老师的办法是把两人分得远远的，一个坐第一排，一个坐最后一排。新老师接手后，在开学第一周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在教室后面贴了一张全班的“值日名单”，把两个孩子的名字，写在同一天的同一栏里。她没有说原因，也没有做任何关于“友爱”的演讲。两人一起擦黑板、一起倒垃圾，起先互相不说话，三个星期后，开始为“谁擦得更干净”吵架——吵架本身，成了他们第一次有了共同的话题。

名单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制度，它把两个原本互相回避的人，放进了一件“共同的事”。这件事不需要他们先和解，只需要他们先在场。耶稣的十二人名单，可以放在这个方向上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名单先于理解，同在先于一致。若三个星期后两个孩子仍然互相动手，老师也不必硬撑：试过、给过一学期的期限仍不行，可以请学校的心理老师介入，或调整座位和分组，这不是失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路加和马太的名单里，西门后面跟着“奋锐党的”，马太后面（在马太福音自己的名单里）跟着“税吏”。这两个标签没有被抹去。

我们日常处理冲突的一个常见动作，是**抹标签**：为了让两个人好好相处，大家默契地不提他们各自的来历。老刘是“老商户”，小钱是“新来的”，这样的标签在公开场合被要求不说，因为“说了会伤和气”。表面上这是体贴，实际上，它让真实的差异无处安放，只能在私下发酵。一旦吵起来，所有被抹掉的标签就全部回来了，并且带着利息。

名单的做法正相反：把标签写在名字后面，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这么来的。但标签不决定他能不能进名单。这是一个很精细的设计：**承认差异，而不让差异成**

为入场券的条件。日常里，一个团队若能做到“你可以说你是哪一派的，我们也认你是我们这一份子”，就比“假装没有派”或“按派划线”要稳得多。

把这一章落到手上，若你正要编一份“相反的人”的名单——团队、委员会、家族里的一个小组、一个项目——可以问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这份名单，最薄的共同点是什么？不是“我们都认同公司文化”这种宽泛的话，而是一句可以对着两边的人同时说出口的话：“这条街要活着”“这个项目要交出去”。说不出来，名单就还没到编的时候。

第二，我是在**筛**，还是在**叫**？筛，是按条件挑出同类；叫，是看到这个人身上有进入这个核心的可能，哪怕他与别人格格不入。筛出来的名单整齐，叫来的名单有力。

第三，我准备好接受什么代价了吗？名单里可能有人中途退出，可能有人冷场，可能有人伤了别人。路6:16的最后一个名字提醒我们：创造性的名单，不保证全员到终点。如果不能接受这个代价，宁可明说自己想要的是一份整齐的名单，而不要假装这是在创造。

◆ 六、日常里

设想一个小县城的老街，要办一次“街坊节”。组织委员会要选十二个人。街上有两派人：一派是开了二十年店的老商户，最怕游客多了影响清静，更怕街被“商业化”；另一派是几年前才搬来的年轻人，开咖啡馆、做文创，主张把街打开，请外面的人来。两派开过几次会，吵得很凶。老商户说年轻人是“赚了钱就走的人”，年轻人说老商户是“守着一条死街”。

居委会主任没有把两派分开，也没有让他们先“统一思想”。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把节日最薄的核心，在一次小范围的茶会上问了出来：“你们俩，这条街，谁都不想它没了，对吧？”两边都点了头。核心是：这条街要活着。第二，他把十二个人的名单，两派各出一半，分成六个组，每组一个老商户、一个年轻人，负责同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组管灯，一组管摊位。第三，他让名单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带着自己的身份写出来：“卖了二十年茶叶的老刘”“开咖啡馆的小钱”，不隐去任何一个人的来路。

头一年的街坊节不算圆满。管灯的那组，老刘嫌小钱挂的灯太花，差点翻脸；还有一个人中途退了。第二年，管灯的那组要来一批老式灯笼，既旧又亮，外面的人专门来拍；老刘开始跟小钱学拍视频，小钱也知道了老街的茶是怎样一年一年卖出来的。若第二年仍然谈不拢，这也不是失败：可以请街道办的人坐下来调解，或各办一个小场，同时保住“街要活着”这一条。

这条街，没有因为一份名单就变得和睦。但它有了一个新东西：两派的人，第一次有了一条共同的名字——“街坊节组委会”。而这条街之所以还活着，核心——大家都不想它没了——比从前厚了。

带 走 的 话

把冲突的两方拆开，不是安全，只是把冲突放远；强迫他们先变得一样，也不是团结，只是把差别压低。一份真正的名单，让相反的人，带着自己的名字和来路，站在同一个核心之下。它不保证每个人走到底，但它让“走到一起”成为可能。

小　账

这一章的主轴是单中心的尺子。照一般的读法：以“罗马”为中心，税吏是正常生计，奋锐党是危险分子；以“反罗马”为中心，税吏被看成叛徒，奋锐党才是真以色列；两把尺子其实都在量“离我的中心有多远”（这只是对名号的一般读法，不是经上记的两个人的事）。名单的做法，是以一个更薄的共同点——“和他同在，被他差遣”，是被邀请的同在，不是被推上去的中心——为参照，不让任何一方的中心当尺子，这是第 43 章要讲的“反中心不是反向中心”的一个具体样子。两派的标签都留在名字后面，各自显了出来。三拍里，两派的敌意与路22:24 的争大是张力积累，名单与两两出行是形状改变，徒1:14 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是回写，但这一拍并未完成，犹大的名字还在。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在“和他同在、被他差遣”这一层上，名单里的人并没有因为同在而被改变，或同一份名单只是让两派彼此牵制、各自保面子，则本章判断不成立。

◆

41

第 41 章

“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双方共创的化冲突

> 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她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可7:28-29）

◆ 一、一句重话，一个不肯走的人

先设想一个场面。一家老牌的社区老年食堂，规矩写得明白：这里的饭，先供应本社区的老人。一天中午，隔壁新楼盘一位独居的老先生找上门来，手里攥着一只旧饭盒。他病了几天，没力气做饭。管理员看了他一眼，说：“这是给咱们社区老人准备的，不好拿来给外面的人。”这是一条有来历的规矩，管理员也许有他的难处。可是这句话落在一个饿着肚子的人耳朵里，分量是另一回事。

接下来他有三条路。第一条，低下头说“对不起，打扰了”，端着空饭盒回去。这是把自己的难处缩小到不存在，被推进了对方的中心：规矩的中心。第二条，当场发作，说你们这些人没有良心，规矩比人命还大，然后摔门而去，回头在楼里到处讲这个食堂如何冷血。这是跳到反向的中心：从“我服从规矩”跳到“规矩全是恶”。两条路都很常见，也都很快就走到头：第一条里，他饿着；第二条里，他解了气，也还是饿着，而且多了一个仇人。

第三条路不常见。他说：“您说得对，这是社区老人的饭，我不占这个位子。我只想问问，饭做好了，大家吃完，剩下的能不能让我用饭盒在门口领一份？”这一句话里没有退，也没有闯。他认了规矩，也把自己的需要原样摆了出来，并且在规矩没有写到的地方，放进了一个新的做法。这个设想的故事，是本章要读的那段经文的家常版。要先说它的断点：食堂的规矩，说的是饭的份数，是资源有数；而太15:23-26 里的情形，是先沉默，再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

去”（太15:24），那是差遣的范围，不是份数。所以食堂的故事只借“认下界线、摆出需要、找到空处”的动作，不借“规矩合理”这个判断。

经文的版本更硬，也更难读。耶稣到了推罗、西顿一带，那是外邦人的地方，他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可7:24 大意）。一个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女儿被污鬼附着，她俯伏在他脚前，求他把鬼赶出去。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7:27）这句话，是福音书里最让读者不舒服的几句之一。本章要做的，是不绕开它，把整个场面读完。

◆ 二、先把这句话原样摆在桌上

读这一段，最省事的办法有两种，都是用来躲开那句话的。一种是替他圆：说这是故意试探她，或者说他其实在笑，语气是温和的。另一种是替他定罪：说这是一句歧视的话，证明他也有偏见。这两种读法，前一种需要经文没有写的东西（语气、表情、内心的盘算），后一种容易只抓住这一句，而太15:24 的“奉差遣”本来就在前后文里。有一句话要先说：这句话字面上确实把外邦人放在“狗”的位置，读者的不适，经文并没有要求你压下去。本书不取这两种读法，是因为它们都要补出经文没写的东西（语气、用意），不是因为不适是错的。

我们先看经文写下了什么。第一，这句话是说了的，马可、马太都记了，没有一个字被删去。第二，马可记的句子里有一个“先”字：“让儿女们先吃饱”。马太记的这一句没有“先”字，直接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太15:26）。两卷书的差别不必夸大，但它提示了一件事：在马可的写法里，这句话本身有一个“次序”的意思，儿女先，不是儿女只。第三，马太还多记了两处：耶稣起初“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请他打发她走，因为她在后面喊叫（太15:23 大意）；耶稣又说，他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太15:24 大意）。这就是说，在这个场面里，反对她的并不只是耶稣一个人，还有一道由来已久的、有历史根据的界线：这饼先是给以色列家的。

再看前后文。马可把这一段放在一场关于洁净的争论之后。在那场争论里，人们追究门徒不洗手吃饭，耶稣把“什么使人不洁净”这个问题掉了头，从外面的食物转到里面的心；马可在那里顺带注明，这是说一切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可7:19 大

意）。也就是说，刚刚在“吃什么”这条界线上说完了话，转身就是一个外邦妇人来问“谁可以坐到桌上”。把这两段放在一起读，你会看到马可编排的用意：界线的问题还没有落地，就有一个活人站在界线上。

出处：第 301 号第 42 章（卷六“无偏之难”）把这场对话当作难题八来解。本书顺着它读到：条文的尺子与态度的尺子各抓一句，都没有走完这场对话；马可那个“先”字，是一条路上的先后；妇人接过他的话，形状就变了；“经上没有写他当时心里怎样想，我们不补”。要如实说明两者在结论处的不同：301 号的结论是，先后是路上的次序，给了次序也给了这个人，并没有说耶稣被改变；本书的“共创”读法是本书另加的，下面会标明限度。

◆ 三、从文字上看，这件事是怎样成的（本书的读法，待验）

下面是本书的读法，需要标明：这是一种读法，有待检验，不是唯一的读法。这句重话背后是试探、是实话、是当时处境里说出的次序，还是别的什么，经文没有写，本书不去猜，也不给这句话安一个用意。神学上，关于耶稣的认知、他的人性与神性怎样在这一刻共处，是教会传统里争论过的题目，本书一概不判。本书只问一件很窄的事：从文字上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经文能看到的只有这几步。他说了次序：儿女先吃饱。她接了他的比方，没有换画面，只把画面里桌子底下的那一块读了出来。他回答：“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可7:29）注意这个“因”。马太记的是另一种说法：“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太15:28）两卷书用词不同，指的是同一件事：事情是在这句话说出之后才成的。所以本书只说一句：从文字上看，这件事是在两人一来一往之后成的（本书的读法，待验）。本书把这叫作“共创”。

妇人的话分三个部分。“主啊”，她没有走，称呼里留着请求。“不错”，她认了他的话：次序是真的，她不否认，不争座位。“但是……”，她顺着他的比方往下看出一样东西：桌子底下。孩子们坐在桌边吃，碎渣儿掉在桌下，狗在那里。她用的就是他的比方，一个字也没有换，只是把画面的“空间”读完整了。她没有要求换桌，没有要求坐上桌，只是要求这张桌子的下面也算桌子。

要如实面对最强的反例：太15:24 与太15:26 若是耶稣认真说出的原则，那么“桌下”并没有改变他的原则，只是在个案里被扩大了；“双方共创”与“一个

人例外开恩”，在文字上分不开。本书承认这一点：文字确实分不开。本书也不需要分开，因为本章取的不是“谁改了谁”，而是这件事发生的次序：界线被说出，需要被说出，一个新的位置被指出，医治随之而成。他说那句话时心里要什么，原则有没有因此改，经文没有写，本书不断。若有人读作单方开恩，本章的实用结论（承认两件真的事，接过来再往前走一步）仍然可用，只是“共创”这个词要换成“一方在对方的话里找到了位置”。

◆ 四、为什么两条老路都走不通，和三条判别

回到开头那位老先生的三条路，把它们放在这段经文上对照。妇人的第一条路是自动退场：“既然是给儿女的，我就不求了。”这样的话，在她那里是现成的，因为周围的世界早已教过她，这样的场合，外人要懂事。她若走了这一条，我们读到的会是一个很礼貌、很安静的结局：女儿继续被鬼附着，两边都没有损失，没有任何人犯错。这就是“再忍忍”“算了吧”的样子，平息了，一切照旧，等到下一个孩子再病，一样的场面再来一遍，每回都更显得“自然”。

第二条路是反向的中心：“你们这些人，把外邦人当狗！”这句话在道理上并不冤枉，字面上就是那样。可是这条路的代价，是她得先放下女儿，再去赢一场尊严的官司，而赢了官司，孩子还是没有好。她要的是女儿好起来，不是证明谁错了。反向中心有一个隐蔽的特点：它让人觉得自己正在争取，其实是把全部的注意力从“要的东西”挪到“对方的错处”上。

第三条路，也就是她走的这一条，要的是最难的功夫：同时承认两件事。承认这条界线是真的（对方不是在无理取闹，次序的存在有它自己的来历），也承认自己的需要是真的（女儿不能等）。大多数人在冲突里，只能承认其中一件。承认前一件的，成了忍耐的人；承认后一件的，成了抗争的人。承认两件、并在两件之间找出一个新的做法的人，很少，因为这件事需要花力气去“想”，而不是花力气去“忍”或去“吵”。

用三条判别来过一遍。一问：在不在真理里？这里双方真实的差异都被说了出来：他说次序，她说需要；界线与饥饿都没有被盖住。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有，“桌下”这个位置，是在这场对话之前不在任何一方嘴里的。三问：守没守住

最薄的核心？这里的核心是什么，需要小心。如果说核心是“儿女先吃饱”这一次序，那么它在这场对话里没有被放掉，儿女的饼并没有少。如果说核心是“恩惠临到所有求的人”，那么这一点在这场对话里被加厚了。无论哪种，都不是“被放掉”。三问都是“是”，按本书的读法，这是创造的爱，不是让步。

这里要特别防几个误读：不要把这段经文读成“被侮辱了也要忍，忍到对方心软”。妇人的话不是忍，是创造。忍是把话咽下去；这是把话接过来，往前再走一步。也不要把它读成“求人时要把姿态放得低”。她的姿态低，是因为她确实在求，女儿的事不等人，不是因为低姿态本身有价值。再不要把它读成“权威者说什么都对”。这一章读的，是两个人的往复，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审判。还要补一句：若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五、两个人各自守住了什么，和共创为什么难

把这场对话再慢放一遍，看两边各自的账，只记文字能看到的。耶稣这一边：次序到最后没有被收回，经文里找不到他说“其实你也可以坐上桌”；但饼的用处，在桌下延伸到了一个外邦孩子身上。这算不算他的做法被改了，经文不说，本书不断。妇人这一边：她守住的是她的需要，没有因为那句话而放小女儿的事，没有改口说“我只是随便问问”。她顺着他的比方，在“狗”的位置所在的画面里，看出了这个位置本身带着的权利。

这样看，从文字上，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核心。这和“让步”不同。让步，通常是一方的核心被另一方的核心压住，压的结果是一边满足、一边吞下。共创，则是各自守住最薄的一层，然后在其他层上互相借力。设想一对夫妻，丈夫一定要在年夜饭桌上有鱼，妻子一定要在这天全家人一起包饺子。这两个“一定”，表面上谁也让不得。但仔细问下去，丈夫要的是“年年有余”的那个意思，妻子要的是一家人动手的那个热闹。于是饺子里包了一个鱼形的馅（设想），或者桌上的鱼由孩子们摆盘。核心都在，做法是新的。这是顺利的设想；也可能两边都不肯松，那就先分开安置，各过各的一年，明年再谈：分区不是生成，但可以是正当的第一步。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新的做法，常常出自“弱势”的一方，因为弱势的一方对界线的形状看得最清楚。站在桌边的人，只觉得桌子是完整的；站在桌下的人，才看得见桌子底下有一个空间。这不是说弱者天然比强者聪明，而是说，被界线挡在外面的人，每天都在研究这条界线的缝在哪里。组织里、家庭里、社区里，有用的新做法，常常是从“外面的人”嘴里先说出来的。一个愿意听这类话的权威者，比一个愿意说好话的权威者，更能让事情往前走。

共创难，难在三处。第一，它要求先把对方的话听完整。妇人如果在“狗”这个字上被激怒，后面的“桌下”就听不见了。第二，它要求在对方的画面里找路，而不是另起一个画面。她用的是他的比方，不是自己的比方。这需要耐心。第三，它要求不急于结案。一场共创的对话，通常要比一场让步的对话长，因为让步只要一句“好吧”，共创要几个来回。

它留下的，是一个可再用的位置：让步的事，下一次可能又会回来；共创出来的东西，则可能变成下一个人的路，有了“桌下”这个位置，以后的人不必重新发明（本书的读法，待验）。这就是本书说的“虚幻解法”与“真解决”的差别：前者泄了压，后者改了形状。

◆ 六、日常里

回到那家食堂。设想那位老先生真的这样说了，管理员愣了一下，说：“剩下的饭，按规定……要倒掉。”老先生说：“那倒掉之前给我留一份，不算占你们的。”管理员犹豫着，给他打了一盒。第二天，老先生又来，在门口站着，管理员已经把一份饭用盒子扣好，放在窗台上。过了半个月，另一个邻近楼盘的老人也来问了，管理员去找主任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每天在窗口外设一个“余饭窗”，社区老人用餐结束后，余下的按序发放，不收费，登记姓名。规矩没有改：社区老人的饭，还是先供应。但是这个食堂的老人，从此多了一些：窗外有几个老人，常来拿饭，其中一个身体好些后，主动来帮厨。设想到这里，要老实说一句：这是编出来的故事，现实里它可能走不到这么顺的地方。若管理员始终说“一份也不行”，也不是只有认输一条路：可以请居委会或街道出面协调，或换一家愿意的社区食堂；试过之后这样做，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本书借它想说的只是：最薄的核心

（社区老人先有饭吃）没有放，生成的新做法（余饭窗）是两个人谈出来的，回流的东西（多了帮厨的人，多了对这个食堂的认识）使核心比原来更厚。

带 走 的 话

被一句重话顶回来的时候，有三个动作可以选：咽下去，吵回去，接过来再往前走一步。第三个最累，也最少被人教：承认对方的界线是真的，也承认自己的需要是真的，再问一句，这条界线没有写到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双方都没想过的位置。新的东西不是从某个人的善良里掉下来的，是从两个人的一来一往里长出来的。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耶稣的“儿女先”与妇人的“桌下”是两个差异；它们在同一张桌子的画面里纠缠；新显露出来的，是原先不在场的“桌下”这个位置。三拍里，界线被亮出来是张力积累；妇人接过比方、不换画面是形状改变；“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是回写。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桌下”这个位置没有生出来，或生出来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可7 的文字显示这件事本是他的既定做法，“共创”要换成“个案开恩”。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规矩的中心”量，妇人是越界者；用“受害者的中心”量，耶稣是施压者；两把尺子都量得出结论，都量不出“桌下”。耶稣这句话的用意，经文未写，本书不断。

◆

42

第 42 章

跨过族群与洁净的手

> 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路7:9）

◆ 一、一堵看不见的墙，怎么伸手

设想一家医院的住院部。病房里有一位老人，他的儿子是本地人，护工大姐是从外地来的，两个人的口音、饮食、过节的规矩都不一样。老人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汤，是儿子做的，护工大姐看了一眼，说这汤太油，对病人不好。儿子听了心里不痛快：我做的，你说不好？护工大姐也觉得委屈：我是为病人好。两个人谁也没有恶意，可是中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叫作“我们家的做法”。第二天，儿子故意当着她的面把汤端给老人；第三天，护工大姐干脆不再提醒，只做自己手上的事。墙没有倒，也没有人受伤，但病房里那个老人，夹在两边，什么都没说。

这样的墙，大多数时候不是用来伤人的，是用来保护自己人的。它有它的来历：一个家有一个家的规矩，一个族群有一个族群的洁净，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体面。真正难的，是墙里墙外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把墙推倒，等于说墙里的东西都不要紧；站在墙里不动，等于说墙外的人与我无关。这两个都不是爱，只是两个省事的做法。

福音书里有一组故事，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外族的军官，一个陌生的撒玛利亚人，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和耶稣之间，各隔着不同的墙。读这几段，会发现一个相同的手法：他从不闭着眼睛闯过去，也不隔着墙远远地同情。他是在墙上找出一条能让手伸过去的路，而墙本身，常常被带着一起走完它该走的路。

◆ 二、百夫长：不进门的信，和不进门的话

路加记了一个外族军官的故事（路7:1-10；路加没有写他是罗马人，下面称百夫长）。他有一个仆人病得要死，他听见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长老去求。长老们

很恳切地替他说话，理由是：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路7:4-5 大意）。这个故事的开头，已经有一层需要读的东西：外族人想求助，不是自己冲到墙前，而是先在墙里找了人。他在这个社群里已经为自己铺了一条路，不是用身份，是用多年的做法。还有一层不能略去：长老替他说的理由是“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路7:4），而百夫长自己说的是“不配”（路7:6-7）。“配”与“不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墙里的人用功劳来讲，墙外的人用不配来讲。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单纯的“身份通路”。

耶稣就同他们去，离那家不远（路7:6），他没有因为洁净的难处停下脚步。这时百夫长又托朋友来拦住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路7:6）后面还有一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路7:7）这位军官可能知道犹太人进外族人的家，在当时有洁净上的难处（这一点路加没有直接写，徒10:28 里有“犹太人不可与外邦人交接来往”一类的话可作旁证，大意）。他没有说“你们的规矩没道理”，也没有说“你为我破一次例”，他把自己的难处和对方的难处同时放在话里：我不配你来，你不必来，你的话就够。

耶稣“希奇他”，对众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路7:9）。故事的结尾，是那些被打发来的人回到家，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路7:10）。这个办法是百夫长提的，“只要你说一句话”（路7:7）出自他的口，耶稣接了，并且称赞了它。所以这里的生成，主动在百夫长一边，耶稣是接住的人。故事里，医治越过了墙，方法是：把“人要到”换成“话要到”。这是一个生成：在“进不进门”的两难里，造出了第三件事（本书的读法，待验）。

◆ 三、撒玛利亚人：问法变了，墙才有了缝

另一处是那个最有名的故事（路10:25-37）。一个律法师问耶稣：怎样才能承受永生？两人把律法的要点说完，律法师想显明自己有理，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路10:29）这个问题的形状很重要：它是一个“分类”的问题，要的是一张名单，名单之内是邻舍，之外不是。

耶稣没有给名单，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在下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伤，半死丢在路边。祭司路过，从那边过去了；利未人也是；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路10:33）。在当时的处境里，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阂是深的，这一点是福音书里反复提到的。故事里的这个救人者，是被听众瞧不起的那一类人；而没有伸手的，是听众以为最有资格的那两类人。

故事的最后，耶稣把问题掉了个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10:36-37）注意，他问的不是“谁配被当作邻舍”，是“谁成了邻舍”。名单不见了，剩下的是一个动作。这个转换的好处，是把爱从分类里救出来：分类的问题，永远可以通过换一张名单来躲开；动作的问题，只能回答是或否。

要读细一点的是撒玛利亚人后面做的事：他包扎伤口，把人带到店里照应，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交给店主，嘱咐他照应，此外所费用的，回来必还（路10:34-35大意）。他没有把一个陌生人接回自己家，也没有替他承担一辈子，他做的是把眼前的事接住，并把后续安排给了一个可以接手的地方。这是不对称的帮助，也是有边界的帮助，边界本身成了帮助的一部分。

◆ 四、十个人和一个人：手越过了线，制度仍被承认

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的以色列是被隔在群体之外的。律法里有关于他们的规定：要独居营外，并喊叫“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利13:45-46）。这个洁净的制度，保护的是全体的健康与敬拜的秩序，但对一个得病的人来说，它也是一堵最硬的墙。

马可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求他：“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可1:40）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可1:41-42）。这里最值得停下来的，是那只手。依照洁净的规矩，摸麻风的人是会沾染不洁净的。这只手是越过了的，没有躲，没有隔着衣服用一句话来做，是直接摸了。后面故事里，耶稣却又吩咐这人：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并且为你得了洁净，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可1:44 大意）。

路加另记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路17:11-19）。他们远远站着，高声求耶稣怜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路17:14）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中一个见自己好了，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经文特意加一句：他是撒玛利亚人（路17:16）。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路17:17）又对这一个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路17:19）

把这两处合起来看，会看到一个相同的结构：一边是伸过去的手，或是一句送出去的话；另一边是“去给祭司察看”。洁净的制度，在这里的本职是确认一个人可以回到群体中，这件事仍然由祭司来做。可1:44 是最清楚的证据：病人好了之

后，被吩咐去给祭司察看。换句话说，在这一处，他没有拆掉这堵墙，而是让原来看门的人继续看门。

但路17 要老实地说，因为它在细节上并不支持“把人送回制度、由制度来接他回去”这个教训：十个人在去祭司那里的路上洁净了，唯一回到耶稣脚前的，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没有走完去祭司那里的路，转身回来，反而得到称赞：“你的信救了你了。”（路17:19）耶稣问的是：“那九个在哪里呢？”经文没有说九个人后来去没去祭司那里。所以这两条路都在经文里：一条送回祭司（可1:44），一条回到他脚前（路17:15-19）。本书不把后者读成制度被否定，也不读成被肯定，只说：“送回制度”不是唯一的路，这一章的结论就缩小到可1:44 这一处。

这样的读法，不是说所有的墙都应该保留，也不是说所有的制度都该这样对待。本书的读法是：只就这几处经文说，界线的功能（保护群体、确认洁净）没有被废，被改变的是病人与群体之间的通路。

◆ 五、三条判别，越界的手，和那个“信”字

我们逐一用三条判别去量。一问，在不在真理里：百夫长没有假装自己是犹太人，洁净的难处被他自己说在了话里，没有被当作耻辱；撒玛利亚人没有被说成犹太人，他仍然是撒玛利亚人；长大麻风的人没有被说成没有病，他们的病与墙都被看见了。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话替代了脚步，动作替代了名单，门开在了墙上，这些都是原先没有的做法。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里最薄的核心是，人的需要不能因为墙而被搁置，同时墙所保护的东西（洁净的次序、敬拜的秩序、群体的安全）不被白白丢掉。要写清楚一点：摸麻风病人的那只手，本身就越过了洁净的规矩（可1:41），本书不说它没有越；这里是手越了界，而制度仍被承认（可1:44 把人送回祭司）。没有这一句，“守住最薄的核心”会说得太宽。三问都是“是”，按本书的读法。

要对照的假版本有两个。一个是“推倒版”：你们这些规矩全是歧视，我来给你们破除。这个做法听上去痛快，实际上把墙所保护的东西一起弃掉，将来这些东西会以更粗暴的方式从别的地方回来。另一个是“同情版”：我很同情，但是规矩就是规矩，我帮不了你。这个做法完全不越线，也完全没有爱，它把人留在墙外，并把这称作“尊重制度”。这两个假版本都很容易，也都很能平息自己的良心；它们的曲线也熟：推倒版先是痛快，随后是被弃掉的东西以更粗暴的方式回来，级别升高；同情版暂时太平，墙外的人再来一次，墙外的人更多，也是复发和升级。

把四处经文并排放，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看：每一次越界的方式，都配合了那一层墙的具体样子，没有一个是通用的动作。对百夫长，墙是“进不进外族人的家”，所以越过的是话；对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墙是“谁算邻舍”这个分类，所以越过的是问题的形状；对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墙是隔离的制度，所以越过的是通常“好了才去给祭司察看”的先后，让他们在去祭司那里的路上就洁净了；对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墙是身体不可触碰的规矩，所以越过的是手。

这对日常很有提示。很多人在“要不要越界”的时候，只有两个选项：越，或不越。越，就是闯；不越，就是守。但是经文里显出来的第三种做法是：先看这堵墙在哪一层，再找那一层上能过去的东西。设想前面医院病房里的那碗汤。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你们的做法”，在这一层上，儿子与护工大姐争的是谁说了算。若换一个问法：这碗汤对老人的病有没有影响？这就把墙的层数换了，从“谁的做法”换成了“病人需要什么”。接下去，也许是儿子问医生：这汤能不能少放油？医生的话，成了双方都能听的第三者，汤里放了什么，也不再是一场关于尊重的争论。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办法，但它的要点是：不在墙的这一层上拔河，换到下一层去找路。

细读这几处经文，会发现一个相同的字眼：军官的“信心”（路7:9），十个人中回来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信”（路17:19），长大麻风的人那句“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可1:40），也是一种信。耶稣对外族的军官、对撒玛利亚人，说的是同一类话：这样的信。这看上去有点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群体之外，经文却把“信”最清楚地放在他们身上。

本书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墙外的人，更清楚自己是在求，而求的姿态，让他们对“话”与“手”更敏感。一个在墙里长大的人，容易把恩惠想象成自己的位置所带来的东西；而一个在墙外的人，每一份恩惠都带着“本来没有”的惊讶。不是墙外的人更好，是他们的位置，让他们更容易看见这件事是被给的。对我们的日常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醒：一个社群如果想变得更开阔，不是靠说“我们欢迎所有人”，而是靠听墙外的人怎么说话，听他们用什么字眼描述自己被接住的那一刻。

◆ 六、日常里

设想一家公司，保洁的大叔是外包公司派来的，不属于公司的正式员工。一次他在擦玻璃时扭了腰，疼得直不起身。公司的制度写得清楚：外包人员的工伤，由外包公司负责，与本公司无关。办公室里的人，有的说“赶紧给外包公司打电

话”，有的说“要不要帮他叫车”，然后各回座位。一个刚入职的年轻同事，把这件事接了过去：她没有去改公司的制度，也没有替大叔出医药费，她陪他去了医院，帮他拍了现场的照片，找到外包公司的联系人，把工伤报备的流程一步一步理清楚，并让他把该填的表填完。这个设想里，她做的事和“去给祭司察看”很像：不绕开制度，而是帮这个人走完制度的路。后来，公司的行政部门把外包人员遇到意外时的对接人写进了值班表。这是一个设想的故事。它说的只是：伸手，和走完制度的路，可以是同一个动作。当然也可能外包公司一再推诿；那就别单打独斗：试过、给过期限之后，可以请劳动监察或工会介入，或建议大叔自己去咨询法律援助，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带 走 的 话

墙里墙外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别急着在“拆”和“守”之间二选一。可以先问三件事：这堵墙守着什么？墙外的人缺什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让需要先到，让墙守着的东西继续被守着？“谁是我的邻舍”是个分类的问题，“谁成了邻舍”才是动作的问题。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军官、撒玛利亚人、麻风病人与耶稣之间的差异是真实的；一旦有人把需要摆出来（显露），新的联结就可能长出来，而联结的形状每次都不同：一句话、一个问题的换法、一只手、一条通往祭司的路。三拍里，墙与需要相撞是张力积累；话替代脚步、动作替代名单、门开在墙上是形状改变；仆人已好、病人洁净是回写。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在这几处里，墙所守的东西其实被白白丢了，或帮助走完制度的路之后，墙外的人仍被留在墙外，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路17 的读法显示“送回制度”正是经文要否定的，本章结论就要缩回到更小的范围。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族群的中心”量，撒玛利亚人是外人；用“反对壁垒的中心”量，祭司的制度全是恶；两把尺子都看不见“去给祭司察看”这一句。

◆

43

第 43 章

无中心：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了出来

>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

◆ 一、被人需要，是最难拒绝的推力

比如一个家里，大哥和二哥为了母亲的事吵了起来：旧房子该不该卖掉，给母亲换一套有电梯的新房。大哥只认“老房子是根，不能动”，二哥只认“母亲上下楼太危险，什么都得让路”，两个人各守一把尺子。吵到最后，两个人同时转向小妹：“你说，到底谁对？”这个人站在两个她最亲的人中间，被推到了“裁判”的位置。这一刻，她有几个很自然的选择：偏向大哥，大哥满意，二哥受伤；偏向二哥，反过来；说“你们别吵了”，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觉得没被听见；或者干脆走开，去阳台透气。这四个选择，前三个是把自己放在中心，第四个是从中心跳到了它的对面：我不在这里，我谁也不管。四个都不创造任何新东西。

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推他的人不是敌人，是爱他的人。人们把一个人推到中心，常常是出于信任，甚至是出于爱：你说了算，你来定，你是我们这里最有办法的那个。被需要的感觉，像一块磁石，把人往中心吸。许多关系里的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家里最能干的那个人，被推到所有矛盾的裁判席上，终于有一天，他撑不住了，要么爆炸，要么逃走。

福音书里有一连串的画面，写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耶稣被各式各样的人推向各式各样的中心，在这几幕里，他都退了出来。要先加一个限定：本章说的“退出来”，指被推向一个不完整的中心的时候（只认王座、只认称号、只认条文、只认活计）；该站定的时候他站得极定，下面有专门一节。

出处：第 301 号卷四（第 26—31 章），题为“无中心：每被推向一个中心，都退了出来”。本书顺着它读到：强逼作王、马大与马利亚、“退我后边去”、“众人都找你”这四幕，在那里都有专章或专节；反中心是退出来、不跳过去；“不立中心”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被抬成中心。本书另加的是：把这个动作搬到横向的家庭、职场关系里。要先标清差别：301 号的“中心”，是把一组三视角里的一个抬成了全部（条文、王座、山上、称号）；本章下面说的“裁判席”“救火队长”是人际里的角色，不是视角，本书是把“中心”一词扩用到这里，取的是同一个结构：一个位置被抬成全部。

◆ 二、作王与厨房：两幕退出

约翰福音记的是五饼二鱼之后（那一幕第 38 章已读过）：众人吃饱了，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6:14 大意）。“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约6:15）这是一个被民意推到顶端的时刻。吃饱的人群、有权柄的人、有神迹的人，三个条件凑在一起，这样的位置，通常没有人推得掉。

注意这里的字眼：“强逼”。人群要的不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定论：你是我们的王。他们要的“王”，是什么样的王，经文没有细说，但是第二天的情形可以帮助我们读：人群又找到他，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6:26）也就是说，人群要的中心，是“能给我们吃的人”。这个中心如果立起来，所有的事都会被它改写：他的教训会变成促销，他的神迹会变成福利，他与父的关系会变成一个政治的位置。他退了。

但要注意他退的方式。他不是在人群面前发表声明、批评人群，也不是从此不见人群。他是“独自”退到山上，第二天，他又出现在人群当中，继续对他们说话，哪怕那些话让人群中的许多人离开了。退出中心，不等于退出关系。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如果只看第一半，会把“无中心”读成“躲开”，而躲开正是反向中心。

再看一个家常得不能再家常的场面（路10:38-42）。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上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路10:40）

这句话里有一个精巧的结构：马大把他推到了裁判席。她不是在要一碗汤的帮忙，她是在要一个判决：谁对，谁错，谁该干什么。设想你是那个被拉进来的客人：你说“马大说得对，马利亚你去帮忙”，马利亚被推出了她当下最珍贵的位置；你说“马利亚做得对，马大你别忙了”，马大一个人被钉在了厨房里，并且被告知她的忙是错的。两个答案，都是从一个中心的尺子上读出来的。

耶稣的回答是：“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10:41-42）这一段话可以读很多层，这里只读它的形状。第一，他叫了两遍她的名字，口气是亲近的，没有责备伺候本身。第二，他把问题从“谁该干什么”换成了“不可少的是什么”：这是在往下找最薄的一层，那个必须同的东西。第三，他其实评价了两个人：马大“思虑烦扰”，马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所以不能说他没有站边；他站了一边，只是没有按马大要的方向裁决，也没有叫马利亚起来，更没有说“所有人都该像马利亚一样坐着”。他既不当厨房的裁判，也不是躲开这场纠纷：他开口了，并且说的是两个人都听得见的话。

◆ 三、彼得拉他，和“众人都找你”

第三个画面最难读，因为推他的是最亲近的人。耶稣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16:21 大意）。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太16:22）

这是一个很有爱的话。彼得不想他的老师死，说得恳切，但是话里有一个中心：彼得的盼望的中心，也就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弥赛亚。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16:23）这是福音书里最重的话之一，本书不淡化它。这不是对彼得这个人的定罪（紧接着，耶稣仍然把他留在门徒当中），是对那个把他推向“另一条路”的力量的拒绝。

放在今天的场景里，会很有共鸣：许多最难的推力，不是来自要害你的人，而是来自爱你、不想你受苦的人。“你别去了，太辛苦”“你别说了，会得罪

人”“你就退一步吧，何必呢”。其中有一些，是真的爱；也有一些，是把对方拉进自己的安全感里，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中心。分辨它们的方法，本书的三条判别可以用：这个劝告在不在真理里（它有没有看见这条路的真实代价）？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还是只是回到原样）？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对方当初为何出发）？彼得那句话，三问都过不了关，但它的来路，是爱。所以要说“退我后边去”，却不说“离开我”。

第四个画面是安静的，讲的是成功的中心。马可记迦百农的一天：傍晚，全城的人聚集在门前，他医治了许多有各样病的人（可1:32-34 大意）。次日清早，天还没亮，他起来，出去，到旷野地方去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出去，找到他，说：“众人都找你。”（可1:37）这是一个最温柔的推力：你正红，大家都需要你，别走。

他回答：“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可1:38）他没有说“我不要人需要我”，他说的是：我为什么出来。他退出的，是“成功的中心”：那个因为被需要而留在原地、把整个使命收缩成一个地方的诱惑。

◆ 四、反中心不是反向中心，也不是不站定

把这四个画面放在一起，再回到 301 号的区分：反向中心，是从一个中心跳到它的对面，又立了一个中心。以此来量：假如耶稣在约6:15之后宣布“我不要任何人跟随”，那是反向中心，他把“被追随的中心”翻成“被抛弃的中心”。假如他在马大的事上说“我不管家务事”，那是反向中心，他立了一个“局外人”的中心。假如他对彼得说“你走吧，我不需要门徒”，那同样是反向中心。他都没有做。他每次做的，是回到那件最薄的、必须同的事上去：他为什么出来，不可少的是什么，神的意思是什么。从这条线出发，他可以拒绝一个中心，而不必跳到它对面。

还有一个必须补上的限定，是 301 号第 31 章自己写下的：“不立中心”这句话本身，也可以被抬成中心。一个人若得出一条规矩，“凡事都不能站定，凡事都要两头说”，他就又立了一个中心，叫“不站定”。他自己不是这样。该站定的时

候，他站得极定：“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9:51），这一步没有两头；对彼得那一句“退我后边去”，没有一半一半；有人称他为王，他受了这个称呼，进耶路撒冷骑的是一头驴驹（约12:14），对彼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彼得认他为基督，他接了，并且说“你是有福的”（太16:16-17）。所以本章的“每一次都退出来”要限定为：被推向一个不完整的中心的时候。反中心不是不站定，是站定的那一处，不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处，而是因为这一回该站在这里。本章下面那些建议，比如“我不当判官”“我不站边”，也只用在被推向一个不完整的位置的时候；该表态的事，要表态。

这也是为什么“无中心”不是“中立”。中立往往是一个变相的中心：我不选边，我站在旁边看，这个“旁边”也是一个位置，也有它的好处（安全）和代价（缺席）。无中心更像一种移动：被推到任何一个固定点上，都能把自己从那里挪开，不是为了躲，而是为了让事情的重心回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

◆ 五、退出之后做什么：从“谁对”回到“什么不可少”；几种常见的推

有人读到这里会担心：如果每次都退出中心，岂不是什么事都不管？这个担心是对的，值得认真回答。看这四个画面，会发现他每次退出之后，都做了一件具体的事。约6章，退到山上之后，他在湖面上走向了正在风浪里的门徒（约6:16-21 大意）；经文只写了先后次序，本书把它读作：退出人群的中心，是为了去到门徒需要他的地方（本书的读法，待验）。路10章，他回应马大，把话说到了她心里最累的地方。太16章，他对彼得说了重话之后，很快对所有的门徒讲了跟从他的路是什么样子（太16:24 大意）。可1章，他离开迦百农，去的是别的村庄，因为那里还有没听过的人。每一次，退出都连着一次“去向”。

这给了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在被推到中心的时候，不要只想“我怎么躲”，而要同时问“我该往哪里去”。一个在家里被当作裁判的人，如果只是退出，家里的矛盾还在；他如果同时把两个人带到了一个可以共同看的东西上（孩子的功课、一份预算、一张账单），矛盾就有了新的对象。反过来，一个在职场里被推上“救火队长”位置的人，如果只是拒绝，团队的火还在烧；他如果同时把火背后的结构问题摆出来（为什么总是同一个环节出事），救火就变成了修理。

为了使这一章不只停在经文上，我们把日常里常见的“推”列一列，每一种都是设想的场景，不是个案。其一，“你是家里最懂事的”：一个孩子从小被夸懂事，长大后家里所有的纠纷都要他去调停，他的懂事变成了一种义务。其二，“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朋友与朋友吵架，两边都来找你，要你表态，不表态就是背叛。其三，“你不去，谁去”：一个团队里能干的人，被推到所有难事的前面，不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帮，是因为大家早已习惯了。其四，“我都是为你好”：有时，爱你的人把自己的恐惧装进了对你的关心，要你按他的安全感活着。这只是一种可能，并不是对长辈的定性，多数时候那就是真的关心。

这四种推，都有一个共同点：推的人没有恶意，被推的人又很难拒绝，因为拒绝显得不通人情。这正是本章要拆的地方：不拒绝推你的人，只拒绝那个位置。你可以对那个懂事的孩子说：“我愿意听你们两边的话，但我不当那个判官。”对朋友说：“我不站边，我站在你们两个都在乎的那个东西旁边。”对团队说：“这件事我来，但我们要排一个以后不再只靠我的办法。”对长辈说：“我知道您担心，我们一起看看这条路上最怕的是什么，怎么防。”每一句话，都是退出中心，又不跳到反向中心，还附带了一个生成的动作。

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开始会觉得笨拙，甚至会招来不满：“你怎么变了？”变的就是这个。本书对此不作保证，它不是一套让所有人满意的话术，只是在这个位置上，创造比忍和吵多一个出路。若对方始终要你站边，试过、给过期限之后，你可以明说“这件事我不当裁判”，请第三方（比如另一位长辈、社区调解）来，或者减少牵涉；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六、日常里

回到开头的那个家。设想那个被推到裁判席上的小妹，这一次没有选边，也没有走开。她对大哥说：“哥，你是担心妈离开老房子，一下子没了根，对吧？”又对二哥说：“你是担心妈上下楼摔着，对吧？”两个人都点了头。她说：“你们俩想的是同一件事，都是为了妈好。那就别让我当裁判，咱们仨带妈一块儿去看一看那几套有电梯的，也问问妈自己想住哪儿。”这样做不是和稀泥。她守住的是那件最薄的事：母亲是三个人共同爱的人。她没有给出一个判决，她生成了一个做法：

一起看房，让母亲开口，让两个哥哥从“谁对”回到“妈需要什么”。这是设想的场面，现实里没有这么顺，兄弟之间也许还有更深的旧账。本书想说的只是：退出裁判席，不一定要走开，可以是把桌子换一个摆法。

带 走 的 话

被人推到中心，常常是因为被爱、被需要、被信任。感谢可以有，接受不必有。被推的那一刻，先问自己：这件事真正不可少的是哪一层？然后从那一层说话。退出中心不是躲开，躲开只是跳到它的对面；真正的退出，是回到关系里，换一个摆法。

小　账

这一章落在 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取约6:15-21 这一幕来落实。张力在哪：众人吃饱了，要强逼他作王，所有的差异（人群要的王，和他为什么来）被收成一个位置。形状改变在哪：他独自退到山上，不接这个位置；本书把随后走向风浪里的门徒读作退出连着的去向（本书的读法，待验）。回写在哪：第二天他又出现在人群当中，继续说那些让人离开的话（约6:26 起），关系没有断，也没有被那个位置改写。九步不在本章用（“分化、重组、升维”在 301 号里另有专指，只在第 44 章用）。

怎样算错：若在被推向一个不完整的位置时，退出之后没有连着任何去向，只剩躲开，或者“不立中心”本身成了新的规矩，使人该表态时也不敢表态，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王的中心”量，他是失败者；用“局外人的中心”量，他是冷漠的；而躲开只是跳到中心的对面。

◆

44

第 44 章

分化、重组、升维：十字架、复活、升天

>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 一、一件事，两种“舍出去”

设想一对开了三十年裁缝铺的老夫妻。丈夫的手艺全在他的手上：量体时的尺寸感、下剪的分寸、熨烫的火候，没有一样写下来过。孩子们一个出去上了班，一个说想学，他总是说“你还嫩”，把一切都攥在手里。他很辛苦，家人都说他无私，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为了这个铺子，我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十年后他的手抖得拿不稳剪刀，铺子关了门，手艺也随着他停了。

另一家也是三十年的裁缝铺。老师傅在手刚出毛病的时候，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而且做得并不轻松：他把自己站了三十年的那张裁台让出来，由徒弟下剪。他把自己的手艺拆开，写成十几条能照着做的要点，每天站在旁边看，说“不对”或者“对”。他为此付了代价：头一年，衣服的版型差了些，老客人有意见，他自己掏钱给人返工、赔了布料，铺子的进项少了一截，街坊里也有人说他“不中用了才让给孩子”。第二年，徒弟自己试出了一种新的剪法，竟比原来更合身也更省料；第三年，这个铺子多开了两家分铺，老师傅成了“师傅的师傅”。两位师傅都“舍”了，都“辛苦”了，但是前一个的辛苦散了，后一个的辛苦转了形。

先把这个设想的分寸交代清楚：它只借了“舍”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肯把自己的位置和手艺交出去、并且自己承担交接期的损失。十字架的舍比它重得多，两者不能画等号；借它，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手势，去问“同样是舍，为什么有的散、有的转”。

这一章要读的，是福音书里最大的一次“舍”：十字架、复活、升天。读它的方式有无数种，关于十字架的意义，历代教会有各样的讲法（代替、赎价、和好、得胜……），每一种都有它的经文根据和传统，本书一概不判，交教会传统去讲。

本书只问一个很窄的问题：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个角度看，这三件事的形状是什么？这三件事在德麦国际第 301 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里，被读作“九步”的最后三步。“九步”是 SDE 对一条路怎样一步一步走的划分：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再到分化、重组、升维，共九步；分化、重组、升维，就是第七、八、九步。本书里，只有这一章按 301 号的专指来用这三个词，别章若出现，都是一般意义。

◆ 二、麦子的话：死了，不等于散了

耶稣谈到自己的时候，先说了一个农夫都懂的事：“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这句话里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落在地里”，麦子要去一个能让它改变形状的地方；放在仓里，它永远是一粒，烧成灰，也永远不会结子。“死了”，旧的形状被终结，麦粒的外壳破开。“结出许多子粒”，新生命长出来，而且是更多的。

这就是转化与耗散的差别。耗散是能量散失而没有新的形状：设想一位父亲，天天把最好的菜留给孩子，自己吃剩的，一年又一年。孩子不知道，也没有人说，这一桌饭在日复一日里，没有长出什么东西，孩子学到的只是“好的归我”，父亲得到的只是一身病。能量没有消失，它散进了空气里。转化则要求这一份“舍”落进一块能改变它的土里：被看见，被接住，长成别的。

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他舍了多少”，而是“这个舍，有没有一块土”。如果有，它会在三拍里依序走完：张力积累（舍的代价），形状改变（旧形状终结），回写（新形状反过来使原来的核心更厚）。九步的后三步，正是这个后半程。

这里要立一条使用的边界，免得“结子”被读成对人的裁判：**转化与否，不能由结果倒推去裁判已经舍出去的人**。设想一个人默默照顾了家人二十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就那样离开了；没有“新东西”，不等于他是耗散，更不等于他的爱是假的。约12:24 是耶稣说他自己的话，他的“结子”还靠复活事后追认，普通人没有这个“事后”，也不必等一个“事后”才算数。下面的三问，是给**还有选择的人**用的，也是给**陪在受苦者身边的人**用的：用来问“我接下来怎么舍”和“我能不能帮他把这份苦接住”，不是用来给已经走完的一生打分。

◆ 三、分化：形状被拆开的那一刻

“分化”，用白话说，是把原先挤在一起的东西拆开，让每一部分都显出自己。十字架的场面，在福音书里是一个被拆到最开的场面：门徒散了，有人喊“钉他”，“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路23:49）；他自己说的话，有一句极重：“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大意）本书不解释这句话的神学，只留意它的形状：一个原本最紧的纠缠（父与子），在这一刻，以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看懂的方式被拉开，而他仍然在对这位“神”呼喊。

约翰记的结束句是：“成了！”（约19:30）这个短句，大意是：事情做完了。它不是失败者的叹息，是一个收口的宣告。但是收口的不是整件事，收口的只是分化这一步。这个场面里也有一句话不能漏：“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这不是把罪说没了，各人做的事在场面里都显了出来，而他在最拆开的时刻，仍给对方留着一条回来的路。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十字架就只是一个悲剧，一个最好的人被最坏的方式处死。读到这一步停下的人，会把“舍”读成一种壮烈的耗散，这正是我们在日常里最容易模仿的版本：自己担下所有，然后沉默。

◆ 四、重组：不是回到原样，是以新形状回来

复活是“重组”。关于复活的事实性，本书按经文所记为事实来读，不删不改。我们只读它的形状：复活的主不是“回到十字架之前”。他进入关着门的屋子，并与门徒一同吃饭（约20:19、路24:41-43 大意）；他的身上仍带着钉痕（这一点第26章再讲）；他对以前认识他的人，一开始竟然不被认出（路24:16 大意）。他回来了，但他以一个先前没有过的形状回来。旧与新之间，有断裂，有连续。

在日常里，这就是“重组”：旧的关系被拆开之后，不是把它粘回去，而是以新的方式把它们接起来。那位裁缝铺的老师傅，不是要回到他自己下剪的日子，他和徒弟的关系变了，他与这个铺子的关系变了，手艺本身也变了：从一个人的手，到一套可以被多人学会的做法。要注意，复活里的钉痕告诉我们，重组不是抹去：被拆开时付出的代价，被保留在新形状里，成为认出他的记号。

这对我们读许多“和好”的场景是一个提醒。有些和好，是把痕迹抹平，大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种和好，很快就会因为没有被处理的东西而再裂开。另

一种和好，是把痕迹作为新关系里的信息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这里曾经断过，所以这回要这样做。

◆ 五、升维：不是离场，是更高一层的在场

“升维”是升天。徒1:9 记载，他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大意）。这个画面容易被读成“他走了”，但是经文里的话语恰好相反。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这一段话，同时包含三个动作：权柄给了他，使命给了门徒，他自己“常与你们同在”。

他在离开之前，还说过一句话：“我去是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16:7）经文只说“于你们有益”，没有说为什么有益。本书这样读：他的“不在”，是为了另一种“在”可以发生（本书的读法，待验）；如果他一直在肉身里，门徒也许会凡事去问他、等他，而他走了，行动的位置就落到了门徒手里。若这样读，升维的意思就是：不是在原来的平面上走远了，而是进入一个能够同时与许多人同在的层。这是一个读法，不是经文给的原因。

升维不等于“交给别人，自己不管”。裁缝铺的老师傅把手艺教给徒弟，只是升维的一个侧面的类比；如果他此后再也不过问，连徒弟遇到事也不见人，那是放弃。区别在于：升维之后，他仍然在，只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 六、牺牲是转化，不是耗散：三条判别怎样用

把三条判别用在这一串事件上，是一种读法，并不是替它们打分。一问，在不在真理里？十字架的场面里，各人做的事都显了出来：背叛是背叛，爱是爱，兵丁做的事、远远站着的人，都没有被遮住。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复活之后，门徒被差遣，万民被邀请，一个以往没有的群体出现了。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里的核心，用耶稣自己的话说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本书读作：他是为这事出来的，是父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个核心在最拆开的时刻没有被放，到了升维之后反而更厚。

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用同样三问问自己的“舍”。我的牺牲，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差异被显出来（对方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需要什么）？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对方因此长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更依赖）？最薄的核心有没有变厚（我们之间那一点共同的东西，是更深了，还是被我一个人撑着、迟早塌下来）？三句里只要有一句是“否”，这个舍就更像耗散。这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人的无声付出，当然是爱，只是它还缺那一步创造；缺创造，是说还可以往前走一步，不是说已经付出的作废。

有人会问：何必把十字架、复活、升天拆成三个动作来看，直接说“他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教会传统里有它自己完整的讲法，那些讲法有很深的根基，本书无意替代。本书只是提出：除了那些讲法，这件事还有一个“形状”的读法，而这个形状对我们的日常有直接的用处。

用处在于，它给我们一个检验自己的“舍”的办法。许多人的“舍”，停在了第一步：我拆开了自己，我付出了，我受苦了，然后呢？没有然后。拆开之后没有重新接，接上之后没有升到更宽的层里去，于是成了耗散。如果我们只看结果（“他死了，又活了”），就会学到一个很危险的模式：先受苦，后得荣耀；于是受苦被神圣化，成了通往好结果的必经门票。如果我们看过程，会发现关键不在受苦本身，而在拆开之后的两步：重新接，和升到更宽处。这给了受苦者一个更诚实的问题：我的苦，之后会接到哪里去？如果找不到接口，也许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忍，而是更多的帮助，和一个把它接住的人。接口尚未出现的苦，下一章约伯的追问就是；再下一章说苦不是爱的尺度。

要特别写明一个界线：九步的后三步，是读这件独一的事的方式，不是给一切受苦发的“意义许可证”。不是所有的苦都会自动变成麦子。有些苦，是该被停下的，比如暴力。这一点，第46章会专门说，这里先放一个短框：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舍”与“转化”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还有一层要留给“试了不成”的时候：你若真心想把一份舍转成新东西，试过、给过时间，对方仍然不接，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七、三个常见的“假分化”“假重组”“假升维”

九步的后三步很容易被假的版本冒充，值得各举一个日常例子，帮助分辨。假分化，是“断”。一个家里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个人说：“从今天起，我们各过各的。”这看上去是分开，实际上是切断。真正的分化，是把原来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我们共有的；拆开之后，每一块都有了名字。而断，是连名字都不给，直接扔掉。区别在于，分化之后，两边还有话可说；断了之后，没有。设想一对兄弟，在父母的遗产上吵得很凶。一种结局是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结局是他们花了一个周末，把每一样东西列出来，谁在乎什么，写在纸上，才发现哥哥在乎的是父亲的旧表，弟弟在乎的是老房子的院子，其余的东西，他们都不很在乎。分清楚，是为了能再连起来。

假重组，是“粘”。分开之后，大家为了不尴尬，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坐在一起吃饭，谁也不提那件事。这是把裂缝糊上，而没有重新接。真重组，要把那次裂开所暴露的东西放进新的安排里：比如，既然我们发现了遗产上的分歧，以后家里有大事，就事先商量；既然哥哥在乎旧表，那块表放在哥哥那里，但每年清明由两家一起来看。

假升维，是“甩”。一个管理者说：“这件事我交给你们了，我不管了。”然后真的再也没有出现。这是放弃，不是升维。真升维，是退到一个更高、更宽的位置上，同时照顾更多的东西：他不再亲手做每一件事，但他仍然为整体的方向、边界和出了问题时的兜底负责。这是放权那一侧的类比。升天之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太28:20），本书把这个“常”字读作升维与放弃的分界（本书的读法，待验）。

◆ 八、日常里

设想一位六十出头的父亲，一辈子替儿子还债、托关系、搭桥，儿子成了家，还是事事靠他。父亲身体还硬朗，没有病，也不是跟谁赌气；他是有一天忽然想明白，这样的事早就该一点一点放手了，越拖越难。他对儿子说：“我不能再替你出

面了，从下个月起。”儿子又慌又怨，说他不管自己。头半年，儿子的日子乱了一阵：他自己去找了工作，跟岳父岳母吵过一场，也在一个深夜给父亲打电话，什么也没说，只在电话里哭。父亲也不好过，有两回差点把钱汇了过去，最后忍住了，只回了一句“我在”。一年之后，父子之间有了另一种关系：儿子会主动来问父亲的意见，不再是请求代办，而是商量；父亲听完，说“我觉得你自己看着办”。这位父亲的“撤”，不是抛弃，它使儿子有了站的地方，也使他们的关系从“供养”变成了“并肩”。

这是设想，里面的疼痛不能省略：转化通常是疼的，而且不保证结局。也可能儿子一直不接，连着几年都怨他。那时父亲能做的，是守住自己的底线（不再替他还债），不断开门，必要时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亲戚或咨询师坐在中间；若儿子始终不肯谈，他也不欠儿子无限期的等待，这不是假爱。

带 走 的 话

“舍”有两种结局：散掉，或结子。差别在于，它有没有落在一块能让它改变形状的地方。拆开不是终点，回来的也不是原样，离开有时是为了另一种同在。下次想为谁“牺牲”的时候，先问：这份舍，会长出什么？

小　账

本章落在九步的第七、八、九步，也就是 301 号专指的分化、重组、升维（出处：301 号卷三第 21—23 章，读到的是三个动作的次序和“重组不是复原、升天不是失去”；本书另加的是把它搬到日常的“舍”上去问转化还是耗散，这是本书的类比）。方程上，分化落在 D=G(S,E)（门徒散了、各方的真实立场都被显出来），重组与升维落在 E=H(S,D)（被差遣的门徒、新的群体，在这些差异上长出新的纠缠）。三拍上，本章只借来问一句：日常里的舍，有没有回写，使原来的核心更厚。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用“受益者的中心”量，别人的牺牲理所当然；用“牺牲者的中心”量，受苦越多越像爱，后者正是第 46 章要拆的。

怎样算错：若在一个“舍”之后，拆开的东西一年半载仍没有重新接上的方式、对方也没有长出自己的能力，只是舍的人更累、被舍的人更依赖，则本章对这份舍的“转化”判断不成立；若有人拿本章去裁判一位已经走完一生的无名照料者，也是用错。

◆

45

第 45 章

约伯的追问：忍耐太久的苦难

>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42:7）

◆ 一、先写明边界

这一章谈的是长久的苦难，所以先说清楚两件事。第一，本章不给标准答案。约伯记是圣经里最长的一场追问，本书也不替它补一个答案。我们只读经文白纸黑字写下的三件事，凡是超出经文、由本书推出来的，都会标上“本书的读法，待验”，然后看这些对一个“忍了太久”的人意味着什么。第二，如果你正处在很深的低落里，持续睡不着、吃不下、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或者有伤害自己、不想活下去的念头，请不要只靠读书和忍耐。那是需要专业帮助的事，不是意志力的事。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如果念头已经很具体，请现在就做一件事：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或拨打当地的心理援助或急救电话。再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二、忍到最后，只剩一句“凭什么”

设想一位先生，照顾卧床的母亲整整八年。他的姐姐在外地，一年回来两次，每次待三天，每次都说“辛苦你了”。他换过尿布，喂过饭，夜里起来过几千次。母亲走了之后，亲戚来吊唁，有人拍着他的肩说：“这是你的福报。”有人说：“母亲有你这样的儿子，走得安心。”他点头，说谢谢。回到家，关上门，坐在母亲的床边，心里冒出来一句话，压了八年：凭什么？

他不是不爱母亲，也不是后悔。他只是想要有人听这句“凭什么”，而不是急着给它一个盖子。身边的人给的安慰，一句比一句漂亮，每一句都像是把一块石头压在了他刚冒出的这句话上：福报、安心、你很伟大。这些话不全是假的，但是它们共同的功能，是请他把追问收回去。约伯记里有一个人，把这句话喊出来了，喊了近三十章。更奇怪的是，这些话被保留在经里。

◆ 三、第一件事：他的追问被写进了经文，没有被删改

约伯记开头，写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家产、儿女、健康，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失去（伯1-2章）。第三章，他开口了，第一句就是：“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伯3:3）这是一句咒诅自己生日的话。接下去的二十多节，他把“为什么我没有死在胎里”问了又问。若你读到这里，自己心里也有“不如没有生”的念头，请把它当作一个需要人在身边的信号：经文保留这句话，是说它有地方说，不是让人停在那里；说出来之后，需要有人陪着，必要时有医生和专业的人接手。

请注意，这一切是整整齐齐被抄进圣经的。没有一个编辑在旁边加一句“约伯此时说的不对”，也没有人把它删到只剩一两句温和的。后面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朋友、向神陈述自己的无辜，说他要在神面前辩明自己的事（伯13章大意）。这些话，没有被收到边注里去，它们是正文。本书按“经文所记是事实”来读，意思就是：这样的话，出现在圣经里，不是一个漏洞，是被容许的。受苦的人的追问，在圣经里有地方住。

这一点对我们读“忍耐”很要紧。我们习惯把“忍耐”想象成安静，把“信”想象成不问。约伯记的第一件事，把这个想象撕开了：他可以问到咒诅自己的生日，而这些话仍然在经里。这不表示他每一句话都对：神后来也问过他（伯38:2；40:8），下面会说到。这里说的只是，追问本身没有被经文删去。

◆ 四、朋友们：七天七夜，和后来的解释

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说他遭遇了这一切，约好了来，为他悲伤，安慰他。经文写他们先做的事：“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伯2:13）这是约伯记里最温柔的一节。七天，坐着，不说话。

然后他们开了口。从第四章起，三个朋友的话渐渐有了同一个形状：你受这样的苦，一定有缘故；神是公义的，不会无故降灾；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罪。每一位说得都很有神学，说得也都很用力，并且在不同的时刻，都是出于好意。约伯回答他们：“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伯16:2）

这里，约伯记写下了一个我们日常里特别熟悉的结构：用一个解释，去盖住一个人的痛。设想一个人刚失去了孩子，旁边的人说：“这是孩子的命”“他是去了更好的地方”“你要往前看”。这些话各有来历，有的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人嘴里，也许是真的安慰。但是如果它们是用来叫那个人别再问，那它们做的事和约伯的朋友们一样：为了让自己（和神）显得说得通，让受苦的人闭嘴。用本书的三段曲线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虚幻解法：平息一时，那个没有被听见的追问，一年之后，换了一种形状回来，通常更沉。（把朋友们的话读成“用解释盖痛”（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本身写的是他们坚持一套报应的说法。）

这一段不能推到“凡是劝慰都是约伯的朋友”。约伯记后面还有第四位说话的人以利户（伯32—37章），他的话另有一套，约伯也在神面前有过“后退”的动作：“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摀口。”（伯40:4）真诚相劝的人，不等于约伯的朋友们。区别也许在于：劝的人是不是肯先听完，是不是用劝来结束对方的话。

◆ 五、第二件事：神回答了，但没有解释

这是整卷书的转折。从第三十八章起，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辩护，经文里也没有一句“你受苦是因为……”。他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伯38:4 大意）接下去的几章，他带着约伯看海的边界、早晨的光、野山羊生产的时候、鸵鸟、战马、鹰，看那些不为人造、不由人管的广大世界。

这一段话，读法很多。有人读作神的威严压倒了约伯，有人读作神把约伯带出了只有自己痛苦的视野。本书不判。我们要写下的，是经文里能看到的几个事实：神说话了；他没有给出受苦的理由；他确实责问过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伯38:2）但结尾仍称约伯为“我的仆人”（伯42:7-8）。约伯的回答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42:5）至于接下去的42:6，和合本作“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译：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和合本自己就给了另译；不同注释者对它的理解差别很大，有人读作悔改，有人读作安息，有人读作放下诉讼，这里不判。

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整卷书中，约伯从头到尾没有被告知第一、二章里发生的事，也就是那段天上的情节。他最后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见面”。这是一件极其不平常的事：苦难的追问，没有在知识里结束；本书把它读作在关系里被接住了（本书的读法，待验）。

◆ 六、第三件事：神的裁定，是对朋友说的

这是整卷书最不寻常的地方。结尾，神转向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42:7）

停下来，把这句话读两遍。经文说的是：他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他们错在“议论神”，具体错在哪里，经文没有写；约伯被称为说得“是”的那一方，但这不表示他每一句话都对，神自己也问过他：“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伯38:2）约伯自己也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伯42:3）所以，能稳妥说的只有这一层：约伯对神说话、不肯接受“受苦必有罪”那套说法，没有被神当作朋友们那样的错。

本书把它读成“不要用现成的解释去压住受苦的人”，理由是这跟前面三十几章朋友们的话在形状上一致（本书的读法，待验）。不少注释者另有读法，比如区别在“对神说话”与“替神说话”，或在朋友们坚持的报应论本身。本书不判这些读法，只取这一个对日常最有用的。

这里有一个要小心的地方：不能把它读成“越抱怨越好”。读成那样，也是另一种虚幻解法。它说的更窄：一个人在苦难里说真话，和一个人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说不真的话，神对这两者的态度不同。

◆ 七、对忍耐太久的人，这三件事意味着什么

我们回到那位照顾母亲八年的先生。他不需要听“这是福报”。他需要三件事：第一，有人听他说“凭什么”，让这句话在空气里停一会儿，不抢着盖；第二，有人在他身边，什么也不解释，就坐着，像那七天七夜；第三，当他的疲惫被看见之后，如果有姐姐愿意换班，有社区的服务可以接，有医院的临托可以用，那些具体的减轻，不是对他的爱的亵渎，是对它的保护。

那么“创造”在这里在哪里？有一点必须说得很小心：不能要求一个正在苦里的人，去“创造”点什么，那是另一种压力。创造首先发生在围绕他的人身上：怎样陪、怎样换班、怎样把一个人扛不动的东西重新分到几个人手里。受苦者的任务，只是诚实。约伯没有创造什么，他只是不肯说假话，不肯在朋友的解释前认输，也不肯放弃与神的关系。至于结尾（42:10 以下）所记的，耶和华使约伯的境况转回，赐给他的比先前加倍，这是经文的记载；本书不把它读成苦难的公式。也就是说，不能反推成“受苦过后必有加倍，所以你要忍”。约伯记自己没有这样教。

要给三条判别做一个提醒。在其他章节里，三问是帮助我们检查一次忍耐或让步，在这一章里，它不能被用来审判受苦者。如果对一个正在深深痛苦中的人说：“你这个忍耐，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几乎是残忍的。三问是给陪伴的人、给还有力气做选择的人用的，不是给一个在谷底的人用的。对受苦者，第一要紧的，是被听见；对身边的人，三问才有意义：我的陪伴，在不在真理里（我有没有把他的话原样听进去）？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有没有哪怕一点点具体的减轻）？守没守住核心（我们之间，是更近了，还是我只是尽了义务）？这样用，三问是为陪伴的人准备的镜子，而不是递给受苦者的账单。

◆ 八、约伯没有答案：三样可拿的，和几条不该继续忍的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不满足：说了半天，约伯记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苦难为什么发生。是的，没有。这是这卷书的诚实，也是我们读它时要学的诚实。但是没有答案，不等于什么都没有。把前面的几件事换一个角度，看作三样可以拿走的东西。

第一样，是“可以问”。许多人在苦难中，最怕的不是苦，而是觉得自己不该苦、不该问，一问就是不信、不感恩。约伯记把这个负担移走了：问，是被容许的，而且是被写进经里的。设想一个人在很重的疾病里，对身边的人说：“我心里有怨。”如果对方立刻说“不要这样想”，那句话就被堵回去了；如果对方说“嗯，你说”，那句话就有了出口。出口有了，怨不一定消失，但它不再在黑暗里变形。

第二样，是“不必为苦难找一个理由”。约伯的朋友们的错，是替神找理由；而更常见的，是我们替自己找理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不够好？有些苦难，的确有可以追溯的原因，那是该追溯的；但另一些，根本找不到，或者找到

了也不改变什么。约伯记提醒我们，在这类处境里，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折磨。可以允许自己说：我不知道，我现在也不需要知道。

第三样，是“见面比解释更重要”。结尾那句“现在亲眼看见你”，说的是一种关系上的变化，不是知识上的补充。落到日常里，对于一个正在苦里的人，最有力量的，往往不是“我给你一个说法”，而是“我在这里”。设想一个年轻人，工作被辞退，整个人垮了。父亲不说“失败了没关系”，也不说“你要振作”，只是每天傍晚来，带一份饭，坐在旁边吃，看他吃，没有话。三个星期后，年轻人自己说：“我想试试再投几份简历。”这位父亲没有给解释，没有给方案，他给的是在场。

前面说，这一章不给标准答案；但对“忍耐太久”这件事，有几条日常层面的观察可以说清楚，供读者自己对照，不是诊断。

第一，如果你的忍耐，已经让你的身体和睡眠长期出问题，让你对一切失去兴趣，让你开始觉得自己是负担，这是需要专业帮助的信号，请去看医生，或找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这不是软弱，也不是不信。第二，如果你的忍耐，是在一个正在伤害你的处境里（暴力、持续的侮辱、控制），那不是忍耐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请去寻求帮助，下一章会更明确地说。第三，如果你的忍耐，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改变，而你身边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等，那么请先做一件事：让一个人知道，今晚就可以。可以是朋友，可以是牧者或者长辈，可以是一位专业的咨询者。苦难最大的加重因素之一，是孤立。第四，如果你为一个人忍了很久，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谈，或明说不愿意，你可以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或者退出。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忍耐若要成为本书所说的“创造中的忍耐”，需要的条件是：有人看见，有地方接，有新东西可能长出来。三者缺一，忍耐就容易变成熬。约伯记里最动人的，是一个人在极度的孤立中，仍然对着神说话，而神没有离开。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旋风里的回答，但我们可以成为别人身边的那七天七夜。

◆ 九、日常里

设想一位父亲，孩子多年重病，家里的积蓄早已见底。他每天上班，下班去医院，夜里改作业（他是中学老师），从不在人前说一句难处。同事们都夸他坚强。有一天，一位新来的同事在办公室里碰见他，只说了一句：“我这几天没睡好，想

找个人吃个饭，你有空吗？”他愣了一下，说好。吃饭的时候，这位同事没有安慰他，也没有讲道理，只是说了说自己家里的事，然后问：“你呢？”他沉默了很久，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在爱他，是在熬。”同事说：“嗯。”两个人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联系了本地的一个重症儿童家庭互助小组，不是为了让他“振作”，是为了让他有机会遇见同样“熬”的人。这是设想的故事，没有大团圆。要说的只是：苦难里很有力的一种陪伴，是肯让“熬”这个字被说出来。但说出来还不够。说出来之后，还需要具体的减轻：互助小组、轮换的人手、一个能接手几个晚上的亲戚，这些才使“熬”有机会变成别的东西。

带 走 的 话

忍耐太久的人，有权利问“凭什么”。约伯记不给答案，但它白纸黑字写下了：追问可以写进经里；神回答的方式是亲自来，不是讲理由；被神责备的，是议论神不如约伯的朋友们；本书读作“不要用现成的解释压住受苦的人”（本书的读法，待验）。围绕苦难的人，少一点急着解释，多一点坐下来，该分担的就具体地分担。

小　账

本章落在 S=F(D,E) 一式：三个朋友用“神必公义”这一层差异，把约伯真实的显露压了回去，这就是虚幻解法里的“平息”；约伯不肯，让显露一次次冒出来，守住的是不被“受苦必有罪”这一条差异吞掉的那一份显露。三拍里，整卷书的大半停在第一拍“张力积累”；神的出现不是补给知识，而是在关系里重建纠缠（E=H(S,D)），回写发生在“见面”上，不在答案上。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用“因果报应的中心”量，约伯有罪；用“抱怨的中心”量，他最正确；经文两者都不取。（本章不判神义论，交教会传统。）

怎样算错：若发现读完本章的人，对受苦者说的第一句话仍是解释，或拿“追问被保留”去要求受苦者必须开口、必须创造，则本章的读法没有落地；若有人拿“见面比解释重要”去替代该做的具体减轻和专业帮助，也是用错。

◆

46

第 46 章

不白白牺牲，也不以受苦论爱

>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3:24）
>
>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 一、一本“苦账”，越记越亏

设想一位父亲，和成年的儿子吵架。儿子说：“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替我做决定？”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为你吃了多少苦？你小时候发烧，我三天没合眼；你上学，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你结婚，我把存折都给了你。”儿子沉默了。这场架，以儿子的道歉结束。但是吵架的内容，从“你替我做决定”，悄悄换成了“我为你吃了多少苦”。以后的每一次矛盾，只要父亲把这本账翻开，儿子就输。他们的关系，被一本苦账绑住了：谁吃的苦多，谁就有理。

这是一个极普通、极伤人的场面。父亲没有说谎，他真的吃了苦，这些苦是真的，也是爱的一部分。问题出在，苦被当成了爱的单位：苦越多，爱越大；爱越大，越不容反驳。在这个计量系统里，没有人会赢：父亲越翻账，越觉得儿子不知感恩；儿子越被翻账，越觉得喘不过气，只能躲开。而苦账越记越长，两个人都在亏。

这一章要读的，是圣经里两个被人们常常弄混的“白白”，并且给“牺牲”划出两条边界：它不应该是白白的耗散，也不应该成为衡量爱的尺子。后面一条边界上，必须单独讲一件事：暴力。

◆ 二、“白白”的第一层：恩典白白给

罗马书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3:24）这里的“白白”，意思是不用花钱买，不靠挣得。在这层意思里，“白

白”是好消息的核心：你不需要先证明自己，才有资格被接纳。把这层意思放进日常，它对付的是一种普遍的病：爱的交易。我对你好，是为了你也对我好；我忍你，是为了你欠我一个情。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在算，算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是放松的。

设想一对老夫妻，丈夫退休后在家，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没用”，妻子给他端一杯茶，他会说“我不配”。妻子有一天对他说：“我给你倒茶，不是因为你干了多少活，是因为你是我丈夫。”这句话不是神学，却有一点“白白给”的味道：不是因为谁挣到，是因为在这个关系里，本来就有这一份。

这层“白白”的反面是什么？是一切关系都被换算。表面上是“互相关心”，实际上是一本一本的账，每一笔善意都附带一张看不见的收据。注意，本书并不否认等价交换在许多领域是正当的（工资、买卖、合约），这里说的是：在爱里，如果全部的东西都要换算，爱就死了。

◆ 三、“白白”的第二层：劳苦不白费

第二层在林前15:58。保罗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的“徒然”，是白费的意思。这个“不白费”，经文的位置是在整章复活的论述之后：既然复活是真的，就不该因为眼前的难处，觉得一切都落了空（大意）。它给在主里劳苦的人一个盼头：你所做的，有一个地方能收住它。

这一层“白白”，对付的是另一种病：虚无。照顾了多年的病人去世了，辛苦了一辈子的家业被孩子败光了，等待了许多年的和解终究没有来。这时人会问：是不是白做了？“不白费”是保罗对“在主里”做主工的人的应许，范围是主工，不是任何苦。它与前一个“白白”并排，是本书的读法：恩典不需要你挣，但在主里的劳苦也不会被扔掉。这不是对一切苦的担保；本书不把它用在暴力、虐待与被迫的承受上。

要写明：罗3:24 讲的是称义，林前15:58 是复活论述之后的劝勉，这两处经文各自在讲不同的事，并没有互相解释的关系；把它们并排，是本书借“白白”这一个字做的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在这个读法里，两层可以放成一个结构：你不需要用劳苦去换爱，因为爱是白白给的；而主工里已经付出的劳苦，也不会白白落空。称义与救赎论的意思，本书不判，交教会传统。

◆ 四、两个误读：把两层“白白”用反

最危险的，是把两层“白白”用反。第一种反用：用“劳苦不白费”来要求受苦。“你受的这些苦，不会白费的，所以你要继续忍。”这句话如果说给一个正在被伤害的人，是残酷的。它把一个本该被停下来的处境，说成了有价值的积累。劳苦不白费，说的是劳苦的人被记念，不是说劳苦本身该被制造出来。第二种反用：用“恩典白白给”来免除责任。“反正是白白的，我做什么都无所谓。”这是把恩典当成通行证。保罗自己在罗马书里就问过：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罗6:1-2 大意）。

第一种反用，会把一个人推进“我越苦越有价值”的陷阱，我们前面的父亲就是一个缓和的版本；第二种反用，会把另一个人推进“我不必为什么负责”的陷阱。两者的共同点是，把“白白”变成了一种工具，要么用来要求别人付出，要么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 五、一条界线：自愿承担，不替施暴者免责

这里需要一个清楚的界线，它取自德麦国际第 271 号《耶稣之善》：主页第四条阅读线索写着“自愿承担不替施暴者免责，也不把受苦数量当作爱的尺度”；第 33 章据此区分使命的宣认（约10:18）与实际的施害，说价值“不能追溯性地为造成伤害的人签发免责证明”。本书顺着采用主页那句话作界线，把“受苦数量”落到前面父亲的苦账上，那个例子是本书另加的。

“自愿承担”有它真实的位置。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15:13）这个“舍”，是自己拿定的主意，不是被逼的。一个人自愿为另一个人担下一份重量，是爱可以有的样子，这一点不能抹掉。但是“自愿”有两个前提：他有真实的选择，他承担的东西是可以被承担的。一个被威胁、被控制、被打得不敢说“不”的人，所谓的“自愿”，不是自愿。

“不替施暴者免责”，是说：受害者的承受，不能成为施暴者的免罪理由。“她都忍了这么多年，说明也没那么严重”“他是爱我的，只是脾气不好”，这样的话，把受害者的忍耐当成了对加害的许可。必须清楚地写下来：**忍受暴力不是爱**。家里的殴打、威胁、控制、侮辱，不是需要用爱去“化”的矛盾，是需要被停止的伤害。本书整个“创造性忍耐”的讲法，不适用于这个处境：在暴力面前，不要求受害者去创造什么，更不要求她（他）去忍。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这样的事，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联系可以信任的亲友，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向妇联等机构的求助热线求助（具体的号码与办法，请以所在地为准），必要时寻求法律援助，了解可以申请的保护措施（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提醒的是，离开的时刻有时最危险：先找专业的援助机构做一份安全计划，不要独自去对质，也不要在对方知道之前就把话说满。如果有伤，请及时就医并保留证据。老人、残障者遭遇暴力，同样需要专业与法律的帮助；对孩子的暴力，任何情形下都不是管教，孩子自己很难求助，身边的大人需要替他出面。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事，不是“不够有爱”的表现。真正的爱，包括为自己的安全而离开。

“不把受苦数量当作爱的尺度”，说的是我们开头那位父亲的问题，也是更广泛的问题：有的家庭、有的教会、有的文化，把苦吃得多的人当作最爱的人，把“忍”当作最高的品德。结果是，苦被生产出来，因为人需要用苦来证明爱。这是一条值得警惕的路，因为它把爱变成了一场谁更惨的比赛，并且奖励那些最能忍受不公的人。

◆ 六、三条判别，加一句补问

把三条判别用在“牺牲”上，非常顺手。一问，在不在真理里？这个牺牲，是不是在两个人都看得见的光里？还是只有一个人在默默地承受，另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这份付出，有没有长出对方的能力、新的做法，还是只是让现状得以继续？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最薄的核心，是我们之间共同的那一点，它有没有因为这份牺牲而变厚？

在这三问之外，本书多加一句补问，不是新的规则，只是针对牺牲的提醒：这份承受，让谁免了责？如果它让一个本该改变的人不必改变，让一个本该停手的人继续，那它很可能不是爱的牺牲，是耗散。如果它让一个人有时间、有空间、有支持，去完成一次真实的改变，它是被用在了对的地方。同样是熬夜照顾一个人，一个是为了他康复后能重新生活，另一个是为了他永远不必自己站起来，这两者表面

相同，实质完全不同。这样问，是为了替受苦的人找出路，不是追究受苦者的责任：一个在收拾烂摊子的家属，不是“有份”，他需要的是被帮助，而不是被指责。

同时，不要因此就矫枉过正。有些付出，确实是爱中的“无谓”：给孩子的一碗热汤，给病人的一晚陪伴，为朋友搬一次家。它们不生出什么惊人的新东西，也不需要被设计成“创造”。三条判别不是要把每一碗汤都审一遍，而是在“忍”长期持续、代价沉重的时候，提供一个停下来看的机会。拥抱、安慰、休息本身的价值，本书从不否认。还有一类陪伴，需要给它一个正面的位置：比如儿女陪着年迈的父母，日复一日，没有新东西，也不求新东西，三条判别几乎全答“否”，但它是好东西。本章不要求每一份陪伴都生出新东西；三问只在“忍”变得长期、沉重、而且自己也撑不住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 七、什么样的牺牲算“没有白费”：几个日常的对照

“劳苦不白费”这句话，如果不落到具体处，很容易成为空话。我们用几组设想的对照，看“不白费”在日常里大概是什么样子。

一位老师，多年陪着一个有学习困难的孩子，下班后留下来补课，孩子最后还是没考上理想的学校。是不是白费？看它有没有在别处留下东西。设想这个孩子后来在一家修车行里做得很好，他对人说：“有一个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不行’。”这份“没说过”，没有出现在任何成绩单上，却是那段时间里，真实长出来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没有这样的后话，现实里常常没有。那时“不白费”的意思，大概只能是：这个孩子曾经被认真对待过一次，这件事本身已经发生，不会因为没有后话而不存在。本书对此只能说到这里，不能保证更多。

一位志愿者，每周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一年之后，老人去世了。是不是白费？设想他事后翻出一本笔记，上面记着老人讲过的故事，他后来把这些故事整理给老人的子女，子女第一次听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这份劳苦，转成了别人手里的东西。这是一个“落在地里”的例子。

再看一个反例：一个人年复一年地替一个酗酒的家人收拾烂摊子，还债、道歉、请假、遮掩。每一次都“不白费”吗？这里的“劳苦”，大部分是在维持一个不需要改变的现状。它不是没有爱，但它缺那一步，让对方面对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劳苦，在三条判别面前很难过关：第一问，它在不在真理里？很多时候家里人都

在遮着；第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没有，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剧本；第三问，核心变厚了吗？没有，关系在一年年地变薄。在这类处境里，真正的爱，不是继续收拾，而是在合适的支持下学习不再收拾。这需要专业的辅导、互助的团体，有时需要一段距离。试过、也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面对时，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那不是不爱，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是爱的另一种做法。

◆ 八、从“我吃了多少苦”到“我们要长出什么”

回到开头那本苦账。它的问题，不在于记账本身，而在于记错了东西。苦是一个过去的量，它记录的是已经发生的付出；而爱真正关心的，是将要长出来的东西。把账的焦点，从“我吃了多少苦”换成“我们要长出什么”，这是一个很小、很难的转身。

这个转身，对付出的一方，意味着放下一个看似有力的筹码：苦。放下它，会觉得自己失去了说话的底气。但是底气换了来源：不再来自“我为你受了多少”，而来自“我对我们之间的事有什么盼望，愿意一起做什么”。对接受的一方，意味着不要用“你受了多少苦”来取代对对方真实需要的回应。感谢要有，但感谢不是还债；对方说“我很苦”，我们可以回答“我看见了”，而不必立刻把自己的人生交出去作抵押。

有一个办法，在日常里很管用：在话变成“我为你……”的时候，停下来，换一个句式：“我希望我们……”。“我为你吃了多少苦”换成“我希望我们能多说说话”；“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换成“我希望这个家的事，大家都分担一点”。两个句子里，前一个指向过去的亏欠，后一个指向将来的做法。后一个，才有创造的余地。这一章不替第六部作结。要留的只是一句：苦不是爱的单位，数量更不是；接下来第七部要看的，是这些读法怎样落在婚姻、亲子、照料这些具体的关系里。

◆ 九、日常里

设想那位翻苦账的父亲，在一次安静的下午，把儿子叫到身边，说了一段不同的话：“我这些年老拿吃的苦来压你，这不好。我吃苦，是我自己愿意的，你不欠我一笔账。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我怕你不要我了。”儿子愣了很久，说：“爸，我没有不要你。我只是想自己决定一些事。”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出了

一个新的约定：儿子大事先说给父亲听，但决定由他自己做；父亲有了“被告知”的位置，儿子有了“自己决定”的位置。这是设想的场景，现实的父子之间有更多的疙瘩，也可能父亲听完仍然翻账，儿子退回沉默；那时可以请一位双方都敬重的亲戚坐在中间，或者暂时拉开一点距离，这不是假爱。这里想说的是：当苦账被放下，真实的需要才能显出来；父亲要的不是赢，是不被抛下；儿子要的不是胜，是不被替代。这两样东西，原来是可以同时放在一张桌子上的。

带 走 的 话

“白白”有两层：恩典不用你挣，劳苦也不会白费。别把这两层用反：别用“不白费”逼人受苦，也别用“白白给”躲开责任。苦不是爱的单位，数量更不是。遇到暴力，忍不是爱，请先保护自己，并寻求专业与法律的帮助。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拍的“回写”那一拍：舍出去的东西，回到哪里，使什么变厚。父亲的苦账，是只有“舍”而没有“回写”，苦的数量在账上越积越多，核心却没有变厚，所以是耗散；它还制造了一个“苦的中心”，所有的是非都由谁吃的苦多来判，这是单中心的尺子量错的地方：它把爱量成了苦的体积。方程上，这是 E=H(S,D) 被一个单一的 D（“我付出的比你多”）吞掉：纠缠只由这一条差异决定，其他的显露都被压了回去。暴力的处境另当别论：那不是需要化解的差异，是需要停止的伤害。（引自第 271 号的，只有那一句界线。）

怎样算错：若把“我希望我们……”的句式用了几个月，苦账仍然是每次争吵的最后一张牌，或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这里读出的“苦账换句式”不成立；若有人拿本章去要求施暴处境里的人“先换个说法”，则是用错。

◆



第　七　部

在人间成全：横向之爱

导　语

前六部把方法、经文和样板读完了，最后一部把它们放回人间。七章不是七本婚姻手册、育儿手册，每一章只问同一件事：这里的冲突，最薄的核心是什么，其余的层怎样各有其形。第 47 章婚姻，两个原生家庭的谱系；第 48 章亲子，同一个家里不同的孩子；第 49 章照料，创造可能只发生在照料者一方，双盈可以延迟；第 50 章心里的冲突，自己与自己的谱系，章首写明边界，不替代专业诊治；第 51 章职场与团队，不是站队，是生成；第 52 章教会与宗派，哪一层是根本，神学上的争议本书不判；第 53 章 AI 时代，化冲突的知识要更快地长出来，工具可以借，但接住对方的那一下不能外包。涉及暴力、自伤的情形，各章都放有同一个提示框。

47

第 47 章

婚姻：两个原生家庭的谱系

>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

◆ 一、家里来客人怎么办：一个小问题里装着两套世界

设想一对新婚的夫妻，丈夫姓邱，妻子姓沈。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月，两人就在“客人来了怎么办”上僵住了。邱家的规矩是：亲戚朋友想来就来，不必打招呼，推门进来就是一家人，来了就留饭，灶上不够就添一双筷子；沈家的规矩恰好相反：要来先约，约好了才来，来了坐一会儿就走，临时登门是失礼，也让主人措手不及。有一个周六的上午，邱先生的二叔提着一袋橘子直接敲了门，沈女士还穿着睡衣，屋里没有收拾，她心里一紧，脸上笑着去烧水。两个人都不坏，都不是故意要为难对方，可是各自一回想起“待客该是什么样”，脑子里浮出来的画面完全不同，而且都觉得那个画面才叫“正常”。

这种小事最容易被看轻，说“多大点事，让一让不就过去了”。可是婚姻里很多日常摩擦，并不是出在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上，而是出在这样一些“我们家向来如此”的小规矩上。它们之所以难缠，是因为每一条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二三十年的生活，一个人的“正常”是在另一个家里一天一天养成的。两个人结婚，说得朴素一点，就是两个已经成形的世界，要在同一屋檐下找一个办法共同生活。创世记里那句话把这件事说得很准：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连合”。离开和连合，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本书的读法，待验）。

◆ 二、“离开”不是断绝，是把中心换一换

很多人读“离开父母”，读成了“从此不管父母”，这是误读；也有很多人干脆把它读成一句空话，婚后三十年仍旧事事以父母的意思为准。这两种读法其实都失去了这节经文的力道。字面上，创2:24 是叙述者在亚当、夏娃的故事里插入的一句评论（亚当并没有父母），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本书把“离开”读成

重心的转移，而不是字面的搬离（本书的读法，待验）。结婚以前，一个人的家是他长大的那个家，那里的规矩就是他的天；结婚以后，他要有一个新的、自己与配偶共同的“家”，旧家不再是裁判，只是来处。来处值得尊敬，却不能再替这对夫妻做决定。

但要补上一句限定：来处值得尊敬，并非无条件。如果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是创伤之源（被虐待、被控制的成长史），那么对他来说，“离开”恰恰是第一步，他不欠那个来处一份无条件的尊敬，也不必在婚姻里替它继续留位置。

用我们前面的话说，婚姻不是把两个人加起来，也不是让一个家吞掉另一个家，而是在两个“谱系”之间造出第三条线。每个原生家庭本身就是一条谱系：里面有些东西极其稳固（比如“家人要互相照应”），有些东西只是习惯（比如客人来了怎么招待）。夫妻两个人，身上各带着一整条这样的谱系走进婚姻。如果只想着“统一”，就会变成一场谁的家规胜出的战争；如果只想着“尊重各自差异”，就会变成两个人同住一屋、各过各的家；这两条路，就是导论里说的强求同一与部落化，都不是爱真正的样子，第 5 章的巴别塔讲过它们的原型。

◆ 三、机械的让步，为什么越让越窄

最常见的办法是“一方让”。设想沈家有个规矩：过年必须回沈家团圆，三十晚的饭是一年里最重的一顿。邱先生为了让妻子高兴，头一年顺着，第二年也顺着，一连五年，年三十都在岳父岳母家，自己的父母在老家两个人守着电话吃饺子。他每次都笑着说“没事，你家热闹”。表面上，这是爱的表现：他顾全了大局，妻子面上有光，岳父岳母也高兴。可是看看这件事的账：一个人得到了圆满的年，一个人付出了每个年夜一份说不出口的亏欠，而且没有任何新东西从中产生。第一年他觉得没什么，第三年他开始在别的小事上较真，第五年一次不起眼的争吵里，他突然说：“你们家的人从来就没把我当自己人。”妻子莫名其妙，因为她觉得“这几年不是都挺好吗”。

这就是虚幻解法的曲线：平息、复发、升级。让步让出了一个暂时的安静，却没有改变问题的形状，那个形状就是“过年只有一种过法”。压力没有消失，只是被存进了看不见的地方，到了某一天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冷淡，也许是对孩子教育方式上的全面对抗）爆出来，而且比最初的矛盾大得多。反过来，如果两人谁也不让，最后落到各回各家过年、各自的亲戚各自招待、互不相见，那就是部落化：矛盾不再有了，婚姻也只剩一个空壳。

◆ 四、谱系的做法：分层、生成、回流

创造的路是从“分层”开始的（分层、生成、回流三步，第 10 至 12 章已讲，这里只看它们怎样用在婚姻里）。这对夫妻要先问：关于待客，我们两人之间，必须同的那一层是什么？也许答案很薄，薄到只有两句：“来的人在这个家里都要被好好对待”；“谁的亲人都要被尊重，不拿一方的亲人去和另一方比”。找到这最薄的核心，其余才可以放开。要补一条例外：当一方的亲人本身就是问题的来源（酗酒、控制、借钱不还）时，核心要改写成“我们两个人的底线，先于任何一边的亲人”。放开的层有很多：来之前要不要说一声，留不留饭，坐多久，谁来招呼，哪一天可以随时来。

接下来是“生成”：在可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也出现，而做法不一定相同。比如他们可以约定：每个月留一个周日做“开门日”，邱家的亲友那天不必打招呼，推门就来，留饭，这对邱家是要紧的；其余的日子，来之前发一条消息，不是请示，只是知会一声，这是沈家那种“先约后来”的体面，被带进了邱家的门；沈女士的父母偶尔来小住，邱先生也学着让他们“不必拘着”，赶上饭点就坐下一起吃，老人头一回在女儿家里不约而至，竟有些不自在，慢慢也学会了傍晚顺路上来喝一杯茶。两个家的东西都出现了，但出现的方式是两人一起商量出来的，不是任何一家的原样复制。

最后是“回流”：几年以后，这个安排成了他们自己家的“门规”。孩子出生了，会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知道了：遇到分歧，我们是可以商量出一个第三种办法的。这份“我们办得成”的经验，比任何一次待客都重要，它把婚姻这个共同的核心加厚了。爱在这个时候涌现，不是因为谁牺牲得多，而是因为两个人共同造出了以前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 五、三问放在婚姻里：几件不能含糊的事

用三条判别来量一量。一问，在不在真理里？沈女士到底累不累、不愿意，邱先生的母亲对“随时能来”的看重到底有多深，这些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被说出来？如果一方是在“假装没事”，那么后面所有的安排都立在沙子上。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过了三年，生活里没有出现任何一件“我们自己的做法”，只是一方在不断适应另一方，就要警惕。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比如“不拿一方的父母去和另一方比”，一旦守不住，任何安排都会被拆。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婚姻里若出现了暴力、控制、威胁、长期的羞辱，那就不是“两个谱系要磨合”的题目，创造的前提（双方都能自由地显露）已经不存在。忍受这些不是爱，当事人需要的是专业的帮助、可以信赖的人和必要时的法律保护。本章讲的是两个都有能力说话、都愿意好好过的人，怎样把日子过成新东西。

◆ 六、第三条线是怎样画出来的：别让孩子和老人做裁判

两个原生家庭的谱系，最容易在三个地方打结：钱、孩子、和各自的父母。这三处都有一个共同的陷阱，就是把“裁判”的位置交给了别人。设想一场争执里，一方说：“我妈说得没错”，另一方说：“那你去跟你妈过”。这一刻，那位母亲无形中成了裁判，而夫妻两人成了被裁的一方。哪怕那位老人本人什么也没说，只要夫妻中有一方习惯性地搬出原生家庭作依据，另一方就会觉得，在这个家里，自己永远是外人。本书把“离开”读成重心转移的话（本书的读法，待验），那么夫妻之间的事，裁判席上就只坐两个人。

孩子出生之后，这个陷阱会更大。两边的老人都想按自己的方式带孩子，孩子成了两条谱系较量的战场。这时夫妻两人更需要事先说清楚那一层最薄的核心：孩子的事由我们两人定，老人的经验是资源，不是命令；然后在这个底线下，把两边老人各自擅长的部分请进来。奶奶会讲故事，姥爷会做木工（两边的经验都是资源，不是谁对谁错），让他们各出各的力，而不是争谁说了算。这样两条谱系都进来了，又没有一条吞掉另一条。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带孩子时的“和事佬”

换一个方向再看一次。孩子出生后，沈女士的母亲搬来同住帮忙，她看不惯女婿邱先生带孩子的做法：他让孩子自己抓着勺子吃，掉得满桌满地，孩子哭了他先等一等再抱。岳母当着孩子的面说“你这样不行”，下次照旧。夫妻两个人，这回轮到沈女士夹在中间，用的是最常见的和事佬办法：对母亲说“妈您辛苦了，别往心里去”，对丈夫说“她是老人，你多担待”。两头都安抚了，两头都没有被回答。这里不重述前面那条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只指出这个场景里缺的那一

步：没有人问过“带孩子这件事，我们家必须同的是什么”，也没有人为三个大人各自的角色造过一个新位置。安抚是真心的，可它安抚的是情绪，没有改的是这个家里“谁说了算”的形状。

◆ 八、创造最难的地方：对方不肯坐下来，或者坐不下来

上面写得顺，是因为设想的两个人都肯谈。现实里最难的恰恰是这个前提。有的人一提“咱们谈谈”就觉得被指责，立刻筑墙；有的人嘴上说好，行动上一概照旧；有的人在原生家庭里受过很深的伤，一提到父母就崩溃，对任何调整都当成背叛。遇到这些情形，不要把“创造”理解成一次谈妥。它更像一件要分几回做的事：第一回，只谈最小的一件，小到对方没有防备；第二回，把对方愿意的一小步先落实，不急着要更多；第三回，让他看到这一小步带来了好处。创造常常是对方先看见一个小东西长出来，才肯回头谈大的。

也要承认有些时候，两个人单靠自己谈不出来。这时请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长辈，或者去找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咨询，不是认输，而是借第三者的眼睛，看清两人之间那个看不见的形状。还有一种较隐蔽的情形：一方长期单方面付出、让步，另一方习惯了享受，这时的“提议创造”也可能被当成“找事”，当事人需要先让自己的真实感受被听见，而不是急着去造新办法。

最后要把话说到底：创造需要两个人。如果你已经试过，也给过期限，对方始终不肯坐下来谈，或明说不愿意，另一方并不欠对方无限期的等待。这时需要的是支持与选择：向第三方求助，设界线，减少接触，乃至考虑是否继续这段婚姻。婚姻可以终止，不是本书要评判的事；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更不是需要更多创造来补救的事。

◆ 九、日常里

设想另一对夫妻，钱的事上起了争执。丈夫家的做法是：收入全部交给父母统一安排；妻子家则是各人管各人的钱，大件才商量。婚后头两年，妻子觉得丈夫“没长大”，丈夫觉得妻子“不顾家”，每次说到钱都不欢而散。这个故事能往下走，有一个没写出来的前提：他们两个人谈得动，各有收入，也肯坐下来。后来他们没有再争“谁的做法对”，只问：钱这件事，我们必须同的是什么？答案是：不能有人在经济上被置于无助的位置，大额支出必须两人都知道。

在这个核心之下，他们造出了几个账户：一个共同的，支付房贷、孩子和日常开销；各人一个自己的，每月固定额度，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再留一个“孝敬账户”，数额由两人商量（这是设想，各家做法不同，也有人家不会这样分）。半年后，丈夫的母亲住院，孝敬账户一下子不够。旧办法是丈夫拿共同账户的钱先垫，妻子心里不舒服却不好说；这回他们把约定翻出来，发现“大额支出两人都知道”这条核心正好派上用场，临时商量出办法：这个月共同账户和各自账户各出一部分，妻子这一笔算借给孝敬账户，之后慢慢还。这一回她没有觉得自己被占了便宜，因为决定是她参与做的。这个办法也不保证一次成功，第一年定的比例，第二年可能就不合适；他们靠的是每隔一段时间问一句：“这样安排，你还觉得舒服吗？”这个问句，就是回流的装置。要是他们试了又试，一方仍然悄悄吃亏，那就说明这个办法不是生成，要回头改。

带 走 的 话

婚姻是两个已经成形的世界的连合，不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收编。把“让一让”当成爱，让不出新东西，只会让问题换个地方长大；把最薄的那一层找出来，在其余的层上一起造出第三种过法，这才是爱在婚姻里的样子。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这一式上（D=G(S,E)）：两个家的差异，要靠夫妻之间真话的显露（S）和日常的纠缠（E），才会变成可用的东西，而不是只停留在“你们家怎样、我们家怎样”的对比里。落在三拍上：待客和过年的僵持是第一拍“张力积累”，开门日加知会一声、几个账户是第二拍“形状改变”，几年后成为自己家的门规是第三拍“回写”。单中心的尺子（此说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会在这里量错：以邱家为中心，沈女士就成了“不懂规矩”；以沈家为中心，邱家就成了“管得太多”。两把尺子各自都量得很认真，量的却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怎样算错：若新做法实行半年后，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遇到下一件事两人仍要从头吵起，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对方的亲人本身是伤害的来源，而夫妻仍在用“尊重各自家人”硬撑，则是用错。

◆

48

第 48 章

亲子：同一个家，不同的孩子

>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路15:11）

◆ 一、同一对父母养大的两个人，为什么像两个世界

设想一户人家有两个孩子，姐姐十三岁，弟弟九岁。姐姐从小爱整齐，书桌上的东西永远按大小排好，作业到点就写完；弟弟东西乱丢，写作业要三催四请，却能对着一只蚂蚁蹲上半个钟头，还会把蚂蚁的路线画下来。父母常常在饭桌上无意识地说：“你看你姐姐”，或者反过来：“你就不能像你弟弟一样放松点？”说的人没有恶意，听的人却在心里各自结了一个小疙瘩。

很多父母相信“公平”就是同样对待：同样的规矩、同样的奖惩、同样的期望，一碗水端平。这个想法出自好意，但它悄悄预设了一个前提：孩子们是同一种材料。一旦孩子其实是不同的两种人，同样的规矩落在身上就是两种分量，落在姐姐身上是轻松的，落在弟弟身上是持续的挫败；而为了让弟弟“跟上”，家里的气氛越来越被他的“问题”占满，姐姐的好却悄悄成了没人看见的背景。本章要借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那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看一个家的内部谱系是怎么回事。（这段经文在第 39 章是从饭桌界线的角度读的，这里只看家里面。）

◆ 二、一个家里有两种“不同”，处理起来不一样

这位父亲的家里，小儿子要了财产远走，在外挥霍，穷到无路可走才回来；大儿子留在家里，一直做事，从不违背父亲的命令。两个人是不同的，而且两种“不同”的性质不一样。小儿子的不同，来得显眼，是“离开”；大儿子的不同，来得安静，是“留下”，而且留得有点怨。经文里，小儿子回来时，父亲远远看见就跑

去迎接，摆宴庆祝；大儿子从田里回来，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生气，不肯进去，对父亲说的话里满是积压多年的委屈。

放在家庭里看，这很普通：一个孩子的“麻烦”表现为出走、叛逆、成绩差；另一个的“麻烦”表现为沉默、懂事、不要求。前者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后者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没问题”。机械的做法，是父母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给那个“有问题”的孩子，同时要求另一个“再懂事一点，体谅一下”。短期内家里是平静了，但这个平静是靠另一个孩子的沉默换来的，这就是虚幻解法的第一段：平息。过几年，那个沉默的孩子在青春期或成年后突然爆发（也许是一句“你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我”），这是第二段：复发。再往后，他可能干脆与家里疏远，这是第三段：升级。

◆ 三、父亲出来劝：最薄的核心是什么

读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是父亲对大儿子的态度。大儿子生气不进门，“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大意，路15:28）。注意这个动作：父亲没有说“你不懂事”，也没有回屋继续庆祝；他离开了正在进行的宴席，走到门外去。然后大儿子倾诉了委屈，父亲回答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15:31）

先要承认一件事，免得把父亲读得太漂亮：这位父亲其实有明显的偏向。宴席是为小儿子摆的，肥牛犊是为小儿子宰的，大儿子说父亲从没给过他一只山羊羔（路15:29 大意），这个不平是真的。所以不能说父亲“两头都不选作中心”，宴席在那个时刻就是中心。值得读的是，他在那之后仍然出门去了。

“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字面是对大儿子说的一句话。本书把它读成在划定最薄的核心（本书的读法，待验），也就是“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家对你是敞开的”。经文没有记父亲对小儿子说过同一句话，所以“核心对两个人是同一句话”只是本书的概括。比喻也停在门口，没有交代大儿子是否进了门、怎么回答；本章借的只是父亲出来这个动作，至于核心变厚、“回流”，是本书的设想，经文没有写到。用谱系的话说，这个家“必须同”的那一层很薄：孩子永远是孩子，家永远向他敞开；其余的层，比如怎样表达爱、怎样犯错后修复、怎

样被表扬、怎样有自己的空间，都可以因人而异。把这一层找准，家里就不必用同样的规矩去压两个不同的人。

◆ 四、在可放开的层上，给每个孩子造一条自己的路

回到那个姐姐和弟弟的家。父母可以这样做：先立下几条两个孩子都必须遵守的底线，比如不打人、不说伤人的话、吃饭时人要到齐、不拿别人的东西；这几条，是这个家的核心，不分姐弟。（孩子的样子会变，今天的“条理”和“松弛”不是一辈子的标签，标签也要随时放下。）然后在其余的层上分别生成新做法。对姐姐，父母要有意识地做一件事：每周留一小段时间专门问她自己想说什么，而不只是问弟弟的事，并且明确告诉她：“你不需要总是那个不让我们操心的孩子。”对弟弟，作业不再用“催”的方式，而是把他的优势接进来，让他先把当天看到的虫子画下来，十分钟后再写作业，用他喜欢的方式给学习搭一个入口。

“让对方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在亲子之间也是可以做的。弟弟的松弛，慢慢影响了姐姐，让她在周末敢于有一个不排日程的下午；姐姐的条理，被弟弟学去了一点，他开始用一个小本子记自己的“观察”。这些变化是缓慢长出来的，不是命令下去的。到了这一步，家里的东西才叫“回流”：两个孩子不再被拿来比较，核心那句“你是这个家的人”变得更实了，因为每个孩子都真切感到，这句话对自己是真的。

◆ 五、三问在亲子之间：不是不管，也不是一样管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孩子的真实感受、真实的能力和困难有没有被说出来、被看见？很多亲子冲突其实是因为大人看见的只是“表现”，没有问过“你是怎么想的”。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十年了，家里对待每个孩子的办法还是同一套，没有因孩子的不同而长出过任何新做法，就值得停下来想一想。三问，最薄的核心守住了没有？如果父母对某个孩子的失望已经说到了“不要你”的程度，核心就破了，再多的技巧也补不上。

另有一点要讲清：孩子若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自伤的念头、严重的行为失控，或家里发生了对孩子的暴力，这些不是“因材施教”能够处理的，需要儿科、心理或医疗方面的专业帮助。创造的前提是安全，安全没有的时候，先要保证安

全。用打骂来保持“规矩一致”，不是爱的秩序；对孩子的暴力，任何情形下都不是管教。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六、孩子长大以后：核心不变，层要不断重分

亲子关系还有一个夫妻关系没有的特点：它在不停地变。孩子五岁时可以放开的层，到了十五岁，要重新划分；十五岁时必须同的某些东西，到了二十五岁，就应该交还给孩子自己。许多亲子之间的长期冲突，其实是因为父母还在用孩子七岁时的分层方式，处理他十七岁的生活：该交还的没有交还，不该放手的反倒放得太早。设想一位父亲，仍旧要检查读高中的儿子每晚的作业本，儿子越来越不耐烦，父子关系一天比一天硬。

这个时候重新分层，是一次很具体的创造：核心依然是“你是我的孩子，家永远向你敞开”，也依然是几条真正不能让的底线，比如安全和诚实。但作业怎么写、什么时候写，可以逐步交给孩子自己，父亲换成每周一次十分钟的“聊聊进度”，由儿子主动讲，父亲只问不改。路加福音里，小儿子要求分家产时，父亲照办了（路15:12）；本书把它读作“把能放的那一层放开了”（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交代他的心思。放开不等于不管：核心与底线仍在，小儿子回来时那条核心就清清楚楚地确认了下来。知道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守，这是亲子谱系里最难的功夫。父母若试过、给过时间，孩子仍然不肯谈，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一碗水端平”怎样变成两头亏

设想一对父母，决心做到绝对公平：给姐姐买一双运动鞋，就必须给弟弟也买一双；姐姐报了钢琴班，弟弟也得报一个兴趣班；周末的活动，两人轮流选。听上去无可挑剔。可是弟弟学了又退，钱花了不少；姐姐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安静读书的

下午，却因为“要公平”，被排进了与弟弟共同的活动。这是同一性被用错了层：错在把“一样”当成了“公平”。这个场景里缺的那一步创造，是把“公平”从“一样的东西”换成“每个人得到他所需要的”，并且让孩子们知道并认同这一点。

◆ 八、把“不同的待遇”讲清楚：孩子需要的是解释，不是平均

一个做法是，家里定期开一次小小的家庭会议，不审判，只说话。父母可以直接说：“姐姐这个月要准备考试，所以周末她不用陪我们出去；弟弟你这个月想学骑车，我们每个周六陪你练。我们给你们的不一样，因为你们现在要的不一样，不是因为爱谁多一点。”孩子往往比大人想的更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怕的不是不一样，而是不一样背后的“偏心”。有解释的不同，是谱系；没解释的不同，是偏心。

反方向的难点也要说：有时候孩子会拿这个道理来要求特殊待遇，“你说过每人要的不同，我现在就是要手机”。这时核心要出来说话：有些东西不分孩子，比如安全、基本的作息与互相的尊重，不因“需要不同”而松动。放开的层与不放开的层要事先说清，才不至于一松就全松。还有一种情形值得单独提醒：如果一个孩子长期沉默、拒绝上学、饮食或睡眠明显失常，或者出现自伤的话语，那是需要儿科、心理或精神科专业评估的信号，不要只当作“性格问题”，更不要用“再忍忍”或“再管严点”去回应。

◆ 九、日常里

设想一位父亲，有一天发现读初中的大女儿几个月来一直不太和他说话，只在需要钱和签字的时候才开口。他的第一反应是委屈：我为这个家忙前忙后，你怎么这样？他想“等孩子长大就懂了”，忍了几个月，直到某天晚上女儿说：“反正你们只关心弟弟。”他才一下子想起，这半年来弟弟在学校出了几次事，家里的话题全是他。那天晚上，他没有辩解，也没有说“怎么会”。他说：“你讲讲，是哪一次让你觉得是这样？”女儿讲了三件小事。他听完说：“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你是我的女儿，我很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对你的在乎，你没有收到。”后

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周三晚上，弟弟睡着以后，父女两个人单独出去吃一碗面，不谈弟弟，也不谈学习。

这个办法很小，却是那个家里原来没有的东西。后来这碗面一度中断了两个月，因为弟弟的学校又有事。女儿没有再爆发，只是在一次吃饭时轻声说：“爸，周三的面，我想它还在。”他听了，心里被拨动了一下：这个小小的约定，原来已经成了女儿心里的一块地方。他把时间改到周日下午，换到女儿喜欢的那家甜品店。设想也可以走另一条路：女儿一直不肯开口。那时他能做的，是继续每周在那里，不逼她说，也请一位她信得过的老师或亲戚试着聊聊；若她始终不愿，他也只能接受这一阶段到不了。

带 走 的 话

同一个家里的孩子，不是同一种材料；同样地对待，常常恰恰是不公平。先守住那一句“你是这个家的人”，再在其余的层上，为每个孩子造一条他走得通的路，这样的家才是谱系，而不是一张统一的规则表。也别忘了那个表现好、从不添麻烦的孩子：安静的那个，常常最需要被看见。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S=F(D,E)）：孩子们各自的差异，加上与父母日常的纠缠，才生成了各自的样子；父母若只拿一把尺子去量，量出来的“显露”是被扭曲的。落在三拍上：沉默的孩子“张力积累”是第一拍，每周的一碗面是第二拍“形状改变”，女儿重新开口是第三拍“回写”。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以“出问题的孩子”为中心，另一个孩子就成了背景；以“听话的孩子”为中心，另一个孩子就成了问题。路加福音里的父亲，宴席确实偏向小儿子，却仍走出门去回应大儿子；“把自己放到中间位置去回应”是本书对这个动作的读法，不是经文的话（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若“周三的面”这类新安排实行一阵后，某个孩子仍在悄悄吃亏，或核心那句“你是这个家的人”对他反而更不真，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

◆

49

第 49 章

照料：不对称的双盈

>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6-27；和合本此处作“他”，指那位母亲）

◆ 一、当对方什么都回报不了

设想一位五十出头的丈夫，妻子中风后行动不便，说话含糊，脾气也变得易怒。他每天下班后赶回家，换洗、喂药、陪着练习走路，一做就是两年。妻子很少说“谢谢”，有时候还会因为他动作慢发火，把饭碗推翻。他心里有一层说不出口的东西：我这么做，究竟换来了什么？

这是照料里最真实的一种处境：关系是不对称的。被照料的人能给的很少，有时候几乎没有，甚至在病痛中变得难相处；照料的人付出的很多，而且往往看不到尽头。前面各章讲的化冲突，大多默认双方都能说话、都能参与造新东西。照料则不然，它逼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其中一方几乎不能参与创造，爱还能是“在创造中成全”吗？本章的回答有三点：创造可能只发生在照料者一方；双盈可以是延迟的；而且照料者自己的限度，是这件事的一部分，不是对它的背叛。

◆ 二、机械的照料：只出不进，越撑越空

照料里最常见的虚幻解法，是“咬牙撑着”。设想这位丈夫对自己说：她是我妻子，我不累。谁劝他请护工，他就说“外人哪有自己人尽心”；谁说他太辛苦，他就说“没事，习惯了”。这是一种很动人的忍耐，也是一种很危险的忍耐。它的账是这样算的：被照料的人得到了细致的服务，照料者付出了全部的时间与体力，外加不断积累的疲惫和压抑。表面上是平静的，实际上，这个平静一天比一天薄。

第二段到来的时候，常常不是大吵，而是一些小事：他开始对妻子说话时语气生硬，开始在深夜里莫名其妙地哭，开始对自己的孩子失去耐心；有人甚至会在某一天突然对被照料者说出极重的话，事后又陷入深深的内疚。第三段是更深的耗竭，身体垮掉，或者整个人变得麻木。这种“撑”之所以虚幻，不是因为它不出于爱，而是因为它没有改变照料这件事的形状：一个人，无限期，没有退路。止痛不假，把“撑”当成治本，才是虚幻。

◆ 三、约翰福音十九章：一个人把照料整个交给了另一个人

十字架上，耶稣看见母亲和门徒站在那里，把两个人交给了彼此：“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经文接着写，那门徒从此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6-27）。说这话的人，正处在极度的痛苦和无力之中，他不可能再亲自照顾母亲了。

先要把话说清楚：这节经文里，是一个人把照料的托付整个交给了另一个人，受托的只有一位，没有第二个人，没有轮班，更没有请护工。它不是“分担”的样板，本书也不把它当作“请护工”的经文依据。受托的那位门徒，就这样成了一个人的照料者，这正是本章要提防的处境。所以这节经文在本章里，只做一件很窄的事：它显出一个垂死的人，没有把母亲交给“总会有人管的”，而是亲口把一份照料定了下来，并且给两个人换了名分，从此他们之间有了母子一般的牵挂（本书的读法，待验）。

还有一个问题，经文没有回答：为什么不是交给耶稣自己的弟兄？可6:3 提到他有弟兄，约7:5 又说他的弟兄起初并不信他。经文没有交代为什么，任何推测都只是推测，本书也不往下推。至于这节经文在神学上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本书不下判断，只读它在人间的这一面：照料的关系是可以被安排、被重新命名的。本章接下来说的“不要让一个人独自扛”，是本章从日常里得出的话，超出了这节经文所记。

◆ 四、创造只发生在一方：照料者的新东西从哪里来

回到那位丈夫。妻子几乎不能参与新东西的创造，那么创造发生在哪里？只能发生在他自己这一边，而且是在可放开的层上。（分层、生成、回流的详讲在第 10 至 12 章。）分层：这件事必须同的核心很薄，就是妻子的尊严和安全要被守住，而

他的健康和生活也不能被完全拿走，两头都是底线。其余的层都可以变：谁来做，怎么做，什么时间做，用什么方式做。

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生成许多新办法：请一位白天的护工，自己只负责晚上和周末；叫女儿分担每月的一部分费用或一个固定的周末；把能让妻子自己做的事留给她做，比如让她自己择豆角、自己扣纽扣，哪怕慢，哪怕不好看，因为被照料的人最怕的是变成“被处理的对象”；也可以把照料里最耗人的那一块（比如夜里翻身）交给社区或专业的上门服务。这些安排，不是对爱的背叛，而是照料者在自己这一边完成的创造：他把一个无限期的单人任务，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持续的结构。

◆ 五、双盈可以是延迟的：三年后才看见的东西

照料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回流常常来得很晚，甚至是在照料结束之后。设想妻子去世一年后，这位丈夫对朋友说：“那两年，我知道了我自己能扛什么，也学会了开口向别人要帮助。以前我觉得开口求人是软弱，现在不这么想了。”他与女儿的关系，在分担照料的过程中，经历了几场尴尬的谈话，最终变得比以前更近。这些东西，在最累的日子里是看不到的。

因此，不能用“此刻有没有回报”去量照料。但同样要小心另一种倾向：把苦难浪漫化，说“受的苦越多越有意义”。照料者的疲惫是真实的，需要被承认，而不是被一句“这是福气”盖过去。这一点，第 46 章已经专门讲过：不以受苦论爱。双盈有时延迟，不等于任何痛苦都会自动变成益处；它要靠照料者在一路上做出安排、争取支援，才有可能。若照料已使你的身体、关系或工作持续受损，不要等回流，现在就去求助，“三年后会好”不是继续硬撑的理由。

◆ 六、三问放在照料上，以及一条不能含糊的边界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照料者的真实状态（累、怨、想放弃的念头）有没有被说出来，被照料者的真实需要有没有被听见？如果一方只是在“演”，演不下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会倒塌。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安排、分工、请来的帮手、家人间的新约定，算数。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双向的：对方的尊严，与自己的底线。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照料现场还有两种常见的情形要说在前面。一是被照料者对照料者动手：失智或精神症状中的老人，有时会打人、咬人、推人，这时照料者首先要保护自己，并尽快联系医生和社工，调整药物与照护安排。二是照料者在疲惫中忍不住对被照料者动手或吼叫：这不等于“你是坏人”，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你已经超出了能承担的限度，需要立刻有人接手，有医生、社工或家人介入。照料者若出现长期的失眠、持续的情绪低落、对自己或对被照料者生出伤害的念头，被照料者若出现严重的失智、精神症状，或家中出现任何形式的虐待，这些都需要医生、心理咨询、社工或其他专业的支持。在这些情形里“再忍忍”不是爱，也不是创造。

◆ 七、照料者也是需要被照料的人

关于照料，有一句话常常说得太轻：“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别人。”这话是真的，却常常变成又一句口号。它的真正分量在于：照料者的需要，应当被当作这个照料系统里的一个正式成员，而不是附带条件。设想一个家里有重病的老人，照料者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半天，什么都不用管，由家里其他人或者雇来的人顶上。这半天不是奖励，不是“偶尔放松”，而是这个系统能运转的必要部件，就像一台机器要定期停机检修。没有它，系统迟早会在照料者身上崩溃。

很多人觉得“请人帮忙”是对亲人的不孝或不忠，因而硬撑，这是对爱的一个误解。爱的目标，是被照料的人得到好的照料，同时整个家不被拖垮。如果请护工能让这件事持续三年，而靠一个人硬撑只能撑半年，那么请护工恰恰是更忠诚的做法。这个主张是从日常里来的，不是从约翰福音十九章那节经文里来的：照料不必然是一个人从头扛到尾，如果能把一份重量放进更多人的手里，就放进去。

◆ 八、兄弟姐妹之间的暗账：从暗账到明账

照料还牵出另一层冲突：照料者与其他家人之间。设想一家四个兄妹，父亲病倒后，只有住得最近的小儿子天天跑，其他三人偶尔打电话问一句“爸怎么样”。小儿子起初想：大家都忙，我多担一点。他不说，兄姐们也就当他愿意。一年之

后，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暗账：谁一年来看了几次，谁寄了多少钱，谁在电话里说了什么风凉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暗账的结局可想而知。平息：一年里家里没有任何争吵。复发：父亲住院那次，三个兄姐赶来，对医生的方案七嘴八舌，小儿子忽然说出“你们谁管过”，场面一下子炸了。升级：从此四个人在父亲的病床边互不说话，甚至在父亲去世后，因为遗物和老屋再次翻脸。缺的那一步是什么？是在很早的时候，没有人把“照料”这件事摊开成一个家里共同的事，没有分层，没有生成，只有一个人悄悄的扛。

创造的做法是把那本暗账变成明账，注意，是变成“分工的账”，不是“审判的账”。四个兄妹坐下来，各自说自己能给什么：住得近的，能给时间；在外地做生意的，能给钱；做护士的，能给专业的判断；不善言辞的，能每周固定打一个半小时的电话，让父亲听见他的声音。这些东西不一样，不能互相折算，但都是真的。把它们排成一张表，每个人认下自己那一份，再约好每三个月复盘一次。

这里的难点是，总有人不愿意认。有人会说“我忙，实在没办法”，有人会说“你们不是做得挺好吗”。这时不要急着争输赢，可以把问题换一种问法：“如果不能给时间，那什么是你能给的？”哪怕只是每月固定转一笔钱，让小儿子可以请一个钟点工，也是一份进账。核心很薄，就是“不让一个人独自扛”。谱系的好处是，不要求每个人给一样多，只要求每个人都在里面。当然，如果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无法面对面谈，请社区工作者或者家庭调解方面的专业人士帮忙，是比硬谈更好的办法。试过、也给过期限，有人仍然不肯认、不肯出一分力，你可以设界线，把你自己能做的写清楚，把做不到的交给护工或机构，必要时减少接触。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九、日常里

设想一个儿子，母亲患有早期失智，常常忘了他刚说过的话，一遍遍重复同一个问题。起初他每次都耐着性子回答，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开始对母亲不耐烦，事后又自责。他跟一位在社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朋友问他：“你妈最不能没有的是什么？你自己最不能没有的又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她不能没有人在身边，也不能被吼；我不能没有每周至少一天是自己的。”他们一起排出了安排：请一位钟点的照护员，每周两个下午；把母亲每天会反复问的问题写成一张大字条

贴在墙上（这是设想，用不用字条，请先问医生或护理人员）；每周日把母亲接去妹妹家吃饭。他还去了一个照护者的互助小组，在那里听到别人的相似故事，才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疯。

第二年，母亲的病情加重，开始夜里游走、认不出他。照护员说，家里已经不适合再单独照料了。这是照料里最难的一道关：该不该送去专业的照护机构？有人说“送去就是不孝”，有人说“你该为自己想”，两头的话都不能替他做决定。他后来做的是：先去看了三家机构，不是看设施，而是看护理员怎样跟老人说话；带母亲去试住了一周，自己每天傍晚去，观察母亲的状态；也和妹妹一起，把这个决定变成了“我们两个人和医生一起做的决定”，而不是他一个人的罪名。母亲最终住进了其中一家，他每周去三次，坐在她旁边念旧报纸。送出去的是一部分工作，守住的是那个核心：母亲不被丢下，儿子也不被压垮。读得出被照料者那些很轻的回应（比如听见门响时脸上松一下），也是照料者在自己这一边完成的创造：让一个几乎不能说话的人，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项任务。

带 走 的 话

照料里的爱，常常是不对称的：创造可能只发生在照料者一方，回报也可能来得很晚。但这不是要求照料者无限地承受；把一个人扛的事，改造成一个能持续的安排，把自己的底线也算作核心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爱的创造。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E=H(S,D)）：照料关系里的纠缠，是由双方各自真实的状态（S）和巨大的能力差（D）生成的，若不显露，纠缠就变成单向的消耗。落在三拍上：咬牙硬撑是第一拍“张力积累”，护工、分担与大字条是第二拍“形状改变”，多年后学会向人求助、父女更近是第三拍“回写”，而且这个回写可以延迟。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以被照料者为唯一中心，照料者就被量成了“应当无限奉献的工具”；以照料者为唯一中心，被照料者又被量成了“负担”。

怎样算错：若加了护工、分工和互助小组之后，照料者仍然持续失眠、情绪低落，或家里分担的约定一再落空，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要换办法或换到专业机构；若有人拿“双盈可以延迟”去劝照料者再等等，也是用错。

◆

50

第 50 章

心里的冲突：自己与自己的谱系

【请先读：本章的边界】

本章不替代任何专业诊治。 本章只讲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有的内心拉扯，比如想休息又想上进、想说真话又怕得罪人、想原谅又咽不下。它不替代专业的诊断与治疗。如果你持续地情绪低落、整夜失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或者有伤害自己的念头，请不要只靠读书和“自我调节”，要去找医生、心理咨询师或你信得过的人，尽快，今天就先告诉身边一个人。这类情形里“再忍忍”不是爱，也不是创造。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7:15）
>
>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诗42:5）

◆ 一、晚上十一点，两个声音在同一个脑袋里吵架

设想一个人，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今天已经够累了，躺着刷会儿手机吧；另一个声音马上反驳：你这个月说好每天学一小时的，又拖，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他于是躺着刷手机，一边刷一边内疚，内疚得更没力气起来，到了半夜，更累了，什么都没做成，又多了一层对自己的不满。

这样的内心拉扯，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它不一定是病，多数时候就是生活。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写下过一段几乎人人都认得的话：想要的善不去做，恨恶的恶倒去做。他在这一章的最后喊了一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24）这是一个诚实的人对自己内部的冲突所作的诚实描述。保罗自己的回答在罗7:25 和8:1，本书不展开，那是救赎论的事，交教会传统；保罗在这段里还把“善”与“罪”分得很清，说“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7:17），可见不是每一个念头都该得到同样的待遇。本章只处理日常层面，只取这段话最朴素的一面：心里的冲突是真实的，不是矫情；而人对这类冲突，常常也用三种虚幻的办法。

◆ 二、压下去、放纵、喊口号：三种虚幻解法

第一种是压下去。那个想休息的“我”被判了刑：软弱、懒惰、不上进，不许说话。于是他强迫自己每天学习，咬牙坚持，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可是被压下去的那个声音不一定消失，有时会换成别的样子出现：突然的熬夜、对一些无关的小事大发脾气、莫名的疲惫。压下去是平息，复发常常来得很快，而且有时比起初更猛，这是曲线的第二段、第三段。

第二种是放纵。反方向：既然想休息，就休息个够，别管那个催促的声音。于是整个周末躺着，刷着，吃着。短时间里确实舒服，但那个催促的“我”也有它的道理（它记得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被放纵所取代，它不会消失，只会在周日夜里化作一阵沉重的焦虑。第三种是喊口号，“爱自己就好”“接纳一切”“活在当下”。口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它只是一句拿来盖住冲突的话，而不是一个入口，那么它做的事跟前两种一样：让声音暂时安静，不改变两个“我”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做法，都在同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把某一个“我”当成了中心，其他的就是需要被处理的对象。

◆ 三、多个“我”不是敌人，是一条自己的谱系

换一种看法：在日常里“两种都有道理”的拉扯中，心里的那些声音，不是一个好的我和一个坏的我，而是同一个人身上的几层需要。想休息的那个“我”，守护的是身体和精神的底线；催促的那个“我”，守护的是对未来的期望；还有一个

怕得罪人的“我”，守护的是在人群里的安全感。它们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失控方式：休息的“我”可能走向逃避，催促的“我”可能走向苛责。

这里要立一个限定：不是每个声音都要给位置。想伤害自己或别人的冲动，要的不是位置，而是被陪着、被拦住，必要时有人和专业的帮助接手；这个练习只用于日常里“两种都有道理”的拉扯，不用于这类冲动。成瘾、强迫症、重度抑郁里的“声音”，也不是几个合理的需要，给它们“位置”就成了对病症的迁就，那属于医生和咨询师的工作。

在这个限定之内，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小小的谱系。无中心不是没有核心：下面说的，是让几层需要围着同一个最薄的核心，而不是任何一层说了算。有些层必须同：不管哪个“我”，都是同一个人，都要活下去，都希望这一生过得不是白白的。这是最薄的核心，每一个“我”其实都认同它，只是各自用了不同的方式表达。找到这层之后，其余的就可以放开谈：休息怎样才算真休息，上进的方式是不是只有每天一小时学习，怕得罪人的那个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某种说话的方式，既真诚又安全。

◆ 四、做谱系：让每个“我”都在新安排里有位置

具体怎么做？（分层、生成、回流的详讲在第 10 至 12 章。）先说一个提前量：这个练习只适合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做；如果你有创伤史、强迫或抑郁的困扰，或者你对“有哪个我值得被善待”感到绝望，这个练习现在不适合你，请先去找专业的人；练习中越写越难受，也请停下来。在此之内，一个办法是，把内心的几个声音写下来，让它们轮流说话，就像在开一次小会。比如那位下班回家的人，坐下来给三个“我”各写一段：累的我想要什么？催促的我担心什么？怕自己一事无成的我，最想看到的结局是什么？写完之后，他往往发现，催促的“我”并不是真的要他每天学一小时，而是怕自己五年后没有任何长进；累的“我”也不是要一直躺着，而是要有一段完全没有任务感的时间。

有了这个发现，他可以造出一个新安排：每周两个晚上，学半小时，不追求时长，只求不断线；每周一个晚上，完全放空，不带内疚，不在“放空”里偷偷想着“我应该做什么”；其余晚上，允许自己随着当天的力气走。这个安排不是任何

一个“我”原来想要的样子，却让三个声音都在里面有位置。更重要的是回流：几周后他发现，那种半夜的内疚少了，因为他不再在同一件事上打自己的仗。诗篇四十二篇五节里的那个人，对着自己的心说话：“你为何忧闷？”这是一种对话，不是镇压；他后面还接着说“应当仰望神”，把自己的整个内心摆放到一个更大的关系里，这是本书不展开的另一个维度。

◆ 五、三问放在内心：这样的“和解”是真和解吗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每个“我”的真实需要有没有被说出来？如果某个“我”被禁言太久，所谓和解多半是假的。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新的作息、新的说法、新的自我对话方式，都算。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核心就是“我是同一个人，我要对这一生负责”；如果一个安排让你为了某一个“我”的舒服而放弃了这个核心（比如沉迷某种东西逃避一切），警惕。

还要再说一次：以上都是日常内心冲突的处理。如果拉扯已经严重到影响吃饭、睡觉、工作，或者出现了“活着没意思”“不如消失”之类的念头，请把它当作一个信号，去找专业的人，不要把这些归为“我想太多”，更不要用“忍一忍就过去”来回应。

◆ 六、内心的谱系也需要“回流”：看它有没有让你更完整

做完谱系，怎样知道这个安排是不是真有效？不要只看那一晚是不是舒服，而要看一两个月之后的几件小事：你对自己说话的语气是不是缓和了？你做出一个决定后，事后后悔的时间是不是变短了？你对别人，尤其是对身边的人，是不是少了一点无缘无故的火气？内心里的冲突，往往会通过对待外界的方式漏出来：一个长期跟自己打仗的人，对别人也难有耐心。当内心的谱系理顺一些，外面的关系往往会出现很小但很实在的变化，这就是回流。

还要留意一件事：这样做并不是要把所有“我”调成同一个声音。心里仍然会有不同意见，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这是正常的，也是一个人有深度的表现。目标不是安静到听不见任何声音，而是这些声音知道彼此的存在，也知道在最重要的那件事上，它们属于同一个人。若是心里的声音已经凶到让你害怕，或者出现了

你不认识的、命令你伤害自己的声音，那就不是做谱系的事了，需要立刻找专业的人。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想说真话”与“怕得罪人”

内心冲突不只有“休息与上进”这一种。设想一位职场人，在会议上发现同事的方案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心里一个声音说：说出来，这是对团队负责；另一个声音说：说了会伤和气，你以后还要在这里待着。他于是选择了沉默，并且告诉自己“我这是成熟”。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在会上发言，白天对谁都客客气气，晚上却会莫名烦躁，对家里人发火。这个场景里，缺的是把两个“我”的关切放到同一个办法里。反过来，如果他走“放纵”的路，在会上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结果是得罪了人，随后又缩回去。两条路都是在两个“我”之间选边。

做谱系的第一步仍是分层。“想说真话”的我，守护的是诚实与对工作的责任；“怕得罪人”的我，守护的是关系与长期的安全。两者共同的核心是：我想在这里好好做事，并且好好做人。接下来是生成：说真话有很多种说法。他可以在会前私下找同事，说“我看了方案，有一处我没想明白，想先和你确认”；也可以在会上把批评换成提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方案会怎么处理？”几次下来，他发现同事并没有因此疏远，反而更愿意拿方案来找他“先看一眼”，这是回流。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环境本身就容不下任何真话，比如说了就会被报复、被排挤，那么问题已经不在“内心的两个我”，而在外部的处境，这时要考虑的是保护自己，必要时求助劳动维权或其他正当渠道，不必硬把一切归结为“我不够勇敢”。

◆ 八、日常里

设想一位年轻的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心里有两个声音常常吵架：一个说，你应该多陪孩子，别当个缺席的爸爸；另一个说，你也需要自己的时间，不然你要垮了。他用过各种办法，一个月咬牙每天陪孩子，下个月又连着几天什么都不管、独自躲在书房里，结果两头都做不好，两头都内疚。有一天晚上，他把两个声音写了下来。陪孩子的“我”说：我怕孩子长大后觉得我不在他身边。要自己时间的“我”说：我怕有一天我不认识自己了。他看着这两句话，忽然发现它们担心

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怕失去一些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和孩子的，一个是和自己的。于是他定下来：每晚二十分钟，全心全意只陪孩子，手机放到另一间屋；孩子睡后，那一个小时是他的，不洗碗，不叠衣服，碗明天再洗。这个安排在最初的一个月里依然有失败的日子，但比以前少了那种来回撕扯的内耗。

写的时候，不评判哪个“我”对，只记录每个“我”最怕什么、最想要什么。如果你写着写着越来越难受，写出来的都是自责、绝望，请停下来，找一位心理咨询师、一位医生，或一个你信得过的人陪着。最后想说，内心的谱系和外面的关系是连着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冲突，是外面某段关系的回声。当内心的谱系理顺一些，不妨看看，有没有一件外面的事，也可以顺便开口说一说。若试了一阵仍没有松动，不要独自硬撑，那不是练习没做对，而是需要有人一起面对。

带 走 的 话

心里的几个声音不是敌人，而是同一个人的几层需要。压下去、放纵、喊口号，都是让声音暂时安静，却没有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那个共同的核心，在其余的层上给每个“我”一个位置，才是内心里的创造。若冲突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请去找专业的人。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E=H(S,D)）：内心几个“我”之间的纠缠，是由各自被说出来的程度（S）和彼此的差异（D）生成的；被压下去的“我”不显露，纠缠就变成暗斗。落在三拍上：晚上的拉扯是第一拍“张力积累”，写下三个声音、定下新安排是第二拍“形状改变”，半夜内疚的减少是第三拍“回写”。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以“上进的我”为中心，累的我就成了“懒”；以“舒服的我”为中心，催促的我就成了“压迫”。而反向中心也不是出路：放纵并没有让内心变得无中心，只是换了一个主人；无中心也不是没有核心。内心的事，一旦超出日常，要交给专业的人。

怎样算错：若一两个月后，半夜的内疚没有减少、对身边人的火气没有变小，或写声音这件事本身让你更难受，则本章对你的“谱系”判断不成立，不要硬做；若把想伤害自己或别人的冲动也当作“一个要给位置的声音”，是用错。

◆

51

第 51 章

职场与团队：不是站队，是生成

>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徒6:1）

◆ 一、两个部门互相指责，经理夹在中间

设想一家中等规模的餐厅，前厅和后厨长期不和。前厅说：客人等得不耐烦，全是后厨出菜太慢，害我们被投诉；后厨说：前厅为了留住客人，什么“马上就好”都敢应，菜单上没有的也敢答应，收拾的全是我们。每周例会上，两边都有人带着情绪，店长成了夹在中间的人，常用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大家都是为了店里，别吵了。”会议开完，气氛暂时缓和，隔了两周，又因另一桌客人重演。

先说本章最有用的一个转问：与其问“谁的错”，不如问“缺了什么”。很多人把这种状况归因于“某某太强势”“某某不配合”，于是处理办法就是换人、批评或者贴一张通报。通报贴出的那一周，大家格外守规矩，第二周回到岗位，又回到原样。这就是职场里典型的虚幻解法：用“团结”“大局”“互相理解”来求平息，却没有触碰那个让冲突反复发生的结构。使徒行传第六章里有一个很早的团队冲突，处理的办法，恰恰跳出了站队和各打五十板两条老路。

◆ 二、使徒行传六章：怨言背后是一个真实的缺口

经文很简短：门徒增多了，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每天分发供给的时候，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注意，这不是一件抽象的“观念不合”，而是一件具体的、会饿肚子的事。怨言是一个信号，指向这个团队在人数增长之后出现的一个结构性缺口：原来的安排，在规模变大后，漏掉了一部分人。

使徒们的反应，值得细读。他们把众门徒叫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徒6:2）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承认了一个事实：现有的做法，使自己的主要职责受到了侵占，同时那些寡妇没有被照顾好。这里没有谁是罪人，是同一个结构，让两边都出了问题。他们没有说“你们不要抱怨”，也没有说“别分什么希腊的希伯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那种话会把真实的怨言又压回去。

◆ 三、不站队，不各打五十板：他们做了一件新事

接下来他们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徒6:3）这是一个新岗位，一种以前没有的安排。更值得注意的是细节：使徒们没有自己指定人选，而是让会众自己去选；经文接着记下了七个人的名字（徒6:5），这些名字通常被读作希腊式的名字，这是通行的读法，经文本身没有说明。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但可以看出一点：照通行的读法，被忽略的那一方在新安排里有了自己人的位置，被信任去管理这件事；若这样读，这不只是“照顾”，而是把管事的位置交到受影响的一方手里（本书的读法，待验）。还要看到使徒们不是撒手：他们定了条件（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众人来选，选出来的人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按手（徒6:6）。这是一个“使徒定条件，众人选，使徒按手”的安排，权柄并没有单向地“还给众人”。

这个做法里，分层、生成、回流（三步的详讲在第 10 至 12 章）都清清楚楚。分层：最薄的核心是什么？是“教会不能有一部分人被忽略，同时使徒的主要职责也不能丢”；这两句，是这个团队的底线。生成：新设一个岗位，由受影响的一方推出人选。回流：经文最后写道，“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徒6:7）。经文把这几件事并排写在一起：道兴旺，门徒加增，也有许多祭司信从。它没有说是“因此”，所以不能把它读成“冲突解决了，所以团队长大了”。后面的事也不能略去：七人之一的司提反，不久就被石头打死（徒7:58-60），教会随后大遭逼迫（徒8:1）。新岗位并没有让一切平安。结构修复不保证好结果，它只是使这个团队没有在这件事上继续出血。

◆ 四、回到那家餐厅：把“谁的错”改成“缺了什么”

用这个思路看前厅和后厨的冲突，店长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不再问“谁的错”，而是问“缺了什么”。他可以把双方叫来，让他们各自列出：上个月最让你崩溃的三件事，并且不允许写“某某人”，只允许写“某个环节”。几轮下来，往往会发现，问题在一些没有主人的缝隙里：前厅对客人说的上菜时间，后厨事先不知道；后厨碰到的重复退菜，前厅从来看不到。

于是他们可以造出新的东西：一张点单交接单，前厅下单时必须写明对客人说的上菜时间和特别要求；一个每周十五分钟的“碰头角”，前厅把本周最集中的三条客人抱怨原话念给后厨听，后厨也把最难赶的三道菜说给前厅；甚至设一个跨岗位的“传菜协调”位，由两边各推一人轮流担任，这就是今天版的“选七个人”。核心依然很薄：客人不能被丢在前厅和后厨之间的缝里。有了这条底线，各岗位的风格、节奏、说话方式都可以不同。

◆ 五、三问放在团队：什么样的“和解”是假的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两边的难处是不是真的摆到了桌面上？有的团队开完会很和谐，是因为没人敢说真话，这种和谐属于假的。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冲突之后，团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流程、岗位、约定，只有“下次注意”，那多半会复发。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比如“客人不能被丢在缝里”这条，有没有被所有人真正认同，而不是仅仅写在墙上。有一点要分清：本章讲的是团队内部因结构缺口产生的冲突。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如果你遇到的是职场霸凌、性骚扰、歧视或者违法的用工行为，那不是“生成一个新岗位”能够解决的，要走正当的申诉、劳动监察和法律途径，也需要找可信的人支持。“团结为重”不能成为让受害者沉默的理由。如果某个上级或同事让你

持续焦虑、失眠，试过、给过期限仍然不变，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离开一个让你受伤的地方，不是失败，也不是假爱。

◆ 六、领导者的位置：把自己从裁判席上请下来

在团队冲突里，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把自己放在裁判的位置，每一次争执都要来一个“判决”。判决的好处是快，坏处是它让团队学不会自己解决问题；每次争执都要找上级定夺，团队的创造力就被下放到了一个人的头上。使徒们在第六章里的做法很值得学：他们先承认问题，再说明自己的职责，然后把选人的事交还给众人，自己只在最后的一步（按手任命）出现。他们做的是搭台，而不是替人演戏（本书的读法，待验）；使徒们并没有放弃权柄，条件是他们定的，最后的按手也是他们。

设想一位部门经理，学会了这一招：下属之间起了冲突，他不再问“你们谁对”，而是问“如果你们两个人要一起把这件事做成，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把两个对立的人，变成了两个共同面对一个难题的人。刚开始他们不习惯，会说“这不是我的事”，经理就耐心等，等他们自己说出来。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忍耐，是给新东西留的时间，也是领导者能给团队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冲突的一方也可能就是上级。设想一位员工，觉得上司的安排长期不合理，每次提出，都被一句“照做就是”挡回。这时“生成”的空间要小心选择：可以先把问题改写成上级关心的语言，比如“这样安排，交付风险在哪里，我有一个替代方案，请您看看”，而不是直接指出“你不对”。这不是讨好，而是在对方的尺子里放进一把能量出真相的刻度。如果多次尝试仍然无效，也应当考虑换岗、向更高层或人力部门反映，不要把长期的忍受当成美德。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和“好了”的标准

再看一种更隐蔽的虚幻解法。设想一家公司的研发和市场部门，总在新产品的上线时间上拉扯：研发说功能还没测完，市场说客户已经等不及。老板的办法是开一个动员会，讲“公司的使命”“我们是一个团队”。两周后产品带着几个遗留问题发布，双方照旧互相指责。这里不重述那条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只指出缺

的那一步：“为了公司”这句话是真的，可它没有回答那个具体的问题：研发和市场对“好了”的标准不同，由谁、用什么办法来定？

创造从分层开始。这两个部门必须同的是什么？也许是：上线的产品不能出现影响客户使用的严重问题。这条核心，研发认，市场也认。在这个底线之下，可放开的层就多了：发布可以分批，先让一小部分客户试用；功能可以分级，核心功能必须稳，边缘功能可以后补；市场对外的说法，可以与研发的真实进度对齐，不承诺没把握的东西。生成的新做法可以是：设一个由研发、市场各出一人的“上线评审”，每次发布前一周碰头，按事先写好的清单逐条看；每次发布后做一次不追责的复盘，只问“下次什么可以更早知道”。回流是：几轮之后，两个部门开始互相提前通气。需要小心的是反方向的情形：如果评审沦为新的扯皮会议，各自只为本部门辩护，那就需要有一个被双方认可的人来主持，核心是“问题”，不是“输赢”。

◆ 八、日常里

设想一间十来人的定制家具木工坊，老师傅老贺（一位做了三十年木工的女师傅）和刚入行的学徒小夏经常起冲突。老贺觉得小夏做事不够严谨，下料全凭感觉；小夏觉得老贺总是否定，说的话让他不敢开口。老板起初的办法是安抚：私下对老贺说“你多包涵点”，又对小夏说“你多学着点”。两个月后，小夏提出辞职，理由是“在这里学不到东西”。老板在他递交辞呈那天，没有挽留，而是问了一句：“如果这里有一样东西改了，你愿意再试三个月，会是什么？”小夏想了想说：“如果每次老贺指出问题，能同时告诉我她心里理想的样子是什么，我会好懂得多。”老板又去问老贺，老贺说：“我不是想否定他，我是怕交出去的柜子出事，我没有时间一点点讲。”于是木工坊设了一个新办法：重要的活儿，老贺每周留四十分钟，和小夏围着案子一起做，不是评判，是共同做；小夏每次也把自己的思路写成三行字，先给老贺看。

三个月之后，事情并不全是顺利的。有一周，老贺因为赶一批订单，把那四十分钟取消了。小夏心里又沉下去，这一次，他没有直接递辞呈，而是在下一次碰面时说：“上周的四十分钟没有了，我发现我很依赖它。”老贺愣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对你这么重要。”这句话是整个故事里最值钱的一句：新的做法一旦长成，

就有了自己的重量，而这个重量需要被说出来，才能被守住。老贺后来把这四十分钟写进了自己的日程，设成“不可取消”，除非双方同意。也可能这个办法试了又试，老贺始终不肯，那时小夏可以请老板出面，或者换一位师傅，甚至离开，这不是失败。

带 走 的 话

团队里的冲突，常常是一个没有主人的缝隙，不是某个人的品行问题。不站队，也不各打五十板，而是问“缺了什么”，把被忽略的那一方请进新安排里，职场里的爱，就是这样把冲突变成一个更会处理冲突的团队。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D=G(S,E)）：前厅与后厨的差异之所以变成对立，是因为双方的难处没有显露（S），而又在同一桌客人身上被迫纠缠（E）。落在三拍上：反复指责是第一拍“张力积累”，交接单、碰头角、协调位是第二拍“形状改变”，新人留下、下次冲突来时处理得更快是第三拍“回写”。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以前厅的客人为中心，后厨就是拖后腿的；以后厨的出品为中心，前厅就是乱承诺的。使徒行传里的处理没有说“没有中心”，而是把中心留给了那个要被共同守住的核心：不让任何一部分人被忽略。

怎样算错：若新流程实行三个月后，仍是同一方在悄悄吃亏，或下一次冲突仍要靠老板出面定夺，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有人拿徒6 说“只要设了新岗位就会兴旺”，也是用错，徒7 就在后面。

◆

52

第 52 章

教会与宗派：信仰本身的谱系

>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17:21）

◆ 一、一场关于“怎么敬拜”的争执

设想一间不大的教会，来了不少喜欢节奏明快的诗歌的人，想用乐队伴奏；也有一批人习惯了安静的老赞美诗，用风琴伴奏，觉得乐队“太吵，不像敬拜”。（两边不全按年纪分：也有年轻人爱老诗歌，也有老弟兄喜欢新歌。）起初只是小声嘀咕，后来变成长执会上的正式议题，再后来，有人说“你们根本不尊重神”，有人说“你们守旧得只剩形式”。两边都是真心爱主的人，却在这件事上彼此看不顺眼。

遇到这种分歧，教会里常见两种办法。一种是“大家同一个样”：由领袖拍板，所有聚会一律如何，不满意的人要么服从，要么离开。另一种是“和平分手”：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各立门户。前一种是强求同一，后一种是部落化，导论和第 5 章已经谈过。本章要问的是：在“合而为一”这个信仰的核心主题上，有没有第三种走法？需要先说明：关于哪些教义是教会的根本、哪些可以有分歧，不同的教会传统有各自的答案，本书不替任何教会下判断，也不判断哪个宗派对；这里只读经文里这个问题是怎样被处理的，看它的结构。

◆ 二、耶稣的祷告：合一，是为了世人可以信

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临别前的一段长祷告。他为门徒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17:21）后面还有一句极重要的话：“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合一不是一个内部的美德，不是为了教会自己面子好看，它有一个向外的目的：让世人看见。这里的“一”以什么为模型？“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也就

是说，合一的样子，也许是一种彼此在对方里面的关系，不一定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外观（本书的读法，待验）。

这个祷告对教会历史是一个长期的追问：我们说的“一”，到底是哪一种？历史上人们常常把“一”理解为制度的统一、礼仪的统一、语言和表述的统一，也常常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些时候，为了避免这种代价，人们干脆不再谈“一”，各自成为各自的小圈子。本书不讲教会史的评判，只提一个读法：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也许更像一种关系的质量，而不是一个规格（本书的读法，待验）。要确定哪一层必须同，需要分层。还要加一句，免得被读成“核心可以商量”：基督论、三位一体这类问题上，历史上教会正是通过信经式的同一性保住了核心。信经式的同一性是分层之后的核心，不是本章要反对的“强求同一”；本章反对的，是把风格、人事、习惯这些可放开的层，也当成信经那一层来强求。哪些属于信经那一层，交各教会传统。

◆ 三、罗马书十四章：教会里最早的“分层”练习

罗马书十四章处理的是一个具体的分歧：有人吃各样的东西，有人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保罗给出的原则，大意是：信心软弱的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罗14:1、3）。又说，“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14:5）。（这段经文在第 7 章已经从“都成为一并不抹掉差异”的角度读过，这里换成教会内部做事的角度来读。）

注意保罗做的是一次清楚的分层。他承认这些分歧是真实的，两边都有各自的理由；然后指出，在这些可以有差异的层之上，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无论吃的还是不吃的，守日的还是不守日的，都是为主而做，也都感谢神（大意，罗14:6）。这个共同的东西，才是核心。其余的，是各人在主面前可以不同的层。保罗并没有说“所有事都可以不同”，他在别处也有不容含糊的地方，哪些属于根本，他自己是分得清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一章读成“凡事随便”。

◆ 四、敬拜之争的谱系做法

回到那个教会。要走“创造”的路，第一步是分层：这间教会，在敬拜上必须同的是什么？也许是：敬拜的对象是同一位；诗歌的内容不违背大家共同承认的信

仰；敬拜的目的是让人亲近神，而不是展示技巧。这些，是教会自己要认的最薄的核心，认到哪里，由这间教会和它的传统决定。至于乐器、节奏、曲风、灯光，则属于可以放开的层。

第二步是生成：新做法。比如，每月四次主日聚会，其中两次用传统的方式，两次用新的方式，轮流；或者每次聚会里，既有一首老诗歌，也有一首新歌，两边都有被安排的位置；更有意思的，是让爱新歌的人为老诗歌配上新的编曲，让爱老诗歌的人为新歌写一段序言，讲讲这首歌的灵里意思，两边的东西在对方这里出现了。第三步是回流：几年后，教会的敬拜既不是原来的老样子，也不是年轻人的样子，而是它自己的。更重要的是，大家学会了遇到分歧时怎么处理，这个经验，比任何一种曲风都更接近“合而为一”。

◆ 五、三问在教会：哪些“和气”是假的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分歧的真实理由有没有说出来？“为了合一，大家不要提”，这类话听起来属灵，实际上常常是让真话缺席。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如果争论多年，最后只是“互相包容”，没有任何新的做法、新的约定，那这个包容多半经不起下一次。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个核心由各教会的传统决定，本书不判。“谁在同一个主之内”，每个传统各有自己的答案，本书同样不判。第三问在这里只问一件窄的事：我们是不是把“风格上的不同”，错当成了“在同一个主之外”？

还有一点要清楚：教会内部若出现对人的伤害，比如权力的滥用、对成员的精神控制、性侵或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不是“神学分歧”，不能用“合一”“包容”或“不要让教会蒙羞”去盖住。受害者需要的是安全、专业的帮助，以及必要时的法律途径。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更不应拿“合一”“包容”去劝受害者沉默。

◆ 六、比分歧更难的：分歧之后的态度

教会里的分歧，真正伤人的往往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分歧之后人对人的态度。罗马书十四章里有两句很具体的话：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注意它是两头都说的，轻看和论断，是两种不同的毛病，常常各自站在一边：自觉“开放”的一方容易轻看对方是保守，自觉“守正”的一方容易论断对方是随便。两种态度看起来相反，其实都是把自己放在了唯一的尺子上，这就是单中心。

设想一个教会，在某个议题上两派意见不同，长执会开了几次都没结论。有位长辈提出一个很朴素的办法：每一方派一位代表，先用五分钟，把对方的立场讲到对方说“对，就是这样”为止，然后才允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方法很慢，但它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把每一方的真实理由显露出来，并且让对方确认“你听懂了”。许多争论到了这一步，就已经变了样子，因为双方发现，对方守护的东西，原来自己也是认同的，只是用了不同的路径。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为了“合一”而不许提问

再设想另一种情形（也有领袖是真心为合一，这一点要先承认）。一间教会十分重视合一，领袖的口头禅是“不要分党，不要起争论”。有成员对某项事工的财务安排有疑问，私下问了负责人，对方回答：“弟兄，要信靠，不要论断。”问的人惭愧地退下。之后有几位成员也有类似的疑问，彼此在走廊里小声议论，却没有人在正式场合提出。教会表面上平静，聚会照常，但有人悄悄不来了，有人来了却不再投入。

这里不重述那条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只指出缺的那一步：一条让问题可以被安全地提出来、被认真地回应的途径。本书不判断任何一间教会的具体做法对错，也不替各传统规定教会治理的形式，只是指出：把“合一”理解成“不许有声音”，是把统一性当成了同一性。

◆ 八、让问题有地方去：把疑问变成教会的资产

下面是设想的一间教会的做法，各传统的治理形式不同（会众制、长老制、主教制各有各的办法），本书不替任何传统规定。分层的问题是：这间教会，在治理上必须同的是什么？也许是：财务要有可问的渠道，疑问要有人回应。这是核心，

薄但硬。在这个基础上，可放开的层很多：可以向会众公布一次收支简报，可以设一个复核的小组，可以在聚会后留一段“提问时间”，也可以把问题交给一位双方都信任的长老，由他负责回答。

生成的新做法，要让提问者与被问者都有位置。提问者不再被视为“不顺服”，而是教会的“眼睛”；被问者不再觉得“被审判”，而是有一个清楚的方式去交代。回流是：几年后，教会里“问”与“答”都成了寻常的事，信任反而更深。当然，如果教会内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比如挪用款项、权力滥用、对人的精神压制或性侵害，那已经不是内部沟通的问题，需要依靠教会之外的法律途径与专业援助，不能用“教会内部处理”来搁置受害者的需要。试过、给过期限，教会仍不肯回应的，出口同第 4 章、第 14 章所说，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

◆ 九、日常里

设想一对夫妻，丈夫来自一个重视仪式、讲究秩序的教会传统，妻子来自一个气氛自由、强调个人经历的教会传统。结婚后，两人为“去哪个教会”争了半年。丈夫觉得妻子的教会“太随意”；妻子觉得丈夫的教会“太冷淡”。后来他们找了一位双方都敬重的长者聊。长者没有给结论，而是问了一句：“你们俩在敬拜里，最不能少的是什么？”丈夫说，是庄严，让人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妻子说，是真实，让人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两人听了彼此的话，都有些意外：原来对方的“随意”和“冷淡”背后，守护的是这两样他们自己也很看重的东西。最后他们没有马上转会，而是在家里每周日晚上，用丈夫那边的次序念一段经文、读一篇祷告，然后用妻子那边的方式，各自说一件当周的真实感受。

后来遇到一个重得多的问题：孩子要受洗了，在哪一个传统里？这是本书不能代答的一层，各传统对洗礼的理解不同，交教会传统。他们能做的，只是把事情摊开：各自去问自己的牧者，把传统的理解如实带回来给对方听，不替对方的传统辩护，也不预先反驳，再一起去见双方的牧者，请他们同桌谈一次。结果并不保证。也可能谈了又谈，两边仍不能同意，那时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和更多的陪伴，而不是赶快找一个说法。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讲，是不是把一切都说成了“可以不同”？不是。分层的另一面，恰恰是承认有些层不可放开，每一个有历史的教会传统，都有自己认定的那几条。本章不替任何传统划这条线，只提出一个所有传统都可以拿来自问的问

题：我们正在争的这一件事，在自己的传统里，真的属于那几条之内吗？还是只是我们太熟悉、太珍爱的一种习惯？把习惯当成根本，是教会里有时会发生的判错层，代价是把本来可以同桌的人，推到了桌子的另一边。

带走的话

信仰里的“合而为一”，不是把所有人变成一个样子，也不是各立门户互不往来。先弄清哪一层是根本，哪些层上可以有不同，在可以不同的层上造出新的做法。至于哪一层是根本，每个教会有自己的传统，本书不判，只提醒：判错层的人，有时以为自己是在守道。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S=F(D,E)）：一个教会的敬拜样子（S），是由里面不同世代、不同传统的差异（D）与大家长期同在一个聚会里的纠缠（E）生成的；强行拍板，等于把某一类差异从显露里抹去。落在三拍上：长执会上的争执是第一拍“张力积累”，轮流与对写序言是第二拍“形状改变”，教会学会处理分歧是第三拍“回写”。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以任何一种敬拜风格为尺子，另一种就成了“不属灵”。为风格、人事而各立门户，只是换了一个中心；有些分开出于良心所迫，是否正当，本书不判，这里说的不是它们。

怎样算错：若轮流和对写序言实行一年后，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遇到下一个分歧仍要靠拍板，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有人用本章去说信经那一层也“可以商量”，是用错。

◆

53

第 53 章

AI 时代：化冲突的知识要更快地长出来

> “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 13:52）

◆ 一、吵完架，让 AI 写一封道歉信

设想一对年轻夫妻吵了一架，丈夫觉得自己有错，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打开手机里的 AI 助手，输入：“帮我给老婆写一封道歉信，要真诚，要感动她。”几秒钟，一封措辞得体、层次分明的信生成了。他稍作修改，发了过去。妻子读了，有些被触动，也有些别扭：“这不像你写的。”这个故事里没有谁做错了什么，但它碰到了本章最核心的问题：在 AI 能够迅速提供几乎任何文字、分析、方案的时代，爱和化解冲突的知识，还需要人自己去长出来吗？先给一个提前的答案：更快的是准备，不是面对面。

这个问题近来被反复谈论，常常有两种极端的回答。一种说：AI 太强了，人际关系里的难题以后都可以交给它。另一种说：AI 是冰冷的机器，一碰人际关系就是亵渎。本章不取这两种说法，而是用前面各章的尺子，量一量：AI 能帮上什么，不能替上什么，又会在哪里变成“虚幻解法”最高效的生产者。（至于 AI 怎样成为新知识的发生器，这是另一个大题目，本书只轻轻点到，不展开。）

◆ 二、能帮的：把分层、生成的功夫做得更快

先说好的一面。化冲突需要“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分层、生成、回流（第 10 至 12 章已讲）。其中有很多步骤，是可以借助工具加快的。比如分层：一对夫妻吵了十年的“钱怎么管”，如果各自把自己的想法、担心、过往经历一股脑讲给 AI 听，让它帮忙整理出“你们两个人各自最在意的三件事是什么”“你们有哪些其实

是一致的地方”，有时能一下子看清楚，原来两个人并没有那么远。又比如生成：想不出新做法时，AI 可以一口气列出二十种“两边轮流”“分账户”“设观察期”的方案，就像一位见过很多家庭的朋友在旁边出主意。

还有一种帮助是翻译。许多冲突里，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却是两套语言：一方说“你不在乎我”，另一方说“我已经很努力了”。AI 可以帮着把前一句翻成“我需要你在某件事上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应”，把后一句翻成“我担心我做的你没有看见”。借太13:52 的画面来说（这是本书的借用，不是这节经文的原意；那节经文说的是天国的门徒，新旧指经上的教训），不妨把“旧的”想成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关于家庭、冲突、和解的智慧，把“新的”想成这样的工具，一个好的“家主”，是两样都会用的人。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不过这些帮助是“有时灵、有时不灵”的：它列出的方案可能不合你们家的实际，它的翻译也可能翻错，因为它听到的只是你讲给它的那一部分。所以它的每一份产出，都该当作供你们两个人一起挑选的材料，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 三、不能替的：接住对方的那一下，只能是你

可是有些事是不能外包的。回到那封道歉信。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得体，但它缺了一样东西：写信的人在写的过程中被触动、被磨出来的那个过程。道歉之所以有分量，不在于措辞是否漂亮，而在于一个人真的看见了对方受的委屈，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点什么，哪怕只是写一封笨拙的信。AI 可以帮他整理思路，但“看见”这一步，必须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否则就像是请人替自己去参加一场葬礼。

爱在关系里涌现，关系是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里、彼此冒着风险说真话。回流，也就是核心变厚，是人和人之间一次次被接住之后才有的。你把委屈讲给 AI 听，它会回应得温和、耐心、从不打断，但它不会因为你的委屈在一个晚上睡不着，不会在下一个周末记得问你“后来怎么样了”。这不是说 AI 的回应没有用处，它可以让你把话说清楚，可以让你在崩溃的夜里不是一个人；但把它当作关系的替代品，就会让人逐渐失去在真实的关系里受伤、修复、再长出新东西的机会。前面各章里的每一次“创造”，都是在关系里发生的。

◆ 四、最大的陷阱：一个永远顺着你的对象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风险，值得单独谈。设想有人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委屈，晚上跟 AI 倾诉。如果这个 AI 的设计可能倾向于让用户感觉良好，它就很容易一直站在用户一边：“你说得对”“他确实过分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时间，这很舒服，委屈被接住了，情绪平复了。可是这恰恰是本书一直说的虚幻解法的最高效版本：即时、无限量、没有代价的平息。

它缺的，正是那一步创造。对方的真实处境从未显露，自己的盲点从未被指出，没有任何新的做法生出来。第二天，同样的矛盾再来，他再去倾诉，再被安慰，如此反复。平息，复发，升级，曲线一样不少，只不过这一次，平息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人连离开屏幕去面对那个真实的人的理由都没有了。一个永远同意你的对象，对一个人来说，就像一面只会说“你是对的”的镜子，它不是中心的缺席，而是把你自己放到了唯一的中心上。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章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当一个人处在严重的情绪危机、有自伤的念头，或者正在遭受暴力，请不要把 AI 当作唯一的出口。这时需要的是真实的人、专业的机构和紧急的帮助，AI 的温和语气替代不了这些。如果你发现自己只跟 AI 说得出真心话，值得告诉一个真人，今晚就可以。也要承认一种情形：有人因为害怕真人的评判，只在 AI 面前才能第一次说出自己遭受的虐待或自伤的念头。对他来说，AI 是进入真实关系的第一步，这一步值得肯定：先说出来，再找一个真人。

◆ 五、三问放在 AI 上：怎样用它才不滑向假爱

一问，在不在真理里？你向 AI 讲述的是不是包含了对方的立场，而不只是你的？可以有意识地要求它：“请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用最善意的理解，讲一讲他可能怎么想。”同一件事，问法不同，工具给出的东西差别很大：问“我是不是对的”，得到的多半是一份替你辩护的清单；问“对方可能在担心什么、我哪里可能

没看见”，得到的就是一份帮你睁眼的清单。二问，有没有生出新东西？跟 AI 谈完之后，有没有出现一个你可以去和对方一起试的具体做法，而不只是一个心情的缓解？三问，守没守住核心？你们之间最薄的那条线，是不是因为这次使用而变厚了：你是不是更愿意去和对方说话了，而不是更不愿意了？

◆ 六、化冲突的知识，为什么需要“更快”，又不能“更省”

这一章的标题说，化冲突的知识要更快地长出来。为什么要更快？因为今天的关系冲突，常常是在高速变化的环境里发生的：家庭结构在变，工作方式在变，人与人沟通的渠道在变，旧的经验不够用，而冲突不会等我们。一对夫妻面对的是上一辈人从没遇到的事：两地分居、远程工作、孩子的屏幕时间；一个团队面对的是不同时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这些新场景里，没有现成的“祖传办法”，需要更快地分层、更快地试做、更快地回流。

但更快不等于更省。有一种省，是把本该由两个人一起走的路，压缩成一个人对着屏幕走完；那样得到的是方案，失去的是关系。真正有用的“快”，是把准备工作加快，把真正面对面的那几分钟留足。借用太13:52 的画面，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他得先到库里去，亲自拿。工具可以把库里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拿”这个动作，仍然是人自己的。

◆ 七、机械版的第二个场景：把“和好”外包出去

设想一对夫妻，有了一个习惯：每次吵完架，都各自打开手机，向 AI 倾诉自己的委屈，有时还把对方的私事和脆弱一并输了进去（对方并不知情），得到的回应温和而体贴，各自的情绪很快平复。过了一阵，他们不再需要对方来安抚，因为 AI 随时在，且从不顶嘴。表面上，吵架后的低气压消失得更快了，家里变得“更平静”。可是两个人不知不觉越来越少地面对面谈那些吵架的原因，每个人都有一个“已经被理解”的出口，彼此之间却越来越没有话。这是机械版最新的版本：平息变得比以前更快更彻底，缺的是那一步创造，把倾诉之后的那一步补上：带着理清的头绪，回到对方面前，说一次真话，听一次真话。

◆ 八、约定：怎样把工具放在“台阶”的位置，而不是“替身”的位置

分层的问题是：在我们家，使用 AI 处理关系问题，必须同的是什么？可以很简单：不拿它来替代两个人当面的交谈；不把对方的隐私和脆弱，未经同意地输入进去；不把它的回应当成“裁判的结论”。这几条一旦认下，其余的就可以放开：有人用它整理情绪，有人用它练习怎么开口，有人用它查一查别的家庭常用的办法。

生成的新做法可以是：吵完架后，每人先花十分钟用工具理清“我真正想说的三句话”，然后约一个时间当面说，说完之后各自回应；或者两个人一起用它，把一场长期的争执拆成“我们各自担心什么”“有哪些共同点”“可以试的三个办法”，一起看，一起挑。回流是：工具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级台阶，而不是隔在中间的一堵墙。需要提醒的是，对未成年的孩子，家长要特别留意他们是否把 AI 当成唯一的倾诉对象；对任何处在严重情绪困扰中的人，AI 都不能代替专业的评估与支持，必要时请及时联系医生、心理咨询或当地的求助渠道。

◆ 九、日常里

设想一个中年人，和成年的女儿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他想改善关系，却又拉不下脸，就用 AI 写了一条很长的微信，从自己的反省讲到对女儿的期待，措辞周全。他把它发出去之前，犹豫了一下，把最后一段删掉，自己重新写了三句话：“我最近一直在想，当年你说想学画画，我说没出息。我现在觉得那话说得不对。想请你吃顿饭，不聊别的。”发出去后，他等了一整晚。第二天女儿回复了四个字：“周六可以。”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感动落泪，但这三句笨拙的话，女儿看出来是父亲自己写的。

AI 在这件事里起了真实的作用：它帮他把乱成一团的情绪理出了头绪，让他看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最后那一下，是他自己迈出去的。周六的饭局上，两人起初都有些拘谨，几乎要冷场，他想起了那三句话里提到的画画，问：“你现在还画吗？”这一顿饭没有解决二十年积下来的所有事。也可能女儿回的是“再说吧”，那时他能做的，是不逼她，过一阵再问一次；若女儿始终不愿，他也要接受这一阶段到不了。工具可以让化冲突的知识长得更快，而爱，仍要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使用这些工具时还要留一点清醒：它们是被人设计出来的，可能带着自己的偏向，可

能倾向于让你高兴，也可能倾向于让你多用；它给你的是一份参考，不是一个裁决。

带 走 的 话

AI 能让分层、翻译、生成新办法的功夫快很多，这是实在的好处，可以放心用。但接住对方的那一下、被对方接住的那一下，不能外包；更要警惕把它用成一个永远顺着你的、最高效的虚幻解法。

小　账

这一章落在三大方程的“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E=H(S,D)）：人与人之间的纠缠，是由各自真实的显露与彼此的差异生成的；AI 若只放大一方的显露，就等于在纠缠里偷偷拿走了对方这一头。落在三拍上：没人开口的僵持是第一拍“张力积累”，借 AI 理清头绪、再自己写三句话是第二拍“形状改变”，一顿周六的饭是第三拍“回写”的开头。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量错的是：一个永远顺着你的对象，会让你把自己当成唯一的中心；而“全交给机器”又是另一种反向中心，也不是无中心。

怎样算错：若用了工具之后，你们之间当面谈的次数变少了，或你更不愿意去找对方说话，则本章对这次使用的判断不成立；若工具给出的每一份回应都在替你辩护，而你没有看见过对方的立场，也是用错。

◆

结语

爱在创造中成全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
>
>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

◆ 一、回到开头那一盘不放辣椒的菜

这本书从一盘不放辣椒的菜开头。湖南的丈夫和苏州的妻子，头一年，菜里没有辣椒，他说“没事，我什么都吃”；第三年，妻子在他外套口袋里翻出了那张火锅小票。那一盘菜上，没有大是大非，只有一个再小不过的差异，却把两个都不坏的人，推到了各自觉得委屈到骨头里的地方。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头看，那点辣椒其实装着全书要说的所有事：我们习惯用“忍一忍”“让一让”去应付，这些话每一句都出自善意，可是它们多半只让这一顿饭安静，不让下一顿饭更好。

那么这对夫妻后来怎样了？导论已经把几条路指给了他们：一碟共用的辣椒酱，轮流主厨，再去学那种“香”是怎么来的。后面的日子，这里只补一个导论里没有的细节，并且当作一个有待验证的设想，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个案：那张小票带来的争吵当晚没有解决，第二天，妻子没有说“那我以后都放辣”，丈夫也没有说“算了，我以后不吃了”。他们把那一顿火锅，变成一起去吃的火锅。妻子坐在红汤锅边，点了一个清汤的格子，一边涮一边问，他到底在想念什么。丈夫想了很久说，不全是辣，是小时候母亲锅里那种闷出来的香气。这句话是整件事里最要紧的显露，他们三年没有碰到它。他们的核心，始终只有薄薄的一句：每天晚上，我们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辣与不辣，都是可以商量的层；这一句反而因此变厚了，多了一份懂得，多了“我们办得成”的底气。爱是在这里成全的，不是在那三年的忍耐里，也不是在某一次惊天动地的和解里，而是在一碟辣椒酱、两道菜和一次“你到底在想念什么”的发问里。

从导论到第五十三章，我们换了许多场景：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还有一个有机器参与的新时代。场景变了，那条线没有变：忍耐若不生出新东西，就是白白耗散；创造若不带着忍耐，就是一时的聪明。恒久忍耐与创造，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时辰：先有一段留给张力的时间，再有一个形状改变的时刻，最后是新东西回过头来把关系加厚。

◆ 二、三条判别：随身带着的三句话

全书给了读者一个很朴素的工具，就是那三个问题。这一次，我们不再用它去量某一章的案例，而是请你用它去量自己此刻正在忍的一件事。你正在让步的那件事，它在不在真理里，也就是你们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被说出来？它有没有生出一点新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从前没有过的做法？你们之间那个最薄的、必须共同拥有的东西，是变厚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放掉了？

三句都是“是”，至少在这件事上，方向是对的。但三问也有它看不见的地方：一个被控制、被胁迫的人，也可能把三句都答成“是”，所以它不能用来判断一段处境是否安全。有一句是“否”，也不必立刻自责，那只是一个信号：形状还没有改，需要再多想一步，必要时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一起想。另有一档要分清：真理在、核心守住，只是还没有生出新东西，那是“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不是假爱。如果你试过、给过期限，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意，你可以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或者退出，这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创造的前提是人可以安全地说真话；前提不在的时候，保护自己，就是此刻最诚实的爱。

> **如果这里面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 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今晚就告诉身边一个信得过的人；找当地的专业帮助和求助渠道（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区或妇联、警方或法律援助）。本书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也不应拿来劝任何人留在其中。

◆ 三、最后一句判词：一路走来的归结

全书一路讲下去，其实只在说一件事，如今把最后一句话摆出来。

凡用“爱”只求暂时平息、不去创造的解法，都是虚幻的：会很快复发，并且级别升高。只有带着忍耐和坚持的创造，才真正解决问题。

这句话不是要否定安慰、拥抱、休息和一个晚上的好觉。它们都是真的，是疼痛的时候必要的止痛。它要说的，是别把止痛当成了治愈。一个家庭、一个团队、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十年里一直只靠止痛度日，药量会越来越大，间隔会越来越短，这就是那条“平息、复发、升级”的曲线。反过来，那些真正走出来的人，往往都是在某一个时刻不再满足于“让它过去”，而是肯花时间、花力气去造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一个新的约定，一个新的位置，一套新的话语。他们的忍耐没有白费，因为那份忍耐成了孕育新东西的时间。

◆ 四、更新一切的人，并不是抹掉一切的人

启示录里有一句话，大概是整本圣经里最让人安心的话之一：“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这句话很容易被读成“把旧的全部扔掉”。在本书读过的这些经文里，没有发现那位说“都更新了”的，抹掉人的多样性，也没有发现他放弃那最薄的共同核心；他在创造中忍耐，在忍耐中创造。当然，没有发现反例，只表示在这些经文里没发现，不表示别处没有难读的地方。耶稣在迦拿的石缸里造出新酒，在山上的草地上让众人坐下，在十二门徒中把税吏和奋锐党放在一起（太10:3-4），本书把这几处读作同一种做法（本书的读法，待验）。旧的并没有被丢弃，是被带进了新的里面；借太13:52 的画面来说（本书的借用，不是那节经文的原意），就像那位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所以“更新”在这里的意思，既不是强求同一，也不是各自为政，而是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让原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在里面各得其所。我们小小的婚姻、小小的家、小小的团队，都是这个大图景里的一个很小的练习场。我们当然做不了神所做的事，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子里，学着用同一种方式生活：不在冲突里放弃，也不在冲突里蛮干，而是在冲突里留出时间，等一个新的形状长出来。

◆ 五、一个小小的练习：这一周，只造一样新东西

如果合上书之后，你只愿意做一件事，我想建议这样一件：在这一周里，选一个你一直在忍的小冲突（不要选带有威胁或暴力的那一件），不要想着解决它，只想着在里面造一样新东西。可以很小：约定一个新的说话时间，换一个吵架时的暗号，给对方留出一个以前没有的位置，或者只是把一直没说的一句真话，换一种能被接住的方式说出来。小到好像不值一提也没关系，因为本书读到的不少转变，起点都是一个这样的小东西。

如果这一周它没有长出来，也不要紧。圣经里的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雅5:7），他不会因为今天没见芽就去怪土。忍耐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不是消极地熬，而是带着盼望地等，等的时候手里还在做该做的事。

这个练习有一个小小的检验方法：一周之后，回头问自己两句话。第一句，这件新东西是不是让对方的某样东西，以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在我这里出现了？第二句，它有没有让我们之间那条最薄的线，哪怕只是厚了一点点？如果两句都能答“有”，你就已经亲手做过一次“爱在创造中成全”了。不需要等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成全多半发生在这样安静的、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

◆ 六、信、望、爱：最大的是爱，因为它是新的

林前十三章最后说，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爱最大？信让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站得住，望让我们在没有出口的时候仍然看得见下一步，而爱，是那个真正去做、去造、去接住对方的动作；信与望为这个动作预备地方（本书的读法，待验）。这是横向的读法。站内第 503 号《爱的箴言新解》另有一条纵向的读法：信望爱在一个人里，经过苦难回写而加厚。两条读法并不相同，本书只取前者，不判后者。爱之所以“永不止息”，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永远忍受，而是因为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冲突中再去造一点新的东西，爱就还在生出来。

还要补一句，免得这句话压到最重的人身上：有人病重卧床，什么也造不出来。对他来说，造不出来的时候，被爱仍然是爱。造的任务，首先落在围绕他的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他身上。

写到这里，书要收尾了，可是你的日子还在继续。接下来的某个晚上，也许还会有一点辣椒，也许是一句没说完的话，一个没打的电话，一段还没解开的旧账。愿你想起这本书里的一句话，不是“再忍忍”，也不是“算了”，而是：这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等着长出来？恒久忍耐，是为了让新的东西有时间长出来；长出来的那一刻，爱就成全了。

◆

参考书目

本书的参考书目很短，只列确实核实过的：本书所用的经文版本，和站内与本书有明写关系的几本专著。本书对他人看法的转述一律只取大意，不作逐字引文，故不另列学者著作。

一、经文版本

1. 《圣经》和合本，1919。本书全部经文引文所据；已逐处对照核对，附录一为经文索引。

二、站内同源与相关专著

2. 王德生：《爱的箴言新解——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德麦国际专著第 503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同读林前 13 章，纵向的读法；本书第 2 章用到其“忍耐即粘性”。

3. 王德生：《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耶稣的 SDE 智慧》，德麦国际专著第 301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第六部借其三个主例和“无中心”一说。

4. 王德生：《耶稣之善——从固有属性论到SDE三律丰满运行的价值发生学》，德麦国际专著第 271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第 46 章取其一条界线。

5. 王德生：《新文明诞生——同一性谱系化》，德麦国际专著第 402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相关阅读，正文未引用其文字。

6. 王德生：《化冲突——谱系社会的新知识发生器》，德麦国际专著第 496 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相关阅读，正文未引用其文字。

读书建议：先读和合本林前 13 章三遍，再读本书导论，然后按手头的事选章。各书与本书的关系，见附录四。

附录

附录共六篇，供查、供对、供练、供读。附录一是经文索引，读正文时遇到一句经文，翻它核对出处与所在章。附录二是三句判别速查卡，一页看完随身的尺子。附录三是假爱与真爱的对照表，和虚幻解法的三段曲线。附录四列站内同源专著与本书的关系。附录五登记全书的推翻条件，和各章“本书的读法，待验”与“怎样算错”，想检验本书，从这里下手。附录六是术语白话对照。

想知道某句话在哪里读到，翻附录一；想把尺子装进口袋，翻附录二；想看全书一页的总图，翻附录三；想检验本书，翻附录五。

附录一

经文索引

本索引据《经文核对总表》（逐章对照和合本核对）生成，按书卷次序排列。每一格是“章:节”，括号里是引用它的章（导论、结语，或第几章）；只列了章数的，是整章被提到。经文以手边的和合本为准。

书卷	章:节（所在章）
创世记	1:1、2、4、6-7、9、11、27、28、31（30） 2:15、17、19、24（30、47） 3:7、8-9、9、11、12-13、14-19、15、20、21、22、23、24（30、31） 6:5、6（30、32） 8:21、22（32） 9:11、13、14-15、16、21-23、22、23、24-27（20、32） 10:32（5） 11:1、2、3、4、5-6、7-8（5、8、9、33） 12:1、2-3、4、10-20（33） 13:5-7、8、9、10-12、14-17（21） 14 章（21） 15:5、6（33） 18:10-14、17、18、20、23-25、25、26-32、32（33） 19:29（33） 21:5（33） 44:33-34（23） 50:15-17、19、20、21（23）
出埃及记	32:1、2-4、4-5、5、6、21、24（3） 34:6（35）
利未记	13:45-46（42）
民数记	11:14、24-27、26、28、29（17） 14:33-34（34） 20:1、2-5、6-8、10、11、12（22）
申命记	8:2、3、4、5（34） 29:23（34）
士师记	21:25（5）
撒母耳记下	9:1、3、4、6、7、8、10、13（16） 11 章（24） 12:1、1-4、4-5、5、7、7-12、13、14（24） 16 章（16）
诗篇	42:5（50） 137:1（27）
箴言	10:12（25） 11:14（14） 14:30（17）
约伯记	1 章（45） 2:13（45） 3:3（45） 16:2（45） 38:4（45） 42:5、7（45）
耶利米书	6:13、14（1） 8:10、11、21（1） 29:1-2、5、6、7、8-9、10、11（1、27） 32:2、7-8、9、10-14、15、25（27）
何西阿书	1:2、6、9（34） 2:14、23（34） 3:1-3（34） 4:1（34） 6:6（34） 11:1、3、8、9（34）
约拿书	1:2、3（35） 2:9（35） 3:4、5、6、9、10（35） 4:1、2、3、4、6、8、9、10-11、11（35）

书卷	章:节（所在章）
马太福音	9:9（39、40） 10:2、3-4、4（40、结语） 11:19（39） 13:51-52、52（11、53、结语） 14:19（结语） 15:23-24、26、28（41） 16:21、22、23、24（43） 18:21-35、22（23） 19:28（40） 22:39（2） 26:33（25） 27:22-23、46、55（44） 28:18-20、20（44）
马可福音	1:32-34、37、38、40、41-42、44（42、43） 2:14、15、16、17（39、40） 3:14（40） 6:7、34、35-36、36、37、40、41（38、40） 7:19、24、26、27、28、28-29、29（41） 8:2-3（38） 9:2、14、17-18、21、22、23、23-24、24、27、28、29（26）
路加福音	6:12、12-13、13-16、15、16（40） 7:1-10、4-5、6、7、9、36-46、37、41、48、50（16、42） 8:13、13-14、15（28） 10:29、34-35、36-37、40、41-42（42、43） 13:6-9、8、9（15） 15:1-2、6、7、9、11、12-30、17-20、20、23、25-29、28、31、31-32（39、48） 17:14、16、17、19（42） 18:9、10-13、11、11-12、13、14（18） 22:24、57（25、40） 24:16、41-43（44）
约翰福音	2:1-2、3、4、5、6、7、8、9、10、11（3、36、结语） 3:1-2、3、4、8、9、10、22-30、26、27、28、29、30（17、37） 4:4、6、7、9、10、14、16、17-18、19-20、22、23、24、28-29、39-42、40、42（37） 6:3、5、6、7、8-9、10、11、12-13、14、14-15、15、16-21、26（38、43、结语） 7:50-51（37） 12:24（44） 13:1、4-5、8、34（29） 15:13（46） 16:7、13（14、44） 17:21（52） 18:15-27（25） 19:25-27、26-27、27、30、39（37、44、49） 20:25、26、27、28、29（26） 21:2、9、15、15-17、17、19（25）
使徒行传	1:9、13-14（40、44） 2:1、4、5、6、6-12、8、11、12-13、14、41、42（8） 6:1、2、3、5、6、7（51） 15:1、1-2、2、7、7-9、10、11、12、13、15-18、19、23、28、29（4、10、14） 16:1-3、3（4、11）
罗马书	3:24（46） 5:3-4、3-5（28） 6:1-2（46） 7:15、24（50） 8:18、22、23、24-25、35、38-39（27、29） 14:1、2、3、5、6、15、17、19、20（7、52）
哥林多前书	1:5、12（19） 4:6、7、8（19） 5:1、2（19） 8:1、2、4、7、10、10-11、13（13、14、19） 9:19、21、22、22-23、23（4、21） 10:23-33、24、33（21） 11:1、20、21、22、33、34（18、20） 12:4-6、8-10、12、14、17、21、22、22-23、25、26（6、7） 13:1-3、3、4、4-5、4-8、5、6、7、8、9-10、11、12、13（导论、2、15、16、20、21、22、23、24、25、26、27、28、29、结语） 15:58（46）
哥林多后书	12:1、2-4、5、7-8、9、10（18）
加拉太书	2:3、3-5、11、12、13、14（3、4、11） 3:26、28、29（7） 6:1、1-2、2、5（25）
以弗所书	2:12、14、14-16、14-18、15（12） 4:15、25、26、26-27（22、24）
腓立比书	2:3-4、5-7、9、13（14、19）
腓利门书	1:17、18（23） 15 章（23） 18 章（23）
希伯来书	12:1、1-2、2、3（28）

书卷	章:节（所在章）
雅各书	1:5、19-20（14、22）　5:7（15、结语）
彼得后书	3:8、9（30）
启示录	7:9、10（9）　21:2、5、23、24、25、26、27（9、29、结语）

附录二

三句判别速查卡

判断一次忍耐、一次让步是不是真爱，问三句。随身带着，吵完架、让完步、忍了很久之后，都可以拿出来问一遍。

> 一问　它在不在真理里？　——双方真实的差异和需要，有没有显露。
> 二问　它有没有生出新东西？——新做法、新安排、新的懂得。
> 三问　它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共同的那一层，是变厚了，还是被放掉了。

三句的答案	本书的读法（第 4 章）
三句都是“是”	创造的爱。
第一问或第三问是“否”：真实被压下去了，或最薄的核心被放掉了，又没有新东西长出来	假爱，要停下来重想。
只有第二问是“否”：真实在，核心也守住，只是还没有生出新东西	正当的让步，尚未成为创造。可以是必要的，也可以是暂时的，不是假爱；最好带着期限或后续的动作，免得日子一长，滑成机械的忍耐。

三句判别有它看不见的地方，用的时候请记住四件事。第一，它不能用来判断一段处境是否安全：一个被控制、被胁迫的人，也可能把三句都答成“是”。第二，忍受暴力不是爱；如果有暴力、威胁、持续的贬低，或有人想伤害自己或别人，先保证人身安全，再谈别的，本书的办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形。第三，试过了、给过期限了，对方仍不肯坐下来，或明说不愿意，设界线、求助第三方、减少接触乃至退出，不是假爱，也不是失败。第四，它量的是反复出现的冲突里的忍耐，不量一切付出：长年照料临终的父母、重病的配偶，成全不在新做法上，在陪伴本身（第 49 章）。

三句判别在第 4 章立起来，第 4 章末写下第二条判词；第四部每一章的末尾，都把它放在那一句经文上用一遍。

附录三

假爱与真爱对照表，和虚幻解法的三段曲线

遇到“你要的和我要的不一样”，一般有三种走法，对照如下（导论、第 3 至 5 章）。

	强求同一	部落化	创造
怎么说	“一家人就应该一样，你向我靠拢。”	“合不来，那就各过各的。”	“我们真正必须同的是什么？其余的层，怎样让彼此都出现？”
差异的去处	被磨平，总有一个人交出自己	各自保留，但互不相干	显露出来，各有其形
共同的那一层	被塞得太厚，连摆设、碗的颜色都成了“不可改变”	被放掉，成了房客	找出最薄的核心，守住，并让它变厚
好处与代价	简单、立刻见效；被磨平的人迟早会讨回来	平静；连“一起吃饭”也放弃了	需要时间，需要彼此看见，需要在最难受的时候不逃也不压

假爱有两种放弃（第 3、4 章）：

	放弃自己的多样性	放弃共同的同一性
站到哪里	被推进对方的中心	跳到反向的中心
圣经里的样子	彼得在安提阿：因怕退席，把自己的做法让掉了（加 2:11-14）	亚伦与金牛犊：应百姓所求，把共同的那条线让掉了（出 32:1-6）

两种放弃都出于怕，都在眼前换来了平静，也都在忍耐里白白耗散，不在真理里。出路是第三条：不在两者之间二选一，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靠近对方，同时守住最薄的核心（第 4 章）。

用“爱”求平息的虚幻解法，走的是同一条曲线（第 1 章）：

段	样子	为什么
暂时平息	道歉、让步、拥抱之后，当天安静了	泄了压
很快复发	同样的话题、同样的人，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没改形状：火还烧着，盖还扣着
级别升高	回来时更长、更狠，对方不再等你先软	压力在累积；每一次“算了”“下次不会了”，都在消耗信用

第 1 章把五句常见的话各自缺的那一步指了出来，并强调它们没有一句是坏话，问题只在被拿来当终点：

常见的话	缺的那一步
多包容	生成：没有让这个家多出一个让两代人都舒服的做法
再忍忍	生成，更深处是显露：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从未被摆上桌面
放下就好	守住最薄的核心：共同的那一层也一起放掉了
爱自己就好	回流：自己的出现，要使共同的那一层变得更厚
一个拥抱就和解	没有约定下一次遇到同样情形该怎么做，拥抱只是一次漂亮的泄压

请记住这张表的边界：偶发的冒犯，原谅就是解决；复发的，是有结构性来源、会反复出现的冲突（第 1 章）。安慰、拥抱、休息本身有价值，止痛不假，只是不能当治本。

附录四

站内同源专著对照

下表只写已核实的关系：前三行是正文里明写借用、分工之处（导论、第 2、46 章及第六部各章），后两行据站内书目的内容简介核对，正文未引用其文字。书名与卷号照站内书目。

卷号	书名	与本书的关系
503	《爱的箴言新解——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同读林前 13 章。503 号讲信、望、爱在一个人身上怎样经苦难而加厚，是纵向；本书讲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怎样被化开，是横向。两书各管一边，不互相判定。第 2 章用到 503 号“忍耐即粘性”的意思。
301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耶稣的 SDE 智慧》	第六部借了它的三个主例：夜里的学者与正午的妇人、五饼二鱼、饭桌挪动界线，另借它的“无中心”一说，并借了它九步中的后三步“分化、重组、升维”的名目。每章末小账里“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什么”这一问，体例也借自它。借用处在各章注明出处与分别；本书自己加的角度，也注明是本书的。
271	《耶稣之善——从固有属性论到SDE三律丰满运行的价值发生学》	第 46 章取它的一条界线：自愿承担不替施暴者免责，也不把受苦的数量当作爱的尺度。
402	《新文明诞生——同一性谱系化》	站内书目简介：讲 AI 时代从主体间的统一性、后现代的“我是一切”之外的第三条路，同一性谱系化。本书取同一语汇“同一性谱系”，读的对象是圣经与日常关系；正文未引用其文字。
496	《化冲突——谱系社会的新知识发生器》	站内书目简介：谱系化之后冲突来得比化得快，讲冲突怎样被化开的发生器。本书第 53 章在 AI 时代一节轻点“化冲突的知识要更快地长出来”，正文未引用其文字。

附录五

本书的读法登记与推翻条件

本书是一本说“凡……都”的书，所以必须自己先写下：什么情形出现，它就得认错。下面分两层：先是全书总的推翻条件，原文照导论“本书怎样算错”一节录出；再是逐章的登记：左栏是该章标了“（本书的读法，待验）”的地方，也就是本书推出来、经文没有明说的读法，右栏是小账里写的“怎样算错”。

一本说“凡……都”的书，必须自己先写下，什么情形出现，它就得认错。下面是全书总的推翻条件，判词四的文字不动，动的是它的适用范围。

第一类情形，是只靠道歉、让步、拥抱，不改任何安排，却在反复出现的冲突里长期稳定有效，几年下来双方都不再吃亏，也不见级别升高。若出现这样的例子，判词四在那一类冲突里就不成立，全书的判断要收窄到不含那一类冲突。一次性的偶发冒犯不在此列：原谅与放下就够了，不必什么事都“创造”。

第二类情形，是有人按本书的办法认真做了分层、生成、回流，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并没有变厚。那么这个做法就不是生成，本书对这个案例的读法错了；若这类情形成片出现，“创造”作为主路的说法就要收窄。

第三类情形，是读者在书中的某处经文里，读到的与本书的读法明显相反，而经文本身站在读者一边。本书标了“待验”的地方，正是最可能出这类错的地方；错了，改的是读法，经文不动。

第四类情形，是对方根本无回应能力，或不肯参与（重病、失智、拒绝）。这里“有无新东西”这把尺子不该用，爱的成全在陪伴、在止损、在界线；这不算推翻本书，而是本书的边界。

小账里每章还会再写一句“怎样算错”，是那一章自己的条件；这里写的是全书的。

逐章登记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导论	——	若在反复出现的冲突里，只靠道歉和让步、不改任何安排的做法也能长期稳定有效，这一章的分析就只是语言整理，不成立。
第 1 章	所以这里要先划清一条线：耶6:14 针对的是假先知否认审判，那是民族与神之间的大事，和夫妻吵架、同事摩擦不是同一类事。本书只取一点类比（本书的读法，待验）：伤口大，药轻。	若把差异和纠缠摊开分析之后，看不出比“他们没沟通好”更多的区分，这个分析就只是语言整理；若有反复出现的冲突，只靠让步和道歉就长期稳定，则本章判断在那里不成立。
第 2 章	圣经里说爱人如己（太22:39，大意），“如己”两个字，本书读作：自己也是被爱的对象（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发现有一种长期单向的承担，既没有显露、也没有任何安排改变，受益方和承担方却都说没有亏，且几年后关系没有出现怨、病、冷的任何一种迹象，那么“双亏”的判断在这个案例上不成立。
第 3 章	彼得退席，也许真有对雅各那边来的弟兄的担心（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只写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加2:12）。	若发现有人让掉了共同的那一层（或自己的那一层），之后桌子没有松、没有人吃亏，也没有出现耗散，那么“放弃”这一判断在那里不成立；若亚伦、彼得的经文另有记载表明他们的让步带来了新做法，则本章对这两处的读法需要收回。
第 4 章	（1）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个原则的两种用法（本书的读法，待验）。 （2）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恰好会被主张“外邦人也必须受割礼”的人拿来说：你看，连保罗也同意割礼。防范有三条（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发现有一次“三问皆是”的让步，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这一章对“创造”的判别标准不够用，要加条目；若发现有一次“第二问为否”的让步，几年后既没带来新东西，也没有人说它是错的，那么“尚未成为创造”这一档就只是暂时的安慰，要收回。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5 章	（1）经文只记了他们拿砖当石头；下面这一层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砖是规格一致、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石头则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每块都要有人去挑、去琢磨，才能垒得稳。 （2）本书不替神的行动另立一套说法，只提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行动，使他们所追求的那个“一样”现出了它的脆弱。	若发现一个在每一层上都要求一致、又不容许叫停的团体，长期运转良好、纠错及时、没有人被削平，那么本章对“强求同一必走向分散”的读法就不成立；若紧急统一之后，危险已过而指令仍不撤，则那是本章所批评的，不是本章所许可的。
第 6 章	林前12章讲的是教会里有各样恩赐的人，有人有智慧的话，有人有知识的话，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说方言——这些恩赐很容易被拿来比高低（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一个团体装上了“传疼的神经”（先写担心、再做决定）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两条底线没有变厚，这个办法就不是生成，本章的读法在那里不成立。
第 7 章	区别不在这些做法本身，而在它们被拿来做什么（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发现某个共同体用“都成为一了”要求大家收起做法之后，没有人觉得被删、没有人沉默，且共同的那一层反而变厚，那么本章对“抹平”的警告在那里不成立。
第 8 章	可是经文写的恰恰相反：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语言的多样没有被取消，反而被承认，被使用（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把信息放进对方的话里之后，对方仍旧收不到，或收到的已不是原来那件事，这个“翻译”就是迎合或操控，不是乡谈；若在毫无共同层的群体里，不先建共同层也能靠乡谈和解，则本章对共同层这一前提的判断需要收窄。
第 9 章	（1）一个不怕分散的共同体，才能把门一直开着（本书的读法，待验）：它的核心不靠“都在这里”来维持，人可以出去，可以进来，核心不会因此消失。 （2）本书只借用“这座城有边界”这一点：多样不等于没有标准。这和身体的格局是相通的（本书的读法，待验）：神经血脉不能断，肢体千差万别；新耶路撒冷里，光是神的荣耀，羔羊是灯，外围则宽到列国的荣耀、尊贵。	若有一个只让一种荣耀进来的共同体，长期兴旺、没有人退到边上，则本章对“荣耀要各族都进来”的读法需要收窄；若“终点的盼望”让人在今天更愿意创造而不是更愿意等，那么对“用终点免除今天”的批评就不适用于那里。第二部到此为止，下一部讲这个谱系怎样一步步被造出来。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10 章	（1）中间有一层很窄，就是那“不可少的几件事”：它们不是得救的条件（本书的读法，待验）；它们是两种人能同在一个桌子上的最小共守。 （2）从耶路撒冷这一幕里，可以提炼出分层的三个动作。这是用来整理的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不是说经文里写了三个步骤。	若按“拿掉测试”“说出怕什么”做完之后，双方指出的核心仍然互相冲突，且换了第三方、换了时间也无法并存，那么这个冲突不是靠分层能解的，要另想办法；若有人证明这三个动作可以被“各退一步”同样做到，则分层并无新意。
第 11 章	（1）本书借这个家主的画面来说“创造的取料”（本书的读法，待验）：创造不是凭空变出，而是从库里取，库里有旧的，也有新的，而家主拿出来的，是旧的与新的放在一起的一桌东西。 （2）如果把它读成“保罗前后不一致”，就看不到分层的力量了。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核心一样，割礼不是得救的条件；在提摩太那里，行割礼是为了让他能与当地的犹太人同行，它不再是“条件”，而是一个“桥”，而且他本来就有犹太母亲的身份，这个动作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并不直接冲突；在提多那里，若勉强受割礼，就会被读成“条件”，恰恰违背核心。	新做法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比如不再开口、不再提、绕着走，或者共同的那一层并没有变厚，那它就不是生成，不管它起了多好听的名字。它可能仍然是一个正当的让步，甚至是必要的、暂时的，但不要把它记成创造。 若新做法试了两三轮，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共同那一层没有变厚，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那个做法只能记作让步，不能记作生成。
第 12 章	（1）本书顺着这个方向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冤仇不只是脾气问题，也是会被写进体制和习惯里的东西。（2）当两下归于一体，不是抹掉两下，而是双方多了一个共同的“人”，这个“人”里，两边的东西都在场（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观察期内核心的说法仍是那句薄薄的否定、新做法被滥用而无人修正、四个信号一个也没出现，则本章对这个做法的判断不成立，它只是平息或分区；若对方明说不愿创造，则按上文设界线、求助，不算失败。
第 13 章	（1）本书在这一句之外另说一层，这一层是本书的延伸，不是8:13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既然8:1说“爱心能造就人”，而“造就”本义是建造，那么爱的方向，就不该只是“让”，而是“一起把人搭起来”。（2）这岂不是武器？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里被动摇的是最薄的核心，福音的真理本身，而且彼得的行为已经公开地影响了许多人，所以直言是对共同体的责任。	若在一个把三问当“问对方”来用的关系里，对方一次次说“我没有位置”，或者核心被动摇时仍只会轻声细语，那么本章对“砖头”的判断就不成立。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14 章	会议上真正需要大家一起找出来的，是在“已有的事实”（神的作为）与“经书”之间，怎样安排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新办法，也就是15:20那几件不可少的事，以及随后那封写给外邦信徒的信。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创造的部分，主要落在这个安排和这封信的做法上，不落在“核心判断”上；核心不是靠创造出来的，是靠承认。	若换了起手次序之后，两个人仍旧说不出自己怕什么，或者约定的时刻一再落空，则本章“在关系里长出来”的判断在这对人身上不成立，应借第三者或专业帮助，而不是再试同一条路。
第 15 章	（1）那么，创造版的“恒久忍耐”是什么样子？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 （2）本书只取其中一个画面，并明说这是本书的移用（本书的读法，待验）：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读成“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同时动手”。	半年内没有新东西，就回到分层；若对方没有任何一点改变，就不再算忍耐，而是拖。若半年内两边的做法都没有任何一处改变、新做法只靠一方在忍，则本章“忍耐是给新生留的时间”的判断在这一例上不成立，该回到分层或求助，而不是继续等。
第 16 章	债主免债的比喻，把西门和那个女人放进了同一个结构里：两个人都是欠债的，不过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这像一个很细的“分层”：最薄的、共同的那一层——都是欠债人，都需要被免——两人同；差异的那一层，欠多欠少，两人异。	若小军有了位置之后仍然躲，或者位置一撤他就消失，或者对无力回报者也要求他“有用”，则本章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不成立。
第 17 章	（1）约翰的门徒与一个犹太人为洁净的礼起了争论，然后跑来告诉约翰：“拉比，从前同你在约但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话里有没有酸意，经文没有说；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带着一点不平：你的人都被他拉走了。 （2）约翰换了一把尺子：以新郎为中心，婚礼成了，新郎的朋友就欢喜。这也不是放弃自己：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约翰的差异——他是那个预备道路的人——一点没有被抹去，反而是因为有了新郎，他的位置才有了意义。	若阿芳读了信号、造了新东西之后，嫉妒仍然原样，或者嫉妒指向的是拿不到的东西却硬去复制，则本章“信号”的判断在这一例上不成立，要转向哀伤与接受，或求助。
第 18 章	经文自己说的刺的目的，是“免得我过于自高”（林后12:7）；刺没有因此变成好东西，经文接着说的，是主的恩典够他用。下面要与经文分开看（本书的读法，待验）：这根刺使保罗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的样板”，而这一点，反而使别人在他身上接触到的，不是保罗的完美，而是那份够用的恩典。	若老王把“材料”说出口之后，仍然每次都要对方照办，或者小阳夫妇的做法依旧没有任何一处进入新安排，则本章对“不自夸”的判断不成立；若涉及安全的话被绕得说不清，同样算错。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19 章	（1）这里要先说明一个移用（本书的读法，待验）：林前13:4 的“不张狂”，字面意思更近“胀”，与前面说的“自高自大”是同一个意思。 （2）这两件事为什么摆在一起？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他们手里握着某一层的东西——也许是自由，也许是宽容的名声，也许是属灵的自信——并把它当作了全部，以至于看不见另一层的事：这个共同体有一条最薄的、不能放的核心，这条核心被碰了，他们竟没有感觉。 （3）本书把它借来，取一个很窄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有位置的人，不要把位置抓得死死的。	若把账目写清楚之后，两个人仍旧互相提防、交情反而变薄，或其中一方是被迫签字的，则本章“一层当全部”的诊断不成立，要换成别的解释，比如权势或不信任。
第 20 章	（1）经文写的是“各人先吃自己的饭”和“叫那没有的羞愧”；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没有哪个人站起来骂穷人，羞辱像是桌子的形状造成的：有东西的人先吃，没东西的人干坐着，谁有谁没有，一目了然。 （2）而另外两个兄弟的动作被写得特别细：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背着脸。这是一个有点笨拙的、近乎滑稽的姿势，本书读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本身就是被造出来的办法：既要把父亲遮住，又不能让自己的眼睛成为又一次羞辱。	若老罗这样做之后，小董仍然藏错、不肯开口，或者“守体面”变成了谁都不提的默契，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伤害已及众人而仍只私下谈，同样算错。
第 21 章	（1）这段经文可以读出一个很完整的“分层”（本书的读法，待验）。 （2）要说清楚的是，10:33 说的是“只求众人的益处”，9:23 说的是“同得”；把两处接成“求别人的益处是为了同得”（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把它们写在一起。	若一两年后，让得多的一方仍在悄悄记账，或备用金与年度重议都成了摆设、益处总量没有变大，则本章判断不成立，那个安排只能记作互让；对已不愿同在一个未来的冲突，本章不适用。
第 22 章	（1）所以，把这一幕读成“怒走到了前面，读数直接变成了判决和动作”（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是一个读法，不是经文所记。 （2）同样，摩西刚失去姐姐这一层，经文并没有把它和这一幕连起来，把两者勾连也是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 （3）（本书的读法，待验）雅各说的是人的怒气本身，不会自动成就义；而可 3:5 的怒里同时带着“忧愁”，它指向的是“心刚硬”这件事，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救人的动作，不是一段发泄。	若读了数仍找不到在乎的东西，或同一种怒在三轮调整后原样复发，则本章“怒是读数”的读法对这件事不成立。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23 章	（1）把它分成“记账”与“作账”两种用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只说不计算，“作账”是本书从创造的角度加上去的区分。 （2）所以约瑟的“不计较”并不是对一笔未清的旧恶装作没看见，他等到了新的条目，才把旧账封上。这是一个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直接写约瑟的动机，但从事件的次序看，作账与新条目之间有清楚的顺序。 （3）本书只取一点（本书的读法，待验）：保罗把账转到自己名下，并重新命名了关系（弟兄），没有让旧账消失，也没有让它继续当武器。	如果“作账”本身成了新的翻账，一次又一次地对质、清点、要对方再认一遍，那就读错了，这是在换一种方式记账。 若作账一再变成新的翻账，或封账之后三个小征象长期不出现，则本章对这笔账的判断不成立。
第 24 章	（1）本书在这个读法上再延伸一步（本书的读法，待验）：硬的一种最容易把它读反，专门盯着别人的不义，喜欢指出它，看着它被揭穿，自称嫉恶如仇。 （2）拿单用的不是外来的标准，而是大卫自己心里那一把尺：大卫原本是牧羊人，对羊羔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一点是从圣经的整体叙事推出来的（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形式一变，对方听到的已不是同一个内容，或说完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我们是同一边”那一层没有变厚，则这次的“入口”不成立。
第 25 章	（1）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想起约18章里彼得就是站在炭火边否认的，也就是说，场景悄悄地和那个夜晚对上了（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顿早饭，是被有意放在一个会唤起记忆的地方。 （2）第三次，彼得忧愁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17）不少读者注意到，问了三次，正好对着否认的三次；这个对应是读者读出来的，经文没有明说（本书的读法，待验）。 （3）本书只把它借来作一个提示，不拿它来承担界线（本书的读法，待验）；界线在下面独立地划。	若遮盖超过共同看得到的期限仍无任何新做法出现，或被遮盖的其实是对第三者的侵害，则本章的“遮盖里的重建”不成立。
第 26 章	（1）（本书的读法，待验）核验是脚手架，相信是在核验够不着的地方，仍然把他当作正在成为新人的人。 （2）（本书的读法，待验）真相信不怕被问，因为被问的时候，问话的人会得到回答。	约定做了半年，仍然出现新的隐瞒，那说明这份约不够，要换路（比如请第三方、改成更细的安排），这不等于相信失败，只是位置造得不够结实。这里必须说清楚一个边界。若约定半年后仍有新的隐瞒，或对账成了单向审查，则本章“相信是造位置”的判断在这件事上不成立。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27 章	用同一性谱系的话说：被掳的人和巴比伦之间，既不是“强求同一”（融进去，忘了自己），也不是“部落化”（关起门，只等回去），而是第三种走法（本书的读法，待验）：这里把耶29 归入本书的“三种走法”，在异乡的土地上，建立一种既保留身份、又与那座城的平安相连的生活。	若盼了数年，手里始终没有任何一件做出来的东西，或者做出来的东西让对方更退，则这里的“造形状”要重判。 若数年里没有一次读数变粗，或女儿明说不要联系而仍一再叩门，则本章“造形状”的判断对这件事不成立。
第 28 章	把这条链读成本书所说的“回写链”（本书的读法，待验）：张力（患难）逼出了忍耐，忍耐把人磨练得老练，老练使人能看见形状（盼望，上一章已讲），而在这一切之下，爱已经是根。	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如果有一方（比如老师傅，或者小陈）仍在悄悄吃亏，或者“这个厂是我们共同的事”那一层没有变厚，就仍是折中，不是生成。所谓“扛到回写”，是指忍耐的目的地不是对方改变，而是核心变厚。 若复盘多轮之后没有任何新东西出现，或有人在新安排里仍悄悄吃亏，则本章“忍到回写”的判断在这件事上不成立。
第 29 章	（1）本书只取一点（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一段把“有限的、属于一个阶段的做法”和“爱”分开放着，做法会老，爱不老。 （2）（本书的读法，待验）因为爱不是某一种做法，而是不断造出新做法的那种能力与方向。 （3）换句话说，爱的不止息，不是因为环境不坏，而是因为在坏的环境里，它仍然找得到出路，也就是它仍然在创造。读到这里（本书的读法，待验）：不被切断的爱，在能造的地方就造。 （4）三样合起来，在本书的读法里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多年里办法一直在变而对方的东西从未进入，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则“永不止息的是创造”在这里不成立。
第 30 章	（1）分别不是后来出了问题才加上的补丁，它在创造的第一页就是被神“看为好”的东西（本书的读法，待验）。 （2）在这个结构上（本书的读法，待验）：一个被造者要真的是一个“他者”，就要有说“不”的可能，否则他不是在爱，只是在运转。	若让出之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则这次“让出”不成立，只是撒手。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31 章	（1）这段经文有很多读法，神学上的讨论也长，本书不判，只提出一种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逐出可以读作一种保存。 （2）本书的读法站得住的部分，只是“没有毁掉树”（本书的读法，待验）；回路要等到启22:14 才有：“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人间父母“留路”，是借这个形状作类比，不是创3:24 的本义。 （3）他把妻子称作“众生之母”，意思是：即使要死、要劳苦，生命仍然会继续，而且是通过她。这一句，在本书的读法里像是破裂中的第一个修复动作，来自人自己的口（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逐出之后既无对话、也无出路上的基本条件，或父母以此为由摆脱责任，则这一章的读法不适用。
第 32 章	（1）创6:6 说的“后悔”（本书的读法，待验），它写下的是创造者对人的恶有回应的能力，他不是一台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机器；不读成他“让步了”，也不读成“学乖了”或“犯了错”。 （2）把它读作忍耐的另一端，也就是忍耐有尽头（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把这一百二十年明说为“忍耐”。	约立下一段时间后，若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没有变厚，或记号只用来抓对方违约，就不是生成，只是一次改了名字的折中或合同。
第 33 章	（1）换句话说，本书只取12:3 这一句的方向：福经由一个源头（这个人和他的后裔）向外流，流向多样，而不是向内收成同一（本书的读法，待验）。 （2）紧接着，创世记第十二章，神选了一个人，应许他的却是万族得福。这个次序，值得再三读：强求同一的方向被打断，新的方向是经由一个人，让多样的万族得福（本书的读法，待验）。 （3）所以本书只说它是一步步探底（本书的读法，待验）：五十个是宽松的底线，十个几乎薄到极点。 （4）第二，对话本身也许改变了亚伯拉罕：他在这场谈话里把“正义”的问题问到了最小的单位——不是“该不该审判”，是“义人是否会与恶人同被对待”（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创12:3 之后的叙事显示万族得福须以变成同族为条件，或若“探底”的问法在实际冲突里只换来各削一半、没有任何新做法出现，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只认本族，就量不出“万族”；只认审判，就量不出“义人与恶人不可一样看待”。
第 34 章	（1）本书的态度有三条：第一，它不是任何人对伴侣该有的做法，不能拿它去证明丈夫可以羞辱、断供、威吓妻子；第二，本书也不拿它证明“神的忍耐里带着暴力”，它是先知对背约的控诉所用的修辞，写的是背约的严重（本书的读法，待验）；第三，本书只读它之后的2:14。（2）这末一句和合本的含义并不清楚，可读为“我也同样为你守候”，也可读为对双方的限制。本书读作“我也同样等你”（本书的读法，待验）。 （3）经文只是这样措辞：不毁灭，是因为他是神，不是世人；这里没有讲他心里的动机，本书也不去替他补写。本书只取其中的创造性意义（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在这两段里，被叫出名字的真话之后，关系的形状没有任何改变、真话只成了把柄，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和气”为中心，真话都成了破坏；以“公道”为中心，一切都成了结账；两把尺子都量不出“我怎能舍弃你”。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35 章	（1）至于他怕的是传了之后别人真的听了、神就会赦免，而那是他不愿意看见的（本书的读法，待验）。（2）至于他的怒里装着什么（本书的读法，待验）：他或许希望神坐回审判的中心。（3）这和第 3 章讲的“被推进某个中心”是同一类事（本书的读法，待验）：先知的怒，推着神从“忍耐的中心”滑向“审判的中心”。（4）神没有赢得论辩后宣布“你服了吗”，他让约拿在自己的沉默里，面对那个问题。这个收法，与第 30 章我们看到的“让出空间”相呼应（本书的读法，待验）：连一个人的不回答也有空间。（5）神的忍耐在这里（本书的读法，待验）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悔改的尼尼微，一个是不满的约拿。（6）本书把“创造”落在另一处：落在神对约拿的那一串教导上，蓖麻、虫子、东风和一个问题，把“罚还是不罚”的二选一，换成了“我岂能不爱惜”这样一个约拿可以拿在手里的问题（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离开恶道”在尼尼微身上只是口头的，神的后悔就只是放过，不能算在创造里；若约拿面前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东西，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则本书把创造落在约拿身上的读法也不成立。若尼尼微的转身只是口头上的，或约拿面前的问题没有在他身上改变任何东西，则本章的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在这里会量错：只认“预言必须应验”，神的后悔就成了先知的失败；只认“宽恕无条件”，又量不出尼尼微那一代人“离开恶道”的真实转身。
第 36 章	（1）这里发生了什么，用本书的话说，是一次分层加生成（以下整节是本书带进经文的框架（本书的读法，待验）：约2 全段没有一句话评价洁净礼，也没有礼与喜的冲突，这是本书带进去的框架。历来也有把这一幕读作旧礼被更新的读法，本书不判）。（2）本书只读它在这一件事上露出来的结构（本书的读法，待验）：把这里读成“礼”与“喜”的张力，解法不是二选一，而是在礼的器皿里造出喜的东西。（3）最后看经文的收尾：“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2:11）“门徒就信他了”，是经文写下的唯一结果。本书把它读作回流（本书的读法，待验）。（4）“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本书愿意再读一层（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按此做法实行一段时间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或共同那一层没有变厚（比如办公室里签字栏上又堆满例外），则本章判断不成立；或若约2 的读者另有强证据说明缸的用途与此无关，本书的读法要收回。单中心的尺子（借自第 301 号并延伸，非原意）在这里会量错：以“礼”为中心，量出的是“缸被玷污”；以“痛快”为中心，量出的是“缸挡路”；谁也看不见缸里还能盛出新酒。
第 37 章	（1）两处的硬度是一样的。把约3:3 与约4:14 判为同一核，是本书的读法，待验。（2）身份的明说，不属最薄的核心，属于外层，所以在两处可以不同；核心是“生命从他而来”，这在两处同样不软（本书的读法，待验）。（3）本书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它说的是救恩从哪里来——历史的出处——而不是谁在山头上占着更高的位置；紧跟着他说“如今就是了”，把重心放到“用心灵和诚实”上。	若在经文里，约3:3 与约4:14 指向的并非同一件事，或把对学者的路径用在妇人身上、把对妇人的路径用在学者身上，同样有效，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当场见效”量学者，说他失败；用“慢而深”量妇人，说她浅。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38 章	（1）在经文里，“随着所要的”首先是量的意思，只有饼和鱼两样；“口味不同”“各人要的不同”是本书的推广（本书的读法，待验）。 （2）分一样多，看上去最公平，实际上只照顾了“人是一样的”这一层；而“随着所要的”，同时照顾了两层：大家都坐在这一片草地上、吃同一份饼（同），每个人吃多少、吃什么由他自己说了算（异）。这是一个微型的同一性谱系：最薄的核心是“都在这里被喂饱”；放开的是分量（本书的读法，待验）。 （3）是——一套分发的办法：排座、递饼、随所要、收零碎，五千人的需求在同一块草地上被接住。办法本身是经文所记的，把它归为“新东西”（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按“排座、随所要、先对账”的次序做了一段时间，仍有人悄悄吃亏，或共同的那一层（一家人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前）没有变厚，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只看“资源”，量出“不够”；只看“公平”，量出“每人一份”；两把尺子都量不出“随着所要的”。
第 39 章	（1）他没有说“你们看，他们都是好人”，他没有抹掉罪的名字（本书的读法，待验）。 （2）本书读作：耶稣的回答是，对，就是吃饭，天上的欢喜是与人同聚的欢喜（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桌子挪过之后，欠账的一方仍被冷落、或“账要清”这一层没有变得更容易做到，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可2:17的“罪人”只是社会称呼，核心一问要改写成“谁有病”的翻转。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以“洁净”为中心，量出“他败坏名声”；以“包容”为中心，量出“他说罪人没有罪”；都看漏了“医生”的位置。
第 40 章	（1）读法上我们可以问（本书的读法，待验）：在一个两两出行的结构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盲点，是不是更容易被看见？ （2）这就是十二人名单的创造性（本书的读法，待验）：它没有消去马太的税吏身份，也没有消去西门的奋锐身份。 （3）耶稣的十二人名单，可以放在这个方向上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名单先于理解，同在先于一致。	若在“和他同在、被他差遣”这一层上，名单里的人并没有因为同在而被改变，或同一份名单只是让两派彼此牵制、各自保面子，则本章判断不成立。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41 章	（1）所以本书只说一句：从文字上看，这件事是在两人一来一往之后成的（本书的读法，待验）。 （2）它留下的，是一个可再用的位置：让步的事，下一次可能又会回来；共创出来的东西，则可能变成下一个人的路，有了“桌下”这个位置，以后的人不必重新发明（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桌下”这个位置没有生出来，或生出来后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可7 的文字显示这件事本是他的既定做法，“共创”要换成“个案开恩”。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规矩的中心”量，妇人是越界者；用“受害者的中心”量，耶稣是施压者；两把尺子都量得出结论，都量不出“桌下”。耶稣这句话的用意，经文未写，本书不断。
第 42 章	（1）故事里，医治越过了墙，方法是：把“人要到”换成“话要到”。这是一个生成：在“进不进门”的两难里，造出了第三件事（本书的读法，待验）。 （2）本书这样读（本书的读法，待验）：墙外的人，更清楚自己是在求，而求的姿态，让他们对“话”与“手”更敏感。	若在这几处里，墙所守的东西其实被白白丢了，或帮助走完制度的路之后，墙外的人仍被留在墙外，则本章判断不成立；若路17 的读法显示“送回制度”正是经文要否定的，本章结论就要缩回到更小的范围。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族群的中心”量，撒玛利亚人是外人；用“反对壁垒的中心”量，祭司的制度全是恶；两把尺子都看不见“去给祭司察看”这一句。
第 43 章	约6章，退到山上之后，他在湖面上走向了正在风浪里的门徒（约6:16-21 大意）；经文只写了先后次序，本书把它读作：退出人群的中心，是为了去到门徒需要他的地方（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在被推向一个不完整的位置时，退出之后没有连着任何去向，只剩躲开，或者“不立中心”本身成了新的规矩，使人该表态时也不敢表态，则本章判断不成立。单中心的尺子会量错：用“王的中心”量，他是失败者；用“局外人的中心”量，他是冷漠的；而躲开只是跳到中心的对面。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44 章	（1）本书这样读：他的“不在”，是为了另一种“在”可以发生（本书的读法，待验）；如果他一直在肉身里，门徒也许会凡事去问他、等他，而他走了，行动的位置就落到了门徒手里。 （2）三问，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这里的核心，用耶稣自己的话说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18:37）本书读作：他是为这事出来的，是父的意思（本书的读法，待验）；这个核心在最拆开的时刻没有被放，到了升维之后反而更厚。 （3）升天之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太28:20），本书把这个“常”字读作升维与放弃的分界（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在一个“舍”之后，拆开的东西一年半载仍没有重新接上的方式、对方也没有长出自己的能力，只是舍的人更累、被舍的人更依赖，则本章对这份舍的“转化”判断不成立；若有人拿本章去裁判一位已经走完一生的无名照料者，也是用错。
第 45 章	（1）我们只读经文白纸黑字写下的三件事，凡是超出经文、由本书推出来的，都会标上“本书的读法，待验”，然后看这些对一个“忍了太久”的人意味着什么。（2）（把朋友们的话读成“用解释盖痛”（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本身写的是他们坚持一套报应的说法。） （3）他最后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见面”。这是一件极其不平常的事：苦难的追问，没有在知识里结束；本书把它读作在关系里被接住了（本书的读法，待验）。 （4）本书把它读成“不要用现成的解释去压住受苦的人”，理由是这跟前面三十几章朋友们的话在形状上一致（本书的读法，待验）。 （5）约伯记不给答案，但它白纸黑字写下了：追问可以写进经里；神回答的方式是亲自来，不是讲理由；被神责备的，是议论神不如约伯的朋友们；本书读作“不要用现成的解释压住受苦的人”（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发现读完本章的人，对受苦者说的第一句话仍是解释，或拿“追问被保留”去要求受苦者必须开口、必须创造，则本章的读法没有落地；若有人拿“见面比解释重要”去替代该做的具体减轻和专业帮助，也是用错。
第 46 章	要写明：罗3:24 讲的是称义，林前15:58 是复活论述之后的劝勉，这两处经文各自在讲不同的事，并没有互相解释的关系；把它们并排，是本书借“白白”这一个字做的读法（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把“我希望我们……”的句式用了几个月，苦账仍然是每次争吵的最后一张牌，或一方仍在悄悄吃亏，则这里读出的“苦账换句式”不成立；若有人拿本章去要求施暴处境里的人“先换个说法”，则是用错。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47 章	（1）创世记里那句话把这件事说得很准：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连合”。离开和连合，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本书的读法，待验）。 （2）本书把“离开”读成重心的转移，而不是字面的搬离（本书的读法，待验）。 （3）本书把“离开”读成重心转移的话（本书的读法，待验），那么夫妻之间的事，裁判席上就只坐两个人。	若新做法实行半年后，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遇到下一件事两人仍要从头吵起，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对方的亲人本身是伤害的来源，而夫妻仍在用“尊重各自家人”硬撑，则是用错。
第 48 章	（1）本书把它读成在划定最薄的核心（本书的读法，待验），也就是“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家对你是敞开的”。（2）路加福音里，小儿子要求分家产时，父亲照办了（路15:12）；本书把它读作“把能放的那一层放开了”（本书的读法，待验），经文没有交代他的心思。	若“周三的面”这类新安排实行一阵后，某个孩子仍在悄悄吃亏，或核心那句“你是这个家的人”对他反而更不真，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
第 49 章	所以这节经文在本章里，只做一件很窄的事：它显出一个垂死的人，没有把母亲交给“总会有人管的”，而是亲口把一份照料定了下来，并且给两个人换了名分，从此他们之间有了母子一般的牵挂（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加了护工、分工和互助小组之后，照料者仍然持续失眠、情绪低落，或家里分担的约定一再落空，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要换办法或换到专业机构；若有人拿“双盈可以延迟”去劝照料者再等等，也是用错。
第 50 章	（本章无标注）	若一两个月后，半夜的内疚没有减少、对身边人的火气没有变小，或写声音这件事本身让你更难受，则本章对你的“谱系”判断不成立，不要硬做；若把想伤害自己或别人的冲动也当作“一个要给位置的声音”，是用错。
第 51 章	（1）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但可以看出一点：照通行的读法，被忽略的那一方在新安排里有了自己人的位置，被信任去管理这件事；若这样读，这不只是“照顾”，而是把管事的位置交到受影响的一方手里（本书的读法，待验）。 （2）他们做的是搭台，而不是替人演戏（本书的读法，待验）；使徒们并没有放弃权柄，条件是他们定的，最后的按手也是他们。	若新流程实行三个月后，仍是同一方在悄悄吃亏，或下一次冲突仍要靠老板出面定夺，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有人拿徒6 说“只要设了新岗位就会兴旺”，也是用错，徒7 就在后面。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怎样算错
第 52 章	（1）“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也就是说，合一的样子，也许是一种彼此在对方里面的关系，不一定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外观（本书的读法，待验）。 （2）本书不讲教会史的评判，只提一个读法：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也许更像一种关系的质量，而不是一个规格（本书的读法，待验）。	若轮流和对写序言实行一年后，仍有一方在悄悄吃亏，或遇到下一个分歧仍要靠拍板，则本章的“生成”判断不成立；若有人用本章去说信经那一层也“可以商量”，是用错。
第 53 章	（本章无标注）	若用了工具之后，你们之间当面谈的次数变少了，或你更不愿意去找对方说话，则本章对这次使用的判断不成立；若工具给出的每一份回应都在替你辩护，而你没有看见过对方的立场，也是用错。
结语	（1）后面的日子，这里只补一个导论里没有的细节，并且当作一个有待验证的设想，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个案：那张小票带来的争吵当晚没有解决，第二天，妻子没有说“那我以后都放辣”，丈夫也没有说“算了，我以后不吃了”。 （2）耶稣在迦拿的石缸里造出新酒，在山上的草地上让众人坐下，在十二门徒中把税吏和奋锐党放在一起（太10:3-4），本书把这几处读作同一种做法（本书的读法，待验）。 （3）信让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站得住，望让我们在没有出口的时候仍然看得见下一步，而爱，是那个真正去做、去造、去接住对方的动作；信与望为这个动作预备地方（本书的读法，待验）。	——

附录六

术语白话对照

全书用到的几个术语，先说白话，再标出处。（SDE 是显露 Show—差异 Difference—纠缠 Entanglement 的头一个字母。）

术语	白话	首见
统一性	“大家都一样才算一家人”的想法：口味一样，看法一样，做法一样	导论
同一性谱系	同一段时间里，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可以异；必须同的那一层尽量薄，可以异的层尽量放开，像一条光谱。它是“横着”的线，不同于尼采、福柯所说的纵向的谱系	导论
最薄的核心	必须同的那一层，薄到只剩最要紧的；薄，不等于最少，也不能薄到零	导论，第 10 章
三种走法	强求同一、部落化、创造	导论
机械的忍耐 / 创造中的忍耐	前者把力气耗掉，后者把力气存起来，存成新的东西；外面看几乎一样，分别在忍了以后有没有东西在长	导论，第 2 章
虚幻解法	用“爱”只求暂时平息的做法：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原因是泄了压，没改形状	第 1 章
张力	两股力道的拉扯：我想要的和你想要的不一样，我认为对的和你认为对的不一样	第 1 章
双亏	机械的忍耐里，受苦的一方亏了自己，受益的一方亏了成长和真实	第 2 章
两种放弃	放弃自己的多样性（被推进对方的中心），放弃共同的同一性（跳到反向的中心）	第 3 章
三句判别	在不在真理里；有没有生出新东西；守没守住最薄的核心	第 4 章
同一性知识的创造力	化解冲突的三步手艺：分层、生成、回流	导论，第 10 至 12 章
分层	和对方一起找出必须同的那一层，和可以不同的那些层	第 10 章
生成	在可以放开的层上造出新做法，让对方在乎的东西在我这里出现；不是折中	第 11 章
回流	新做法反过来使最薄的核心更厚；爱在这时成形	第 12 章

术语	白话	首见
作账	不记账，不等于不作账：把旧账说清、处理，再开一个新账本	第 23 章
显露	SDE 的 S：差异和需要被摆到桌面上	导论小账
差异	SDE 的 D：真实的不同，口味、看法、需要、做法的不同	导论小账
纠缠	SDE 的 E：人与人彼此牵连、绕不开的关系	导论小账
三方程	S=F(D,E)，显露由差异与纠缠生成；D=G(S,E)，差异由显露与纠缠生成；E=H(S,D)，纠缠由显露与差异生成	各章小账
三拍	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各章小账
九步中的“分化、重组、升维”	本书取其一般意义；第六部借第 301 号时，按 301 号的专指	第 29 章，第 44 章
单中心的尺子	只拿一个人或一个立场做标准去量所有人，会量错	各章小账
反向中心	被推进对方的中心的反面：跳到对面去。反中心不等于反向中心	第 3 章，第 43 章
（本书的读法，待验）	经文没有明说、是本书推出来的动作、动机、因果和先后；请当作有待检验的读法	导论

后记

◆ 一、这本书怎样写成

这本书从一盘不放辣椒的菜开始。王德生博士立下题目，定下母题和四条判词：爱是恒久忍耐，但机械重复的忍耐不是真爱；真爱是创造中的忍耐，当统一性与多样性冲突时，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爱就在这场化解冲突的新创造里涌现。围绕这个母题，由 AI（Claude）参与起草全稿，全书先统稿，再逐章对照和合本核对经文，经初审、修改、审校和三审，最后由王德生博士审定。书里的人物和场景是设想的，它们不承担证据；凡经文没有明说、而是本书推出来的读法，都标了“待验”，附录五把这些读法和各章“怎样算错”登记在一起。

◆ 二、这不是第一次读这一章

林前 13 章被读过太多次了。婚礼上读它，教会里读它，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问题放进去，从里面读出别人没读到的东西。本书不敢说自己读出了最后的东西，只想做一件事：把“爱是恒久忍耐”，从“忍到底”读回“忍着去找、忍着去造”。这样读，有得也有失。得的是，这一章可以放进一间厨房、一张办公桌、一场家庭会议；失的是，少了一点祷告的味道。本书把这个得失，老老实实留在这里。

◆ 三、请读者回写

一本讲“创造”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用过，也被读者改过。你若按三句判别在家里、在办公室里用过，哪一处用起来不对劲？你若觉得某处经文读歪了，请回到经文，把你的读法和理由写下来。你若发现附录五里写的那些“怎样算错”，已经在你的日子里发生了，也请告诉我们：书里写下这些条件，就是为了让它们可以被查。这本书会因此改。

◆ 四、下一本见

这本书只读了一章经文的横向一面。林前 13 章还有纵向的读法，在第 503 号《爱的箴言新解》里；福音书里还有等着一页页翻开的难题，在第 301 号和第 271 号里。写到这里，书要收尾了，可你的日子还在继续。接下来的某个晚上，也许还会有一点辣椒，也许是一句没说完的话。愿你想起书里的一句话，不是“再忍忍”，也不是“算了”，而是：这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等着长出来？

判　词

爱不在冲突里放弃，在冲突里创造：
把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
爱在这新创造里涌现。

——本书判词

湖南的丈夫和苏州的妻子，三年里菜里没有放过辣椒。丈夫说“没事，我什么都吃”，直到妻子在他的外套口袋里翻出一张火锅店的小票。

忍耐有两种：一种把力气耗掉，一种把力气存起来，存成新的东西。今天处理矛盾最常听到的话，多包容、再忍忍、放下就好，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幻的解法：暂时平息，很快复发，级别升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带着忍耐和坚持的创造：把“大家都一样”的统一性，升维为同一性谱系，有的层必须同，有的层可以异。

全书从林前 13 章出发，逐句读爱的箴言，回望旧约几千年的忍耐，读耶稣的神迹与饭桌，再走回婚姻、亲子、照料、内心、职场、教会和有机器参与的时代。按经文所记是事实来读，神学上的争议不判，难读的地方标明“待验”。写给每一个被劝过“忍一忍”的人。

恒久忍耐，是为了让新的东西有时间长出来。

ISBN 979-8-90690-976-3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53 号 · 七部五十三章 · 约 30 万字
定价 US$23.00